昭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發行
昭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印刷

版權所有　發行

發行者　[illegible]井白南
東京市京橋區明石町二丁目八八番地

印刷者　林[illegible]信[illegible]義
[illegible]五五番地

印刷所　大東印刷所

發行所　合資會社　交蘭社出版部
東京市京橋區明石町二丁目八八番地

昭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印刷
昭和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發行

著作
發行人　尹白南
京城府明治町二丁目八八番地

印刷人　朴仁煥
京城府公平洞五五番地

印刷所　大東印刷所
京城府公平洞五五番地

發行所　合名會社　癸酉社出版部
京城府明治町二丁目八八番地
電本局九一九番同三六六九番
振替京城二一八二一番

○嘗著庸學註疏。及主客問答說。進修雜著。及戊午禍起。妻子盡投之火中。（儒先錄）

○公之學。以濂洛爲準的。讀書以窮理爲先。處心以不欺爲主。日用工夫。不出誠敬之外。至於治平之律令格例。無不究其極。求諸治縣。已見其端緒矣。與寒暄俱遊佔畢之門。志同道合。以莫逆。論道講學。動必相隨。惜其徽言餘論。不少傳於世。而平日著述。又火於戊午之禍。豈不爲後學之痛恨乎。（桐溪鄭蘊所論）

○金馹孫嘗與公。遊智異山。到金臺庵。見僧精進。金歎曰。此法精而無雜。進而不退。學吾聖人。若做功如此。豈無見道之日乎。山頂有廟。俗所謂聖母。金將作文以祭之。公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金遂止。公之見重於儕流如此。（淵源錄）

茂豐正

摠茂豐正摠。字百源。太宗別子溫寧君裎之孫。號西湖主人甲子被禍。擧家遠謫絕島。丙寅六月。公之父牛山君踵。兄龍城正援。弟韓山副正挺。花原副正揀。錦川副正抃。青陽副正捷六父子同時被禍。

○公能詩。善彈琴。搆別墅于楊花渡。具小艇漁網。常自刺漁船。邀詩人騷客。日致好詩。無慮千百篇。

○嘗別南孝溫於普濟院上。賓客皆自歌舞。公題孝溫扇曰。相知八年內。會少別離多。臨分千里手。掩泣聞清歌。坐中閣筆（秋江集）

○公與南孝溫金馹孫。姜景叙諸公。遊金宗直之門。嘗在野亭皷琴殺聲發於音韻。知明日必有拿命。（族譜）

○公自號鷗鷺主人。滌宕不羈。有晉時風。讀書史。學詩文。解音律。俱極其妙。金紐聞琴聲。歎曰。政如宮中牧丹。爛熳晴天。李有秋曰。金宰相有耳。結搆西湖。長在漁艇。詩人文士。絡繹江干。有俗士至。自棹必避。南孝溫詩所謂。王孫解刺舟是也。一兄四弟。皆可人。五公子從父。一時就戮。談笑自若。（師友名行錄）

○中廟贈都正。肅廟乙酉旌閭。英廟戊午。贈君。後贈諡昭愍公。

燃藜述記室卷之六　未完

責曰。爾父既亡。爾如此。吾誰賴乎。公深自刻厲。君賜飮福之外。更不接口。丙辰丁巳錄

○公痛其早孤。非尋師訪友之時。則在母氏側。如嬰兒。以慰悅母心爲事。丙午母患痢。公焚香號天。請以身代。以頭觸柱血濺衣衫。淵源錄

○嘗遊於智異山。見晋山岳陽洞。愛之。築室于蟾津之口。種竹蒔梅。若將終老焉。行狀

○寄情丘壑。吟弄風月。或棹舟于江。或垂釣于溪。時騎牛往來。雙溪靑鶴洞名間。臨湖構小亭。扁曰岳陽。以爲藏脩之所。遠近學徒。坌集焉。淵源錄

○入智異山。三年不出。明五經。窮極其蘊。成宗庚子。諭成均館。求經明行脩之士。館中擧公爲第一。知館事徐居正。將引公而講經。公不肯就。師友名行錄

○父六乙死於施愛之亂。時公年少後。居母喪。典禮之數。饘粥之食。一依家禮。成宗庚戌。吏曹叅議尹克。薦孝行學識。士林無比。特召爲昭格署叅奉。公以爲。此人子分內事。上章固辭。上親題疏尾曰。聞汝之行。不覺流涕。不允。乃出。是年文科。由內翰出爲安陰縣監。師友名行錄

○燕山在東宮。公爲說書。輔導以正。燕山甚忌之。遂求外除甲寅爲安陰縣監。淵源錄

○宰安陰。莅事之暇。選邑中聰明子弟。作齋居之。親加敎誘日課講讀。學者聞之。自遠方來。春秋行養老禮。設內外廳。內則以夫人待之。外則公冠帶接之。耆婆莫不不醉飽。歌舞以嬉。政淸民悅。境內相戒。莫以欺詐負公。儒先錄

○安陰縣。有光風樓。霽月堂。公爲倅時。建而名之。輿地勝覽

○平生不喜作詩。只有一篇。傳於世曰。風蒲獵獵弄輕柔。四月花開縣名麥已秋。看盡頭流千萬疊。孤舟又下大江流。胸中灑落。無一點塵埃。盖可想見矣。丙辰丁巳錄

○獨不取攻詩之士曰詩性情之發何屑屑强下工夫秋江冷話

○性端重沉靜。律身甚嚴。終日端坐。雖盛暑。妻子未見肌肉。不飮醴。不茹葷。不食牛馬肉。外爲常談。內悾悾如也。少時居館與人寢。鼾睡而不寐也。人不知之。一宵見獲於崔鎭國。館中喧之。以爲鄭某叅禪不寢。師友名行錄

○嘗於鄕會。有設牛肉者。或者以禁物訟于官。將抵罪。母夫人深以爲憂。公自是。絕不食牛肉。儒先錄

○戊午。與金宏弼一時被謫。公曰。患難。聖人亦不免。少無所動。謫鍾城七年。處之恬然。初定庭爐夫。每使臣入公館。輒執燃火之役甚恭。淵源錄。景賢錄。

○公甚有才辯誕俠。文武士夫。醫卜者流。歌妓樂工之輩。莫不奔走下風。自以爲得計。曰國人皆在我掌握中。廢朝鞫造言宮內事。處斬。師友言行錄。下同

○公志於性理之學。恬於進取。欲事事師古。師友金宏弼。服其端雅。出於天性。蔭補社稷叅奉。時左相洪應。爲提調。公說之曰。王世子國之儲君。他日東方萬姓之所仰賴者。今與宦侍居處。進見書筵之時少。遊玩狎昵之時多。

姜謙

姜謙字謙之。晉州人。觀察使子平之子。大諫詷之弟。成宗庚子文科。翰林玉堂。官至直講。戊午杖配。甲子被刑。

○公正大有操節。師友言行錄

表沿沫

表沿沫字少游。號藍溪。新昌人。文監察繼之子。成宗壬辰文科。丙午重試。湖堂。官至同成均。戊午被謫。道卒。

○有文名。所與交遊。皆一時名士。

○公居藝文舘。時宴設禁肉。爲 上所知。以與宴故例罷自是鄕會。有設禁肉者、輒去不留。曰不忍更犯法也。服父喪一從家禮金宗直時爲善山府。使薦其行。命加一資。秋江冷話

洪瀚 辛未生

洪瀚字蘊珍。南陽人。成宗乙巳文科。官至吏曹叅議。戊午杖流。道卒。中宗命贈叅判。

○公性剛直。少許可。爲權貴所忤。

鄭汝昌 庚午生

鄭汝昌字伯勗。號一蠹。河東人。居咸陽。癸卯進士。成宗庚戌文科。歷翰林。官至安陰縣監。戊午杖配鍾城。甲子四月卒。年五十五。葬咸陽。甲子追禍。中宗贈右議政。致祭。宣祖贈謚文獻公。庚戌從祀文廟。中宗丁卯。贈都承旨。丁丑又贈右議政

○公父六乙。通判義州。時公纔八歲。明使張寧見之。歎異良久作說名之。盖以能昌其家也。名臣錄。○六乙官兵馬虞侯。

○圃隱之後。我朝性理之學。實自金宏弼。倡同志者。公卽其人也。金精於理。公精於數。惜乎遭時不祥。殞於非命。蒼蒼者天。謂之奈何。丙辰丁巳錄

○公不喜交遊。獨與金宏弼。許爲知己。論道講書。未嘗相離名臣錄

○事母崔氏至孝。未嘗違志。一日。母責之曰。無父之兒。不學奈何。公於是。慷慨篤志。至於忘食。詣佔畢金宗直請學。敎以古人爲學次第。累歲磨礱。尤精於庸學二書。

○公少時嗜酒。一日。與友人痛飮。醉倒曠野。經宿而返。母

○遺藁散失殆盡。達城府伯權某。乃公之從孫。裒集鋟梓。又取當時罪籍。附于後。西厓集。戊午黨籍跋。

○天啓中。有人遭喪。定山于果川地傍。有古墳。即公之塋也。起役數日。令其子弟一人董役。役軍誤拔墳前堦砌石數片。夜夢有紅袍長者。自古墳而來。若有愠色。其人不覺前拜。問其姓名。長者答云。我即權翰林某也。因指古墳曰。彼吾家也。近者。役軍登踏我舘舍。掘拔我堦石。使我不安。君何不呵禁。其人亦儒者。素知公事蹟。請曰。公莫是賦項羽不渡烏江者乎。長者曰是也。其人唯唯而退。仍爲驚覺。汗出遍體。翌日躬詣墳前。還補缺處。作文祭之。野乘

權景裕

權景裕字君饒。後改子汎。號痴軒 安東人。癸卯進士。 成宗乙巳文科。南床湖堂校理。與金馹孫同日死。

○公癡於言。癡於動止。癡於政。又有作事之癡。濯纓子癡軒記

○淸直不接俗士。落落有諫臣風。以校理乞堤川縣。政淸如水。民愛吏畏。爲史官時。撰金宗直吊義帝文。柳子光李克墩。白廢主鞫內庭。招非情實。擲筆厲聲。且直不屈。從容就戮。師友言行錄

○性剛毅識體。不喜作爲。秋江集

李穆 子世璋。文科監司。

李穆字仲雍。全州人。少從金宗直學。十九中己酉進士。乙卯文科壯元。湖堂永安評事。戊午被禍。甲子禍及泉壤。年二十八。公州忠賢書院

○公志氣峻烈。 成宗嘗有疾。大妃使女巫行禱。設淫祀於泮宮之碧松亭。公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巫訴諸宮中。 大妃大怒。俟 上疾瘳以告。 上陽怒。命成均舘。悉錄其儒生。儒生以爲。必獲大譴。爭亡匿。公獨不亡匿。 上尋召大司成。敎曰。爾等導率諸生。使士習歸正。予庸嘉之。特賜酒。名臣錄

○尹弼商爲相用事。會天旱。公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塗。呼曰。君必欲食老夫肉耶。公昻然不顧而去。後弼商勸 上。從 慈殿奉佛。公率諸生。論弼商奸詐。目以奸鬼。請誅之。 上大怒。親問曰。汝若何以斥吾相爲鬼。公對曰。所行如彼。而人不知所以爲鬼。 上將下吏。賴他相力救。只謫公州。自是直聲益震。中乙卯文魁。戊午獄起。果爲弼商所搆。與金馹孫權五福。同被酷禍。臨刑。神氣如常。自作絕命歌。弼商猶恨未已。名臣錄

許磐

許磐字文炳。陽川人。癸卯進士。戊午文科。承文副正字被禍。

身後洗雪之未盡。後生未能詳知。南袞挽其遷墓詩。載之備矣詩曰。鬼神茫眛然。天道諒難知。好惡與人異。禍福恒舛施。悠々此宇宙。倐短同蔑咨。焉知髑髏樂。不易南面治。達觀付一莞。浮雲於渺瀰。獨憐名世人。其出每遲遲。契濶數百年。乃得一見之。見之又不遂。至治寧有期。吾生亦何幸。得與君並時。文章漢西京。人物宋豊熙。太息又痛哭。當仁輒敢爲。寧知絳灌屬。切齒從傍窺。僂然囊頭木。遽及東市夷。萬事何所無。東海浩無涯。世平法又弛。善惡自分歧。如何著雍冤。尙未大敷披。春秋起諱例。定哀多徽辭。聖人與天同。後世非敢追執筆書所聞。史家之常規。所聞有正謬。乃是一家私。編摩自有局。削僞乃其宜。只是腹中劒。强覔毛底疵。豈比元魏人列惡張道達。當官有不職。厥罪固當笞。賢能又未減。八議在所師。無人持此語。一決九重疑。歲星行欲周。永結識者悲。陂陀城東土。草草難掩屍。情鍾有子侄。卜兆謀遷移。君今九天上。俯視息相吹。蔦蟻既不擇。况問彼與玆。人間自區區。爲便歲時祠。凄凉木川縣。中有山逶迤。他年纂圖誌。錄墓當不遺。末句盖謂公之墓。當錄於圖誌云爾。然其後撰續輿地勝覽。郎官等錄公墓以進。堂上一員曰。官非宰相。又非謹厚人。遂抹去之。是不如南袞者也。稗官雜記

○公之甥尹某。謁南袞。袞太息曰。世寧復有如濯纓者更出乎。尹曰。以公之文章。而乃歎羡外叔至此乎。袞曰爾輩正不知文章家數耳。比之於水。濯纓乃江河。而余則潢潦也。烏可相方。月汀漫筆

權五福

權五福字嚮之。號睡軒。醴泉人。醴泉之權本姓昕 成宗丙午司馬。同年文科。校理湖堂。戊午。與金馹孫同死。有集行于世。

○文章淸健。筆法勁遒。爲時輩所推重。與馹孫爲莫逆交。

○孫舜孝上泣嶺。改號破恠嶺。公有詩云。不必貪泉誤隱之。休將名字駭無知。區區破恠還堪恠。泣嶺須刋墮淚碑。輿地勝覽

○公以所製詩稿。求斤削於金馹孫。贈之以詩曰。畫蛇着足休嫌拙。須把風斤斲堊塲。馹孫以書答之曰。吾無風斤。何以斲嚮之之堊也。本集

○遭兇虐罔極之變。礁斧在前。而確乎不亂。從容就盡。其氣節之剛毅。得之於天者。爲如何哉。嗚呼萬事已矣。九原閉矣獨其咳唾之霏。精華之發。光天射斗。擲地聲金者。猶足以留典型於髣髴。寓無窮之遐思。彼無道之淫刑。亦安能斬截百世不磨之流芳也。哉以校理乞養出宰野城。三年而被收。年纔三十二而絕。嘯皐集序

古風詠。梁簡文唐文宗二首。及詠弘演等作。皆似不偶然。竊謂此老若有非湯武之意。則寧與金時習所爲。無所不可者。乃以 世祖己卯登科。官至伐冰。而顧以此等語。形於吟咏。豫讓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不亦可愧歟。卄齋集

○公與南孝溫。俱登 端宗朝進士。青野曰。端宗乙亥遜位。秋江即佔俾門人。而生於甲戌。則其曰。與佔俾俱登端宗朝進士者誤。光陵受命後。孝溫永棄科業。公則發身 光陵朝。爲其有老母也。時議多短之。公之前後出處。有些未瑩處。盖業已委質於 光陵。則吊義帝文。不必作也。其時前後。史官如金馹孫輩。至於載錄史冊曰。以寓忠憤。不知何所見。潔身長往。惟梅月堂一人而已。逐睡論

○退溪李滉曰。金宗直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有詞華上。觀其文集。可知。

○公之父叔滋。學於吉冶隱再。一時之士。稍有可稱者。皆受業於公之門。李承健爲翰林。書之史曰。南人互相吹噓。師譽弟子。弟子譽師。自作一黨云。其後李克墩。見承健史草。每稱直筆。靜庵筵奏

金馹孫 甲申生

金馹孫字季雲。號濯纓子。金海人。首露王之裔。世居清道。受業於金宗直。丙午生員壯元。同年甲科。官至吏曹正郎。

○公之父孟。字子進 官執義。甞夢龍馬之異。生三子。名之曰。駿孫驥孫馹孫。皆以文行名世。俱登第。虛白亭集

○公居清道。未第時。每魁左道鄉試。甞赴別擧。兩兄駿孫驥孫。以公之借手。與公皆中初試。及殿試之日。公代製兩兄之策。而己則不製。盖欲以壯元讓兄。而己爲後科壯元也。兩兄俱登第。而駿孫則第一。後榜殿試。考官心知公之作。而忌其人。抑置第二。閔怙乃爲第一。公聞而恚曰。閔怙何等人也。月汀漫筆。○按榜目。丙午壯元 乃閔頤。

○成宗壬寅。驥孫馹孫。俱捷。釋菜後 發策試士。馹孫爲第一。而驥孫在二等。 上親覽試券。擢驥孫甲科。特賜宴于公堂。○按榜目。駿孫驥孫。壬寅聯璧。此有誤字。

○公性簡亢。少許可。

○慷慨有大節。魁偉有器局。又文章汪汪若河海。名臣錄

○公與鄭光弼。俱授兩南御史之命。同抵龍仁。偕宿客舘。公慷慨論時事。語多過激。鄭累止之曰。言不可若是。公輒奮曰士勖亦爲此卑下之論。何忍作無氣節之腐儒耶。月汀漫筆

○公眞希世之才。廟堂之器。疏章劄子。汪洋如河海。是非人物。論議國事。如青天白日。惜乎廢君。忍而能棄市耶。師友名行錄

○公實間世之士也。逢時不祥。被禍而死。但其詞之首尾。及

表石。勿用碑。廢主末年。以公首諫寵幸之事。被泉壤之禍。

○公性踈豁不拘。樂易無競。君子人也。文章如水湧而山出。

○洪□(字士俯)與公之子世昌善。甞於正月雪夜訪之。就東園別室。坐話夜半。有琴韵出於庭際。穴窓視之。有老翁於梅花下。掃雪而坐。露白髮横短琴。世昌曰。吾大人也。俄知有客。輒顚倒輟入。後洪每謂人曰。方其月色如晝。梅花盛開。白髮飄然淸徽間發。縹緲若眞仙下降。不覺爽氣滿身。慵齋可謂仙風道骨云。(寄齋雜記)

金勘(丙戌生年四十)

金勘字子獻。號仙洞。延安人。 成宗己酉文科。初隷芸閣。壬子賜暇湖堂。靖國功臣。延昌府院君。官至左賛成。文敬公。

○邪媚廢主鞦韆詩。

戊午黨籍

金宗直

金宗直字季溫。號佔畢齋。善山人。江湖叔滋之子。 世祖己卯文科。 成宗朝。官至刑曹判書。文簡公。壬子卒。年六十二。戊午禍及泉壤。 肅宗贈領議政。

○公總角時。日記數萬言。弱冠文名大振。魚世謙見公詩。歎曰我當執鞭。爲奴隷。中癸酉進士。己卯文科。 成宗選文學之士。公其尤也。學問文章。爲一代領袖。四方學者。隨其器之大小。充然有得而歸。一經品題。便成佳士。一時道學文章之士。皆出其門。如金宏弼。鄭汝昌。金馹孫。兪好仁。曹偉。南孝溫洪裕孫。李宗準諸賢。最拔萃。而至於成就者。亦多。(名臣錄。國朝記事)

○公居廬三年。上食哭泣之時。行路無不泣下。洪裕孫曰。誠能感人。信不虛矣。(秋江冷話)

○公爲人短小。魚世恭(字子敬)戲之曰。人若劫奪其才思。則直一童蒙耳。聞者胡盧。(碑銘)

○成廟始建環翠堂。命詞臣作記。使公科次。(時爲左承旨)徐居正之作。僅點三下。餘皆塗抹。上改命公記之。一揮而就。文不加點。 上極加歎賞。掛諸楣間。居正典文衡二十六年。不辭退。一日問族姪曰。外議以爲如何。對曰。皆嫌其久典文柄。居正憮然曰。我遞則金宗直必爲之。盖惡之也。或曰。戊午之禍。萌於此。(涪溪記聞)

○故事。大提學遞。則必自擧其代。徐居正遞。人皆屬望於公。居正素猜公。遂擧洪貴達自代。物議譁然。金時習詩曰。平生可笑事。實貴達爲文章。盖譏之也。(涪溪記聞)

○吊義帝文。明是有意而發。及考其集。如和陶淵明述酒。及

疏是也。方燕山淫虐之日。以人爲戲。以殺爲儇。屛論思之臣。罷諫諍之官。逆耳則駢首而誅戮之。兇暴之。威不可犯之勢。譬如虓怒之虎。磨牙皷吻。盛氣而向人。而乃能握持正議。反覆開陳。以畜其欲。有如端笏治朝。與明主論說。至今百載之下。其引筆伸紙。神閑色定。視刀鋸如軒冕。氣像在人耳目。嗚呼壯哉。慇伏集

○有內變家。數以非道。干請於公。不得顚。遂構讒於內。流于北邊慶源。公與家人訣曰。我是咸昌一個卒。致位宰相。本非吾所有。成亦自我。敗亦自我。今只是復吾舊耳。亦復何恨。乃怡然就道。尋令逮京獄。行到端川。承命官馳至。授一策書于公。公開見再拜曰。上命臣死矣。從容就縊。名臣錄

○廢主之卜王子嬪也。聞公第二子彥邦。弘文博士有女美姿容。將脅納爲嬪。公竟不從。及公賜死。子彥忠彥邦。俱謫海島。逐睡篇○名臣錄曰。四子皆緣坐遠配 彥昇進士 彥邦弘文博士。彥洪直講。彥國生員。

○公性和而有容。人無賢不肖。至則接之。諄諄與語。不見畦畛。至或以非義干之。則確然終不可動。王行人。燕山立。王人來錫命。公爲遠接使。性甚峭峻。於人少許可。及見公。欣然如素交。其後遇東人入覲者。必問公消息。

○公於物無所留意。惟嗜書籍。夜以繼晝。未嘗知倦。爲文章優遊有裕。汪洋自肆。率以適意爲宗。

○有第在南山下。就高燥。葺茅爲亭。縱橫數丈。扁曰虛白。每公退。則幅巾藜杖。嘯咏其中。若遺世者。自罷政之後。益不喜人間事。嘗有詩云。山南松風亦厭喧。然而一時朋舊。慕仰風采。輪蹄沓集。公亦驩然相對。開樽放懷。或投壺賦詩。見者不知爲黃閣之貴。平生與人無睚眦。獨於國事。有可言者。未嘗容默。子弟或諫曰。大人何不少忍。爲百口計。公曰。吾受累 朝恩厚。年且老矣。雖死何惜。終不爲之改。

○丙寅反正。贈公一品職。特致賻祭。彥昇等自海島。馳赴端川。扶櫬而南。

成俔

成俔字磬叔。號慵齋。又號虛白堂昌寧人。恭惠公念祖之子。世祖壬午文科。丙戌拔英。甲申重試。禮曹判書。文戴公。甲子卒。年六十六追禍泉壤。二子竄。中宗贈左贊成。所著。慵齋叢話。虛白堂集。錦囊行跡。樂學軌範。

○自號浮休子。又著浮休子傳曰。生而寓乎世也若浮。死而去乎世也若休。浮亦何榮。休亦何傷。

○臨卒遺書曰。凡關喪葬。務從簡約。門前駕牛。挽章只以十。表我儉素之意。予蒙 上恩。官至六卿。無德可述。只用

宗丁酉文科。丙寅拜相。至領議政。靖國功臣。永嘉府院君。文敬公。壬申卒。年五十六。

○公早登第。爲注書。善於其職。蔡壽時爲承旨。愛其端重。遂以名其子蔡紹權。(判書)少字曰。壽童。(海東樂府、)

○七歲學綴句。人奇其秀發。工書。善於隷法。

○公端重多智。自爲儒士。及至大相。人莫能議其是非。當廢主兇殘之時。被寵任相。而亦能隨時低昂。上不獲罪。下能活人。搢紳之士。多賴以全。當時在上位者。競治第宅。務極華侈。苞苴成市。門墻如沸。公獨不然。及擧義之日。成希顔往喩。不詭隨不躁動。從容審度然後行。士林服其量。(陰厓日記。)

○靖國初。公以右相。命起復從仕。公言臣與臣弟。兵曹叅議壽正。前月喪母。時値短喪。脫衰供職。今當新化。乞解職終喪。命政府六曹議。柳洵等言。革正之初。立經制治。非壽童不可。依先朝起復之法。姑令從政。壽正則許解職終喪。中宗可之。尋陞爲左相。(國朝寶鑑。)

○後更乞終喪。蒙允。

○朴元宗遞。公拜首相。人情稍洽。(陰厓日記。)

○中廟朝。辭職家居以卒。戊午甲子之禍。士類盡殲。以公之賢。引退不在其時。而乃在靖國之後。君子責備。寧不爲之三歎。(海東樂府)

○燕山時。判金吾時。罪網高張。人鮮得脫。公爲推官。務從寬緩。賴公全活者亦多。丙寅丁繼母憂。時短喪制。達者重罪。五日制盡。還授右贊成。懼不得守情。七月拜相。

燕山朝文衡

洪貴達 (甲子禍籍)

洪貴達字兼善。號涵虛亭。又號虛白堂。缶溪義興人。居咸昌。世祖辛巳文科。典文衡。歷吏判叅贊。謫慶源。拿到端川賜死。年六十七。文匡公。

○公文章。雅健典故。(海東樂府)

○戊午以來。國家多事。公憂之。乃上疏累千言。畧曰。人主無所於屈。惟屈於臺諫而已。屈而從其言。使治道高出百王。則所謂暫屈而永伸也。又諫畋遊曰。近者。內則雷雹示災。外則戎狄搆禍。宜上下交修。以弭災消患爲務。獵獲雖曰奉 宗廟。今之被殺擄者。皆 先王先后之赤子也。欲以獵獲。致孝親其享乎。每入侍。必移晷論啓。主頗厭之。又進十餘條。皆宮禁秘事。反復開諷。語甚切直。主益不平。盡奪其官。出爲京畿監司。(名臣錄)

余觀於虛白洪公之文。而得其所謂大節者。論拒諫打圍。兩

許琛字獻之。號頤軒。陽川人。成宗乙未文科。進賢試。甲子拜相。至左議政。文貞公。

○公與其兄琮。俱爲名相。其姊有文行識鑑。享年百歲。門中至今稱之曰。百歲祖母。二公事之極恭。凡朝廷大議。必就問之。成廟將廢尹妃。二公咨之。答曰。豈有子在儲宮。罪其母。而國家晏然無故者乎。於是琮稱疾不往。公以異議遞職。後廢主悉誅滅議當廢者。公獨免。人服其卓識。識少錄。

○夫人柳氏。公歿廬墓。朝夕親具奠饌。時短喪法嚴。猶守禮以終三年。中宗二年旌閭。輿誌勝覽

朴崇質

朴崇質字仲素。潘南人。左相訔之孫。府尹萱之子。世祖丙子。生員及文科。甲子拜相。至左議政。佯墮馬免相。入耆社。恭順公。

姜龜孫

姜龜孫字用休。晉州人。左贊成希孟之子。成宗己亥文科。乙丑拜右議政。晉原君。丙寅赴京。丁卯道卒。肅憲公。

○愼妃兄守勤之女。又爲中宗潛邸時夫人。方廢主荒亂。守勤爲左相。公亦同爲右相。有廢昏立明之意。適當赴京。一日與守勤。從容言及。妹夫與女婿孰親。以探其意。守勤遽曰。世子英明。只恃此耳。公默然遂行。日慮其言之泄。未及回還。疽發背而卒。東閣雜記。○己卯續錄曰。朴元宗等。使公密試於守勤。守勤曰。廢妹夫立女婿。吾所未能。

愼守勤 庚午生。年五十七。

愼守勤字勤仲。一字敬之。居昌人。領相承善之子。蔭仕。襲封益昌君。丙寅拜相。至左議政。靖國時被誅。英宗己未。追復端敬王后。推恩贈領相。信度公。

○反正前數日。朴元宗來見公。請對象戲。故易兩宮以示意。象戲有將有卒。東人諱其將爲宮公推局曰。吾頭可斷。元宗知不可動。遂議除之。菊圃集。行狀。

○仁宗特命。復公爵。

○李耔南袞李荇。嘗頗見詆毁公。袞固小人。荇力沮復妃議。無怪其言之如是。耔固非誣人者。此必有人欺之。耔少時。與沈貞同遊學。亦與金安老爲婭。彼皆傾憸小人。豈其習聞。煽誣而記之耶。菊圃集。

○公之弟守謙。蔭仕、至刑曹判書。靖國時。留守松京。朴元宗等。遣心腹。喩同事之意。守謙答曰。吾兄弟之心。定已久矣。問吾兄可矣。因閉門不坐衙十餘日。至九月初四日。力士袖椎。稱金吾郎。直入內衙毆之。乳母禮德。出蔽當椎。遂幷害之。愼氏族譜。

金壽童

金壽童字眉叟。安東人。左相礩之姪。左相思衡之玄孫。成

持此心。終始無替。

李克均

李克均字邦衡。廣州人。右相仁孫之次子。　世祖丙子文科。庚申拜相。至左議政。甲子見殺。年六十八。

○公謫仁同賜死。公曰。吾有何罪。至於是。憤氣勃勃。旣就幽室。還出謂刑官曰。吾年將七十。身纏百病。死亦何恨。但有勞於國。無罪於身。汝須以此言還啓。否者。吾有魂當罰汝。及回啓。廢主益怒。至於碎骨。（謏聞瑣錄。）

○主嘗召宣傳官李宗禮。金友曾。金粹潭等。入內問曰。爾等知李克均乎。皆曰不敢。固問之。乃阿其意曰。奸臣之事。不敢形言。主曰然矣。（同上）

柳洵

柳洵字希明。號老圃堂。文化人。　世祖壬午文科。丙戌重試拔英。癸亥拜相。至領議政。賜几杖。靖國功臣。文城府院君。文僖公。丁丑卒。年七十七。

○公能文章。幼少時遊南黌。賦金陵詞。辭意俱老健。令人膾炙。（碑序。）

○公友愛兄弟。兄渭。頗窮蹇。每時節。製衣以遺之。必取輕煖。二樂軒集。○渭居抱川。

○成宗朝。公爲副學。　上出美人圖。令賦詩以進。結聯曰。君王自是疎聲色。展畫猶應寄一顰。成宗稱善。命工粧績爲障。（名臣錄。）

○公好讀書。老而不倦。嘗對燈讀未見書。歎曰。老夫幾不識此而死矣。（稗官雜記。）

○甲子殺戮之時。公以首相。依違其間。僅能自保。擧義時。又以首相。雖得參於會議。亦驚懼失措。遽曰。成令公爲之乎。柳令公爲之乎。盖疑希顔順汀。自爲纂立而言耳。原其設心。只欲全軀而賣國。將焉用彼相哉。（朝野僉載）

○公起自布衣。以文墨出身。歷職淸顯。無忤於世。遂致台輔。廢主朝。以首相專事唯諾。反正後。例加功臣號。自度被汚已甚。亦無所建明。而復事依違。臺諫交章論罷。亦不牢讓。己巳閏九月。因天變。更論罷之。（陰厓日記。）

○雖職務煩劇。未嘗廢讀書。至於字學。頗極精微。醫方地理。無不用功。

○燕山時。爲首相。欲去位不得辭。欲匡救徒觸忌。常憂煎自傷。　中宗朝。啓曰。臣是反正時首相。聞變蒼黃。莫知所出。而亦與勳籍。靦然治世云。聞者是之。

許琛 （甲子生。年六十二。）

金縷御製詩。以賜大君者也。而香醪皆滿。大君屬在座者。奉賡之。因觴之。繼又內使宣命云。聞大君示予拙作于諸宰。予甚慚焉。詩雖不可觀。韻猶在也。諸卿宜和進。公詩云。外耀千金字。中藏萬歲春。奎章纔漏泄。斟酌已醺人。其長篇。句多不錄。（東閣雜記。）

○公疾病。內醫來診曰。宜灸。公曰。七十稀壽。政丞極品。二者得兼。復有何求。而必灸求活哉。遂卒。（行狀。）

○廢主時。公以大臣。莅職不勤。時人目爲午皷堂上。（崔錦南傳。）

○甞從事八道。凡山川風土。歷覽遍記。

韓致亨

韓致亨字亨之。淸州人。左相確之姪。蔭仕。佐理功臣。淸城府院君。丙辰拜相。至領議政。質景公。壬戌卒。年六十九。甲子禍及泉壤。

○公爲刑判。衙仕甚勤。郎廳不堪早暮。頗厭苦之。其族姪健。時爲正郎。暇日往候。從容言曰。魚咸從世謙。雖晩仕早罷。尙無不可。尊叔何自苦如是。公再頷之。徐曰。咸從道德文章俱優。雖懶聽斷。猶有可取者。在吾與爾。他無所長。謹守所職。不亦可乎。吾之所志如此。健慚而退。（忠敏公雜記。）

○公巡察南方。從事官數人隨後。忽見有臨江華屋。花竹輝映。繫紫騮于垂柳。幅巾之士。憑軒看調鷹。從事輩方苦驅馳。嘖嘖美歎不已。公顧曰。不然。授此子典獄叅奉。則卽必封椿彼屋。策馬入朝矣。（謏聞瑣錄。）

成俊

成俊字時佐。昌寧人。右相奉祖之姪。世祖己卯文科。戊午拜相。至領議政。甲子謫稷山。見殺。年六十九。明肅公。中廟褒忠直。復官禮葬。

○睿宗朝。公以掌令見罷。未幾特叙。銓曹啓曰。時無缺職。上曰。侍講院雖已罷。其爲俊別設而授之。睿宗在儲位時。公爲講官。知有輔弼之才。故有是命。

○戊午。公爲領相。一日內宴。宰相亦入。酒闌。廢主見妓妖艶者。身押之。公進曰。老臣不死。殿下決不得如此。主憚而止。主外若敬重。內實忌憚。

○公器局雄偉。聰頴出衆。讀書率不過數遍。便成誦不忘。又能射御。儕輩推重。以將相期之。

○成宗卽位。爲司諫上書。論時政十七事。辭甚切直。成宗嘉納。特陞通政。授大司諫。時吳伯昌。諂事權門。致位宰相。公論斥貪婪之狀。言逼大臣。成宗欲慰大臣。意與伯昌兩罷之。後拜全羅監司陛辭。上曰。卿爲大諫。已知卿忠直。常

○丙子十月。因參贊官金磁所奏。命燕山君立後事。議大臣。遂命廢妃愼氏。自立後。詳端宗記。

○中宗十三年戊寅。承旨權撥。金正國。極論燕山不可不立後。未果行。詳端宗記。

○中宗三十四年己亥。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立後。詳端宗記。

○明宗乙巳。李彦迪議啓。前者。使臣朝京時。華人或問。讓老王存沒。譯官不敢直辭。以亡爲存。非徒於義未安。後將難處。今遣相臣。萬一禮部。言及讓老王存沒。臣意宜以實答之。彼若曰。其時何不告訃請謚乎。則對之甚難。必須循理善辭。若又問曰。汝國譯官。去冬來言。讓老王今尙生存。何其言之有異耶。則宜答之曰。其時。譯官無知。倉卒妄對。極爲駭愕。當治其罪云云。晦齋集。

○中宗朝。廢妃愼氏卒。

○沈彦光有挽愼妃詩三首。其一曰。一夢長秋度幾春。飄零身世更悲辛。每聞契濶堪流涕。何況當時北面人。其二曰。十年蕭后在隋宮。末路生涯逐轉蓬。述志一言眞藥石。乾心猶不省深衷。其三曰。一世忠良盡剖心。君王何事日荒淫。當年中壼多陰教。不是鷄鳴戒不深。漁村集。愼氏族譜。

燕山朝相臣

鄭佸

鄭佸字君會。一作景會 東萊人。領相昌孫之子。世祖乙酉。生員文科。乙卯拜相。至左議政。未一年而卒。恭肅公。

○有氣節。識治體。

○成廟時。爲大司憲。言于上曰。正殿用女樂。非古也。願勿用焉。時俗尙巫。公盡出城外。掌銓三年。請托不行。以左議政赴燕。還途卒。

魚世謙

魚世謙字子益。咸從人。判中樞孝瞻之子。世祖丙子文科。文衡。翊戴功臣。咸從府院君。乙卯拜相。至左議政。賜几杖。戊午以史事免相。庚申卒。年七十一。文貞公。甲子追禍。

○公氣宇倜儻。天性樸而不露。恬於進取。口不出利祿之言。雖有射御折衝之才。未嘗自衒。居官廉簡嚴明。所在有績。

○壬寅。成廟幸光陵。仍拜影殿于奉先寺。公以大司憲扈從。寺僧欲饋百官。公諫曰。以堂堂扈從之臣。受僧施食。於國體何。況百官。皆自賚飲。不患無食。上曰。任爾不食。公與臺諫。皆不食。行狀。東閣雜記。

○成宗嘗於政事日。命招吏兵曹堂上。六承旨。兩儀賓于昌慶宮大門內。酒數行。月山大君。自內擎出銀瓶三事。腰兩面皆

惶怖特甚。情知應受刑名。是日大風。舟幾覆。艱辛達于喬桐。擁入縣庭。將卒圍立。俯伏流汗。不敢仰視。反正之日。世子王子。皆不得全。故及其出宮也。愼氏以爲。必不得免。及至喬桐。安頓無他。妃乃歎曰。恨不其時。請于諸帥。從往遷所耳。（謏聞鎖錄 國朝記事。）

燕山嘗作絕句曰。時許羣賢宴畫亭。閑憑花酒覺昇平。何徒爭喜鴻私厚。咸欲思忠獻以誠。又曰。重賢寬於會銀臺。春滿長途叱撥催。不啻醉憐間夜月。歸牽歌管可重徊。曹伸追次曰。撤人廬舍揔爲亭。採却青紅作運平。誅盡元勳屠諫輔。只留邑帽表忠誠。又曰。萬人骿死築葱臺。舞罷迓祥賜錦催。忸怩欲尋諸弟骨。却於海上暫徘徊。（稗官雜記）

○至十二月。衛將以燕山疫疾苦痛馳啓。　中廟遣醫官。救之不及。侍女等曰。燕山臨終。無他言。但曰。欲見愼氏。卽其妃也。傳曰。以厚禮葬之。且停朝市。定墓直何如。大臣等議啓曰。禮葬請用王子君禮。停朝市定墓直。不可爲也。傳曰。然則令監司。喪事檢擧。本官禁火禁伐。（東閣雜記。）

○於是。工曹叅議兼經筵叅贊官柳崇祖。上劄署曰。曩者前王。大失人心。幾傾　宗社。二三大臣。因天命人心。奉　王大妃慈旨。推戴　殿下。殿下迫於臣民之請戴。不得已正位宸極。而敬奉前王之誠罙篤。使宰夫膳監。幸姬侍從。將士扈衛。以扞不虞。服御物膳。絡繹於道。不幸遘癘。奄忽昇遐。　殿下哀傷痛怛。撤膳停朝。欲盡喪葬之禮。議于大臣。而大臣之議啓。恐未合義。臣竊惟。君父一體。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舜豈以瞽之頑。而廢我生事葬祭之禮乎。太甲敗度縱禮。伊尹放之桐宮。冀其悔悟。太甲若或未悛而崩。則喪葬之禮。當何以處之也。幽厲亂亡。雖加惡謚。而王號未替。前王得罪　宗社。固不得祔祀　宗祧。而人臣爲君喪葬之禮。不宜若是也。葬用陵儀。別立廟。訃聞上國。情之至義之盡也。宋太祖之於恭帝。我　太祖之於恭讓。其喪葬上謚之禮。亦可法也。上國使臣。若問之。則不可不預爲之圖也。文飾以對。非事上示下以誠之道也。　中廟命廣議之。皆以爲。不可施行。柳子光力排其說。至請付有司。鞫問其情。朴元宗則以爲。不宜在近侍。中廟命遞經筵官。兩司以有妨言路。請勿遞。爭之不得。（東閣雜記。）

○中宗十一年丙子。遣都承旨李自華。祭于燕山君墓文曰。予以眇躬。屬運中屯。上惟　祖宗。下迫臣隣。辭之不獲。乃至於此。兢愧實深。予懷曷已。終始友于。庶紓斯志。一疾斯革。天亦何酷。日月流邁。追慕罙切。玆伻薦奠。敬告予情。物至菲薄。冀格卑誠。（國朝寶鑑。東閣雜記。）

○上具冕服。御勤政殿即位。是爲中宗冊府夫人愼氏爲王妃。受百官賀。頒敎大赦。命燕山時穢政。悉皆更革。廷臣咸呼千歲。歡聲如雷。上仝

○金壽童入闕。廢燕山泣曰。老臣不死。忍見此事。然　殿下失人心太甚。亦復奈何。好保而往云。柳子光等。欲循霍光。廢昌邑王故事。致前王於殿中。告　大妃以廢主之故。希顏等議止之。及廢後典翰金詮爲之下淚。張順孫爲之皷舞。陰崖日記。海東樂府。

大抵。靖國之擧。出於希顏。而成於元宗。轉危爲安。變禍爲福。實東方萬世之業。而但希顏資性果決。而無學術。順汀則性寬懦。而無所執。元宗則麁厲無稽。雖忠義所激。功在必成。而施措失宜。以舊恩容賊臣柳子光。以基後日之禍瑣瑣姻婭。皆受鐵劵。以賂之多寡。第功之上下。連車績狗之譏。至今爲病。

○安置廢主燕山君于喬桐。廢妃愼氏。出居貞淸宮。廢世子顗及昌寧大君仁。陽平君誠。及敦壽等。皆令乘轎赴謫。國朝寶鑑

變作之初。主令急取弓矢來。左右已出外無餘矣。主蒼黃走入。欲與妃俱出哀禱。妃曰。事已至此。禱之何益。不如順受而已。前此。規諷者數。終不悛改。以至於今。自作之人雖死宜矣。哀此二兒。竟置何所。仍拊膺大慟。主低頭垂淚曰言之奈何。悔無及矣。天未明。妃出闕。所着錦履。頻脫未能行。以羅布裂而束之。世子大君與乳媼。出在靑坡村巫家。日晩不得食。巫爲之饋。大君曰。何不進兒雉乎。媼泣曰。明日亦得此食。幸矣。見者亦泣下。長貧撰攝

○大臣議安置節目。內人四內官二。飯監一隨往。堂上官一員。領軍衛去。燕山君。紅衣着笠不帶。由內殿門出。伏地言。予有大罪。特蒙　上恩不死。乘轎出宣仁門敦義門。低笠不能擧頭。宿衍禧宮。宿金浦。宿通津江華。抵喬桐。陪去將沈順徑復命曰。無事陪去。一路耄幼。咸奔走。爭相指視。有快意。至安置所。則圍籬窄而高。不見天日。只有一小戶通飮食。纔入籬內。侍女等皆號哭。臣告辭。則傳語。曰以我之故遠勞。多謝云。

○中廟傳曰。聞前王之奇。不勝動念。予以　宗社傾危。臣民推戴。迫於衆情。不獲避辭。以至於此。然前王。義則君臣。情則兄弟。今天氣漸寒。衣服物膳。可馱送。大臣等啓曰。臣等大義已絕。不敢向心。殿下之敎。出於至情。賜送爲當。又傳曰。喬桐必無毛衣。毛衣及魚物。欲別送。啓曰。　上敎至當。然過則未便。使其僅免飢寒足矣。東閣雜記

○燕山平日所爲。無限忍戾。視刑戮無忌憚。及至遷出之際。

校射於郊外。願得酒乘醺而去。其母賜之酒。飲訖。跪進一盃於其母曰。此壽觴也。其母笑而受之。實未知其爲永訣也。其姊。宗室安賢君之妻也。亦獻酒而罷。遂閱軍器軍裝。盡取而去日沒未還。一家猶未知之。天將曙。事機就緖之後。始覺其機其姊與其夫。蒙被相持哭曰。吾則多得罪。將不免矣。薄情哉若人。同氣在一室。猶不使知之。盖宗室中導惡得幸者也。其母聞而憫之。亟使人言於順徑。順徑懇元宗。呼與同事。竟叅勳。寄齋雜記

○斬嬖人田同。金孝孫姜凝。沈今孫等於軍前。開獄門釋囚。悉令赴軍。天明。進軍闕外。

○平明。百官皆會。而有不知所以者。入直都摠管閔孝曾。叅知柳涇先出。承旨李堣次出。初禁中聞變。莫測所由。主坐差備門內。召承旨等入坐曰。如此太平之時。安有他變。恐是興淸之夫。相聚爲盜耳。其亟召政丞。及禁府堂上。以爲處置。乃命李堣。持管鑰巡審闕門。堣先令人出問。審知朝廷。已有所屬。遂抽身出門。主聞堣已出。遽前把尹璋曺繼衡袖。二人佯爲遜避。揮袖而出。欲從門竇出。繼衡時所寵弄之臣。守門將士。欲持以邀賞。披詣軍前。希顏等皆貰之。入直軍士。或由水口。或縋城而下。爭赴軍前。宦官及諸色人等皆出。惟後宮倡流。相聚號哭。聲震於外。於是。會議戟門內。留柳子光李季男金壽卿。柳涇守闕門。以備主奔逸。希顏等率百官。詣景福宮門外。請命于 慈順大妃。俄而開門引入。

○啓于 大妃曰。今者。上失君道。政令昏亂。生靈塗炭。宗社綴旒。大小臣民。願戴 晉城大君。以主 宗社。敢稟慈旨。大妃辭曰。吾兒何堪重寄。今世子年長可嗣。洵等屢啓得旨。國朝寶鑑

○希顏等詣勤政殿西庭列坐。令柳順汀鄭眉壽姜渾。迎駕于晉城潛邸。上避于平市署傍人家。順汀等坐里門外。再三勸進。上以戎服御輦。備法物以出。市不易肆。父老呼萬歲。有流涕者。日午。入景福宮。日未暮百官班定。

○洵等議曰。自古廢立。數其罪者。惟昌邑王耳。今當善處。遣承旨韓洵。內官徐敬生於昌德宮。請避正殿。出大寶。廢主曰。我知我罪。即出寶。授尙瑞郞。未時。百官入庭班定。國朝寶鑑

○宣 慈旨。若曰惟我國家。積德百年。洽于民心。以基萬世不拔之業。不幸嗣君失道。民墜塗炭。大小臣僚。咸曰。宗社爲重。以晉城大君諱。夙有仁德。民心皆屬。予惟廢昏立明古今之通義。肆循羣情。命晉城即大位。廢主爲燕山君。民命將絕而復續。宗社既危而復安。上同

日。以柳洵舊相召之。洵馳赴之。時未三皷。道逢辟除。即渾以都承旨詣闕。洵使謂曰。今日太早。必錯聞更點也。吾之所往令公必隨來。不然。不可說也。渾訝之。仍踵其後。到南小門洞口。遠見訓鍊院。人馬駢闐。燈燭輝煌。洵駐馬謂曰。今日跟老夫。不可造次離也。大事至矣。渾始懼甚。既下馬。緊隨洵以進。三大將見洵。起讓席坐定。朴元宗瞠目視渾曰。此何人也。洵曰乃姜渾也。老夫帶來。元宗曰。前有約。必先殺之今不可留。洵竦蹙無言。柳順汀察之。急謂元宗曰。目今擾攘之際。書記無人。姑使掌之。後殺之。未晚也。元宗咆哮而止。渾遂搴袖執筆。左承右奉。能得其機。遂皆稱善。竟策勳。爲晉川君。

自此。事洵如父兄。朝夕必謁。新味必薦。洵沒。事夫人。未嘗少怠。寄齋雜記

○具壽永有導淫宣惡之罪。欲并除之。其族姪具賢暉。預其謀奔告壽永。壽永詣訓鍊院乞命。元宗等貰之。陰崖日記

具賢暉即壽永同姓庶孽也。以勇力得與三勳之謀。將朝夕擧事。恐事發之日。壽永不免於禍。聞三勳夜會一處。密告壽永。持酒饌共詣三勳所會處。壽永因賢暉。見三勳而言曰。平日出入禁掖。未嘗一言匡救。則承奉將愼。安敢曰無之。盖以咸聯之故。事勢有不得不然者。且女婿被禍之後。壽永二婿。安陽君桁。及任熙載。尤不敢爲忤旨之計。而顧其本心。豈有因緣憑恃。戕害人物之事。恕我罪我。惟在今日云云。則三勳以爲然。仍同盃酒而罷。遂同與於謀。及至策勳。壽永居二等。賢暉三等。具氏家乘○寄齋雜記曰。壽永聞結陣於光化門外。渾家號哭。有一健奴曰。人之死生有命。何可坐而待死。令急具佳饌美醞。鞍馬僕從呵擁而去。坐於三大將之對席。三大將達夜露坐。飢乏思食奴持饌以次投呈大酌。遞進諸公。不問出處。輒盡四五遍 始問此爲誰家之物。奴指具而對曰。乃具令公所賚來也。三大將相顧錯愕 奴曰今日之會。此爲大功。非此。諸公虛餒。何以了大事云云。遂得策勳云。此說太不近理。結陣光化之時。生殺簿已有定議。罪關 宗社。則目前當爲國舅之人。猶不寬恕。豈以美醞佳饌之功。得免李㴭之椎而反爲策勳耶。且若果以酒饌免禍。則豈入二等十三人之內乎。寄齋之世。去陰崖裕遠 傳聞之訛。不足怪也。

○時。諸議以爲。柳子光歷事多謀。不可不使知之。臨發始遣人諭之。且戒以若或首竄遲疑。則擊殺之。子光聞之。跨馬戎服而出。且使家僮。賷油芚隨之。人莫曉其意。及到陣中。調遣將士之際。倉卒無可爲符信者。即裁割作符。人服其智。東閣雜記

○元宗與沈順徑。交道極密。情義無間。而方大計未定之日。猶不敢遽發其端。一日。對順徑乘醉言。宗社危亡之狀。時政荒亂之事。以探其意。順徑亦和之。元宗極言其姊。臨死必報之托。順徑又以門禍之慘答之。乃收淚定議。雖妻子兄弟。亦不使知之。擧事日。順徑告于其母曰。今日欲與諸友。演武

矣。其他土木之役。聲色之好。池臺遊畋之娛。禽獸花卉之翫。難以覼縷。貫盈之罪。浮於桀紂。生民一時之苦。姑不足言。萬一大奸。窺覦神器。一朝遽起。則易姓之禍。亦或可畏。 成廟二十六年。 禮接卿士。 培養忠義者。 正爲今日也。晉城大君。 成宗大王之親子也。賢而有德。中外屬望。謳歌所歸。玆以某某等。欲推戴晉城大君。某月某日。擧義兵。移書諸道。約日聚京師。在朝公卿百執事。宜速推戴。以扶 宗室之危云云。東閣雜記

○丙寅九月初二日。主欲遊長湍石壁。扈從宰執。只許率丘口一人。希顔約於其日。閉城門拒守。推戴晉邸。區畫已成。主適停其行。將士思奮。機事已露。勢不可止。乃於初一日夜半約會將士于訓鍊院。百官軍民同約者。與聞風者。爭趨之。塡衢塞道。於是部分。令邊修崔漢洪。守內城東。沈亨張珽。守內城西。倉卒無見兵。驅役夫以衛。希顔與順汀元宗。直詣光化門。一作敦化 前數百步。立馬成陣。寶鑑曰。夜三皷。陣昌德宮洞口。 元宗揮扇指揮。容止若神。皆曰首議者。必朴令公也。陰崖日記。東閣雜記。

○初希顔往告右相金壽童以故。壽童曰。此國之大事。吾初不知首末。遽從一宰樞之言。而奔走可乎。即臥于枕曰。君取吾首去。因伸頸出案。希顔告以立晉城之意。壽童曰。然則吾當往矣。君先去。希顔起出。壽童徐整衣冠。辟人而來。時希顔元宗等。皆以戎服。結陣于昌德宮前。壽童到陣下馬。徑入據上座。即召兵判曰。爾等遣人。護衛晉城大君第耶。答曰未及。即曰判書須親率軍人往衛。前言往行錄。海東樂府

○時。刑曹正郎張珽。按劍而前曰。龍邸極虛踈。何無侍衛之擧耶。三大將拱手曰。吾輩之失也。遂遣沈順徑。率衛士扈之珽後策勳一等。寄齋雜記

令雲水君孝誠。德泉君子。策勳二等 領軍侍衛。己卯續錄

○令辛允武。率勇士李蓀等十餘人。先擊殺慫恿爲惡者愼守英次任士洪。左參贊 愼守勤左相等。允武使蓀。持鐵椎伏路左。令別監一人。持命牌促赴闕。彼驚且惶詣闕。蓀奮擊墜馬。頭腦皆出。守勤被擊墜地。有奴一人。覆諸上以身當椎。蓀遂幷殺之愼守謙則。時爲閉城留守。故欲待事定後。徐遣人誅之。守勤等雖憑藉權勢。怙侈無狀。而當時迎合亂君。實傾國本者。豈無其人。而獨誅此三人者。守勤素驕縱不軌。而又爲國舅。則有跋扈難制之勢故也。陰崖日錄

○蓀手殺四人。飛血滿面。衣服盡赤。欲僇其功。數日不頮面易服。觀者醜之。陰崖日記

○初反正議定。三大將曰。某某可殺。姜渾之名高出焉。擧事

丙寅靖國推戴　中宗

廢主獵于郊中。　中宗時爲晉城大君。扈駕獵罷。主乘駿馬。謂　中宗曰。予自興仁門入。爾自崇禮門入。後者當以軍律從事。　中宗大懼。寧山君悇密白曰。無憂也。吾馬甚駿於御乘。非我莫能制。卽微服控馬而從。其走如飛。至闕門。少頃主纔至。　中宗遂得免。人謂寧山與馬。皆爲　中宗。應時出云。涪溪記聞○寧山卽　中廟庶兄。有時譽。後辭連李顒獄。爲靖國功臣所害云。按。李顒獄在　中宗二年　寧山君則出於八年　莫介告變。朴永文辛允武等獄。被竄。因李弘幹進啓放釋。

○成希顏。　成廟朝選入玉堂。最承恩寵。廢主嗣位。從幸楊花渡。一作遊望遠亭 令從臣賦詩。有聖心元不愛淸流之句。主大怒。以爲譏己。遂以吏曹叅判。落職家居。希顏素多大畧。見主亂政日甚。慨然有撥反之意。顧無與規畫。悒悒無賴。知中樞朴元宗。月山大君婦弟也。生長膏粱。落拓不羈。出入屠肆中。登武擧。歷淸顯。魁傑早貴。爲武士所推仰。遂折節讀書。通大義。不隨俗浮沉。又因其姊被汚廢主。染疾而死。心常怏憤。希顏意元宗可屬大事。而無交分。有里人辛允武者。往來兩家甚密。希顏使之微諷。元宗奮袂而起曰。是我日夜所蓄積也。希顏乃暮抵元宗家。各痛哭叙平生忠義。宜許國以死。男兒死生有命。豈有見　宗社危在朝夕。而不恤乎。遂與定議。居數月。自以孤立難成。吏判柳順汀有時望。不可不使知之。遂喩其意。順汀遲回久之。業已預聞。黽勉而已。遂徧喩允武。及軍器僉正朴永文。司僕僉正洪景舟等。令各倡同志。所糾合者率多武夫。不規義理。樂因事就功。不謀而同。所在踊躍。陰崖日記 東閣雜記

○元宗等詮聞。竄謫人李顆。與兵水使守令。領本道兵馬上來事遂促期先發。己卯續錄

時。柳濱．李顆。金駿孫等。竄湖南。見廢主荒亂日甚。社稷將危。謀推戴　中宗。傳檄京師。未至而反正。其檄書畧曰。　太祖創業艱難。　世宗德敎休明。　成宗一遵成憲。節用愛人。民安物阜。躋世昇平。不意嗣王。暴虐無道。父王後宮。杖而殺之。翁主王子。流而殛之。臺諫之言者。竄之誅之。戮辱大臣。賊害忠良。父子兄弟。收司連坐。甚於秦法。拔人之塚。禍及枯骸。寸斬之刑。碎骨之辟。此何等刑也。奪人妻妾。恣行淫慾。破人廬舍。以廣園囿。先王陵寢。盡爲狐兎之塲。先聖祠宇。變作熊虎之圈。徵歛無藝。民不聊生。不特此也。宗室兄弟妻妾。逼令相奸。三年通喪。忍短其制。父母忌日。亦皆罷之。彝倫已斁。人道滅

○殺嚴鄭兩淑儀。亂打內庭。即滅其跡。其子安陽君㤚。鳳安君㦀。島配尋殺之。因曰。㤚㦀已絕於其妻。令嫁他人。燕山事蹟錄

時廢主發怒。撲殺嚴鄭兩淑儀。 昭惠王后。方沉綿牀席。遽起危坐曰。此亦父王後宮。何至是耶。主以頭撞 后玉體。后曰凶惡哉。遂臥不言。謏聞瑣錄

○先是。任士洪朴孝元等。朋奸黨惡。 成宗知其亂政之人。擯不用之。士洪子光載。尙 睿宗女。崇載尙 成宗女。崇載。性兇狡。倍於其父。奪人姬妾。納于主。主甚寵愛。數微幸其第。士洪乃出謁。仍泣告廢妃。以嚴鄭兩貴人之讒。至於賜死。主遂殺兩貴人。肆行不道。至是大殺朝臣百餘人。搢紳淸流。罕得脫焉。皆士洪挾私而陰導也。國朝記事

○我朝培養人才之盛。無如 成廟。但不識任士洪之奸。蔡壽等劄論。幷加譴斥。釀成其奸。以昇廢主之淫虐。 宗社幾危惜哉。逐睡篇

○恭愼翁主。嚴氏出 下嫁韓景琛早寡。至是流於牙山。抱神主以行。朝夕必哭奠。中宗二年旌閭輿地勝覽

○九月二十九日。傳曰。戊午史草事。其黨多分配外方。其時奸凶之徒。挾私用情。死者得生。生者反死。此輩存之何用。幷令拿來。又傳曰。戊午之黨。負才交結。非議朝事。例同亂臣。幷加罪。國朝記事

○十月追刑南孝溫。剖棺斬屍。及其子忠世。

成廟辛卯。孝溫上疏。請復 昭陵。至是指爲逆賊。羅織芟夷。甲子之禍。甚於戊午。同上

○叅贊洪貴達。應教權達手。朱溪君深源。吏曹正郎李幼寧。正字卞亨良。典翰李守恭。司諫郭宗藩。獻納朴漢柱。司諫康伯珍。應教崔溥。弘文博士成重淹。佐郎李黿。金宏弼。申澄。直提學沈順門。大司諫姜詗。直提學金千齡。副提學鄭麟仁。正言李胄。輔德趙之瑞。承旨鄭誠謹。縣監鄭汝昌。正郎成景溫。校理朴誾。叅判曺偉。監司權柱。正郎姜謙。承旨洪湜。宦官金處善。或以金宗直門徒。或以敢諫。皆被慘禍。其已死者皆僇死。

○九月。復論前議廢妃徽號事。追繫李荇。拷掠幾死。十二月減死。論杖屬咸安爲奴。容齋集

○唐陽君洪常。竄咸平。未幾移安城。又竄巨濟。又移濟州靖國後召還。容齋集

○乙丑秋八月。又因匿名書獄。繫掠李荇。丙寅正月。出配巨濟。秋又令收繫。杖限死垂。上道遭時乃免。容齋行狀

金詮等罷職。洪貴達趙益貞。許琛安琛等左遷。人臣無將。旣伏不道之罪。雷雨作解。宜霈惟新之恩云云。左議政韓致亨等進賀。（李世英日記）

○子光意滿氣得。揚揚而歸家。自是。威行中外。朝廷視之如毒蛇。莫敢忤其意。儒林喪氣。重足側目。學舍蕭然。數月間無有讀誦聲。父兄相戒曰。學足以應科擧則止。何用多爲。子光方自爲得計。無復顧忌。利嗜無耻之徒。趨附盈門。識者竊歎曰。戊戌之獄。正類攻邪黨。戊午之獄。邪黨陷正類。二十年之間。一勝一敗。而治亂隨之。大抵。君子之用刑也。常失於寬緩。小人之報怨也。必殘滅乃已。使戊戌君子。盡能用其律。豈有今日之禍乎。（柳子光傳）

○尹弼商、盧思愼。韓致亨等。各賜伴倘十人。奴婢十三口。丘史七名。田百結。表裏廐馬等物。子光以下。論賞有差。禁府都事等賜馬。（李世英日記）

○金宗直追論罪律時。臺諫只請追奪。以輕歇皆被罪。佔畢齋文集。曹偉撰次。洪錫堅爲全羅監司時開刋。偉朝京未還。錫堅則子光伸救。得免重典。咸陽人欲立宗直祠宇。錫堅以爲。此是門徒所爲。非一鄕公議云。至是子光。引以爲救。（李世英日記）

甲子士禍

甲子春。主憤其母非命。追罪其時。叅論奉使之臣。皆論以大逆。緣坐至八寸。其時賜藥承旨。李世佐之親族。亦坐被禍。（國朝記事）

以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魚世謙沈澮。李坡金升卿。李世佐權柱。李克均成俊。爲二六奸。坐廢母事。皆致之極刑。弼商克均世佐。權柱成俊被殺。其餘剖棺斬屍。碎骨飄風。甚至投屍江中。盡殺其子弟。婦皆定屬。壻亦遠竄。緣坐應誅而先亡者。並令斬屍。同姓緦親。杖決分配。（記言曰。致亨弼商。克均。坡。俊世佐。幷族其家）破家瀦澤。立碑列書罪名。（眉叟記言　楓岩輯話）

○玉堂諸臣權達手。朴誾等皆極慘刑。前古無比。（國朝記事）

○主方肆淫虐。有人以諺文。書其惡帖于街路。或告之。主指爲其時被罪者。親黨所爲。盡逮捕竄配之人。栲掠慘酷。且禁中外。毋得習諺文。（東閣雜記）

時愼守英寵幸用事。告匿名書。誹謗朝廷。負罪者怏々。怨望。遂有甲子之禍。（眉叟記言）

○春下應教權達手。李荇等於獄。達手就刑。荇杖流忠州。（容齋集。詳上尹妃復位下。）

○四月。朴誾竄東萊。六月。追繫京獄。栲掠酷至。卒就刑。李荇坐闇事。再杖還配。（容齋集）

馹孫贊其文曰。以寓忠憤。念我 世祖大王。當國家危疑之際。奸臣謀亂。禍機垂發。誅除逆徒。宗社危而復安。子孫相繼。以至于今。功業巍巍。德冠百王。不意宗直。與其門徒。譏議聖德。至使馹孫。誣書于史。此豈一朝一夕之故。陰蓄不臣之心。而歷事 三朝。予今思之。不覺慘怛。其議刑名以啓。李世英日記 朝野記聞

○子光欲乘主怒。爲一網打盡之計。目弼商等曰。此人之惡。凡爲臣子者。不共戴天之讎。當究其黨與。一切鋤去。然後朝廷方得清明。不爾則餘黨復起。禍亂之作不久矣。左右嘿然。思愼搖手止之曰。武靈何至爲此言耶。獨不聞黨錮之事乎。禁網日峻。使士流無所容跡。而漢隨以亡。淸論宜在朝廷。淸論之亡。非國家之福。武靈何言之謬耶。子光少沮。然獄辭所連逮者。必欲窮治不已。思愼又止之曰。當初吾輩所啓。爲史事耳。今枝葉蔓引。不干於史事者。囚繫日衆。無乃非吾輩本意乎。子光不悅。柳子光傳

○李穆在太學。疏論尹弼商爲奸鬼。趙舜爲正言。亦嘗駁盧思愼。至是。弼商以穆嘗受業宗直門。誣殺之。且謂盧曰。舜亦可殺。盧曰是何言也。終不聽。丙辰丁巳錄

○及定罪之日。思愼意獨不同子光。作色詰之。各以其意而啓之。主從子光等議。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風從東南起。拔木飛瓦。城中人庶。莫不顚仆股慄。柳子光傳

○七月二十七日。以亂逆伏誅。告 宗廟。其文畧曰。豈意姦臣。潛懷不軌。假托古事。播諸文字。群凶黨附。誣詆 聖德亂逆不道。罪大惡極。頒赦文曰。奸臣金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欲售凶謀。爲日久矣。假托項籍。弑義帝之事。形諸文字。詆毁 先王。滔天之惡。罪在不赦。論以大逆。剖棺斬屍。其徒金馹孫。權五福權景裕。朋奸黨惡。同聲相濟。稱美其文。以爲忠憤所激。書諸史草。欲垂不朽。其罪與宗直同科。並令凌遲處死。馹孫又與李穆。許磐姜謙等。誣飾先王所無之事。傳相古語。筆之於史。李穆許磐處斬。姜謙杖一百。籍沒家產。極邊爲奴。表沿沫洪瀚。鄭汝昌。茂豐副正摠等。罪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等。知亂言而不告。並決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宗準崔溥。李黿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珍。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爲朋黨。互相稱譽。或譏議國政。謗訕時事。熙載杖一百。流三千里。李胄杖一百。極邊付處。其餘並杖八十。遠方付處。而流人等。並定烽燧爐干之役。成重淹杖八十付處。李宜茂杖八十徒年。修史官見馹孫史草。而不即啓之。魚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

燃藜室記述卷之六（續前）

完山 李肯翊 編

燕山朝의 文衡

○戊午七月十七日。傳旨曰。金宗直草茅賤士。 世祖朝登第。成宗擢置經筵。久在侍從之地。以至刑曹判書。寵恩傾朝。及其病退。 成宗猶使所在官。特賜米穀。以終其年。今其弟子金馹孫。所修史草內。以不道之言。誣錄 先王朝事。又載其師宗直弔義帝文。其辭曰。丁丑十月日。余自密城道京山。宿踏溪驛。夢有神人。披七章之服。頎然而來。自言楚懷王孫心。爲西楚霸王所弑。沉之郴江。因忽不見。余覺而愕然曰。懷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不啻萬有餘里。而世之先後。亦千有餘載。來感于夢寐。玆何祥耶。且考之史。無投江之語。豈羽使人密擊。而投其屍于水歟。是未可知也。遂爲文以弔之。惟天賦物則以予人兮。孰不知其尊四大與五常。匪華豐而夷嗇兮。曷古有而今亡。故吾夷人又後千祀兮。恭弔楚之懷王。昔祖龍之弄牙角兮。四海之波殷爲衁血也。雖鱣鮪鰍鯢曷自保兮。思漏網而營營。時六國之遺祚兮。沉淪播越僅媲夫編氓。梁也南國之將種兮。踵魚狐而起事。求得王以從民望兮。存熊繹於不祀。握乾符以面陽兮。天下固無尊於芊氏。遣長者以入關兮。亦有足覩其仁義。羊狠狼貪擅夷夫冠軍兮。胡不收以膏諸斧。嗚呼勢有大不然者兮。吾於王而益懼。爲醢醋於反噬兮。果天運之蹠盭。郴之山磝以觸天兮。景晻曖以向晏。郴之水流以日夜兮。波淫泆而不返。天長地久恨其曷已兮。魂至今猶飄蕩。余之心貫于金石兮。王忽臨乎夢想。循紫陽之老筆兮。思螴蜳以欽欽。擧雲罍以酹地兮。冀英靈之來歆云云。其曰祖龍。秦始皇也。宗直以始皇比 世祖。其曰求得王以從民望者。宗直以義帝比 魯山。其曰羊狠狼貪擅夷冠軍者。宗直以羊狠狼貪指 世祖。擅夷冠軍。指誅金宗瑞。其曰胡不收以膏諸斧者。宗直指 魯山何不收 世廟也。其曰爲醢醋於反噬者。宗直謂 魯山不收 世廟。反爲 世祖醢醋也。其曰循紫陽之老筆者。宗直以朱子自處。其心作此賦。以擬綱目之筆。

雙閑亭月。萬古長明。年八十餘而終。尙震按關東。嘗就訪之。
語人曰。斯人如玉壺秋水。己卯錄

朴遂良

江陵人。字君擧。朴訥無華。孝行甚篤。燕山朝。短喪法嚴。遂良遭母喪。猶服衰廬墓三年。我 中廟命旌其閭。以遺逸拜龍宮縣監。剖決如流。庭無訟。已卯罷歸。自號三可亭。與朴公達。詩酒自娛而終。己卯錄

朴紹

羅州潘南縣人。字彥胄。高麗直臣尙衷之後也。眞率無僞。表裡如一。見之者。皆爲玉人。篤志好古。且有文藻。被薦於別科。先登式年壯元。以是免禍。庚寅爲司諫。與同僚議去金安老。約以明日啓之。時權輗爲大諫。蔡無擇爲正言。仕罷。公往見友人任捷言之。捷曰。君之同席者。皆可信乎。公愕然。初不料蔡無擇其黨也。即往大諫家。謀先逐正言。正言已到權家。心旣爲一。翌日見敗。歸陝川田里而卒。子應男應福皆登科爲大憲。應順以國舅封潘城府院君。孫東賢東老及東善東說東望東亮。曾孫垣燁炡潢漪。登科多至宰相。己卯錄

朴光佑

字國耳。自號昭堂。能文。操筆立成。已卯禍作日。都中約徒。欲上劄伸寃。公把筆臨紙。文詞湧出。所製十餘度。詞意皆懇。後登乙酉甲科。常調散官。乙巳之變。以司諫殞於杖下。

朴亘卿

以典翰兼帶臺官。往檢湖南場屋。出高臥南陽詩試士。俄而批草自京來。以亘卿拜南陽府使。人以爲詩讖。叢話

海東雜錄一 終

行路。三盃但沾巾。野言○朴英在　上前。有白馬繫柳枝。作此詩以進。　上特賜其白馬云云。白馬寒嘶繫柳梢。將軍無事劍藏鞘。國恩未報身先老。夢踏關山雪未消。本集

朴誾

高靈人。字仲說。號晩翠軒。燕山朝登第。仕爲弘文修撰。以文章名世。乙丑追論言事。謫東萊被殺。年二十七。有集行于世。○白岳山麓。有白雲岩萬里瀨。即南止亭之舍。後朴誾名之題詩曰。主人有峯巒。吾家之薰爐。主人有磵石。吾家之簷溜。勝覽

朴祥

忠州人。字昌世。號訥齋。燕山辛酉登第。天性倜儻。甚有氣節。詩語雄剛奇古。嘗守潭陽。與金仲菴聯名上疏。請復愼氏。遂被罪。丙戌擢魁重試。出牧羅州。爲監司屈辱。罷歸田舍。忿恚而卒。有集行于世。○性簡伉。少許可。嫉惡之心。出於天性。以此不容於朝。乙亥二月。與金凈上疏。請復立愼氏爲妃。拿致王獄。大諫李荇大憲權敏手指爲邪論。擬於死罪。力請究治。事幾不測。左議政鄭光弼率朝庭救解曰。言雖不中。不可罪之以防言路。八月當杖一百徒配。盡奪告身而杖贖。大臣之救也。吏曹判書安瑭常憤大臣之議不得行於朝廷。因朝啓曰。朴祥金凈承求言之敎。竭誠盡言。今以一二人之言。反加嚴譴。此杜言路沮士氣。貽萬世之譏也。李權反駁安瑭。指以誤國。自是朝野之士。喪膽畏縮。以言爲諱。丙子放還。己卯被斥。○沈貞構逍遙亭。遍求一時名作題懸板。公詩云。半山排案俎。秋壑閣樽盃。貞遂扳去之。○訥齋嘗曰。南袞小人之雄。處事奸巧。使人主蠱惑。不自覺其端倪。本錄○訥齋爲詩文不樂熟軟。力去陳言。獨追古作者爲徒。源流混渾。而氣力雄勁。行述趙靜菴謫湖南。朴訥齋以詩贈之曰。分手院前曾把手。恠君黃閣落朱崖。朱崖黃閣莫分別。才到九原無等差。丙丁錄趙靜菴賜死。訥齋以詩哭之曰。不謂南臺舊紫衣。牛車草草故鄉歸。他年地下相逢處。莫說人間是與非。本集

朴公達

江陵人。字大觀。登薦科。官至佐郎而罷。世居江陵。與三可亭朴遂良爲酒朋。常懷雙蘭亭。忘形縱飮。日以爲常。兩家之間有水。時或漲溢。不能厲揭。則各於崖上。隔水對坐。擧盃相勸。興盡乃已。遂良贈詩曰。三五綱常於我何。一鄕專美在君多。世人一樣看雙老。蓬直誰知賴依麻。遂良先亡。公爲文哭之曰。宦海風波。遭歲黃耇。君旣脫屣。我亦家食。朱陳古村。犬吠鷄鳴。三間白屋。一溪南北。天胡不佑。奄爾云亡。

即位。命贈都承旨。

朴世熹

商山人。字而晦。我 中廟甲戌擢壯元。官至承旨。及己卯禍作。與靜菴同被詔獄。後謫江界。卒于謫所。○丙子三月初八日。正言朴世熹辭職云。臣前爲副修撰時。直提學金安老構出兩是之說。當初臣意不然爲人所拘。未敢別達己意。罪當萬死上曰。於意爲非。則其時即陳己意可也。而既不能然。今乃余意本不如此云云。豈爲可乎。世熹汗出沾背。欲死無地。

朴薰

密陽人。自少不逐群遊戲。弄玩之具。不近於手。人以大器目之。九歲而孤。發憤力學。研精義理。旁通諸史。無不貫穿。中甲子司馬。戊寅以薦拜義盈主簿。爲母乞縣。言者以爲宜臺閣。乃授監察。遷郎持平。登薦科。擢授掌令。歷檢詳司諫。陞同副承旨。禍作被囚。初謫星州。移義州。十三年量移安岳。後三年。放歸田里。時母夫人尚在堂。痛母子久睽。不離侍側者五年。耳目之樂。甘旨之奉。靡不用其極。及至大故。哀毀成疾。卒于服中。清州人立書院以祀之。己卯錄

朴英

密陽人。字子實。號松堂。少時倜儻不羈。中武科。即棄官退居。折節讀書。深有自得之妙。戊寅還朝。官至兵曹叅判。及己卯禍作。斥爲外官。晩年與鄭新堂相好。甚有相長之樂。精於醫藥。令家僮常採劑。以救人病。有白鹿洞規註疏。行于世○松堂少時取武科。棄官歸鄉。德容粹盎。勸誨後學。以自得爲先。其所著述詩文。皆悟透之語。尤精於醫術。戊寅爲承旨。權撥啓曰。朴英精通醫術。請使兼之監劑御藥。公固辭不居。時議兩美之。內醫提調。大典只言承旨兼之。都承旨例兼。己卯以兵曹叅判。庚辰爲金海府使。民金億香訟屈怨之。構告公與慶州府尹柳仁淑謀去執政。拿致酷訊。公不知所因。累受刑至於碎骨。後始知億香所訴。遂暴白。赴任後未見仁淑。及億香訟屈之事。反坐億香。翌歸治療得不死。於洛東江上構小亭。扁曰松堂。後爲慶尙兵使。未幾卒。○有處士趙廣輔。識見高明。佯狂自晦。當燕山朝任士弘用事。處士憤怒。謂松堂曰。汝爲武夫。何不斬殺此奴乎。吾當殺汝。松堂曰。斬一賊紓國患。固所甘心。後史書之曰盜殺則奈何。處士笑之。○松堂卒。李晦齋作輓詩哭之曰。天不喪斯文。東隅尙有人。淵源元有自。英邁又超倫。窮探極遐妙。高步入眞純。活人憑餌藥。醫國秘經綸。遲暮時逢泰。風雲道更屯。丹心天北極。素髮海東濱。愚陋蒙會擊。乖離炙未親。忽聞仙路遠。長慟大論湮。秋晩西

等東來。公皆爲擯。周旋交際。咸得其宜。張使語公曰。如子之才。出於春秋之時。當不下叔向子產之下。筆苑 ○朴政丞元亨敎子弟有法。其子安性値其生日。置酒獻壽。公受獻勸飮至夜。公呼安性使前。口占曰今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十二青春。吾家舊物惟淸白。好把相傳無限人。雖於杯酒之間。無浮浪流蕩之玩。而有警責詔敎之議。摭言 朴元亨五爲遠接使。天順元年陳鑑高潤。三年陳嘉猷。四年張寧武忠。八年金湜張城。成化四年姜玉金黼。行狀

朴錫命

順天人。府院君天祥之孫。以文藝顯。嘗爲承旨。薦黃喜代之人以知人稱之。我 太宗朝叅佐命功臣。封平陽府院君。謚文肅。○少時與我 太宗。同衾而寢。錫命夢見黃龍在其傍。視之則 上也。由是奇之。相友益厚。及即位。寵幸隆極。近代人臣無比。叢話 爲承旨。 太宗曰。誰可代君任喉舌。錫命曰。朝臣無可者。惟丞樞都事黃喜眞可人也。 上遂用之。未幾代爲承旨。終爲名相。世謂朴知人。同上

朴元宗

順天人。字伯胤。平陽君仲善之子。以武藝顯。燕山昏亂。與成希顏柳順汀。決策靖國。官至領議政。謚武烈。○朴元宗將廢燕山。使勇士李濚椎擊愼守勤。守勤被擊墜地。有奴一人覆其上。以身當椎。濚遂幷擊殺之。元宗遂與柳成二公。決策靖國遐邇賤隷稱公姓名不離口。或呼爲朴爺朴爺。二樂亭集 ○生於豪貴。發於武藝。不學無術。不拘名檢。及其大拜。自量其不壓其衆望。常折節謙恭。陰崖雜記 元宗爲人。麁厲無稽。廢燕山錄功時。以瑣瑣姻婭。皆受鐵券。以賂之多少。第功之高下。多有連車續狗之譏。同上 朴元宗使李濚擊殺愼守勤等四人。飛血滿面。衣服盡赤。欲赤其功。數日不頮面。觀者醜之。同上 ○燕山將遊長湍石壁。朴元宗與成柳兩公。約是日擧事。倉卒無見兵。驅役夫。直詣光化門前。立馬成陣。元宗揮扇指揮。容止若神。仝上 ○元宗不學無術。麁厲之氣。常發見於外。雖在上前。指論一忤其意。暴露形色。不敢自戢。粹言 成希顏將廢燕山。意朴公可屬大事。欲與之同事。而無交分。隣有武人辛允武者。與元宗親密。希顏使允武微諷之。平城躍起曰。此吾素所蓄積也。昌山及昏抵平城家。各痛哭曰男兒死生有命。豈可見宗社危在朝夕而不恤乎。野言

朴漢柱

密陽人。字天支。自號迂拙子。嘗遊學佔畢齋門下。我 成廟朝登第。歷正言獻納。燕山戊午。杖流碧潼甲子被殺。 中廟

易形 惟人之能全其心而無累者。足以當之而自樂之。故黃魯直嘗以此擬諸舂陵。邵康節亦有淸夜之吟。嘆知音者之少也。蓋今世亦有知此樂者乎。市澤宋公愉。本簪纓之舊。而不喜功名退居村野。今三十有餘年矣。其縣曰忠淸之懷德。里曰白達。構祠堂於居第之東。以奉先世。置田數頃。以供祭祀之需。乃於祠堂東。別立堂凡七間。堗其中以宜冬。而右闢之者三。豁其軒以宜夏。而左闢之者三。庖厨湢浴。藏祭器各有所。丹碧繚垣。華而不侈。每時祀與忌日。公必衣深衣。入其室以齋。克敬克誠。凡所致享。皆遵禮經。且値佳辰。必置酒邀客。或詩或歌。以洽鄉黨之歡。晩好禪學。淡泊其心。不以事物攖之。蓋其性高明。而外乎聲利者也。中樞朴公堗扁其堂曰雙淸而詩之。安平大君又從而和之。余聞而衽歛曰。有是乎雙淸之說也。伯夷聖之淸者也。公其聞伯夷之風而興起者乎。蓋風而耳得之月而目寓之。人皆知二物之淸。而不知於吾一心。有不美乎彼者存焉。然則安知其知之者之不與不知者比也。今觀公奉先之敬娛賓之興。其自樂之趣可知已。然壕上觀魚之樂。莊子不知魚之樂。惠子亦不知。予何敢窺涯涘哉。公之令胤主簿繼祀。以余在末屬。不鄙鄙拙俾記之。聞其說而記之。

朴弘信

我 英廟初年。朴弘信從其兄彥忠。征對馬島。不利而還。上謂弘信曰。我知彥忠之勇久矣。不圖汝亦有武材。可謂眞伯仲矣。諸宰爭慰藉曰。君之兄弟。非完顏之種。何其驍健絶人如是耶。(叢話) ○朴弘信傳云。與六月之師。洶重溟之險。伺其空虛。欲俘其老倪。此兵之尤者也。(傳跋) 彥忠短小而勇悍。弘信豐大而寬厚。彥忠酒盞不近口。弘信善飮。人謂之二反。(本集) 我船遲重。賊船輕迅。帆風飄忽。一瞬千里。(弘信傳跋)

朴元亨

竹山人。字之衢。號晩節堂。我 英廟朝登第。以文藝顯。淸儉律身。我 光廟朝官至領議政。久典文衡。謚文憲。○正統皇帝復位。陳鑑高潤來頒登極詔。時朴元亨爲遠接使。鑑還送于境上。鑑執手揮涕曰。古人有千里神交者。况累月相從乎。相與酬唱。歡若故舊。皆作詩書予簇以爲贐。由是身居海外。而名聞中國。(三灘集) 我 光廟朝。琉球國使臣來。自 上引見於別宮。命朴元亨爲擯。使謂左右曰。朴某眞所謂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者也。(同上) ○我 光廟末年。帝以本國討斬李滿住遣內官姜沃等。賚勑褒奬。時朴元亨爲遠接使。 上宴罷。出御更衣堂。將入啓事。見 上不冠。遲回不進。 上望見。遽命左右取冠帶曰。吾之汲黯也。(誌序) 朴元亨明達諳練。華使張寧

礩。上王之舅權自愼等。謀復 上王。時天使來寓太平舘。光廟欲同 上王請使臣。宴於昌德宮。彭年等謀曰。以是日使勝及應孚爲別雲劍。當宴廳擧事。閉城門除羽翼。復上王猶反掌也。應孚曰。 上與世子吾當之。餘在君等處之。謀已定。適於其日。 上命罷雲劍不入。 世子亦以疾不從。應孚猶欲入擊。三問彭年固止之曰。今世子在本宮。公之雲劍不用。是天也。若擧事於此。而 世子從景福宮動兵。則成敗未可知也。不如俟他日擧事。應孚曰。事貴神速。若遲他日。則恐事泄。世子雖不在。其羽翼在此。今日盡誅之。奉 上王號令。使武臣往彼除 世子。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彭年三問固不可曰。非萬全計也。遂止不發。金礩知事必不成。馳去與妻父鄭昌孫謀曰。今日 世子不隨 駕。特除雲劍。彭年三問止其謀。此天也。不如先發告僥倖得生。昌孫即與礩馳詣闕。上變告曰。臣實不知。礩獨與焉。礩罪當萬死。 上特赦礩。昌孫錄功收彭年等辭服。 上愛其才。密令人語彭年曰。汝能歸我而諱初謀。則得生。彭年笑而不答。稱 上必曰進賜。以宗室爲進賜方言也 上欲擊其口。曰汝旣稱臣於我。今雖不稱無益也。對曰彭年爲上王之臣。拜忠淸監司一年。啓目於進賜。未嘗稱臣也。我仁廟朝筵經官。韓澍啓曰。 世祖於朴彭年等。心雖嘉之。而危疑之際。不得不加罪。故嘗下敎曰。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恐其泯滅於世。故爲此微言。以曉後世子孫也。井東閣記 〇昌平縣令李公麟娶公女。生八男。曰黿。文科佐郞。曰鼇。生員無子。取黿子渤爲嗣。渤子憬胤。子大建進士。子時發判書。題剛仲家梅竹蓮海棠四詠云。剛仲吾執友。嗜好異尋常。竹愛霜餘靜。梅唫臘底香。水明搖凈植□溺泛崇光。輝洒閑中興。黃庭一兩章。選〇哭尹大提學淮詩云。孫桐祖栗繼箕裘。華國文章第一流。楊子夢中成吐鳳。庖丁眼底欠全牛。人間未畢抽金櫃。天上誰催記玉樓。惆悵九原難可作。遺書應傍茂陵求。同上題寒雲曉月圖詩云。紛紛衆卉覺芳辰。誰向窮陰風雪親。植物無知猶爾許。西山獨有採薇人。同上〇贈權秀才足下詩云。箕裘傳世業。才器冠群英。剛壓塵凡陋。偏憐山水淸。雪窓窮聖學風月養詩情。愛得山人號。羞稱擧子名。雕虫辭俗習。吐鳳擅雄聲。學海波瀾濶。詞鋒劍戟明。慚余拘礙路。羨子展鵬程。拙句如燕山。郡得得報瓊。出大東詩林

雙淸堂記

天地間風月最出東文選。人心之妙。亦與之無異焉。拘於形氣。累於物欲。於是焉能全其體者鮮矣。羞雲烟四合。天地陰翳。而淸風掃之。明月當空。上下洞澈。無纖毫點綴。其氣像固未

行裝蕭索。親朋餞于江上。公自少善吹笛。抽笛三弄而行。聞者莫不悽感。同上○作蓮花回文體云。古人有璿璣回文體。別作五言四韻。如蓮文之狀。名曰蓮花回文云。獨處甘遺逸。安身一小園。谷盤宜陋室。灣細近淸樽。翠竹栖明月。靑山冠白雲。學仙心切切。離事世紛紛。選○我 英廟得秬黍於海州。朴堧以蠟燃成秬黍。粒形差大。積分成管。以一粒爲一分。累十粒爲一寸。法以九寸黃鍾之長三分損益。以成十二律。作徧磬。勝覽新造徧磬。夷則一枚。其聲不諧。堧審視曰。限墨尙未盡磨也。即磨之。墨盡而聲乃諧。寶鑑

朴彭年

平陽人。字仁叟。性沉潛寡默。文章冲澹。筆法慕鍾王。我英廟朝再登第。與成三問等。同在集賢殿。及 光廟丙子。爲刑曹叅判。與成三問及河緯地等。謀復魯山。與其弟大年及子憲皆死。公天性沉默。文章冲澹。不落中下人窠臼。常以小學律身。竟遭大禍。遺稿不傳。本我 英廟朝文學之士。如朴仁叟成謹甫柳太初河仲章李伯高。皆擅名一時。而儕輩皆推仁叟集大成。叢話○魯山癸酉。金宗瑞被誅。設宴于府中。朴彭年與焉。作詩云。廟堂深處動哀絲。萬事如今摠不知。柳綠東風吹細細。花明春日正遲遲。先王大業抽金櫃。聖主鴻恩倒玉巵。不樂胡爲長不樂賡歌醉飽太平時。我 光廟愛此詩。銘諸板懸于府中。後撤去之。本傳○爲忠淸監司狀啓。不書臣字。受祿不食。封閉一庫。及事敗。光廟詰之曰。汝旣稱臣食祿。而復欲背之。反覆人也。彭年曰。吾未常稱臣食祿。使人校其啓目。果無一臣字。與弟大年及子憲皆死。妻爲官婢。守節終身彭年臨刑顧謂人曰。爾母以我爲亂臣。我輩之死。非若癸亥之人焉。禁府郎金命中私謂彭年曰。公何不孝於君父。致有此禍。嘆曰。中心不平。不得不爾。本傳○彭年之裔孫忠後居大丘爲賤役。府使朴應川落籍免役。宣廟初除職。同上○朴先生彭年有詩云。孰謂周公不以誠。寃無多少獻微爭。當年又未平斯憤。地下何顏更聖明。謂我 光廟在潛邸。輔幼攝政之時。公將不利於孺子之意也。時人以朴先生庚子韻詩。爲速禍之本也。雜記我 世宗時。朴彭年以集賢學士。買田於廣州。其友責之曰。祿足以代畊。買田何爲。彭年即還賣之。其時士習可知。儒先錄○乙亥 光廟受禪。彭年知時事終不克濟。臨慶會樓池欲自殞。三問固止之曰。方今神器雖移。 上尙爲上王。我等不死猶且後圖。圖而不成。死未晩也。今日之事。無益於國家。彭年從之。遂與三問潛謀。無何出爲忠淸監司。明年入爲刑曹叅判。與三問及三問之父勝。武人兪應孚。文官河緯地李塏柳誠源金

燭之行。孰如昧行。王嘉納之。麗史〇嘗奉使如京。遼東鎭撫徐顯索紵布。宜中傾橐示之。解與所著紵衣。顯嘆其淸白。以告禮部。天子引見。待之有加。勝覽〇朝京師。將東還行數日。遼東以崔瑩擧兵。聞從者恐爲所執。中路皆逃。宜中以單騎到遼東。別無懼色。列傳〇古之人。危治世而憂明主。盖君之明暗無常。時之理亂相乘。治世可危而不可安。明主可憂而不可恃。貞齋集三國鼎峙。各守一方。日事攻戰。勢同蠻觸。貞齋記朝京及還。高皇帝移咨。數其五侮責之。歲貢種馬。盡皆駑下之獸。此侮之一也。以馬爲禮。及其至也。皆爛斑雜色。雖行商亦不以爲用此侮之二也。時或遣人密覘事勢。致令發露。此侮之三也。水陸往來。明白興販。何事不成。何機不得云云。此侮之四也。以匹帛易馬。伐胡陪臣等。皆以駑來易。以價較之。今三四匹馬價。易一駑馬。終不爲用。此侮之五也。本史朴子虛資稟端謹學問精博。爲一代搢紳之秀。字說

朴安身

尙州人。後改名安臣。我　太宗朝登第。爲臺官。坐言事當誅。顏色自若。口吟一絕云。爾職不供甘受罪。恐君得殺諫臣名。以磁尖畫地成字。語獄吏曰。當以此上聞。否則我爲厲鬼殺爾類。　太宗聞而赦之。詩話奉使日本。還遇海賊。賊攔入舟中。

踞胡床不動。從容指揮。賊不敢近。一行賴以得全。勝覽

朴苞

戊寅定社之後。知中樞府事朴苞。自以爲功多。反居諸臣之下。怏怏不平。謂人曰。李茂雖預定社之列。而功不滿於人心。且反覆難測。　太宗聞之。啓于恭靖。流苞于竹州。未幾召還。御之謀作亂。抵懷安大君芳幹爲博戲。是日適有雨。苞曰古人云冬雨損道。兵交於市。宜塡之。時赤祲見。苞又詣其第告曰。天有妖氛。宜愼處之。曰何以處之。苞曰不典兵謹出入。整衣冠重行止。如前朝諸王之例。斯乃上策。更問其次。苞曰逃之荆蠻。如泰伯仲雍。其次也。又問其次。苞曰靖安君兵强衆附。公之兵弱。危若朝露。不如擧而去之。芳幹信而從之。欲請　太宗至其第仍作亂。　太宗將往。疾忽作不果行。苞伏誅。芳幹。亂□□後以病卒于謫所。雜記

朴堧

永同人。我　太宗朝登第。精於律呂。　英廟制雅樂。堧實主之。官至大提學。有孝行旌門。我　英廟嘗作石磬。使堧校正堧曰。某律高一分。某律低一分。更視之。則高律有查滓泥。英廟命剔滓泥一分。又於低律。更付查泥一分。堧啓曰。今則律定矣。人服其神妙。叢話後以子之故。罷歸鄕曲。匹馬一僮。

尹孝

南原人。字有慶。爲兒時能解禮。又孝親。遂以孝孫名之。魯山元年登第。歷踐中外。燕山朝。官至右叅賛。謚文孝。

尹欽

永川人。自少聰敏篤行。我 中廟朝以生進。晩年登第。家度甚嚴。以縣吏之淸。擢拜吏曹叅議。 上燕坐問左右曰。朝廷有亂政臣民乎。左右不能對。公獨對曰。畜猫之家。鼠不恣行。上嘉其言。賜名兢。以年老退歸鄕閭。於鄕黨賦禁人言長短及土主是非之箴以揭之。人皆敬而慕之。年八十七而卒。

尹世豪

字士英。癸亥及第。爲全羅監司。赴任時。偶與忠淸監司申公濟。言及靜菴之事曰。此豈至於死乎。時宰聞而大怒。遂被彈罷。後歷典三陟星州晉州。及三奸見敗。始得還朝。官至刑曹判書而卒。謚恭簡。

朴信

雲峯人。早有時譽。辛禑時登第。入 本朝。歷吏曹判書修文殿大提學。官至賛成事。謚惠肅。甞奉 敎製進圃隱集序。子從愚。尙我 太宗女。封雲城府院君。○公甞按關東。愛江陵妓紅粧。府尹趙石磵云。佗云紅粧已仙去。朴信悼念不自抑。石磵邀按廉使。出遊鏡浦。密令紅粧靚飾。別具畫船。選一官人狀貌類處容者。載紅粧。又揭彩額。題詩其上曰。新羅聖代老安詳。千載風流尙未忘。聞道使華遊鏡浦。蘭舟不忍載紅粧。徐入浦口。徘徊洲渚間。石磵語廉使曰。此地有古仙遺跡。至今仙曹往來其間。花朝月夕。人或見之。但可望不可近。朴曰。山川如此。風景殊異。涕淚盈眶。熟視之乃紅粧也。一座大笑極歡而罷。詩話 其後朴寄詩云。少年持節按關東。鏡浦淸遊入夢中。臺下蘭舟思又泛。却嫌紅粧笑衰翁。

朴葳

密陽人。麗季爲金海府使。破倭兵于黃山江。累遷至知門下府事。四爲守令。三鎭南服。寇戢民安。蔚有聲績。後仕于本朝。○才超耿賈之儔。勇在關張之右。恭讓王敎書 麗季倭寇方熾。朴葳有智畧。時爲將。百戰百勝。使賊不得肆。人至今稱爲智將。地志

朴宜中

密陽人。字子虛。初名實。號貞齋。恭愍王南幸淸州。擢壯元辛禑朝。官至密直提學。入 本朝。拜叅賛議政府事。天性聰敏。典雅精深。○恭愍王御經筵謂曰。予齒已暮。雖讀聖經。恐無益也。朴宜中引師曠諫晋平公之言。諫之曰。少而好學。如日之出。壯而好學。如日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秉

授易。窮探陰陽變化之數。原始要終之說。由是易學大明。彝事錄尹提學管鄉役。雖在極務。退食往還。必取松明。藏諸官解密處。以爲夜讀之資。名臣行跡

尹弼商

體甚短小。帝征野人。徵兵于我國。我　成廟以尹弼商應命。率師助征大捷而還。上悅。中朝亦降勅褒美。勝覽燕山朝。竄謫于珍原縣被殺。親族子弟皆流絕島。伏尸于野外。過旬不收。烏鳶不食。隣犬不顧。摭言○尹坡平弼商。少時朝京師。訪善卜者問命。道終始曰。平生壽位俱隆。但終死於三林之下。廣詢卜者。皆未解三林二字。遭廢朝之亂。被竄于珍原。寄寓邑內。一日夕隣居人倩旁居耘手曰。明日早朝。齊會于上林之田。坡平偶然問曰。何以曰上林。其人曰。去此未五里。地名有上林中林下林之號。坡平始憶三林之下。仰屋憮然。未幾燕山遣使誅之。同上

尹殷弼

字商老。燕山甲子壯元。嘗爲大司諫。因事見遞。己卯十一月十五日禍作。翌日除丞旨。進啓曰。今玆之事。不覺傷痛。臣昨夜四更。聞之驚愕。至西門外。欲入啓微誠。而命牌外不許入。故退去也。時有持平欲入者。軍士捽去。衣襟盡裂。臣見之不覺流涕。三司盡命遞之。故著笠而環坐門外。豈料有如此事乎。趙光祖等。若謂之中道則未也。使之成就。則豈易得哉。一朝待之如反逆。不知有何事。夫人臣密啓。非奸則佞。古書不云不由中書耶。國家元氣。自此斲喪矣。後官至監司而卒。孫承吉登文科爲判書。承勳爲領相。曾孫琪爲修撰。璛登武科。官至統制使。

尹壽

字靜叟。號漆林。與四寸柳大憲雲相酬唱。詩語清新。己卯後。與睦玄軒申龜峯同志相從。語及己卯。未嘗不仰天傷心。子希聖孫渟玄城。皆登文科。

尹之彪

善山海平縣人。政丞碩之子。性寬厚。不立崖岸。又通蒙古語。官至知門下省事。謚忠簡。

尹子松

生而穎異。稍長知讀書。有大志。祖文度公淮嘗撫其頂曰。此兒有栗洞諸祖風。天其或者興吾門乎。碑序

尹自任

坡平人。字仲耕。坡平君坌孫之子。我　中廟癸酉登第。官至右承旨。與靜菴沖菴相善。己卯謫北靑。憤懣而卒。年三十一。

藥救之。尹紹宗作詩記之云。庚子上在白岳寺。上見病狗傷天衷。宜傅急呼大醫來。出藥與狗中使催。微物且加不忍恩。家法仁愛難名狀。同上 ○尹紹宗嫉李崇仁之才高。又忌李穡譽崇仁不譽己。多方讒毀史 李存吾論辛旽謫長沙。尹紹宗作詩送別云。復上離亭重回首。秋高喬岳易生悲。存吾氣節。與秋色喬岳爭高。既別存吾。對其似者而悲也。風雅 洪儒申崇謙裴玄慶卜智謙庾黔弼崔凝。佐太祖創業。皆贈太師。尹桐亭詩。攀龍附鳳六太師。白日大名天地間。同上 便佞近習。實害盛德之莨莠。賢士大夫薰陶之益。乃泰德性之雨露。尹紹宗疏 林廉之敗。奸之未熟也。奸之未熟則人不得罪。天不得禍。同上 李仁任當國。循私情而害公議。貴貪黑而賤清白。好奸回而惡正直。三韓之人。以禮義廉恥爲貧賤禍敗之檻穽。惟恐陷於其中。尹紹宗書 我太 祖回軍。尹紹宗詣軍前。懷霍光傳以獻。太祖令趙仁沃讀而聽之。乃極陳復立王氏之議。史 高麗臺諫。皆面啓時政得失。至恭讓時。破面啓之法。尹紹宗請勿罷之。史

尹淮

莊松人。字清卿。桐亭之子。我 太宗二年擢高科。學問該博。尤長於史。太宗常稱醇儒。官至大提學。謚文度。有集行於世。○我 世宗欲使儒士分授諸史而讀之。淮對以經學爲本。不可專治史學。世宗曰於經筵。問以左傳漢書所記古事。則皆不能對。博覽古事。以備顧問。不亦可乎。遂命諸臣。分讀諸史。實鑑 自幼聰明絕倫。一覽輒記。尤長於史學。嘗背誦資治通鑑。不差一字。四佳亭集 性嗜酒。在家沉醉。我 英廟遣中使急召。左右扶起上馬。宿醉未醒。及至 上前。畧無醉色。命草宣制。揮翰如飛。皆合 睿志。上曰。眞天才也。時人語曰。文星酒星聚精。生此一賢也。嘗侍宴。太宗前倚之曰。予之柱石也。筆苑 尹淮南秀文皆能文章。性喜酒。常飲過度。我 英廟惜其才。命飲酒毋過三爵。自後凡會。二公必飲大椀。名雖三爵。實倍飲於他人。英廟聞而笑曰。予之戒酒。適所以勸飲也。同上

尹祥

醴泉人。字實夫。初名哲。號別洞。我 太祖二年。以鄉吏登第。學問精深。誨人不倦。長成均十有六年。官至藝文提學。退老于鄉。學者雲集。近代師儒之最。壽八十三而卒。○尹提學祥學問精深。爲胄監之長。諸生皆爭先摳衣。絲分縷析。耳提面命。終日矻矻不知倦。粹言 尹提學爲文章。皆自六經中流湊而同時據皐比如金樞府末金司成泮金衣長長鈞。經術則可謂流亞而文章則不能與之爭衡焉。本集 ○嘗守黃澗。金公淑滋徒步往

埋于靈石下。家人如命。瑣錄○甞按慶尙。過金烏山下吉先生故居。爲文以奠之曰。拜瞻祠宇。彷彿儀形。惟惟烏山洛水之如昨。念先生兮何在。奠蕉黃兮荔丹。冀英靈之不昧也。此老無意雕琢於文字間。胸中所發。自能如此。可以想見其風槪。談寂記有感興詩八首。一曰。對梅讀易云云。三畫初成萬變存。箇中俯仰只乾坤。省來不覺梅花爛。只把濂溪太極論。本集○公知燕山不克負荷。一日登御榻。有撫床之請。臺諫請問密啓何事也。成廟曰。戒予好色。竟不言。丙丁錄○文丞相忠義伯兩先生。肝膽相照。忘一身立人紀。千萬世景仰無巳。唯利所在。古今奔走。淸霜白雪。松栢蒼蒼。構屋一間。將以蔽風。公靈安兮。我心安兮。題圃隱孝子碑閣○寧海府有泣嶺。爲一邑迎送之地。俗傳大小使星。若初過此嶺。必有囚事。人皆避之。孫七休爲監司。直到嶺上。削古木白而書之曰。汝揖華山呼萬歲。我將綸命慰群氓。箇中輕重誰能會。白日昭然照兩情。仍改名曰破峴。勝覽有一農於此。其父旣種。其子當耘。見其秕曰。父之所種不忍去之。見其莠曰。父之所種不忍除之。則其可乎。闢佛疏

孫昭

慶州人。字日章。叅議士晟之子。登第。所莅皆有聲績。我光廟朝。從征李施愛。叅敵愾功。封鷄城君。謚襄敏。○孫昭甞從朴從善征李施愛。其兄旭奉使咸興。爲賊所害。公庶幾求其屍。欣然而行。及在軍中。求得兄屍於積屍之中。遂反葬之。墓誌

孫仲暾

慶州人。字泰發。鷄城君昭之子。我成廟朝登第。官至吏曹判書議政府叅贊。性淸儉。所莅有聲績。謚景節。

尹紹宗

茂松人。字憲叔。號桐亭。栗亭之孫。恭愍王朝擢嵬科。恭讓王時拜禮儀判書。以事放于錦州。入 本朝爲修文館大提學。有集行于世。○年九歲有異質。崔斯立見而奇之曰神童。爲作神駒行贈之云。飛黃驥子生有種。作駒權奇志千里。選爲正言。草疏請黜倖臣金興慶。斬寵宦廣大同舍希興慶旨。以事劾之。使不得上疏。公作詩書懷云。孤臣野服謁天門。玉色溫溫授正言云云。未封社稷安危計。大負君王眷扳恩。千載不欺皇上帝。陳湯劉向二忠魂。按漢書。王鳳以陳湯從事。凡事皆決於湯。劉向雅奇湯。與之友善。謂湯曰。今外家日盛。必危劉氏。吾以同姓蒙厚恩而不言。孰當言之。遂上書極諫。公意盖以湯旣爲鳳所信任。若洩向言於鳳。則鳳必去向矣。封事安得上乎。深嘆今同舍之不然也。同上挽白淡菴文寶有卓爾知天著踐形之句。踐形淡菴所著性理之論。同上恭愍王見狗鳴。以爲腹痛。以

甞罷官。構堂於終南山下。鑿雙池種蓮。日以教誨後生自娛。同上
性不喜華靡。爲丞旨者。衣必薰香。公獨不爲。○我 成廟昇遐。
公晝夜號哭曰。天日之表。那得復見。不食一月。一夕發狂。
夜半脫衣。走上南山。因此病革而歿。○甞爲賀正使。時有西
戎之釁。道路梗塞。公臨行謂曰。人臣受命之日。忌其家。不
見妻子而行。○甞按廉嶺南。路遇忠臣孝子旌門。下馬拜之。
○甞於 上前論忠恕之道。 上命製進忠恕詩。乃製五章以進。
一曰父子。二曰君臣。三曰夫婦。四曰兄弟。五曰論忠恕主敬
之功後進兩章。 上曰。卿每以忠恕二字勸我。我每以忠恕二
字待卿。○公年甫十餘。母病臥欲甞杏子。至杏樹下。仰天而
拜。有若祈禱狀。俄而杏子無風而自落。遂拾而走進。人奇之
○甞書戒曰。事君忠。處官勤。只一箇誠。又書戒曰。獨坐防
心群居愼口。心是發爲善惡之幾。口是樞機吉凶之關。知戒防
闕。則天君泰然。○每對酒。必稱淸風明月。甞醉書一紙曰。
明月明未明。淸風淸未淸。我心正未正。待得明月明。○居家
飮食。不甞華靡。客至置酒。只松茅樵豆而已。厩中只有一馬。
○每於中夜。稽顙北斗曰。誓不欺君。有倒授階資。不授君子。
皆授一弟一姪 ○甞觀察嶺南。旣見瓜。巡至東萊。翌日將開餞
宴縣令聞公兄仁孝訃。秘不發。公夢見仁孝子袒括。中夜起坐。
語夢泣下曰。老兄必死。明日具設素饌。令驚愕告以實。其友
于誠感如此。○甞爲賛成。我 成廟置酒宴諸宰。酒半公啓
曰。有親啓之事。 上命陞御榻。公啓曰。今女謁太盛。言路
未廣。侍宴宰相咸愕然。欲問所啓之事。 上曰。無他以予爲
不聽諫耳。○甞爲承旨時。上官性執拗。論事有不合。公疾其
所爲。數相抵捂。 上以同僚不恊。移授他職。○取三休四休
之說。號七休。人曰。欲於中急流勇退。今逢聖主。將何歸乎。
更號七不休以事遞罷。憲長徐達城以詩戲呈云。可休休日休方
好。休不休時休亦羞。三四休并七休客。休休今復更休休。詩格註
○圃隱祀堂在永川地。孫七休甞按是道。巡過郡境。馬上醉睡
瞢騰過圃隱村。夢間見一老翁。鬚髮皤白。自言圃隱。且云。
所居頹弊。風雨無庇。如有相屬之色。七休驚異之。詢故老得
故址。勗郡營之。堂成躬奠。又作文書于堂壁。談寂記 ○甞爲江
原道監司。時大旱。禱雨無効。公曰。如或誠心感天。天必應
之。遂齋戒親自祈雨。夜半聞雨聲。喜而起曰。我當謝天。被
朝服立庭中。無數拜天。雨勢甚急。有吏持傘倚後。公曰。壓
尊處安用傘爲。命去之衣裳盡濕。叢話 ○一日與宰樞飮話竟夕。
晨起謂曰吾氣不平。速具飯來。飯訖曰。吾欲休焉。乃隱几而
臥。家人以爲就睡。良久視之。則息絕矣。遺命以燒酒一大壺。

陰門忽痛有頃黃黑毛相雜。如牛馬之毛。如水湧出。晝夜不止。瓚曰。毛者血之餘。血受病有恠也。可先治血。其人受服。未久毛止。又有婦人漱口。自舌端血出淋漓。連日不止。多用止血藥。猶不止。罔知所措。問瓚。瓚曰急服龍腦蘇合元。稍遲則不救矣。血者屬心。而血得熱則沸。今此婦人多用心慮。心氣極熱。血沸湧出。妄行于舌。血盡心虛。客邪乘之。則不能救矣。治心去熱。則血自止矣。果服四丸。流血即止。人服其術精識遠非庸醫所及。由是見重於一時。問病診脉者。塡咽門巷。不能周徧。毁譽交起。同輩人疾如仇讎。大司憲李沆以交結黨人。拿致鞫問。受杖一百流外。至延曙驛而死。人皆惜之。

安止

康津人。號皐隱。我 太宗朝再捷科。官至領中樞府事。有文名。謚文靖。○安止爲集賢殿大提學。時文士方趨附。安平大君獨不致公。累折簡邀之。則曰大君簡不可遙答。當親謝謁云云。竟不赴。一日諸文士有製述。爭其高下。往質之。公故以高者爲下。下者爲高。諸文士笑曰。此老衰耗不足較。遂絕延請。瑣錄

安堅

小字得守。性聰敏精博。多閱古畫。皆得其要。集諸家之長而折衷之。山水尤其所長。所畫內藏青山白雲圖眞圖中絕寶也。詩話 ○八駿馬。我 太祖征戰時所御。我 世宗朝命護軍安堅圖其形。集賢殿諸臣製其贊。以傳後。雜記 一曰橫雲鶻。產女眞走納氏平紅賊時所御中二箭 贊曰。雄姿應圖。駭骨超群。掃盡妖氛。橫爾橫雲。二曰。游麟青。產咸興取兀剌戰海州捷雲峰時所御中三箭養三十一死 贊曰。偉此遊麟。瑞我聖德積年三十。宣威南北。三曰追風烏。純黑烏產女眞中一箭 贊曰。色潤玄雲。眼閃明星。一鞭騰驤。萬里縱橫。四曰發電赭。產安邊赤色白鼻白足長湍之獵所御 贊曰。逸倫之驥。應機如神。千軍陣開。一策電奔。五曰龍騰紫。產端川平倭時所御中一箭紫色黑鬣黑尾 贊曰。虬螭變化。風雲雜遝。凱旋孤竹。功存三捷。六曰凝霜白。產濟州純白色烏嘴烏服烏脣烏蹄鴨綠回軍時所御 贊曰。神奇天與。光景練素。義旌一回。鴻業永樹。七曰獅子黃。產江華煤島智異山平倭時所御黃色烏嘴 贊曰。三尺威奮。一怒而成。頭流山峙。黃獅有名。八曰玄豹。產咸興兎兒洞潛邸平倭時所御黑色豹脣 贊曰。玄豹趫迅。所向無潤。粤騁逸足。揚我武烈。

孫舜孝

平海人。字敬甫。號化齋。魯山朝登第。性疎蕩。畧於世事。自號七休居士。有文名。尤精於經學。常淨掃一室。掛歌器圖。出入觀省。官至贊成事。有集行于世。○七休常戒子弟云。吾家起於草萊。無傳舊業。唯以淸白傳之足矣。行狀

至戊寅三十一也。父翁命赴司馬。對曰。君子一言。千年不改少與友言。今不可改。與兄同登薦科。爲弘文修撰。聞兄語觸時宰。言于貞愍。貞愍欲其消沮。卒歸外鄉。變作。公以先告貞愍免罪。而亦緣坐。定屬于淸州。壬午蒙放。閑住二十二年而終。

安名世

順與人。我　中廟朝登第。爲弘文正字。戊申李芑以嘗爲史官時褒揚柳灌等。論以逆黨殺之。人皆惜之。

安應世

竹山人。字子挺。號月窓。與南秋江最相善。爲人淸談洒落。能詩尤長於樂府。安貧喜分。不求功名。不喜碁弈。自號烟波釣徒又鷗鷺主人。性又嚴厲。雖不白眼待俗。於人少許可。中司馬試。二十六早歿。人莫不慟之。師友錄 安子挺死。南秋江會葬畢。於墓前用兕觥酹酒。以詩哭之曰。揮淚强高歌。酹汝一觥酒。本集 子挺爲人淸淡洒落。白玉疵。喜酒色也。嘗曰。不義之財補止於家。不義之食。補止五臟。不可犯也。師友錄 ○子挺抱不世大才。有文章操行。天性朴野。不喜紛華。乃就古人古律歌詞中。扳其閑適可玩之尤者一百十四首。合爲一部。名曰湖山老伴。以爲終老江山之計。冷話 秋江夢見子挺。述夢中所見。作詩一絕記之云。邯鄲一夢暮山前。魂與魂逢是偶然。細雨半庭春寂寂。杏花無數落紅錢。本集 ○子挺善吟詩喜看花。嘗曰。死亦看花吟詩。死無恨矣。及子挺死。秋江以詩哭之曰。吟詩死亦得。渠恨半消除。秋江集記 ○秋江云。吾友安子挺亡後十年。高生淳夢見子挺於廣漠之野。子挺問伯恭安在。高曰上寺隸業。子挺不悅。即成一絕付高生以遺之云。文章富貴摠如雲。何須勞苦讀書勤。但當得錢沽酒飮。世間萬事不須云。高覺而記之遺余。余罔知其意。後十年然後乃覺之。冷話

安純

安純爲司憲。雜端。□宮娥犯罪。　上命大司憲趙璞立殺之。公曰。憲府非刑官。且不正其罪而殺之可乎。璞以　上旨强之公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遽刑之於義何。宜付有司鞫訊。太祖聞而悟從之。誌序 崔瑩誅權姦。進士安純座主亦連坐。尸諸郊時適雨。流漂積屍。純年十八。率一僮物色求之以葬。識者服其大器。碑序

安瓚

精通醫術。尤精於理學。士類取以爲友。有一男子。乘晩出去。忽兩眼皆合。以手措之。如以漆接之。仍作盲瞽。瓚曰。眼者屬肝。肝受病故眼閉。教治肝之病。未久漸開如常。又有女子。

李相長坤申文節鏛相繼典選以啓己卯明良際會。當時名賢荷遇寵眷。庶幾大猷之盛。而新進諸勇於敢爲。不能無過激之疵也。及登臺府。與鄭領相光弼。務持大體。裁抑鎭定。〇公子處謙等三人。皆中薦科。而倶列清顯。公戒盛滿察時勢。欲退而不能。己卯十一月十五日夜五更。府胥來言。領相承 召詣闕。公驚駭詣闕。首相鄭公獨坐賓廳。公問事由。鄭公揮涕掉頭不忍語。但道器械已具於殿庭云耳。公遂與鄭公力請。會朝庭議罪。乃 命召叅議以上。共啓伸救。十二月。臺諫欲加罪清流。追劾竄逐三十餘人。以公爲首。鄭相極諫營救。止落職焉。辛巳秋。沈貞陰嗾執義尹止衡。削公官爵。是冬公聞子處謙等。觸時宰語。警駭仆地。即欲上達以其言語無實事。又恐惹起士林之禍。牽歸外鄕。欲使消沮。而豈意所親信者按劒瞋目而相待耶。公平生不顧生產。己卯夏。夫人暴逝。無以爲措。至於假貸。性又剛直。唯將甄拔賢才。力排邪議。庶救忠良誣枉之獄。權奸畜憾成獄。二子俱被極刑。身且不免。痛哉痛哉。〇公之父司藝公敦厚。年老喪耦。以兒監司寬厚之婢重今爲妾。重今有女。曰甘丁。乃家畜前所生也。性狡黠。多爲不道之語。司藝公怒其有離間之漸。大杖足掌。送于白川外家。司藝下世後。甘丁嫁白川宋麟。生子祀連。公之一家。視祀連如親子。時奸兇執政國勢日危。公之子處謙。常懷憤惋。言及時事。未嘗不涕隨言零。偶與詩山正正叔權磺等語曰。沈貞南袞專擅威福。俾 上聾瞽。除去此輩。則可以扶國勢保士林矣。祀連聞之。以公夫人初喪時吊客錄。及發靷時役軍簿。上變告。遂成辛巳之獄。〇後丙寅孫玹上書言。一時緣坐。皆蒙收敘。而惟祖父未蒙伸雪。誠爲九泉之寃。明廟特憐愍。還賜職牒。萬曆三年乙亥。宣廟贈謚曰貞愍。東閣雜記

安處謙

順興人。字伯虛。貞愍公之長子也。癸酉進士。與權磺請從祀鄭文忠。革昭格署。釋奠儀物獻議更定。鉶羹大羹陽燧明水各得其制。至今遵用。登第授學諭。遭母喪。辛巳服闋。與同里詩山正權磺等語曰。袞貞專擅威福。必除去此輩。可以扶國勢宋祀連與其妻甥鄭鏛告謀。大臣推官鍛錬構揑。故入大罪。雜記

安處謹

順興人。字靜夫。處謙之弟也。資稟安詳。與朋友交。愈久愈敬。世稱三珠白眉勝諸兄。登薦科。爲弘文博士。辛巳杖殞。

安處諴

順興人。字久叔。處謙之弟也。天資渾厚。無疾言遽色。信於然諾。少與諸友語曰。三十後監試。四十後東堂。決不可赴。

余之被禍沮抑。勤讀書。戒酒色。喪事從儉無違禮。負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筆畫飛動。凛凛有生氣。其平日所養可見矣。時年四十九。今 上初命復爵。玉堂上劄請加贈。不許。同上

宋好智

字景愚。戊午生員。以公薦拜叅奉。移拜義禁府都事。戊寅累轉持平正郞。登薦科。擢受獻納。至弘文舘校理。出入臺閣。風采動人。己卯禍作削奪。事將叵測。不以禍患怵其心。謝絕人事。閉關自守。窮不失志者。八年而終。孫承禧曾孫壽興駿駒玄孫時吉行吉獻吉。皆登科。

宋希奎

宋僉樞希奎。自幼穎秀。甞受業於先進家。一日値昏黑。欲投人家。望門未及。忽於枳林中有一老嫗。呼公幼名。狀若戲謔。迫而視之。顏面之大滿於籬。眞鬼恠也。進退維谷。奮身直前將敺之。其形漸消。退而顧見。唯面掛於籬上而已。

宋世琳

壺山宋先生世琳。早捷嵬科。忽得柴毁之疾。遂晦迹不出。得脫廢朝甲子之禍。因自號曰醉隱。乃採摭村閭戲話可以破眠者。爲孟浪之說。名之曰禦眠楯。本集

安景泰

興寧人。字遜甫。謹齋之子。辛禑二年發第。事我 太祖。爲開國功臣。封興寧府院君。謚良度。○天資簡重。秉心直諒。行己謹恪。臨事謹詳。未甞有疾言遽色。亦未甞趨勢以低昂。亦不立異以表襮。碑序 再當銓選。不用私謁。誌序

安琛

順興人。字可珍。我 光廟朝發第。官至判書。有文名。子處善處誠。俱登第早歿。○靈岩客舍東。有徘徊樓。題詩云。徘徊樓上月徘徊。客子登臨亦快哉。玉兎幾年仙藥搗。素娥何處鏡奩開。搖波散百東坡水。對影成三太白盃。勝覽

安瑭

順興人。字彥寶。生於天順辛巳。年二十中司馬。二十一我成廟十三年登第。天性簡直。守正不撓。燕山時。久革諫院之君。 中廟反正之日。特以公爲大司諫。彈枉歸正。四舘都憲振起頹綱。乃判銓曹。痛革奔競之習。凡孝行公薦之人。標題行實而銓注之。又啓曰。明經行義之儒。不可拘循資級。請擢授不次。當時聞望之士。如趙光祖金湜朴薰。特除六品職。金安國金淨宋欽潘碩枰。皆賢大夫也。亦請薦拔。力陳求言而不可罪言事之人。 上以法外建白責之。臺諫以誤國劾之。公則晏然不撓。以甄拔賢士激濁揚淸。爲己任焉。自乙亥以後。與

人而必得之。非吾望也。眼之如此必天也。乃不赴。大平通載

宋希美

我 英廟朝。守慶源有侍妓曰。昨夢有賊忽至。斬令公頭去。頭之有報賊至。宋以夢爲忌。遂閉門不出。僚佐諫不聽。賊遂驅撿人馬百餘而去。事聞。上大怒拿致。諭以軍法。竟賜死。劇談

宋千喜

礪山人。我 成廟朝登第。性剛果。嘗爲慶尙監司。咸陽郡有女巫。自稱能愈人病。遠近雲集。爭施米布。千喜杖殺之。一境肅然。官至吏曹判書。

宋欽

宋欽之。我 成廟朝登第。歷敭淸要。官至贊成。天性廉介。居處自奉如寒士。雖位至宰相。爲老母乞外便養。年九十而卒。

宋麟壽

恩津人。字眉叟。號圭菴。擢正德辛巳科。官至叅判。立朝謇諤。議論讜直。我 仁廟初。朝中以鎭靜浮俗。非公不可。拜爲大司憲。李尹等忌之。目爲浮薄領袖。罷歸淸州舊墅。竟殺之。致命之夜白氣如虹。貫屋亘天者累日。行狀 我 仁廟嗣位。卽擢尹元衡爲工曹叅判。盖以慰 慈殿之心也。大憲宋麟壽論劾逾月。竟奪嘉善資。或有憂其已甚。欲其停論。皆不聽。麟壽之妹夫成悌元。淸修好古。麟壽心重之。言無不從。一日同宿。從容語及不必堅執之意。反覆重言。則佯睡不應。麟壽平生虛已受言。而於此事。固執如此。元衡得志。李震與麟壽皆被害。同上○圭菴樂善好學。嘗以副使朝京師。中朝人稱公。爲一片氷玉。乙巳禍作。指爲浮薄徒領袖。削奪官爵。丁未賜死。臨死大書曰。皇天后土。實表此心。從容就死。稗官雜記○成希顏舊第在終南山下。洞壑幽邃。圭菴賃居之。鄭林塘惟吉往訪。圭菴謝以詩云。玉人乘月訪幽居。柴戶推來樹影疎。山釀甕開千日酒。盤肴偶得八梢魚。枉詩不用傳驚俗。淸話方知勝讀書。明日送君山下路。小堂寥落似逃虛。一時文人多酬和成秩。雜記○圭菴與金慕齋論議相契。遂爲知心忘年之交。慕齋臨終。語及國事。曰後日之事。子當任之。行迹 圭菴誠孝出於天性。嘗居廬一依文公家禮。有白燕巢幕之異。人以爲孝感所致。同上○乙巳禍作。公被劾歸淸州村舍。退溪先生寄詩曰。圭菴昔在風塵中。瀟洒不作風塵客。今歸淸城學耕稼。淸城穀熟如姑射。肯將榮辱入靈臺。一簞一瓢師顏回。吾聞天下有至樂。非金非石非絲竹。同志之人與我違。獨抱塵編荒是非。丁未有後命。金吾郞至。公跪聽 傳旨。沐浴就死。貽書訣其堂弟麒壽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一子託子。吾何憂焉。其戒子書曰。母以

河注于淮通于白河。大加修築。水渴則置堰壩以防之。水游則置隄塘以捍之。水淺則置閘以貯之。水急則置洪以逆之。水會則置嘴以分之。壩閘洪嘴。其制不同。而皆築石爲之。○在水大洋中。舟中無水渴甚。或細嚼乾味。掬其溲溺以飲之。○大洋中得一大島。緣島岸繫舟。舟人闌下。覓飲溪流。欲炊飯。以爲飢餓之極。五臟塗附。若驟得食飽。則必死。乃煎粥而啜。○滄波雖若一海。水性水色。隨處有異。海州之海色深青。行過四晝夜。愈白或還青還白。又三晝夜。赤而濁。又一晝夜。亦黑中全濁。其色非一。○舡中無一器甘水。盡搜行裝。得黃柑五十餘枚。視人唇焦口爛者。均分食之。令沃舌以救舟中一刻之渴。○漂至寧波府桃渚所。有一官人。來指所着喪笠曰。此何帽。曰國俗廬墓三年。不幸有遠行則。不敢仰見天日。以堅泣血之心。所以有此深笠也。○行到杭州。杭爲東南一大都會。連袵成帷。市積金銀。人擁錦繡。酒帘歌樓。咫尺相望。同上

崔俶

題呂江樓詩云。甓寺鍾聲夜半鳴。廣陵歸客夢初驚。徐達城與一二文士。讀崔詩曰。古今貶張繼詩云。僧家無半夜之鍾。崔踵其跡何也。有一僧曰。今設齋之寺。徹夜鳴小鐘。何但夜半而已。詩話

崔淑生

慶州人。字子眞。號忠齋。我 成廟朝登第。能詩文。尤工四六。官至右贊成。己卯禍起。削奪官爵。○戊寅年間爲大憲。振起頹綱。朝市肅然。人以犯禁爲差。己卯錄 爲大憲。黜巫女之城內居住者。使聚于東西活人署。撤城內尼舍。毁佛像。使僧尼不得接跡於都下。士大夫過制家舍。撤去間架。十二月削奪。明年庚辰卒。子彥弘登文科。

崔命昌

開城人。字汝愼。弓裔內奉卿凝之後。燕山甲子登第。官至禮曹叅判。嘗指金安老爲小人。一擯不用。久處散地。晩年築室雙溪洞。僅容一身。自號松石居士。自罷官後。歲糶楊州倉粟。人稱糶倉宰相。碑序

崔萬里

海州人。我 英廟朝登第。選入弘文舘。爲副提學十餘年。嘗上書論宦官著烏紗帽不合古制。請依中朝著倒冠。諸宦官皆側目。官至江原道觀察使。

崔霖

崔霖才高。性嗜酒。禮法之士頗短之。及赴試。眼疾作。艱於書字。乃嘆曰。吾所得僥倖者也。今才高於我者非一人。屈斯

無甚於此。黑山島之西。亦猶然。○濟州在大海中。波濤凶暴。人多漂沒。故閭閻間。女三倍於男。爲父母者。生女則必曰孝我。生男則皆曰非我兒也。鯨鯢之食也。○漂入大洋中也。舟中人皆曰。嘗聞海龍甚貪。請投行李有物以禳之。爭檢衣服錢粮等物。投諸海。○大洋中。怒濤如山。高若出靑天。下若入深淵。犇衝擊躍。聲裂天地。忽遇大風雨。掀天皷海。帆席盡破。舟以二檣高大。尤易傾撓。勢將覆壓。命舟人操斧去之。得免沉沒。至以衣漬雨汁。咋以沃焦。○海中水色。或靑白。或赤黑。隨處各異。自白還靑以後。風力雖勁。濤不甚高。○十二日而泊于一亘島。有二船來到。舟中人皆穿黑襦袴。著竹葉笠椶皮簑。喧呼啅噪。渾是漢語。乃是浙江寧波府地方也。天晴之日。登漢拏山絕頂。遙望西北絕域。則海外若有白沙汀一帶者。以今觀之。非白沙。乃白海也。大洋洪濤間有物。不知其大。其見於水上者。如長屋廊。濆沫射天。波翻浪駭。梢工相戒曰。彼乃鰌也。大則吞航。小則覆舟。過淮安府。有龜山臨淮河。人言此山足有神物。狀如獮猴。縮鼻高額。靑軀白首。目光如電。諺傳大禹治水時。以大索鎖此物。命住于此。俾淮水安流。今人有圖此物之形者。以免風濤之患。○泊于寧波府。行到蘇州。泊舟姑蘇城下。乘月過閶闔門外。有通波亭。舊名高麗亭。宋元豐間所築。以待高麗朝使者。○在大洋第九日。有海鷗群飛而過。舟人喜曰。嘗聞水鳥晝飛海上。夜宿島渚。今見此鳥。洲渚必不遠也。十二日得泊于寧波府。○泊于台州。乃古東甌之地。風氣溫暖。恒雨少日。實炎荒瘴癘之方。當正月而氣候與三四月同。桃杏滿開。牟麥欲穗。竹芽方盛。別一區天地。○江南俗。婦女皆不出門庭。或登朱樓捲珠簾以觀望。無行役服役於外。好冶容。男女皆帶鏡奩。市店皆建帘標。○舟至東昌府。人家掛雕籠畜一鳥。其形如鳩。其吻赤而長。其吻微黃而鉤。其尾長八九寸。眼黃背靑。頭與胸水墨色。其性曉解人意。其音清和圓轉。人或有言。皆應之。問曰。此鳥能言。無乃鸚鵡乎。此則隴西鳥。我則東海人。隴西海東。相去數萬餘里。我與此鳥。客他鄉同也。思故鄉同也。形容憔悴亦同也。觀此鳥。彌增悲歎。有人答曰。此鳥長在籠中。終死他鄉。今足下好還貴國。胡可謂之同也。○還到永平府。閭閻間皆尙道佛。不尙儒業。商賈不業農。衣服短穿。男女同制。飲食腥穢。尊卑同器。胡風未殄。是可恨也。○濟州邈在大海中。水路九百餘里。波濤視諸海尤爲洶瀑。貢船商舶。絡繹不絕。漂沒沉溺。十居五六。不死於前。必死於後。故男最少。○浙江福建以南漕運。或鑿運河。或築堤置閘以通漕。又決黃

詩飄逸。且善書畫。南袞嘗以山水圖一幅。寄冲菴求題詩。公訪冲菴過見之。遂題其上曰。落日下西山。孤烟生遠樹。幅巾三四人。維是輞川主。袞見而銜之。金老泉與孝直元冲大柔會語。公自外至。長立不拜。急呼老泉。可飲我一盃酒。即與之快飲浮白白。吾敗紅幾溺。心甚怖悸。令飲酒釋然也。亦不辭徑去。座中恠之。孝直曰。敗紅之喩。指吾輩也。顧諸君不知耳公甞語其叔父世節曰。世事如此。强仕何求。不如穩臥湖山以保餘年。辛巳冬世節爲丞旨。謂同僚曰。壽城勸我退休。欲去不能。忌公者言於袞。袞爲祀連獄推官。請並推公。供曰。士林不和。恐生禍朝廷。故語叔令辭官退休而已。遂誅之。己卯錄

○猿亭磊落不羈。時俗尙大袖。其制甚濶。公令縫造窄袖衣。僅容一臂。盖無人世宦遊之意。務異於衆以玩一世。稗官雜記

世節爲丞旨。猿亭在鄕。感慨時事。勸乞外任。世節以其言上告。竟置極典。同上

崔溥

羅州人。字淵淵。自號錦南。我 成廟朝再登第。學問該博。英傑不羈。爲弘文校理。奉使濟州。漂至浙江寧波府定海縣。乃生還。燕山戊午禍起。杖流遠地。竟被殺。官至禮賓寺正。

○漂海泊于浙江地方。有人在湖岸。運水車以灌水田。用力少而上水多。可爲當旱農稼之助。語于千戶溥榮。願學其制。榮畧言機形之制。溥曰。我所見轉之以足。此則運之以手何也。榮曰。備所見必是蹈車。不若此制最便。止用一人。可以運之。松木輕不可造也。其機通上下用杉木。其腸骨用檜木。其板用樟木。其車腸用竹片。約之前後。四柱腰大。中柱若少。其車輪腹板長短廣狹如之。如不得杉檜。須用木理堅韌者。方可。漂海錄

江以南人人死。巨家大族或立廟旌門。常人則畧用棺不埋。委之於水旁。至於城邊白骨成堆。○江以北雖白髮。皆垂耳環。○還到北京。寓玉河舘。琉球國人陳善。將餅饌來饋。感其恩。即減粮以與之。善揮手却之。乃曰。我國王二十年前。差我父送貴國。大爲人人見愛。常想恩情。今又得與公相見。得非幸乎。時琉球國使正議大夫程鵬等。以進貢來寓後舘。善其從者也。○還至凌河驛。凌河東岸六七里間。有白沙塲。沙窩鋪其中。白沙隨風簸揚。塡塞鋪城。城之不沒於沙。僅一二尺。○王河舘。一夕有一人驅群羊過門去。其中二羊毛長垂地。○還到山海關。關內十里置烟臺。以備烽燧。過關後。間五里置小墩。立標以記里。○奉使濟州將還。以其舟甚大無載物。故輸若干石塊于舟中。使不搖動。及漂在大洋中。以索纏石爲假碇。本錄

濟州之海。色深靑。性暴急。雖少風。濤上駕濤。激洄瀰潤。

而刳其腹。取父骨安於器。盛虎骨於瓮埋川中。遂廬墓側假寐。其父來詠詩曰。披榛到孝子廬。情多感淚無窮。負土日加塚上。知心明月淸風。生則養死則守。誰謂孝無終始。及服闋。取虎肉食之。行實

崔山斗

字景仰。自號新齋。燕山甲子生員。癸酉及第。所製綱目賦。膾炙人口。世居光陽。與尹衢柳成春齊名。人稱湖南三傑。公先登第。選入玉堂。族親皆以軍保戍列鎭。公奉使歸鄕。必求酒肴。親詣所寓營廨。俯伏酬酢。不敢以榮貴凌宗族。以舍人調同福。居蘿葍山下。寄尹衢詩曰。江路尋春晩。思君步月時。年年山澗曲。隨分有生涯。嘗聞本縣司馬所讌集。先往焉。諸司馬未會。取其酒盡飮而歸。守者恐獲罪。公摘取柹葉題詩曰。桑楂靑紅柹葉肥。小園風物屬芳菲。欲知司馬樽中盡。請看先生醉後歸。

崔漢公

金山人。字台甫。天順巳卯春。與諸友生同赴鄕試。馬上忽夢垂楊裊裊鞸于馬首。覺而異之。說與同行。友生曰。垂楊之狀。正似靑盖。汝夢奇甚。吾當買之。崔先生曰。吉兆已定。何可賣得。遂捷鄕圍。果登第。瑣錄

崔裕

進士崔裕題桃源驛云。避秦三四家。仍作桃源驛。自言延送勞。却勝長城役。有風騷諷諭之意。當時以爲警策。裕十上不第。以布衣終老。今觀崔詩。語意自苦。無和裕將大之氣。補閑

崔倬

凡詩或無意而作。或有時而讖者。若先自識不可。崔上舍倬。卓犖不群。嘗作詩云。春軒之後菊軒翁。壽到希年兩頰紅。一事只應方寸愧。謾將樗櫟位三公。或問曰是何詩。曰我享壽七十。位至三公。當如是作。元日訪河壯元緯地作詩云。今日訪君應有意。欲將詩句換龍頭。仍語人曰。此倬他日壯元之讖。倬竟不登第。不得一級。早歿。詩可先意於讖乎。詩話

崔壽城

江陵人。字可鎭。號猿亭。磊落不羈。無意於遊宦。能詩能琴。眞絕代奇才也。冲菴常愛其詩。以爲垂名不朽。及巳卯禍起。嘗勸其叔父世節退休。南袞聞而怒。鞫殺之。〇自少逃世遠遊。善詩善書。爲族人構陷。非罪竟被法。平日從遊李漣亭輩。以簾斂屍。權厝空谷。夜守其側。猿亭來吟一絕云。玄室誰相問。淸猿獨可親。自從簾谷後。遙憶盖骸人。丙丁錄〇年十九。逃世遠遊。遍觀名山水。到處剖松作琴。彈罷棄去。未嘗留駐。作

齋每見崔文靖著述嘆曰。吾東方文章。氣習頹靡。能發揚振起者。必此人也。誌序 端午日。在太虛亭。小雨洒庭。攤飯黑甜之餘和作十六韵律詩。戒二子令書紳。本集 ○國朝琉球國。來獻鸚鵡。崔恒進獻鸚鵡賀箋撰。我 世祖甞嘆。東方學者。語音不正。句讀不明。雖有權近鄭夢周口訣。紕繆尙多。遂 命老臣宿儒。分授四書五經。考古證今。叅定口訣。又會文儒。講會異同。 上親加睿裁。崔恒常在左右。毫分縷析。應對如響。上聽之不厭。語左右曰。寧城眞天才也。筆苑

崔德之

全州人。自號存養堂。我 太宗朝登第。累典州郡。皆有聲績世宗朝。官至集賢殿直提學。有詩名。 文廟末年。棄官退老靈岩。一時名士皆餞之。成三問以詩贈之曰。歸田非隱計。出處正如斯。漢主思疏廣。唐宗重裵孔。江山如有待。猿鳥亦相知終始能全義。如公我所師。本錄 守盆山。行己儉約。處事詳明名宦錄

崔敬止

全州人。字和甫。我 光廟朝擢壯元。有才名氣概。官至弘文舘副提學。有狎鷗亭題詩一絕。語甚警云。三接慇懃寵渥優。有亭無計得來遊。胸中政有機心靜。宦海前頭可狎鷗。韓明澮惡之不列懸板。出明澮傳

崔淑精

陽川人。字國華。號逍遙亭。我 光廟朝登第。又擢重試。拔英試。官至副提學。詩文絕倫。有集行于世。○又見一年春事歇。玉人猶唱滿庭芳。○水國寒潮漁店暮。天涯斜日海門秋。○深鎖洞門閒讀易。此時方覺寸心惺。逍遙亭謏聞

崔致雲

江陵人。字□□我 太宗朝登第。官至叅判。以事朝京師蒙允。受勅而來。論功賜田結奴婢。固辭不受。性嗜酒。竟以酒纔過四十而卒。○性嗜酒。我 英廟患焉。甞賜御札以戒之。公遂以札粘之壁之左右。出入觀省。或出外轟飮。大醉還家。夫人指壁而示之。公於昏醉中。搶頭於床頭。頓首謝罪。瑣錄

崔應賢

江陵人。字寶臣。號睡翁。叅判致雲之子。我 光廟朝登第。官至刑曹叅判。甞出尹鷄林。有詩云。塵間榮辱幾番春。案牘堆邊白髮新。半夜慣成林下計。明朝又作未歸人。

崔婁伯

婁伯父尙翥。出獵爲虎所害。婁伯曰。父讎不可不報。即荷斧跡虎。直前叱曰。既食我父。吾當食汝。虎乃掉尾俛伏。遽斫

寧不我矜。言訖沾襟。須臾雨止。令諸將分道而進。遂大破之。同上○自少英偉不群。父襄莊公以事流北靑。公時年二十一。棄官而歸。親負石作堠。採薪燎之。娛侍之餘。日漁獵以資甘旨。夜則於門外假寐。承候安否。終始不怠。同上○甞守泰安郡。所佩矢服粧鐵壞。工以官鐵補之。公聞之。卽命工還解所補鐵。其淸介類如此。同上自早歲久在軍旅之中。逼冒寒暑。因致勞傷。遂成痢疾而卒。同上○崔貞烈生而母卒。養于同鄕楊水尺家。稍長。膂力絶人。隨水尺出獵山中。有大虫。瞥出林莽。公一箭斃之。來報水尺。往視之。乃大虎也。筆苑

崔恒

朔寧人。字貞父。號大虛亭。我　英廟朝擢壯元。又捷重試。叅靖難佐翼功。官至領議政。工四六。久典文衡。一時表箋。皆出其手。謚文靖。○崔恒應製詩云。大地窮炎蕩二精。尺天雷皷但轟轟。言二芳之變。一國臣民皆被河崙陷害。我　康獻雖有開土之功。遠于一方。徒增憤欝。上天雖有雲雷之大張。但轟片天之碌々。誰能動念。誰肯警畏乎。雜錄○我　世祖命製十二駿贊。崔恒製進。　潛龍時所御馬。自　上書示群臣。命作圖。一曰靖世驃二曰流霞騮。飛霞乍流。汚血尙新。于萃于釜。命中孔神。三曰梨花驄。輕雲點漢。梨花散風。鏑不虛鳴。一策衡從。四曰玉英虬。英英凌雲。矯矯掣空。日行千里。時乘六龍。五曰凌空鵠。天駟之精。雲鵠其姿。王方逐鹿。衆服其奇。六曰逐風駒。天與之逸。風亦可逐。筈浚寶藏。名高于岳。七曰翕雲螭。狀侔靑螭。足螭碧雲。惟龍之傑。矯迅不群。八曰騰霧豹。玄霧依霏。赤豹騰陵。山岩罷龜。驍雄莫稱。九曰軼鷲鴻。紫燕凌風。赭珠噴空。朝燕暮越。影軼鷲鴻。十曰翼飛龍。雋絶飛黃。奇超赭白。灤河之綵。神龍是翼。十一曰截房麟。神維月毓。秀乃星鍾。振鬣天衢。冀北群空。十二曰照夜聰。霜夜照輝。虹彩燭霄。翰如飛如。所向無遾。崔寧城甞與人言。先示退損。不自表襮。又不立崖岸。墓誌○爲文章。不襲古人畛畦。自出機軸。雄豪富贍。筆苑金翰林係熙。棄官歸養于金海。崔恒以詩送之曰。銀海幾寒金海望。靑雲難奪白雲思。詩話○古人云。天下無無對之句。薛司藝緯。忤執政遞職。有句云。怒於甲者移於乙。用則行之舍則藏。徐達城頃在春坊聯句云。治國其猶示諸掌。崔文靖對曰。存人者莫良於眸。信乎天下無無對之句。同上古之詩人。托物取況。語多精切。如崔文靖黑豆詩曰。白眼似嫌憎客意。漆身還有報仇心。以文人烈士比黑豆。用事奇特。同上○文靖平居雖隆寒盛暑。終日整冠。署無惰容。同誌聰明絶世。詞源逸發。大爲儕輩所推服。同上權止

亦物外士也。丙丁錄 性放達不檢。又家世清貧。僅裹身體。或不裙而行。師友錄 嗚呼公之達世。無乃惡夫人詐。然知死之逾生。縱萬世其尙乍。祭梅月堂文

洪瀚

南陽人。我 成廟朝登第。官至叅議。性剛直少許可。爲權貴所忤。戊午禍起。遂見陷杖流。道卒。我 中廟命贈吏曹叅判。

崔茂宣

永州人。性通敏。且曉華語。使家僮私習元人焰焇之法。置火㷁。與沈德符擊倭。燒倭舡三十餘艘。封永城君。入 本朝。官至叅贊門下府事。○崔茂宣患倭陸梁。思水戰火攻之策。求焰焇煎用之術。建白于朝。始置火㷁。火藥庫記 與元焰焇匠李元同閈。竊問其術。使家僮數人私習試之。建白于朝。始置火㷁都監。麗史

崔潤德

通川人。字白修。襄莊公雲海之子。以武藝進。爲世名將。我 英廟朝征野人。全師以還。右議政。諡貞烈。配享廟庭。○甞判安州牧使。公務之暇。治廳後隙地。種瓜手自鋤之。村民不知爲公。問曰。相公今在某所。公紿曰。在某所。入而改服出。廳決。劇談 判安州時 有一村婦。泣曰。虎殺妾夫。曰。吾爲汝報仇。乃跡虎手射殺之。剖其腹取其骨肉支節。裹以衣服。備棺槨埋之 其婦感泣不已。同上 我 太祖幸海州講武。潤德扈駕而從。一日 上欲徑渡亘川。潤德啓曰。臣請先試水之淺深。乃乘馬直入水中。控轡縮頸。佯側其身。水及鞍韉即還出啓曰。水深不可渡也。何乃欲涉此水耶。殆非道而不徑舟而不浮之意也。 上嘉納而止。行狀 崔貞烈出將入相。位至台司。甞於居第南鑿雙池。種藕其中。又植花木嘉卉於其旁。號曰雙池。每於公退之暇。引耆老置酒談笑於其間。蕭然有山野之趣。同上 崔貞烈率征婆猪江野人。將渡江直衝賊藪。有獐四隻突入營中。軍士射殺之。人頗恠之。公曰。吾聞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于王舟。人曰。白商色也。今入于王舟。乃商人歸周之徵也。獐乃野獸也。今而自來。實野人見虜之兆也。因進兵搗其窟穴。勢如破竹。遂大捷而還。同上 ○甞鎭安州。種柳數萬株于州治之南。可以藏州基而捍水災也。公歸之後。人思其德。愛其柳。遂爲鄕約敢有伐其條者。禁罰之。其約至於數世而不替。人以甘棠比之。同上 ○甞鎭鏡城。胡人等畏服相戒曰。勇將在鎭之時。不可近塞。待其還朝。當復舊居。遂相率而遠去。同上 ○承命征野人。進兵婆猪江。會天大雨。人馬濕飢困。公仰天大號曰。惟玆野人。殺害我生靈。今天恕彼有罪。因我無辜。嗚呼皇天

今與宦寺居處。游玩狎昵之時多。請勿如是云云。師友錄

洪順福

字子綏。己卯禍作日。儒生上䟽。公名在第三。以金大成弟子拷檢。供曰。頃者奸臣擁蔽天聰。構陷君子金湜等。忠信不欺之心。欲極言而死。卒不果欲尋見金湜。共議除去奸臣。臺諫請置死律。臨刑係索再絶。顧謂刑官曰。君奉王命監刑。以朽索係頸死耶。顔色不變而死。己卯錄

洪彦弼

洪領相彦弼。律身儉素。不喜紛華。嘗遇初度。子弟欲以歌管佐酒。公曰。吾叨據崇高。恒懷戒愼。敢當聲妓之娛乎。服飾之侈美者亦却之。子婿官已通顯　每候門屏。悉除呵辟。○洪益城彦弼夫人。乃宋相軼之女也。益城與軼皆爲首相。子暹亦爲首相。夫人享年踰九耋。暹八十持服終制。夫人之壽福。古未有也。盧相守愼於暹賜几杖宴席。作賀詩云。三從不出相門閫此事於今始有之云云。　宣廟優賜米豆。○子暹號忍齋。爲吏曹佐郞。許沆蔡無擇等。方與金安老締結。沆等力圖安老之子金祺。薦銓郞。暹不從。語觸沆。沆構捏成獄。鞫于殿庭。杖配興陽。金吾郞狎行到公州錦江。杖瘡甚。鮮血糢糊於衣裾。見者避之。時有科擧。南方士子騈闐上京。相値於津頭。有一士年最少。揚言於衆曰。吾聞洪暹乃士類。無罪杖流。必是小人當國。吾輩安用應擧於此時。乃相與回鞭。暹在臥輿呻痛中。聞此言不覺心神洒然。徐問其姓名。乃林亨秀也。雜記

洪仁佑

字應吉。號恥齋。嘗遊關東有錄。退溪先生跋其後。恥齋歿後十餘年。先生遇其遊山時同行僧人。書贈曰。余友洪上舍應吉。求道甚切。不幸遇喪。過毁滅性。痛哉。應吉曾示余以遊金剛山錄。余爲之叙題。今不能記。東歸舡上偶逢一僧。乃所與導遊山者。能言當日探歷事。余感涕久之。聊以一詩見情云。楓岳久聞天下勝。洪君可惜後來賢。盪胸曾喜憑遊錄。隔世今嗟遇伴僧。只爲相從同學道。非緣長往獨求仙。冷烟風雨驪江上。回首平生思惘然。本錄　眷眷孝友之實。懇懇樂善之誠。燁燁才華之美。孳孳學問之明。退溪先生祭文

洪裕孫

南陽人。字餘慶。號篠叢。又稱狂眞子。世家淸貧。放達不檢。嘗謁佔畢齋受業。爲人文如漆園。詩涉山谷。材挾孔明。行如曼倩。雪岳嶺上石間。有八分書一絶云。生先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號馬韓。曾與永郞遊水府。又牽春酒滯人間。讀之令人有出塵之想。洪餘慶聞南秋江遊嶺東。預爲此詩以待之。餘慶

紅字同音。血色紅故云然。鞫了還配。僕又候之郊。直卿曰。平生爲學之禍。一至此哉。頗有酸苦色。僕戱曰。若使子刮去智慧沉溟學識。爲悾悾然一物。則子亦爲之乎。直卿憮然曰。惡流離顚沛中。人或省記者學也客路辛艱。愕然垂橐。人或繼給者學也。竄伏海島。神魂危悸。除文墨無可娛玩。學之功大矣。俾我心善惡口是非。猜叢疾簇招禍于世者。固是學也。又自得力加彼。當其崇臻累積。受苦最毒。顧吾學門而病之。不啻若返我顓蒙。奪我知覺。頑然徒哺餟而已。惘然如自九天上墮下坑溷中。雖有顚沛。吾安敢爲是哉。徃往拔起坑溷中。掩取九天上之榮祿。擧世皆然。九天上者之甚危。非復坑溷中之可安且樂也。然吾安敢以吾危而易彼安耶。反而思吾之有。不啻如拱璧在身矣。共哂然發一笑。野言

謫眞賓。作自挽云。大明天地日先照國。男子姓洪名忠字直。半世迂拙。文字之攻。在廿卅有二年而終。卜居故縣茂林之鄕。命何云短。名何云長。青山在上。瀰漪在下。萬歲千秋。誰過斯野。指點徘徊。其必有悵然者矣。本錄後李荇按本道。巡過墓下。作文以祭之曰。八月初吉。日將西曛。荇來奠盃。直卿之墳。日月幾何。梓木連雲。青山瀰漪。正如君文。一哭而退。幽明之分。

洪允成

洪仁山允成登第未幾。佐我光廟靖難。享富貴三十餘年。聲勢煇赫。叢話允成酒量甚雄。一日我光廟宴群臣于內殿侍坐。上以傾海名其堂。謂公之飮酒甚多。不爲困也。後奉表如京師。翰林陳鑑。書傾海堂三字以與之。黃守身金何。酒量與洪相敵。終日痛飮。一無醉色。我光廟贈號傾海堂。刻圖書賜之。有一士好飮。作詩投謁云。傾海主人傾海客。主人傾海客何辭。一時傳笑。筆苑洪仁山得寵於光廟。多受賞賜。兼務蓄積。輸運納第晝夜不絕。大起甲第。臨池有堂。招聚名儒鉅士。無日不設宴。饌品豐腆。絲竹嘹亮。日夜不絕。客畏威。無不引滿。必倒載還家。雖何曾萬錢之食。不能過也。粹言我光廟誅宗瑞之夕。先使訓鍊主簿洪允成記稟公事往覘之。宗瑞在內房偃枕。三妾在後。招允成使前曰。聞汝有力云。吾有强弓試彎之。允成引彎。連折二張。宗瑞曰。樊噲不如也。雜記

洪應

南陽人。字應之。漢城尹深之子。我文廟朝擢壯元科。有文名。又善書。風標端雅。持身有律。叅翊戴佐理功臣。官至左議政。人以賢相稱之。諡忠貞。○許磐初以蔭調社稷叅奉。左相洪應爲提調。說之曰。世子國之儲君。他日萬姓之所仰賴。

死不貳。以全婦道。不係世累。雖曰高矣。源淸之流。表正之影。豈無所關哉。(粹言)

洪逸童

南陽人。字日休。號麻川子。氣宇卓犖。善詞賦。又能飮。我　英廟朝登第。官至同中樞府事。逸童性任天眞。不修邊幅。獨撫古琴。有絃無譜。嘗曰。吾之琴。得淵明千載不傳之趣。淵明不生。無知者。(筆苑)嘗於　上前論佛事。　光廟佯怒曰。當殺此虜以謝佛氏。命左右取劒來。逸童論辨自若。左右以劒撫項者再。亦不顧視。無懼色。　上壯之曰。汝畏死乎。逸童曰。當死則死。當生則生。豈敢以死生易其心乎。　上嘉賜貂裘一領以慰之。(仝上)洪逸童劇飮無何。醉則用草葉作吹笛聲。悲壯震厲。(仝上)一日劇飮。尋卒。人疑其爛腹。有志不施。位不滿能。惜哉。(仝上)效八音體。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字。爲詩一篇。寄徐剛仲云。金多令人貴。無詩令人俗。石頑固不害。桂香終見伐。絲染不須悲。岐多何必泣。竹看君子操。松變歲寒骨。匏飮信可樂。簞室聊自適。土床冬暖足。葦牖夏散髮。革帶任男頑。縕衣置妾惡。木草與同腐。一生何役役。(選)

洪貴達

義興缶溪縣人。字兼善。號涵虛亭。一曰虛白亭。我　光廟朝登第官至左叅贊。燕山朝被罪謫慶源。卒于謫所文章雅健典古。允典文衡。謚文匡　○爲江原監司時。遊三日浦序云。自古神仙不死。或變名易形。復遊於千載之後。而人不知者。永郞徒安知今日不在座中耶。詩云。昔聞三日浦。今上四仙亭。水拍白銀盤。山圍蒼玉屛。天空彩雲濕。石老秋光淸。仙人去已遠。古亭今無楹。當時遊戲處。雲外笙簫聲。千載復吾人。六字看猶明。風高永郞湖。月出安商汀。孤尊泊舟處。此固云蓬瀛。(本集)謫慶源。登城南樓作詩云。去國一身投絕域。高城五月上南樓。乾坤納納存雙眼。尊俎喧喧失百憂。賈生不用傷王傅。子厚何須恨柳州。底處江山非我有。古今人世本來浮。(本集)爲江原監司茲還。過醴泉次客舍詩。前村烟暝已藏鴉。客舍沉沉夜不譁。深樹月明啼杜宇。廣庭春盡落梨花。衰容對鏡年年換。病眼看書字字斜。夢裡溪山明日去。門前流水是君家。(仝上)

洪彥忠

義興缶溪縣人。字直卿。號寓庵。文匡公之子。燕山朝登第。仕爲吏曹正郞。以詩鳴世。又有氣節。甲子被禍謫遠地。自分必死。作自挽詩。稱文章勝於其父。○燕山追罪舊日言事之臣日拷鞫丹陛下。洪直卿亦在囚中。人見其衣血淋染。惻然指之曰。慘矣哉。直卿曰。弘文館水所染。盖坐館中論列。而弘與

入侍啓曰。近有崇品六卿爲陵獻官。其人必謀避事。人臣愛身如此。餘無足觀。衮方同侍。慚惶而退。仝上○南衮沈貞不爲淸流所容。因公知遇。小民稱善。欲藉此網打。使洪景舟寅緣椒掖。以人心悉歸趙氏。以撓 上志。又以不經讖文。假作於禁苑花木葉。書以走肖爲王四字。以此恐動之。以公爲罪魁。幸賴鄭相光弼涕泣牽裾。小霽雷霆之威。及其下獄。香徒之人。環守宮城。舘學之士。號哭闕庭。由是 上惑滋甚。供曰。士生於世。所恃者君心而已頓無他意。初擬死律。乃杖配綾城。俄而賜死于謫。即十二月二十日也。時年三十八。是日白虹繞日。東西各二匝。南北各一匝。南北繞外各有二條虹。如垂紳者竟天。又於未申方。別有一條虹長丈餘。皆移時乃滅。明年歸葬于龍仁先塋之兆。乃遺志也。子定年五歲。容年二歲。定早卒容仕至文川郡守。無子。以從姪舜男爲後。綾城人作書院以祀之。賜額曰竹樹書院。且賜書籍以奬之。楊州牧使南彥經又作書院于道峯山下。鄕人又作書院於龍仁墓下。 宣廟即位二年。太學生洪仁憲等上疏。請配享文廟。兩司及領相李浚慶相繼啓請。玉堂上劄。請贈大官美諡。於是 命贈領議政。諡文正。萬曆辛亥。從祀文廟。己卯錄 趙夫子居家行已。不愧古人。爲學篤實。危坐積熟。衣冠必端正。自朝而暮。自初昏而三更。兀然不動。淸曉早起盥櫛。雖夏熱短宵不少變。想其學問不及程亦不遠。但設施粗遽至不幸。當時之事。可忍言哉。洪恥齋日錄

趙之瑞

林川人。字伯符。號知足亭。我 成廟朝登第。又魁重試。性訐直。燕山在東宮時。爲侍講院輔德。至甲子被殺。○世居山陰。性鯁直。燕山在東宮時。日事遊戲。全不留心學問。之瑞爲輔德。每進講投冊於前曰。邸下不力學。臣當啓達。燕山甚苦之。許文貞琛爲弼善。柔辭宛然。從容開悟。燕山甚許之。一日燕山大書壁間曰。趙之瑞大小人也。許琛大聖人也。聞者爲趙甚危。及甲子禍起。燕山先誅之沒其家。許琛位至首相。○禍作。與鄭誠謹同時被拿。之瑞自度未免。與妻鄭氏飮訣曰吾之此行。必不能返。奈祖父神主何。鄭氏泣曰。當以死自保。之瑞見殺。籍沒其家。鄭氏即忠義伯夢周之曾孫。其父曰。家已敗矣。盍歸本家以觀其終。鄭氏以節絶之曰。亡人托我祖父神主。妾許之。豈宜中負。且亡人之妾。別有茅舍。可以往依。遂抱神主詣其家。朝夕哭泣致祭。如聞中使到境。即抱神主伏於舍後竹林。或至數日。以終三年。反正之後。遂復舊家。奉祀事如常。一邑稱之。時李堣爲晉州牧使。審悉其然。故嘗爲特進官啓聞。立旌其門。有是哉以忠義伯之後。來配伯符。矣

一言。而竟不果。沐浴衣冠。出跪庭中。問 上體若何。次問三公六卿姓名。都事柳淪有迫促之意。公歔欷嘆曰。古人有抱詔書伏哭傳舍者。何其異耶。又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遂仰藥。覆衾而未絕。遂縊之。野言○先生生成化壬寅。天分甚異。自少慷慨有大志。博學力行。年二十九。中進士壯元。中廟乙亥。吏曹判書安瑭啓曰。趙光祖明經術有行義。所當擢用。若拘資格。例調叅奉。則不足以勸勵士林。請除六品職。上允之。即授司紙。是年秋。謁 聖別試。登乙科第一人。及拜正言。彈臺諫權敏手李荇等自防言路之失。丁丑由修撰校理應教。拜典翰。辭曰。小臣有志於學問。而不能實用其力。乞補僻邑。治民之暇。致意於學術。治民治學。庶乎兩全。而小臣未成人也。一朝蒙不測之恩。豈可冒居其地乎。 不允。戊寅正月。陞副提學。五月移同副承旨。右承旨金凈啓曰。趙光祖在經幄。補益弘多。承旨喉舌之地。固當擇任。亦可入侍論難矣。然不若專主其任也。居數日。還拜副提學。每入對。或至日昃。 上皆虛心傾悚而。仝上○會寧城底野人速古乃。潛與深處野人等。入甲山府界。多擄人畜。南道兵使密啓。 上命招三公該曹議之。先諭密旨于本道。又送兵甲器械。 命李之芳特賜御衣弓矢。即日拜辭。 上御宣政殿餞宴。承旨金正國啓曰副提學趙光祖請入對。即 允之。公進曰。此正類盜賊狙譎之謀。且以堂堂大朝。爲一幺麽醜虜。行盜賊之謀。臣竊耻之。却衆議罷遣。公以三品之官。能以片言感動 上意。以正朝廷大議。人皆側目。仝上○正德戊寅。臺諫請革昭格署。弘文館亦逐日論啓。皆不允。一日公自製劄。謂同僚曰。今日未蒙允。不可退。日暮臺諫皆退。玉堂仍論啓。至鷄鳴不止。上不得已允之。承旨等倚案熟睡。皆懷厭苦。仝上○己卯五月。公復爲大司憲。啓曰。國家修擧之事。皆 先朝所未遑也。他日小人若假紹述之說而中之。則善類殆矣。近來祭 魯山復昭陵。皆志士欲行而未得者。而至於 聖世。建白行之。且愼氏復立之議。金凈朴祥至於上疏。亦是正論。而其時議者欲置之大罪。此等事皆小人之藉口。而士林之禍根也。其交結往來者。所以講論修己治人事君事親之道。自古正直之流。盛行於世。則必有大禍隨其後。今之朋友交遊講學。豈無其人。閭閻之間。皆以爲大禍必生於朝夕。盖懲於前者深矣。仝上○甞於晝講。承旨朴世熹啓曰。趙光祖少師金宏弼。潛心道學。時人毁謗。或稱狂者或云禍胎。朋友絕交。而至於反正之初。始以其學倡導後生。如臣之發開皆由於此人。仝上臺諫請削靖國功臣之濫授者。 命收廷議。南袞以禮曹判書。欲避其議。求爲拜陵獻官。其後公

知臣則臣不能盡忠。君臣父子大槩一也。○志大之人。雖未做經綸之業。當大節能不失其所守。譬之登山。期至山上者。雖不至頂。可至山腰。若期至山腰。則不離山底。而必止矣。○人君當辨君子小人。然辨小人至難。辨君子似易。先用其易知者信任。則雖有小人。自不能放恣。○利源一開。其害甚大。爲士者平時持論。雖似正直。若有事故。則手脚忙亂。利源是國家之病源。痛絕然後可以永保其休矣。○委質爲臣。則當盡忠事君。不計一身之禍患。然善人常少。不善者常多。故不能不計禍患。而若有事。則莫不驚疑畏縮。鮮有抗顏極諫者。○中人以下。爲善爲惡。隨時所尙。在上之人。其可不盡勸勵之道乎。不可以士習不正歸罪於在下者也。○廢朝非宦寺煽亂也。大臣險詖。窺伺上意。逞其私忿。使 成廟初年。推養士林。一網打盡。一無餘者。（同上）嘉靖壬午天旱。康翎縣有三人俱鋤禾。一人曰。旱勢如此。年必不稔。聞趙宰相光祖淸簡。各道州郡絕無折簡。以此村里無叫呼之吏。今聞被竄以死。天災恐由於此。其一人來京告之。卽拿拷。竟被極典。一人坐同鋤不告之罪。告者受賞。（粹言）己卯趙靜庵諸公被竄。有黃李沃者。先作救疏。又與尹世貞李來等。連名上疏請罪。靜庵終以此遭禍。盖黃作疏兩件以售其惡。其奸譎之狀。可勝道哉。（稗官雜記）○己卯秋南袞與趙靜庵同在試圍。見成守琮試券。靜庵曰。非成其如此文藻不能作。乃得叅。及禍歸咎靜庵。以文理不屬。容私試取。見削於榜目。（本錄）己卯十月。左相申用漑卒。 上欲依禮擧哀。大臣議以爲重難。不果行之。後趙光祖入對。啓曰。臣聞柳寬之卒也。 世宗哭聲徹於外。至今聞者莫不悚動。前日下敎之意甚美。而大臣乃以爲別殿可爲云。其不能將順甚矣。 世宗柳寬柳廷顯之卒也。禁川橋外。設幄次行之。（雜記）○己卯十月。大司憲趙光祖等合司伏閤。論丙寅反正時。多有無功而濫錄者。請削去猥濫者。副提學金絿等合司上劄。大臣六卿亦啓之。 上不從。兩司至於辭職。 上引見諭以重難之意。趙光祖極諫不可不從之意。 上意允。抄削二三等之濫錄者及四等全數。及光祖等敗。還仍不削。（仝上）太學生朴謹等上疏。極論趙光祖學術之正。 先王爲羣小所誣。請還給職牒。以正士子趨向。 仁廟甚加嘉奬。廷臣亦有言者。而愼重不敢遽施。盖有待也。六月末及大漸。傳于大臣曰。光祖等復職又復賢良科事。予謂先王時事。可從容爲之。今予病如此。其復光祖等職及賢良科。（仝上）○趙光祖初謫綾城。俄賜死。故事。凡賜死宰相。不有御寶文字。只奉 王旨施行。金吾郞到竄所 宣旨。公以爲國家待大臣。不可如是草草。其弊將使奸人得以擅殺所惡者。欲疏陳

循繞展省。例寒暑雨。未或廢止。服闋。猶抱切切之哀。乃卜塋側。構草堂數間。爲永慕之所。又於其傍。引堦開塘。築堦爲圃。種蓮栢。常游息於斯。盖平生雅賞之懷也。鸞停而鳳峙。玉潤而金精。如猗蘭播芬皓月揚輝。○甞入天磨龍門山。講習之暇。兀坐終晷潛心對越。堅苦刻厲。人所莫及。○進則日有三接。退則人爭手額。斯可謂上下交欣千載一時。○先生坐則危跪。手必交執臂肱。故所服之衣。當臂膝處先弊。○一不幸登第大驟。二不幸而求退未遂。三不幸而謫日斯終。○每入對。必齋心肅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讜。○每日鷄鳴。盥櫛仰思必期自得。未甞以未得自畫。○先生編管綾城。及命至。沐浴冠帶。顏色不變。從容就死。畧無怨尤。其言曰。愛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又曰。白日臨下士。昭昭照丹衷。仝上先生承　命製進戒心箴云。天理晦暝。則氣亦否屯。彝倫斁而萬物不遂。戒心箴先生於經筵進哲曰。士大夫家。儉約自持。則子孫長久而不敗。遊宴自恣。則易至傾家破產。廢朝之末。士大夫耽樂屠靡。而社稷幾危。今之有識者亦爲習俗所移。指儉約爲蕭條。以游宴爲大氣像。一言喪邦。此之謂也。先儒錄先生云。外間有愛馬者。有愛花草者。有愛養鵝鴨者。若馳心於外物。則必至着泥。而終無以入道。是所謂玩物喪志也。○少事金宏弼。及其長也。自悟奮發。一時之人。頗多毁謗。或稱禍胎。朋友皆絕而不交。先生立志甚篤。不少撓屈。始以其學倡導後進。而感發者甚多。○先生著春賦自序云。春者天之元也。四時自春而始。四端自仁而發。無春序不成。無仁端不遂。天無欲而春行四時成。人有欲而仁喪端不充。故心竊自悲以作賦。仝上先生甞登天磨聖居山。遇適處緩步微吟。蕭然有出塵之想。碑序驟用無以融澈。早終無以立言。設教接引。因其材禀品藻。取其器識。○甞寓天磨山蓮社。兀若泥塑人。攻苦食淡與禪共之。○己卯禍作。先生與諸公下禁府。先生竄綾城。扶墻北望以紓戀君之思。○每當進講前夕。端坐讀。如在　上傍。至曉而進。肅然對越。冀必感動。○先生嘗開陳治道。自性情善惡義利之卞。天人王覇淑慝之分。莫不傾倒羅列。日昃忘倦。○以省身克己爲先。持敬主靜爲務。沉潛刻厲。精思力踐。○先生爲大憲。每賜對必引諭義理。縱橫出入。不得措一辭於其間。雖隆寒盛暑日午不止。所言無不允之事。同侍者苦之。皆有厭色。摭言□□□□」而貢物則過多。以此民日困。經費之用。量宜裁減。然後庶可以安民。經筵陳說體認古事。以某事爲可學。以某事爲不可學。求以積累之功。則雖一講一張。所得亦多。不然則雖一講十張。只爲虛文。○父不知子。則子不免憂色。君不

毀方瓦合。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而祇足取禍爾。今之時與杜之時。又加邈矣。而世路險巇。又萬倍焉。則吾之所戒。豈無所見而然耶。去秋四館之議。亦其一驗也。當其時一二君子。沮而抑之。則其能無屈於砭者之鋒耶。吾家勢自先祖。以廉謹自守。計不求足。而兄又早逝。汝之兄弟三人。俱業儒未成。寡妹倜側。言可寒心。吾自甲子亂離來。家業幾盡。雖復見天日殆不能還成家業。今則轉轉僑寓 邈在萬里。無意家事。辛勤萬狀。未易殫記。仕不爲貧。而有時爲貧。爲貧之仕。豈今也其時乎。以家貧親老。比不能專業。則爲有間矣。况前聖以爵祿之辭。比於蹈白刃。凡人之樂於好事者。安知不以此爲矯情之請耶。此吾所憂也。然則是擧非喜也。乃所以憂之也。唯無咎無譽。眞所謂保身之道也。昔馬伏波在交趾。爲書以戒其兄子。吾之所以使汝曹欲不失令名成家業全門戶之意。則不始不同於馬將軍也。其先見之明如此。己卯爲開城留守。官至判書。卒年七十七。己卯錄 居官必先周娣妹。以及門黨之孤寡。□□如也。其陞嘉善資憲。皆以淸白褒之也。

趙末生

漢陽人。魁建文辛卯科。典文衡。官至領中樞府事。謚文剛。○兵判趙末生。右議政趙涓。府院君延嗣宗等。受人相訟奴婢暗爲致力得決。憲府按覈得情。末生等並中道付處。雜記

趙廣臨

漢陽人。字興叔。漢川府院君涓之玄孫。母李氏夢日而生。我成廟季登第。天性醇靜。遊心學問。一室圖書。家貧晏如也。以承文院正字早歿。人皆惜之。○廣臨常一室危坐。貼聖賢之訓於四壁。以自省。濯纓集 生海隅一千載不得尼叟。生癸未死甲寅。三十有二。顏之壽。圭首之碣兮。安能使爾以不朽。仝上

趙廣輔

漢陽人。識見高明。佯狂自晦。隱不仕。燕山朝任士弘用事。一日憤謂朴松堂曰。汝武夫。何不斬殺此奴。不殺則吾當殺汝。松堂曰。斬一賊固所甘心。後史書之曰盜殺之則奈何。廣輔笑之。

趙光祖

漢陽人。字孝直。號靜菴。生有美質。不屑科擧之文。聞寒暄先生學有淵源。往從之。得聞爲學大方。乙亥以孝廉薦拜司紙。是年秋登乙科。四年間超拜大司憲。以興起斯文堯舜君民爲己任。及神武變起。館學諸生守闕號哭者千百。竟謫于綾城。賜死後。特贈領議政。謚文正。○先生篤信小學。尊尙近思。而發揮於諸經傳。行狀 先生丁母憂廬墓。常坐必對墳塋。奠哭之暇。

司藝。博極群書。必讀百遍。中遭家禍。禁錮三十餘年。我 英廟惜其才。晩乃進用。臨卒焚其稿。○趙須有能詩聲。一日 英廟使內竪賚一簇子。求題詩其上。須奮筆一揮。詞旨兼美。且吟且卷曰。老子書法。正如乳虎爬。即還之。其坦率如此。劇談 博極群書。尤長於詩學。我 英廟命集賢殿諸儒。輪日往復質問應對如響。人皆服其該博。筆苑 晩翠堂無書不讀。尤精於韓文。人有受業者。公不授書秩。合眠低頭。口誦敎之。全上 嘗曰聰明不如多讀。余於群書。必讀百遍。是以雖老亦不忘。同上 韓斯文閏。請堂名於晩翠堂趙先生。先生扁曰三畏。韓問曰。先生亦有三畏乎。先生曰。吾有三不畏。有錢沽酒。酒盡則醉。醉則長臥。臥必鼻雷。不畏霹靂。一也。冬褻夏葛。朝饘夕粥。盎無餘糧。篋無餘衣。不畏盜賊。二也。十年游宦。進寸退尺。浮雲富貴。脫屣功名。不畏卿相。三也。閑話 流落三十餘年。乃大肆力於學。無書不讀。有能詩聲。一日匪懈堂以李白集遺之。以手撫腹不受曰。此腹中有太白全集。劇談

趙峿

橫城人。我 英廟朝登第。官至藝文館提學。性廉介。淸節無比。○嘗倅陝川郡。產銀魚。夏月雖至腐敗。不許妻子。嘗子壻奴僕往來者。皆賚私種。名官 天性廉謹。後退老村庄。室如懸罄無絲毫干請於人。眞篤信君子也。筆苑 家至貧。嘗爲禮郞。避方賃居。桂玉不繼。同僚以白粒三斗問之。不受。後於公座誇之。人或是義其作者。全上

趙元紀

漢陽人。字理之。燕山朝登第。幼不好弄。氣像安重。爲人淸白。雖居宰相。庖厨所儲不過鹽菜。有饋遺。不合義必辭之。官至吏曹判書。諡文節。○高麗摠管良琪之後。漢川府院 □□□□年九歲。嘗着戲。其父吏郞裒孫見之。私語其婦曰。吾兒已學無益之事。將何以成立乎。公聞之。即涕泣告父母曰。吾偶然學之。若害于身。豈敢學之以貽父母憂乎。誓不復爲。平生遂不着。有淸白節。弊廬短堵。僅庇風雨。人視之不堪。而公樂之不厭也。○嘗與甥姪洪議政子美趙大憲孝直書曰。美之投閑。眞男兒事也。直之被薦。眞稀世事而誠可賀也。唯叟之無咎無譽。足自安保。雖無可謂之榮與賀矣。其所以終至於無憂。則信可樂也。直之被薦。喜與憂幷。薦在我用在天。夫人特盡其在我者爾。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夫旣有譽之者。則毁之者又從而擠之。此古今通患也。若危言狂驕害已敗身之戒。則吾於孝直不當警也。凡人群居天地中。不可以高飛遠走。則必須小同於俗。庶免爲衆所嫉。昔杜祁嘗戒門人曰。切當韜晦

之租收至□民不聊生。太祖即位。用什一之法。以田一負。出租三升。遂放民間三年租。○食爲民天。穀由牛出。設禁殺都監。所以重農事也。仝上 浚云。糾正職察百官。爲人主之耳目。凡祭祀朝會。至於錢穀出納。悉皆監檢。秩卑而任重。麗史 辛禑時。禾尺等詐稱倭賊。相聚爲盜。焚檢公廨。浚上書云。禾尺之徒。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相聚山谷。無恒產無恒心。其勢可畏。自今課其生口。授以曠地。與平民同其里。違者罪之。禾尺一號楊水尺。同上 李仁任死。國人聞之皆喜曰。人不能誅。天乃殛之。浚曰。仁任罪盈惡積。幸天殛之。請削官爵。以懲爲惡之人。同上 李子松見殺。浚上書以爲。子松廉謹守節。死非其罪。國人惜之。請賜誄諡。厚恤其家。同上 恭靖初。臺省上疏請罷私兵。門下府事李居易聽趙浚之言。不卽納牌字記。後浚被鞫。魄褫魂迷。不得一言。直視而已。同上 上書以爲。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每一道只遣一節制。餘皆罷去。同上 司僕。掌乘輿之馬。而別立內乘。內豎之徒。專擅其職。其收蒭藁也。掊奪萬端。轉輸入城。農牛瘠仆。破殘畿縣。毒流諸郡。自今畿內蒭藁。計馬定數。分月而供。以除民弊。時務書 壬申七月。我太祖即位。即夕召趙浚曰。卿知漢文帝入自代邸。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鎭撫南北軍之意乎。因賜都摠使銀印畫角彤弓。五道□皆委摠之。寶鑑 國初趙浚等。始置濟生院。裒集諸方。又聚東人經驗者。名曰鄕藥濟生集。頒諸中外。陽村有跋選。趙浚嘗於 上前。乍泣乍哀。外示遷善之狀。內要寬罪之計。此乃僞悔也。金陽震論浚書 浚若不經意於詩。爲詩橫放傑出 爲大人之氣像。嘗題百祥樓詩。薩水湯湯漾碧虛。隋兵百萬化爲魚。至今留得漁樵話。未滿征夫一哂餘。蓋有幾 唐之意造語奇特。詩話 雪梅。妓名。善唱樂詞。趙浚初入相 諸國老。宴西郊以慰。酒未半。命召赴闕。諸老共進一爵。令雪梅唱歌詞。乃唱西園未罷看花會、又被宣招宴上陽之句。一座嘉嘆。後河崙巡察西鄙。設帳都門外。簪纓滿座。雪梅又唱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之句。一座稱嘆不已。同上 自幼有大志。一日母吳氏。見新及第人綴行呵喝。嘆曰。吾子雖多。未有登第者。何用哉。浚跪泣稱天誓曰。予所不第者 有如天。自是勤學遂登第。列傳 浚嘗知製敎。撰祈讓疏云。踈正直忠信之人。狎諂佞讒邪之人。知申事金濤曰。正直忠信。而踈者何人。諂佞讒邪。而狎者何人。則何以對。即令浚改撰。仝上 平壤伯趙浚卒。我 太宗聞訃慟哭。素饌輟朝。親臨殯次吊慰。寶鑑

趙須

字享父。號松月堂。又曰晩翠亭。我 太宗朝登第。官至成均

壓於時王之制。變華從戎。故上下不變。民志不定。○上書恭讓王。軍士與倭戰。而所得倭物。悉輸京都。以此軍士解體。自今破賊者獻馘而已。軍士所得倭物。勿使推鞫。○京畿八縣。徭役甚煩。民不聊生。無所控告。上書請依各道置官。使開城府考績。以明黜陟。以革其弊。○按廉使秩卑。以五六品爲之。不能嚴於黜陟賞罰。請擇遣兩府。有廉明勤幹者。許令臺諫薦擧爲都按廉黜陟大使。以田野闢。戶口增。詞訟簡。賦形均。學校興。巡察州郡。而黜陟之。以號令嚴。器械精。兵卒鍊。屯田修。海寇息。巡臨方鎭。而賞罰之。俟依貼出乃遣之。自元帥以下皆郊迎。皇叅從之後改稱都觀察黜陟使。○內外大小之官。除拜後不即上官赴任。因致公事稽緩。奸吏容匿。浚上疏。遂定其赴任日限。○凡公私滋息。只一本一利。比來貸殖之徒。一本之利。或至十倍。貸假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至於喪家失業。自今一本一利。毋得剩取。以爲恒式。○驛戶有知路。指路之役。麗末驛戶凋廢。州郡代受其苦。浚上書以爲。欲使州郡復業。先當恤驛戶。請於每驛置丞。令監司薦補。如守令例。以致蘇復。○國家置成造都監。使管一國材鐵之用。一木之曳。至斃十牛。一爐之冶。至廢十農。○以爲學校風化之原。欲得經明行修之士。以勤敏博學者爲教授。閑居儒業者爲教導。令學者常讀四書五經。不許讀詞章。誘掖奬勸。有成效者。擢以不次。○今之學者。以雕篆之學。幸中科第。取榮一身。從仕之後。盡棄其業。昧於施措。使自今取各年及第四品以下對策庭中者使掌製教不中者左遷。○上書恭讓王。以爲近因兵興。學校廢弛。鄉愿之托儒名者。避軍役者、至五六月間。集童子讀唐宋絕句。至五十日乃罷。謂之夏課。雖欲經明行修之士。其可得乎。○敬之一字。帝王作聖之基。公之一字。帝王治政之本○麗季其人之役。法久弊生。分隸各處。役之如奴隸。不堪其苦。至於逋亡。主司督徵闕布。稱貸於人。不能償之。直趨州縣。乃謂京中貸借。倍數督徵。州縣之凋廢。職此之由。浚上書請革其弊。○古法。百官謝牒。堂後官署之。近來詐僞日滋。故上將軍以下。軍簿司印之。奉翊以下。典理司印之。乃防詐冒也。○司幕。即古之尙舍。而今之司設也。今司設廢其職而食其祿。司幕勤其事而不食祿。請改其舊制。從之。○吾東方家廟之法廢弛。願自今一用朱子家禮。大夫以上祭三世。六品以上祭二世。七品以下至庶人。止祭其父母。擇淨室一間。各爲龕以藏其神主。以成追遠之風。○每一里。擇耆老有學者爲社長。依黨序之法。教導子弟。毋使子弟群戲以長浮薄之風。○上書辛禑。以爲羅末田不均而賦稅重。一頃

大東野乘

海東雜錄一

（未詳）

李朝　趙浚

平壤人。字子明號松堂。版圖判書德裕之子。恭愍王末年。出按江原道。行到旌善郡。有滌蕩東溟知有日。居民拭眼待澄清之句。識者知其有大志。佐我　太祖爲開國功臣。官至領議政。謚文忠。○麗末權勢之家。競爲互市徵斂。民甚苦之。扶老攜幼。渡江而西。願自今抑買者。一切禁止。痛繩以法。具抑買之貨。在民間未盡收者。宜令制括以充官用。（時務書）舊制。下王牌于諸倉庫宮司。必印以行信寶。今內豎獨署其名。非所以防奸也。自今凡內用。令都評議使供之。毋下王牌。○請令士大夫庶人。當忌日必祭。不許騎馬出行。對賓客。如居喪禮。○自事元以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宿衛無人。至設護軍等官以代禁衛之任。而祖宗入衛之制。皆爲虛設。○國法。州郡每歲計口籍民。故朝廷之徵兵調役。如指諸掌。近來此法一毀。守令不知其州之戶口。徵調之際。鄕吏欺蔽。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矣。貧弱逃則富壯之戶代受其役。不堪其苦。亦如貧弱逃矣。其任徵發者。憤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則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鄕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此戶口不籍之流禍也。（上同）處九重則念吾民之不庇於風雨。御八珍則念吾民之不足於糟糠。服輕煖則念蠶婦之赤立。而法大禹之惡衣。臨宴享則念農夫之餓餒。而體隋文之一肉。（上同）寢園署禮文。與祭者不飮酒不茹葷凡四日。謂之散齋。或居於本司。齋明端坐致其誠敬凡三日。謂之致齋。今則諸執事自散齋至致齋之日。各於其家與婦人狎處。甚不敬也。自今一遵禮文。違者罪之。（上書）請上墳之禮。許從風俗。以每年三介節。寒食爲定規。以成追遠之風。違者以不孝論。○當農驅民。旬月戈獵。農失其業。民不足食。若夫鷄豚之畜。取之罕則不擾於民。請築鷄豚場二所。一令典厩署主之。以奉祭祀之用。一令司宰寺主之。以供賓客之需。○國家自祖宗朝。衣冠禮樂。悉遵華制。迨至元朝。

咎。反歸咎於牛溪松江。豈是公論乎。中外人陷於山海之術中。自不覺悟。可哀也已。且李潑白惟讓之死也。山海及柳相。與松江同爲委官。而不能救。今也專歸罪於松江。豈非偏乎。

嶺南士子通文

右文。耻獨爲君士事。守愚堂崔先生爲洪千璟梁千頃千會姜海金克寬等所戕殺。四賊一時駢首就戮。而獨千璟幸而免。至于今假息於天壤之間。此明世之一欠。士林之齊憤也。晉爲先生鄉。鄉中君子之最痛恨於此。想不在生等下也。生等聞。千璟以其未異處之首足。靦然自湖敢躡晉士。爲晉使之客。食晉人之供云。晉是何地。璟是何人。人之冒嫉。古人且不與同國。矧今戕先生之賊。入先生之地。晉君子不驅而出之。一日二日哉。吾嶺辱矣。貴晉羞矣。其以主使之容接而置之無何耶。晉使爲賊之主人。亦是晉人之責也。晉使之鷄鳴狗吠。或有意焉並畜。何獨一於鬼蜮斬一去也。諸君子其以士論聞之。晉使晢簇之擧幸甚。

大東野乘卷之十八 終

爲貴者也。而其所以盖其師之愆。亦大矣。遠近瞻聆。及數百年後。眞是非時公論必以爲賢。而愚亦不敢不笑其徒之怒我。盖出於不諒宋君改過。能如日月之更也哉。倘或計不出此。白若不知而任其徒之攻斥吾流。有若己丑手段。則不亦誤而又誤乎。然人言宋君賢者也。其所爲必能如前之說。而必不如後之說也。然宋君尙不知鄭澈之爲萬古小人。則愚恐其識量。有所未逮。有未卜其終如何。爲宋君不能無慮焉。太阿之倒萬善之陽。誰謂之着於明甫。此必欲陷我者。挑宋怒之計。殊爲可笑。而宋不覺人意。而弘而自着。則無乃未妥乎。愚意泛論者也。如孔子所謂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斗筲之輩何足算也之意也。聖人之言。果指斥一人而發耶。吾豈敢算此於堂上人也。然所言則庶幾天理之大公至正。後世必有能辨之者矣。今何必喋喋也。噫鄭澈之姦邪。衆所難掩。而終不免爲萬古小人矣。況是權家先世之讎。則權令公之不敢名而稱松江。抑何義歟。且士夫疏章。蘊蔽而不能達則已。豈有自止之理也。初不計較自己利害。而有此直言。則終何可怵於威勢。動於禍福。而有所曬括。曲爲阿世也。此亦君子誨人之意乎。倘爲我謝權令公如何。權令公之此說。盖出於愛我則我亦何敢一於自外。不愛權令公。而不直使道不見乎。所以有此縷縷也。

金長生答黃宗海書

東人以牛溪不救崔永慶爲咎。不過坐於偏黨之私。而情義不相悉之故也。松江亦本無構殺之意。況牛溪乎。當初永慶之繫獄松江前後救解啓辭。昭在人耳目。而挾憾下石之輩。承 上意之不快。反以永慶之死。斷爲松江之罪案。日月已久。文書散盡則反以昭然之啓辭。指以爲誣。並與牛溪。推而納諸陷阱之中。雄唱雌和。攻之不遺餘力。不知者亦狃於見聞。而惟其說之從。不亦可笑乎。大槪松江大爲李相山海一隊人所構陷。傾動上下。眩亂是非。如柳相之爲推官。不救李潑之老母稚子之類。非從不爲非刺。又反歸咎於己遞委官之松江。牛溪之見誣。無足怪也。且牛溪非有司當職之人。以松江之執友。抵書勸其救解。松江之啓辭。實與之商確而爲之也。來示以爲牛溪名望甚重。可以救解云。來意以不陳疏爲非乎。牛溪既非有司。逆獄何等事。而雖明知其是非。何可以不當職之人而輕救於未結末之前乎。若以抵書救解。謂無其實。如松江之啓辭云爾。則當復何言。柳相之爲委官也。李潑之老母稚子。豈不欲其生也。無罪八十老婦無一言救。竟斃於杖下。未滿十歲兒子。而有嚴責之 敎。則折其項而殺之。金肅夫字顒鄭道可逑。不此之爲

廷少有紀綱。則如此鬼蜮之輩。何敢縱恣無嚴之至此哉。臣等看來不勝痛惋。相議退却。則稱以多士之疏。累次來呈。不肯退去。此疏何以爲之。敢稟。傳曰。勿爲捧入

權賛善抵他人小紙戊戌夏

疏未啓。而已騰播口舌已多矣。疏若啓。則大風波必起矣。何如何如。疏中辭氣。似專指宋明甫。而太阿倒持陽爲萬善等語將着於明甫。則未知果如何。鄙生之與之相善。自少老矣。惡人而構無。定非其心。雖沙老定非構虛之人。聞之誤聽之過。安保其必無也。故排節義作論。愚謂其必寃。而彼則信之。盜信沙老之言。沙老亦信人之言而不察也。惡而知其美。天下鮮矣。今辨其寃。則他不足論矣。若謂沙老明甫構虛。則百世公論。未必謂然。聖主亦未謂然。而一世之言。未必不怒。怒固不足論。在我言未適中。豈理也。結末宋非杜撰之語。固好而見之者皆將謂强作語非實心。且杜撰將歸於沙老。則沙老豈杜撰誣人。只是過聽耳。吾之言未中。則人之遇怒。勢所必至。即今愚得訪尹江上之語。人必謂此疏愚必預也。愚平生徑行不撓人言。故敢效愚見。何由傳達尹丈乎。疏不更呈則好。雖呈更加隱括如何。此事未易言。牛老門人皆厭松江。獨沙老獨信其門人。如兩宋亦篤信沙老。故至今紛紜。然亦其所見然耳。何可深論而攻其非者。亦當平談以辨之耳。今觀此疏將論人之朋黨。而此亦似未爲堂上人如何。此等言語。不敢自外。伏乞下諒。

答權賛善諰抵他人小紙

困齋正學明道。實吾東之眞儒也。而不幸枉死於己丑。當時主獄之臣。鍛鍊羅織之罪。及困齋之至寃極痛。有不足道。而其誣正欺聖。貽累明時。斲削國脉。可勝痛哉。後世爲道之人。不可不痛辨力伸。以正國是。護國脉扶吾道。而沙翁宋君。偏聽一種邪論。不能精察。右其邪而害其正。不遺餘力。有倍於己丑姦臣之所爲。此何也。擧一國無一人敢辨其是非而陳達於我　聖主者。如我老臣。受國厚恩。而不爲身計者。其忍含默乎。沙宋之誤聞一種人言。而非自構誣。愚之初料也。然彼之登對之辭。畧無傳疑之意。而直自擔當質言。言者告君之言。又何可曲爲之回護。而不直言構誣也。初言其誤聞。而爲其徒者甚怒。今言其構誣。而爲其徒者亦甚怒。言事者將若爲言乎旣不敢謂彼誤聞。又不敢謂彼搆誣。則其將默默已乎。然則困齋之誣。不雪猶之可也。而其於正國是護國脉扶吾道之義如何。不亦與彼均爲忘君負國。而爲萬古吾道之罪人乎。此則愚不忍爲也。宋實君子。而曾前鑄錯。出於誤聞。則今以實以直以悔。陳疏不悋。其然則此正所謂改過不吝。其亦所謂無過非貴改過

欲下而不能下者然。吁亦汚矣。甲戌年間。道內一種之輩。欲爲乘時毁祠之論。而其時相臣朴世采以爲。得見其所著愚得錄一書。則深識道理。可見其學問之深造。旣建之祠。今不可復毁云。故其論止而不發。自中問答之說。雖無文字之可據。而一道傳播。人所共聞。世采之師友朋儕。俱是攻斥介淸之人。而其言如此。則公議所在人心難誣。而晩成之挺身獨請。肆意欺 天者。可謂無忌憚之甚者矣。晩成引金長生疏中之論。以爲毁祠之明文。臣等不敢知長生之攻斥介淸者。果出至公而無一毫之所挾乎。夫織成介淸之案。而卒至庭獄之慘者。委官鄭澈也。澈之子。或摳衣於長生之門。或托婣於長生之家。曲庇鄭澈。欲脫其殺之名者。宜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見癥於介淸而欲沮其建祠之議者。固未必不出於偏黨之意。而浚吉乃長生之門徒。晩成卽浚吉之餘派。其互相傳述。力戰公議者。又何足怪哉。所可惜者。以 殿下之至明。始則因多士之公議大臣之建白。而 命建其祠宇。終則以晩成之一言。不復留難。遽令毁撤。豈不有損於 大聖人明好惡正是非之道哉。噫世道交喪。人心陷溺。雲翻雨覆之際。不顧事理。快讎矜名之間。不恤公議。慘毒之謗。殆同私讎之必報。反汗之擧。罔念 聖德之有累。豈不大可寒心矣乎。臣等固知一言發口刀鉅在後。而事係斯文。不容但已。聚會一道之同志。不憚千里之重繭。齊聲呼籲。冒瀆 震嚴。伏乞 聖明亟恢并察之明。還寢毁祠之 命。少伸旣骨之寃。以慰多士之望。不勝幸甚。且介淸學問之高下道德之淺深。俱載於其所著愚得錄。萬機之暇。倘賜 睿覽。則其造詣之深。踐履之篤。必瞭然於 聖鑑之下。故臣等乃敢精印一本。并此封進。伏乞 聖明恕其僭越。而試垂察焉。臣等不勝憂憤激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七月十八日。儒生八十四人。會于羅州推善寺。始發通文。八月十九日。設疏會于羅州雙溪寺。會集十七邑儒生三百餘人。出物二十五邑。上京儒生十七人。二十二日設大議事。二十四日。拜疏發行。九月十一日入京。十六日詣 闕。與政院往復十七日呈政院。

同日政院啓辭

都承旨趙泰采啓曰。卽者全羅道儒生吳鼎勳等。來呈一疏。觀其措語。則乃請寢鄭介淸書院撤毁之事也。介淸之不當享祀。不但有先輩之定論。撤毁祠宇。且有 兩朝成命。而向時阿好之輩欺誣上達。至請更建。士林之憤惋。固已久矣。頃因儒臣之建請。卽還 命撤。實循中外公共之論。則今此鼎勳等。肆然投疏。伸救介淸。祖述邪論。誣毁先賢。語意絕悖。若使朝

朱子語類中。論語解一欵。亦有此等議論。而伊時委官鄭澈。必欲鍛鍊而張大之。揷入一排字於節義之上。而曰渠旣以節義爲可排。則必好與節義相背之事矣。驅之於不道之科。擬之以大何之律。噫嘻亦已甚矣。若夫一番通書。本非異事。汝立固搢紳中人也。兇逆之狀未著。所居之地相近。則簡牘相訊。自是常情。必若執此而爲附麗賊臣之證案。則當時士大夫得免於黨逆之科者。果幾人哉。噫知人不易。古人所歎。漢代賢臣。或昧孔光之壞節。宋朝名儒。莫悟賊檜之釀禍。歷數前代。其類不一。如故贊成臣李珥故叅贊臣成渾。今日朝臣視同著龜。而此兩臣者。推重汝立。至相薦拔。珥之長銓也。以博學有才。盛稱於 筵中。乃至比並於成渾鄭逑金宇顒之倫。汝立之誅也。成渾亦上引咎之章。有曰臣懵不知人。莫卞邪正。賊臣汝立訪臣于坡州。幾至三四。寒暄講問書尺。臣皆酬酢云。而故叅議臣安邦俊。卽渾之門人也。其所撰己丑錄中。亦稱成渾之疏陳與汝立相親之事。則兩臣之於汝立。不但爲一番通書之比。而當時無論罪之擧。後世無貶抑之議。誠以其偶失於知人。而不足爲平生之疵纇。則介淸之一書往復。獨爲罔赦之罪難洗之垢乎。噫在珥渾則隱而不發。在介淸則斷以黨逆。可謂公乎。抑可謂私乎。介淸所著愚得錄。入於文書搜括之中。則 宣廟下敎曰。此讀古人之書者也。付之縣邸。俾給其家。果似介淸誠有黨逆之褒。則以 宣廟日月之明。何不加以滅身之誅。而反下一言之褒。不欲泯滅其所著述者哉。萬曆己亥年間。介淸門人羅德峻等。陳疏訟寃。則 宣廟批之曰。初非指爲逆賊而鞫者也。 聖祖之洞燭寃狀。不啻較然。晩成所謂再出逆招。未及押來而斃云者。抑何所據耶。介淸復官之論。不但出於多士之公言。往時賢彥莫不同然一辭。而至於文忠公李恒福。卽問事於鞫獄者也。故相臣韓應寅卽鉤發其逆變者也。詳悉獄情。無過兩臣。如使介淸一有可疑。則固當沐浴請討之不暇。以何心而欲雪其寃。何辭而欲復其官哉。而恒福之議曰。搢紳之間出一汝立。已是大變。豈有兩汝立乎。如曰必無是理。則是不與逆謀也。臣於鞫獄之際。所見如是。應寅之議曰。公論之發。久而愈激。則快示昭雪。以答輿望。正在今日。兩臣公言。是爲斷案。而百年之後。別生意見。恣加汚衊之名。竟撤俎豆之享。抑何心哉。戊午更建之議。實倡於文正公臣許穆。而晩成乃敢歸之於許積尹鑴之欺誣。可謂急於醜正而不覺其爲罔上之歸矣。已巳相臣金德遠之更請立祠也。以介淸篤學之實。寃死之狀。不但昭布人耳目。 聖上亦已下燭。故不爲煩複之語。只陳建祠之宜。而晩成謂之別無明卞肆然掩覆。有若罪惡盈貫

上曰。儒臣所達誠然。依此擧行可也。六月祀字見毁

壬午九月十七日茂長幼學吳鼎勳等上疏

伏以。正人者百世之標準。而士論者國家之元氣也。所以扶持而培植之者。豈非 聖朝之所當汲汲者乎。故儒臣鄭介淸。懷道抱德。遯跡山林。蔚爲一世之所宗仰。而不幸見忤權奸。身陷於禍機。道屈乎積毁。士林之黯然傷痛者。百有餘年。而聖斷赫然。公議少伸。特許建祠。而俎豆之。其爲斯文之幸。而彰 聖德之光者。豈淺尠哉。而頃因筵臣李晩成之掇拾構誣欺蔽 聖聰。疑亂已定之公論。毁撤旣建之院宇。聽聞莫不駭惑。章甫爲之喪氣。臣等雖草野微賤。蒙 聖朝棫樸之敎菁莪之化是非之天未泯。憂愛之誠自激。何得恤於危禍。結舌囚聲。不一籲於 公聽之下哉。嗚呼介淸學問之純正。踐履之篤實。以臣等懵學。固不敢窺其堂奧。而當時獎詡者。有若文節公臣柳希春文忠公臣金誠一諸人。其薦進而汲引之者。有若文忠公臣朴淳右尹臣朴民獻等諸人。而民獻之言。有曰篤志爲學。家至淸貧。未嘗一步妄行一毫干人。奉親至孝。日講道義。此皆名臣碩輔長德鉅人。苟無明知灼見。則決不爲阿好之言以誣一世也審矣。及其遭罹變故。爲世大僇。則文忠公臣柳成龍。故相臣沈喜壽。文忠公臣李元翼。文忠公臣李恒福。故相臣韓應寅文正公臣許穆等。後先伸卞。以白其寃。設使介淸有一毫近似於構誣者之說。則以諸臣之正直公平。而曲爲之營救哉。晩成陳達之言。不過祖述冒嫉之餘論。採摭誣陷之舊案。恣意譸張。公肆欺罔。而首尾横決。辭意詖遁。臣等不得不一一卞破。以俟 聖明之裁察焉。晩成引故判書宋浚吉丁酉啓辭中語。以爲介淸爲故相臣朴淳所敎育。及淳之罷退也。更爲附麗於攻斥淳者。夫介淸生長遐鄕。而天姿超卓。早歲悟道。淳於介淸。年差六歲之長。而相識於德器旣成之後。則其無師生之分。斷可知矣。敎育之說。固不近理。而若其交好之道。則終是不替。乙酉年間。朴淳贈介淸詩曰。乾坤納納水茫茫。臥疾蹉跎久繫航一棹飄然他日意。欲隨漁夫和滄浪。介淸和之曰。都兪千載已蒼茫。濟楫還爲浮海航。興喪斯文天未測。不居何必倚鯨浪。此正淳罷官家食之日也。而切磋勉勵之意。見於酬唱之間者。有不可誣。則其所謂附麗於攻斥者之說。果可信乎。至於排節義一說。尤萬萬無倫。夫節義之可尙。而不可排。實與儓婦孺之所共知。豈以介淸高世之見。倡爲排節義之說乎。介淸所著者。卽東漢節義論也。一篇大旨。發明諸賢之心事。而其末也以互相標榜爲弊習。以嫉惡太甚爲禍祟。而致慨於東京之世道。作文之體。自有抑揚之法。而此亦非介淸獨得之見刱出之言也

察一道之士論。以定百世之公是。使國無異議。士知趨向。且治武瑞欺君誣賢之罪。斯文幸甚。 國家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故相臣鄭澈慘被構誣。予已洞燭。而多士之陳章卞別。實出公議。深用嘉尙焉。武瑞醜詆賢相之罪。不可不正。當令攸司禀處焉。

事下該曹。乙亥秋。刑曹判書閔鎭長。 啓請問于大臣而處之。左相柳尙運以護逆等語陳 達。右相申琓相亦有所 達鄭武瑞機張定配。丁丑三月。因刑曹叅判申厚明疏放釋。

壬午五月二十六日日記。

晝講入侍時。侍講官李晩成所啓。臣於書院事。竊有慨然者。敢此仰達。務安縣有鄭介淸書院。毁撤而改構者。至於再三。其時委折俱載文書。自 上亦或識有。而事係年久。復此備陳。昔在 仁廟朝。先正臣金長生疏陳介淸不當享祀之狀。仁廟亟命撤其書院。而中間因循不即擧行。及至 孝廟朝。丁酉年間。故相臣閔鼎重以侍講官入對。歷陳介淸書院不可不速撤之意。 孝廟問。介淸何人耶。贊善宋浚吉對曰。介淸以務安官屬。爲故名相朴淳所敎育。托跡其門。而朴淳罷退之後。更爲附麗於汝立。臣之亡師金長生心常痛之。一日遇于公會。問之曰。君知朴相否。介淸答以其家多儲書籍。故欲考文字往來云。其心迹如此。及汝立獄起。介淸出於逆招。其所著排節義論。見捉於文書搜括中。 宣廟覽之大駭。命詞臣作反排節義論。頒布中外。與汝立書。亦爲見捉。而書中有當代見道高明惟尊一人之語。 宣廟下敎曰。所謂道者何道耶。以此問之。一次刑訊。旋竄北邊。厥後又出賊招。未及押來。先已身斃。如此之人。豈合俎豆之祀乎。先師金長生亦嘗陳疏痛斥。先朝已有黜去之成命。而其書院尙今留在。誠爲絕痛矣。 孝廟下敎曰。贊善如是詳陳。贊善之師。亦嘗陳疏蒙 允矣。不可仍置。申明 先朝之成命。即爲擧行後馳啓事。分付道臣矣。其後戊午年。尹鑴許積等欺誣上達。又爲改建其院宇。庚申更化之後。因監司任奎狀聞。議于大臣。自 上有依兩朝下敎撤毁之 命。頃於己巳年間。金德遠稱以湖儒陳疏。更請重建。而別無爲介淸卞明之語。但以曾爲鄭澈所構橫罹禍網等說。肆然掩覆。至於李蓍晩。則以介淸所著排節義論。謂之未有排字云。若然則 宣廟何以有命。作反排節義之敎耶。蓍晩此語尤極無據矣。俎豆之享。極其重大。實非介淸之所可濫躋。而 兩朝之成命旣如彼。殿下亦嘗爲處分。則豈可以累建累撤爲嫌。而因循置之耶。湖中人士。多以此憤鬱。士林公議。亦可見矣。令道臣依前成命。速爲撤去何如。

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以彼此所引之事觀之。則可知其妄。何則盖潑母之死。在於鄭澈去朝之後。故其間澈與成龍。無相面之日。無相責之時。及至壬辰蒙放之後。與成龍相遇於安州行朝。始提潑母致死之由。面責成龍以何　救活者。其勢固然永慶獄事。旣在於庚寅。則成龍與澈。同在相府。無日不相見。無事不相責。設令澈枉造永慶如言者所云。成龍何不相責於同朝無事之時。必待數年　後行朝相遇之處。始發其言。始問其由乎。推之以理。萬萬不近。而後常等猶且引重曰。此乃臣祖手記。噫成龍果有是記。則是成龍不但欺誣後世。是成龍自欺其心。且瞞其子孫。而後常之訴。多引據諸備。無非此類則其情態。眞是可哀。而不足怒也。况潑母之死。果不在於陽元成龍之手。則會在己酉甲子。澈之諸子宗溟弘溟等。兩度伸寃疏中。俱卞此事。以明成龍陽元主獄之實蹟。至引當時叅鞫諸臣洪汝諄李廷馣金玏等以證之。其時成龍陽元之子孫俱在。何故不出一言以卞其先之枉。至於庚申景瑞陳疏之日。又以此事以明之。其時成龍陽元之子孫。如柳千之李宇鼎。又何無一言以脫其先之戕殺無辜之罪。而必待百年舊人泯滅耳目旣遠之後。後常宇晋及武瑞輩出而乃敢乘時投疏。巧爲辭說。欲以上蔽　天聰下誣百世乎。臣於此等無稽之說。不欲與之呶呶相卞

而第武瑞疏意。不但在於救護逆黨構誣忠賢而已。其首尾闔闢抑勒爲說。至以爲庚申之獄。澈爲之權輿。隱然以己丑庚申逆獄。有若士禍者然。乃以杜禍塞源爲言。其用意之兇險。措語之陰慘。有不忍正視。噫變亂之狀。何代無之。兇逆之狀。未有甚於己丑。如其時逆賊文書中。所謂察天文　君上語極猥慘。且與鄭緝諸賊之招。多納指斥　君上之語。推鞫諸臣不忍書諸案牘。至以耳不忍聞口不敢道書啓。雖百世之下。苟有血氣者。孰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哉。而武瑞等獨以何心乃反營救逆黨。仇視治獄之臣。並與庚申之事。而謂之誣獄。肆詆旣骨之賢。歸之於禍首。誣悖之甚。一何至此。庚申獄事。年歲未久。文案俱在。　聖明之所鑑臨。而武瑞等猶且爲眩亂欺蔽之計。况己丑逆獄。事在百年之前。兵燹之餘。文案俱泯。則到今變幻事實。誣辱忠賢。亦何足恠哉。且　殿下以澈伸寃之時爲何如而被誣之時又爲何如也。化理淸明之日。必得伸雪。權奸用事之際。輒加詆毀。鄭澈之屈伸。爲世道之汚隆矣。此豈非明是非定公論之一大案乎。噫伸雪之　恩。雖下於更張之初。而但於追復　傳旨。只以已甚爲敎。終無明白卞破之意。　聖明於群奸巧誣之辭。或有所未盡洞燭之者。故臣等不避煩猥之誅。裹足千里。齊聲叫　閽。必欲痛斥而快雪者也。伏願　聖明俯

於杖下。李潑浩之死。而其四出於賊招。而當初竄配及更拿。澈倡爲回 啓。以爲經幄間出一汝立是已不幸。豈有兩汝立乎云云浩之隨後就訊也澈以爲浩異於潑及惟讓。宜爲 啓請云爾則領相李山海起出。右相柳成龍不答。獨澈 啓請。而自 上命遞委官。則其時曲折。可以槪見矣。且李黃鍾以汝立獄事。爲士林之禍。其書見搜於崔永慶文書中。以此被鞫。而亦在澈遞委官之後。曹大中諫院論 啓。嚴囚加刑。以詩一絕呈於省座。有地下若從比干去孤魂含笑不須悲之句。是時委官沈守慶曰。臨死之言。何足取信。不爲上達。其後判事臣崔滉。竟達 筵中。於是盡拿其妻妾子姪。澈請用次律。僅免隨坐。柳夢井以曾宰古阜時。出穀與賊。營構齋舍事被罪，柳宗智以平日與賊相隨。且倡衆廢科事被罪。尹起莘諫院以交結逆賊。詿誤一世論請削出。 上答曰。不可只削黜。當按問其情。此等諸人雖曰不叅逆謀而被罪曲折。不可謂全無自作之孽也。澈何嘗低仰於其間哉。而武瑞必欲歸罪於澈。豈不悖哉。至於李潑老母稚子之死。果涉寃楚。而鄭澈已於其前辛卯三月。被讒去朝。柳成龍李陽元相繼按獄。實當其獄。故柳景瑞疏中。曾引此事。卞澈被誣之跡矣。武瑞與成龍之孫後常。陽元之孫宇晉。前後誣陷。遂以潑母之死。歸咎於澈。其意盖必潑母之死。不在於辛卯。爲在庚寅。而後可以歸咎於澈。而得脫成龍陽元之罪。故後常等乃敢鋪張其祖拜相日月。變幻潑母致死年條。以爲眩亂之計。臣等請就潑母致死年月。或在他人記錄處。明据事實。折破其妄焉。臣等竊見。其時叅鞫承旨李廷馣日記曰。余以辛卯閏三月。復除承旨。連以刑房。叅鞫逆黨。婦人稚子。皆斃杖下。心知其寃。而左右相視。莫敢措一辭。慘哉云云。且廷馣諡狀中有曰。辛卯公爲刑房承旨。李潑白惟讓等一家並被鞫。人謂之逆賊。公言于委官李陽元曰。此非逆賊乃逆黨。其任意直行如此云云。實與廷馣日記相符。且承旨臣黃赫。自己丑變初爲問事郞廳。至辛卯爲承旨。連叅鞫廳。詳知此獄首末。亦有己丑記事。其一欵曰。辛卯余以承旨。往來省鞫。其時委官乃柳成龍也。李潑老母年垂九十。其子甫免黃口。並皆壓沙嚴鞫無不立斃。悲慘罔極。設令潑實聞逆謀。九十之母。年未滿之兒。不當連坐。而委官恬不動念。噤無一言。此則又何如也云云。則潑母之死於辛卯成龍之手。豈不章章明甚乎。臣等又於後常所引安州問答之說。又不滿一哂。臣等請就其事理之當明者。而折破之。所謂安州問答之說。先正臣金長生所記。則以爲鄭澈以潑母之死。責成龍。而今後常所引渠祖日記。則以爲成龍擧永慶之事責鄭澈云。古人有言。聽言之道。必以其事

監司洪汝諄因濟源察訪據所聞馳啓。以崔永慶爲三峯。則拿命始下矣。澈回 啓曰。崔永慶以三峯爲號與否。請令兩南監司覈實以 啓。然後隨爲盤問。永慶既已就獄。澈又於 榻前。盛陳永慶有孝友之名必無與知逆謀之理。 宣廟即溫顏酬酌曰。予見其兄弟間書札。孝友則果似有之。及其置對。永慶與賊不通一書云。而汝立與永慶書。出於渠家文書中。自 上疑其誣罔。永慶曰老昏不省有此。臣則無便作答云。澈又 啓曰。逆魁文書中。無渠答書。則可知其不罔矣。 上又下四韻詩一首曰。永慶篋中有此詩。澈 啓曰。甲申年間。傳於都下。而未知出於誰手。臣亦聞之矣。決非永慶之所作也。永慶因此得蒙恩釋。其後臺諫論請更鞫。澈即驚駭謂沈喜壽曰。一拿已甚。至請再鞫。則後世以爲何如也。且移書憲長尹斗壽責之。則斗壽以不出於己答之。澈私自歎惜。具小劄待其刑推 命下。將以 啓救矣。未幾永慶病死獄中。獄事究竟。故劄未果上。澈之前後救解之跡。如是明白。而武瑞等反以爲搆殺。不亦欺罔之甚者乎。鄭介清則與逆賊遊山之說。傳播遠邇。全羅監司洪汝諄問于羅州一鄉。則柳澄辛彭年皆以的實回報。未幾臺諫以介清與賊親厚及著排節義論二事。論 啓拿鞫。介清供曰。臣校正郎時。始得與逆賊公座。講校十餘日。他無親密之事。自 上下介清與汝立書。有曰。夙欽德義。有懷傾膓。又曰。見道高明。當世惟尊兄一人而已。仍 傳曰。所謂道者何道也。校正時一見。前後絕無相通之說。又何欺乎。且此人曾作排節義論。必好與節義相背之事。並爲嚴問。又 命詞臣逐條攻卞布諸鄉校。以正士習。介清以此受刑一次。其後賊僧性熙之密記出。而供引介清同座叅見。於是介清還被拿 命。而適死於配所。古事無究竟。介清被罪首末。自有次第。而且排節義之說。初出於多士之疏。再出於臺臣之 啓。而武瑞之必以排節義之排字。謂澈所勒加者。有何所據耶。其言之誣罔。至此尤甚矣。鄭彥信則與賊爲族親。而瞞以不通書問。或發於儒疏臺啓之中。或露於文書搜括之際。 上既下嚴敎。纔下賜死之命。諸臣震懼。相顧噤默。澈獨手草陳 啓。以爲我朝二百年來。除叛逆外未嘗殺一大臣。至於再 啓。竟得減死。彥信一家謂澈有再生之恩。遣子勞問。且遣衣服於澈之謫所。彥信生前以澈爲德。彥信死後以澈爲怨。既以爲德反以爲怨者。抑獨何哉。眞所謂以怨報德者也。白惟讓之死。以其文書中多有犯上不道之語。且彥智供讓之死誣罔。以此 命鞫彥智以下。事將不測。澈進 啓。以書札間事。遽加刑戮。恐非 聖世美事。於是並 命除刑遠竄。其後惟讓復出於宣弘福之招。而幾

辱。而幸賴 聖明俯燭奸狀。 嚴批痛斥。以 仁祖朝議定事孝顯兩朝何往不卞爲教。而其間曲折。有不容不卞者。故湖南儒生柳景瑞等三百餘人。及澈之玄孫鄭澍等。相繼陳卞。殿下賜以寵批。因下廟堂。以 啓鄭澈被誣之卞。至此四度。無復餘蘊矣。夫何己巳之後。羅州鄭武瑞肆然投疏。敢以追削爲請。則 殿下以到今更論。亦以太甚爲教。而其時李玄逸許潁李日井等。從以欺罔。乃以 宣廟朝治逆之獄。謂皆不實。且以 仁祖朝許伸之事。謂皆不是。追奪之禍。終及於澈。噫嘻亦甚矣。百世雖遠。是非難誣。通書逆魁。指斥 君上。如惟讓者。追復其官於百餘年之後。爲國討賊。竭忠盡公。如鄭澈者。還奪其爵於六十載之下。自古奸邪椓正之禍。何代無之。而未有如曩日之酷者也。何幸今日 天日重明。 坤聖復位。羣枉畢伸。鄭澈復官之 命。斷自宸衷。不待羣下之請。則澈之寃枉。 聖明旣已洞燭矣。臣等固不敢更爲贅陳以瀆 天聽。而第伏惟。此事是非之爭。今且百餘年矣。一屈一伸。而世道之汚隆係焉。苟不窮本抵源而論之。則將無以卞忠賢之寃破群奸之誣。臣等請論澈平日言行及前後被誣之狀。以爲歸正之地焉。竊伏惟。澈天性忠淸正直。加以師友之益。小而受學者。有若故學士金麟厚奇大升之宏儒碩士。長而交游者。有若先正臣李珥成渾及朴淳之正學直節。自少劬學。至老不輟。至於心經近思錄諸書。用力最多。雖在顚沛流離之際。手書大學一部。並其注解。朝夕誦之。此可見其平生實地。而靑松之喩。大節之褒聖祖之所嘉奬也。孝友之行。淸白之操。諸賢之所推許也。其在論思之任。啓沃弘多。其在藩閫之任。惠澤洽民。逮擢臺鉉。竭誠殉國。暨乎壬辰之亂。自謫所赴難。因受體察之 命收集散亡。撫摩瘡痍。以爲控制南北。贊成興復之策。而及其復命 行朝。章牘剴切。啣 命天朝。隨事盡瘁。其中興之猷。忠勞之績。記諸太常。播在聽聞。則 列聖之所嘉尙。國人之所仰慕。爲如何哉。而惟其剛直之性。不能容人之過。故怨毒叢身。讒鋒蝟集。至以己丑之獄謂澈鍛鍊而成。到今醜正之輩。執此爲言。愈久彌甚。至於鄭武瑞之疏而極矣。其論崔永慶鄭介淸鄭彥信李李潑等諸人之事。皆以澈爲構殺。噫人之構虛揑無。胡至此哉。大曾己丑獄事。前後備載故相臣李恒福己丑記事。及故叅判臣安邦俊己丑錄中。不啻明白。而景瑞之疏。引以爲證。審分鏤析。靡有遺漏。今其疏本。錄在政院。臣等不必更爲疊床之說。而只擧其大槪。以明鄭武瑞欺罔焉。盖崔永慶當初逆徒李光秀有鄭八龍吉三峯爲大將之招。朴延齡等有非吉三峯乃崔三峯之招。又有飛語喧傳。莫據所定。全羅

儒而譏刺云者。無非捃摭而譸張也。無非索瘢而成罪也。宵人之乘時醜正。一何甚哉。臣等旣以兩臣被誣之事。略辨於前請。以兩臣平生行跡之實。略陳於後焉。伏願 殿下試垂察焉臣等竊惟。文淸公臣鄭澈。天性忠直。踈通峻潔。加以師友之益學問之力。早從文正公臣金麟厚受業。而且與先正臣李珥文簡公臣成渾。相友善。平生出處。畧與相同。其在論思之任。啓沃弘多。其在藩閫之任。惠澤洽民。曁乎壬辰之亂。自其謫所赴難行在。因授體府之命。收集盡己。撫摩瘡痍。以爲控制南北。贊成興復之策。靡不用極。而及至其復命 行朝。前後疏陳。極論中興之猷。萬里含 命。載馳遼碣。還朝未幾而卒。其一生忠勞之績。紀諸太常。則 列聖之所嘉奬。國人之所仰慕如何哉。而只以平生見嫉於一邊之故。每以己丑按獄之事。爲操持之欛柄。追奪之典。累及於泉壤之下。臣竊痛之。邦俊乃成渾之門人也。天姿篤實。學問專精。講磨思辨。持守涵養。其造詣之深。踐履之實。非後生末學所可容議。誠以其平生出處言之。 國有大亂。又盡臣子之義。壬辰之變。從故縣監朴光前起義旅。往赴體府幕下。論難機務。功勞居多。丁卯之亂。糾合同志赴體府幕。其所起畫 啓聞採用。丙子之亂又起兵。將赴 行朝。及至湖西之界。聞南漢解圍而止。則其殉國之節如此。當其光海昏亂之日。絶意仕宦。逮 仁祖改玉之初。始應徵辟。其出處之正如此。杜門丘樊。跡謝城市。探賾義理。訓誨後進。老而益篤。沒而後已。則其篤信好學又如此。 仁孝兩廟朝。寵厚甚隆。恩召相繼。及其身歿。哀榮備至。豈非斯文矜式 聖世逸民乎。士林之追慕實深。一方之詢謀僉同。立祠綴享。寓高山景仰之義。以爲多士藏修之所。于今數十年而向來冒嫉之輩。下以倡邪說。上以欺 聖聰。終至於撤祠宇而削官爵。此臣等所以不避猥越之誅。齊聲仰籲於 九重震嚴之下者也。 殿下俯察兩臣前後被誣之寃。故 贈叅判安邦俊。亦依故相臣鄭澈復官爵 恩例。而所毁祠宇亦 命重建。一以定是非。一以辨邪正。則斯文幸甚。國家幸甚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多士之齊籲。實出公議。敢不依施焉。

甲戌十月光州進士朴碖等上疏

伏以。事之是非。雖或眩於一時。人之邪正。終難掩於百世。故欲論事之是非。當卞人之邪正。欲卞人之邪正。當据其實蹟而考定之也。臣等竊伏惟。故相臣文淸公鄭澈。前後被誣非止一再。惟其事蹟。國人之所共知。 聖明之所鑑臨。故一卞於賊臣仁弘齮齕之日。再卞於己亥反正之後。三卞於尹善道醜正之時。逮 殿下嗣服之初。湖南人楊夢擧等。掇拾邪論。極其誣

耳目旣遠之後。成龍陽元等後孫始乃乘時投疏。敢爲鋪張其祖拜相月日。變幻潑母致死之年。以爲眩亂虛實之計乎。槩其意。必以潑母之死不在於辛卯。而在庚寅。然後可以推委於澈而自脫其祖罪狀。故所爲說如此。而潑母之死。在辛卯年間。明有證左。故月川君李廷馣手記中畧曰。余以辛卯二月。移拜承旨。連以刑房。叅鞫逆黨。婦人稚子。皆斃杖下。心知其寃。左在相視。莫敢措辭。慘哉。且故承旨臣黃赫。自己丑變初。爲問事郞廳。辛卯爲承旨。連叅鞫廳。詳知此獄首末。亦有己丑記事。其一欵曰。辛卯余以承旨。往來省鞫。其時委官乃柳成龍也。李潑老母年垂九十。其子甫免黃口。並皆壓沙以鞫。無辜致斃。悲慘罔極。設令潑實知逆謀。九十之母。年未滿之兒。必不至連坐。而委官恬不動念。噤無一言。此則又何如云。此實潑母死於辛卯之間明證也。此乃安邦俊己丑錄中所謂其時委官柳成龍者也。然則邦俊之被詆於後常輩。至於毁祠宇奪官爵。豈不寃痛之甚者乎。此已寃痛之甚者。而其時司諫成瓘正言朴澄等。又以邦俊平日朋友間往復書尺文字。誣詆邦俊曰。以麗朝忠臣吉再。比於莽大夫楊雄。以我朝五賢。謂非眞儒。而譏刺攻斥。至於譸張引避。其奸情慝態。誣辭僞說。不足呶呶多辨。而臣亦何敢泯默於 聖明之世乎。盖其問答書有曰。冶隱出處。非後生所可輕議。至於上宰相 啓。峻論者謂之楊雄之徒。歇看者謂之纂忠之類。如有愛惜欲爲全人者。則以爲非冶隱所作。乃後人之所撰云可也。又曰。直以爲楊雄。則大是不可。徒之一字。亦足以恕。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拒楊墨皆爲聖人乎。不以辭害義可也。我朝數百年間。以名爲士者。相繼而出。不論其出處大節。惟以讀經著書。謂之學問。高談大論。謂之節義。其弊終至於小廉曲謹。同流合汚者有之。力折公卿。凌厲 君父者有之。又曰。晦齋雖學問自處。然其迫於權奸。畀作推官。權撥直言。抹去不 啓。以致徐師維有迪戒仗馬撥獨抗疏之語。郭司諫臨訊視晦齋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於此二事。是非自見。而退溪崇奬太過。其作靜菴行狀。稱之以公。晦齋行狀尊之以先生。退溪之意未可知也。南溟雖以節義自許。至於一寡婦一孤嗣無一寸 君父之分。此數語涉不恭。自古節義之士。於君臣之間。未有容其言者也。而栗谷過爲推許。栗谷之意未可知也云云。所謂冶隱卽麗朝注書吉再號也。晦齋卽先正臣李彦迪號也。復古其字也。退溪卽先正臣李滉號也。靜菴卽先正臣趙光祖號也。南溟卽處士曹植號也。栗谷卽先正臣李珥號也。今以安邦俊問答文字見之。則成瓘等所謂以忠臣吉再。比之莽大夫楊雄。以我祖忠賢謂非眞

也。以故相臣宋時烈建書院事。叫 閽陳疏。而其師友源派。亦有承接者。則臣等豈可無一言仰達。而泯默而已哉。然而如欲伸白安邦俊之被誣。則必先伸故相臣鄭澈之被誣。然後庶可得暴明矣。臣等竊伏念。澈之前後被誣。一辨於賊臣仁弘上章之日。再辨於癸亥反正之後。三辨於尹善道倡邪論之日。逮我 殿下嗣服之初。淳昌人楊夢擧等。肆然投疏詆。而幸賴聖明洞燭奸狀。下 批痛斥詆疏。事在久遠之故。 仁祖朝議定之事。 孝顯兩朝何往不辨爲 敎。則其被誣曲折。有不容不辨者故。本道儒生柳景瑞等二百餘人。鄭澈之玄孫澍等。相繼陳疏辨誣。 殿下賜以寵批。因下廟堂論定以 啓。則鄭澈被誣之辨。已四度矣。無復餘蘊矣。夫何己巳之後。羅州人鄭武瑞等附托時論。掇拾夢擧之緖餘。投疏醜正。則 殿下以追奪官爵。又有柳後常。即故相臣成龍之後孫也。李宇晉即故相臣陽元之後孫也。而相繼投疏。因備局回 啓。而撤邦俊之祠宇。以諫院 啓辭。而奪邦俊之官職。噫嘻其亦甚矣。至于今日 日月之明無不曲照。澈之官爵。卽 命追復。而至於邦俊復官復享之 命。獨爲闕焉。盖兩臣之被誣。始因一事。而恩典之到今異同者。伏想 聖明猶未洞燭於後常等矯誣之說也。臣等取見其時備局回 啓。則以爲邦俊以鄕曲鄙陋之人。

徒懷黨惡之心云云。以爲邦俊之罪案者。槩以邦俊所纂己丑錄中有曰。至若李潑八十歲老母壓膝之死。慘酷之狀。寃痛之情。古今天下所未嘗聞也。其時委官柳成龍也。恬然坐視。無一言救之云云故也。至今醜正之輩。以此執言。謂之歸罪於成龍。而詆毁之。其爲謬妄甚矣。大抵己丑獄事。被罪諸人。或以締結逆魁。或以名出逆招。或相通書札見捜於逆家。其所被罪。無非自取。而其中潑母尹氏之死。果涉寃枉。此則鄭澈被讒去朝之後也。代鄭澈而爲委官者。柳成龍李陽元也。則當時澈事首末。昭著於國人之耳目。故 宣廟甲午金宇顒等。論構逆獄。倡論追削。構虛揑無。無所不至。而猶不敢以潑母之死爲澈之罪者。前後治獄。歲月俱存。難容一人之手掩得也。及至光海己酉。賊臣仁弘之徒。擅執朝論。眩亂是非。粧做無根之說。乃以潑母之死。歸咎於鄭澈。故澈之子宗溟等。上章陳辨。其一欵曰。李潑老母弱子之死。人皆稱寃。而臣父適遞委官已久。柳成龍李陽元相繼代之。不敢發言。以致其死。其時大司諫洪汝諄。執義金玏。刑房承旨李廷馣。同参其座。衆皆覩記。而今或以此移之於臣父。擧此一端。足知其他誣蠛之狀。皆此類也。若使潑母之死果在鄭澈委官之時。則伊時成龍陽元等子孫俱在。而何不一言以辨其枉。而及今事在百年之前。舊老旣沒

此乎。噫噫亦痛矣。嗚呼不斥其人。則無以息邪說。不熄邪說則無以正士趨。亦願　聖明亟命本道。邦俊祠宇。盡令撤去。以快一道多士之心。不勝萬幸。臣等俱以湖南章甫。目見兇議之日熾正論之日闕。不勝區區憂憤之忱。百舍重繭。齊聲籲　閽。伏惟　聖明之恕其僭而採納焉。臣等無任惶悚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覽多士之疏。拔本塞源。語極明快。予用嘉之。當令該曹稟處。而至於追削官爵事。歲已久矣。骨已朽矣。到今更論。太涉已甚也。

同月二十六日引對時吏曹叅判李玄逸陳啓請追削玉堂李日井許潁繼達蒙　允

辛未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記

吏曹叅判李玄逸　啓曰。故相臣鄭澈爲人奸毒。誣殺忠賢之罪。國人之所共知。輿情之所共憤。今者湖南儒生等。千里叫　閽。請削其官。自　上以歲久骨朽之後。至於追削已涉太甚爲　敎。雖出於寬大之至意。臣愚以爲。澈之奸狀。　宣廟之所痛斥。　聖明之所洞燭。追奪其官。斷不可已也。臣竊惟。從古奸臣之誤國者。旣死之後。追奪官爵。非止一二也。且春秋天子之事。綱目繼春秋而作。其於奸臣之事。不書其官爵。此所謂誅奸諛於旣骨之後者也。自　上特從其請。則庶可以洩神人之憤慰士林之望。臣意以爲不可不　允從也。檢討官許潁　啓曰。公論必待百年而後定。澈之奸狀。聖明旣已洞燭矣。此實一國共公之論。寧可以有所持難而不爲　允從乎。侍講官李日井啓曰。澈之奸狀。畢陳於韋布之疏儒臣之言。臣不敢更喙。而　聖上旣以歲月久遠之故。有所持難。臣以爲失之於太寬也。此非一時之輿論。誠千載萬世之公議。快賜　允從。實是懲討之公議也。　上曰。　宣廟嘗有毒澈之　敎。予亦洞知其奸狀矣。特以歲久之故。有所持難。今此儒臣之啓。及玉堂之言如此。可知其公議之至嚴。鄭澈官爵追奪可也。

南平生員洪最一等疏今上二十年甲戌六月日

伏以。是非眩於一時。而邪正之實。終不可掩。故欲論事之是非。當辨之邪正。欲辨邪正。當括其事實而評論也。則世道之變遷無窮。人心之好惡無常。邪人指正人爲邪者。歷世以來。率皆滔滔。則是非之眩勢所然也。幸賴今日　天日重明。群枉畢伸。凡在含生之類。莫不歡欣皷舞。至有感極而流涕者。夫誰有一夫之向隅者哉。然而斯文之幽寃。苟有上及師友淵源者。則何敢不一暴於　聖明之前乎。臣等竊嘗聞之。故　贈叅判臣安邦俊之平生言行。其於耳目之所睹記。不啻彰明較著。而向日兇徒之欺蔽　天聽。肆意誣衊者。猶未伸白。此誠臣等之罪

恐汚口。又曰雖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斯可謂百世之斷案。而秪以澈爲一邊人之領袖。方其朝議之始歧。澈爲之闢土地立門戶。厚篤其基業。故一邊人感戴之。愈於 君父。寧負 君上。不忍負澈。百餘年來。出死力排公議。鬩爭不止。而朝家過於寬恕。莫之深究 顯戮不加於生前。官爵自若於死後。爲善者何所勸。爲惡者何所懲乎。是故胄勳師命陰自奮曰。善類可戮。誣獄可興。 聖聰可眩。私怨可讎。相與遵塗襲轍。以成庚壬之獄。而兇謀秘圖。深文峻法。一出於澈。豈不痛哉。噫袪草必袪其根。除禍必禍其本。今不誅澈而秪誅胄。胄亦寃矣。今不戮澈而只戮勳。勳亦寃矣。臣恐若此不已。奸佞者無所畏。覬覦者無所憚。而胄勳之輩。將接迹而起矣。可不懼哉。伏乞 聖明俯採一道之論。曲察多士之請。快施乾斷。削澈官爵。誅奸諛於旣逝。塞禍亂於將來。爲 國家深長慮。 宗社幸甚。斯文幸甚。臣等於景瑞疏。尤有所駭惋者。其於鄭介淸事。擧其平生行己。巧呵醜詆。不遺餘力。夫介淸天資純粹。踐履篤實。諒無愧於古人格致之工。其學術之精深。操履之修飭。本道儒生羅積吳相玉之疏。畢陳而無遺餘矣。尹善道至以先正臣李滉之亞稱之。而許穆爲著遺事。悉論出處大節寃死委折。盛加稱道。況今是非大定。賢邪已分。已奪之官爵。旣復之矣。已毁之祠宇。旣建之矣。惟彼鬼怪輩構揑之言。奚足多辨。而第其中有不得不辨斥者焉。景瑞之疏曰。介淸之於朴淳。義則師生。恩猶父子。及淳失勢。介淸反附時人。噫介淸聞淳家素多書。往求觀書。淳心賢之。待以客禮。而淳生癸未。介淸生己丑。其間僅五六歲。介淸學問夙詣。安有師淳之理乎。及淳失勢。介淸猶與之往復詩句。情好不衰。則亦安有絶淳之事乎。其他摸索詬罵之端。難以偏擧。臣等不欲與此輩呶呶也。噫景瑞疏中縷縷數千餘言。都出於安邦俊之日錄。邦俊者黨於澈者。欲掩澈鍛鍊之迹。私著日錄。粧撰虛無。全沒實際。祖述弘溟之疏。而益加增飾。凡其所錄。莫非偏私之論誣罔之言。而景瑞輩欲以此爲左契。寧不痛哉。噫邦俊之爲人。臣等可以言矣。其平生詭異之行。太不近情。高譚大言。傍若無人。嘗以節義爲眞儒。而學問爲細行。至以鄭夢周學力謂不及權近。指吉再爲楊雄之徒。而歷詆我東名賢。雖以五賢之盛猶。加顯斥。移書於故判書李植修史之日。而少無顧憚。卽此而觀之。其人與其錄之不足徵。斷可知矣。嗚呼邦俊之縱恣無忌憚如此。其日錄之誣罔如此。而彼輩猶樂其說之濟其私。相與遵奉。而公傳誦之。以眩人聽。以惑人心。終躋其人於俎豆之列。至享於先正臣鄭逑之祠。汚衊斯文。孰大於

州。澈以體察使。見余於百祥樓。酒半謂余曰。聞公謂我構殺永慶。然否。余曰。公之心迹未可知。以形迹觀之。則似然。故果爲此語矣。澈怒擲盃而起。行數步還坐。余與傍人相顧一笑云云。以此觀之。安州之會。成龍責澈太迫。景瑞等反謂成龍涕泣引咎。眞所謂賊反荷杖矣。庚寅李陽元以贊成在內省。澈佯有憂色曰。獄久不竟。國事將奈何。陽元曰此不難。盡殺如我者無遺類。公無憂矣。澈艴然曰。公何爲出此言。以此觀之澈之主張其獄。陽元已對斥之矣。然則景瑞輩之誣言。豈不皎然哉。至於曹大中之慷慨淸高。柳夢井之耿介剛直。李黃鍾之嫉惡剛膓。與夫白惟讓鄭彥智尹起莘柳宗智等。皆以一時名流。爲澈之所羅織。駢首而就死地。而景瑞乃敢曰。悉由當日 睿斷。非澈之所可容力。噫急於救澈。而反以殺士之名。都歸之於 君父。其爲澈地則厚矣。獨不念誣及 君父乎。國家有變。乘機而肆其惡。及其竟也。反欲移之於 君上。公言倡說。略無顧忌。噫嘻亦太甚矣。由是觀之。庚申之獄。此輩必將曰。耑由 聖上。而非肯之所容力也。壬戌之獄。此輩必將曰。耑由 聖上。而非勳之所容力也。豈不痛心矣哉。嗚呼己丑之事。尙忍言哉。澈以委官。獨掌鞫獄。揚臂鼓舌。陰謀締計。廣張爪牙。潛嗾鷹犬。或使臺閣告密。而躬授其方畧。或使草野上

變。而手稿其疏章。或乘其疑似之迹。而文致之。或誣其孟浪之事。而構成之。懼其或緩。則密 啓而周納之。懼其或漏。則蜚語傅會之。槪其奏當之成。雖周興來俊臣之刻。蔑以加矣。及其 聖心覺悟。公議大伸。前後悔恨之敎。丁寧惻怛。昭若日星。而先正臣李元翼金宇顒等。實主追削之論。景瑞等謂以追削出於仁弘。仁弘誅死。澈乃復官。嗚呼此與兒童之言無異。誠不滿一哂矣。仁廟改玉之初。恢山藪之量。含垢蕩穢。以從一時之權。而攀附諸臣。率多右澈之人。於是澈之子弘溟等。夤緣權貴。奔走囑托。遂有復官爵之擧。而其時領議政李元翼。終不肯快許。故先正臣許穆。狀元翼曰。或請復澈官爵。 上問公。公對曰。澈或謂之君子。或謂之小人。己丑之獄。澈實主之。寃枉多死。人心至今悲之。臣嘗爲大司憲。論此人。元翼之心。此可見矣。景瑞等曰。元翼亦請伸雪。是誰欺。欺天乎。其他繆盭之言。誣飾之辭。指不勝屈。至以梁千頃姜晛之辭窮而服。謂之誣服。而先正臣許穆尹鑴尹善道等。皆橫被其醜詆渠雖無嚴。何敢肆然至此哉。噫我 國家仁厚。立國數百年來。未嘗妄殺一人。而澈挾睚眦之怨。幸搢紳之變。欺蔽 天聰。鍛鍊誣獄。芟夷之誅戮之。恣己所欲。遺毒餘焰。至今未已。雖擢澈之髮。不足以贖澈之罪。故 宣廟下敎曰 鄭澈事言之

所害則明矣。予命放之。而竟不得免。死於獄中。又曰永慶之枉死。天下之至寃。鄭澈之邪毒。萬古之奸兇。其他 聖敎不翅丁寧。况且梁千頃姜涀自服之招。昭不可掩。而景瑞等反欲歸咎於 宣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論鄭介淸之死曰。介淸與賊遊山之說。傳播遠近。柳澄以爲的實。其被逮而納供也。 上以此人曾著排節義論。好與節義相背之事。幷爲嚴問爲敎。又曰庚寅五月見援於賊僧性熙之招。再致拿 命。而適死於配所。故事無究竟。噫人之駕虛鑿空。胡至此哉。介淸之禍。亶由於汝立家觀基之說。而觀基之說。又由於柳澄之誣告。則遊山云者。何據而發也。排節義之排字。槩澈之所自加。而陰播時人之耳目。及介淸之鞫也。澈 啓曰。觀基之事。一向稱寃。請以所著排節義事加刑。由是觀之。此果出於 上乎。介淸之被逮。以庚寅五月到配。以六月而七月二十七日病死於配所。則庚寅五月再拿先死之說。又何其盧妄也。其他捌做無稽之言。不一而足。臣等不欲多辨也。其論鄭彥信之死曰。上下嚴敎。繼有 賜死之命。諸臣震懼。澈獨手草記極諫。彥信一家謂澈有再生之德。言之誣罔。何至此極。澈初使梁泂投疏羅織。繼作密 啓於宮門下鑰之後。從隙上之。其 啓曰。崔鄭實爲腹心。崔指永慶而言也。旣令投疏。且自密 啓。必請庭鞫而後已。手草極諫者。果如是乎。彥信之子。以其父由澈而死。痛入骨髓。其家子孫祗今以爲世讎。使澈誠有再生之德。其家子孫何嘗怨於澈。而仇視之若此哉。此亦不成說話者也。其論李潑李浩之死曰。澈倡爲回 啓。以豈有兩汝立等語。爲之救解。至被專輒之 敎。浩之就訊也。澈謂宜請停刑。領相李山海起出。右相柳成龍不答。其論潑之母尹氏及稚子之死曰。辛卯五月死於壓膝之刑。已於是年閏三月。澈去朝。而李陽元柳成龍實當此獄。又白澈與成龍相遇於安州。澈曰李潑之老母弱子。公何不救。成龍涕泣曰。無可奈何。隱然以潑浩之禍。委之於成龍等三人。而自脫澈。吁亦痛矣。潑之死。以己丑十二月十八日。浩之死。以同月二十九日。而成龍之大拜。在於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則成龍不答之說。何所據也。尹氏以庚寅正月十四日被囚。以本年五月十三日見殺。則五月十三日明是成龍未拜相之前也。又况陽元之拜相。在於辛卯秋。而今景瑞乃謂陽元成龍實當此獄者。又何謂也。月日之相左。旣如是昭然。則景瑞於此難以爲辭。變以辛卯五月。爲尹氏致死之日。其言之虛套。益可見矣。以此觀之。李山海起出之說。又不待辨析。而知其誣矣。景瑞等徒知救澈。而不知肝肺之畢露。眞所謂欲巧而反拙矣。臣等按成龍手筆日記曰。壬辰秋。余在安

而惟流之治。則禍不熄矣。不究其鉅。而唯細之急。則罪不懲矣。目今 聖明在上。治理鼎新。賢畯登庸。奸佞黜伏。幽枉必伸。懲討斯行。而義理日以益晦。邪說日以益熾。民志不堅。士趨未定。譬如揚湯而沸不止。措薪而火愈起。 殿下知其所以然乎。玆由杜禍而不杜其源。討罪而不討其鉅。豺狼之不戮。而狐狸之是問。奈之何不益肆而恣也。然則何謂源何謂鉅。故相臣鄭澈是已。嗚呼 殿下以庚申之禍。謂繇於賊胄耶。成之者賊胄。而 啓之者澈也。壬戌之獄。謂繇於賊勳耶。述之者賊勳。而始之者澈也。戕賢戮士。澈有其具。而賊胄用之。舞文造獄。澈有其術。而賊勳踵之。一售於己丑。再售於庚申。三售於壬戌。翦焉使 殿下之國空虛。而幾至於亡者。皆澈之爲也。噫噫澈之惡。可勝言哉。以刀鉅爲詩書。以斬伐爲事業。內懷忌克冒嫉之心。外飾詐僞邪侫之行。厚誣 先王。過蒙位遇。而惟其陰狠之性。輕躁之態。不能見容於名流。蓄憾次骨。緘怨在髓。適値逆臣汝立之變。遂售因緣網打之計。一時鴻儒碩甫長德鉅人。靡不觸其網羅其毒。而惟湖南爲最甚。故湖南人至于今。含怨茹痛。疚心疾首。逷在丁巳年間。本道儒生楊夢擧等。以一道共公之論。瀝血封章。千里叫 閽。請削澈之官爵。其言明白痛切。而 聖上過於寬德。 朝廷昧於遠圖。

夢擧之疏。遂寢而不見施。可勝歎哉。可勝惜哉。逮至庚申。權奸用事。擧朝卿相莫非護法之徒。胄勳師命方且承澈之遺術。奮澈之餘謀。設鼎鑊張罻羅。以待一國之士。於是本道儒生柳景瑞等。承喉氣受頤指。率鬼蜮之輩。抵掌而起。肆然投疏於天日之下。謂天可欺。謂人可誣。闔闢譸張。畧無顧忌。或移累於 先王。或歸咎於賢相。構虛揑無。靡不用極。曷勝痛哉。噫澈之妬賢嫉能。構獄逞憾之狀。 聖鑑旣已洞燭。公議旣已彰著。而夢擧之疏。亦且手擧毫折。今其疏本。錄在政院日記。臣等不必更爲疊床之語以速瀆擾之誅。而第其景瑞之疏。造意極巧。遣辭絕悖。臣等不容不一條列之。以暴其誣罔之迹。而仍請澈之罪焉。崔永慶鄭介淸俱以山林高蹈之士。爲士林所尊敬。而惡澈太過。目澈太厲。終殞於澈之手。景瑞等論永慶之死曰。永慶之被逮也。澈於 榻前。盛陳永慶孝友之名。必無與知逆謀之理。其 內下四韻詩也。上以必是渠作極其兇慘爲 敎。而澈解之曰。决非永慶所作。及其再逮而死也。上下備忘記。以交通權貴任弟爲郡罪狀永慶。而澈私自歎。惜具小劄欲救之果如景瑞此言。則永慶之死澈力救。而 宣廟實殺之也。噫噫此何言也。宣廟嘗下敎曰。鄭澈於予前以孝友稱永慶。予思之不能省得。但尹海平言其至孝。又曰永慶爲毒物

自 上不待該曹覆啓。而特賜允許。則興起斯文。尤有光於聖德。頃年。臣待罪湖藩時。刱建此書院。與道內士子輩。終始同事。備諳顚末。故敢此仰達矣。右副承旨。李蓍晩曰。介淸觀基之說。初歸虛罔之後。其時按獄者。稱以介淸。曾著排節義論。雖在凡儒。必不以排節義。爲題而作爲文字。况介淸乎。所著節義論。實源於程朱之語。而初未有排字。而着一排字於義之上。以爲介淸之罪案矣。 上曰。大臣及諸臣。所達如此。其書院許令復設可也。禮曹 啓曰。因大臣及筵臣。陳達故儒臣。鄭介淸書院。許令復設事。 命下矣。額號則。依前啓下以紫山書院。敎書令藝文館。措辭撰出何如。傳曰。允。

紫山書院重建。賜祭文。秉知製敎。沈撥

維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三月庚戌朔十八日丁卯

國王遣禮曹正郞趙世怙

諭祭于卒儒臣鄭介淸之靈。 穆廟之世。黃牛厥歲。嗟々黨人。肆其芟刈。始崇亘慝。卒釀大禍。哀彼崑山。玉石俱火。誣莫爾酷。賢莫爾最撫。迹興懷。三歎一涕。爾有美質。能自得師。爾有篤志。登高自卑。而德之粹。而學之正。蹈繩鳴玉。律躬存性。孤往猛進。知與行俱。大湖以南。一介眞儒。三徵一起。廣文獨冷。晩歲奉檄。眷由明聖。出以禮進。退以道藏。俯仰無怍。表裏交養。鼠何以牙。雀何以角。忮蔓于壚。遂速于獄。公冶縲絏。孟博桁楊。孰敢近前。目側心傷。緬昔尼父。亦嘗瞰貨。寒暄一札。在我何浼。嗟嗟黨人。啖禍如饑。以妻以斐。織無停機。惟節與義。惟汝之懷。嗟嗟黨人。謂汝排之。惟爵與祿。惟汝灰之。嗟嗟黨人。謂汝媒之。市豈有虎。母亦投杼。逖矣窮北。肅愼其處。安世嶺外。叔子涪州。吾道之非。汝不恐尤。千里携抉。中道掩藁。小人所幸。君子所悼。不能者人。有定者天。公論之晣。不待百年。天鑑孔昭。鬼面有靦。曰奸曰毒。千古斷案。譬彼營蠅。汚我明璧。雖則汚矣。磨之彌白。譬彼零虹。蔽我太陽。雖則蔽矣。廓之愈光。維湖之士。誦義無已。有廟祈祈。寔汝故里。嗟々黨人。世踵其武。前唱後和。載襲一套。毁旣撤。恬莫知恠。一亦太甚。胡寧至再。而誰爾伸。正直其士。而誰爾讒。曩回其類。徂玆相臣。云汝有稿。有詣厥深。有闡厥奧。予聞其語。深切長噫。想像寤寐。怳覿英姿。一翻一覆。於汝浮雲。而興而替。實關斯文。爰命有司。亟擧前儀。有錫新扁。俾煥舊楣。慰彼章縫。以振文雅。爾其顧享。敷我儒化。

辛未十一月二十二日幼學鄭武瑞等疏

伏以。杜禍莫如塞源而導流。討罪莫如緣鉅而及細。不絕其源。

祠宇之始建也。章甫同聲。遠近輻輳。而少無異議矣。倏然數紀之後。世道漸變。勢利所在。人皆趨附。蘭芷不芳。芝蕙爲茅。乃父乃祖之所共建。而若子若孫反皆投井而下石。寧非可痛之甚耶。嗚呼我 國家三百年。以儒化爲致治之本。聖祖之所建基。神孫之所肯堂。終始罔不在儒。故其休明之極。人物之盛。可與姬周并駕於千古。而不幸近年以來。道久而弊生。釣名者托迹於儒術。忌克者舞文於經傳。或售其奸毒之心。或極其兇險之態。 君父待之以儒。曲加優奬之禮。黨與視之以師。遂爲利誘之塗。和之唱之。千百其群。知其非者。莫敢矯其失。被其誣者。莫敢伸其說。此所以一入其穽則不能自出也。殿下反顧向來之人。則亦必瞿然而驚。惕然而懼矣。即今急務。莫如即其儒字中辨其眞假而已。眞而不能伸。則儒化無可回之日。假而猶得逞。則小人無懲戢之期矣。若介淸之被禍於生前見誣於身後。豈足爲損於介淸。其芳聞休聲。尙能永播於人口。其立言命辭。亦可長留於天地。則傳之千百世。豈無見知之時。而但伏念。不能見知於今日。則誠爲今日之羞恥事也。豈徒爲羞耻而止哉。其於植儒化抑邪說之道。大有所失矣。適當更張之會。可無敦復之擧耶。伏乞 殿下別垂离照。査考顚末。更立介淸之祠宇。而依前 賜額。以慰士林乞望。使奸巧之徒更無所售其計。若以爲不可。則是臣等亦未免誣罔 天聰之歸。其罪誠萬死難貰。請於闕門之外。亟就鈇鉞之誅而無悔也。臣等不勝屛營戰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當令該曹稟處。

己巳四月十三日日記

右議政金德遠所 啓。以湖儒疏陳鄭介淸書院重建事。有令該曹稟處之 命矣。該曹當爲覆 啓。而臣有區區所懷。敢此仰達矣。介淸起自寒微。蔚爲名儒。其人品之超詣。學術之純正。若覽其所著愚得錄。則亦可槪見矣。不幸己丑之獄。以一篇著文之故。爲鄭澈所構。橫罹禍網。湖中士論。至今寃其死。而誦其學。不衰旣骨之後。猶爲一番人之冒嫉。多士俎豆之所。旣建而旋毁。世道之寒心。當復如何。此事之彼此爭辨。其來已久。其是非所在。 聖明想已洞燭。 今不必縷縷申白。而湖中士論。憤鬱已久。及至今日。首先疏。請公論所在。槪可想矣。今若自 上不待該曹覆 啓。而特賜 允許。以副多士之願則。 實光崇儒重道之化 大司成柳命賢曰。介淸不但氣節可尙。學問之工。亦甚超詣。故遺風餘韵。蔚爲後學之表式。立祠侑食。蓋出於公議。而時烈之徒。必欲毁撤而後已。湖中士論。憤鬱蓋久。有此陳疏之擧矣。許多章甫。千里封章。志可尙。

丑政錄以實其事。有如野史公論者。然而其中別做介淸所未有之事。如前所云。且念其言經出於其時。則耳目所覩。難以掩得。非徒無益。反必有害。故分付子孫。深藏篋笥。以待累世而後傳播。此所以不出於己丑毒澈之時。又不出於戊戌浚吉端相輩之時。而始發於庚申師命景瑞輩者也。噫人之用心。若是其巧歟。其心則巧。而其事則拙。畢竟手脚未免盡露。豈不痛哉。使介淸誠如邦俊私記中所云。則是一悖逆亂人耳。當時名儒巨卿若朴淳金誠一等以何故推奬之薦引之。四方多士以何故負笈而爭趨之。 宣祖大王以何故稱道之嘉尙之。及夫寃死之後。先正臣柳成龍大臣韓應寅等以何故爲慷慨伸辨之不暇乎。介淸世居羅州之大谷洞。中年移居于羅州之曲江村。與朴淳所居相距十里間耳。淳之於介淸。所聞所見所知。豈不詳於邦俊而親愛之許與之若是乎哉。況安重默卽 宣廟朝有名稱之士也。其立心行己。務從正直。誠使介淸以僧而還俗。娶重默一家之婢。而甘爲服役。則重默必先邦俊而聞之見之知之矣。其肯俛首屈膝。敬慕之尊仰之師事之。有若親父兄乎。淳重默之所不聞。而邦俊聞之。淳重默之所不見。而邦俊見之淳。重默之所不知。而邦俊知之。臣等實未知邦俊果何狀人耶。邦俊嘗著書。貶論我朝五賢曰。五賢只有一賢。至於以吉再比之失節鄙夫。夫五賢大賢也。吉再亦大賢也。其道德成就。如彼其卓卓。且無嫌隙。而只懷偏狹之心。敢加醜詆之言。則況介淸之門人。於渠有莫大之私怨者哉。其陷害極其狼藉固也。無足恠也。 宣祖大王謂。介淸有老父。不得供京職。 命下吏曹。除授隣近邑守令。此介淸之所以得爲谷城也。 備忘記所敎。臣子不可誣也。邦俊敢以爲求於吏判而得之云耶。擧一隅而三隅可反。則其他諸說可不攻而自破矣。毒澈之所未織於當日者。反欲織之於今日。何其侮一世而慢 君父耶。臣等竊伏思惟。在己丑則介淸見誣。只是些少數欵。而介淸猶不失爲介淸。在戊戌則介淸平生身世。半脫半存。而介淸始不得全爲介淸。至於庚申則其前後出處行藏。專然幻脫。而別作一種人。所存者獨其名與姓耳。臣等未知此後幾年。又當作何等人耶。嗚呼自古正人君子。孰不見誣於一時。而惟其世遠之後。人無所爭。公議始立。故凡諸是非無所逃於 天日之下。而今則不然。不幸朋黨之習。與歲益深。以至一節加於一節。至使鄉曲無知之輩。亦莫不各有附托。以相排軋。惟其所同。則極口贊之而不知其僭。惟其所異則。恣意斥之。而使無所容。其贊也其斥也。各有根脚之所自。未知公議更覓於何地也。臣等竊觀。己丑之後。毁介淸者。只有毒澈輩數人。而欽介淸者。擧世皆是。當

茫。臥疾蹉跎久繫舫。一棹飄然他日意。欲隨漁父和滄浪。介清之於淳。終無所嫌。據此可知。浚吉端相輩從何以得聞此說耶。其曰再出逆招而未及押來云者。則尤極無據。不足掛口者也。當初介清之拿。只因柳潑洪千璟數人。承澈嗾逞私嫌。以爲爲汝立觀基而已。澈之論 啓曰。觀基之事。一向稱寃。至欲與鄭汝陵等一處憑閱云云。似爲不實。蓋澈知所誣之不成。恐己謀之或露。旋爲救解之辭。而將加以他罪者也。逆招之說。雖以澈之毒。尙不敢勒加於當日。端相浚吉能刱做於百年之後乎。故叅議臣尹善道疏曰。介清當初被禍。只緣節義論而已。元無出於逆招之事。而端相乃謂之再出逆招。自此以後。世變無窮。人心愈險。三出四出之說。安保其必無也。及至庚申景瑞凶疏之日。兇賊師命果謂介清三犯逆名。渠輩之構虛揑無。無所不至者。於此益露。而善道之言。可謂有先見之明矣。使介清若有萬一疑似之端。則澈必以掊摭傅會而鍛錬之無遺矣。介清幸澈同時。故澈則不敢誣。而不幸與浚吉端相師命景瑞異時。故其爲說至於此極。以爲事在既往。無可證左。恣其醜辱。而無所忌憚。此是渠輩之常態。亦何足恠也。且渠輩以介清一番通書於汝立。爲其罪案。噫渠輩之所尊慕。莫如珥渾而珥渾。與汝立。最初交遊推重嘉奬。以至薦進清班矣。及汝立之敗也

渾以亞銓承 召。其辭疏曰。臣憯不知人。莫辨邪正。賊臣汝立十年前訪臣於坡州。幾至三四。寒暄講問書尺。臣皆酬酢。今聞臣僚有一通書而解職者。臣則抑又甚焉。以此觀之。過從之交誼。文字之稱道。渾不下於介清。而渠輩畧不以爲異。獨以介清一番通書爲罪目。其護黨伐異。若是其甚也。世代已遠。古蹟無憑。奸巧之說。轉加百層。以至於景瑞之徒出。則幻出別樣人物事迹。以爲介清之布叙。曰守沈義謙農舍。曰棄妻爲僧。曰以風水周流諸處。曰交嫁安門婢居戶下。曰求爲谷城守於吏判。曰與松廣僧惠熙同事。如此者不一而足。嗚呼言之彷彿疑似者。或有可據而爲辭。若景瑞之所謂。則不近不似。元無響像之可據。臣等到此仰天太息。而不知所以爲辭也。然而師命景瑞之言。本出於故叅議臣安邦俊私記。邦浚私記根因則臣等可得而言矣。邦俊即安重敦之子也。重敦即安莚之姪子也。莚無子。初取重敦爲後。而重敦有乖悖之行。故莚家破其養。旋即從姪重默爲後。邦俊愧其父之罷養。而移怒於重默。嫉之如仇讎。今其兩家子孫。因成怨隙。無復一家之義。此一道之人所共知也。重默嘗受業於介清之門。文學蔚爲儕流之所推。邦俊以爲。重默之見重於一世。蓋緣附驥於介清。若使介清得罪於士林。則重默可不攻而自廢矣。於是乎私作一記。敢取已

闡文治植儒化之盛意也。臣等敢不抑贊洪猷而張大之乎。嗚呼道內故儒臣鄭介淸。學行才德。及其被誣之狀。己丑以前名臣碩輔有交薦之者矣。 宣祖大王有稱美之敎矣。己丑以後。三司薦紳之臣。有相繼論辨之者矣。草莽之臣。有相繼伸白之者矣。及至乙卯丙辰間。又有臣等之封章矣。諸臣之奏達矣。臣等今不必疊床而架屋。其中備陳學道之淵源。詳載被禍之顚末者。其惟故叅議臣尹善道之說乎。善道之陳疏於 孝廟也。有曰介淸可謂吾東之眞儒。而亞於李滉。善道見識之高明。節操之正大。決非阿其所好者也。且如先正臣許穆。平生景仰介淸之道德。痛恨介淸之寃枉。至與今領議政臣權大運合辭伸辨。則殿下快從公論。使之建祠而 賜額。 殿下之崇儒重道之意。吁其盛矣。不幸庚申年間。壬人用事。邪說復行。道臣任奎唱導於前。奸黨柳景瑞應聲於後。欺罔 天聰。嫁禍士林。無所不至。至於撤其已建之祠而廢其俎豆之奉。噫噫亦甚矣。珥渾之不當濫。而必欲濫之。介淸之不可斥。而必欲斥之。一則升而天一則沉而淵。此何等心術耶。君子小人有如氷炭之相反。彼伸則此屈。彼長則此消。而惟君子得志爲少。惟小人得逞爲多。則斯道之坎軻而崄巇。自古爲然。而所恃公議有往於他日。眞迹得彰於身後矣。何介淸之愈往而愈誣。使有識者掩涕而不收耶。臣等請粗陳萬一。伏乞 殿下另加睿察焉。介淸之見嫉於毒澈久矣。澈因汝立之變。欲構介淸。而嫌其無辭。行會本道使發告逆黨。此則與師命致祥隔世而同一手段矣。及其拿問介淸。終無其實。則乃於介淸所著節義論上。勒加排字。做成罪目。貶之極北而死。所謂節義論。卽推演程朱張之緖餘。而欲救流俗之弊者也。今其文昭然若日星。介淸而可罪。則程朱張諸賢亦難免矣。 孝宗末年。宋浚吉李端相等。更逞構誣之計。至於撤其祠宇。此則與毒澈隔世而前後一轍矣。若其所以爲說。則無據無理。比己丑而尤有甚焉。其曰務安官屬云者謂介淸系是鄕吏子孫。因以鄕吏爲官屬。有若官奴之逃隱者。而作其罪案。以此爲言。雖聖明在上。豈易覺悟。其曰爲故相臣朴淳所敎育。及附托於攻斥朴淳者云者。以介淸素見推奬於淳。因勒加攻斥之說。有若背師之爲者。而作其罪案。噫淳年癸未介淸年己丑。其間只爭六歲。而淳則早登科第。歷敭淸顯于廟堂。介淸則以鄕曲微踪。篤志力行于山野之間。而及其聲名大振。初試爲羅州敎授。其與朴淳出處有異。謂之相愛則可。謂之敎之育之。則萬不近似。況介淸平生。本非紛競趨走之人。雖在名卿。亦無附托之事。則況於攻斥朴淳者而附托之乎。淳之失勢退居也。與介淸相好益深。嘗贈一詩曰。乾坤納納水茫

見棄公議。不通朝籍。則遂乃深懷怨憾。陰伺間隙。交通兇逆之近宗。附托陰賊之巨奸。不幸弓劒遽遺。 嗣聖幼冲。遂乃乘時冒進。恣意濁亂。盡行善道之餘諸。悉驅淸類於陷穽。同氣相救。同聲相應。積與相玉輩。承望鑴穆之風旨。請立介淸之祠宇。迎合一時之所尙。醜辱旣骨之儒賢。事下該曹有所牴牾。而穆乃瞞告而成之。收聚不逞徒黨。作一逋逃之淵藪。終至詬罵作亂從事干戈者有之。黌舍學宮壞亂極矣。夫賢者之生也。足以尊主而庇民。其死也。猶可以善世而範俗。不賢者其生也。旣以惑世而誣民。其死也。亦能病國而傷風。不其信歟。嗚呼世道汚隆。比如陰陽寒暑。不容兩立。彼盛則此衰。此與則彼廢。理之常也。今者賊鑴旣敗。浚吉復官。善道之 贈爵賜諡。一併還收。則善惡淑慝之別。於是大明。介淸僭越之祠。豈容獨存。嗚呼君子與君子。雖異世而同道。小人與小人。亦異世而一套。浚吉與澈同道也。鑴與介淸一套也。自然影響之相反者。以善惡賦性之相殊也。然則積斂孺相玉輩。或以介淸門生之子孫。或以潑洁交遊之後裔也。自與士類。趨向背馳。承望鑴旨。投合時好。無怍乎介淸復祠而相玉賭爵矣。伏乞聖明亟命有司之臣。毁撤鄭介淸僭越猥濫之祠。且治楊夢擧吳相玉欺 君罔上侮賢陷人之非。斯文幸甚。 國家幸甚。

答曰。省䟽具悉。所陳之辭。當令廟堂禀處焉。

其年禮曹回啓時判書呂聖齊云云。首擧任奎狀啓辭緣。次及閔鼎重宋浚吉請毁啓辭云云。以此觀之。 祖宗兩聖之處分。前後一揆。聖訓丁寧。不啻若金石之典是白去乙。羅積輩承望尹鑴之風旨。請立介淸之祠宇。其時大臣曲循鑴積誣罔之言。達于 筵中。終至於復設而後已。旣毁復建。非公共士論。憤欝久而愈激。決不可仍置俎豆之列。務安縣介淸書院。即令毁撤。允合事理是白乎矣。係是 賜額書院。臣曹不敢擅便。議大臣定奪何如啓。依 允。

己巳四月十一日儒學羅斗夏等疏

伏以。臣等蓬蒿間一蟻螻耳。而猥沿 聖化。粗涉經史。其胸中涇渭之分。平生憂國之忱。即自家長物也。十年來朝野氣像。何莫非傷心慘目感慨憤激之事。而惟其勢焰遠爋。積威旁及。網羅天地。無處捉足。玆用鉗口括舌圭竇之中。而只以偷活爲幸矣。何幸天心感悟。日光回照。轉移之間。邪正立辨。凡諸兇狡之種。手脚莫不畢露。環東土數千里。孰不感泣而改觀也。肆臣等方可伸眉吐氣少叙丹忱。而第伏念 九重之內。睿斷方銳。廟堂之上。公議相繼。臣等固不當越尊俎而有瀆也。臣第伏覩。殿下因舘儒疏。即許李珥成渾出享事。是誠大聖人抑陰扶陽。

賞。而無其術。則遂以澈爲奇貨。祖述山海仁弘之計謀。奸巧復極奸巧敢上疏章。以爲日月可蔽。 聖明可欺。縱橫煽動。積皆出鏻之肝肺。惟幸 聖明俯燭。不入其言。而惟鏻積輩悅其附己。竟竊。 王爵而賞之。夢擧之徒。歆羨艷慕。相與擧趾閃舌。思欲繼之者無窮矣。今幸賊臣伏法。邦政更新。澈之已伸於前者。無事乎復伸。而惟彼夢擧等欺 君陷人之罪。烏得免乎。臣等旣畧陳介淸獄事首末於前矣。請復陳其行己學術之一二著現者。以明相玉等誣罔之罪焉。介淸世爲羅州鄕吏。其父免鄕。移居務安地守沈義謙農舍。資其生理。轉至寶城郡北金錫男墓山齋舍。留止數年。數往拜奇大升。欲師事之。大升曰。汝文理已通。何必學於他人。拒而不納。介淸辭退。坐客問大升曰。公何拒之甚也。大升曰。君不見其容貌乎。決不可親近者也。介淸不勝慚憤。即上京因沈義謙洪仁慶。求見朴淳。淳愛之如親子弟。幾十餘年。甲申薦爲齋郎。介淸之於淳。義則師生。恩猶父子。及淳失勢後。介淸叛附時人。欲掩其迹。時往淳家致其欵意。人無不痛憤。金長生與介淸。素昧平生。以其從師朴淳勤苦讀書。常願一見。及介淸叛淳人言。藉々長生。猶疑信未定及。同爲祭官。長生欲探眞僞。問介淸曰。尊久從思庵。恩義極重。所學幾何。介淸曰。問其家多有書冊。故徃來借覽矣。長生始知無狀。思庵朴淳之號也。以此論之。足見介淸行己之不善矣臣等又按己丑錄。介淸嘗作一文字。論東漢節義晋宋淸談之弊。而其所措語。近於排斥節義。故一道多士譏議攻擊。及丁岩壽等陳疏。以介淸爲排節義云云。臣等嘗見介淸所著文字。則其起頭引唐虞三代之作人云云。而繼之曰。後世所尙。則百家衆技。而曰申曰韓曰黃老。曰節義曰淸談。而人心之慝。世道之汚。日以益甚云云。反覆觀之。語不成而理不安。仍念介淸與汝立書中。見道高明。當世惟尊兄一人云。則其亦可笑而不足惡也。夫道者何道也。一世人雖卑下。何遽斷之以必然居汝立之下設使汝立賢者。其言不宜若是之肆若是之諂。非但不識汝立。又并一世之人而不知。非但擧一世不知。又全不知所以爲道也。介淸行己之不善。學術之不正如此。而猶享俎豆之祀。僭莫甚焉。故先正臣金長生陳白於前。故判書臣宋浚吉建請於後。竟得毁撤。而國無異議。士有定論。惟彼尹善道本以陰邪之性。濟以文墨之技。賛揚介淸。則比擬於李滉。譏侮長生。而詆斥乎浚吉。是以 孝宗大王。始以龍潛師傅而眷待。終以冒嫉先賢而棄之。一斥不復。及至 先王朝。善道憑藉國家儀禮異同。敢逞嫁禍士林之兇計。心迹敗露。公議齊憤。迸諸四夷。不與同國。而許穆尹鑴俱以濟要之不才。敢竊儒者之虛名。本與善道。志同意合。首倡異論。簧鼓邪說。

其時逆賊文書中所謂祭天文。列數 君上。語極兇慘。且如鄭緝諸賊之招。多納指斥 君上之語。推鞫諸臣不忍書諸案牘。只以耳不忍聞口不敢道書 啓。凡有血氣者。孰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哉。以此自 上治平日。崇奬汝立者。斷不容貸。惟彼諸人等。雖曰不參逆謀。亦不可謂無自作之孽矣。當初自 上傳敎曰。大明律有奸臣籍沒之條。潑等參逆之罪。甚於奸臣。籍沒財產。潑洁旣斃之後。上以潑等纍出逆招同參無疑。命拿潑母尹氏及諸子而鞫之。潑母竟以辛卯五月。死於壓沙之刑澈已於是年閏三月。被讒去朝。而李陽元柳成龍等。相繼爲委官。實當此獄。則澈之不與明矣。其後壬辰之亂。澈自江界謫所。蒙 恩入行朝。十月受下三道體察之任出來。與柳成龍相遇於安州。語及獄事。澈曰。李潑老母弱子。公何不能救也。成龍涕泣曰。吾豈不盡力。勢無可奈何。公於其時。擔當獄事。曲折無不通知。而其言如此。則他尙何說。澈曰然。曹大中吾亦極力周旋而不能。不得已請用次律云云矣。柳成龍備知其時事。故不敢斥澈。而自謂引咎。癸巳羅德潤回 啓之辭。可見李山海平日推尊李珥。以澈爲多病痛君子。而澈每譏嘲李山海。山海深惡之。讒間 鄭澈。宣廟當日之罪澈。實是讒者之效。而一時惡澈者。乘時攻擊。不遺餘力。大司諫汝諄欲以吉三峯之說。不過鄭澈陰嗾梁千頃兄弟及姜涀等。使之做出而殺之也。正言朴東說曰。鄭澈之伸救永慶。前後文籍。昭如日星。汝諄曰陽爲救解。陰實擠陷矣。東說避嫌而退。於是千頃現等被鞫遂引任禮臣等十餘人。欲暴其傳聞之所從來。而推官置而不問。惟以輸情爲限。嚴加酷刑。千頃不勝拷掠。叫死迷亂之際。千頃妻從兄奇孝曾。受時宰之意。誘說千頃曰。凡殺人律當分首從。汝若引鄭某爲首。則可以免死。千頃遂爲誣服。果得減死。於是澈竄江界。姜涀則臨死手草短疏。稱曰誣服臣姜涀云云。繫其衣帶。欲爲死後自明之計。千頃引澈誣服出獄也。所交遊多往唁。而故延平府院君李貴獨不往曰。陷長者圖苟活之人。可以絕矣。何用唁爲。此乃千頃誣服之明驗。而夢擧等乃反以千頃爲證。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此也。及至壬辰之亂。宣廟乃覺山海之奸譖。復許澈以忠孝大節。責以興復之任。功緖未就。奄忽身死。厥後又被仁弘之構誣。至於追奪官爵。及至 仁祖反正。仁弘誅死。群賢滿朝。復引先正臣金長生建白。及澈諸子訟寃之章。事下大臣而議之。其時大臣如李元翼。素與澈趨向不同。然天理難誣。公論是恢。亦請伸雪。自是之後。是非大定。人無異言矣。及 殿下卽位之初。賊臣鐫積輩得志橫恣。專行誣上行私之術。於是夢擧等求爲迎合之計。以要爵

宣弘福招。復爲拿來。斃於杖下。李潑浩之死。以四出逆招。當初竄謫。及其更拿。與惟讓等幷　命嚴鞫。澈於鞫廳倡爲啓。以爲　經幄間出一汝立。已是不幸。豈有兩汝立哉。臣等區區之意。不敢以潑爲同參逆謀也。自　上至下專輒之教。潑與惟讓之子振民。俱斃杖下。浩隨後就訊。時領相李山海右相柳成龍同參推鞫。澈以爲。浩異於潑惟讓。若連日受刑。必至殞命。宜爲　啓請停刑。則山海起出。成龍不答。澈不得已獨　啓請停刑。上震怒。命遞委官。則澈不能容力。亦可知矣。李黃鍾以汝立獄事。爲士林之禍。其書見搜於崔永慶文書中。以此被鞫杖斃。而亦在澈遞委官之後。今夢擧等乃以潑浩族黨被誣抵死。其他誣罔之狀。皆此類也。曹大中爲全羅都事。爲賊涕泣之說。傳播遠近。監司洪汝諄查問本郡鄕所色吏。則納招以爲。與扶安邑妓相別時涕泣。諫院欲以爲賊涕泣論　啓。正言黃愼以爲。此於事理萬萬不近。僚議遂止。及愼遞後。他臺諫以涕泣行素論　啓。大中拿囚加刑訊。大中以詩一絕呈于省座。有地下若從比干去此時含笑不須悲之句。是時沈守慶代澈爲委官。判府事崔滉欲陳達。守慶曰。臨死亂言。何足取信。見而不進。大中因斃杖下。其後滉竟達於筵中。　上震怒。特命盡拿其子壻弟姪。論以逆律。守慶因此遞免。澈請用次律。子壻弟姪。僅得免焉。此在故參議臣安邦俊所謂記事。可見澈於此有德而無怨明矣。柳夢井以曾宰古阜時。出穀與汝立。嘗構齋舍事被罪。柳宗智以平日與汝立相隨。會合山中。且倡崇廢科曰。將亡之國。赴擧何爲等事被罪。尹起莘諫院以交結逆賊詿誤一世。論請削出。則自　上答曰。締結逆賊。極爲綢繆。公論適發。不可只合削黜。當按問其情處之。此等事狀。各在當人情犯。悉由當日　睿斷。實非澈之所可容力。而夢擧等必欲歸罪於澈。則秪見其言之誣罔矣。曾在　宣廟末年丁未間。有儒生韓浩者。上疏伸救己丑獄事。則　聖批有曰。此輩於平日。推尊逆魁。互相獎許。終至於助成鴟張之勢。其締結之狀。書札俱在。其間或出於言官彈論。或出於同黨招辭。在法不得不問。非謂同謀反逆也。凡人旣出於同黨之招。則雖在他獄不爲推問乎。此則潑浩　等也。且今不盡記。而擧　其一。或曰見道高明當世。惟尊兄云云。所謂道者是何道也。他可推見矣設使訊問雖過。足爲後戒云云。惟此一　批。足見其時事迹。而今夢擧等乃敢曰。　聖心悔悟。大覺爲澈所誤。隱然以　聖祖爲眞若有悔此獄者然。其臆勒聖心。熒惑　天聽者。至此極矣果使當時　聖祖眞以此獄爲寃。有所追悔。則安有如　聖批所云者哉。噫變亂之生。何代無之。兇逆之狀。未有甚於此賊。

臨民之官。求見朝報。如恐不及。處士固如是乎。天網恢恢。渠固難逃云。盖永慶之弟餘慶。以諺簡論朝廷是非。見搜於其兄之文書。故有此嚴 敎。於是臺諫論請再鞫。一 啓即 允。澈聞即驚駭。謂沈喜壽曰。一拿永慶。已甚無據。至請再鞫。後世以此輩爲何如也。且移書於憲長尹斗壽。責之以不當論。斗壽以不出於己答之。澈私自歎惜。具一小劄。欲待刑推 命下將以 啓救。未幾永慶病死。獄事究竟。故劄不果上。澈前後救解之疏。昭載於故叅議安邦俊所著己丑錄及故相臣李恒福己丑記事。不啻明白。而夢擧等乃反謂之搆殺。不亦誣罔之甚乎。汝立伏誅之後。鄭介淸與賊遊山之說。傳播遠近。其時全羅監司洪汝諄。以其眞僞問於羅州一鄕。則本州座首柳澄鄕校堂長辛彭年等皆以的實回報。未幾臺諫以介淸與賊親厚及排節義著論二事。論 啓拿鞫。介淸供曰。臣前爲校正郞。始得與逆賊公座。講校十餘日。無他親密之事。自 上下介淸與逆賊書。有曰夙欽德義。有懷傾膓。又曰見道高明。當世惟尊兄一人而已。仍 傳曰。所謂道者何道也。校正時一見。前後絕無相通之說。無乃近於欺罔乎。且此人曾著排節義論。必好與節義相背之事。幷爲嚴問。又命詞臣著說。逐條攻辨。布諸鄕校以正士習。介淸以此受刑一次。定配北道。其後庚寅五月。賊僧性熙文書中有密記。 上問此記從何得之。性熙供曰某年往汝立家。謄出藏置矣。 上又問其時汝立獨在乎。性熙供曰座中有二客。其一忘其名。其一乃前谷城縣監鄭介淸云。於是介淸還被拿 命。而適已死於配所。故事無究竟。大概介淸被罪首末。各有次第。而羅績則以此爲捕風之言。且排節義之說。初出於多士之䟽。再出於臺諫之 啓。而夢擧以爲。澈之勒加排字於節義上。至以 傳敎中此人既排節義。必好與節義相背之事之語。爲澈熒惑 天聽之語。何其誣罔之至此哉。鄭彥信之禍。實由於當初鞫廳妄謂當斬告者與爲賊族親親厚。而瞞告以不通書問。或發於儒䟽臺 啓之中。或露於搜括文書之際。 上既下嚴敎。繼有賜死之 命。諸臣震懼。相顧噤默。澈獨手草極諫。以爲我朝二百年。除叛逆外。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至於再 啓力請。竟得減死移配以此彥信一家。謂澈有再生之德。至遣子協勞問稱謝。遺其衣服於澈之謫所。白惟讓之死。以其與賊書札中多有犯上不道之言。且有口不可道之說。其一欵自 上塗抹。以下鞫廳。尙可辨識。且彥智供辭。多有誣罔。以此 天怒尤震。命鞫彥信以下。事將不測。澈從容進 啓。以書札間事。遽加刑戮。恐非 聖世美事。於是 上怒稍霽。並命除刑遠。竄其後復出於

是年秋進士柳景瑞等疏

伏以天下之事。莫難於明是非。而亦莫易於辨邪正。何則。事之是非。雖或眩亂於一時。而人之邪正。畢竟難逃於百年。所言之人正。則可以斷其事之是。所言之人邪。則可以斷其事之非矣。臣等伏見全羅道儒生羅積安敏孺吳相玉楊夢擧等上疏。或請復立 孝廟朝已廢之書院。或請還刱 仁祖朝已復之官爵。大抵祖述兇邪之餘論。盡是誣罔之詖言。其所贊揚者。率多罪累之人。其所醜詆者。皆是忠賢之士。一道多士莫不憤惋。累欲裹足叫 閽。明辨打破。以定一道之士論。而顧念時勢。有難以率爾遽進者何。皇穹默佑。罪人斯得。 聖心開悟。离日方照。斥遠兇邪。登崇俊良。政化日新。人情胥悅。此正臣等盡言竭論。明是非辨邪正之時。玆敢齋沐肅敬。冒進顚末。伏惟 垂察焉。夢擧等請刱已復之官爵者。聖明旣已不從。不必辨論。而亦有不容不條陳者焉。其請立已廢之書院者。 聖明已爲施行。今當正言竭論。以爲歸正之地焉。臣等伏聞。故相臣鄭澈少而受學者。有若故學士金麟厚奇大升之宏儒碩士。長而交遊者。有若先正臣李珥成渾及朴淳之正學直節。是以青松之喩。大節之褒。聖明之所奬勵也。孝友之行淸白之操。諸賢之所推許也。惟其天性剛直。不能容人之過。故怨毒叢身。讒鋒蝟集。至以己丑之獄謂澈鍛鍊而成。臣等請就夢擧等元疏。一一辨之。崔永慶之被逮。實由於當初李元秀鄭八龍吉三峯爲大將之招。又有朴延齡非吉三峯乃崔三峯之招。又有面瘦鬚長語喘之招。又有鄭大成宛然吾崔司畜容貌之語。於是飛語喧傳全羅監司洪汝諄因濟源察訪所傳飛語。据所聞馳 啓。以崔永慶爲三峯。則拿 命始下。於是澈以委官回 啓曰。以三峯爲號與否。請令兩南監司覈實以 啓。然後隨爲盤問。永慶旣已就獄。澈又於 榻前。盛陳永慶有孝友之名必無與知逆謀之理。 宣廟即溫顏酬酌曰。予見其兄弟間書札。孝友則果似有之。及其置對。永慶自謂與逆賊不通一書云。而逆賊與永慶書。約會於頭流山者。出於渠家文書中。自 上下其書曰。何其欺罔耶。永慶曰老昏不省有此。臣則無便作答云云。澈 啓曰。老人容或忘之。逆賊文書中無渠答書。則可知其不罔矣。 上又下四韵詩一首曰。永慶篋中有此詩。必是渠之所作。極爲兇慘。爲先窮問。永慶不知所對。但曰臣素不能詩。澈乃曰。此詩甲申年間傳於都下。而實不知出於誰手。臣亦曾聞之。決非永慶之所作也。永慶仍此得蒙 恩釋。夢擧等以臺諫再鞫永慶之論。皆出於澈之指嗾。此又不成說話。蓋永慶蒙放之日。上下備忘記曰。永慶自以爲處士。而連通權貴。以其弟目不知書者。至爲

旣因 恩命。重建祠宇。以爲章甫矜式之所。則似當 特許賜額之典。依副多士之望是白乎矣。自下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啓 特爲賜額。

紫山書院。 賜額祭文 兼知製 敎丁昌燾製進。

維康熙十八年歲次己未四月乙丑朔初三日丁卯

國王

遣臣禮曹佐郞崔紀

諭祭于務安縣儒臣。鄭介淸之靈。粤我 宣廟。右文興治。得人爲盛。多士猗猗。惟靈振萃。生彼南紀。禀質純粹。才智超異。潛心義理。能自得師。孜孜講究。古人是希。見識旣透。踐履亦篤。樂彼邱園。永矢不告。幽蘭在谷。美玉韞櫝。禮行鄕飮。牧守聳服。薦章 天門。俾誨邑子。誘掖歲餘。薰良州里。念灰聞達。迹歛山阿。名卿交辟。旌招屢加。時當崇圮。撫髀興思。有言其才。干城可寄。疏陳大本。降綸嘉奬。憫其親老。 恩許便養。逆臣煽亂。禍延朝臣。漢法方嚴。楚獄多寃。節義之論。反遭搆捏。觀基之譖。亦出仇敵。群沙噉珠。貝錦巧織。讒人罔極。至痛誰暴。茫茫塞北。哀我寃魄。鑑本無私。雷不竟日。愚得手錄。皇覽歎惜。諭以讀古。賢慝已別公論之定。不待百年。 聖祖嗣服。昭雪特先。恩誥申頒。泉路放照。悲慕士林。齎咨父老。咸謀尸祝。而俎豆之。庶幾妥靈。永久勿隳。熙豊餘論。又復乘時。毁祠之請。一何其酷。背師之誚。賤隸之說。皆出譸張。莫非眩惑。俾白一疏。惜未上徹。國是旣定。士論愈激。章甫連籲。相臣繼辨。用循輿情爰命重建。庭壇仍舊。棟楹維新。錫玆華扁。申以精禋。遠遡儀形。恨不同時。九原難作。予懷之悲藏修有所。報事無替。其始自今。欽于世世。

庚申月日全羅道觀察使任奎 啓草大畧

全州羅州高敞茂長靈光云云。道內風俗之至於此極者。盖由於刱設鄭介淸書院。而尹鑴爲其院長(院長則實閔相國熙)以爲脅制湖南多士之計爲白乎矣。以士爲名者。莫不慣聞介淸之心行。孰如尹鑴之兇悖是白乎等。以視其書院有若淫祠。望門而避。無一遵奉乙仍于。鑴乃延攬道內數三趨附之輩。假其氣勢。利誘嘯聚。其所卵育。率是大北餘蘖。及品校子枝。而介淸書院反爲逋逃之藪云云。第念其類雖多。皆是脅從。苟摘其魁。不過數三。若能治此數三主張之人。而舍其許多脅從之徒。寬貸鎭靖。以開自新之路則治之約。而事可定是白乎等。以全州則宋尙周宋尙魯李猶龍。羅州則羅緯全萬琛。姑施投畀之典。而撤其介淸之書院。則不勞而可得無事云云。

石相冒。奸毒一身。罪名未加。九原之下。渠必甘心而笑一世之見欺。可不痛哉。此而置之。君子何所恃而不恐。小人何所畏而不敢乎。臣等以爲必罪鄭澈。然後已頹之綱可振。亨泰之運可啓也。噫爲惡者。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誅。豈可謂事之已往而不論乎。此所以遠則唐斲李林甫之棺。近則宣廟削南袞沈貞李芑鄭順朋之職。皆在身死之後。豈問年數之久。考諸古昔。已有前證。叅之今辰。允愜輿情。伏乞　殿下亟垂容斷。速置邦憲。追奪鄭澈之職。以作小人之戒。則陽道之方生者。可以至於泰矣。君子之方進者。可以至於亨矣。政化治敎。可次第而馴治也。嗚呼湖南不幸有此厄會。奸臣賊臣并萃於一時。餘耻未洩。人情尙鬱。幸逢休明之世。不可不一攄。故臣等裹足千里。敢陳危懇。雖文陋辭短不能闡其萬一。而其言則實有裨於　宗社。倘　殿下不遺芻蕘。曲加叅商而行之。則其將永有辭於天下後世矣。臣等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以　先朝已定等語不允再疏又不允

戊午冬幼學徐國賓等請額疏

伏以。天理無往而不復。是非百年而乃定。故儒臣鄭介清。當我　宣廟大王右文之日。浴菁莪樂育之化。起自草莽。攻學力道。見識超詣。踐履敦篤。　宣廟知其名。時宰薦其賢。垠俗識其德輝。士林樂以依歸。此不特一時豪傑之士。抑亦百世儀範之師也。惜乎眞僞邪正。勢不相容。始焉鄭澈構毁於不根之地。終焉宋浚吉厚誣於既雪之後。一伸一屈。而君子小人之幸不幸存焉。式至今日　聖明在上。萬物咸覩。天理既復。是非大定。快　賜昭雪之典。繼　降立祠之　命。凡在瞻聆。莫不聳動歡欣奮發於庠序之間。記曰。賞一人而天下勸。亶其然乎往在乙卯春。本道幼學羅績等。首奉伸雪之疏。并進　贈判書臣尹善道陳辨之章。越明年丙辰。本道生員臣吳相玉等。繼又上章。受誣顚末。極其論辨。平生行事。亦且詳悉。　則聖明既已洞燭。臣等復何煩乎。第念　國朝崇儒重道。凡係賢士之祠。類蒙　賜額之　恩。況鄭介清扶敎倡學。道關斯文。而重建祠宇。亦因　成命。則加以華扁。在所不已。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伏願　聖明恢勸奬之盛典。循一道之公議。亟許兪音。以賁文敎。則豈特臣等之榮也。實是斯文之幸也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所陳之辭。當令該曹稟處焉。

其年十一月初五日回答時判書睦來善叅判尹深叅議睦昌明

禮曹啓目。粘連全羅道幼學徐國賓等上疏云云。觀此上疏。則鄭介清學術行檢。爲世所推。而再被構誣之慘。幸得伸雪之後

鬼傍臨。澈雖至巧。安敢久眩。曾未二年。身被竄謫之殃。又未二年。追有奪職之罰。惡積禍盈。乃其常事。固不足云云。而但　聖心悔懊到此渙潑。大覺爲澈所誤。常以澈爲毒澈奸澈。指其子爲毒種。俾勿叙秩。澈之罷黜時則曰。罷黜大臣。榜示朝堂。所以昭示罪狀於國人之耳目而懲後世也。今鄭澈罷職。依古事榜示朝堂。其竄謫時則曰。鄭澈賦性狡猾奸毒。旣到配所。交通雜人。未知作何等罪狀。嚴加圍籬可也。痛永慶之死則曰。永慶爲毒物所害則明矣。予命放之而竟不得免。終死於獄中。加以自死之名。天地之間。其寃極矣。故欲伸其寃於予在之時。百年後歸見無慚色。又曰。鄭澈事論之恐汚口。置之可也。永慶之死。予其當之宜其亡國。若此類不一而足。　聖祖之所以痛恨憤鬱發於言表者。爲如何哉。於此知澈之罪。爲痛天極地。亘萬世而不可逭者也。何圖澈死之後。餘術未祛。始則澈子宗溟投進僞章。以伸其父。而專沒眞迹。搦爲無根之說。累千餘言。終則右澈者隨而和之。以爲口實。以眩惑人聽。及至　仁廟改玉之日。致有追復官爵之擧。是不過　即祚之初。含容爲務。滌垢蕩穢。以從一時之權而已。固非臣等所敢容議。而但宗溟之所以自伸。則飾詐千端。語極無徵。以此賺人。何患無辭。有曰澈於　榻前。盛陳永慶有孝友之名。以爲救永慶之證。然則　宣廟何以曰鄭澈於予前。以孝友稱永慶。予思之不能省得。但尹海平言其至孝。此則聞之云耶。有曰永慶在鞫時。澈實不聞知。詐爲初若不知者然。然則　宣廟何以曰永慶以山林處士。奸臣挾憾。乘時構陷。竟死獄中。又何以曰永慶之枉死天下之至寃。鄭澈之邪毒。萬古之奸兇云耶。鼎湖弓劒。年代雖遠。人間日月。絲綸如昨。奸僞之說。不攻自破。況梁千頃姜涀等。乃構陷永慶者。而及拿來推問。皆以澈所囑爲招。承服而死。十目所視。其可掩乎。宗溟到此無以爲說。則乃敢指以爲誣服。亦可見其辭之遁也。其說又以爲。鄭彥信在獄時。澈實力救。而彥信死後。其子爲時論所撓。攻澈不遺餘力。噫人間天下。安有親見活父之人而指作陷父之讐者乎。其言之無倫。不足責也。又以爲李潑老母稚子之死。澈適遞委官已久。而柳成龍李陽元相繼代之。欲以爲移罪之地。噫澈之還爲委官在庚寅二月。潑母之死在庚寅五月十三日。成龍之拜右相。在同月二十九日。而猶未爲委官。此日記所昭載。國人所共知。而猶敢誣之若此。其他暗昧之事。掇拾之說。尤不足取信也明矣。其言雖巧。其迹愈露。今若更考。昭然可燭。臣等固不必覶縷。而但人心憤激感發而不能自已者。誠以　宣廟之批有曰若其是非自有公論。雖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而曾未百年。玉

於　九重。而厖澤不下於蔀屋。使生靈大失其所望。是豈無自而然哉。臣等恐　殿下扶陽抑陰之道。有所未盡也。此時若不有以大振作。亨泰之盛。何由可致乎。亨之反。其終爲塞。泰之反。其終爲否。其勢良可畏也。　殿下何憚而尙不振作耶。所謂振作無他道。只在斥慝明罪培養正氣而已。臣等請獻一得之愚。以爲振作之方可乎。臣等竊聞。故相臣鄭澈。質非端良。性本陰薄。飾詐逞僞。過蒙　宣廟之恩遇。而忌克之性難掩。娼嫉之害斯浸。適丁己丑賊臣鄭汝立之變。遂致網打賢流之慘。當時景像非一筆可記。臣等畧陳一二焉。當變告之初入也。澈卽上密劄措置捕賊事。則澈之心。於時有似乎忠矣。俄而嗾臺閣劾大臣與逆賊交厚。嗾儒生論朝臣與逆賊交密。於是乎澈之構捏之漸萌矣。是故自　上傳于左相李山海曰。言官論正交結人則誠是矣。但近觀氣像。似有波及之漸。甚非予所喜。若及於不必及之人。則豈得爲穩。卿可力止之。儒生丁岩壽之疏也傳曰。爲乘逆賊之變。敢肆構陷之計。此必聽奸人指嗾。的然無疑。趙憲及梁山璹之疏也。　傳曰。此輩陳疏盡斥朝臣。而獨贊右相以下數人。自以爲直言。而反露其情狀。可哂也。當時右相非鄭澈乎。由此觀之。　宣廟之疑鄭澈亦已久矣。澈猶敢乘機皷吻。不自顧忌。廣置爪牙。多張網羅陰嗾鷹犬。翩緝狼藉。方畧盡自布置。儒疏或且手草。人之有睚眦。士之有名稱者。無不羅織必置死地。有若臣崔永慶。以山林高蹈。爲一時所推。而嘗以澈爲索性小人。且曰。渠但做好官。未有建明則澈銜之。思所以構之。始則於中樞府。倡說嶺南有名士黨逆者。使人要誣於永慶怨家。終則造作飛語。倡爲崔三峯之說。使洪千璟梁千頃姜涀等上章起獄。及　上察寃而命釋。則囑臺諫更請再鞫竟致瘦死。此事顚末。備載　宣廟傳旨中。非假臣等縷縷也。有若臣鄭介淸。以學問莊敬。爲一時所重。而嘗以澈爲飾情僞行非正人也。又患時人爭效鄭澈之放浪。爲著節義淸談說。追述朱子之遺意以規之。則澈銜之。思所以陷之。而不得其說。乃於介淸所著節義論上。抑加排字。以爲罪目。竟投極邊而死。此事顚末。俱在先正臣柳成龍啓及尹善道疏中。非假臣等呶呶也。此外又有曹大中之慷慨淸高。以爲賊流涕見誣。柳夢井之耿介剛直。以出穀與賊見誣。李潑李洁之孝友淸名。以逆賊親知見陷。李黃鍾之嫉惡剛腸。又以潑洁族黨抵死至於白惟讓三父子。未免覆巢而破卵。李潑之八十母七歲兒。亦致壓死而幷戮。其他如鄭彥信鄭彥智等。上自名卿下至草野。抱寃而被毒者。凡幾十人矣。於是乎澈之兇謀忍行。無所不至矣。自古奸慝何代無之。而澈之所爲實未前聞。日月在上。神

之一時。而九原之下。舊寃猶深。千里之外。衆望愈喁。一國臣民。孰不有感於天地之大。而至如臣等。生在薰德之鄕。見聞之熟。有異遠外。幽鬱之懷。久而彌結。此所以不念農務之遠。裹足千里之遠。再瀆 宸聰。而不自知止者也。伏乞 殿下特垂离明。另加乾斷。亟許祠宇之復立。毋如前日之遷就。則賢邪於是乎辨矣。是非於是乎別矣。君子恃而興起。小人爲之破膽。永作邦國無疆之休。豈眞爲草澤賤臣之幸哉。愚衷所激。干冒至此。無任隕越待罪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浚吉別生妬賢嫉能之心。使妥靈之地泯泯。香火不得。人之慨歎。良以此也。訪詢諸大臣。然後以爲斟酌裁斷之擧。汝等退修學業。

丁巳五月二十二日日記

右議政許穆所 啓。湖南士論頗有欝抑之事。臣不得不抑達矣。鄭介清學問純正。爲士林矜式。 宣廟特拜六品職。經書義校正時。召至京師。鄭介清甞言鄭澈小人情態。澈以鄭介清名重之人。所言如此。深怒之矣。己丑獄事究竟之後。陰誘所親若干輩。告鄭介清與逆賊交密。落漏鞫廳。請拿問。至受刑遠竄而死。其所著愚得錄隨手記十餘卷。以罪人文書。搜括至鞫廳 宣廟覽之曰。此讀古人書者。下其書付官邸給其家。今愚得

錄傳於世。後湖南多士上疏訟寃。即 命復官爵。士林爲之立祠。以俎豆之。以爲尊奉所矣。向日宋浚吉。以祖述鄭澈之人。誣罔 天聰。毁撤書院。頃者湖南多士。又陳疏請復建。 啓下該曹。該曹以議大臣回 啓。而首相有病。時未停當。臣頃見首相言及此事。則亦以復建爲宜。故敢達矣。

左議政權大運曰。此是士林共公之論。豈有異議。只因首相之病。而未及收議入 啓矣。

上曰。鄭介清書院復設可也。

丁巳春生員楊夢擧等疏

伏以。臣等竊伏念陰陽消長之理。賢邪進退之機。寔爲否泰亨塞之機關。故陰道勝而小人盛。則爲否爲塞。陽道勝而君子盛則爲泰爲亨。此天人必然之理也。雖然。一消一長。而理必相乘。或進或退。而幾無定形。陽道方生。而有以闕之。則陽亦難保其必泰。君子方進。而無以進之。則君子亦難保其必亨。此至日閉關之象。所以著於易也。人君之所不可不愼也。伏覩今日 聖明在上。賢良在下。天理之已晦者。始得明焉。人情之久屈者。始得伸焉。此正陽道方生君子方進之會也。環海臣民。矯首加額。想望於變之期久矣。而陵遲四載。歸宿蔑如。是非未盡晰。施措未盡愜。國事委靡。日甚一日。 聖心雖勤

丙辰四月生員吳相玉等疏

伏以。臣等不量愚賤。曾上疏章。請故儒臣鄭介淸伸寃事。特蒙 恩旨。遂令大臣收議。日月在上。更何疑懼。每俟 成命之速下。得見建祠之有期。側聽浹旬。渙汗尙稽。輿情悶鬱。士氣幽抑。仍伏念人君之道。莫尙乎辨賢邪。有國之務。宜先乎別是非。是非之別未別。而治亂係焉。賢邪之辨不辨。而休否判然。歷觀前古。莫不皆然。其在今日。寧可少忽。臣等玆不勝區區之忱。敢冒煩瀆之誅。再叫 冕旒之下。伏乞 殿下少加裁察焉。嗚呼介淸是學問道德之士耳。天資純粹。造詣精深。踐履之實。無愧古人。格致之工。有光前修。屢被卿宰交薦。可見推許之重。數蒙 宣祖特恩。可見知遇之隆。當時函丈多有斐然而成就。則可見敎育之化矣。至今閭巷猶傳孝友而篤敬則可見遺澤之遠也。尹善道所謂李滉之亞者。盡之矣。臣等不必多談。蓋緣鄭澈之構捏。以致竄死乎邊遠。罪名虛實。備陳前疏。鬼蜮兇狡。言之慘惻。是以 宣廟中年。亦加痛恨。憤邪毒之羅織。惜淸流之橫罹。或發嘆乎傳敎。或揭示乎朝堂或 嚴批乎儒疏。夫然則介淸之被罪於當時。適足以見其爲賢奚可以一時之簧舌。永作眞儒之疵累哉。 仁廟改玉之後。即蒙 渙渥之命。官爵既復。祠宇斯建。則玆所謂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者也。神人之憤少洩。多士之望允愜矣。何圖斯文不幸。吾道屬艱。毒澈既死。浚吉踵武。逞其妬賢之心。遠及百年之前。構虛捏無。比己丑而有甚。毁祠焚板。恣胸臆而無忌。噫橫逆之來。古人不免。其於介淸寧有損益。而但賢邪易位。是非倒置。恐非 宗祖之福也。少有知識。孰不寒心。今 殿下式遵先志。克黜邪類。有賢必拔。靡寃不伸。則介淸伸雪正當其期。而延拖時日。久負人望。臣等竊未曉厥由之何在也。宋浚吉之娼嫉。國人共知。鄭介淸之學行。神明可質。則祠宇之復建。恐無所持疑也。前之殺介淸者。得罪於 宣廟中年。而 仁祖因之特以洩寃。後之構介淸者。得罪於 先廟末年。而 殿下因之能復伸枉。則繼志述事。前後一揆。天時人爲。可謂互訟矣。況復我國家。前未有柳成龍之學識。後莫如尹善道之剛直。而皆於介淸惓惓焉恐不及伸其寃。 殿下以臣等謂無取。獨不念兩臣之忠赤耶。曾於該曹回 啓時。殿下特察其有異於羅積等元疏。則臣等竊伏想。 殿下亦已知介淸之賢矣。亦已知介淸之寃矣。而特緣朝家之多事。姑未遑及於處決。臣等愚見抑有一焉。 廟堂經綸。孰不爲事。而第此一欵。實有關於辨賢邪別是非。宜爲萬機之所先。而不可一日而少緩也。嗚呼白日中天。魑魅屛迹。凡此動息。罔不沾化。則此正千載

實有關於崇儒重道之新　化矣。臣等僭越至此。不勝屛營俟罪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令該曹稟處焉。

是年四月初十日幼學安敏孺漢孺慶會善孺　等疏

伏以。楚獄多濫。三年不雨。燕臣抱寃。五月飛霜。凡人無辜亦足以感傷和氣。矧爾學術高明。德業崇廣。斯文已任。爲世宗儒。而公論不明。士氣靡洩。此實國家之大不幸。而豈非今日之所惕念耶。臣等伏見。近日全羅道儒生羅禎等。以故儒臣縣監鄭介淸至寃極痛事。裹足千里。叩來　九重。非但士論之所共發。抑亦　聖代之一盛事也。白日在上。無幽不燭。即下該曹。亟　命稟處。則其爲雪九原之寃枉。新一代之典禮者。固非出於尋常。而不可一日遲滯也。今既浹旬尙未回　啓多士憫欝。國人憤慨。該曹之意。臣實未曉也。嗚呼自古賢人之橫死無辜。亦非一二。而孰有如介淸之寃陷毒手者乎。介淸篤學力行。不求聞達。而特蒙　宣廟恩旨屢下。暫起赴任。旋即歸養。不幸奸兇乘機。勒成羅織。陰嗾其黨之無賴。做出排節義三字。逮拷無實。寃死配所。此皆故叅議臣尹善道及儒生羅禎等。前後疏中之所已載。而　殿下之所明知也。臣不欲疊床。而姑擧其畧而言之。　萬曆乙未歲。本道門生伏　闕上疏。極言其寃枉。則聖祖下批曰。爾等之論至矣。當議處焉。癸卯年間。臣等之曾祖直長臣重默。亦以門生。常抱極天之痛。奮不顧身追訟其寃。具述介淸行事之始末。曲陳鄭澈網打之奸計。　聖祖深憐其意。　命下該曹。則其時所未及施者。特其追復之　恩。而寃枉之狀。　聖祖既已追思感歎於默運之中矣。逮于　仁廟。革舊圖新。洞燭寃枉。復其官爵。建其祠宇。則盖本於　宣廟之遺意。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意人心罔極。邪說復行。故判書臣宋浚吉。誣做己丑所無之言。以構丁酉夷毁之禍。至於邑倅李世璘。承其旨意。焚其位板。撤材作厩。有同逆賊瀦宅者然。此誠前史之所未甞有。而人心之所不忍爲也。嗚呼古之爲善。自求多福。今之爲善。適足取禍。以介淸之節行標致。生未暴寃。死猶貽辱。長逝魂魄。豈不飮泣於冥々。而凡有血氣。莫不抱寃於　昭代。此臣等之所以日夜腐心而瀝血刳肝者也。噫以　殿下之明哲。亦必惕然於斯。非假臣等一二談也。而區區之意。不能自已。伏願　殿下俯賜明鑑。渙發　德音。申命該曹。速爲稟處。特下雨露之恩。俾無延就之患。則公論由是而大行。人心自此而可定。士林幸甚。國家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疏辭會令該曹稟處事。下　批矣。爾等勿爲煩擾。禮曹判書張善徵臣回啓

丁岩壽凶疏中。加一排字於節義之上。鄭澈樂取之而上達。且以旣排節義。則必好與節義相背之事等語。熒惑 天聽。仍請刑訊。今日吉浚之心。即當日澈之心也。介淸之名。果出逆招。則澈也何故捨此而假此岩壽之一排字。以爲請刑之資乎。是則浚吉之言。不待伸辨而可知其誣罔也。故叅議臣尹善道。亦嘗憤惋於斯。當其毁祠之日。備將介淸學問工夫。出處莅歷被禍曲折。構疏數千言。投進 象魏。冀幸 聖主之洞察。而見阻政院。終未上徹。今者其人已死。其疏尙存。臣等每一展讀。爲之斂襟。尊慕無淺深。言意無異同。而至如文章。高下自別。臣等雖極力構出。筆力之縱橫往復。文義之明暢剴切。必不及於善道之疏。故敢取善道疏本。淨寫冊子。臣等則不復疊床。只進陳疏。曲折如右。倘於萬機之暇。 披覽此一卷冊子。則己丑鄭澈之鍜鍊。丁酉浚吉之誣罔。莫逃於 聖鑑之下祠宇之復建。可匹美於貞觀踣碑之還立。豈非斯文之一大幸也哉。噫善道雖不及事 殿下。而 殿下之知善道。不可謂不深也。凡在聽聞。孰不欽仰。而惟其少年時事 殿下。容或有不及聞者。臣等請陳其一二焉。昔在昏朝。賊臣爾瞻倡爲廢母之論。上以市君寵。下以制一世。懦者相率而折入。剛者相戒而括囊。凶焰爇天。莫敢誰何。獨善道憤惋其彝倫之斁絕。挺身封疏。請誅爾瞻。投竄北塞。備嘗艱苦。確然所守。終不所屈其氣節何如也。 仁祖大王知其如此。召拜師傅。敎誨 大君出入禁闥。 恩禮優厚。及至孝廟之世。念甘盤之舊義。擢承宣華貫。 答其辭疏之 批曰。不敎何知。義莫大矣。俶事冲年。功獨茂焉。其榮耀何如也。當己亥議禮之日。善道年已暮矣。秩在散矣。猶且憤憤於典禮之錯誤 宗統之紊亂。援據禮經。上疏數千百言。若使伊時政院不以陰險譸張等語先蔽 聖聽。天心覺悟。必不待都愼徽之一疏。而至于今日。自可無邪議之橫生矣。惟彼一邊之人。非不知庶子之說。爲大悖謬。而專事黨論。心術已壞。寧誤國家之大禮。必欲歸時烈於無過之地。三司群起。舘學繼之。政院禁府迭相助勢。攻斥善道。不遺餘力。投竄不足。至請按律。臣等未知以禮導 君之罪可抵何等律也。噫非 先王之仁恕。善道安得免黨惡者之所虀粉哉。三水風霜。七年荐棘南遷海曲。又歷三載。晩蒙雨露之渥。生還桑梓之村。每以典禮之不得正爲痛恨。而無一言自傷其困窮此實臣等之所聞見。則其忠悃又何如也。以此觀之。善道決非阿其所好欺罔君父之人。介淸之有罪與無罪。祠宇之當復。與不當復。豈非尤大彰明較著者乎。伏乞 聖明亟賜伸雪。以解泉壤之鬱結。復發 德音。更許祠宇之復立。則非但士林之幸。

且追入一片書於末端。有若恒福所著者然。此篇皆言鄭澈力辨力捄於善類。不爲殺士之事者也。然具眼者以爲文體不同。半以上似恒福文體。半以下全不相似。而上下語意。亦多逕庭。且知恒福之本意不如是。而皆謂此篇乃是弘溟任加己意。巧餙添造者也。抑以其上下文體不同及上下語意逕庭推之。則無乃此篇本著鄭澈奸狀。故恒福子弟不敢出。以是不入於江陵本。而弘溟巧餙添造。以編其集之末。而爲刋晉州本歟。然其所以不全改此篇。半以上有害於鄭澈之語者。盖恐不如是則人不信也。今似護鄭澈之徒。刋介淸之書。則恐有此獘矣。如 許刋出介淸之書。則此亦不可不慮。而預爲之所者也。殿下用臣言則幸甚。而雖不用臣言。臣言猶爲宇宙間公論。而庶有補於吾道之萬一。臣竊自附於古人所謂臣寧言而死。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者也。臣不勝屛營戰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乙卯四月初一日幼學羅積等疏 今上元年

伏以。聖人有作。萬物咸覩。群枉畢伸。寃氣盡消。惟是一介已死學者。得雪至寃於三十五年之後。旣雪三十五年。又蒙晻昧之惡名。至毁俎豆之所以爲僇辱之地。噫人之爲言。胡至此極。九原冥昧。榮辱何知。而士論憤鬱。久而愈激。不得不裹足千里仰籲 九重。已晩之罪。臣等之所當受。聽聰之聽。寔在我 殿下。伏願先 允臣等之言。而次治臣等之罪。昔在宣廟朝。湖南有儒鄭介淸者。力學好古。踐履眞實。聲名播騰卿宰交薦。累除叅奉職不就。丙戌歲 宣廟陞拜典牲主簿。仍下教曰。曾聞鄭介淸有老親。不得遠離供職云。可除隣近邑守令。介淸因此得授谷城縣監。在官八閱月而解歸。難進易退之風。亦無讓於古人也。己丑逆獄時。委官鄭澈時乘逞憾。咨意羅織。無辜羅網。不翅楚獄之多濫。而介淸則元無一毫干涉之事。兇人丁岩壽。希望澈之風旨。倡爲介淸嘗著排節義論之說以中澈意。輾轉鍛鍊。終至受刑一次。竄死北邊。癸亥反正後。快蒙伸雪。追復官爵。多士聳動。建祠宇於介淸所居務安縣。以彰 仁祖之聖德。以寓多士之景仰矣。歲丁酉故判書臣宋浚吉。以介淸爲故相臣朴淳所敎育。後反附托於攻斥朴淳者。及名出己丑逆招。及嘗作排節義論等語。達於前席。請毁其祠宇。本邑。焚其位板。破其罍爵。撤其材瓦。用作馬厩。有同逆賊瀦澤者然。噫嘻亦太甚矣。介淸之於朴淳。初無師弟之分而後無攻斥之事。則非但一道人士之所共知。考諸介淸私稿。亦可知其不然也。己丑之獄。名不出於逆招。一見己丑錄可知已。浚吉所謂再出逆招。未及押來已先死者。眞是捕風之言也所謂排節義論。介淸平日嘗著節義論。其義不出乎朱子定論。而

有係吝之心。豈忍自陷於欺天欺 君。而甘心爲千古陰邪之小人也。只緣天運之衰世路之季。敎化陵夷。風俗頹敗。人多貿貿於天理民彝之故也。此正曾子所謂雖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者也。豈獨一二事也萬事皆如此。而萬事皆如此則。國不其國不待智者而知者也。是以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而縷縷及於講明正學之道。旨哉言乎。臣恐當今爲國之道。莫或先於此也。伏願 聖明實留神於此。而每留念於此。眷眷急先務也。嗚呼臣於少時。槪聞鄭介淸之爲善人。槪聞鄭介淸之極寃枉而已。其後聞柳成龍請雪己丑寃枉之 啓。有曰鄭介淸平生以學術行檢自任云。始知其人之出凡。而猶未得其詳矣 後得介淸所著愚得錄。詳玩之。然後始知介淸之學脚踏實地。淵源純粹。逈出於他人也。噫孔子曰。有言者未必有德。以此言之。則固不可以其言而知其人也。然蘇洵曰。一言之幾乎道難矣。韓愈曰 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是以觀聖人之言。則可知聖人。觀賢人之言。則可知賢人。觀眞學者之言。則可知眞學者。觀僞學者之言。則可知僞學者也。介淸苟非眞精力久踐履體認。則其言安得粹然一出於正。庶近於易所謂修辭立其誠。無可拈出而疵議者也。臣以此知介淸之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詳說反約。下學上達。深造自得。明體適用。而所學所行。皆務百分著實。決非致飾於外。務以悅人。矯俗干譽。欺世盜名者也。此眞濂溪所謂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而明道所謂自鄕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也。可謂吾東之眞儒而亞於李滉者也。其所謂愚得錄倘刊行於世。則足以有補於風化而有益於士習。豈非他人浮誇之文華藻詞。徒費剞劂者也。然而世代旣久。門生皆沒。無有意於斯者。當此 聖朝。右文興學。欲正士習之時。命付一縣刊出頒布。則其爲朝家之光士林之幸。而垂耀千秋。有不可論後之知言之君子 必曠百世而相感。而其所以發輝聖經賢傳者亦不細矣。然則此書豈忍使泯滅於 明時也。固宜 聖明之軫念也。然己丑逆獄時。故相臣鄭彦信被逮之際。其子鄭慄痛其父之至寃。摧折而死。其時其家。家禍孔慘。何意求挽於人。人亦不敢挽者。而故相臣李恒福與慄有知分。而以問事郞詳知其寃。爲製一篇。而使置壙中。其後鄭慄之子鄭世規等旣長。遷厝鄭慄之時。開壙乃得其挽。其詞畧曰。有口豈復言。有淚不敢哭。撫枕畏人窺。呑聲潛飮泣。誰持快剪刀。痛割吾心曲。其後李顯英爲江原監司。李命俊爲江陵府使。刊白沙集於江陵白沙即李恒福之別號也。其集印行於世旣久。鄭瀓之子弘溟。見此挽詞而憚之。又刻白沙集於晉州。而晉州板則刪去其詩。

其師乎。李端相構陷介淸之言。皆與浚吉表裏也。其言之所以比浚吉益加重者。無非所以爲浚吉也。而亦不自覺其益重浚吉之疵累於萬世公論也。其亦不思之甚也。介淸爲九原朽骨。已七十年矣。今人誰嫌誰怨。雖構之無所利。雖雪之無所害。而構之必倍於己丑者。其意何在。盖欲以爲介淸自取之禍。而脫鄭澈殺士之名也。然所以追後構成介淸之罪名者。終有所不可成也。而後世亦豈無能辨者哉。渠亦料此。故終欲歸殺士之名於 君上。不亦可痛之甚者乎。至於書院之有無。其損益只在於士林。而不在於其人。師宗介淸者。亦豈以書院之有無。爲介淸之輕重。榮其有而歎其無也。但我國中未及於介淸而爲書院者。亦必不可勝記。而其所毁。汲汲獨先於介淸之書院者。盖其意有所在也。且書院之建與毁。只當論其人道德之足與不足。何必苦索平生所無之罪案乎。况如介淸者。官位卑微。黨援乏絕。其毁書院也。不必費辭費力。而至於誣以己丑所無許多罪狀者。亦豈無所爲而然也。其意盖欲必脫鄭澈殺一善士之名也。臣恐旣戕介淸之後。將及於崔永慶也。掇拾宗溟之緖論。而有此無形無據之說於一邊人中。上誣昭布之鬼神。下眩其嚴之指視。黨論之害於國是。而害於國脉。有如是哉。宋浚吉名重一邊人中。爲一時之所推尊。而臣之論介淸。與浚吉有異。人或爲臣懼。而有戒臣者。臣意以爲。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乃子思之所深戒。君臣之間猶如此。况於其下乎。其言或有不合於國是。則臣何忍知有浚吉而不知有國家。不敢明辨於黈纊之下乎。况浚吉所言。豈其杜撰。必其聞於人者。人之誤浚吉也。非浚吉之誤國是也。子路喜聞過。孔子以苟有過人必知之爲自幸。大舜舍己從人。與人爲善。使宋浚吉果君子也。而果覺臣言之爲是。則必如子路之喜聞。孔子之自幸。大舜之捨己從人。與人爲善。豈有毫末所憾於臣言也。果能此道而改善不吝。則臣亦何嫌於浚吉。而終有物我之心乎。異日或得相見。則可以歎其始叅差而異緖。喜其卒爛熳而同歸。爲臣懼者。乃不知浚吉之不憚改。而棄浚吉者也。臣非憫介淸至寃。實痛國是之大紊。爲國家有深懼。爲 殿下有至誠。全忘忌諱。言不知裁。伏願 聖明無微不燭。渙發 德音。以雪介淸泉壤之鬱結。以快萬古士林之公論。以正國是以永國命。則 宗社幸甚。嗚呼臣竊觀。方今人之右介淸者。未必誠知介淸之賢。誠痛介淸之寃。盖出於誠惡鄭澈之邪毒也。人之構介淸者。未必知介淸之賢介淸之寃。口爲是說也。盖出於汲汲欲脫鄭澈殺善士之名也。夫然則人之所以誤論人之賢否事之是非者都由於不能眞知其人之賢否。其事之是非也。苟能眞知則。雖

錄也。此二卷覽之。則其時寃枉曲折。不辨而昭著矣。臣竊欲並上已上三件之冊。而惶恐不敢煩瀆矣。嗚呼己丑年間。黨論方熾。則介淸被誣而死。仁廟之初。人懷懲創。打破彼此。恢張公道。則介淸乃得雪寃復官。至于今日。則受誣又倍己丑。無乃黨論又熾耶。然則介淸之幸不幸。只由於公道之行不行。而公道之行不行。豈獨有關於介淸也。抑亦 聖明之所當憂。而忠臣之所當懼也。嗚呼己丑按獄。鄭澈主張 而以國家不幸之大變。爲自己逞憾之機會。滿朝善類。戕殺殆盡。而又波及於草野異己之人。嶺南之崔永慶。湖南之鄭介淸。皆不免焉。其後永慶則伸。 寃贈爵。永慶與介淸一體。而永慶先伸。介淸未伸者何也。永慶以黨逆起兵之誣被罪。介淸以排節義說之誣被罪。罪名有輕重。故其伸雪一急一緩。固其所也。而其時嶺南多出入經幄啓沃 君心之人。而湖南無此。此亦所以不得同時伸雪之故也。嗚呼永慶以物外高蹈。爲世所重。介淸以學術行誼。爲世所推。且二人皆與汝立旣無交分。又不出逆招。而澈之所以啣殺兩人者何也。永慶常以鄭澈爲索性小人。且安敏學稱譽鄭澈於永慶曰。此人盡心國家可見。永慶答曰。吾久在城中。惟聞渠做好官。未聞有建明也。鄭澈聞其言而深啣之。又有人問澈之爲人於介淸。而贊其淸白者。介淸答曰。先儒有言。人奉身淸苦。却是受官爵。雖弑父與君也。敢爲之云云。又於戊子年間。澈在光州。而介淸以谷城縣監。覲來往之際。一不相問。至過其門而不入。澈挾憾益甚。此其所以爲祟於二人。而巧譎構陷。一律殲滅者也。然殺士之名。萬古大惡。公論終有所不可使之泯者 兩道士林之疏。連歲而起。朝廷臺閣之論。有時而峻。非徒此也。 宣廟聖心。旋即覺悟。悟之後即命鄭澈削奪官爵。安置江界。而每以鄭澈爲奸澈毒澈。至以其子爲毒種。 嚴敎銓曹。使勿擬望。雖其孝子慈孫。不敢訴寃。而至于昏朝。澈之子宗溟等請雪其父之疏。則全沒其父 啓請構陷介淸之語。乃曰 宣廟命並入排節義之說於問目中。而刑推云。至於崔永慶事。亦言其父欲球而不得之意。而遂使其徒皆爲此言。其意盖欲歸殺士之名於 君上。而脫其父殺士之罪。其計慘矣。李端相之疏。亦沒鄭澈 啓請構陷介淸之語。但言 宣廟下敎曰。排節義一欵。添入問目中。刑訊一次後。 命竄于北塞而死。李端相疏辭 盖亦祖述宗溟之語也。端相之義與宗溟異。而其言如此者何也。且金長生常以鄭澈爲君子。宋浚吉之構陷介淸。而其言多證其師者。欲借重而爲鄭澈地者也。其所以爲鄭澈地者。欲是其師之說也。而其爲誣罔。即今昭著。亦必有萬世之公論。則其所以爲其師者。無乃終歸於害

淸所論。實不如此。而合於天理。祖於程朱。則豈可終得以正論爲邪說也。古之奸黨碑僞學禁。出於人主耶。出於小人耶。入奸黨碑者。將爲奸黨耶。入僞學禁者。將爲僞學耶。然則介淸獨以一時小人主張眩惑。著辭播告之故。而萬古不得辨不得明歟。己丑誣死。徒以此事。則癸亥伸雪。非雪此事歟。伸雪己三十六年之後。復爲此言。決非無心之發也。端相之疏曰。所謂伸理云者。只伸其非預逆黨之云。此又無理之言也。介淸係獄時供招後。自　上傳曰議　啓。委官鄭澈　啓曰。觀基之事一向稱寃。至欲與鄭汝陵等一處憑閱云云。似爲不實矣。而至有嘗作排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得情。故　殿刑一次。傳曰。令禁府照律。禁府渭源定配委官更　啓。改定慶源極邊。則其時介淸之罪。不過因排節義之一說也。本非以黨逆被罪。然則黨逆一欵。當初按獄時己伸也。其後更無可伸者。癸亥所伸者。非排節義之誣乎。旣伸排節義之誣。而今復誣以排節義。此何理也。宣廟所罪者。實排節義之事也。而以端相只伸其非預逆黨之言觀之。則似謂　宣廟爲以逆黨而罪之。而至癸亥始得伸理也。是掩　宣廟即伸黨逆之誣也。先王所伸者。實排節義之誣。而端相謂只伸其非預逆黨。則是掩　先王昭雪排節義之誣也。然則非獨端相終欲誣陷介淸也。抑亦端相誣罔　宣廟　仁廟及我　聖上也。柳成龍陳　啓中曰。鄭介淸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檢自任。而因一篇偶然著論。以至於滅身。端相之疏。全沒此言。只曰請雪己丑寃枉。介淸亦在其中云。此亦可曉其非無心之發也。雖無識下品之人。枉死則可雪。介淸若無平生以學術行檢自任之實。則成龍此言不惟不得爲。盖亦不必爲也。且成龍亦言。因偶然一篇著論。以至於滅身。則成龍之言。亦謂介淸之滅身。出於排節義之說　而不出於黨逆者。亦昭然矣。端相謂癸亥反正之後始得伸。而所謂伸理云者。只伸其非預逆黨。又曰柳成龍陳　啓中云云之語。是不過欲伸其論以逆黨寃枉之意云。其言皆無所據。而其爲誣罔益著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盖觀其人之所著。則其人之學術道德。高下淺深眞僞。可知也。介淸所著書。有隨手記九卷。愚得錄三卷。而介淸之初被逮也。金吉郎收入禁中。其後　宣廟覽之曰此人。讀古人書也。命下縣邸。還給本家。縣邸誤傳　隨手記則失之。愚得錄則尙今保存。此一書覽之。則可知介淸之爲人也。且世有己丑錄二卷。其一卷　則載崔永慶行狀墓碣。及被誣伸寃等事者也。其一卷則載介淸被誣之事者也。二書無他語只記其時推按及疏劄。未知出於何人。而必是尙德好善之人所

而謂魏徵黨於侯君集乎。介淸之貽書。若在汝立兇謀敗露之後。則其罪固不可測矣。實在汝立兇謀未露之前。則有何罪也。不必遠引古事。姑以近之事言之。則逆賊沈器遠金自點當朝時。人孰不通書問也。皆以爲與逆賊締結。比而誅之歟。不然則介淸一番通書。何可至今深罪乎。李爾瞻之爲小人。不待其大得志。而人皆知之。况其父子往來西路之時　則其爲專擅誤國。已積年紀。其心迹之敗露。罪狀之著顯。已狼藉矣。而端相之父明漢。贈之以詩曰。文星今與德星俱。千里湖山興不孤。想得關西新樂譜。一時爭唱鳳將雛。德星文星鳳將雛。盖指爾瞻父子而言也。臣久在鄕曲。不曾詳聞此詩　而臣之爲工曹叅議。四疏未遞之時。又欲五疏乞遞。則端相兄弟誤聞臣疏中應載此詩。而切齒唾手。必欲沮止臣疏。或云臺諫之促發。盖以此也端相兄弟憤怒之際。到處煩說。而謀陷臣身。無所不至。故人之或不聞詩者。無不聞知。而其詳遂入於臣耳。此正所謂春雉自鳴者也。殊爲可笑也。此詩入一世之肝脾。嚮四方之齒頰。而至於出入國乘。無人不知。豈獨端相不聞乎。人或有以此詩罪明漢。而臣則以爲不當然也。盖當時在朝之臣。皆不能與爾瞻相絕。豈獨以此罪明漢乎。然在於端相。則何不以此識彼推已恕人乎。何於介淸之寃既雪之後。拈出介淸在汝立逆謀未顯之前書辭中偶及之語。以爲介淸之罪案乎。多見其不明而不厚也。臣之此論。實出於大公。其於端相。有益無害。而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初不欲出諸口。而如此等議論。應有助於　大聖人包容之大度。事係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故不敢避區區之小嫌也。嗚呼介淸何罪。畢竟不免受刑遠謫者。唯以排節義之說也。而古今天下著書之人。豈有以排節義爲題者乎。此不足多辨。而臣竊恐如簧之言。旣已眩亂。雖以日月之明。如不見全文。則猶有所不能了然者。故謄上全文於疏末。而幷謄其係獄時供辭。伏乞　留神垂察焉。李端相疏曰。宣祖大王又下敎曰。介淸之論。有駭聞見。使能文知製　敎。作爲文字。一一辨釋。布諸八路鄕校。刊板付壁。以正士習。其後故相臣柳成龍陳　啓。請雪己丑寃枉。介淸亦在其中。癸亥　反正之後始得伸理云。又曰。柳成龍陳　啓中云云之語。是不過欲伸其論以逆黨寃枉之意云。噫己丑按獄時。鄭澈啓曰排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得情。又　啓曰。排節義之論。惑亂一世之人心。其爲邪說。有不可言。渠旣以節義爲排。則必好與節義相背之事矣。與節義相背之事。何事也云云。其言極巧。而人不覺其至險矣。大臣之言如此。雖聖明在上。安得遽悟卽覺。宜乎使詞臣作反排節義論也。然則介

君。何使非民之語。十分活動。在後生最可法。介淸曰。士當以仁義中正根於心。節義落於一邊。東漢之末。亡國是也云。噫數與汝立。山寺會議。而至有何事非君之語。則情迹殊涉可疑其時實有此事。則同鄕之洪千璟等。隣邑之丁巖壽。萬無不知之理。而自羅州構報之時。及與委官羅織之際。何無一言及此。且節義落於一邊之說。實與汝立商確。則有交陷介淸之奇貨也。丁岩壽等疏中。以介淸著東漢節義晉宋淸談說上。僞加排字。以爲甞著排節義一說。以惑後生云云之時。及委官鄭澈啓曰。介淸作節義之論。惑亂一世之人心。其爲邪說。有不可言。渠旣以節義爲排。則必好與節義相背之事矣。與節義相背之事何事耶云云。而必欲殺之之時。又何不一言及與汝立山寺會議節義落於一邊之說乎。其時萬般捃摭。而不得做出之語。李端相輩到今七十年之後。何從得聞而爲此言乎。其所以隨意做出者。其亦的然明矣。宋浚吉登對時曰。鄭介淸再出逆招云云。而介淸被拿。初非出於逆招。鄭汝立逆獄時。全羅監司以逆黨脫漏之人摘發事。移文羅州訪問。而一州儒生九十餘人齊會。逆賊干連人全無事告狀矣。其後鄕所數人。校生六七人。以私嫌謀殺介淸。構虛揑無。以公論樣告狀曰。鄭介淸與其門生趙鳳瑞。偕往汝立家觀基云云。因此被逮京獄。供辭其畧曰。

羅州鄕所及鄕校有司堂長等推問。十分窮覈言根出處云云。則自　上傳曰議啓。委官鄭澈　啓曰。觀基之事。一向稱寃。至欲與鄭汝陵等一處憑閱云云。似爲不實。而至有甞作排節義一說。眩惑後進　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得情。　殿刑一次後　傳曰照律。禁府請渭原定配。委官　更啓。改定慶源極邊。六月到阿山堡配所。七月以疾死。其前其後。絕無出於逆招之事。到今所謂再出逆招。何所據也。夫然則務安官奴。朴淳師生。山寺會議。再出逆招。此四條則皆己丑所無　而今乃做出欲爲介淸罪案者也。臣所謂受誣有倍己丑者。非虛語也逆賊汝立。羊質虎皮。假托學問。濟以辨博。高談性命。講論道義。一世賢士大夫皆被其誑。介淸則始識其面於校正廳。其後以同僚之分。偶然致書。一番通問人事上常規。數句尊稱。書辭中例談。豈料以此爲陷人之穽也。當時委官鄭澈　啓曰。觀此書札。則鄭介淸與逆賊交厚締結。正是不虛。至曰夙欽德義。有懷傾膓。又曰見道高明惟尊兄。極爲駭愕云云。此固爲鍛鍊之深文。而宋浚吉登對。及李端相疏中。亦有此語。其與鄭澈前後一揆。而伸雪旣久之後。復以此爲罪案。則不亦尤爲已甚乎。噫昔者王安石官至叅政。而司馬光猶不知其爲小人。侯君集畢竟叛逆。而魏徵嘗薦其人。其謂司馬光黨於王安石。

者云 此語在於朴淳日記中云矣。然介淸羅州敎授。非朴淳之所薦授也。壬午年間。柳夢鼎倅羅州。其時介淸門生羅州士人羅德峻德潤等。築書齋于大安洞。以爲藏修之所。一日德峻等設鄕飮酒之禮。奉介淸爲尊賓。柳夢鼎聞而往觀之、美其禮容之盛。而歎之曰。古禮之行。乃見於今日。豈非盛事也。此州乃人才之府庫。而徒務詞章。須得先生。可以變化士風。遂封疏上 聞。除介淸爲羅州訓導。介淸再三辭之。猶不見許。不獲已强起赴任。嚴古人師弟子之禮。而施敎自小學及呂氏鄕約聖經賢傳。以至性理大全心經近思錄。間以家禮儀禮禮記諸書。諄諄敎導。行之歲餘。孝悌禮儀之風。日長於鄕黨之間。而一時文人才子。徒以詞華自高者。環聚而嘲戲之。有校生洪千璟者。自矜文翰。一不入校。介淸告于牧伯。施以楚罰。遂致含憤。而介淸不以介意。未幾柳夢鼎遞去。介淸亦辭歸于家。安東金誠一來代夢鼎。以禮敦請介淸。願終其職。介淸牢辭不至。此事始末。詳載介淸家乘。朴淳薦以敎授之說。亦誣也。然介淸與朴淳交道。終始不虧。其義理上問答。吟咏問酬唱。皆在介淸私稿中。今之所謂背朴淳。而附托攻斥朴淳者。其亦誣矣。且介淸旣與朴淳親。切如此。當金長生擧帳相問之際。彼旣不問師生與否。則師生與否固不當辨矣。而似應言與朴淳交道特厚之說矣。豈但曰欲考文字往來而已。其所謂問答之言。無乃沒其詳而著其畧。欲爲介淸之罪歟。抑或傳語之間。忘其詳而記其畧歟。是又不可知者也。然旣非師生。則雖曰爲借看文字往來。其言何害於義乎。介淸家世貧寒。自少固窮。山林一室自守。專心致志於學問。不事交遊。一時名卿薦辟不一。而介淸潛心隱遯。不求聞達。萬曆丁丑。 宣廟聞其名。除北部叅奉。庚申除 延恩殿叅奉。甲申除司甕叅奉。乙酉除昭格署叅奉。並皆肅謝即還。是歲又除校正郎廳。從仕十餘日。丙戌又除童蒙敎官。肅謝即還。丁亥除典牲主簿。肅謝後上疏。陳明道德立大本之說、 宣廟備忘記曰。觀此疏章。得聞至論。良用嘉焉。前日亦曾疏陳。前後眷眷之忠。尤爲可嘉。予雖不敏。當加體念。鄭介淸可陞敍。曾聞有老親。以此不得供職云。隣近之邑。守令除授 仍除谷城縣監。黽勉赴任。而以老父在家色養久曠。八閱月而遞歸。蓋其守拙喜靜。行世絶少。其不爲歷抵名流叅尋往還。推此可知也。逆賊鄭汝立。雖在同道而相去三日程。而志氣不類。出處殊迹。初無相見之路。校正廳從仕之時。適與汝立公座同校。僅十餘日。而即歸林下。豈有親厚交密之意也。其後絶無相從之事。而李端相之疏曰。介淸數與汝立。會議於山寺。汝立曰。古今惟伊尹爲聖之任者。何事非

李端相固與浚吉最相親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欲構介淸之計。必講之熟矣。定之久矣。而李端相之䟽則曰。鄭介淸羅州鄕吏之孫也。二人之言。何若是之不同也。此兩人之眞無的知定見。而徒事構虛揑誣。的然可知也。抑李端相初與浚吉。同謀定論。而後聞子孫訴寃。士林公論。亦有不可抑勒。而使之泯滅者。恐 聖明覺悟而以爲非。故不得以實言之。而不覺其與浚吉異同。而終爲賣浚吉乎。故相臣朴淳癸卯未生。而年至三十一。癸丑歲庭試壯元。甲子由直提學陞承旨。乙丑拜大司憲 戊辰爲禮判。壬申入相。介淸己丑生。朴淳不過年長於介淸六歲也。介淸以肩隨之年。豈有定爲師生受學之理也。雖欲受學。而朴淳年未三十。豈有誨人之理也。而及其三十以後。則長在名宦居京。介淸居鄕。朴淳雖欲教介淸。介淸雖欲學於朴淳。其可得乎。介淸私稿愚得錄中。載抵朴淳書數篇而其題目或云與思菴書。或云上思庵書。書之頭辭。多稱後生某。或只稱某云云而不稱門生。據此則不爲門生亦明矣。宋浚吉登對時。誦金長生之言曰。鄭介淸於朴淳。有師生之分。而及朴淳罷退後。反附托於攻斥朴淳者。又曰。金長生公會間與鄭介淸相語曰。知朴相否。介淸答曰。聞其家多儲書籍。往來看考云。此則以背師爲介淸之罪案。而介淸之於朴淳。本非師生。顯有

證據。明白無疑。其所以欲加背師之罪。而勒爲師生之說明矣。而亦未免同歸於誣罔也。李端相之䟽曰，朴淳嘉其篤志向學。薦授羅州教授。遂爲朴淳門下人。介淸之爲朴淳所教育。擧世之所知云。其下又曰。背師反覆云。細看端相之言。則其意盖以薦爲羅州教授之言。因作爲朴淳門下人之說 以朴淳門下人之言。因作爲朴淳所教育之說。其傅會苟且之意。可掬於文字間。而其必欲以背師爲其罪。而巧作此語。斷可知也。至於四學儒生之䟽。則介淸本以羅州鄕吏之孫。讀書甚勤。能通文義故相臣朴淳愛其才華。舘置于家。顧待備周。勸之以儒家之書。勤勤教誨者。至於十年之久。自此介淸文詞日進。儀觀頓異於平昔云。端相之言。比浚吉之言。則既多敷衍增益。而學䟽之言敷衍增益。比端相又倍簁。其所以隨意造言。畧無顧忌可知。而古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正謂此也。況以門生而叛其師。乃爲士者之大罪案。介淸實爲朴淳之門生。而終背朴淳。則己丑羅織之時。豈不以此添作一罪案。而今始提起也。其言之誣罔。亦明證也。但介淸與朴淳同鄕。朴淳細知介淸學行。與之相善。宣廟嘗憂兵亂之兆。一日於 榻前謂曰。苟有倭亂誰可爲元帥者。朴淳以大臣對曰。以臣愚見。鄭介淸可爲八道都元帥。臣觀其爲人。不啻學行。其人物才智。鮮有出其右

畢露也。目前則吾固有所係吝。而彼亦未至畢露也。是以古人之所以必欲辨別旣往之賢邪是非者。其意盖在於必欲辨別目前之賢邪是非也。賢邪莫辨。是非顚倒　則其何以爲國也。夫然故國是者。國家之元氣。元氣實則活。元氣敗則滅。自古以正國是。爲祈天永命之本。而爲有國家者之急先務。非苟焉而已也。然則國是其可忽乎。向者鄭介淸之事。臣非詳言。只言政院終不上達其子孫之疏。壅蔽言路之非矣。而遽有羣起而呶呶。今復詳言。則其爲紛擾。必十倍於前日。直欲殺臣而後已。抑恐　殿下亦以臣爲支離矣。然臣之愚意則以爲鄭介淸之事。有關於國是非細。不可不明辨也　臣知其然而不言。則其負我殿下之罪。殆有甚於彼輩之有所係吝。游辭巧飾。欺罔聖聰也。是以臣不敢避煩瀆之誅。而敢欲畢前日之說。支分縷釋。逐條攻破焉。其言曲曲有理。節節有證。乍回日月之明。則彼此之眞僞曲直。何難知也。然昔人以斲輪而喩至道。以牧馬而喩養民。殿下苟能覺悟於此。而三隅反。則齊威王之治阿即墨。而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國中大治者。不難致也　殿下苟能覺悟於此。以一懲百。則周文王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一怒而安天下。民卒爲周宗者。亦可及也。然則臣之此言。不獨爲鄭介淸而發者。盖亦明矣。噫介淸見嫉宵人。

酷被蜮沙。横死於己丑之獄。幸得雪冤。已至三十六載。而到今構誣有倍己丑者何也。介淸薰陶　列聖之培養。沐浴　列聖之淸化。拔起草莽。篤學力行。識透業邃。爲世所推。非徒士林之師宗。名卿薦進。　聖主旌招。非一非再。則決非凡人也凡人無辜横加惡。名亦足動天。故賤臣叩心。六月飛霜。庶女呼天。三年枯旱。况至行在身吾道所重之人。而重泉之冤纔雪。後世之誣益酷。則是明時之所當然者耶。所不當然者耶。所必明辨者耶。所不必明辨者耶。臣聞介淸本貫。乃嶺南鐵城人也。介淸七代祖夢松。麗末以令同正。謫配羅州。其時配者。必役於官。今之所謂鄉吏是也。其後免役。卜居務安。世無顯官。謂之寒微則可也。謂之官屬則不亦寃乎。官屬即官奴之稱也。官奴賤隷也。我國鄉吏之子孫。則爲卿爲相。赫世冠冕者。不可勝計。奴之與吏。等級固天淵矣。况書院之當建與否。只當論其人之賢否。不必論其人之世系。而上年　筵臣宋浚吉引對時。首言鄭介淸務安官屬也。此言非徒誣罔。似非君子之辭氣也。實爲務安官奴。則是隱匿者也。而其罪大矣。己丑構獄時。委官鄭澈同福疏儒丁岩壽羅州士人洪千璟等。以無爲有。萋斐成錦。百般羅織之時　豈不擧此而添一罪案乎。如何年久之後。今乃有此言也。其言之非眞。而實出於構捏者。不難知也。况

謂卿等宜先容受直言之意安在。此無他。言人主之過。則自歸於沽名。而徒見其益也。言人臣之過。則未有其益。而徒見其害也。誰肯言之。此是朝廷之大患。而曾無一人念及於此而言之者。此非不知而不言。實出於不敢言之故也。豈非大可懼者乎。尹善道之言。雖無足可觀者。其主意則全攻政院之說。固未可容受而處之。如言人主之過者。以開後之言路乎。據此言之。則尹善道之言。亦非全然無據。假使無據。朝廷有大奸慝孰肯出而言之乎。今之言者。以不肯恢言路爲言。予方患之。思欲自反。而還有此事。恐遠外之聽聞。因此沮喪。幷與言人主之過而不爲。則其患滋甚。特爲言此。以導達言路。而庶免在朝廷臣歸於不美之地。相與勗哉而勉旃。

是年六月日。前叅議尹善道論國是疏（疏人政院還出給）

伏以。臣歸路方綽。而疾病方劇。行意方生。而暑熱方酷。無計跋涉於千里。而尙忍羈旅於淹泊。心緖茫然。萬念俱灰。而愛　君憂國之心。猶有所耿耿于中而終不能自已者。盖臣自少愚妄。累觸駭機。老而益甚。不覺其非。此正古人所謂雖九死其猶未悔者也。而亦所謂此病天所稀也。區區所懷。畧達于冕旒之下。伏願　聖明不以人廢言。而　留神垂察焉。臣竊念方今節屬溽暑。而凄風連月。時當雨水。而旱乾日甚。此何景像也。時氣失節。何至於斯。今雖得雨。秋節已迫。未移之秧既病之禾。無復望矣。大命近止。田野遑遑。不言可想也。然臣之所大憂者。不在於此矣。臣竊觀。　殿下求治日切。而要領尙紊。　睿智天縱。而乾剛不足。威福不作於上。政權皆在於下。前史所謂太阿倒持。徒擁虛器者。不幸近之。臣竊骨驚心寒。不知其所以然也。盖頑鈍無耻。患得患失者。聖人之所謂鄙夫也。陽爲萬善。陰利一己者。聖人之所謂奸所謂佞也。方施行於世者。率多此類。而　殿下惸然孤立於上。懵然無覩於外。國事之至於此。都由於此也。臣誠爲　殿下長太息之不足。而欲爲痛哭者也。孔子曰。擧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擧伊尹。不仁者遠矣。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今我　殿下所憂者何事。而憂不及此也。如不以此爲憂。則臣恐國不其國也。代不乏賢。古來格言。自是　殿下求之不誠。察之不精。豈有乏人材之世也。嗚呼既往之賢邪。辨之易者也。目前之賢邪。辨之難者也。既往之賢邪不能辨。則目前之賢邪。何得辨也。既往之是非知之易者也。目前之是非。知之難者也。既往之是非不能知。則目前之是非。何得知也。何者。既往則吾固無所係吝。而彼亦已至

同時之人也。金長生必差後於其時。則其於介淸之事。所聞所知。詳略必不同矣。且金長生所聞之言。實出於大公至正之人歟。或出於黨同伐異之人歟。此又不可知也。介淸在　聖祖之世。爲士林所推。爲名卿所奬。爲　聖祖禮遇。其後雖不幸而汚衊。還復伸雪而到今受誣。有倍己丑。則其子孫之稱冤固也而抑恐有士林公論不平於當今。靑史譏評有惜於千秋也。此乃朝廷明査愼辨。以爲勸儒行勵風敎之地者。實係於　朝家。而非係於其子孫之事也。况子孫之爲先訴冤。古有此規。近有此例則。政院所當入　啓。任　聖上之進退。任朝廷之處置而已其所以揮却者何也其可謂隨時議而左右之乎云云。

都承旨趙啓遠等　啓曰。近以尹善道疏辭之事。本院未免一塲紛擾。不勝惶悚之至矣。即者尹善道上疏。又斥本院不遺餘力。其言之長短是非。臣等固不欲爭卞。亦不欲瀆於　聖聽之下。旣被誣訴。則其疏又不可留待明朝諸僚畢會之後。故即爲入啓。而臣等又不敢晏然而已。至於介淸之孫國憲之疏。頃日果來呈而廳中之意以爲。此是　朝家已定之事。不得捧入。非有他意於其間。而亦被誣斥。臣等不敢自以爲是。惶悚待罪。傳曰。本院紛擾。豈尹善道之事乎。不肯自反。甚矣可駭。勿待罪。

又　啓曰。尹善道前後之疏。重斥本院。本院陳啓。亦已至再今此臣等待罪之　啓。妄辨紛擾之語者。盖指此也。而昏暮忙遽之際。自不覺措語之未瑩。致有嚴　旨。無非臣等昏謬不察之罪。旣承此　敎。不敢一刻晏然。當此深夜。又爲瀆擾。尤不勝惶恐。待罪。傳曰。勿待罪。

應敎李端相上疏大槪。尹善道前後疏辭。威脅政院。眩惑　聖聽之狀。誠不滿一哂。而其中鄭介淸之事。不可不明白爾。敢陳所懷事。　答曰。鄭介淸之事。伊日之聞甚詳。豈有他意哉彼自不知耳。不知之言。何足較乎。　戊戌四月初九日備忘記噫近世之士。能言人主之過。而不能言人臣之過也。人主之威雖甚雷霆。而終必恩叙。而用之無間。人臣之怒。或不免衆猜羣嫉。相與排擊之不已故也。旣加雷霆於言者。已非聖主事。而又有人臣或不免焉則。上下俱失其道。玆豈非國家之不幸乎予之過失。予當勉勵。而邇者叅議尹善道。言政院之失。過則過矣。而亦非構虛揑誣之事。且是政院之滄浪自取。何乃深怒若是之甚乎。謂之因自己事而過用憤懥之言、則是也。而謂之威脅政院眩惑聖聽。則豈其可乎。言人主之過者。則人臣謂之曰其言雖過。能容如此之言。然後善言乃至。不可不容而受之。勿爲摧折之。而獨於言人臣之過者。則全不用此事。唐太宗所

爲臣祖罪案。至於受刑謫死。所謂搜括文書中者亦何言耶。加排字於節義之上。雖至愚者不可爲。况臣祖以學問自任。而爲此無理之擧乎。其爲寃痛者四也。逆賊汝立者。羊質虎皮。假托儒術。一世賢大夫皆被其誑。况其他乎。臣祖雖在同道。曾未相識。及爲校正郞廳。始見其面。不過十日同校而已。有何情好乎。一番通問。人事上常規。數句尊稱。書辭中例談。豈料以爲陷身之穽乎。其後因壬臣之暴白。儒生之疏辭。已爲雪寃復官。而今又以此爲祟。不亦已甚乎。其爲寃痛者五也。臣祖庚寅四月被拿。五月定配。六月身死。其時獄事已畢。未知又出於何賊招。而未及押來者。亦何言也。其爲寃痛者六也。此等事。臣祖原情及儒生雪寃之疏。俱載其辭。前後寃枉。班々可考。豈待臣辨而明也。豈以人語而誣也。故相臣柳成龍請雪己丑寃枉之　啓曰。鄭介淸則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檢自任云云。則臣祖以學術行檢。見重於士類。亦可知矣。嗚呼書院非一人之所創。乃多士之所搆。則其成其毁。固非臣等之所可知。然一朝夷其祠宇。焚其位板。籩豆罍爵。擲於陋地。位田守奴。沒入公家。有同逆賊瀦宅籍沒之爲。路人猶不忍見。况如臣等爲子孫之心乎。豈意慘酷之禍加於己丑之寃乎。寧欲鑽地而入也。噫一國書院。不合公論者何限。旣成之後似難猝毁。而此則不議於大臣。不問於士林。不考其學問深淺爲人賢否。而猝有此擧。有若私讎者然。此豈獨臣等不寃痛乎。抑恐爲他日之口實也。噫以臣等之愚劣。訟臣祖之抱寃固知其齟齬。而第念所恃者。天地無私。日月高明。敢陳罔極之痛。伏願　聖明垂察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見臣祖所著愚得錄。則臣祖學問之如何。難逃於　聖鑑之下矣。臣等忘其僭猥。繕寫投進。倘於萬機之暇。時一　睿覽則或可知臣祖之爲人。而朽骨之寃痛。庶幾少洩矣。如蒙天日得伸今日之寃。則臣等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臣等不勝拊胷痛哭呼天殞絕之至。謹昧死以　聞。

是年四月初六日前叅議尹善道疏

伏以。臣聞頃者鄭介淸之孫兩人。欲伸其祖之寃。裹足千里。懷疏仰籲。而見却於政院。終不得上達云云。其後臣適因人得其疏草。其言有倫有脊。而其所謂窮天極地之寃不爲誣矣。且其言有曰。故相臣柳成龍請雪己丑寃枉之　啓曰。鄭介淸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義自任云。臣未嘗見柳成龍文集。而臣聞諸人。柳成龍文集載此語如此疏云。可知此語之不爲虛也。臣聞柳成龍乃　宣祖朝賢相也。其學問事業。出類拔萃。豈必下於向之金長生今之宋浚吉也。况柳成龍與鄭介淸。

意。至矣盡矣。臣祖感激 天恩。無路報效。欲明所學。以救斯世。乃其素志也。其時本道之人。爭相淸談。以傷風俗。臣祖慨然於斯。適見朱子語類顏淵章。著東漢節義晉宋淸談所尙不同之說。盖其意祖述朱子之論。非自己言也。而大爲時輩所忤。期於必殺。而無隙可乘。不幸巳丑逆獄起於道內。以此爲構殺之計。而無以爲辭。以此書號爲排節義。竟致寃死。其爲寃痛。庸有極耶。幸賴 仁祖大王改玉之初。天日重明。無幽不燭。伸雪之典。及於臣祖旣朽之骨。此非獨臣等沒齒感泣。思欲殞首結草之報也。其爲和天地之氣。感神人之心者。爲如何哉。不意今者。鎭臣之言。出於登對。一則曰。介淸本以務安官屬。一則曰。爲朴淳所敎育。朴淳罷退後。反附托於攻斥朴淳者。一則曰。汝立起獄。介淸出於賊招。一則曰嘗作排節義論。見捉於文書搜括之際。一則曰。介淸貽書汝立曰見道高明。惟尊兄一人。一則曰。又出於賊招。未及押來巳先死矣。臣等請一一條陳焉。臣祖本貫。乃嶺南鐵城人也。先祖夢松。麗末以令同正。謫配羅州。其時配者。必役於官。今之所謂鄕吏也。其後免役。卜居務安。世無顯官。謂之寒微。則可也。謂之官屬。則不亦寃乎。官屬者官奴之稱。實爲官奴。而仍居本縣。則今番推刷時。百年漏落者。皆爲提起。何獨不及於臣祖乎。其爲寃痛者一也。故相臣朴淳羅州人也。知臣祖力學。道義相許。少無畦畛。閫帥之薦。以臣祖爲首。朴淳有退歸之計。臣祖抵書勸留。及其退老之後。其義理上問答。吟咏間酧唱。皆在臣祖私稿中。知臣祖者。莫如朴淳。知朴淳者。莫如臣祖。終始無間。人所共知。而反附攻斥。指何事而言也。設或有借觀書冊之言。此豈攻斥者乎。朴淳乃一時賢相也。雖在他人。猶不敢攻之。况臣祖最爲受知受恩者乎。意者 宣祖大王下敎曰。鄭介淸有老父云。近地守令除授。伊時李山海爲銓長。即除谷城縣監。朴淳與山海異色。無乃臣祖被山海之用而做此言耶。前後無他相背之事。而只以借觀書冊一言。爲臣祖罪案。其爲寃痛者二也。臣祖初非出於逆招。羅州鄕所品官等若干人。因監司行關。逆賊相親者搜問牒報云云。故各人構陷虛言。謂臣祖與儒生趙鳳瑞。偕往汝立家觀基云云。以此拿推而原情之後。誣陷判然。自 上令議處。而委官回。 啓曰觀基之事。一向稱寃至欲與鄭汝陵一處憑閱云云。似爲不實。而至有嘗作排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竟至受刑一次。定配慶源。而出賊招者。未知出於何等文書耶。其爲寃痛者三也。臣祖所著。即東漢節義晉宋淸談所尙不同之說。而同福生員丁岩壽上疏。勒加排字於其上。以

大東野乘　己丑錄續

（未　詳）

丁酉九月二十七日日記　孝宗八年

晝講時。侍講官閔鼎重所　啓。前日臣等劄中。有引先正臣金長生䟽。斥郭詩全彭齡之語。其後詳聞。則非全彭齡也。乃鄭介淸。而彭齡則出於其時儒䟽云。臣等不察之失。不勝惶恐。介淸彭齡。合有更議黜去之擧矣。　上曰。介淸郭詩彭齡等。何許人耶。贊善宋浚吉曰。介淸本以務安官屬。爲故相臣朴淳所敎育。朴淳罷退後。反附托於攻斥朴淳者。所謂攻斥朴淳者即鄭汝立之徒也。亡師金長生。心常痛之。一日往公會。適與隔帳依幕而坐。長生擧帳而言。問于介淸曰。子知朴相否。答曰。聞其家多儲書冊。故欲考文字往來云。其心迹如此。及汝立獄起。介淸出於逆招介淸甞作排節義論。見捉於文書搜括之際。　宣祖大王覽之驚駭。命詞臣作反排節義文。頒布四方。且介淸貽書於汝立曰。當代見道高明。惟尊兄一人云云。其書亦入於搜括文書中。　宣祖大王下敎曰。所謂道者何道耶。可問之。一次刑訊。流之北邊矣。其後又出於逆招。未及押來。已先死矣。如此之人。何可當俎豆之禮乎。事甚痛駭。且郭詩則年二十餘登第。下鄕飮燒酒。死於官門。則亦豈非疵累之大者。故臣之先師金長生。陳䟽痛斥。　先王即命黜之。郭詩則近者宋國澤爲沃川郡守時。遵朝命黜之。介淸書院則尙在務安縣。至今不爲毁黜。可勝痛哉。　上曰。贊善如是詳盡。贊善之師。亦曾䟽達於　先朝。已蒙　允兪。今聞驚駭之言。不可置之。申明　先朝之　成命。即爲擧行。刑曹馳　啓事分付。

戊戌年鄭國憲敬憲等䟽　院䟽入政還出給

伏以。臣等抱窮天極地之痛。無以暴白於天日之下。懷此短䟽裹足千里。敢冒鈇鉞之誅。仰籲　天地父母之前。臣等之罪。萬死難贖。伏念。臣曾祖父谷城縣監鄭介淸。沐浴　宣祖大王培養之化。銳意讀書。潛心講道名聞　九重。累被　召命。官至縣監。爲世聞人。豈獨爲臣祖之榮幸。實爲國家崇儒重道之

臣亦嘗欲以此幷達於　聖明。而未及者也。令禁府査出稟處亦當。伏惟　上裁。
領中樞府事鄭昌衍病不收議。大臣之議如此。　上裁施行如何傳曰。依議施行。〇五月二十八日。鄭澈復官爵。翌年乙丑二月。困齋及李潑李洁柳夢井曹大中。幷復官。

己丑錄下　終

問。今欲訟父之寃。而虛辭巧說。欺罔　聖明。臣等雖無狀。亦知其不敢也。倘蒙　聖明天地父母。矜此至情。商該事由。斷自　宸衷。特降恩命。湔滌罪名。則生死肉骨。不足爲喩。隕結糜粉。罔無遺恨。如其所言。或有絲毫失實。則斧鉞之誅實所甘心。況敢貪戀榮名。從他僇笑。厠迹於士大夫之列。玷辱於淸明之朝哉。伏願　聖明哀憐而垂察焉。臣等無任號天摧隕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疏中所陳。事在　先朝。似難輕議然。後從當量處焉。

傳曰。鄭澈之事。似難輕議。但澈之生時。已蒙流放極典。而旋因國變。蕩滌疏釋。復置諸大臣之列。至其身沒之後。又以此事追奪官爵。似乎已甚。今觀其子宗溟等所陳疏章。則或不無可恕之道。令大臣從公議處置。且澈旣已治獄過當。至於被罪。雷霆之下。必有抱寃橫罹而不得伸者。亦令大臣從公査出議處。此事俱在　先朝。不可容議。而事旣發端。不妨博議衆論。俾無後言。幷令禁府郞廳。議于大臣以啓。

大臣收議

領相李元翼議。前日筵中。自　上以鄭澈事。下問于臣。故臣以辛卯年忝憲長。論啓曲折仰達而已。至於今日伸理之議。非

有防遏之意也。其時被罪白惟讓等諸人。臣等曩日累次獻議論請伸雪。令禁府査出諸人之名。稟處宜當。伏惟　上裁。

左相尹昉議。鄭澈伸寃復官事。臣於上年登對之時。已盡陳達今不更贅。大概好惡雖在於一時。論議常伸於後日。事若可爲則豈可以事在　先朝而不然乎。成渾被罪。亦在　先朝。而反正之初。快卽伸雪。大慰士林之望。澈之心迹。亦惟在　聖鑑洞燭而已。至於其時被罪人等。如有橫罹者。則令有司査考稟處爲當。伏惟　上裁。

右相申欽議。鄭澈之姓名爲世所諱。今三十年矣。聖明臨御。無寃不釋。其子之所訟。臣亦備聞之矣。實非誣言也。特以澈剛愎多忤。與時之當事者。矛盾得罪。至於此耳。逆變出於搢紳。而書札之相連。又從以爲其禍。李潑等初以澈之啓辭。止於定配而復出於宣弘福之招。再被拿鞫。則其終之事。澈亦無如之何。崔永慶事。臣曾聞於故相臣李恒福者。實如宗溟輩所陳。　聖明之下。何敢一言欺負哉。只以數十年間朝著携貳。以澈爲穽。新進小生不見澈面目者。少有一言及澈。則輒同以某黨擠去之。株連抑塞者。豈獨澈一人而止哉。此臣之所嘗爲世道慨然者也。今若蕩滌伸理。許復官爵。則豈不有關於同寅協恭之治道哉。李潑等諸人被罪時至於籍沒等事。亦涉過重。

道也。他可推見矣。設使其訊問雖過。足爲後戒云云。推此一批。足見其時事蹟。初不出於臣父之所爲。章章明矣。噫變亂之生。何代無之。兇逆之狀。未有甚於此賊。如鄭緝諸賊之招推鞫諸臣不敢書諸案牘。只耳不忍聞口不敢道書啓。凡在臣民苟有血氣者。有共討之義。無縱緩之理。則其所交遊親厚之人雖曰不參逆謀。亦不可謂專無自作之孽。而臣父必審克之初。盡救釋惟恐不及。其終始獻讞之迹。載在文籍。昭不可掩。而兵燹之後。推案无存。舊人都盡。泯泯以至於今。新進後生。承訛襲謬。轉相蔽誣。無復顧忌。卒以此爲陷人之機穽。于今三十年餘矣。原其所由來。則非一朝一夕之故耳。嗚呼臣父逮事　明宣兩朝。特蒙知遇。風雲魚水之歡。一時罕比。而徒以勁直之性。與人寡合。遇事敢言。不避忌諱。不幸中年士論携貳。東西角立。而臣父尤被衆攻。不能安於朝廷之上。及己逆變。臣父爲一邊人所嫉。顯有形跡之嫌丑按獄之際。若不每人救釋。則畢竟怨毒。必皆叢于一身。是以臣父逡巡辭避。初不欲擔當。而臣父之友成渾在坡山。勸起臣父曰。變生搢紳之間將未免蔓延之患。若使他人主治此獄。則其不能以公心處於嫌疑也明矣。國事甚重。奚顧後慮。往復商確。出應治獄之　命周旋伸理。多所平反。前後證左。明白如許。古人有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試將諸人被罪首末。及臣父伸理曲折。參商徐究。則足見人言之不足信而臣父之受厚誣也。大抵臣父枉被媒孽。爲世禍首。衆誹所歸。人諱言之者。豈無所以然而然乎。蓋由老奸當朝。乘機逞憾。上以欺蔽白日。下以籠絡一世。爲一網打盡之計。以至於辛卯之禍而慘矣。幸賴　先王聖明。曲加寬貸。使臣父獲免鼎鑊。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及至壬辰之亂。大駕西幸。臣父首蒙放赦之命。　聖旨有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急赴平壤云云。當急亂之日。受知於君父。可謂至矣。臣父蒼黃泣血。追到行在。萬死之餘。猶全素履。亦不能隨世俯仰。重取狼狽。至於入地之後。謗書盈篋。反覆簧鼓。追奪官爵。至今未復。使先王平日褒嘉之眷。不能保全終始。此無非讒者之效。臣等所以叩心搥胸無所籲訴者也。臣等竊見。方今　聖明在上。群賢滿朝廷。邦朋邦誣。幾盡消融。而獨臣家世長抱覆盆之恨。此無非先臣有子不肖。不能積誠潛孚。感回　天心。終使窮天寃痛一向黯昧。而臣等猶且身乘榮寵。出入禁闥。跼蹐縮恧。進退維谷。居常向隅。悒悒如窮人無所依歸。生無以擧顏於　宇宙。死無以見父於地下。臣等蹤跡亦甚危迫。而其情誠可感矣臣等竊念。君臣父子。情義無間。事之如一。無所逃於天地之

兄弟。俱被親鞫。臣父極救彥智。以老妄失對。得免刑杖。止於流配。及彥信再就廷鞫。自 上以爲前後欺罔。 賜死之命已下。其時李山海爲首相。柳成龍爲右相。臣父爲左相。而鞫廳諸臣震懾 天威。相顧噤嘿。回啓之辭。咸推於臣父。臣父卽草啓辭。辭意懇惻。以爲我朝二百年來。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德。無異趙宋家風。至於再啓。終脫彥信於死地。得蒙末減而編配。當時彥信一家。以臣父有再生之恩。至遣其子鄭協于臣父謫所。勞問稱謝。及彥信死後。協乃爲時論所撓。攻臣父不有餘力。終至於以惡報德。可勝痛哉。李潑李浩白惟讓則平日與逆魁。或爲連姻。或與交厚。往來簡牘。多出逆家。而惟讓書中。至有犯上不道之言。事將不測。臣父以爲。以書札間事。遽加刑戮。恐非 聖代美事。從容進啓。初配遠道。發行數日之後。潑浩惟讓等復出於宣弘福之招。再被拿鞫。終至於死。其後 先王命以逆賊科斷。臣父在鞫廳。倡爲議啓一款有曰。經幄間出一汝立。已是不幸。夫豈有兩汝立乎云云。至以專輒下 敎。則臣父之不能容力。亦可知矣。若如李潑老母穉子之死。人皆稱寃。而其時臣父適遞委官已久。柳成龍李陽元相繼代之。不敢發言以救其死。其時大司諫洪汝諄。執義金玏。刑房承旨李廷馣。同參其坐。衆皆覩記。今或以此獄移之於臣父。擧此一端。足知其他。誣衊之狀。皆此類也。鄭介淸則平生所著文字。節義亡人國之語。臺論請以罷職。而適於逆家文書中。有介淸遺賊魁書。曰見道高明。當世惟尊兄一人而已云云。 先王下敎曰。所謂道何道。且此人平日作排節義論必好與節義相背之事。正爲嚴問。又 命詞官。將介淸著說逐段攻卞。布諸鄕校。以正士習。柳夢井則曾宰古阜。出穀與賊營救獄舍。言官論劾。 命鞫受刑。曹大中則訊鞫之際。以其所作一絕。呈于省坐。有曰。地下若從比干去。此時含笑不含悲云云。委官沈守慶見而不達。判府事崔滉以其詩意涉於怨上達於筵中。自 上取覽其詩。特命并拿其妻子。守慶因此遞免若此類被罪皆有曲折。有非臣父所知。而賊徒金佑成輩。乘時煽動。表裏連結。一生以構陷臣父。爲發身之階梯。做出無根之說。罔有紀極。此則國人之所共知。而 聖明之所洞燭也。往在丁卯年間。有儒生韓浩上疏伸救己丑獄事。 先王聖批嚴峻。折破情狀。其畧曰。此輩之平日推尊逆魁。互相奬許。終至助成鴟張之勢。其締結之狀。書札具在。其間或出於言官彈論。或出於同黨之招。在法不得不問。非謂同謀逆叛也。凡人旣出於同黨之招。雖在他獄。不爲推問乎。此則潑浩等也。且今不盡記。而擧其一。或曰見道高明。當世惟尊兄。所謂道者是何

而反覆分疏至此乎。其後再鞫之論出於諫院。而臣父則實未聞知。及見朝報。即移書于憲長尹斗壽問之。則斗壽以不出於已答之。其後乃知正言臣具宬獨發此論。臣父私自歎惜。具一小劄。常盛諸囊中。欲待刑推命下。將以 啓救。大畧以爲。永慶雖或與逆賊相識。而不至於親密交通。則可以無疑。然則與之親密者。亦未必與知逆謀。而況不親密乎。今永慶之弟。已死於杖下。今又刑訊永慶。則一次萬無生理。凡民无辜尙不可枉殺。況於士大夫乎。抑窃唯念飛語起獄。本非盛世美事。而罪名不章。遽加刑戮。則不但貽 聖上事過之悔。亦將啓後日無窮之弊云云。其時故相臣李恒福及洪履祥等。俱爲問事郎。實皆見知。而未幾永慶病死。獄事究竟。故劄不果上。今其草藁猶在。不可誣也。臣等窃聞李恒福備知獄事顚末。詳載筆記。以爲秘藏。生時不許子弟㕘看。而及其沒後。其書始出。手蹟粲然。猶可覈按。今雖以臣等之言爲不足信。獨不念恒福之無所私於臣家耶。臣父死後。甲午年金宇顒。爲憲長。始將永慶一事。論削臣父職名。有曰。陽爲救解。而陰實擠陷。雖極力攻之者。亦未嘗以臣父不爲救解也。夫陽者其跡可見。陰者其情未著。欲其掩可見之迹。以逆探未著之情。以構成無據之罪名。此何異於以腹誹莫須有罪人之手段也。論者又以湖南儒生梁千頃等未服。爲臣父罪案。此尤大不近理。變起之初。三峯之說。即播遠近。則初非出於千頃也。再鞫之論。既發於啓辭中。有逆賊委訪永慶留連之語。自 上問言根。則諫院對以聞於慶尙都事許昕。許昕聞於監司金睟。金睟聞於密陽教授康景禧。景禧聞於晋州判官洪廷瑞。廷瑞聞於全州品官鄭弘祚。而至於轉相逮聞。則其言之所發。從可知矣。其後千頃等被鞫。引任禮臣等十餘人。以自辨白。而推官置之不問。千頃不勝栲掠。叫死迷亂之際。人有受時宰意旨者。誘脅之曰。凡殺人之律。當分首從。汝若引鄭澈爲首。則可以免死。千頃遂爲誣服。果得減死流配。而竟斃於决杖之下。死生之際。人所難處。何可以捨命不渝望於千頃哉。今若以一時供辭。爲必可信。一切按以從法。則其時逆招所引搢紳間。以爲同謀內應者甚多。豈皆眞實可据。以爲斷案耶。世之攻臣父者。遂以此藉口。不亦寃乎姜涀則與千頃同爲誣服。而臨死手草短疏。稱曰誣服臣姜涀云云。繫其衣帶。欲爲死後自明之計。而獄官終不奏納。南中人士至今憐之。臣等豈敢修餙虛誕。自陷於罔上之誅乎。臣聞千頃之在獄也。其所交遊。日到獄門外候之。及其誣服出獄。人皆徃唁。而今延平府院君臣李貴。獨不徃曰。陷長者圖苟活之人。可以絕矣。何用唁爲。此則李貴之所詳知也。至如鄭彥信

旣不足以感動 天聽。則所當披肝瀝血。盡情吐露。以明先臣之心跡。而屬緣國家多故。宵旰憂殷。不敢以私事瀆擾 宸聽。抱寃泯嘿。淹過時月。俯仰惶愧措躬無地。今則變亂已定。庶事更始。納言之路。日益恢廣。凡在大小臣僚。苟有所懷。無不畢聞於 冕旒之下。則臣等亦安忍首尾畏縮。不一暴白。使先臣終不瞑目於泉下乎。仍念臣父寃枉之狀。筵臣雖已陳達。聖明雖以洞燭。而其間曲折。有非一時一言之所可備悉。玆敢不避煩冒。羅列如左。伏願 聖明裁察焉。臣父之所以被罪者無他。不過以己丑治獄一事爲言耳。當時論者。初以構殺崔永慶爲罪。其後日生新語。展轉增益。至以李潑李洁白惟讓之死。亦以爲皆由於臣父挾憾構陷。其他連累而死者。悉以歸寃於臣父。以其事在旣往。卞詰無據。牽合傅會。無所不至。臣等不得不據實陳卞。當時逆賊從班。二百年來未有此變。臣父是時以前贊成。退居畿甸。聞變震驚。奔問 闕下。聖教丁寧。許以忠節。未幾擢居台鼎。仍命以委官治獄。得見逆家文書。多擧臣父之名。臣父卽以形跡嫌疑。辭避乞免。而未蒙 允許。黽勉視事。以此彌增惶恐。凡干鞫問。動皆裁稟 聖旨。未嘗輕自擅斷。時或越例獻議。多所伸理。豈敢有所輕重於其間。如言者所云云乎。當初逆徒有李光秀者。納招曰。鄭八龍吉三峯爲大將云云。又有朴栈朴延齡等招曰。非吉三峯乃崔三峯也三峯居在智理山下。與逆賊開山逕往來。三峯常坐汝立之上。及問三峯容體。則曰面瘦黑。髯長至腹云云。於是飛語喧騰。莫的所指。一日 先王下敎三省曰所謂三峯者。必有其人。而未能物色。如邊涘幻名號。在安岳則曰祟福。在全州則曰邊涘在東萊則曰白日昇。若以邊涘指爲白日昇。則無從尋捕。三峯之事。何以異此云。旣以全羅監司洪汝諄。因濟源察訪趙應麒所傳飛語。據所聞馳啓以崔永慶爲三峯。則拿命始下。臣父卽回啓曰。永慶以三峯爲號與否。請令兩南監司。覈實以啓。然後隨爲盤問。永慶旣已就獄。臣父又於榻前。盛陳永慶素有孝友之名。嶺南士論亦多推許。必無與知逆謀之理。 先王卽溫顔酬酢曰。予見其兄弟間書札。孝友則果似有之矣。及其置對。永慶自謂與逆不通一書。而逆賊與永慶書一紙。出於渠家文書中。自 上疑其欺罔。遂下天網恢恢之敎。又其文書中。有四韻詩。自 上以其詩語凶慘。欲先推問。永慶不知所對。但稱臣素不能詩。此似是臣友李魯之所書也。臣父仍啓曰。此詩甲申年間。傳於都下。而實不知出於誰手。臣亦曾聞之。決非永慶所作也。永慶因此得蒙 恩釋。如使臣父果如人言實有陰中之計。則何故筵中懇懇救解如彼。而乃並與永慶所不能對者。

爲史禍欲極力申救爲湖李流湧稱冤數款事已則可見松江之才且賢出人甚遠。而松江之決爲君子。而至此而無疑。此乃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而全脫松江於罔極之譏者也。然則此疏。雖謂之兼爲松江雪枉可也。況可謂之負友而自脫乎。此殆或者未嘗深考申疏首末。傳說失實。而閤下偶未之察耳。不然則以閤下之博雅好古。甘飫尙說。而反有未契於此者乎。先人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如使松江復起於九原。小生或不至無面目可顯。而松江亦未必不爲之莞然而憐其狂惑也。閤下以爲如何。小生雖極愚昧。亦知松江之爲父友之賢者。而情深義重。無異切親也。故每聞松江之謗。則未嘗不驚心疚懷極力分疏。若是何也。盖先人之於松江。非世俗毛皮之友也。松江涉於匪人。則取友不端之責。先人當之矣不惟是也。小生之於松江。亦所欽仰心服之者也。至於心事間不是底事。則非惟未嘗筆之於書。亦未嘗出之於其口。非惟未嘗出之於口。亦未嘗萌之於其心。常自謂吾輩中知松江之心。莫我若也。諸君之後進者。往往低看松江。談論間因小生之言而知松江之心者多矣。今日之事。栢悅蕙歎。理無獨殊。一網天地雖不能相救。寧自設淫辭而反助之攻者耶。小生之於此疏。前後曲折。今已悉陳而無隱矣。未審閤下以此爲眞使亡父負友而自悅者乎。抑無乃此外別有他端。而小生未之聞耶。伏望閤下明以賜教。如以爲愚昧之罪。未至於可絕。而猶可以化誨者則切願閤下勿以含容爲惠。而以匡直爲仁。引大義以責之。明古訓而誚之。俾勿復陷於悖亂之歸。則閤下愛人以德之美。直得前輩激厲後生之法。豈與夫務調護故人子弟。軫其飢寒煦濡飮食。禽遇而獸畜之者。所可同日道哉。如果以爲小生眞使亡父負友而自脫者。則此是莫大之罪。名教所不容。亦願閤下聲其罪而絕之。俾不得接跡於門墻。終無以自立於人世。而羞愧以死。則亦未必無補於世道者矣。伏望閤下勿復以姑息爲事。試可再思。擇於斯二者之中。而原情定罪。痛決分明。使負慝之人亦得以畏威仰德。而爲他日革面自新之地。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陶甄成就之賜也。伏惟閤下哀憐而進退之。幸甚

甲子夏鄭宗溟弘溟等上疏

伏以。先臣澈。含冤入地。積有年紀。而臣等俱以不肖遺孤。身廢名辱。不敢自列於平人。雖嘗陳布情事冀一昭雪。而積禍已錮。空言不售。藏踪屛息。杜門待死。庶幾百歲之後。愛憎泯而公論定矣。幸値　聖明御極。恩澤周洽。如臣兄弟。亦蒙收錄。起自田里。得齒衣冠。已是夢寐之所不料。而謬　恩荐加。榮官隨至。禍過災生。固不暇論。而惟是亡父之名。猶載丹書。遷延等待。湔滌無期。父子之間。榮辱懸殊。循例避辟

儒也。聞朝廷逐夏竦而用杜范富韓諸公。作慶曆聖德詩以頌之。希文聞之驚嘆。至以恠鬼目之。其後又斥其不可爲諫官。朱子與南軒東萊兩先生。爲道義之交。而朱子公議呂夷簡之失及欒公家學之不正。又悔爲魏公子弟所誤。作行狀頗失直筆。而彼徂徠張呂諸賢。及其子弟門生。聞有以此相失者。何也。誠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一人之私情爲怨故也。此宋朝諸賢。朋而不黨之德。從善服義之風。所以卓越漢唐。而幾及乎三代者也。宋元祐中諸賢。各有朋黨。互相詆誹。二程邵張之外。惟司馬公范純夫呂微仲數人不立黨。今日朋黨之論。無異於宋。而不欲立黨。亦吾先人平日之志也。今此申君之疏。自以爲不立黨不負公議。其議雖主於爲先人訟寃。而松江之志跡。亦自然暴白於一世。雖復上批逆鱗。下觸時論。而有不暇恤也。盖欲以追先人之志。而盡事君之義而已。如使申君寧負君父。而不敢負私黨。曲護松江陷之小過。而陷於罔上之大誅。則豈先人平日期望申君之意。而將何以自容於公議乎。昔郭汾陽家犯私屠之禁。而金吾將軍裴諝奏之。人謂諝者曰。獨不爲郭令公地乎諝曰。郭公勳德盖世。天子年少新即位。疑羣下多附之者。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此乃所以爲郭公地也。綱目載其事。盖韙其不欺君。而善爲郭令公地。一事兩美具焉者也。今此申疏。初雖發松江之小過。而終乃許之以君子之盛節。所損者小。而所益者大。雖謂松江之裴諝可也。而今反謂之負焉。不亦異乎。盖必如此秤停立說。然後方合於公議。而松江亦不害其爲君子。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愚以爲今之欲尊松江者。不如以松江之小過。付與公議。而取其評爲君子。則以小易大。而松江亦無所不利焉儕輩間議論。可以爛熳而同歸。泯然而無跡。此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可謂智者道也。其與徒知松江之可尊。而一聞擬議之言。不問是非。譁然而攻之者。利害萬相。此小生之所以不欲終始力爭於申君者也。小生無所肖似。雖不敢以繼 述自托。亦不敢 私便其身。曲學 阿世黨同伐異要避一時之謗議。而甘心負先人也。小生之所以不負先人。乃所以不負松江。盖先人平日之論。即松江之所以公議而樂聞之者也。嗚呼羹墻在目。謦咳莫聞。緒言餘論。日遠月忘。今日兩家子。或不能通知二父之志。未免不學面墻。無補於公議。而徒以惹起一場紛紜。可勝痛哉。今申疏中所論。松江未盡處實一時之公議。責備賢者之說。而不敢有惰於先人平日之論。告君之言。不敢毫髮有隱。而其說止於此。則松江之過。可謂微矣。士論與松江亦可想矣。況此申疏中歸重之說。讚松江之美。自不爲少。如松江爲栗谷及先人所重栗谷欲用松江至以身之進退爭之於朝先人信其必能以直報怨而請救崔獄又云松江

厭。豈可謂之全無乎。小生因以思之。則松江之門。如梁千頃之徒。固不足責也。其號爲善士者。或未免落於一邊。自以爲嫉惡如讎。而不自知其所疾。未必皆小人也。背松江之論。而悅悖妄之言。倜然自得。笑侮公議者。亦不無其人。此等論議松江雖斥其非。而亦不能大言以折之也。又松江之按獄也。不能無震懾於前轍之一敎。時或有原情蔽缺引法力爭之事。故先人嘗謂松江曰。安知公一朝臨事。反出沈公下乎。始知張釋之未可輕議也。盖是時沈相公守慶。代松江爲委官。頗能論執。侃然不移。故先人躡之。而以此規松江也。執此數事而觀之。則申說亦不可謂全無依據。而猶謂下語太重處多。累請刪改。則申君就其中。或刪其全句。或易其一兩字。而亦不能盡從鄙說而全刪之也。小生非自家自逞之疏。安能使申君一一從吾言如父兄脅勒子弟之爲耶。其二閤下以爲。寧使亡父負友於冥冥中而自脫之。閤下必以申疏爲只謀爲先人雪謗。擠松江於小人之域而不顧者耶。疏中無此說也疏辭中小生以爲未穩而請改者。不過如前所陳數欵而已。申君雖不能盡從。而其所存留而未改者。亦不見其大謬於先人平日之說。若以此謂申疏將使先人負友而自脫。則愚不敢知其說也。夫所謂負友云者。恐發其隱匿。被以奸邪之名。然後方可謂之負也。今此申疏之說。其論松江。其論未盡處。只有衆所共知酒色之失。及不能鎭定浮薄治獄有未厭人心數欵而已。何嘗有隱匿之事。可謂之奸邪耶。夫門庭浮薄。趙靜庵之所未能禁。治獄未厭。于定國之所未能免也。至於酒色一辭。則申疏中亦無多說。只有酒色之失數字爲一句而已。酒色者古來賢豪往往爲累。如近世柳從龍名雲之賢。正坐此病。爲年少浮薄輩所擯。後來公論未嘗以此爲少之者。而其時浮薄之士。至今蒙恠鬼壞事之誚。則寧可以此而易彼哉。今有評其里之丈人者。曰吾丈人。立朝未盡處如趙靜庵折獄未盡處如于定國。律身未盡處如柳從龍。此吾丈人之病也。其丈人子弟門生。衆怒羣詬之。則人。將以其人爲如何。不爲識者恠且笑乎。大抵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今以松江爲未盡善。而遂謂之非君子不可也。以松江爲君子。而謂一事無可議亦非也。古人言。君子之過也。如白地上黑花。小人之善也如黑地上白花。此眞善喩也。今此申疏中所論松江之失。所謂白地上黑花也。公議所在。子不得以溢父之美。臣不得以飾君之非。故有議謚之禮焉。有直史之筆焉。竊議容或有之。而況吾君之言乎。吾聞古人有爲法而受惡者矣。今不欲爲法而受過。不亦誤乎。今人所以不及古人。其病源安在。無乃此等周遮勞攘之習。有些打不過處而然者耶。昔者徂徠石守道。宋之大

有絕之之心者耶。申疏本無此說。若然則傳者妄也。第惟故舊無大故不絕之云。申疏曰鄭某於甲申年間有酒色之失臣言於成某曰鄭丈晩節放倒至此先生之交道豈得如前日乎成某以故舊無大故不絕答之云云其後申君去故舊無大故不絕七字而代以酒色非大故五字 雖出於先人之時。率然之酬酢。今若直筆之於書。而不少加修潤於語句之間。則不知者觀之。未必不以爲先人之於松江。交道果不能不小衰。而特欲不絕之而已者也。若然則以事害義。而先人之心。蔽晦而不明矣。此則非唯閤下以爲不可。而小生之意亦然。故固請删去。而申君亦頗然之。乃改之曰。成某以酒色非大故答之云云。則語意頗勝於前。而終不若全改削之之爲不起爭端也。故復以此說爭之。而不得。則鄭弘溟之適所目睹者也。小生雖無狀。不敢欺罔。然則閤下所謂此事者。指何事也。以爲崔獄一事。則申疏以爲。松江於逆變之初。屢貽書先人。深憂獄事之波漫。必爲搢紳之禍。先人未赴 召時松江貽書于先人曰兄不可不來有三年少輩積憤之餘論議一激而吾力將不能止一也衍僧及鄭約等四人之口將連累許多搢紳如頃日鄭緝者云若然則兩鄭以下皆駢首就誅吾力甚單難以動天二也鄭病大作數日內將入此後無人任此事救此輩之死三也此時一向退後不一來謝可乎先人承再 召入京之後一日松江以折簡召先人曰試聽李諫之言極爲可慮若朝夕發論則雖欲善後不可得也實若言者之論則雖死不足惜矣若不然則豈非無窮之恨乎哉有此論而吾輩全然不知極可歎也幸須諄諄於諫議如何如何云云耳所謂李諫者事在久遠今不知爲誰似是李君立延爲司諫時因先人言救解崔公之時未能的知然切想書意則大概救人之事也當時書札此類甚多而兵燹之後散落殆盡只此兩書存耳 要與協力申救。而湖李之將死。松江亦救解之言。至於對先人流涕而稱其賢。湖李逮被松江桼鞫闕庭歸路歷訪先人流涕而言曰景涵其矣哉吾見其臨死不亂且其供辭激切若識君臣之大義者非賢能若是乎是時小生適在座隅親聞其言 以此先人信其必能以直報怨。所以貽書請救崔獄云云。此果謂先人以崔獄有絕交之意者乎。以爲酒色一事。則凡人酒色雖不可謂全然無過。而其人苟有可取。則終不可以一眚而掩其美也。況如松江之忠淸孝友。樂善好義。爲一時淸流之所服者乎。申君雖無狀。必不至粧撰無理之說。謂先人若有絕之之意也。大抵申君之疏。前一改則以爲。松江之爲相也。浮薄之徒出入門廷。而不能鎭定。其爲委官也。治獄之際。有未厭人心者。此所以使彼輩藉口者也。後一改則以爲。松江實能忘讎釋怨。欲救搢紳之禍。先人之貽書請救崔獄者。以此云云。此一疏之大旨也。愚謂此疏徒觀其前。而謂申君盛毁松江者。固過矣。徒觀其後。而謂申君力護松江者。亦非也。只是直述自家所見。陳松江致毁之由及先人所以深信松江之故。而松江之一得一失。其說自然拖帶參錯於其間。然原其主意。則不過欲爲先人明所以友松江者。心實賢之也。非以奸黨之者也。雖然所謂門庭浮薄之徒。治獄未厭人心等語。小生亦嘗請改。則申君之言曰。己卯靜庵之門。可謂君子之徒。而當時識者尙或有浮薄之譏。況松江之門。能無浮薄之徒厠其間者耶。方逆獄之起也。前後考掠死徙者。豈盡一一無枉。而松江受任廷平。或不能堅執奏讞。一夫啣寃。誰執其咎。人心之未

恩典。則其何以慰天下之寃。而答一國之輿望乎。伏惟　殿下天地至仁。父母生民。無匹夫匹婦之或失其所。而至於五臣之至痛。國論之已定者。不即快從而伸釋之。臣等之惑滋甚焉。今日伏見有　旨。命纂錄己丑年推鞫之顚末。玆命收集野史。此乃　殿下軫念逆獄之事。欲憑實跡而處之者也。感幸之餘。還切企望之心焉。五臣致死之由。已陳於留中之疏。想已洞燭故不復瀆陳於今矣。伏願　殿下快從公論。亟擧昭雪之典。以慰中外之望。則大造生成之德。覃及於幽明之間。其爲治道之所關者。豈淺淺哉。臣等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按。天啓乙丑二月。始復先生官爵。盖　仁祖改玉之初。始得快雪也。

上海平府院君書　戊申　成文濬　牛溪子

前月中。妻兄之子趙生。自平山來訪文濬於溪上。趙則松江之孫女婿也。爲小生道閤下之說。其略以爲。小生方與申應榘。合謀上章。欲擠松江於極地。以爲圖脫先謗之計。盖此則與其妻父佐郎君書中語。而趙生爲小生誦之如此。小生聞來不覺驚惶失措。不自意獲罪於老爺門下如此之大且久也。又怪閤下之平日所以殊遇於小生者。至隆極厚。可謂踰分之涯矣。孰視故人子陷身不義羞及先人。而未嘗以言言分明說破。痛加誨責於其間也。豈閤下以爲不足語而不之語耶。抑無乃猶有意於救拔迷者。切切轉語于人。使之聞而改之者耶。累月思之。不得其說。愚昧者終有些未安於心。不敢自隱鄙陋。而不盡於閤下之門。敢露肝膈於左右。而冀閤下之終敎之也。小生於春月拜床之日。閤下敎之曰。聞申某近有訟寃之章。其中頗說松江過失吾以爲大不是。何爲其然也。對曰。小生亦嘗止之。屢請刪去申公或從。或不從。曰吾非得已也。　君父之語言及之。而不以實陳。豈臣子事君之道。又何以取信於　君父乎。況此所謂過失者。皆非大段。而一篇主意歸重處。松江心事。的然可知。亦何不可之有耶。其言如是矣。閤下復曰。疏中論松江酒色處牛溪以無大故不絕爲言云。此語大不稱也。小生對曰。小生之意亦然屢請改之。而不從奈何。閤下終乃敎之曰。大抵此疏元非。時吾意且緩之。甚善。甚善。小生唯唯而退。其日問答大畧如是而已。此外恐無他語。未知其時閤下別有以。敎之而愚未之省也。大抵與今趙生所傳閤下之說。大相徑庭。豈其時閤下引而不發。使之自悟。而小生未能言下領解也耶。不敏之罪無所逃焉。於今始聞命矣。敢不畢其說而求正於大人先生之門乎。閤下之說。其一以爲。牛溪既不以此事絕交。今何以輒有此疏云。閤下必以爲。申疏中以松江爲有可絕之事。而先人若

誅。而第念公論一定。難可久遏。 綸音已下。不可中閼。臣等之不得不更籲於 天閽者。非獨爲五臣之寃。窃恐 殿下公明之政。不即快行於 嗣服之初也。伏惟 聖慈垂察焉。嗚呼己丑逆變。千古之所無也。無辜橫罹。天下之至寃也。一時之俱焚於烈火者。不知其何限。而臣等之獨以本道五臣之死。稱寃而訟之者。以其耳目所及。明知其實狀。而冀伸鬱結之寃於 聖明之下也。當初按獄之臣。挾感構捏。以推鞫之廳。爲逞怨之穽。陰嗾偏昵之黨。捃摭難明之迹。眩亂 天聽。因成罪案若非 先王之明聖。幾乎空國而後已。可勝痛哉。此則朝野之所洞知。莫不腐心而切齒者也。本道臣曹大中李潑李浩鄭介淸柳夢井。或學問醇正。或忠孝出天。或飾行剛直。而氷炭不同見忤於權奸者。非一朝一夕。當其逆獄之起也。或陰誘逆黨。使之援引。或指無爲有。終置死域。以至老母弱子幷被刑禍。欲言其事。令人氣斷。鞫獄纔畢。 天心遽回。權奸情跡被誣寃狀。無不昭白。先雪崔永慶之寃。繼復鄭彦信之官。一國臣民咸仰 聖恩之如天。同時見陷之人。亦當次第伸釋。方指日可待。而不豫逾年。竟遭大慼。臣民之痛。曷有其已。在前臨御之時。帷幄儒臣。草野公言。爲陳伸雪一事。屢達於 冕旒之下。則非但 溫諭丁寧。至有非以其人等爲叅逆謀之敎。五臣不辜。 先王之所素知也。而開釋之意。應已嘿定於一念之中也。 殿下嗣服之初。韋布之陳疏非一。朝臣之論奏亦切。姑待三年之 敎。炳然如日星。人皆拭目以待。而及乎三年之後。三司合啓。不但一再則。一國公論。據此可知。 聖敎有曰。予欲給李潑等籍沒。還給介淸等官爵。議大臣以啓云云。大臣之議。一切稱寃。從實以啓。而時無 成命。臣等窃惑焉越在前年秋。生員臣姜鳳覽等。以夢井大中等一體寃死之人不在論啓之中。且爲潑浩介淸等具由陳疏。入啓逾年。尙未 允下。公論之欝抑。到此益深焉。噫未知其寃則已。旣知之則有何所疑。有何所難。而遲留閼閉。尙靳 渙汗之恩哉。姑待三年之 敎。明在國人之耳目。欲給官爵之 命。亦播遠近之聞見。而久留大臣之議。不下儒生之疏。未知 聖明之意抑又何居。 聖明在上。國論已定。而遲疑至此。未下快雪之 音。輿情之悶鬱。何可勝言。近者朝著未靖。公論不行。救權奸者或多其人。主張公論者。未布其志。三司含嘿。寂無一言。孰能論列建白。大霈滂澤乎。而况未釋窮天之痛。先叙權奸之子唯恐不齒於顯揚之列。何能定是非於萬古。示懲戒於來世乎。尤不勝其痛焉。嗚呼無辜之死。孰非至寃。而莫痛於論被逆名。湯火交馳之際。未能卞明其情狀。雷雨旣止之後。亦或重難其

曾不足以贖其罪乎。臣等所以前後稱寃者。只以未暴非逆之情渾被玉石之焚。禁府之罪籍猶在。九泉之寃枉未雪。敢以請伸之章。達于 三淸之遠者。非一再矣。 先王已知其非逆。聖明又憐其不辜。乃朝臣之奏請。亟下渙滌之 綸音。汪恩旣洽。惠澤旁流。瞻聆所曁。孰不抃躍。然臣等之少有所感者。籍沒雖給。而官爵未復伸則。伸雪之典。恐或未盡也。何者未知其寃則已。旣已知之。則有何所疑而不許舊爵之復乎。爵名之加。還有舊時之稱。雷雨之澤。洽然今日之恩。則未泯之靈。應有皷舞之理。而 聖上之德。庶布幽明之際矣。而況赦宥之法。務從惟輕。聖人之政。克盡公明。豈有還給籍沒而不給其官之理乎。無乃已有復給之意。而時未之行耶。至於鄭介淸。林下一善士也。平生力學。所得淵博。踐履篤實。志操堅確。持已以敬。敎人有序。此正 聖世之弘儒。多士之指南而儒林不幸。抱寃以死。恨不得構揑之人擢髮而誅之也。圖書寂寞。遺響莫續。小子後生無所考德而問業。海外僻陋之邦。未變鄒魯之風。豈非慨恨之甚者乎。今承復官之 命。得蒙快釋之 恩。感幸之餘。不覺涕泗之淒然。介淸之無辜旣如彼。介淸之學問又如此。豈可只雪其寃而不施追崇之典乎。崔永慶以一體寃死之人。己蒙 贈官賜祭之榮。至有祿用子孫之 恩。先王之矜惻横罹。褒崇賢者之心。出尋常萬萬矣。介淸之死。與永慶同寃。介淸之學。亦無讓於永慶。則以 先王處永慶之道爲今日褒介淸之法。以爲慰悅人心矜式後學之本。豈不幸甚也。至於尹毅中。以潑洁舅甥之故。亦在削奪之類。豈非寃枉之甚者乎。已雪潑洁之寃。則況於潑洁之族。何靳復爵之 命乎。噫本道乃權臣所居之地。植根旣固。流波滋漫。私意蔽塞。公論熄絶。不以枉死之人。少有惻隱之念。而猶恐五臣之寃。或伸於 聖明之下。澈子宗溟。敢陳誣罔之疏。粉飾虛僭之說。假托訟父之寃。實欲戲敗伸寃之事。人心之罔極。何至於此乎自此之後。邪說紜紜。近日爲甚。扶持士氣。主張公論者。百計攻之。做成無根之說。將陷不測之地。幸賴一線之公論。得免吹沙之毒。若此不已。則己丑横罹之禍。將復見之今日矣。可不爲之寒心哉。伏願 殿下大霈鴻澤。勿爲留難。還給李洁等官爵。追崇鄭介淸之賢。又命柳夢井曹大中以下。並蒙渙汗之 恩。則國是已定。公論大行。旣死之臣。永息寃魂之哭。猶存之士。必無被陷之死矣。臣等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丁巳年間生員羅元吉等疏

伏以。臣等遠伏草野。屢陳出位之辭。極知僭越。方俟斧越之

輪巖。蓋既得依允之 批。故草野公論乃得行。而朝廷厖亂猶不復其職帖。所以有下二度之疏歟

丙辰秋生員姜鳳覽等疏

伏以。己丑兇逆之賊。出於搢紳之間。誠千古所無之變。而乘時嫁禍於士林。恣行私心於讎隙。網打異己。戕殺無辜。亦前世之所未有也。所以公論之發不待百年。刻骨之痛。愈久愈深。累陳瀝血之疏。冀有伸理之典。自 先朝至于 殿下之時。而猶未已也。 殿下聖度如天。明並日月。洞燭幽枉之狀。特垂曠蕩之恩。二十餘年鬱結之冤。快伸於一朝。國是因玆而定。邪議無從而發。實曠世之盛典。昭代之至德。豈唯不散之魂感泣於重泉之下。擧國之人莫不聳動於惟新之化。此豈非天地神人之福歟。第唯次第伸釋之命。不下於同死之冤。贈官復職之恩未沾於旣朽之骨。草野之望欲於天地之大無所憾。故不避出位之誅。更陳危迫之辭。伏惟 殿下垂察焉。嗚呼本道五臣之冤死。天下之至痛也。恨無明見之智。雖有忘交之罪。而原其本心豈有一毫之可疑者乎。權臣窃柄 欺蔽 天聰。憑藉 嚴威。逞其宿憤。終使晻昧之情。未暴於 天日之下。或闔門同死。老幼無遺。或受刑而竄死。或隕死於杖下。其死也一矣。其冤也同矣。當蒙幷釋之 恩。共沐優渥之澤。而李潑李洁鄭介淸等。則已有還給籍沒復其官爵之命。獨柳夢井曹大中。猶未蒙赦宥之命。推恩昭雪之擧。一日爲急。臣等請先言夢井大中之冤。後及潑洁介淸之事焉耳。夢井直人也。與逆賊暫有識面之分。絕無相厚之端。只一度書簡往來而已。曾與鄭仁弘爲言官也。論澈與沈義謙同事之罪。至於累度。見忤於權奸。旣深且重。及其逆賊之起也。自 上已有自家定配之命。而澈强請拿鞫。受刑一次後。自 上又有停刑之命。而澈又密啓請之。一日再鞫。殺之後已。夢井之被殺於奸臣之手者。現現明著矣大中剛毅人也。與逆賊素無相知之分。爲本道都事也。適與相見而已。大中與澈。同在一道。絕無相見。大中之爲及第也。澈與之見。大中終不肯往。澈之懷忿非一日矣。逆變之初。權奸之黨。造作流言曰。大中爲賊涕泣云云。遂與權奸。羅織殺之。人心之慘酷。有如是哉。又以一句之詩。終有剖棺之禍。欲言其事。令人斷氣。噫二臣之無事。若是其明白。而受構於奸黨。一至於此極。窮天之痛。庸有極乎。若乃李潑李洁等之冤痛。言之慘矣。 聖批有曰。潑等雖未及與知其逆謀。而與逆賊親密之罪。烏得免焉。臣等亦曰。潑等旣無先幾之見。果有親厚之分。則其死實當矣。然不愼交遊之罪。終至於滅其身老母稚子。幷被刑禍。人間之極痛。古今之所罕。以此較之。

亦已洞燭矣。嗚呼潑浩死。而忠孝之風滅矣。介淸死。而學問之士絕矣。自是之後。父戒其子。兄敎其弟。以正論力學。爲取禍戕身之本。以如此之人心士習。欲望其維持。不亦難乎。以此言之。臣等所以爲此者。非爲他也。爲　殿下也。爲國家也。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焉。臣等伏聞。上年冬十月間。自上引見左相臣鄭仁弘。問及白惟讓等伸寃事。　聖上之問。旣已諄復。左相之對。亦無所隱。熟量以處之　敎。纔下丁寧。臣等感泣相賀曰。聖敎至此。伸雪可期。翹首企足。佇乎有待。冬盡夏來。歲月忽更。雷聲還閟。渙汗不釋。千里湖山。望眼空寒。縹緲雲天　宣綸幾時。百拜三叫。敢陳血忱。伏願　殿下更憐愚衷。特下恩音。以伸五臣之寃。則　國家幸甚。多士幸甚。

禁府回啓曰。天下之獄。莫嚴於治逆。嚴故易蔓而寃。其間或有推鞫之臣。有挾撼逞怨之事。則一入機穽。毋論曲直。便不得脫其禍。尤爲罔極。如以適時矯弊之作。加以不曾有之目。至比於洪水猛獸。或自　上定配之命已下。而强請拿鞫。一日再刑之類。不一而足而人之受誣者。其惡非如語言薄過之比。覆載神人之所不容。其名澆家毁。未足言其寃也。雖死而萎絕於泉壤。其風嘷雨泣。蹋地訴天。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者。理所必至。當初逆賊起於搢紳之間。僞行僞辭有足以欺世盜名。則凡在聞名問訊之間。其稱道奬許。是人情之常事。凡在同道同榜。其執不逼而何可逆絕之哉。至於昧於知人。適與親厚。至加推奬者。則雖國家不加之罪。羞悔而至死。固所甘心。然何有一毫預見其凶逆不測之心哉。湖南士子則耳目較近。其構人受構之狀。知之旣眞且審。則忿疾稱寃宜倍於他人。銜暑裹足千里陳疏者。夫豈有所爲而欲媚於蠹中之朽骨哉。誠見崔永慶一體寃死之人。不但首蒙　恩雪。贈官賜祭。官其子孫。實曠世之盛典也。如李黃鍾之名沉跡微者。並蒙　厚恩。深服聖人好生之德。苟察其寃。則不以已死而置之。妄意同仁之恩。無間彼此。有司無有此等寃狀上請者。乃有此區區之計。欲於天地之大。人無所憾。當此遇災覃　恩之日。尤當有以變通。而當時寃枉之狀。　天鑑旣已洞燭無餘。則推　恩昭雪之擧。宜斷自　聖衷。臣等何敢擬議於其間哉。伏俟

上裁施行。

答曰依允。

四月南平疏會五月二十四日入京。六月初四日呈于政院。其日踏啓字下禁府。十四日回啓。十五日依允。

按。是年秋鄕之儒生發通。彼此同心協力。始建先生祠宇于

府都事羅德潤以此寃枉。亦爲介淸獨疏。則 聖批有曰。省疏足見忠懇。介淸寃狀。予亦曾聞其槪矣。然事在 先朝。不敢輕議。當與大臣商確以處。仍傳曰。議大臣以啓 則大臣皆極稱其寃枉。以推恩昭雪入啓。而 聖批有曰。介淸收議公事判付內大臣之意固當。但事在 先朝。姑待三年之後。又己酉年。臣金佑成悉陳一道五臣構誣之首末。而介淸則只以排節義三字。構成罪案。其爲寃枉。明若觀火。聖鑑亦已洞燭。無礙而至於三司累日合啓。則草野之公論。朝廷之是非。不一而足矣。國是已定。更無可疑。則安可以不敢加之名一日加於無辜之善士乎。一日不釋。則是一日爲抱寃之鬼。二日不釋。則是二日爲抱寃之鬼。一日二日以至二十二年之久。則地下之目。迄不瞑於長夜之中也。臣等僻在一隅。不敢陳五臣之寃。而姑以介淸爲先者。以臣等同在一邑。瞻聆較近。其構人受構之狀。知之旣盡且審。則忿疾稱寃。倍蓰他人。瀝血陳辭。實出於不忍之心也。伏見崔永慶以一體枉死之人。首蒙恩雪。至於官其子孫。而獨於五臣。迄未蒙釋。則天地好生之仁。可謂遺忘。而所謂猶有所憾者也。臣等伏願 聖慈當此三年後更化之日。特發大霈之恩。蕩滌泉壤之寃。則非慰一時朝野之望。其扶植士氣。鎭 國家萬世之基業。莫不由此。而無彊矣。臣等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丙辰月日柳光烈等疏

伏以。天賦吾人。與以四端。惻隱之發爲仁。羞惡之發爲義。仁故能愛人。而哀人之哀。義故能惡人 而惡人之惡。豈唯人哉。在物亦然。遇生物而不踐者。麟之所以爲仁也。見惡人而必觸者。豸之所以爲義也。臣等雖微。亦稟四端之性。而具愛惡之情者也。盍効麟之仁豸之義而克推哀哀惡惡之情乎。臣等伏念。己丑逆賊之變。出於搢紳之間。此天下萬古所未有之變也。權奸主獄。鍛鍊羅織。使一時名流。無不連逮。不可盡記其姓名姑以洛下士夫言之。則鄭彦信鄭彦智白惟讓尹起莘。此其尤者也。以嶺南言之。則崔永慶柳宗智。以湖南言之。則李潑李洁鄭介淸柳夢井曹大中等。此其尤者。其餘金馮等見嫉於奸人。無辜而就戮者。不必枚擧。而國人所共知者也。臣等不敢一二陳之也。嗚呼此臣等寃枉之狀。權奸構誣之跡。自 先朝丙申之冬。至于 殿下之今日。而連號不已者。非爲地下之朽骨。亦非要譽於鄕黨也。只欲定公論於一時。伸久鬱之寃枉。扶已頹之士氣。慰一國之輿望。故不避煩瀆之嫌。敢伸重複之言。伏願 殿下更加留察焉。嗚呼潑洁之忠孝。介淸之學問。夢井之守身淸謹。大中之持論不頗。前後疏中已悉枚達。伏惟 聖鑑

名沉跡微。未達 天聽者何限。言念及此。可謂於悒。嗚呼旣知其寃。則有何所疑。有何所難。而遲留至今。尙靳渙汗之恩乎。夫定是非卞邪正。今日之先務也。伸釋寃枉。日急一日。此臣等所以冒死連章不憚煩瀆。而何幸求言之 敎。適及於此時。臣等安敢隱忍而不大聲長呼。以孤 殿下虛佇之盛意乎。臣等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辛亥務安儒生羅德元等疏

伏以。己丑逆獄之變。出於搢紳之間。而其連及寃枉。結氣於冥冥之中者。非止一二。而以一道所共知表表。累上疏章。請伸寃病者五臣。而姑以一邑親炙講學者而言之。縣居臣鄭介淸自少力學好古。踐履篤實。持身以敬。敎人有序。不求聞達。志操堅確。無愧古人。與逆賊雖在一道。而未嘗知面。去乙酉年。始見於校正之廳。而厥後以同僚之分。泛然致書。則豈可以此而謂之逆黨乎。其時按獄之臣。久挾異己之憾。而無隙可售。至此欲陷於罪。而患其無辭。乃於介淸所著東漢節義晋宋淸談所尙不同說上。任加排節義三字。以之構陷。竄死朔北。不亦寃乎。盖其所撰。非有意於著書。嘗患本道一種士習。惡拘檢樂放肆 以禮法爲芻狗。而不脩義理之安。張皇意氣之發。而自不知其爲非也。故撰此一說。陰折其假托節義以誤一世之弊也。而況是說之採摭。出於介淸之手。而其爲文字之論。儘是祖述朱張已成之說。而其所撰之說有曰。皆不知聖人明德新民之學。又曰。不究視聽言動之理。而自逸於檢防之節。又曰衰世之所向。而非聖賢中和之道也。以是三句而結之。則介淸之說。非排節義。乃培壅節義。之根本也。學者苟能知明德中和之道。而不悖於視聽言動之理。則不靳於立節。而其節義不可奪矣。實古聖賢表出人性之明訣。而後學之所可標的者也。擧此以救假節義誤世之弊。而奸人固極惡其心術之敗露。乘機傾陷。旣做吉三峯之說。以構崔永慶。又做排節義三字。以陷介淸。箇箇殺人手段。昭在十目之視。而未能見白於世。此臣等之日夜腐心。而不忍忘者也。其弟大淸痛兄非命。行年七十辟肉行素。至於十四年。而枯槁自盡。臨終遺命其子曰。奠不用肉。以待兄伸寃之日。則凡在見聞。孰不嗚咽。以此寃狀。士論鬱結於起獄之初。自己丑累上疏章。非再非三。而曾在己亥年。臣羅德峻等上疏。則 聖批有曰。介淸初非指爲逆賊而鞠之。其構陷之寃。先王固已洞燭矣。又癸卯年。臣安重默亦以此獨疏。則亦令禁府回 啓。而禁府 啓曰。安重默陳疏內辭緣是白在如中云云伏惟 上裁施行。（已見本疏下）則 先王亦已知其寃枉。而特未及昭釋爾。是以當 殿下踐祚之初。前禁

或未雪九泉之冤。臣於己丑之獄。忝備臺諫。隨衆三省之坐。而未與於 闕庭推鞫之廳。故逆家文書之來。但聞道路之傳。今所云云兇慘悖逆之言。似在李震吉之書札中。不是惟讓之辭云。年久之事。實未能詳知。伏惟 上裁。

答曰知道。待領相來。畢收議以處。且鄭介淸其時籍沒與否考啓。 其時適出逆變。因有大亂。不得更啓。

辛亥年幼學羅德顯等疏

伏以。臣等生逢昭代。共沐 聖化。固無一言可裨治道。而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則豈敢以出位爲嫌。終嘿於 聖明之下乎。嗚呼橫罹枉死。何代無之。而含冤至痛。未有如己丑連累之人也。一時之冤。不知其幾何。而臣等獨以李潑李洁鄭介淸柳夢井曹大中等冤死。每叫於 天閽者。誠以臣等同在一道。明知非辜。冀伸至冤於萬一者也。如潑洁之孝友。介淸之學問。至於篤行如夢井。剛直如大中。特立不回。名於一時。則奸人之含沙射影。謀欲網打者。爲如何哉。一自按獄。思逞宿憾。上蔽 天聰。下嗾偏黨。羅織百端。必殺乃已。老母穉子。何辜于天。嗚呼天不可諶。理難終泯。先王聖明。公論得達。奸狀冤狀。無不洞燭。賊澈毒澈。昭載 聖教。先雪處士之冤。繼復相臣之官。一體五臣之冤。初無彼此之殊。故 聖批曰。非以其人等爲參於逆謀也。知鄭澈之奸慝。莫如 先王。知五臣之冤枉。莫如 先王。一國臣民孰不感泣以望次第之恩典。而皇天不吊。遽遭大慼。臣民之痛。曷有其已。今我 殿下丕承前烈。克纘舊服。毒澈之奸。 殿下亦非不知。五臣之冤。殿下亦非不知。姑待三年。非 殿下之敎乎。欲給籍沒。非殿下之敎乎。三司論列。非止一再。大臣獻議。已經一年。僉音將下而未下。雷雨欲發而未發。九泉之積冤知結。一國之公論愈鬱。非但人心日離於下。抑恐天意亦怒於上也。一婦含冤。尙且召旱。五臣抱冤。夫豈無憾。可怪之變。可愕之災。疊現層出。殆無虛日。臣等固知五臣深冤至痛。蒸鬱而然。是豈 殿下淸明之德。有所闕失者也哉。噫天意之感回。在於伸冤。人心之慰悅。在於伸冤。伏願 殿下特垂矜憐焉。嗚呼公論明。然後國是可定。國是定。然後人心可定。今者巨奸餘黨尙側朝端。舊兇遺孽。益肆鄉曲。譸張邪議。眩惑人心。是非顚倒。邪正混糅。則今之公論。可謂明乎。今之國是。可謂定乎。五臣之冤。尙未伸釋。而權奸之子。已先收敘。牧民重任。付諸此等。勿叙毒種 先王聖敎。而欺誣 天聰。乃敢注擬。則豈意壅蔽之臣。復出於 聖明之下乎。噫奸人構陷之禍。何所不至。五臣冤枉。擧國所知。至於同罹酷禍。抱冤穹壤。而

得無罪。然公論如是。當議而處之。

禮曹啓曰。己丑罪死人鄭介淸白惟讓李潑李洁等。復其官爵。還其籍沒等事。議于大臣。大臣之議如此敢啓。

完平府院君李元翼議。己丑年間。臣受任在外。因人見聞之事。到今病昏。亦已遺忘之。白惟讓書辭。專未能知。大槪李潑等以不愼交遊之罪。至陷於謀逆之極禍。人心之寃憐痛楚。久而愈深。在今快從公論。昭雪至寃。實 嗣服之初慰悅人心之一大擧措也。伏惟 上裁。

左相李恒福議。逆賊不難知。謀逆則爲逆臣。不謀逆則爲平人而已。故子家子最親於平子。平陰之難。一朝而便爲仇敵。王導乃敦之弟也。而南皇之事。以大義滅親。古今天下若此類何限而向國則爲純臣。背國則爲逆臣。龍蛇之判。只在俄頃向背之間。豈曰其親與不親。潑等平日引進逆臣。使登顯仕。及其誅逆。連累而死。勢也。然朝家議法。則當問情之有無。不當諉之勢而任其死也。臣猶記當時鞫廳議啓之辭。一欵有云。搢紳之間。出一汝立。已是大變。夫豈有兩汝立乎云云。如曰必無是理。則是不與逆謀也。不與逆謀。則與凡臣奚擇焉。惟其自處則泥首乞死可也。臣於鞫獄之際。所見如此。已嘗言於同僚。先王引對之日。亦以是啓之。頃日經筵又申前說。若惟讓書中所言。臣昏不能省記矣。大槪如 上所敎。故臣亦嘗曰。惟讓逆名可雪。官爵不可復也。伏惟 上裁。

領府事李德馨議。己丑年間。臣罷散在家。庭鞫一事。不出於朝報。末由聞知。雖或因人粗得其一二。而亦未詳焉。大槪李潑等。不愼交遊之罪。固有之矣。以此至陷於謀逆之極禍。老母穉子。駢首就戮。不亦慘乎。自初至今。二十二餘年。人心莫不以爲寃痛。公論始發於今日。此正昭雪至寃之秋也。滌去罪案。還給籍沒。豈非甚幸。至如白惟讓書札中辭。臣專未聞知。或言他人書辭。而錯指惟讓所爲云。此說果然則不可不察而處之也。伏惟 上裁。

淸平府院君韓應寅議。己丑年治獄之事末抄。臣以承旨。或叅鞫廳。而至今病昏。專未記憶。故李潑等事。未能一一陳達矣。大槪公論之發。久而愈激。則快示昭雪。以答輿望。正在今日矣。至如白惟讓書札往復之事。亦未能詳知。然其時所聞。亦如 上敎矣。伏惟 上裁。

右相沈喜壽議。伏覩 備忘下敎。委曲得中。似難容喙於其間但旣謂李潑兄弟不與逆謀。至於平時。最相親厚。書尺往復。推尊延譽而已。則死於知人晤昧不愼交遊之罪足矣。甚至老母穉子。亦被刑禍。前古所未有之律。二十年後。只給籍沒。恐

臣等跼蹐相顧不知所逹。當初逆賊出於搢紳之間。在廷之臣。孰不與之交遊往復書札。其時掌鞫之臣。乘時構捏。百端羅織。以爲網打之計。使 先王不殺之至仁。雖欲赦之不可得。豈不痛哉。豈不痛哉。如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此其寃死中表表者也。 先王既已洞察其寃。答湖儒之疏曰。非謂潑等與知逆謀。掌鞫之臣。亦目之以奸毒竄殛之。至於崔永慶鄭彥信等。皆贈爵復官。曾不留難。則 先王之志。終始可見。而獨於數臣。昭雪之典。特未及施行耳。上年春三司論列。 聖批以待時爲 敎。臣等伏感 聖意之有在。咸以爲 先王未及行之志。必行於 殿下之手矣。今者 祔廟已畢。大霈旁流。而抱寃泉壤之臣。獨未蒙曠蕩之典。此公論之所以愈鬱而不知止者也。夫叛逆天下之大惡。人得以誅之者也。潑等之事。如有可疑之實。則臣等亦將沐浴請討之不暇。何敢餙僞辭說。曲庇戮餘之朽骨。自陷於不測之誅哉。此實國人之同言。而非臣等所獨言也。請加三思。 特賜一兪。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蕩滌罪案。復其官爵。此外寃枉之人。亦令廟堂並令査考。一體施行。

答曰不可輕議之意。諭之已盡。不 允。

自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八日。合啓一樣。五月初一日。

答曰。難從之事。無庸煩擾。

合啓。臣等以己丑諸臣寃死伸雪之事。累瀆 天聽。未蒙允兪臣等跼蹐相顧不知所逹。當初逆賊出於搢紳之間。而奸臣掌鞫。百端羅織。一時士夫必置死而後已。如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只以書札交厚故。纒以逆黨之律。陰刑已逞。財産盡籍。老母穉子。駢首就戮。其構捏之慘。寃痛之極。可以想見於數十載之後矣。至寃不可不伸。公論有時而定。故自前大臣之獻言。韋布之抗章。非止一再。則人心之難誣。公論之至嚴。有如是夫。玆者臣等瀝血披肝。叫 閽連旬。而誠意淺薄。 天聽愈邈。每以 先朝未嘗處置爲 敎。臣等竊惑焉。惟我 宣祖大王。至仁天覆。睿明旁燭。乃於湖儒之疏答曰。非謂潑等與知其逆謀。則潑等無罪。先王既已盡知矣。斥逐按獄之臣。目之以奸毒。則潑等之被誣。 先王亦已知之矣。至於一體被誣之人。如崔永慶鄭彥信。皆已贈爵復官。則次第昭雪之典。將及潑等。而特未果焉耳。當此 聖明繼述之日。其不可不行 先王未行之心而雪泉壤無窮之寃乎。請加三思。亟賜一兪。李潑李洁白讓鄭介淸等。蕩滌罪案。還其籍沒。復其官爵。此外寃死之人。亦令廟堂幷爲査考。一體施行。

答曰。雖不與知其逆謀。深結逆魁。吹噓汲引。使得其志。烏

未蒙 允音。臣等之惑滋甚矣。逆賊出於搢紳之間。當時在廷之臣。孰不與之交遊。書札往復。而按獄之臣。陰挾宿憾。逞其凶臆。乘時鍛鍊。無所不至。必陷之極刑而後已。如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清等。皆以一時交遊之罪。橫加奇禍。身被慘刑。老母弱子。駢首就戮。其他寃死之人。亦甚多矣。于今二十餘年之後。聞者莫不傷痛。言者莫不酸鼻。天地之間。安有如此獄之慘痛者乎。 先王答湖儒之疏以非謂與知其逆謀爲 敎。按獄兇臣。斥之以奸毒。而竄殛之。崔永慶鄭彥信等。皆復其官贈其職。則 先王之意盖可知矣。而此數臣之伸寃。特未及施行耳。遵 先王未及行之志。大霈 洪恩於旣骨之寃者。其不在於 殿下乎。殿下旣以待時爲 敎。今者 祔廟已畢。大霈流布。蕩滌寃枉。此其時也。公論久鬱。到今愈激。請勿留難。亟賜一 兪。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清等。復其官爵。還其籍沒。此外寃死之人。亦令廟堂並加査考。一體施行。

答曰。勿爲煩論。

同月二十八日

合啓。臣等將己丑寃死一事。仰凟 天聽。已經累月。而未蒙允兪。反下 嚴批。臣等踧踖相顧不知所達。當初逆賊出於搢紳之間。而在廷之臣。其平日與之交遊。書札往復者何限。其時掌鞫之臣。乘時構捏。百般羅織。以爲網打之計。使 先王不殺之至仁。雖欲赦之而不得。豈不痛哉。豈不痛哉。如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清等。此其寃死中表表者也。先王旣已洞燭其寃。乃於湖儒之疏答曰。非謂潑等與知其逆謀。然則當初置之極典者。果出於 先王之本意乎。至於崔永慶之橫罹。鄭彥信之無罪。亦與數臣一體被禍。而皆已贈其爵復其官。曾不留難。則 先王之志。終始可見。而獨於數臣。昭雪之典。特未及施行耳。上年春三司將一國之公論。累請伸理。而 聖批以待時爲 敎。臣伏感 聖意之有在。咸以爲 先王未及行之志。必行於 殿下之手。今者 祔廟已畢。解霈旁流。抱寃泉壤之臣。未蒙曠蕩之恩。此公論之所以久而愈鬱者也。夫叛逆天下之大惡。人得而誅之者。如或潑等事有可疑。罪當其實。則臣等將沐浴請討之不暇。何敢飾僞辭說。有所容庇於戮餘之朽骨。自陷於不測之罪哉。請加三思。亟賜一兪。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清等。蕩滌罪案。復其官爵。還其籍沒。此外寃枉之人。亦令廟堂並令査考。一體施行。

答曰已諭。不 允。

同月二十九日

合啓。臣等以己丑寃死諸臣伸雪之事。累凟 天聽。未蒙允兪

四月二十五日

合啓。臣等將已丑諸臣寃死之狀。仰瀆　天聽。冀垂昭雪之典。而反以不能洞釋爲敎。臣等窃惑焉。逆賊出於搢紳之間。當時在廷之臣。孰不與之交遊往來書札。而只以按獄者。畜憾於一時士類。乘時肆毒。鍛錬羅織。必陷於極刑而後已。如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若繩之以交厚之律。則固所甘心。而至於橫加奇禍。身被顯戮。則豈不寃且痛哉。况闔門皆死。財産盡籍。則天壤之間。安有如此數臣之慘痛乎。　先王亦已洞察其寃。答湖儒之疏曰。非謂李潑李洁等與知其逆謀也。此實今日公論之發者也。旣曰不知其逆謀。則豈有不爲昭雪之理哉。故如崔永慶鄭彥信諸人。同被其禍。而　先王贈職復官。終不留難　先王一視之仁。豈有彼此於其間乎。此不過　先王未遑之典也。逮　先王之志。而大霈　洪恩者。其不在於　殿下乎。上年春三司交章。請雪其寃。而　聖批以待時爲敎。固知　聖慮之有待於今日也。今者　祔廟已畢。惠澤旁流。泉下寃死之骨。得蒙蕩滌之典。此其時也。請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蕩滌其罪。復其官爵。還其籍沒。此外寃枉之人。幷令廟堂悉加査考。一依施行。

答曰。難從之意已諭。不　允。

同月二十六日

合啓。臣等將已丑諸臣枉死之寃。仰瀆　天聽。庶幾快覩昭雪。而自上持難已踰日子。臣等窃惑焉。逆賊出於搢紳之間。掌獄之臣。陰挾宿憾。逞其胷臆。乘時羅織。無所不至。必置之極刑而後已。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以一時交遊之罪。橫加奇禍身被淫刑。老母弱子。駢首就戮。天地之間。安有如此數臣之慘痛乎。至今二十餘年。言者莫不酸鼻傷痛。　先王亦以非謂與知逆謀爲敎。可見國人之同言。而　先王之志亦已定矣。崔永慶鄭彥信等。同被其禍。而　先朝贈職復官。已不留難。按獄之臣。斥爲奸毒而竄殛之。此數臣之伸寃。特未及施行耳。逮　先王未及之志大霈洪恩於旣骨之寃者。其不在於　殿下乎上年春三司合啓交章。請伸其寃。而　聖批以待時爲　敎。臣等固知　聖意之有在也。今者　祔廟已畢。大霈旁流。蕩滌數臣之寃。此其時也。時乎時乎。時不可更遲。公論亦不可不顧。請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復其官爵。還其籍沒。此外寃枉之人。亦令廟堂幷加査考。一體施行。

答曰已諭。不　允

同月二十七日

合啓。臣等將已丑諸臣枉死之寃。仰瀆　天聽。已非一再。而

乎。請李潑李浩白惟讓鄭介淸。蕩滌罪案。復其官職。還其籍沒。此外寃死之人。並令廟堂盡加查考。一體施行。答曰。凡事莫如待時而行。予意諭之已盡。姑待後日可矣。

自己酉始發三司之論。而每以三年之內。不敢輕議爲答。故停啓。至庚　戌二月　祔廟後。三司更發。庚戌二月兩司連啓。十七日玉堂劄子。十九日玉堂又劄子。四月二十五日三司合啓。請李白鄭復爵。二十六日又合啓。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合啓。至五月十八日連合啓。

庚戌二月十七日玉堂劄子

伏以。公論者根於天理發於人心。雖以奸兇之徒。能使之不行於一時。而不能使之不行於後日。當己丑逆賊之變。謂李潑等爲無辜者。此乃一國之公論。而曾在　先朝。湖南儒生有請伸其寃枉者。　先王敎之曰。非爲李潑等與知其逆謀也。大哉此言。實今日公論之本也。不與其謀。而死於逆黨。自古深寃極痛。寧有如此者乎。當時構捏之狀。　先王已盡洞燭。如崔永慶諸人。優褒渙　恩。而且於李潑等有此　聖敎。則昭雪之典可以定於　天心矣。即今离明繼照。解澤旁流。無物不沾。有寃必伸。而獨此枉死之人。抱痛天壤。沉魂不發。則昭雪之擧一日爲急。三司之論。吁亦晩矣。遵　先王已許之志。慰今日輿情之鬱。一則繼述之孝也。一則曠蕩之仁也。今於兩司之啓。每以三年內。不容輕議爲　敎。臣等以爲。今此昭雪之擧。乃所以體　先王之心。而非所以改先王之政也。其必待三年之後者。恐非今日繼述之義也。伏願　殿下急從公論。以快人心。取進止。答曰。劄辭具悉。但此事　先王未有處置。恐難輕議也。

同月十九日玉堂劄子

伏以。李潑等之枉死於逆獄。我　大行大王洞燭之。公卿大夫均悶之。委巷間愚夫愚婦亦莫不傷痛之。此實一國之公論。公論者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違公論則是違天也。其天可違乎。更化以還。大小拭目。皆得至公之理。必伸於久鬱之餘。而惟此枉死之人。尙在罪案。沉魂未發。盤氣傷和。此豈非今日體天道順人心之意乎。伏見頃日。答兩司之敎。謂　先王已定之事輕議爲難。事之當改者。雖在　先朝。猶有可改。況此李潑等之死事。本非　先王之意。而乃　先王已所燭者也。今之伸寃。實所以體　先王之心。而體　先王之心。即體天道也。順人心也。匹婦非辜。三年有災。況玆諸人之寃窮天地。非匹婦之比乎。回天怒慰輿望。日急一日。伏願　殿下決降一命。以洩九地之寃。以答一國之望。不勝幸甚。取進止。

爲子者以父母不納其言。而不盡其情乎。此臣等所以再煩瀆而不知止焉者也。伏願　聖明垂鑑焉

戊申月日前義禁府都事羅德潤獨疏

伏以云云。論君德時事累千言。下欵伸先生處。與乙未疏同。時有詳畧之少異

答曰。省疏足見忠懇。良用嘉焉。至如鄭介淸之寃枉。予亦曾聞其槪矣。然事在　先朝。不敢輕議。當與大臣商確以處。仍傳曰。此議大臣以啓。

戊申生員姜鳳覽疏本不傳

義禁府回啓曰。賊臣鄭汝立包凶飾僞。厚誣一世。當時士大夫無論大小。稍有一面之分者。莫不通書問答。鄭介淸等五人同在一道。或與之相厚。或因書酬酢。乃人之常情也。及鄭賊刼奸孀女之後。士夫莫不疑訝。絕不相問者有年。兇賊之謀。豈有一毫與知之理乎。變生之初。與賊交遊之說。雖出於言者之口。許多書札中。叛逆之事。豈有隻字毫畫之可疑。而當事委問之臣。一不　啓禀以明其寃狀。李潑一家無有焦類。鄭介淸柳夢井重刑改竄。俱死非辜。曹大中以作詩之故。慘及戮屍。其爲寃痛。寧有極哉。况介淸林下士也。窮經說禮。孤峙自守。所著之說。實是有爲而發。而橫加惡目。因成罪案。謂之受構不亦宜乎。人心難誣。擧國咸痛。一道之人。明知事狀。籲呼天門。不一不再。是非公論。豈待百年而定哉。　大行大王臨御之日。　榻前啓達者非一。上章請釋者亦多。先王　聖敎。一則曰非以其人等爲逆謀同參。一則曰問訊雖過。足爲後戒。其非逆謀同參則　先王旣已洞燭矣。今雖快釋後人耳目。豈待此等而知黨逆之可戒哉。天下之罪。莫大於叛逆。旣非同參。則其寃極矣。天下之寃。莫甚於被誣。旣受構陷。則其痛極矣。一時被誣寃死者。崔永慶其一也。　先王親自昭雪。給其爵而官其子。至　賜祭以慰之。是先快開伸釋之路。而其未盡釋者。蓋遲之以戒後來之微意。雷霆無竟日之怒。則以　先王好生之仁。豈有終閼之理哉。今我　聖上繼照嗣服之初。草木昆虫。咸被覆冒之新恩。獨此五臣抱寃於窮泉之下。二十年薨結之魂。其望恩於　聖上如天之德者。豈有窮已。次第開釋。唯在　聖衷。而臣等淺見。不敢擅便。議大臣定奪向何如。判付內。姑待後日爲良爲敎。

己酉合啓

己丑逆賊。出於搢紳之間。按獄之臣。乘時構陷。一時名類。並陷於禍網。無罪無辜。駢首就斃。當時抱寃慘不忍言云云。今我　聖上大霈朽骨。實出於繼述之孝。豈可謂三年無改之比

後翌年。白棗數十根生於庭下。至今猶存。人皆以爲感應之所致。尤可悲矣。曹大中志氣剛直。論議慷慨。見嫉奸人。此其所以不免於禍者也。至於爲賊涕泣之說。出於無根之邪舌。而竟成罪目。尤可謂慘矣。當大賊就戮之日。雖叅謀者猶恐形跡之或現。況大中以一道都事。處公府衆目之中。其敢公然泣下乎。且臨死一句之詩。不過自叙其深寃以明其無辜而已。何與於怨尤。而如簧之讒死猶不已。不亦甚乎。至於李潑李洁。臣等亦知其妄交之可罪。而原其情也。則實亦可哀。當初與逆賊有同年之分。及其父仲虎爲全州府尹。而賊之家在其城下。省親之際。往來相訪。因作厚交。此則萬死無惜。而若謂與賊同謀。則天地之間。一大寃事。臣等聞。君親一體。忠孝一致。潑洁之孝友。聞於人者久矣。居家平日。叅謁家廟。不廢朝夕親有疾病。衣不解帶。又兄弟四人。同居一室。人無間言。及其父死之日。以未及永訣。爲終天之痛。奉養偏慈。遞相入仕。欲全其忠孝。則寧有愛其親而遺其君者乎。況累世榮顯。 天寵極隆。至以紅牌聯作屛障。誇示 聖慮。敦勉子孫。其平日感 恩之意如此。則其敢與逆賊同其謀乎。只以識劣先見。交不擇人。戕身滅親。一家無遺。不亦寃乎。臣恐潑洁之罪。在於妄交。而不在於黨逆也。臣等生於一道。長於一道。雖有一言一行。固未嘗不及於耳目。而今此極惡之名。反出於臣等見聞之外。甚矣奸人羅織之禍歟。噫與逆賊同時尙不幸。況與之同朝。與之同朝尙不幸。況與之同道。此五臣不幸之甚者也。當初逆賊早盜虛名。誣世欺人。公卿儒士莫不識面之恐後。豈知王莽之謙恭潛包羿浞之奸兇哉。噫知人之難。古今通患。以一時之相知。皆謂之黨。以一道之所居。盡疑其心。則自古亂逆之變。其有全人哉。若使其時原情判斷。則不過乎擇交之不明。逆黨非所論也。嗚呼一人抱寃。足以召災。況此窮天極地之痛耶。天災地變之間現層出者。未必不由於此。而國家之元氣。亦隨以索矣。大槪叛逆天下之大惡。天理之所不容。人心之所同憤。今此橫罹之人。若有可疑之跡而曲爲回護。以罔天聽。則逆天理咈人心之罪甚矣。忍負 殿下以掩覆重泉之朽骨哉。目今 邦家再造。至化唯新。正當保合人和扶植士氣之秋也。豈可使匹夫匹婦含寃於九泉之下。鬱而莫伸。貽萬世無窮之痛歟。在朝之臣。非不知五臣之寃痛。而噤嘿不言。臣等竊痛焉。伏願 聖明俯察公論之所激。哀矜庶戮之不辜。特下 恩命。以釋其寃。則天理昭明。公論始行。遠近見聞。孰不曰 聖鑑之如天也哉。臣等自己丑年來。再疏三疏。猶未蒙一允。則今日之更叫。固亦濫矣。然人君臣子之父母也。豈有

心之愈鬱。而公論之愈激也。嗚呼玆前數臣湖南人也。臣等亦湖南人也。數臣之罪。國人皆知寃枉。而耳目所及。莫切於臣等。臣等旣知其寃枉。而不達於 聖明之下。則臣等之罪亦大矣。此臣等之所以當此求言之日。不以時事之艱難。民生之困悴。國計兵力之可慮可憂者。陳達於 扆旒之下。而特以伸寃一事。干冒萬死籲呼而不知止者也。伏惟 聖明留神焉。臣等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丁未正月二十一日梁克遴等疏

伏以。不泯者天理。難遏者公論。是非或眩於一時。而公論必明於後日。公論不行。幽枉莫伸。則天理泯而人心沮矣。然則察公論之所激。伸久鬱之寃枉。以慰答朝野之望。豈非維新治化之一大機耶。臣等伏見己丑逆賊之變。出於 聖明之下。神人之憤。愈久愈深。方其獄事之始鞫也。自 上屢下 德音。慮有玉石之俱焚。而當時按獄之臣。不爲體奉 聖意。乘機抵隙。巧生網打之計。假春秋討賊之典。爲行私報怨之地。其爲欺天害人之罪。難以容赦。幸賴 聖心高明。星日燭幽。斥去用事之臣。特伸崔永慶之寃。連釋被竄之徒。其所以奉答天意慰悅人心者。可謂至矣。其餘寃死之人。未蒙 恩典。抱恨泉壤者。非止一二。而越在上年。還授鄭彥信職牒。一國臣民孰不感泣。人人皆以爲。一時橫罹之輩。亦從此庶可蒙 恩。莫不傾耳以待。而至於湖南四五臣。猶 靳其恩命。噫橫罹之罪案無異。而雪寃之 恩典不同。臣等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臣聞。觀人者必先觀其平日之所行。家之所爲。國之所施。臣等請先陳此四五臣平居所行。然後以及當日受誣之由。鄭介淸系出寒素。不求聞達。平生事業。唯在學問。律身必法於前賢。敎人必先於忠孝。其立身之堅貞。處事之篤實。求諸古人。不可易得。而不幸逆賊之相見。偶在校正之廳。一度致書。亦以其同僚之分而已。何與於黨逆。何與於交切。而終致投身朔北飮恨而終。只以節義之一書。反爲平生之罪目。其所以著書者無他。偶因朱子語類。論東漢晉宋士習之不同。名之曰東漢節義晉宋淸談不同說序。以垂戒門人小子。而其欲害之者。反於節義論上。又以排字加之。以至欺罔 天聽。彼讒人者。其亦慘矣。其弟大淸痛兄非罪。終身行素。竟以哀致死。其一家寃抑之情。亦於此可想矣。柳夢井初擧鄕薦。又被館薦。居家處朝。一心忠孝。莅官治民。動有嘉績。至於居風憲之地。斥去用事之奸。其一時黨論。至今傳說。以此見嫉。終以黨惡爲名而以致殞命於杖下。噫書信相通。雖或有之。而是亦同年之常禮。非必相厚之交情。執此爲辭。指爲逆黨。不亦寃乎。其死

嶅生於講堂之前。至今猶存。人爲感應所致。不亦悲乎。曹大中居家友愛。出於天性。而立心淸苦。論議慷慨。常懷嫉惡之心。而見惡於奸黨。此其所以不免於禍者也。爲賊涕泣之說。出於構陷之邪說。而因以爲罪目。獄中一句之詩。發於臨死荒亂之際。而巧爲辭說。更加其罪。豈不寃哉。且李潑李洁妄交逆賊。其罪大矣。盖潑洁與逆賊。所居隔遠。初無交厚之分。及其父仲虎爲全州府尹。潑洁有時省親。而逆賊之家。在於城底。遂與之往來相從。以致交契之益切。則其妄交之罪。固當萬死。至於逆賊兇謀秘計。則是豈潑洁意慮之所及哉。且逆賊僥幸科第。急於盜名。執贄求見於李珥成渾之門庭。以爲發身之地。自此珥渾交口薦拔。而逆賊之名。得澈於淸班。則潑洁未交之前。逆賊之虛譽已隆矣。然則見誑於逆賊者。豈獨潑洁乎臣等同在一道。素聞其孝友。出於天性。居家行義。無愧古人。而自祖先以來十三世連擢科第。九世並爲淸顯。以其紅牌。作爲屛障。每於祀事之日。必設於中堂。而敦勉子弟。使無忝祖先。則其世蒙 國恩。思欲報效者明矣。又於父死之日。潑洁俱在仕宦。未得永訣。以爲終天之痛。服闋之後。奉母不離。兄弟三人遞相入仕。亦其孝友之一端也。夫孝悌順德也。今潑洁等之居家。孝悌如此。則其不至於逆理亂常者明矣。只緣晤於知人。爲逆所誣。竟使忠孝之志莫白。而騈首就死。誠可悲矣。至於尹毅中。以 先朝舊臣。服勞王室久矣。只以潑洁舅甥之親。亦在削奪之中。而尙稽復官之典。其爲寃痛。亦如何哉。嗚呼反逆天下之大惡也。與大惡同時同朝。固已不幸之甚也。而又擧大惡之名。加之於無辜之身。終不得免焉。則生爲賊臣。死爲逆鬼。窮天極地之寃。感感然掩抑乎重泉。蒸而爲厲。結而爲災。仁覆悶下之天。哀矜庶戮之不辜。則其無疾威之隆乎。嗚呼昔東漢之季。盜賊蜂起。王室之危。如一髮引千鈞。而識者以解黨錮之禁。爲恢復之務。宋室不競。元兵渡江。宗社之亡。迫在朝夕。而君子以伸濟王之寃。爲討賊之要。匹夫之含寃。若無賴於國家成敗之數。而上章論事之臣。不及於他。而汲汲於黨錮濟王之寃者。豈不以匹夫之含寃。足爲感傷天地之和氣。而直道不行。公論閉塞。天理人心。並爲泯滅而國隨以亡者乎。今此數臣之深寃至痛。不下於黨錮濟王之寃枉。則外夷之乘釁。風水之致災。恐未必不由於此。今日 聖上內修外攘之策。敬天弭災之方。無過於快釋寃鬱之一事而已。伏願 聖明垂察焉。頃者 殿下明日月之照。垂天地之仁。曾於竄逐廢錮之輩。並令原宥。而於崔永慶則至有中夜泣下之 敎。特爲昭釋。一國臣民莫不感激。而唯此數臣尙未蒙 恩。此人

原情之法。必行於罔赦之罪。欽恤之罪典。不廢於必釋之辜。可以感人心。可以回天意。懲惡勸善之方。擧而爲治。保邦之道得矣。已丑逆獄之變。出於搢紳之間。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也。天日在上。玉石自分。而罪在罔赦者。咸伏其辜則幸免者絶無也。　雷霆霽威。天道一周。而必釋之辜。未雪其寃。則橫罹者猶在也。大臣進言於經席。未蒙　天語之溫。儒生上章而叫　閽。尙闕　允兪之音。輿情之閼鬱如何。公論之閉塞如何。下誠未孚而然耶。　上疑未釋而然耶。臣等反覆思惟。實未知其故也。嗚呼同是人也。而爲善則人愛之。爲惡則人惡之者。天理之公也。莫非死也。而有罪則人快之。無罪則人憐之者。人心之正也。今此橫罹之人。苟有毫髮可疑之端。則爲人臣子者。何獨於此輩。失其天理之公人心之正。而委曲回互。費盡心力。以護泉下之朽骨哉。自古叛逆之臣。多出於衰亂之世。或因太阿之倒持。或因無賴之嘯聚。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堂堂　聖明之朝。敢生覬覦之謀者。未有如此賊之甚者也。方其賊名之初。假托學問。濟以博辨。高談性命。講論道義。欺誣一世。上自公卿。下至韋布。莫不以一見爲幸。豈知其包藏禍心若此哉。當世士類比肩同朝者。盡爲其所欺。則雖有一時知名識面之分。豈可盡爲之逆黨乎。奸人乘隙。外假討逆之名。實爲報怨之地。羅織構陷。無所不至。其平日有所憾恨者。驅而納諸逆黨。必殺之而後乃已。則含寃結氣於冥冥之中者。非止一二。而臣等請以一道之共稱寃枉者言之。鄭介淸力學好古。踐履眞實。持身以敬。敎人有序。不求聞達。志操堅確。與逆賊雖在一道之內。而未嘗交遊。始見校正之廳。厥後以同僚之分。汎然致書。則豈可以此而謂之逆黨乎。欲成其罪者。患其無辭。乃於其所著節義說上。僞加排字。以之構陷。竄死朔北。不亦寃乎。盖其所撰。初非有意於著書。常患一種士習惡拘檢樂放肆以禮法爲芻狗。而偶讀語類。見朱張論東漢節義一激而爲晉宋淸談之弊。仍敷演立說。以戒門人小子。欲救一時之風習則豈可以此而爲之罪案乎。況謬人罔極。自古然矣。以程朱之道德。指以爲邪論。斥之以僞學。惟在人君。明以察之。不爲奸人所誤耳。介淸之弟大淸。痛兄非命。行年七十。爲之辟肉行素。至於十四年。枯槁自盡。而遺命其子。奠不用肉。以待兄伸寃之日。則凡在見聞。孰不嗚咽。柳夢井。天資純粹。篤行孝義。初擧館薦。人服其行。入朝無苟合之態。臨民有淸謹之實。一居風憲之地。便折奸萌之心。與逆賊同在一道。雖或有書簡之相通。實無往來交厚之情。而目之以與逆賊相厚。使之殞命於杖下。其亦慘矣。翌年辛卯。白棠十餘

之凶。又從而作。播穀失時。稼穡卒痒。嗷嗷愁歎之聲。達於中外。天之降災。振古所無。言念公私。慘不忍言。臣等嘗稽諸古史。有書春正月不雨者矣。有書夏四月不雨者矣。而赤地千里。田畝無人。未有如今日之酷者。 九重宵旰之憂。庸有極乎。六責已至。而膏澤尙閟。彼蒼者天。一何邈然之甚耶。方今 聖明在上。賢輔在下。一自經亂之後。益勤保治之地其所以敬天勤民者。無愧古聖。而天災時變。有同衰世。臣等切惑焉。臣等聞。災不虛生。必有所由。今日之變。雖非疵政之所致。豈可諉適然之天數哉。噫一婦含寃。三年致旱。匹夫呼天五月飛霜。寃氣致災之驗。不可誣也。嗚呼人孰無死。而死莫哀於非罪。死孰無寃。而寃莫甚於陷逆。其橫被惡名。含寃地下者豈若己丑年累枉死之人哉。鄭介淸李潑李洁柳夢井曹大中。皆臣等一道人也。或以作論節義受誣。或以與賊相厚受罪或以與賊通書受罪。或以爲賊涕泣受罪。無形之目。有口難明。終負惡名抱寃。而想今耿耿之魂。應爲痛哭於冥冥之中矣。其一時之寃死者。狀已盡於前後之疏。何敢更瀆 天聰哉。噫奸臣之形跡已露。公論之激發已久也。今 聖上之疑。猶未盡釋九原之下。未蒙廣蕩之 恩。凝寃沉痛。愈久愈深。減傷和氣。豈無其理也哉。臣等於窮巷之中。得聞 聖上自値災以來。益加憂懼之心。備盡祈禱之誠。其所以格天之道。可謂至矣。而焦爍之酷。恠日愈極。則竊恐上天之譴責。必有所在而然也。臣等之意。欲消今日之災。莫如先下雪寃之 恩。使積歲幽寃得伸於地下。則公論始行。而人心可以和矣。人心旣和。而天地之氣。亦得以和矣。安有極無之凶能以病吾民而勞 聖慮也哉。嗚呼五臣之死。皆出於奸人之構陷。而奸人之惡。亦 聖明之所洞燭也。臣等伏見聖敎。有曰。澈之罪惡。論之恐汚口也。有曰奸澈。有曰毒澈。知澈之奸毒。莫如 聖明。而見陷於奸毒者。獨未蒙宥。此公論之愈激。而輿悶之尤極者也。臣等連章籲寃。久閼 兪音。臣等微誠未能感天而然耶。抑死者之寃狀。未盡暴白而然耶。臣等千里裹足。未能齊號 闕下。敢憑十三人之叫 閽。並達數百人之危懇。伏願 殿下勿以言賤而廢其公論焉。

丙午十月日別坐吳益昌疏

伏以。莫嚴於討賊而必原其情者。春秋之法也。莫重於治獄。而必釋無辜者。聖王之典也。討賊而不原其情。則爲惡者有幸免之路。治獄而不釋無辜。則爲善者有橫罹之寃。幸免則從惡啓奸。而天討廢矣。橫罹則傷和召災。而人心離矣。故古之帝王必謹於此。虛心平氣。務得其情。明卞淑問。必稱其罪。故

立者。則皆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撰此數等餘論。以著東漢節義晉宋淸談所尙不同之弊。若深究其意。則蓋其隻字片言。未甞不本於先儒之意。可以知排之一字實出於奸人之手也。噫讒人罔極。萋菲成說。至於身死寃獄榜示四方。凡有血氣。孰不奮憤而扼腕。迄今十年之後。朝廷之上。絕無一言以定萬世之是非。此所以人心之愈鬱而公論愈激也。介淸忠孝自任。唯識君臣大義。堯舜君民之心。爲一生所學。而三上䟽章。俱以進 聖上道學之意。勤勤懇懇於言義之表。其時 聖批曰。得聞至論。良用嘉焉。前日亦曾陳䟽。前後眷眷之忠。尤爲可嘉。 予雖不敏。當加體察焉。介淸之學正。槪可想矣。豈意魚網鴻罹。反得滔天之罪。至於此極也。間者天啓 聖心。綸音渙發。其時橫被罪網之人。並皆赦宥。或有顯揚朝列。至於永慶則 特蒙昭雪。至於官其子而 贈其職。凡在含血之類。莫不盡奮而欣聳。惟此介淸獨未伸枉。其弟大淸行義守節之士。而時年七十矣。痛兄非命辟肉行素。形瘦骨立。死亡無日。其友愛至情。孰不悲慘。死者已矣。大淸亦將枯槁而死。東海一寃婦。能致三年之旱。則介淸十四年寃鬱之氣。恐傷天地之至和也。伏願 聖明特加好生之德。快施雨露之 恩。則豈特士林之幸。抑亦國家之幸也。

三月十七日入啓。留八日下禁府。則堂上尹根命欲防 啓。許箴以此 相持皆呈辭遞差後。沈喜壽宋言愼新爲禁府堂上。四月初八日回 啓。

禁府回 啓曰。安重默陳䟽內辭緣是白在如良。鄭介淸寃抑之狀。伸卞甚悉。不可以師生間所訟而置之。叱分不喩。介淸雖與逆賊同在一道。而本不親厚。泛然相知。偶或通書是如。起獄之初。人皆傳說是白乎矣。只以一等閑文字之故。構成罪案。終不得脫。使介淸杜門愼嘿。則必無被陷之端。而心有所激。作此文字。終爲媒禍之本。果是自取。而皆祖述先儒成說。初無別樣自家之見是白去乙。至謂之作論排節義。似爲已甚。逆賊內懷凶謀。外托儒名。主張論議。厚誣一世。使人人不知逆賊之爲逆賊。則輩行稱尊兄者。非大段事。而 獨介淸是白乙等。死非其死。抱恨泉壤。至於十四年之久。稱寃無異於崔永慶。在今更化之日。特示昭雪之典。未爲不可爲白在果。自下擅便爲難。上裁施行何如。

答曰不可施門人之說。恐傷事體。

別坐崔弘宇等䟽

伏以。臣等湖南人也。跧伏遐方。無所知識。惟願 聖上之無病。斯民之得所。而不幸 玉候違和。久切臣民之痛。而旱魃

論至矣。當議處。己亥年又上疏。 聖批曰。有以介淸與逆賊書。何訣贊之曰。惟尊兄又曰。初非指爲逆賊而鞫之也。臣不勝感激而鳴咽。若天日赫臨而神明森列也。如使泉壤孤魂有知。亦應深受其罪。愴悔感泣於冥冥之中矣。然介淸與逆賊。素不相知。乙酉年同爲校正郞廳。始見其面。介淸以親病先歸。則其爲相從。僅十餘日矣。厥後以同僚之故。有書相問者二度。而以尊兄稱之者。大凡書辭之間。親密則辭煩而無敬謹之意。兮踈則辭敬而有稱道之語。此古今通行之格例也。何以明之。陸子靜禪學也。萬世聖門之罪人也。陳亮雜王伯之學。非有可取。朱子初通書信極加尊敬。至以老兄稱道。孟子亦稱先生於宋經非但在古爲然。今文武之官。互稱年兄僚兄。士夫以士類相稱許。則以尊兄稱之。此一世交際相與之通規。況王莽之僞恭。八萬人頌其德業。陸棠之詐敬。楊龜山信而作甥。則逆賊之囊橐詩書。擧世見瞞。虛譽隆洽。介淸之見欺稱道。實由於泛交而不察書辭之失而已。豈至於阿所好而稱許哉。旲天祐逆賊之門弟。而谷城人也。倚逆賊之勢。縱恣無忌。介淸爲谷城倅時。欲治其罪而嚴囚。因以致死。一道一鄕莫不通知。果與逆賊交厚。則豈有治其門人之罪而至於死乎。此其至痛而至寃者也。 聖批又曰。今世有何邃學而著述行于世。況節義之可排乎。此則尤有戚戚於心。不得不爲之喋喋也。介淸之所著說。非有於著書而行世也。只爲陰折假托節義以誣一世之弊也。況是說之採摭。雖出於介淸之手。而其文字立論儘是祖述朱張已定之論也。其說有曰。皆不知明德新民之學。又曰。不究視聽言動之理。而自逸於檢防之節。又曰。衰世所尙。而非聖賢中和之道。以是三句而結之則介淸非排節義也。實培節義之根本也。學者苟能盡明德中和之道。不悖於視聽言動之理。則不蘄於立節。而其節自不可奪也。此實古聖賢表出人性之明訣。而宜爲後學之標的也。擧此以捄假節義誤一世之弊。而奸徹惡其心術之敗露。乘機做陷。旣做吉三峯之語。以搆永慶。又做排節義三字。以陷介淸。箇箇殺人手段。昭在十目之視。而至今未能見白於世。此臣日夜腐心而不敢忘者也。嗚呼和之璞玉。至於三刖。然後人得而知之。玉之在石中者。人固不易識也。今介淸之說。則在語類中三十四卷。子謂顏淵章有曰。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汚濁朝庭之意。又曰。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又曰。晉宋人物雖曰尙淸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淸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南軒張氏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蘄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至於衰世道微。而其能拔然自

洪汝諄發憤不顧其身。率諸同僚。伏闕抗章。直斥其罪。幸以奸凶伏辜。自是之後。汝諄爲奸黨所讎。構陷者屢矣數年前因一時紛挐。至於削職。門外出送。豈不寃哉。可放還職帖還授。

答善山儒生金暈上疏曰。予未知爾何許人也。又未知此疏果出於汝手與否耶。夫崔永慶之枉死。天下之至寃。鄭澈之邪毒。千古之奸雄。成渾爲澈之腹心。澈之心即渾之心。二而一者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髮未燥之兒。亦以知之。雖假辭於子貢。學字於楊雄。儀秦弄其舌。賁育騁其勇。亦不能逃也。渾之殺人。言者非一。豈無其由乎。夫以閭巷間至微賤之人。不敢加以情外殺人之名。今多士以永慶事。歸獄於成渾。得非滄浪自取者耶。汝敢指斥鄭仁弘。爲構陷之計也。仁弘之爲人。鳥獸草木皆知其名。汝無乃又欲爲效澈黨之構陷崔永慶之手段乎。渾發跡終南。嘗以徵士自擬。終乃有殺處士之慝。此朝廷上下萬古不可洗之汚蠛也。安得快注銀河滌此羞辱乎。徒自痛歎而已。且汝知成渾之爲人乎。渾黨奸陰詭之狀。姑置勿擧。當君父對壘枕戈之日。揚臂君前。大言乞和於讎賊。不知此意何居。予則面責退之。而不勝忿忿。題詩壁上曰。一死吾寧忍。求和不願聞。如何倡邪說。敗義惑三軍。彼哉彼哉。汝知予詩乎。此則渾之罪案也。嗟乎古之徵士。繫漢鼎於一絲。今之徵士。斷國勢於一髮。異矣哉。此眞徵士耶。且汝以汝父不言爲辭。汝父之不言。汝何知之汝父之所往東西南北。汝必隨之。如影之隨形乎。汝無自護辨。

癸酉月日前直長安重默獨疏

伏以。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臣之師鄭介淸。寃死逆獄。十有余年。公論欝而不暢。是非無由得正。士林莫不痛惜。豈不爲昭代之一大寃乎。義重師生。不敢終嘿於　聖明之下。將此瀝血之誠。仰塵　淵聽焉。介淸卷跡山林。篤信好學。與鄭澈同在近境。所向殊異。見澈外托淸名。內實貪淫。詼諧放曠。誤了一世。心竊憂之。及讀朱子之書。所論暗合。撰採其意。畧成一書。以示門人小子。而題目之曰。東漢晉宋所尙不同說。澈見是書而啣之。又有人問澈之爲人。而贊其淸白者。答曰。先儒有言。奉身淸苦。却是愛官爵。雖弑父與君。敢爲之云云。又於戊子年間。澈久在光州。而介淸以谷城縣監。覲親往來之際。一不相問。至過其門而不入。挾憾益甚。無隙可售。及其逆賊之變。便作構揑之計。陰嗾其徒。執此說而自著排節義三字。階是爲獄。受刑被竄。寃死塞外。此乃與澈搆怨之首未也。本道門生等乙未年將此寃狀。來叫　九重。　聖批曰。爾等之

不聳動感泣。而第緣當時大臣回 啓之辭糢糊不明。遂使 聖上好善惡惡之意不得昭布於朝野。厥後 廟堂之議。臺閣之論。未聞有出血誠擔當。期以必定國是者。人心之愈鬱。士論之益激。政在於此也。嗚呼十年而必復者天道也。泯滅而再伸者公論也。頃幸天啓 聖心。洞燭輿情。其一時被誣竄謫者。並皆蒙 宥。枉死者得以伸雪。崇秩之褒。已加於永慶。而獨於介清尙稽 恩典。豈唯梧丘之目。不瞑於九原而已。抑恐群情壅鬱。士氣銷鑠。天地之仁。至此而不能無憾也。臣等考諸往牒。董卓之禍方張。而識者以解黨錮之禁爲先。伯顏之亂始熾。而應麟。以立濟王之後爲請。一二君子之含寃。似不急於臨敵對壘之日。而古人之所以必汲汲於此者。豈不以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而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吉凶。實有大可畏者而然歟。咸與維新之日。固異於臨敵對壘之時。而茹恨閉骨之魂。有甚於黨錮濟王之寃。則今日之急務。其不在於釋寃枉而慰人心。而享天心乎。此臣等之所以懇懇於瀝血不能已者。非爲死者也。爲 殿下也。非爲寃枉也。爲社稷也。伏願 殿下特採草野之言。渙發雨露之澤。使久鬱之人心入地之朽骨。快覩靑天之白日。則實扶斯道壽國脉之一大機也。伏惟 殿下留神採納焉。臣等不勝兢惶戰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鄭介清其聖賢與否。雖不能知之。而但見其致書於逆賊。阿諛而極贊之曰。見道高明。當世唯尊兄。不知其所謂道。是何道也。如此而謂之不爲相知。予不信也。唯此一說。所謂自作之孽。在王法必所當問。初非指爲逆賊而鞫之也。至如排節義之論。我國之人。有何邃學。而至於著述行于世。雖非此事。猶足取笑。況節義之可排乎。非唯不當作。亦不須作。大抵是非當出於朝廷。爾等之志雖勤。不須每煩。

幼學韓浩上疏回啓公事

判府疏內。我國人性狡詐。著聞天下。至有 聖旨。近來人心不測。間有假名以疏者。極爲寒心。逆獄非以其人等爲參於逆謀也。此輩於平日。推尊逆魁。互相奬許。終至於助成鴟張之勢。其締結之狀。書簡俱在其間或出於言官彈論。或出於同黨招辭。在法不得不問。非謂同謀叛逆也。到今如是爲言。不亦巧乎。凡人既出於其黨之招。則雖在宅獄。不爲推問乎。此則潑浩等也。且今不盡記。而擧其一。或曰見道高明。當世唯尊兄。所謂道者何道也。他可推見矣。設使其時訊問雖過。足爲後戒。

答忠州儒生李德亨仲枉疏曰。當賊臣鄭澈盜竊國命。廣植私黨脅制朝廷。凶焰滔天。威福生殺。皆在其手。人莫敢出一言。

官職。這邊一面淸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云云。因此朱子之說。以發明晉宋淸談之害。以救湖南士習之弊。而奸賊惡其平生心術敗露於君子之正見。陰畜欲殺之心。而無隙可乘。及逆變之出。奸賊指嗾本道無行檢悖妄如洪千璟林檜輩。乃於介淸所著說上任加排字。目之以排節義。托以儒生公議。上疏搆陷。一時名流。盡入於其疏。幾爲打盡於一網之中。而幸賴 聖上洞燭情狀。乃以疏頭十餘人拿來。將治誣揑之罪。而澈也嗾臺諫沮之。反以介淸所著節義說。請爲嚴刑。竟死於絕域。天地間寃痛。孰加於此乎。嗚呼天旣蒼然而無語。死者亦不得自明於九原。臣等請代死者。釋其著書之旨也。其書之首曰。東漢節義。較以功名。則其高尙。猶可以激頑起懦。晉宋淸談。視之謀利。則其氣岸亦足以矯情鎭物云。則非訾其眞節義。而只救其末之弊明矣。又曰。源其所始。皆不知有明德新民之學云。則節義者即明德中一事。明德者乃節義之根柢也。如使人皆知明德。則臨患難處死生。知有義而不知有利。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不期於節義。而節義之高。直與日月爭光明矣。又曰。獨善於彝倫之外。自逸於檢防之節。是衰世之所尙。而非聖賢中和之道云。則中和二字。萬善俱足。唯堯舜孔孟可以當之。如子而盡爲子之道。臣而盡爲臣之道。以至於三綱五常。莫不各得其當。而隨處得中。乃可謂之中和。是豈捨節義而言之乎。將此數條。而究其旨則其所著說。乃祖述程朱之餘論。以培壅節義之根本而救後世浮虛無實之弊也。至深且切矣。而反爲奸賊。射影之資。至於榜示四方以惑亂一世之耳目。可勝痛哉。嗚呼古今天下雖有士林之禍。豈有今日之慘酷哉。介淸白首窮經。晦跡林下本與逆賊不相接。而癸未以四書校正郎廳。同列公坐。始知其面。而旋以親病先歸。則其相知之分甚淺。而適以同僚。故以書相問者纔二度。此不過虛懷見欺之所致。是則一時士夫不察之公罪也。其弟大淸嘗從事於學。而行篤孝友。痛兄非辜。冀其伸雪。悲哀服喪。枯朽將死。今至十年之久。凡在瞻聆。孰不嗚咽而傷痛哉。臣等自十五六歲時。嘗學於表從叔，柳希春。以介淸爲涵養功深。宜後生師表。勸之臣等。亟往從之臣等遂委己。從事於函丈之間。幾二十餘年。其所誦說者。不過小學語孟六經之書。所講明者。又只是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卞而考其歸趣。無非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而已。豈敢阿其所好。欲護已死之師。而欺罔 聖聽哉。第念師生之義。根於秉彝之天不忍以存亡貳其心。而妄謂師儒坐黨。實關於斯文之盛衰治道之汚隆。故頃在乙未春。臣等乃敢千里裹足。訟寃於 九重。自 上俯採疏賤之言。乃以至論。下諭丁寧。凡有血氣者。莫

有志之士可得言事之秋也。而惟此伸冤一事。最爲轉禍之根本故不揆狂僭。謹昧死以 聞。

己亥八月初二日前別坐羅德峻等疏

伏以。古之帝王。當濟屯傾否之時。不謂天意之已回。而益思其奉答之誠。不謂人心之已安。而更盡慰悅之道。民有所抱。而必使之導達。然後下無壅閼之情。冤有可釋。而必爲之湔滌。然後上無感傷之患。然則不可不通者。冤鬱之情。而不可不愼者。天人之際也。今我 國家。否運重亨。劇寇退遁而邊警少弛。春闈誕祥。而慶延 宗祊。則今日之天意。可謂眷佑矣。邦誣快卞。而臣民胥悅。瘡病初歇。而士卒息肩。則今日之人心。可謂粗安矣。天意已回。人心已安。而 殿下憂勤之念。一出於惻怛。恤民隱而日下蠲免之令。懼天災而益勤修省之道此政成湯與民更始之盛心也。宜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而獨有橫罹逆亂抱冤重泉者。尙不能昭雪於此時。則豈非天人之所感而 聖明之所當惻念者乎。嗚呼頃年 邦運不淑。逆賊之變。出於搢紳之間。汝立初非放火刧人之賊。挾王莽欺世之巧。假陸棠詐善之名。一國士類。莫不有知其名見其面者。而虛懷好善之人。最爲所誣。夫豈知窮兇大懟至於此極也。貫盈之罪。忽出於千萬意慮之外。一時受欺之士。莫不心驚骨痛悔自己不明之罪。而自 上離明旁燭。鑑衡自正。睿念嘗軫於玉石之俱焚。愼簡益切於要囚之丕蔽。則豈有含冤抱痛於 淸明之下哉。第以奸臣鄭澈。以狠愎之資。懷慘毒之心。外假謔浪。內實猜忌。爲淸議所不容。常有怏怏之心。陰伺其隙。以爲必報之地。自幸今日可遂吾志。身爲案問之官。乃成網打之計。平日少有睚眦者。陰嗾浮薄之輩。非出於疏章。則必發於臺論。倘微 聖明如天。一世之忠賢。必將無遺類矣。當日之事。可不寒心哉。其壹時抱枉就死者。不知其幾何。以臣等所居一道內之最爲冤痛者言之。鄭介淸眞踐履實。德成行尊。一從程朱之學。以闡明斯道爲己任。甞患湖南之一種士習。薰染於奸澈。專務驕虛。不循義理。或自托於節義。而專然矇昧於名敎。或慕效於淸談。而實是貪戀於利祿。顧其歸則俱有害於世敎。故介淸每以是爲誤 一世之害。恐爲後學之弊。而及讀朱子語類。有或引伊川之言。而晉宋淸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朱子曰。東漢崇尙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汚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小間流入於淸談。又曰。節義之士。固非是其位之所當言。宜足以致禍。又曰。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已賤人之弊。積此不已。其弊必至於虛浮入老莊。又曰。晉宋人物則雖曰尙淸高。然箇箇要

陷於逆賊。成是貝錦(貝錦誣搆)者可謂巧矣。况觀基之說。則無所可據。設與通謀。豈有觀基之理乎。雖愚夫愚婦。不信明矣。是以 殿下不欲殺之。刑不更加。而奸澈憤不刑殺。卒以竄死。嗚呼甚矣。伏願 殿下深燭必無之理。更察誣陷之實。試垂 矜悶焉。李黃鍾則與崔永慶書。以澈爲奸賊。故澈也怒而殺之。於澈則有罪。於 殿下則何預哉。伏願 殿下試垂矜察焉。嗚呼閔原六臣。則皆事有其虛。罪非其實。以 殿下聖明。不爲難察。惟彼奸澈。亦豈以六臣爲眞爲逆黨哉。蓋由其素與六臣不容並立。含恨懷憤者旣深。故及聞有變。利其乘釁。不恤是非。不顧淸議。唯以施快私憤爲幸。外嗾徒黨。內囑臺省。交馳章奏。打盡一網。當是之時。豈無欲言者哉。人或有言。則輒指爲逆黨。必殺乃已。故士林畏縮。鉗口囚舌。 殿下雖欲知之。何得而聞之哉。自古黨禍。無代無之。而殺之者常爲小人。死之者常爲君子。則澈與六臣之孰正孰邪。皎若氷炭。不待卞說而明矣。昔者一婦含寃。三年其旱。况此黨人。死者抱寃。生者沒財。老妻弱子不能相保。流離失所。以哀籲天。則寃慘之感傷和氣。而以致禍亂者。無足怪者。嗚呼澈之罪惡固不容誅。而國家蒼黃。不暇正刑。至今地下猶戴其頭。神人之所共鬱。多士之所共憤。伏願 殿下明以察之。剛以斷之。回 思釋罪。蕩伸寃鬱。剖棺斬奸。揭示常刑。則事得其序。物有其理。紀綱賴之以整。士氣賴之以振。宜道充滿。陽德敷暢。則人心和順。天應休明。陰邪自退。禍根洞去。而國勢固人心寧矣。伏願 殿下更加垂察焉。夫人君者。當以國人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國人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乃能通物之志。盡物之情。六臣之寃痛。奸澈之罪惡。旣著于國人之心與耳目。則 殿下安可私 殿下之心與耳目。否物之志。遺物之情乎。抑不知 殿下之心。亦以六臣眞爲逆賊。又以奸澈眞爲君子哉。 殿下若以六臣眞爲逆賊。又以奸澈眞爲君子。則臣當伏斧鉞之誅。以謝 殿下。不然則何惜 回恩曲加掩蔽哉。夫日月明矣。而爲雲霧所蔽。則或有時而晦。然其體本常存。故還復明焉。公論正矣。而爲是非而亂。則或有時而廢。然其直道不泯。故終復正焉。此乃必然之理也。是以自古及今。論人寃痛者。不在於死之日。而常發於旣死之後者。誠以遺是非而取公論。伏願 殿下平心去疑。詳究事跡。徐以致察焉。

殿下旣已流澈誅黨。則六臣之寃痛。奸澈之罪惡。察之已詳不必强瀆。而臣之欲言者。蓋亦有日。國家受兵。 聖慮之所以憂勤宵旰。 廟算之所以夙夜匪懈者。惟在討賊。而不遑及他。故趦趄囁嚅。隱忍不發。今則兇賊撤退。邦本稍定。此正

宜莫有之。第奸臣鄭澈。乘時竊柄。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有怨睚眦者。率以構陷。一時名類。殲滅殆盡。嗚呼痛矣。幸賴　殿下慮及無辜。事未旋踵。流澈誅黨。特伸崔永慶之寃。神人之快感極矣。然有類於此者。蓋亦多矣。而十載抱寃。尙未見伸。臣竊痛之。死者非一。不可悉數。則姑以耳目所及者白之。李潑、李洁、柳夢井。指以逆賊通謀。咸死杖下、曹大中始以謂爲賊泣涕行素。死於杖下。終以爲怨上不道。加罪沒財。鄭介清或指以爲排節義。或指以爲與賊觀碁。以刑餘殘骸斥彼北方。因以死焉。此五臣者。皆陷於無理之事。而況李黃鍾則無與於逆賊。而爲奸澈所惡。死以無名。尤所痛悶者也。嗚呼運無常通。時有或否。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權奸煽亂。大興黨獄。殺賢病國。引用黨類。釀禍速亂。馴致大變。卒使醜類乘釁流毒。澈之罪惡。書則難盡。嗚呼李潑、李洁、柳夢井。謂之與逆賊相知則可也。謂之與逆賊通謀。則竊以爲過也。何則。惟彼逆賊。當其逆謀之未萌也。欺世盜名。迹同國士。則士林趨仰。莫不求識。況列位同朝者。孰不與熟面目哉。若以此盡爲逆黨。則臣恐擧朝之士。無遺類矣。況此三臣。皆以席寵世臣。見稱名類。獲踐淸顯。　恩幸無比。則何心何顏忍有此事。不可遽信構陷。而必求其實。欲求其實。則又無實矣。

伏願　殿下深燭必無之理。更察誣陷之實。試垂　矜悶焉。至於曹大中涕泣行素之說。則尤爲無理之甚矣。何則。逆賊之變。出於　聖明之世。則凡有血氣者。莫不痛心刻骨欲食其肉。況食君祿。衣君衣。而知君臣大義者。寧有涕泣行素之理哉。設與通謀。尤不必現然涕泣自取夷滅之罪矣。反覆思究。不然必矣。抑有易明者焉。大中聞賊死之日。與金汝岉崔慶雲、金公喜等。相語曰。國家有變。臣子不可宴樂。然罪人旣得。則亦不可無賀云云。而設酌以慶。酒食終日。則非爲賊涕泣行素者。十目所視。而當其罹獄之日。證以此事。則金汝岉亦以爲必問。待命於　闕下者三日矣。奸臣擁蔽。卒無問焉。此所以大中之寃骨尙未瞑目於地下也。嗚呼其身已死。猶以爲不足。又取詩中妄發之語　徇私曲解。引以爲怨上不道。禍及身後。沒入家財。彼讒人者。亦已甚矣。昔者朱雲折檻。有與遊龍比之言。鄒陽自明。亦引以二子則蓋言其眞也。豈其推此而及彼者哉。況丹心一片之語。旣發於首句。而　主上聖明二字特書于與兄永訣之私書。則非怨亦明矣。大中於臣叔父也。臣之言則可謂私矣。然公論旣發。則安可以私而廢公哉。伏願　殿下深燭必無之理。更察誣陷之實。試垂　矜悶焉。鄭介清節義說。乃祖述先儒節義之言也。而澈之徒黨。加一排字。謂之排節義。構

逆賊之所欺。其罪則可誅。而其情則可原。潑洁之於澈也。平日水火。殿下亦已知矣伏願　殿下並垂矜察焉。何以則固結人心也。嗚呼天意有感。則必應人。人心有感。則必通天。天意之所應。即人心之所感也。是故至誠感神。大禹見頑苗之格。哀痛有詔。唐宗回奉天之駕。信乎回天意結人心。大有關於討賊興復之機也。嗚呼臣等必以壬辰之變。爲己丑之寃所召。而必欲伸寃於搶攘之日者。自　殿下臨御以來三十年于玆矣。少無失德獲戾于天。而有今日莫大之變。是豈　殿下之故也。實是奸臣賊賢病國。感傷和氣之所致。是故臣等以靖亂之策。歸之於感回天意。而感回天意。歸之於昭雪寃枉。而爲　殿下申申焉。臣等又以致寇之至。爲人心之散所由。而必請　親臨於行陳之間者。豈欲致　君父於阽危之地。若非　親幸撫軍。則無以鼓舞民心。而兇鋒再擧。河決蟻封。我國之勢無復可爲。臣等之血肉於賊刃。固無足惜。未知　主上何歸　宗社何依。是故臣等以討賊之要。歸之於固結人心。以固結人心。望之於　車駕親臨。而爲　殿下申申焉。伏願殿下留神焉。臣等俱以草野狂生。敢冒萬死。仰叫　九重者。誠以係國家興亡之機耳。竊不勝愛君憂國之誠。輒忘狂僭。刳瀝肺肝。伏惟　殿下特垂明察。少有採納。則非獨臣等之幸。抑亦宗社之福也。

戊戌年正字曹守弘獨疏

伏以。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而陽常勝陰。理得其正。故天以之道順。國以之恒安。至或氣化乖戾。陰盛陽衰。則在天而災變出。在國而小人作。小人作而殺害君子。則傷和氣紊紀綱。而政失民怨。夷狄之禍從而起。而國危矣。人君當思所以反之之道。順天地陰陽之理。明君子小人之辨。抑邪扶正。濟以恩威。消伸寃屈。回致中和。則天意回人心悅。而禍亂弭矣。今我國家亂因治極。篤受兵喪。生靈魚肉。廟社丘墟。夷狄之禍。古今罕有。幸賴　聖謨廣運。撥亂有期。兇賊撤退。大勢稍息。可謂天人回悅而禍亂弭矣。然猶國勢不固人心不寧。不謂亂定。疑懼益深。是必禍根未祛。天意未盡回。人心未盡悅也。伏惟　殿下應天順人。撫育民物。三十年有餘。少無失德獲戾于上下。以　殿下思之。豈有天未回人未悅之事哉。是必有致由也。頃在己丑逆獄之變。出於搢紳。而緣坐陷死者。不知其幾也。雷霆之下。未得暴白。積寃成氣。上慘天意。下乖人和。則未回之天意。未悅之人心。未必不自此而軔兆也。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也。況人主之威。不翅雷霆萬鈞也哉。詩稱胥溺。書戒俱焚者。良以此也。然　聖明在上。如物照鑑。妍媸自別。則抱寃含痛者。

毒之小人。則雉經之禍。豈能免於道消之日乎。是以小人謀殺君子。或造無根之說。或構不測之言。殲滅無遺。必至空國而乃已。其爲計慘矣。嗚呼介淸節義之說。據先儒已定之論。禁後學浮誕之習。而澈也嫉其黨類。於其所著說上。任加排字。名之曰排節義。終致竄死於朔北之外。夢井與逆賊。雖曰同道旣無親厚切近之分。雖曰見面。又無交遊往來之好。而澈也挾平昔異己之憤。逞今日報怨之謀。目之以與逆賊交厚。竟令殞首於杖下。黃鍾與永慶書。以澈爲老奸。以澈爲恠鬼者 只是的見其老奸恠鬼之狀。而發之於書辭者也。曾不是知名見面之類。又不出於賊招。而澈也忌其心術之呈露於君子之正見。只憑一片之書。重加慘酷之刑。使之就死。莫白其情。大中與逆賊旣非同朝之臣。雖有識面之分。元無交厚之間。則必無免死之心。況於逆賊之死。豈有悲傷於人人所見之處乎。澈之徒黨。承望澈意。捏造無形。或以爲爲賊涕泣。或以爲爲賊行素。令其無辜。斃於淫刑。慘矣小人之構殺仁賢至此極也。嗚呼古今天下雖有士林之禍。豈有如今日之寃也哉。昔者賤臣叩心。六月飛霜。庶女呼天。三年枯旱。則匹夫匹婦之寃。亦足以感傷和氣。致災降戾。有如此者。況今賢人君子無罪就戮者。不知其幾。則其寃豈特東海之一婦燕獄之孤臣也哉。衆寃積鬱。蒸薄于天。天氣感傷。和變爲戾。妖孽之災。疊現層出。士氣日以消鑠。國脉日以傷毁。仍致壬辰之變。使二百年 宗社一朝腥穢。億萬姓蒼生肝腦塗地。兵連禍結今至五年之久。所謂大獄之餘。必有大兵。豈不信哉。幸賴 聖明深知厲堦之由。渙降昭雪之 命。以永慶受誣之事。至有中夜泣下之 旨。特伸其寃。褒贈崇秩。其餘竄逐廢錮之輩。並蒙 恩宥。此天地神人之福。而國家恢復之機也。然而海醜尙屯於境上。 國運猶否於今日者。實由餘寃未盡雪而天意未回也。顧念我國之事。人心已散。兵力已竭。以如此之勢。制如彼之賊更無其策。所可恃而仰望者。唯天意而已。苟得天意之眷顧。則雖有莫强之敵。其於予何哉。然則凡所以感回天意者。宜無所不用其極。而感回之機。則唯在於伸寃一事而已。伏願 殿下廓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垂天地之仁。無物不被。 洞察四人之寃枉。亟下一雷之 德音。上答天意。下慰輿望。使重泉之人爭懷結草之誠。多士之氣益勵仗義之志。則人情已快。天意方回。而蕞爾之賊。不足爲吾憂矣。至若李潑，李洁。妄交逆賊之罪。萬死無赦。至於逆賊之兇謀異志。則恐未必知之也。臣等同在一道。飽聞潑洁一生孝友。出於天地。居家之行。無愧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則未有孝而不忠者也。只緣識見昏暗。未免爲

之日。則中興之慶。維新之化。庶幾見之而天不厭難。鯨鯢未翦。兇謨益肆。亂未有定。則可謂天意之感回乎。登城泣血。誰奮死綏之志。臨戰浪坼。爭懷棄甲之心。則可謂人心之固結乎。天意未回。則雖有百萬之衆。猶不得濟其亂。況我 國家。初無百萬之衆乎。人心未結。則雖有可勝之勢。固不得成其功。況我 國家。時無可勝之勢乎。然則爲今之計。莫急於回天意結人心而已。何以則感回天意耶。嗚呼蒼然於上者天也。眇然於下者人也。天之於人也。高卑懸絶。視聽莫及。初若不相關。而一理之相感。若家人父子。人之氣和。則天應之以和。人之氣乖。則天必應之以乖。故凡國家災孽之降。莫不由於一夫之含寃。則天人相感之理。焉可誣哉。往在己丑。逆賊汝立挾欺世之才。詐陸棠假善之名。一國士類盡爲所欺。或有知其名者。或有見其面者。而不知厥心之不軌也。及其貫盈之罪。難逃於大明之下。凶謀亘惡。一朝敗露。則一時受欺之士。莫不心驚骨痛憤大賊瞞人之惡。悔自己不明之罪。則其所謂知其名見其面者。豈盡爲逆賊之黨耶。 聖明在上。鑑衡自正。而 睿念常軫於玉石之俱焚。 愼簡益切於要罔之否臧。則豈有含寃痛於 淸明之下哉。第以奸臣鄭澈以狠愎之資。懷慘毒之心。外假譃浪。內實猜忌。爲淸議所不容。常有怏怏憤憤之心。陰伺其隙。欲一肆毒於必報之地。及聞逆賊出於搢紳之間。自幸今日可遂吾志。身爲按問之任。乃成網打之計。以公法爲復私讐之陰穽。以 王獄爲陷無辜之深坑。平日之少有睚眦者。率以錄置囊中。有罪無罪。蔽 九重之 聰明。生之殺之。以一己之恩怨。倘非 聖鑑如日月之中天。則一世之忠賢。必將無遺類矣。可不寒心哉。嗚呼一時之抱寃就死者。不知其幾許矣。而以臣等所居一道之最爲寃痛者言之。則鄭介淸踐履眞實。立脚堅確。不倦不厭。闡明義理。有大造於斯文。而見奸澈。誤了一世之狀。常有巷伯惡惡之心。則澈之含沙者非一日矣。柳夢井性禀耿介。行篤孝友。入朝無苟合之態。臨民有淸謹之實。一居風憲之地。便折奸孽之萌。則澈之切齒者爲如何哉。李黃鍾天資篤實。識見高邁。一心好善。惡惡如讎。而初與奸澈爲葱竹之交。及至中年。見其奸恡之狀。斷然絶之。一不相接。遂與崔永慶托爲心契。則澈之平日所忌。而欲殺者永慶也。黃鍾棄澈而取永慶。澈之含憤固其宜也。曹大中爲人慷慨。立志淸苦。不曳權門之裾。每激拒奸之論。孤立一道。衆口喉之。及其佐幕湖南。澈家在近。亦不經過。而其所斥言而不諱者。皆澈之惡。則逢彼之怒。無足恠也。噫氷炭不同器。邪正不兩立。故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以直道難容之君子。逢射影肆

間。則除元惡大憝及律所應坐者外。其餘雖平時交遊。而未知逆謀者。及一再見面一二書往來者。與出於告訐出於風聞者。皆當次第伸釋。使情罪相稱。若是則人情大服。而寃枉得伸。夫是之謂天討。亦所謂王法。而當時則有不然者。其源實出於近年以來朝廷分裂。形色彼此。所謂一邊之人。旣假此以爲收司連坐之計。故其投合時好。希望風旨。投疏羅織者。相續於 公車之下。而上自士大夫。下及韋布之士。動足搖手。擧有指目之中。少有一言。必陷於當救之罪。所以三年大獄。寃楚萬狀。而無一人以此事狀。徹聞於 冕旒之下。此則群臣負國之甚。均有其罪。未可專咎於一人也。方事變之初。自 上不待人言。渙發 綸音。除逆賊法應連坐外。悉皆放釋之門。 天恩大霈。幽寃盡洩。其所以慰解人心。祈天永命 以立中興萬歲之本者。實非偶然也。惟其如是。故罪籍中生者。幾盡蒙 恩。而獨有已死之人。如崔永慶，鄭介淸，柳夢井，李黃鍾等。未得一時昭雪。永慶則特出 上命。而臺諫繼論。旣爲洩寃。又加 贈職。凡在聞見。孰不感激。而介淸夢井黃鍾之類。雖人品有高下。被罪有先後。而其爲寃枉則一也。介淸則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檢自任。而因偶然一篇之著論。以至滅身。宜羅德潤輩ㅣ千里裹足。叩閽訴寃也。大抵大兵大獄。漢唐之所以亡國也。故大獄之後。必有大兵。理所然也。今則人心懲毖於旣往。邦命一新於將來。匹夫匹婦若含寃於重泉之下。而不得見白。則幽鬱之氣。亦足以上干天和。而爲國家刑政之累。非小事也。臣等之意。介淸，夢井，黃鍾等。特 允儒生之疏。悉加伸雪。而此外未及擧名於疏劄者。亦多有之。依壬辰 下敎。法當連坐外。悉爲開釋之意。令義禁府詳細開錄。從其所坐輕重。一體 宥釋。使解網（解網은解田獵之網不忍盡殺）之恩。普被窮泉覆盆之下。則其於維新之政。所補不細。惶恐敢達。

答曰。後當面議

丙申十二月義禁府都事羅德明等疏

伏以。國家之興衰在於人。人心之向背。應乎天。天必眷顧。然後足以保定爾邦。而無人心渙散之憂。人必歸以心。然後可以迓續乃命。而有天意助順之理。是以苟回天意。則克戡大難。而轉禍爲福之機在乎是。苟結人心。則可使死長。而制敵雪羞之策在乎是。然則戡亂之方。莫先於感回天意。制敵之道。莫切於固結人心。而人心之固結。天意之感回。唯在於人主之一心耳。臣等以此兩說。眷眷於今日者。唯我 國家。天降大割。島夷乘之。三都繼陷。七廟蒙塵。幸賴 睿謨撥亂。已覩寇退

人。而奸臣作弄。嘱臺諫假公論以沮之。遂使 殿下惡惡之志不行於當日。人有秉彝。孰不痛惋於此耶。臣等同在一道。姑擧耳目之所覩記。而橫罹枉死之人。一至於此。則當日朝廷之上。積有猜阻之端。讎怨成隙。豈無毒手所害者乎。街談巷議。莫不藹然傷忿欲食奸魁之肉。而特 主上未及洞燭。嗟呼朝臣之事主上。可謂非至誠矣。昔者楚王英之謀亂也。陰錄天下名士。事覺被鞫。禍將叵測。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出萬死力爭之。理出千餘人。其遺風餘烈。至今照人耳目。奈何永慶介淸。以山林高蹈。爲士類領袖。而無一人敢爲 殿下伸一喙者。畏奸賊之聲勢。噤不敢言。亦可謂朝廷有忠鯁之臣乎。然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著。險邪之輩。乘問抵巇。縱售奸術於一時。難逃鈇鉞於萬世。而今我 殿下洞燭奸賊之情狀。特憐善類之寃枉。以永慶被誣一事。至有中夜泣下之 旨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扶斯道命國脉之策。莫過於振作士氣。振作士氣之機。又莫急於正名。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方此恢復之初頭。苟能先事乎正名。而定國是以慰人心。則惟新之政。次第可擧。嗚呼國是未定。則人心易搖。正名未盡。則善政難成。若不掃蕩奸宄之囊橐。扶護國家之元氣。則君子無所恃。而罔盡其忠。小人有所覦。而欲紹其惡。豈非可懼之甚也。自古人君非無願治之心。而或牽於好惡之偏。或蔽於已私之隙。一爲奸邪所中。則魑魅魍魎百端巧鑽。與之俱化於被矣。化於彼則變於此。好在彼則惡在此。黨乎彼則仇乎此。以則功殄國。如啓徽寧理之爲者載在經史。此類甚多。伏願 殿下以古之失道。爲今之龜鑑。執志如金石。貫終始而毋渝。明道如日月。廓氣陰而罔干 暴揚奸魁之罪。昭雪寃枉之人。告于 宗廟社稷。頒教中外。與一國更始。則向之群邪雜慝。亦將受變於神化之不暇。又安有或進而吾患哉。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君子反經。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惟 聖明之留神焉。

答曰。爾等之論至矣。當議處。

西厓柳成龍　啓辭

備邊司　啓曰。近日臺諫及外方儒生。連上疏劄。言己丑逆獄連累人寃濫之事。且引寒朗論楚獄一節。責朝廷之不言。臣等當叩頭慚謝之不暇。何顏更有論議。國運不幸。逆獄之變。出於搢紳之間。方獄事之始起也。自 上已慮有波及之患。以玉石俱焚爲戒。德音累下。若使其時。當事按獄之臣。推廣 至意。淑問明卞。以得其虛實輕重之情。不以一毫私意叅錯於其

於利欲。而私其一身。昧於義理。而遺其君父。故聖賢設敎。只是使人明其明德。格致以知之。誠正以修之。如此則義理明而不惑於利害。君父重而不顧其一身。當其死生患難之際。伏節死義之擧。有不期然而自不得已也。若徒知節義之名。而不務節義之實。則雖其朝夕談之。而及其臨利害處死生。眩於是非。而認欲爲理。晤於時措。而守失爲得。未免有屈於威武淫於富貴。而自謀深君父輕矣。黨錮諸賢。其大義根於心。死生不變其質。則誠可尙也。而不事聖賢之學。不明義理之源。唯以非訐朝廷。臧否人物。激濁揚淸爲第一等事業。便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是。而其於處仁行義之實。有所未達。是以欲正君臣之義。而梁冀之弑質帝也。李固爲相。而非但不能聲罪顯戮。反聽命受制而隱忍焉。欲去寵昵之弊。而宦寺之盤錯也。竇武謀誅。自失其輕重先後之序。而卒爲士類之殲滅。國隨而亡之。又如何進之引董卓。馴致移鼎之逆。竇武之一門三侯。以至衆志之不平。荀爽濡跡於奸臣專命之朝。荀彧婿於唐衡。臣於曹操之類。是皆不知行義守節之實而然。若能於節義實有所得。則其出處時措。必不如是其乖違也。所以朱子言漢儒以義理之學爲外學。而南軒張氏亦嘆其於學有所未盡者也。噫我東僻陋 士局見聞。人亡學絕。道術分裂。邪慝並興。他歧之害人心者多矣。至如湖南一道風習。則不修職分。思出其位。常以譏議人物誹謗朝政。爲士子標致。人若不知己則必欲殺之。少有嫌隙則必致誣陷。澈爲這輩之酋長。濟以機變之巧。窃托義理之餘習。妄肆淸談之謬誤。壞人心術。誤人知見終得以舞術衒恠。陷溺馳驟。以惑亂一世之耳目。呈身於案問逆賊之時。締結奸黨。皷動邪說。乘機傾陷。恣行胸臆。賊賢誤國。無所不知。此實儒林之大蠹。國家之巨奸。罪通于天。在王法必誅者也。崔永慶。負山林高義之名。而眞 聖世之逸民也。南方誕妄之輩承望澈之指揮。做出三峯之說。以構永慶之狀。昭在十目之視。而亟附用事之魁。尙保首領。豈其天理所可容也。以其三峯之說。布滿一國。當倭奴之衝突也。大小人民皆謂。別有一箇神人。將兵而來。分迸四出。而莫之敢禦。其陰造訛言。惑亂人心。以致亡國之禍者。實此輩之作俑也。至若柳夢井李黃鍾。俱以淸謹之士。身在本道。早見澈之心曲。必以强偏誤國斷之。而亦被奸黨之誣陷者也。夢井寃死之後年。有白棗數十莖。生於所嘗講禮之庭。人以謂精感所致。介淸之弟大淸。痛其兄之非命。冀寃枉之一雪。服衰悲號。不敢食肉者今至六年之久。行路聞之。莫不傷心。其爲寃痛。何可測乎自上明見萬里之外。洞照恠鬼之狀。 特命拿鞫丁岩壽等疏頭十

知而好之者盖寡矣。故世之樂放肆而惡拘檢者。譏訶詆斥。而疾之如仇。澈以曲謹小廉。盜竊虛譽。自放於禮法之外。奔走於勢利之塲。及其志滿氣得之後。則耽淫於酒色之中。所與連黨結侶者皆是無行檢冒廉恥之輩。自知見擯於醇儒藏士之論。乃敢自托於節義淸談之流。一以刑器法度爲芻狗。終至於衒浮華亡本實。貴通達賤名檢。而其知識才辯。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後生之浮誕佻輕不齒士類者。相與扇縱横捭闔之辯。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之爲何物。詼諧放曠。以自逸於檢防之外。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俗者。至此而極矣。介淸之學常以程朱爲宗。目擊奸臣誤世之狀。恐爲後學之獘。敷衍先儒之論。著一說以救節義之流獘。其曰未知從事於聖門。而不循義理之安。張皇義氣之發。以至於亡人之國者。實指鄭澈假托節義淸談之獘也。其曰高視天下而傲睨一世。出乎禮義之規。不屑性命之正。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自是而非人。終至於群狡並起。睥睨神器云者。實主朱子論東漢節義一欵之說。而切中鄭澈欺世誤國之狀也。其曰不要富貴。能忘貧賤。這一邊雖似淸高。那一邊實未免招權納貨。使一世之慕效者。相率而爲驕虛浮誕。卒無以振作恢復之策。亦主朱子之論。而畢露鄭澈自誤而誤人之狀也。然則所著節義一說。實據先儒已定之論。而其志専主於攻澈之誣世取寵。以亂名敎者也。由是老奸。惡其平生心術。被人點撿。敗露於君子之正見。無以遁其情於一世之人。欲爲閉遮之術。遂生射影之計。乃於所著說上。任加排字。目之曰排節義。以厚誣 聖聽。至比之於洪水猛獸之害。而榜示四方。加之逆黨之名。古今天下安有如此等寃痛也耶。其說首言東漢節義。較以功名。則其高尙猶可以激頑起懦。晋宋淸談。視之謀利。則其氣岸亦足以矯情鎭物。又曰不知明德新民之學。又曰得罪於聖賢中和之道。明德中和。固節義之所自出。而介淸之所自勉而勉人者在是。則介淸之說。非排節義也。乃培壅節義之根本。而特惡其名爲節義而過激誤事禍人國家者也。然則其爲說。非自家創造立說也。實祖述朱子之意。而朱子之論。在語類中三十四卷論語解子謂顔淵章。其曰東漢崇尙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汚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流入於淸談。又曰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宜足以致禍。又曰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獘。積此不已。其獘必至於虛浮入老莊。至論晋宋人物則又曰。雖尙淸高。然箇箇要官職。一邊淸談。那一邊招權納貨云云。因此朱子之說。以發明漢晋之獘。而破的奸鬼之情狀矣。節義本人心之固有。而私意間之。則蔽

大東野乘

己丑錄下（續前）

黃赫

乙未春進士羅德調等疏

○伏以戕害士林斬絕國脉則莫甚於己丑之變。目今國破家凶之兆。未必不由於此。凡有血氣者。孰不憤奮扼腕。欲討奸賊通天之罪。而傷弓甫已。餘喘尙存。緘口結舌。鬱鬱莫伸者。有年于此矣。幸今天啓 聖心。離明旁燭。卞別是非。昭雪幽枉。以紓忿惋之懷。此正志士仁人盡言之秋也。｜臣等請毛擧其綱。而仰塵 淵聽焉。己丑逆賊之變。起於搢紳之間。而汝立初非放火刦人之賊。實是欺天罔人之奸。故在當時。博洽多問。爲士類所推許。如李珥輩。最初交遊。推重嘉奬。而薦用淸班者。實珥汲引之力也。自癸未分黨已甚。李珥失勢之後。汝立始改頭換面。趨附於東。東人旣無先見之智。徒信一時之虛名。不得揮而斥之。是特未能擇交之罪也。王莽之僞恭。當時八萬人頌其德。陸棠之挾詐。先儒信之不疑。作爲家甥。則知人之難。古今通患。若原情以差其罪。則交游稱許之責。自有首受之地。而餘當從末減之科矣。如使朝廷諧協。講明義理。必如程子並用熙豐黨之議。用人不以彼此進退。只以忠邪取舍。交契亦當以其人之賢否分別。而不屑屑於一己之好惡。公聽並觀。不有角立之端。則其遇此變也正當各自引咎。極陳欺世之狀。使禍及士林。是乃君子責也。鄭澈以狠愎之性。乃生媒孽之計。聚群不逞之徒以張其勢。設陰穽以陷無辜。托公法以復私讎。挾平生睚眦之怨。盡入於必報之地。外以嗾浮薄之徒。假一道之士論。而冀惑 天聽。內以囑奸細之輩。藉臺諫之聲勢。而構捏不測。思所以日夜挾攻。而必置於死地。倘微聖明如日中天。一世之忠賢。悉陷於叛逆之深坑矣。其爲計可謂慘矣。試以今日黨禍。擬驗歷代。實是危機敗證。是非邪正之分。自有百世之公論。唯在 殿下辨明而審擇之如何。固非在野之臣所敢知也。至於鄭介淸。初非與於朝紳。而特一林下藏修之士也。爲人禀性醇篤。造履精確。闡明道學。爲世大儒。常守橫渠以禮敎人之訓。九容工夫。益加嚴密。自非篤行力行之士。

스나그徽言과餘論이世上에적지안이傳할터인데平日著述이또戊午의禍에불탐이앗가우니엇지안이後學의痛恨이되랴

○金馹孫이언제公으로더부러智異山에놀제金臺庵에이르러중의精進함을보고金이歎息하되「此法이精코서雜되지안코進코서退치안으니우리聖人을배호되만일做功하기를이러하면엇지道를볼날이업스랴」하고山頂에廟가잇스니時俗말에聖母라金이장차글을지어祭하려하니公이曰「이왕에일으되泰山이林放만못하다드냐」(이는孔子의말이니泰山의神이禮를알미林放만못하겟느냐는뜻이니하여도소용업다는말이라)하니金이그만꾸첫스니公이儕流에見重함이이러하니라

茂豊正摠

茂豊正、李摠은字는百源이니 太宗의別子、溫寧君、裎의孫이라號를西湖主人이라하고甲子年에被禍하야全家가멀니絶島에謫하엿다가丙寅年六月에公의父、牛山君、踵과兄、龍城正援과弟、韓山副正、挺과花原副正、揀과錦川副正抃과靑陽副正、捷의六父子가한때被禍하니라

○公이詩에能하고彈琴도잘하야別墅를楊花渡에構하고小艇과漁網을準備하고恒常스스로漁船을刺(竿으로써배를젓다)하며詩人과騷客(詩의佳作은悲憤、牢騷가만음으로詩人을騷客이라함)을마저날로好詩를모다드리되無慮히千百篇이러라

○언제南孝溫을普濟院위에서作別할째賓客이다歌舞하거늘公이孝溫의부채에다題詩하되「相知八年內에會少別離多라臨分千里手하야掩泣聞淸歌」라하고坐中하야붓을던지더라

○公이南孝溫과金馹孫과姜景叙의諸公으로더부러金宗直의門에놀더니언제野亭에잇서彈琴하다가殺聲이音韻에發함으로明日에꼭捕縛令이잇슬줄알엇다

○公이鷗鷺主人이라自號하고滌宕(깨끗하고방탕하다)하야매지안어晉나라風氣(晋時에淸談만主함)가잇고書와史를읽으며詩와文을배호고音律을解得하되다그妙境까지極한지라金紐가琴聲을듯고歎하되「政히宮中의牧丹花가晴天에爛熳함과갓도다」하니李有秋가曰金宰相이귀가잇도다하니라西湖에집을짓고늘漁艇에잇서詩人과文士가江外에絡繹하엿고俗士가오면손수로질하야반듯이避하엿스니南孝溫의詩에일은바王孫이解刺舟라함이이게라一兄과四弟가다사람스럽고五公子가父를조차一時에就戮하되談笑가自若하엿다

○中廟께서都正을贈하시고 肅廟乙酉年에旋閭되엿고 英廟戊午年에君을贈하엿고後에昭愍公이라贈諡되니라

다
○安陰에원이되매公事여가에邑中에聽明子弟를뽑아齋를지어잇게하고親히가르처날로講讀을課하니學者ㅣ듯고먼데로서온지라春秋에養老禮를行하되內外廳을設하고안으론夫人을식혀接待케하고밧그론公이冠帶하고接待하니耆(男老)婆(女老)가모도醉飽하야노래하고춤추며노랏고政事는맑고百姓은깃버하야境內가서로警戒하야詐欺로써公을저바리지못하엿다
○安陰縣에光風樓와霽月堂이잇는데公이원이되엿슬때에세우고일홈지엇다
○平生에作詩하기를조하안함으로다만一篇만世上에傳하엿는데「風蒲獵獵弄輕柔하니四月花開(花開는縣名)麥已秋라看盡頭流千萬疊하고孤舟又下大江流」라하니胸中이灑落하야한점틔끌이업슴을대개可히想見할지니라
○훌노詩를研究하는士를取치안하여曰「詩는性情의發함이어늘엇재좀쓰럽게억지로工夫하겟는가하니라
○性이端重코沉靜하며律身하기를매우嚴히하야終日토록端坐하야비록盛暑라도妻子가肌肉을보지못하엿고단술도먹지안코누린것을먹지안으며牛馬의肉도안먹고外로는헛튼말을하나內로는惺惺(警覺也)한듯하고少時에舘에居할제사람으로더부러자되코를골면서도자지를안는데남은모르다가一日夜에崔鎭國에게들키어舘中이떠들되「鄭某는叅禪하야不寐한다」하더라
○언제鄕會에서牛肉을設한者ㅣ잇섯는데或者는禁物이라하야官家에告訴하야장차罪를당하게되매母夫人이매우근심하거늘公이이로부터牛肉을먹지안엇다
○戊午年에金宏弼로더부러一時에被謫하니公이曰「患難은聖人도역시免치못함이라」하고조곰도動念치안으며鍾城에謫한지七年에處하기를泰然히하고初에뜰火爐맛튼所任으로定하엿더니매양使臣이公舘에이르면문득불피는심부름을하되매우恭遜히하엿다
○일즉이庸學註䟽와밋主客問答說과進修雜著를지엇더니밋戊午年禍가起하매妻子가다불에살럿다
○公의工夫는濂洛(周敦頤는濂溪에居하야號로삼고程灝兄弟는洛陽에居함으로濂溪, 明道, 伊川을濂洛이라함)으로써準的을삼어讀書는窮理로써먼저하고處心은不欺로써주장삼어日用工夫가誠敬에나가지안코治平하는律令과格例에이르러도모다그極盡함을窮究하얏스니治縣하는데求하여도벌서그端緒를볼지라寒暄으로더부러갓치佔俾의門에노라志가갓고道가合하야莫逆으로許交하고道를論하며學을講하되動하면곡서로따랏

때를맛나기를吉치못하야非命에殞하엿스니蒼蒼한하늘이여엇더타이르는가

○公이交遊를조하아아니하고흘노金宏弼로더부러知己로許諾하고論道하고講書하야언제서로떠나지안엇다

○母親、崔氏를섬기되至孝하야언제뜻을억입이업섯다一日은母親이꾸짓되「아비업는애가배오지안으면엇지하느냐」하니公이이에慷慨히篤志하야먹기를이짐에이르고佔畢齋、金宗直에이르러배호기를請하니古人의學을하는차례로써가르처여러해硏磨하고더욱中庸、大學두글에精하니라

○公이少時에嗜酒하야一日은友人으로더부러痛飮하야曠野에醉倒하엿다가밤을지내서도라오니母親이꾸짓되「爾父가임이도라가고너도이러하니내가누구를依賴하느냐」하니公이깁히스스로刻厲하야人君이주실적과飮福할때外에는다시接口치안엇다

○公이그早孤함을痛恨하야尋師나訪友할때가아니면母氏겻헤잇서어린애처럼굴어써母의心을慰悅하기로일삼엇고丙午年에母親이痢疾로알커늘公이焚香하고하늘을부르지즈며몸으로써母命을代키를請하고머리를기둥에부듸처피가衣衫에적셧다

○언제智異山에구경가다가晉山의岳陽洞을보고사랑하야蟾津江어귀에집을짓고竹과梅를심어終老할뜻을하엿다

○丘壑에寄情하고風月을吟弄하며或、江에서배를로질하며或、시내에락시를드리기도하며때로소를타고雙溪와靑鶴(洞名)사이에往來하며湖水에臨하야小亭을얼거놋코「岳陽」이라扁額하야써숨어도닥는처소를삼으니遠近學徒가坌雜히모여드럿다

○智異山에들어가서三年을나오지안코五經을밝히여그深奧한것을窮極하엿다　成宗이成均館에敎諭하사經書에밝고行實을닥는士를求하시니館中에서公을들어第一을삼으니智館事、徐居正이公을잇그러講經케한대公이나가기를실여하엿다

○公의父、六乙이施愛의亂에죽으니때에公이年少하엿고後에母喪에居하야典禮의數와饘粥을먹는것을一一히家禮에依하니成宗庚戌年에吏曹叅議　尹克이「孝行과學識이士林에짝이업다」고薦하야特히부르사昭格署叅奉을식히시니公은써하되「이는人子된分內의일이라」하야上疏하야구지辭讓한대　上이親히上疏끗헤다題하시되「너의行實을들으매제절로落淚된다」하시고不允하시니이에나와서是年에文科하고翰林으로서安陰縣監으로나갓다

○燕山이東宮에잇슬적에公이說書가되야바른것으로輔導하니燕山이몹시실여함으로外任을求하야甲寅年에安陰縣監이되엿

金宏弼을師友로하야그端雅함이天性에서나옴을服하엿다蔭으로社稷叅奉을補하니때에左相, 洪應이提調가되매公이告하야曰「王世子는나라의儲君이라他日에東方萬民의仰賴할바이어늘이제宦侍로더부러居處하야進見과書筵할때가직고遊玩하며狎昵할때가만타」하니라

姜謙

姜謙은字는謙之요晋州人이니觀察使, 子平의子요大諫, 詗의弟라 成宗庚子年에文科하고翰林, 玉堂으로벼슬이直講에이르럿다가戊午年에杖配하엿다가甲子年에被刑하니라

○公이正大하고操守와節介가잇섯다

表沿沬

表沿沬는字는少游요號는藍溪요新昌人이니文科인監察, 繼之子라 成宗壬辰年에文科하고重試하야湖堂으로벼슬이同成均에이르럿더니戊午年에구양갓다가途中에서卒하니라

○文名이잇서잣치交遊한바가다一時名士니라

○公이藝文舘에잇슬때에宴에禁肉을設하여 上의아신바가되야宴에叅한까닭으로前例로罷職되얏다이로부터鄕會에禁肉을設하는데가잇스면곳가고머물지안어曰「참아다시犯法치못하겟다하엿고父母喪을服하되一一히家禮를좃츠니金宗直이그때善山府使가되야其行을薦擧함으로一資를加하라命하시니라

洪瀚(辛未生이라)

洪瀚은字는蘊珍이오南陽人이니 成宗乙巳年에文科하고벼슬이吏曹叅議에이르럿다가戊午年에杖流되야途中에서卒하니中宗이叅判을命贈하시니라

○公의性이剛直하고容恕性이업서權貴에게忤한바되니라

鄭汝昌(庚午生이라)

鄭汝昌은字는伯勗이오號는一蠹니河東人이라咸陽에居하야癸卯年에進士하고成宗庚戌年에文科하고翰林을지내벼슬이安陰縣監에이르럿다가戊午年에鍾城으로杖配되야甲子四月에卒하니年이五十五라咸陽에葬하엿다가甲子年에追禍되고 中宗이右議政을贈하사致祭하시고 宣祖께서文獻公으로贈謚하시고庚戌年에文廟에配享케하시다(中宗丁卯年에都承旨를贈하고丁丑年에또右議政을贈하니라)

○公의父, 六乙이義州에通判할때에公이겨우八歲라明使, 張寧이보고奇異타한참稱歎하더니說을지어일홈하니대개써能히그집을昌하라함이라(名臣錄○六乙이벼슬이兵馬虞侯라)

○圃隱뒤로我朝에性理之學이實로金宏弼로부터닛스나同志를提倡한者는公이곳그이라金은理에精하고公은數에精한데앗갑다

이廢主에게白하야內庭에서鞫하되情實이아님을招하거늘擲筆하고소리를놉히여또直하야不屈하고從容히就戮하니라

○性이剛毅하되大體를알고作爲를조하아니하니라

李穆(子는世璋이니文科하야監司가되다)

李穆은字는仲雍이오全州人이니少時에金宗直을조차배호아十九歲에己酉年進士에中하고乙卯年에文科壯元이되고湖堂에叅하야永安評事로戊午年에被禍하고甲子年에禍가泉壤에及하니卒年이二十八이라(公州에忠賢書院이有하니라)

○公이志氣가峻烈하야　成宗이언제靡寧하심으로　大妃께서女巫를식혀行禱할새淫祀를泮宮안에碧松亭에設하거늘公이諸生을倡導하야그女巫를杖하야조차내니巫가宮中에하소연하야大妃께서大怒하사　上의病患이나실대를기다리샤써告하시니上이거짓怒하샤成均館에命하샤儒生을다적어오게하신대儒生이써하되반듯이큰譴罰을바드리라하야다투어숨는데公은홀노숨지안커늘　上이大司成을불으샤傳敎하시되「爾等이諸生을導率하야士의氣習으로하야곰바른데도라가게하엿스니내써질거워하노라」하시고特히賜酒하시니라

○尹弼商이政丞이되야用事할새마침天이旱하거늘公이上疏하되「弼商을쌂어야하눌이비오리라」하니弼商이길에서맛나붙너말하되「자네가꼭老夫의고기를먹고저하는가」하니公이昂然히돌아보지안코갓섯다後에弼商이　上을勸하야　慈殿의奉佛하심을좃츠시게하니公이諸生을거느리고弼商의奸詐를論하되「奸鬼」라指目하야버히기를請하니　上이大怒하샤親히물으시되「네가엇재우리政丞을鬼라斥하느냐」하시니公이對曰「所行이저러한데남이알지못하니그럼으로鬼라함니다」하거늘上이장차獄에나리려하신대다른政丞이힘써救하야다만公州에竄配되니이로부터直하단所聞이더욱震動하엿고乙卯年文魁에中하엿스나戊午年獄事가일어나매과연　弼商의搆害한바되야金馹孫과權五福과가치酷禍를입어臨刑에神氣가如常하고絕命歌를自作하니弼商이그래도恨함을말지안터라

許磐

許磐은字는文炳이니陽川人이라癸卯年에進士하고戊午年에文科하야承文院副正字로被禍하니라

○公이매우才、辯과誕、俠이잇서文武士夫와醫員卜者의流와歌妓樂工의무리가모도그밋헤굽실대니스스로써得計라하야曰「國人이다내掌握中에잇다」하더니廢朝때에宮中일을造言한者라하야鞫問하야處斬되니라

○公이性理之學에뜻하고進取에恬然하야일일히녜를번밧드고

泣嶺須刊墮淚碑하라」하니라

○公이所製한詩稿로써金馹孫에게斤削을求하고詩로써贈하되「畫蛇著足休嫌拙하고須把風斤斲堊墁하라」하니馹孫이書로써答하되「내가風斤(莊子에독기를둘느되바람이나게하고감쪽갓치글것다한뜻을引用함)이업스니엇지嚮하는堊를斲하리오」하니라

○兇虐罔極한變을맛나서碪斧가압헤잇서도確立하야어즈럽지안코從容히죽는데나가니그氣節의剛毅함이하놀에어든것이엇더한가嗚呼라萬事가다되고九原(大夫의墓地之稱)이닷친지라흘노그咳唾(詩文之才)의霏와精華의發이光天하야射斗하며擲地하야聲金한者ㅣ오히려足히典型을髣髴에留하야無窮한遐思에寓하거늘저無道한淫刑이또한엇지能히百世에달니지안을流芳을斬截하리요校理로서養親키를乞하야野城에出宰(外任)한지三年에拘捕를當하니年이겨우三十二고서絕命하니라

○遺藁가散失하야殆盡하엿더니達城府伯(慶尙監司)權某는公의從孫이라裒集하야鋟梓(刊行)하고또當時罪籍을取하야그뒤에附하니라

○天啓(明憙宗의年號)中에누가喪人이되야山地를果川地傍에定하니古墳이잇는데곳公의墳塋이라起役한지數日에子弟一人을식혀董役하니役軍이글웃墳前에增砌石數片을빼엿더니그날밤꿈에紅袍입은長者가古墳으로부터오는데성낸빗이잇는듯하거늘其人이절로절하며「누구세요」물은즉長者가答하되「나는곳權翰林、某라」하고因해古墳을가르치면서「저긔는내집이어늘近者에役軍이나의舘舍를밟고나의增石을뽑아날로不安케하는데君이엇재禁하지안은가」한지라其人도儒者라본래公의事蹟을안까닭으로請하되「公이項羽의烏江을不渡함을賦하신이가아니시오」한대長者ㅣ曰「그럿타」하거늘其人이「네네」하고退하야因해놀내깨니땀이全身에쭉흘는지라翌日에몸소墳前에이르러缺處를還補하고글을지어祭지냇다하니라

權景裕

權景裕는字는君饒요後에子汎이라改하니(號는痴軒이라)安東人이라癸卯年에進士하고 成宗乙巳年에文科하고南床으로湖堂에叅하고校理로서金馹孫과한날에죽으니라

○公이言에癡하고動止에癡하고政에癡하고또作事하는癡가잇섯다

○清直하야俗士를接지안코落落히諫臣의風이잇섯다校理로서堤川縣에乞任하매政事가맑기가물갓고民은愛하고吏는畏하엿고史官이될대에金宗直의吊義帝文을撰錄하니柳子光、李克墩

文章은漢西京 (西京은漢時에長安之稱이니張衡의西京賦로有名함) 이오人物은宋豊熙(宋神宗의熙寧、元豊年間에司馬光等의人物이잇슴) 라太息又痛哭하고當仁輒敢爲라寧知絳灌 (漢時에絳侯、周勃과灌嬰이諸呂氏를平하고文帝를共立하엿다)屬이切齒從傍窺라僂然(曲貌) 囊頭木 (以木으로覆其首訊問罪人時에所用) 이遽及東市夷라萬事何所無오東海浩無涯라世平法又弛하니善惡이自分歧라如何著雍冤 (著雍은屬戊戊午年禍를謂함) 을尙未大敷披 (敷披는陳開之意) 오春秋에起諱例는定哀에多徵辭 孔子、作春秋에定公과哀公에對하야忌諱함) 라聖人은興天同하야後世의非敢追라執筆書所聞은史家之常規라所聞이有正謬는乃是一家私라編摩는自有局이오刪僞는乃其宜라只是腹中劒이强覓手底庇라豈此元魏人의列惡張道達가當官有不職이면厥罪固當笞라賢能을又末減하고入議에在所師라無人持此語하야一決九重疑라歲星이行欲周하야永結織者悲라波陀城(不平貌)東土에草々難掩屍라情鍾有子姪하야卜兆謀遷移라君今九天上에俯視息相吹라鳶蟻旣不擇이온況問彼與玆오人間自區々하야爲便歲時祠라凄凉木川縣에中有山逶迤라他年纂圖誌에錄墓當不遺라」하니末句는대개公의墓가맛당히圖誌에記錄되리라일음이라그러나其後에續輿地勝覽을撰할새郞官等이公의墓를錄하야써바첫더니堂上一員曰「官이宰相이아니고또謹厚한사람이아니라」하야그만抹去하엿스니이는南袞만도못한者ㅣ니라

○公의甥姪、尹某가南袞을보니袞이太息하되「世上에엇지다시濯纓가튼이가나겟는가」하니尹이曰「公의文章으로서이에外叔을稱歎欽羨하심이이러시오」한대袞이曰「爾輩는정히文章의家數를알지못함이라물에比하면濯纓은江河오나는개천이니엇지서로비기리요」하더라

權五福

權五福은字는嚮之요號는睡軒이오醴泉人 (醴泉의權氏가本姓은昕라) 이니 成宗丙午年에司馬하고同年에文科하야校理로湖堂에叅하엿다가戊午年에金馹孫과갓치죽엇스니文集이잇서世上에行하니라

○文章이淸健하고筆法이勁遒하야時輩의推重한배되매馹孫으로더부러莫逆之交가되니라

○孫舜孝가泣嶺에올나서破恠嶺이라改號하엿더니公이詩를짓되「不必貪泉誤隱之니 (中國廣州石門에有水曰貪泉인데飮此水者는廉士도皆貪이어늘晋、吳隱之가廣州刺史가되야飮此水하고淸操ㅣ愈厲云) 休將名字駭無知하라區々破恠ㅣ還堪恠니

로淸道에世居하엿다金宗直에게受業하야丙午年年에生員壯元하고同年에甲科에登第하야벼슬이吏曹正郎까지이르럿다

○公의父, 孟(字는子進)은벼슬이執義라언제龍馬의異事를꿈꾸고三子를나매일홈짓되「駿孫、驥孫, 騏孫」이라하니다文行으로써世上에일홈나고다登第하니라

○公이淸道에잇서登第못할때에매양慶尙左道의鄕試에壯元되엿고언제別擧(別試)에赴할제駿孫과驥孫이公의代作으로公과갓치다初試에中하고및殿試하는날에公이兩兄의策問을代作하고自己것은짓지안엇스니대개壯元으로써兄에게讓코서自己는後科壯元이되려고함이라兩兄이다登第하엿는데駿孫이第一이되엿다後榜殿試에考實이公의所作인줄짐작하고그사람을꺼려서억지로第二에둠으로閔怙이이에第一이되니公이듯고서성을내되「閔怙이엇던사람이야」하더라(月汀漫筆○榜自을按컨대丙午年年에壯元은이閔頤라)

○成宗壬寅年에驥孫, 騏孫이다뽑혓는데(文廟에釋菜奠한뒤에策問題를發하야試士하니라)騏孫이第一이되고驥孫이二等에잇섯거늘 上이試券을보시고驥孫을甲科로擢하시고特히公堂에서賜宴하시니라(榜目에按컨대驥孫駿孫이壬寅年에兄弟ㅣ聯璧되엿스니여긔誤字가잇다)

○公이性이簡嚴코高亢하야容恕性이적엇다

○公이慷慨하야大節이잇고魁偉하야器局이잇스며또文章이汪汪하야河海와갓텃다

○公이鄭光弼로더부러갓치兩南御史의命을밧고갓치龍仁에이르러客館에同宿할새公이慷慨하야時事를議論하되말이過激함이만흐거늘鄭이작구말려曰「말은이러케못할게야」하니公이문득奮怒하면서「士勛(鄭光弼의字)도또한이런卑下한議論을하니엇지참아氣節업는腐儒노릇을하나」하니라

○公은참希世한才요廟堂의器라疏章과劄子가汪洋함이河海와갓타야人物을是타非타함과國事를議論할제는靑天白日과갓텃는데앗갑다廢君이참아能히棄市할가

○公은實로間氣한선비라때를맛나기를좃치못하야禍를입고죽엇다다만그禍의首尾와및身後, 伸冤의다되지못함은後生이자세알수업스나南袞의그遷墓할제挽辭지음에자세記載되엿다詩에曰「鬼神이茫昧然하야天道諒難知라好惡는與人異요禍福은恒舛施라悠悠此宇宙에脩短同蔑咨라焉知髑髏(屍首)樂이不易(역)南面(帝王)治오達觀은付一莞하야浮雲於渺瀰라獨憐名世人이其出이每遲々라契濶(疏濶也)數百年에乃得一見之라見之에又不遂하니至治를寧有期아吾生이亦何幸하야得與君幷時라

것을겨우三下로點치고其餘는다작대기주엇다 上이고처公더러記하라하시니한번에쭉적는데글이加點도안하거늘上이매우歎賞을더하시고楣(門설주)間에걸으섯다居正이文衡을典한지二十六年에辭退치안코一日은族姪더러뭇되「밧갓議論이나더러무어라하드냐」하니對曰「다오래文衡을맛트신다하옵듸다」居正이憮然히曰「내가갈니면金宗直이필연할테라」하엿스니대개미워함이라或은曰「戊午의禍가여긔서萌芽되엿다」하니라

○故事에大提學이갈니면반듯이其代를自擧하는것이라徐居正이갈니매남이다公에게屬하거늘居正이본래 公을猜忌하야 그만洪貴達을들어自代하니物議가떠들석하엿다金時習의詩에曰「平生에可笑事는貴達이爲文章이라」하니대개조롱함이라

○吊義帝文은分明히뜻이잇서發함이라其文集을考컨대陶淵明의述酒를和함과밋古風으로梁簡文과唐文宗을詠한二首와밋弘演을詠한著作가튼것은다偶然한게안은듯하니竊謂컨대此老는湯武를글으다는 이잇는듯한즉잘아리金時習의所爲로더부러갓치할者라이에 世祖己卯年에登科하야벼슬이大夫에이르고서此等語로써吟咏에나타내니豫讓의所謂「人臣이되여二心을품은者」ㅣ니또한可愧치안은가

○公이南孝溫과갓치 端宗朝때進士에登하엿더니(靑野는曰、端宗이乙亥年에遜位하섯고南秋江、孝溫은곳佔畢齋의門人으로서甲戌年에生하엿슨즉그말에佔畢齋와갓치 端宗朝때進士에登하엿다함은誤라) 光陵이受命하신後에孝溫은영ㅣ科業을버렷고公은곳 光陵朝에發身하엿스니그老母가잇슴을爲함이나時議가만히납비녁엿다公이前後에出處가조곰밝지못함이잇스니이왕 光陵께委質하엿슨즉吊義帝文은지을必要가업슬게라그때前後史官에金馹孫輩가튼이가史冊에載錄하되「써忠憤을부침이라」하엿스니무슨所見인지알수업다潔身하야쑤준이나간이는오즉梅月堂一人뿐이라

○退溪、李滉이曰「金宗直은學問的사람이아니고終身事業이다만詞華上(文筆上)에잇스니그文集을보면알수가잇다」하니라

○公의父、叔滋는吉冶隱、再에게배홈으로當時선비에약간稱道할만한者는다公의門에서受業하엿다李承健이翰林이되야史에記錄하되「南方人이서로도와師는弟子를譽하고弟子는師를譽하야一黨을自作한다더라」하니其後에李克墩이承健의史草를보고매양直筆이라일커럿다

金馹孫(甲申生이라)

金馹孫은字는季雲이요號는濯纓子요金海人이니首露王의後裔

正月雪夜에차저가서東園別室에드러가안저談話하는데琴韻이쓸에서나거늘窓틈으로내다보니老翁이梅花下에서눈을쓰고안저서白髮을드러내고短琴을가로노앗거늘世昌이曰「우리大人이시라」하니금시손이잇는줄알고곳얼는들어갓다後에洪이매양남더러일으되「방장月色이낫잣고梅花가盛開하엿는데白髮이飄然하고淸徹각금發함으로縹緻(美貌)함이眞仙이下降한듯하야제절로爽氣가滿身하얏스니慵齋는可謂、仙風道骨이라할지라」하니라

金勘(丙戌生이니年이四十이라)

金勘은字는子獻이오號는仙洞이니延安人이라 成宗己酉年에文科하고初에藝閣(承文院)에매엿다가壬子年에湖堂에賜暇되고端國功臣으로延昌府院君이되고벼슬은左贊成에이르고謚는文敬公이라

○廢主에게鞦韆詩로奸邪히納媚하니라

戊午年의黨籍

金宗直

金宗直은字는季溫이오號는佔畢齋요善山人이니江湖、叔滋의子라 世祖己卯年에文科하고 成宗朝때에벼슬이刑曹判書까지이르고謚는文簡公이라壬子年에卒하니年이六十二라戊午年에禍가泉壤에及하엿고 肅宗이領議政을贈하시다

○公이總角時에日記를數萬言을하엿고弱冠時에文名이大振하엿다魚世謙이公의詩를보고稱歎하되「내가맛당히執鞭하고奴隷가되리라」하더니癸酉年、小科와己卯年、大科에中하며成宗이文學之士를뽑으시니公이그중낫섯다學問과文章이一代의領袖가되니四方學者ㅣ그器의大小를따라充然히어듬이잇서도라가서한번品題를격그면믄득佳士를일움으로一時에道學과文章의士가다其門에서나오니金宏弼과鄭汝昌과金馹孫과兪好仁과曺偉와南孝溫과洪裕孫과李宗準가튼諸賢이가장卒에扳하고成就한者에이러서는또한만엇다

○公이居廬한지三年동안朝夕上食에哭泣할때에行路之人이모다울엇다洪裕孫이曰「精誠이사람을感動한다함니이참헛되지안토다」하니라

○公이爲人이短少함으로魚世恭(字는子敬)이戱弄하되「남이만일그才思를刼奪할것가트면不過한어린애세음이라」하니듯는者ㅣ大笑하니라

○成廟께서처음環翠堂을세우시고詞官을식혀記를짓게하시고公으로하야곰쓴케하시니(時에左承旨가되엿다)徐居正의지은

(燕山이立하니王人이와서錫命할새公이遠接使가되니라)이性이매우峭峻하야남에게讓步를안하더니맛公을보고는欣然히舊交처럼하엿고其後에東國人의燕京에가는이를맛나면반듯이公의消息을물엇더라

○公이物件에留意하는바업고오즉書籍을조하하야밤으로낫을이으되일상倦함을알지못하엿고文章을하되優遊히有裕하며汪洋히自肆하고대개適意함으로써旨를삼으니라

○第가南山下에잇서高燥한데서茅를葺하야亭子를짓되縱橫으로數丈이오扁額하되虛白이라하고매양仕退하면幅巾、藜杖으로其中에서嘯咏하야遺世한者처럼하엿다罷政한後로더욱人間事를不喜하야일상詩가잇되「山南松風亦厭喧이라」하다그런데一時朋舊가風采를慕仰하야車輪과馬蹄가遝集하니公이또한驩然히相對하야設酌하고放懷하며或投壺하며賦詩하니보는者ㅣ黃閣의貴한줄을몰르더라平生에남과조곰척짐이업고홀로國事에말할만한것은언제든지容默지안엇다子弟가或諫하되「大人이엇찌조곰참아百口를爲할생각을안하십니外」하니公이曰내가累朝(여러王代)恩寵을바듬이두렵고나도또한늙은지라비록죽은들무엇앗가우리요」하고종시고치지안엇다

○丙寅年反正할적에公을一品職을贈하고特히賻하고祭케하시니彦昇等이海島로부터달녀端川에赴하야棺을가지고南下하니라

成俔

成俔은字는磬叔이오號는慵齋니昌寧人이오恭惠公、念祖의子라 世祖壬午年에文科하고丙戌年에拔英하고甲申年에重試하고禮曹判書오文戴公이오甲子年에卒하니(年이六十六이라)泉壤에追禍하고二子는竄하엿다가 中宗이左贊成을贈하시니라(所著는慵齋叢話와虛白堂集과錦囊行跡과樂學軌範이니라)

○自號를浮休子라하고또浮休子傳을著하야曰「살어서世上에寓함이浮함과갓고죽어서世上을去함이休함과가트니浮한들무엇榮華로우며休한들무엇傷하랴」하니라

○臨卒에遺書하되 무릇喪葬에關하야힘써簡約을조치고門前에서牛로駕하며挽章은다만十個를하야나의儉素하는뜻을表하라내가 上恩을蒙하야벼슬이六卿에이르되德이述할만함이업스니다만表石만쓰고碑를쓰지말라」하엿고廢主末年에公이먼저寵幸之事를諫하엿다하야泉壤의禍를입엇다

○公이性이踈豁하야拘치안코樂易(순탄하다)하야競함이업스니君子라文章은물이솟고산이나오듯하니라

○洪□(字는士俯)가公의子、世昌으로더부러조하지냇다언제

이니屈코서그말을조차治한道로百王에高出케되면곳所謂、暫時畜피고저영ㅣ뗘는것이라」하고또畋遊를諫하되「近者에안으론雷雹이災殃을보이고밧그론戎狄이構禍니맛당히上下가서로닥거써災를弭하며患을消케함으로써힘쓸지라산양하야어듬을비록 宗廟에供奉한다하나지금죽고사로잡힌者가다 先王先后의赤子라獵獲으로써孝를致코저하시면親이그享하시릿가하고매양入侍에는時間이넘도록論啓하니主가꾀으나실혀하엿고또十餘條를알외니다宮禁의秘事를反復히開喩諷諫하되말이매우切直하니主가더욱不平하야그官職을다빼앗고京畿監司로내보냇다

余가虛白堂、洪公의글를보고그所謂、大節을어든것은拒諫을論함과打圍(천렵)을諫한두上疏가이것이라방장燕山이淫虐하는날에사람으로써작란감을삼으며죽임으로써뚝뚝타하야論思하는臣을물니치고諫諍하는官을罷하야귀에거스리면함께죽여凶暴하는威嚴이犯할수업는形勢라譬컨대「어홍」대는범이磨牙코皷吻하면서사람을向하는것가튼데이에能히正議를잡고反覆히開陳하야써그欲心을막으되治朝(王者의聽治之處)에서笏을端하고明主로더부러論說함과가트니至今百年後에도붓을잡고종히를펼적에神은閑하고色을定하야刀鋸(斬刑)를보되軒冕(卿大夫之車服)과갓치역이는氣像이사람의耳目에잇스니嗚呼라壯하도다

○內嬖한집이잇서작구非道로써公께干請하나願대로되지안하야그만大內에얼거讒訴하야北邊慶源에竄配하니公이家人으로더부러永訣하되「나는咸昌의一個佃卒로宰相에致位하엿스니본데내所有가아니라成도나로서되고敗도나로서되여지금은나의舊態를復함이니또한다시무엇恨하리요」하고이에怡然히就道하엿더니좀잇다京獄으로잡아올님으로端川에이르니承命官이달녀와서一策書를公에게주니公이펴보고再拜曰「上이臣으로죽으라섯슴이다」하고從容히就縊하니라

○廢主가王子嬪을上할새公의第二子、彥邦(弘文博士)의쌀이잇는데容貌가美姿라는말을듯고장차威脅으로嬪을삼으려하거늘公이맛참내듯지안엇고公이賜死에子、彥忠과彥邦이다海島에謫하니라(逐睡篇○名臣錄에曰、四子가다緣坐하야遠方竄配되엿다彥昇은進士요彥邦은弘文博士요彥忠은直講이오彥國은生員이니라)

○公이性이和코서包容을잘하야사람이賢不肖를無論하고接待하되諄諄히갓치말하야畦畛(彼此之見)이보이지안으나혹非義로써干犯함에이르러서는確然하야꼿꼿내動할수업섯다王行人

를짓되壽童이라하니라

○七歲에자모듬을배호니그秀發함을奇異히녁엿다글시를잘쓰는데隷書를잘쓰니라

○公이端重하고智慧가만허서儒士쩍부터大相에이르까지남이그의是非를議함이업섯다廢主가兇殘할때에寵을입어政丞이되여서또한能히쌔쌔로低昻하매위로獲罪치안코아래로活人을하야搢紳之士가만히힘입어써온전하엿고그當時　上位에잇는者ㅣ다투어第宅을다스려힘써華侈를極히하고賂物이저자를일어門墻이끌틋하나公은홀노不然하야밋擧義하는날에咸希顔이가서말하니거짓따르지도안코輕躁히動치안으며從容히살펴헤아린然後에行하니士林이그度量을歎服하더라

○靖國初에公이右相으로「起復하야從仕하라」命커시늘公이말하되「臣과臣의弟　兵曹叅議　壽正이前月에喪母하야매마침短喪이라脫衰하고供職하엿거니와지금新化를當하야解職하고喪을終키를비노이다」하거늘政府、六曹에命하샤議케하시니柳洵等이말하되「革正의初에立經하야制治할제壽童이아니면될수업스니先朝의起復하는法을依하야아직從政케하시고壽正은解職하야喪을終케하소서」하니　中宗이올히녁이샤조곰잇다가左相으로옴니시다

○後에다시喪을終키를빌어允하심을發하니라

○朴元宗이갈니고公으로首相을拜하니人情이稍洽하니라

○中廟朝때에辭職하고家居하다가卒하니라戊午甲子의禍에士類가다殲滅하되公의賢으로引退하야其時에不在하고서이에靖國한뒤에까지잇서君子가責備하니엇지爲해세번歎息하지안이하랴

○燕山時에金吾를判하니時에罪網을놉히버려사람이버서남이듬을엇다公이推官이되여힘써寬緩을조치매公을힘입어全活한者ㅣ또한만헛고丙寅年에繼母喪을當하여때는短喪制라억인者는重罪를當함으로五月에制가다하야右贊成을還授하니情理를得守치못함을懼하얏스나七月에拜相하니라

洪貴達(甲子禍籍)

洪貴達은字는兼善이요號는涵虛亭이요又號는虛白堂이니缶溪(義興人)이라咸昌에居하엿고　世祖辛巳年에文科하야文衡을典하고吏判과叅贊을歷하야慶源에謫하엿다가端川에拿到하야賜死하니年이六十七이라謚는文匡公이라。

○公의文章이雅健하고典古하니라

○戊午年以來로國家가多事하거늘公이憂하야이에上疏하되屢千言을하니畧曰「人主가屈하는배업스나오즉臺諫에屈할따름

○愼妃의兄、守勤의女는또 中宗의潛邸時의夫人이시라방장廢主가荒亂할새守勤이左相이되고公이또한右相이되야廢昏하고立明할意가잇섯더니마침燕京에갈적에一日은守勤으로더부러從容히말하되「妹夫와女婿가누가親하오」하야써그뜻을探知하니守勤이얼는말하되「世子ㅣ英明하시니다만이를미들뿐이로라」하니公이默然히그만行하엿스나날로그말의漏泄될가念慮되야回還키前에등창이나서卒하니라(東閣雜記曰己卯續錄에曰、朴元宗等이公을식혀넌즈시守勤에게試探하니守勤이曰、妹夫를廢하고女婿를立함은내가할수업다하엿다)

愼守勤

愼守勤은字는勤仲이오一字는敬之니居昌人이요領相、承善의子라蔭仕로益昌君을襲封하고丙寅年에拜相하야左議政까지이르고靖國時에被誅하엿다가 英宗己未年에 端敬王后를追復할때에推恩하야領相을贈하고謚는信度公이라

○反正前數日에朴元宗이公을來見하고장긔두기를請하되짐짓兩宮을밧구어써뜻을보이니(象戱에將이잇고卒이잇는대東國人이將을宮이라일으다)公이관을밀치며「吾頭를可斷이라」하거늘元宗이動할수업슴을알고드듸여除하기로議하다

○仁宗이特히公의爵을復케하시니라

○李耔와南袞과李荇이늘公의詆毁함을보겟스니袞은진실로小人이요荇은復妃하는議를力沮하엿스니그말의이럼이無怪하거니와耔는진실로사람을속임이아닐것인데이는반듯이다른이가속혓스리라耔가少時에沈貞으로더부러갓치遊學하엿고또한金安老로더부러姻婭가되니彼는다傾險한小人이라엇지그習聞에煽誣되야記錄되엿스랴

○公의弟、守謙(蔭仕로刑曹判書에至함)은靖國時에松京에留守하엿더니朴元宗等이心腹을보내여同事할意思를말한대守謙이答曰「우리兄弟의마음은定한지임의오래라우리兄任에게물음이올켓다」하고閉門하고官衙에안지안은지十餘日에九月初四日에力士가소매에鐵椎를넛코金吾郞이라일컷고바로內衙에들어가때리니乳母、禮德이나와가리거늘그만아올너害치다

金壽童

金壽童의字는眉叟요安東人이니左相、礩의姪이오左相、士衡의玄孫이라 成宗丁酉年에文科하고丙寅年에拜相하야領議政까지이르고靖國功臣으로永嘉府院君이되고謚는文敬公이오壬申에卒하니年이五十六이라

○公이早年登科하야注書가되매그職에잘한지라蔡壽가그때承旨가되야그端重함을사랑하야그만그아달蔡紹權(判書)의少字

疑心하야말삼함이라原來그設心이다만全軀코저賣國하려고하니저런政丞을무엇에쓰랴

○公이布衣로일어나서文墨으로出身하야몸이清顯에歷職하매世에忤함이업서그만台輔에이르니廢主朝에首相으로서專혀唯諾만일삼고反正한後에차례로功臣號를더하매自己料量에도被汚가已甚함으로또한建明한배업고다시依違을일삼다가臺諫이交章하야論罷하되또한굿게辭讓도안터니已巳閏九月에天變을因하야論罷하니라

○비록職務가煩劇할대라도언제讀書를廢함이업고文學에도퍽으나極히精微하야醫方과地理에모다用功하니라

○燕山때에首相이되야去位코저하나辭職치못하고匡救코저오나한갓觸忌되야恒常울탕을하며속이傷해하더니 中宗朝때에啓曰「臣이反正할때에首相으로聞變하고蒼黃하야엇더케된세음을알지못하고또한勳籍에叅與하야靦然히治世에나섯슴니다」하니듯는者ㅣ올케녁엿다

許琮(甲子生이니年이六十二라)

許琮은字는獻之요號는頤軒이니陽川人이라 成宗乙未年에文科하고進賢試에叅하고甲子年에拜相하야左議政까지아르고謚는文貞公이라

○公이그兄'琮으로더부러갓치名相이되고그姊氏도文行과識鑑이잇고亨年이百歲라門中이至今것일컷되「百歲祖母」라하고二公이섬기기를매우恭遜하며무릇朝廷의大議는반듯이가물엇다 成廟께서장차尹妃를廢하려하실적에二公이물으니答하되「엇지아들이儲宮에잇고그母親을罪주고서나라가果然無故할리가잇스리요」함으로琮은稱疾코안가며公은다른議論으로遞職하엿더니後에廢主가「當廢」라議한者를다誅滅하는데公이홀노免한지라사람이그卓越한識鑑을歎服하니라

○夫人'柳氏가公이歿하매廬墓하고朝夕으로奠饌을親執하니時에短喪하는法이嚴한데오히려守禮하야써三年을맛침으로中宗二年에旌閭하니라

朴崇質은朴崇質字는仲素요潘南人이니左相 訔의孫이요府尹萱의子라 世祖丙子年에生員하고文科도하고甲子年에拜相하야左議政까지이르렀다가거짓말깨떠러저免相하고耆社에入하니謚는恭順公이라

姜龜孫

姜龜孫은字는用休요晋州人이니左贊成'希孟의子라 成宗己亥年에文科하고乙丑年에右議政을拜하고晋原君이되며丙寅年에燕京에갓다가途中에서卒하니謚는肅憲公이라

를拜하시니陛辭할새 上이曰卿이大諫이되엿슬때에임의卿의
忠直을알엇스니恒常이마음을가저꿋꿋내변하지말라하시니라

李克均

李克均은字는邦衡이요廣州人이니右相、仁孫의次子라 世祖丙子年에文科하고庚申年에拜相하야左議政까지이르럿다가甲子年에見殺하니年이六十八이라

○公이仁同에謫하야賜死하니公이曰「내무슨罪가잇서여긔이르럿는고」하고憤氣가勃勃하더니幽室에나가다가다시나와서刑官더러謂曰「내나히七十이되여가고百病이몸에얼켯스니는죽은들恨이잇스리요마는다만나라에功勞가잇슬뿐이요몸에罪업스니네가모름즉이이말로還啓하여라그러치안으면내가혼이잇슬진댄맛당히너를罰주리라」하니밋回啓하매廢主가더욱怒하야째를부시기까지이르럿다

○主가언제宣傳官、李宗禮、金友曾、金粹潭等을불너入內케하고問曰、爾等이李克均을아느냐」하니다갈오대『不敢이올시다』구지물은대이에그뜻을阿附하야曰『奸臣의일을敢히形言할수업습니다』하니主ㅣ曰「그러리라」하니라

柳洵

柳洵은字는希明이요號는老圃堂이니文化人이라 世祖壬午年에文科하고丙戌年에重試하고拔英하며癸亥年에拜相하야領議政까지이르럿고几杖을賜하며靖國功臣으로文城府院君이되고謚는文僖公이요丁丑年에卒하니年이七十七이라

○公이文章에能하고幼少時로南黌(南學)에遊하야金陵詞를賦하니辭意가다老健하야사람으로하야곰膾炙하니라

○公이兄弟에게友愛하야兄、渭가窮寠함으로每樣철차려옷을지어보내되반듯이輕煖을取하니라 (二樂軒集○渭는抱川에居하니라)

○成宗朝때에公이副學이되니 上이美人圖를내노시고賦詩하야써바치게하시니結聯에曰 君王自是疎聲色하야展畫猶應寄一顰이라」하니 成宗이工人을식혀꾸미여障屛風之屬을만드르시다

○公이讀書를조하하야늙어도倦치안코일상燈을對하야보지못하던글을읽으면歎하되「老夫가하마트면이를알지못하고죽엇스리라」하니라

○甲子年에殺戮할때에公이首相로서그사이에依遠(兩便이다올타는뜻)하야겨우自保하고擧義時에또首相으로서비록會議에叅與하엿스나또한驚懼하야失措하고遽然히曰「成令監이하오柳令監이하오」하니대개希顏과順汀이스스로纂立하는가

하야퍽厭苦하엿다그族姪、健이그때正郞이되여暇日에가보고從容히말하되「魚咸從、世謙은비록늣게仕進하고일즉이罷하되오히려無不可하거늘尊叔은엇재혼자이러케괴로히하시나닛가하니公이두번끗덕거리더니천천히말하되「咸從은道德文章이다나아비록게으르게聽斷하되오히려可取할게잇거니와나와너는잘함이업슨즉맛든바를謹守함이올치안흘가내뜻은이러하다」하거늘健이북그러써退去하니라

○公이南方에巡察할새從事官두엇이뒤에따럿다얼듯보니臨江한華屋에花竹이輝暎하고紫騮를垂柳에매고幅巾쓴선비가軒에기대여調鷹（매놀니다）하는것을구경하는지라따러가는이가驅馳에한참괴로운김에嘖嘖하야부러워하거늘公이도라보며曰「不然타此子를典獄叅奉을식혓스면곳반듯이저집을封椿（宋太祖때帑藏이盈溢하야講武殿뒤에따로內庫를만들어軍旅와飢饉의豫防을삼으니이를封椿庫라함）하고策馬하야入朝하리라하니라

成俊

成俊은字는時佐요昌寧人이니右相、奉祖의姪이라 世祖己卯年에文科하고戊午年에拜相되야領議政까지이르고甲子年에稷山에謫하야見殺하니年이六十九라謚는明肅公이라 中廟ㅣ忠直을褒奬하시고復官하고禮葬하니라

○睿宗朝때에公이掌令으로써見罷하고未幾에特叙하니銓曹ㅣ啓하되「이때缺職이업습니다」하거늘 上이曰「侍講院이비록벌서罷하엿스나俊을爲하야別設하야주라」하시니 睿宗이儲位에게실때에公이講官이되야輔弼의才가잇슴을아신故로是命이게시니라

○戊午年에公이領相이되여一日은宰相에게內宴하는데또한술이醉하야廢主가妓의妖艶한者를보고몸으로끼니公이進曰「老臣이죽지안엇스니 殿下ㅣ決코이러케못하시니다한대主가쇼려서끄치니主가거트로敬重히하는듯하나속으론實로忌憚하니라

○公외器局이雄偉하고聰穎이出衆하야讀書가도모지두어번이면믄득외여잇지안코또능히射御하야儕輩가推重하되將相으로期望하니라

○成宗이卽位에司諫이되야上書하야時政十七事件을論하되말이매우切直한지라 成宗이嘉納하샤通政을特授하야大司諫을除授하시니時에吳伯昌이權門에諂事하야宰相에致位됨으로公이그貪婪한罪狀을論斥하되말이大臣에逼하엿다 成宗이大臣의뜻을慰코저하샤伯昌으로더부러둘다罷하시고後에全羅監司

行치못하더니左議政으로赴燕타가還途에卒하니라

魚世謙

魚世謙은字는子益이요咸從人이니判中樞, 孝瞻의子라. 世祖丙子年에文科에登하고文衡을掌하며翊戴功臣으로咸從府院君이되고乙卯年에拜相하야左議政까지이르고几杖을賜하며戊午年에史草일로써免相되고庚申年에卒하니年이七十一이오謚는文貞公이며甲子年에追禍되니라

○公이氣宇가倜儻하며天性이淳朴하야露치안하며進取에恬然하야입으로利祿의말을내지안하며비록射御와折衝(禦敵)의才가잇서도언제自衒함이업스며居官에廉簡코嚴明하야잇는데마다治績이잇섯나니라

○壬寅年에 成廟께서 光陵에幸하샤 눌너影殿을奉先寺에서拜謁하시니公이大司憲으로써扈從하엿다寺僧이百官을대접코저하거늘公이諫曰「堂々한扈從之臣으로중의주는飮食을먹으면國體에엇더하겟스며허물며百官이다밥을가지고왓스니먹을것업슬근심은업슴니다」한대 上이曰「먹지안음을마음대로하라하시니公과臺諫은다먹지안핫다

○成宗이언제政事日에吏兵曹堂上과六承旨와두駙馬를昌慶宮大門內로불으시고술두어巡杯를주신대月山大君이內로銀瓶三個를밧드러내오는데허리두편에다金으로御製詩를삭여써大君을주신것이라그런데香醪가갓득찻스니大君이在座한이에게付托하야奉賡함이라이어또內使가宣命하되「들으니大君이나의拙作을諸宰에게보인다니내가매우북그럽드라詩가비록볼만못하나韻은잇스니諸卿은맛당히和答하라」하시니公의詩에는일으되「外耀千金字하고中藏萬歲春이라奎章纔漏泄하니斟酌已醺人」이라하니그長篇은句가만하야不錄하니라

○公의疾病하매內醫가來診하되「떠야된다」하니公이曰「七十은稀壽요政丞은極品인데二者를得兼하엿거늘다시무엇을求할게잇서서곡떠서살려고할가」하니라

○廢主時에公이大臣으로莅職이不勤하야時人이午鼓堂上이라指目하니라

○일즉이八道에從事하야무릇山川風土를歷覽하야遍記하니라

韓致亨

韓致亨은字는亨之요淸州人이니左相, 確의侄이라蔭仕하야佐理功臣으로淸城府院君이되고丙辰年에拜相하야領議政까지이르고謚는質景公이라壬戌年에卒하니年이六十九라甲子年에禍ㅣ泉壤에미첫다

○公이刑判이되야仕進하기를매우勤함으로郞廳이早暮를不堪

니하늘도엇재酷毒한고日月이流邁하야追慕가罕切한지라이에사람을식혀薦奠하고予情을敬告케하니物이至極히菲薄하나나곤精誠에感格되기를바라노라」하니라

○丙子十月에叅贊，金磁의알욈을因하야燕山君의立後할일을大臣에게問議하시고드듸여廢妃，愼氏로하여곰自意로立後케하시니라

○中宗十三年戊寅에承旨，權撥과金正國이燕山에게는不可不立後해야된다고極論하엿스나果然施行치못하엿다

○中宗三十四年己亥에韓山郡守，李若氷이上疏하야立後하기를請하니라

○明宗乙巳年에李彦廸이議啓하되「前者에使臣이北京에가면華人이혹讓老王(燕山君)의生存與否를물으면譯官이敢히바로돌아감을살으섯다고못할지니비단義理에未安할뿐아니라장차難處하리니이제相臣을보내여萬一禮部가讓老王의存沒을말하거든臣意는맛당히實狀대로對答할지며彼가만일말하되그때에엇재서告訃하고請諡안이하엿느냐하면對答하기甚히어려울지니반듯이事理를좃차잘말할지며만일또뭇되너희나라譯官이去冬에와서말하되讓老王이지금것生存햇다하엿스니엇재그말이달음이잇느냐하거든맛당히對答하되그때譯官이無識하고倉卒間에함부로對答하엿스니매우놀나오니맛당히그죄를다스리겟다하게하소서云云」하니라

○中宗朝에廢妃愼氏가卒하니라

○沈彦光이愼氏를挽한詩가三首인데其一은曰「一夢長秋度幾春고飄零身世更悲辛이라每聞契濶堪流涕하니何況當時北面人가하고其二는曰「十年蕭后在隋宮터니末路生涯逐轉蓬이라述志一言眞藥石이나乾心猶不省深衷이라」하고其三은曰「一世忠良盡剖心커늘君王何事日荒淫고當年中多壺陰教하니不是鷄鳴戒不深이라」하니라

燕山朝의相臣

鄭佸

鄭佸은字는君會(一作은景會)요東萊人이니領相，昌孫의子라世祖乙酉年에生員하고文科에登하며乙卯年에拜相하야左議政까지이르렀다가一年이못되야卒하니諡는恭肅公이니라

○氣節이잇고治體를알더라

○成廟時에大司憲이되야　上께말삼하되「正殿에서女樂을씀은古道가니니願컨대쓰지마르소서」하고時俗이巫黨을崇尙하거늘公이다城外에내쫏츠고銓曹을맛튼지(吏判)三年에請托이

니 中廟ㅣ醫官을보내샤救하게하시나不及되엿다侍女等이曰「燕山이臨終할때에다른말이업고다만愼氏를보고십다하시더이다하니곳그妃라傳曰「厚禮로써葬하고또朝市를停止하고墓直을定함이엇더하뇨」하시니大臣等이議啓하되「禮葬은請컨대王子禮로 用하거니와 朝市를停함과 墓直을定함은할수업슴니다」하거늘傳曰「그러면監司를식혀喪事를檢擧케하고本官을식혀墓所에禁火하며禁伐케하라」하시니라

○이에工曹叅議、兼經筵官、叅贊官、柳崇祖가上劄하되畧曰「曩者에前王이人心을大失하야 宗社를傾할번하다가二三大臣이天命과人心을因하야王大妃의慈旨를밧들어 殿下를推戴하엿고 殿下는臣民의請戴에迫切하사不得已宸極에正位하시고前王을敬奉하신誠이深篤하샤宰夫와膳監과幸姬侍從과將士로扈衛케하야써不虞를扞禦케하샤服御와餼需가道路에絡繹하다가不幸히疫疾을맛나샤별안간昇遐하시니 殿下께서哀痛하시고撤膳을하시며朝會를停하샤喪葬之禮를다하고저하사大臣에게問議하섯는데大臣의議啓가合義치못한듯하오니다臣은窃惟컨대君父는一體라父ㅣ비록父치못하나子는不可不、子할지라舜이엇지瞽를頑타고 하야나의 生事、 葬祭하는 禮를廢하섯슴닛가太甲이度에敗하여禮에縱함으로伊尹이桐宮에放함은그悔悟키를바람이라太甲이만일고치지못하고崩하엿드면喪葬의禮를맛당히엇더케處理하엿겟슴닛가幽厲가亂亡하야비록惡謚를加하엿스나王號를갈지안엇스니前王이 宗社에得罪하섯슨즉진실노 宗祧에附祀치는못할지나人臣이君王을爲하는喪葬之禮는맛당히이러케못할지라葬은陵儀를쓰고싸로廟를세우며上國에訃聞하심이情이至하고義가盡함이라宋 太祖가恭帝에게와我太祖께서恭讓에게그喪葬하고上謚하는禮를또한法바들지며上國使臣이만일무를것가트면不可不미리圖謀할지나文飾으로써對答함은事上하고示下하되誠으로써하는道가아니이다」하니 中廟ㅣ널니議論케하시니다써하되施行할수업다하고柳子光은힘써그말을排斥하야甚至於「有司에부처그情을鞫問하소서」請하거늘朴元宗은곳써하되「近侍에잇게함이不當함니다」하야 中廟께서經筵官을갈게하시니兩司는言路에妨害된다하야갈지말기로請하엿스나되지못하엿다

○中宗十一年丙子에都承旨、李自華를보내燕山君의墓에祭케하신文에曰「내가적은몸으로運의어려움을當하야위로 祖宗을思惟하고아래로臣下에게迫切하야辭讓해도엇지못하고여긔에이르럿스매兢々코북그럼이實로집흐니懷가엇지풀리요꿋내友愛하여야겨우이뜻을풀것이어늘한번病으로이에돌아갓스

지안어」하거늘乳母가울며曰「明日도이밥을어더먹으면편행이예요」하니보는者도또한下淚하더라

○大臣이安置할節目을議하되內人四名과內官二名과飯監一人만隨往케하고堂上官一員이領軍하고護衛하여가게하다燕山君이紅衣로갓을쓰고帶도안띄고內殿門으로나와伏地하며말하되「내가大罪가잇거늘特히　上恩을무릅서죽지안엇다」하고乘轎하고宣仁門、敦義門을나와서는갓을숙여머리를들지못하고衍禧宮과金浦와通津과江華에서歷宿하고喬桐에抵한後에陪去將沈順徑이復命曰「無事히陪去하엿삽고길에서老幼가다奔走하며다뒤서로指視하면서爽快한듯이잇섯스며安置所에이른즉圍籬가좁고놉하서天日을보지못하고다만한小戶만잇서飮食을通하는데막籬內에들어간즉侍女等이다號哭하옵고臣이告辭하온즉傳語하시되나때문에遠勞하엿스니고맙다하시더이다」하니라

○中廟께서傳敎하시되「前王의소문을들으니動念을不勝하노라내가　宗社가傾危하고臣民이推戴함으로衆情에迫切하야避辭할수업서이에이르럿스나그러나前王이義는君臣이오情은兄弟라지금天氣가漸寒한데衣服과饌需를馱送할지어다하시니大臣等이啓하되「臣等은大義가已絕이라敢히向心치못하거니와殿下의敎하심은至情에서나오심이라賜送하심이當然함이다」하거늘또傳敎하시되「喬桐에필연毛衣가업슬레니毛衣와魚物을따로보내고저하노라」하시니啓하되「上敎ㅣ至當하시나過한즉未便하오니겨우飢寒을免케하심이足할지니다」하니라

○燕山의平日의所爲가無限히忍코戾하야刑戮을보되忌憚이업더니및遷出할즈음에惶怖하기를特甚하니刑罰을바들줄로짐작함이라是日에風勢가사나와배가겨우엽칠번하다가간신히喬桐에達하야縣庭으로擁入하고將卒이圍立하매俯伏코流汗하야敢히御視치못하더라反正한날에世子와王妃가다得全치못함으로밋出宮할적에愼氏가써하되「필연免할수업스리라」하엿더니밋喬桐에이르러安頓하고다른일이업거늘妃가이에歎息하되그때에諸帥에게請하야遷所에從往치못함이恨되도다」하니라

燕山이언제絕句를짓되「時許羣賢宴畫亭하니閑憑花酒覺昇平이라何徒爭喜鴻私厚랴咸欲思忠獻以誠이라」하고又曰重賢寬於會銀臺하니春滿長途叱撥催라不啻醉憐閒夜月에歸牽歌管可重徊라하니曹伸이追後에次韻하되「撤人廬舍摠爲亭하고採却靑紅作運平이라誅盡元勳屠諫輔하고只留邑帽表忠誠이라」하고又曰「萬人駢死築葱臺하고舞罷逐祥賜錦催라忸怩欲尋諸弟骨하야却抱海上暫徘徊」라하니라

○十二月에至하야衛將이「燕山이時疫으로苦痛하다」고馳啓하

하며晋城大君, 某ㅣ일즉이仁德이잇서民心이다부친다하니내가생각건대昏을廢하고明을立함은古今의通義라이에羣情을좃차晋城을命하야大位에卽케하고主를廢하야燕山君을삼으니民命이끈어지다가다시이엇고 宗社가임의危殆타가다시편안하도다하니라

○上이冕服을가추시고勤政殿에御하샤卽位하시니（이 中宗이시다）府夫人, 愼氏를冊하야王妃를삼으시고百官의進賀를바드시고頒敎하야大赦하시고燕山朝때의秕政을다고치게하시니廷臣이다萬歲를불으되歡聲이우뢰갓더라

○金壽童이入闕하야燕山을廢하고울면서曰「老臣이죽지안코참아이일을보앗슴니다그러나 殿下가人心을일흐시기를너무甚하셧스니또한엇지하겟슴닛가잘保重하시고가옵소서」하니柳子光等이霍光이昌邑王을廢하던故事를따라前王을殿中에나오게하고 大妃께主를廢하는事由를告하려고하거늘希顔等이말니고밋廢한뒤에典翰, 金詮은爲해落淚하고張順孫은爲해皷舞하니라

大抵, 靖國한擧措는希顔에게서나와元宗에게서일워危를돌녀安이되고禍를變하야福이되니實로東方의萬世之業이라그런데다만希顔은資性이果決하나學術이업고順汀인즉性이寬懦코서執心이업고元宗인즉麁하고사납고본데가업스매비록忠義의所激으로功이곽일으게되엿스나施措가失宜하야舊恩으로써賊臣柳子光을容恕하야後日의禍를더닥그고瑣瑣한姻婭도다鐵劵(勳功)을밧되賂物의多寡로써功의上下를定하야連車續狗(封爵의濫함을謂함)의조롱이至今것病이되니라

○廢主, 燕山君을喬桐에安置하고廢妃, 愼氏를貞淸宮에出居케하고世子, 顗과밋昌寧大君, 仁과陽平君, 誠과밋敦壽（燕山의庶子）等을다乘轎하고謫所에赴케하다

變作할처음에主가急히弓矢를取해오라하니左右가벌서밧게나가아모도업슨지라主가蒼黃히들어가서妃로더부러가치나가哀禱하려고한대妃ㅣ曰「일이임의여긔이르럿스니빈들무엇이有益하리요順受함만갓지못함니다前者에規諫하기를몃번이되종시고치지안타가지금에이르럿스니自取한사람은비록죽어도맛당할지나불상한이두아이를어듸다가둘고」하고因해가슴을치며痛哭하니主도머리를숙여落淚하되「말하면무엇하오後悔莫及이오」하더니날이새기전에妃가闕門에나설적에신은비단신이작고버셔저갈수업슴으로羅巾을찌저매엿다世子와大君은乳媼과가치靑坡村, 巫家에잇서날이저무러도먹지못함으로巫가밥을대접하니大君이曰엇재兒雉를주

한都摠管、閔孝曾과參知、柳涇은먼저나가고承旨、李堣는다음나갓다初에禁中에서聞變하고所由를해아리지못하엿다主가差備門內에안저서承旨等을불너안치고曰「이런太平한때에엇지다른變이잇스랴아마興淸의夫가서로모혀도적질함이니빨니政丞과禁府堂上을불너써處置하라」하고이에李堣를命하야열쇠를가지고闕門을巡審하라하니堣가먼저사람을식혀나가물어서鮮廷이임의입자잇슴을자세알고드듸여몸을빼여門으로나가니主가堣의임의나갓다함을듯고얼는압흐로尹璋과曹繼衡의소매를잡으니두사람이거짓恭遜히避하는척하고소매를뿌리고나가서門구멍으로나가려하거늘繼衡은그때主의귀애하는臣下라守門將士가잡어서賞을타려고끼고軍前에이르나希顔等이다容貸하니入直한軍士가或은水口로或은城을넘어나려다투어軍前에다다르니宦官과및모든色人(액정)들이다나오고오즉後宮과倡流가서로모혀痛哭하는소리가밧게까지震動하엿다이에戟門內에서會議할새柳子光과李季男과金壽卿과柳經을머무러闕門을직히게하야主의도망함을防備하고希顔等이百官을거느리고景福宮門外에이르러서　慈順大妃께請命하니조곰잇다가門을열고드러오게하시니라

○大妃께알외되「지금上監이君道를일허政令이昏亂하야生靈이塗炭이고　宗社가綴旒인데大小臣民이　晋城大君을밧들어써　宗社를主宰케하시기를願하와敢히慈旨를稟하노이다」하니　大妃께서辭하시되「吾兒가엇지重任을堪當하리요지금世子가年長하야嗣할만하다」하시거늘柳洵等이여러번啓하야許諾을得하니라

○希顔等이勤政殿西庭에나가列坐하고柳順汀、鄭眉壽、姜渾을식혀　晋城大君潛邸로御駕를迎하니　上이平市署이웃집으로避하시거늘順汀等이里門밧게안저서再三나오시기를勸하니上이戎服으로輦을타시고威儀를가추고나오시니저자는문을닷지안코父老들은萬歲를불으며流涕한者도잇섯다午時에景福宮에드샤해지기전에百官을班定하니라

○柳洵等이議하되「네부터廢立할제數罪한者는오즉昌邑王뿐이라이제맛당히잘조처합시다」하고承旨、韓洵과內官、徐敬生을昌德宮에보내여「正殿을避하고大寶를내놋키를」請하니廢主가曰「내가내罪를안다」하고곳御寶를내여尙瑞郞을주니未時에百官이入庭하야班이定하니라

○慈旨를宣하되若曰、오즉우리國家는積德이百年이라民心에洽하야써萬世토록뽑지못할業을닥가더니不幸히嗣　君이　失道하야百姓이塗炭에떠러지매大小臣僚가다말하되　宗社가重타

曰「今日의여러모담은大功을爲함이라 이게아니면 여러분이 시장하서서엇지큰일을了勘하시겟나잇가」하야 드듸여策動하엿다云云하니此說이너무近理치안하니光化門에結陣할때에生殺하는것이임의定議가잇서罪가　宗社에關한지라目前에國舅가될사람도容恕안하거늘엇지美醞과佳饌의功으로써李深의鐵椎를免코도리어策勳되리오또는만일果然,酒饌으로써免禍하엿스면엇지二等十三人안에들엇스리오○寄齋의때가陰崖보다도더먼즉傳聞의訛함이라足히怪異할게못되도다」

○時에諸議가써하되柳子光이가일을칠워보고꾀가만흐니不可不알니자하야臨發에비로소사람을보내여일으고또警戒하되만일숨거나머뭇그리면따려죽이겟다하니子光이듯고말을타고戒服으로나서며下人을식혀油芚(두거운油衫)을싸가지고따르게하니사람이그뜻을알지못하엿더니밋陣中에일으러將士를調遣할즈음에倉卒間이라符信할것이업서하거늘곳오려符를만드니사람이그智慧를歎服하더라

○元宗이沈順徑으로더부러交道가極密하야情義가無間하나방장大計가未定한날에도오히려遽然히그端緒를發表치못하다가一日은順徑을對하야술잔에　宗社의危亡之狀과時政의荒亂之事를말하야써그意思를探問하니順徑이또한和合하거늘元宗이그姊氏가죽음을제報冤하여달라함을極言하니順徑이또門禍의慘酷으로答한지라이에涙를거두고議를定하되비록妻子兄弟라도또한알게말자하엿다擧事한日에順徑이其母에게告하되「오늘諸友로더부러郊外에서演武하고校射하겟스니술이나얼근이취하여가겟습이다」하니其母가술을준대다마시고一盃를其母에게跪進하되「이는獻壽하는술이올시다」하니其母가웃고바드나實狀그永訣함인줄몰랏다그姊氏는宗室　安賢君의妻라또한酒를드리고와서드듸여軍器와軍裝을檢閱하야다가지고가서日沒토록回還치안하니원집안이그래도몰랏다가동틀림시에事機가就緒한後에야비로소그機微를깨닷고其姊가그남편과이불을쓰고서로붓들고울되「나는만히得罪하엿스니장차免치못할지나薄情하다이사람이여同氣가한방에잇서서로알게안하엿다」하엿스되대개宗室中의導惡하야별입시하던者라其母가듯고못잇처서쌀니사람을식혀順徑에게말하니順徑이元宗에게懇請하야불너갓치同事하야맛참내策勳에叅하니라

○嬖人,田同　金好孫,姜凝,沈今孫等을軍前에서斬하고獄門을여러罪囚를노아다軍士로가게하니天明에闕門外에進軍하다

○平明에百官이다모이나엇전까닭인줄모르는者가잇섯다入直

시라도며나지말게大事가다첫네」한즉渾이비로소두려워하야말께나려곽洵을따러가니三大將이洵을보고일어나자리를피하여안게하고朴元宗이눈을부릅떠渾을보면서「이누구요」하니洵이曰「姜渾이오내가데리고왓소」元宗이曰「前에約條가잇는데반듯이먼저죽이자하엿슨즉지금그냥둘수업세요」한대洵이웁슬하며말을못하거늘柳順汀이살펴보고는얼는元宗더러일으되「시방搖亂한틈에書記할사람이업스니아직마텨보게한뒤에죽여도늣지안켓네」한즉元宗이咆哮하고서그만두니渾이드듸여소매를것고붓을잡고는左로承하고右로奉하되能히其機를어더드듸여다잘한다일커르매畢竟、策勳하야晉川君이되니라

이로부터洵을섬기기를父兄처럼하야朝夕으로가뵈며新味가잇스면반듯이선사하며洵이作故한뒤에는夫人을섬기되언제든지조곰도게으르지안터라

○具壽永이主로淫惡하게한罪가잇서아울너죽이려하엿더니그族姪、具賢暉이反正하는피에參預함으로壽永에게弃告하니壽永이訓鍊院에가서元宗等에게乞命함으로容恕하니라

具賢暉는곳壽永의同姓庶子라勇力으로써三勳臣의피에參與되야장차擧事할새일이發生한날에는壽永이禍를免키이려울가두려워서三勳臣이한곳에서밤에뫼일적에넌즈시壽永에게일너酒饌을가지고갓치三勳臣이모인곳에가서壽永이賢暉를因하야三勳臣을보고말하되「平日에禁掖에出入하야언제一言도匡救를못하엿슨즉承奉하고조심함은엇지업다하오릿가마는대대聯戚이된까닭으로事勢가不得不그러함이잇고또사위가被禍한뒤로는(壽永의二婿는安陽君、愉과및任熙載라)더욱人君을거스리려고敢히못하오나本心이야엇지이를因緣하고憑恃하야人物을戕害하는일이잇스리오나를죄주고용서함이오날달녓소云々」한즉三勳臣도그러케녁여因해갓치술먹고헤젓다가드듸여갓치피함에參與하야策勳할제壽永은二等에居하고賢暉는三等에居하니라(具氏家乘)○寄齋雜記에曰、壽永이光化門外에結陣하엿단말을듯고渾家가號哭하니一健奴가잇서曰「사람의死生이命이잇스니엇지안저서죽기를기대리리요」하고急히조흔안주와술을가추어鞍馬僕從으로휩슬려가三大將의對席에안지니三大將이밤새도록한데안저서슬려장하고困할즈음에奴가酒饌을가지고차례로大酌을밧치니諸公이出處도뭇지안코四五盃식먹고서뉘집의물건이냐물은즉奴가具壽永을가르처對曰「이에具令監이가저오신게올시다」하니三大將이서로돌아보며깜짝놀내거늘奴ㅣ

상의말만듯고서奔走함이올흘가」하고곳벼개에누으면서「자네가내머리를버혀가게」하고因하야목을숙내밀거늘希顏이晋城을세울뜻으로써告한대壽童이曰「그러면내맛당히가리니자네는먼저가게」하니希顏이일어나가거늘壽童이천천히衣冠을整頓하고辟除하고오니希顏, 元宗等이다戎服으로昌德宮前에結陣하엿거늘壽童이陣에일어下馬하고바로上座에안저즉시兵判을불너曰「그대들이사람보내여晋城大君宮을護衛하엿는가」하니대답하되「미처못하엿슴니다」하거늘곳말하되「判書는모름직이軍人을親率하고가護衛하게」하니라

○時에刑曹佐郞, 張珽이按劍하고나서며曰「龍邸가매우虛疎하니엇재侍衛하려안하시오」하니三大將이揖하여曰「우리의失手로세」하고드듸여沈順徑을보내여衛士를거느리고扈衛케하니珽이뒤에一等으로策勳하니라

雲水君, 孝誠(德泉君의子니二等에策勳하니라)을식혀領軍하고侍衛케하니라

○辛允武를식혀勇士, 李瀿等十餘人을거느리고먼저끄듸켜惡을한者, 愼守英을처죽이고다음에任士洪(左叅贊)과愼守勤(左相)等을죽이니允武가瀿으로하여곰鐵椎를가지고路左에埋伏케하고別監으로하여곰命牌를가지고赴闕키를재촉하니彼는놀내여惶懼하면서詣闕하거늘瀿이奮擊하니말께떠러저頭腦가나온지라守勤이마저땅에떠러지니奴子하나이그우에엽드려몸으로써鐵椎를막거늘瀿이아울너죽엿다愼守謙은그때開城留守가된까닭으로事定한後에천천히遣人하여죽이려하니라

守勤等이비록權勢를憑藉하야怙侈가無狀하나當時에亂君을迎合하야實로國本을傾한者ㅣ엇지그사람이업스랴마는홀노이三人만죽인것은守勤이驕縱하야不軌하고또國舅가된즉䟦扈하야制키어려울가함이러라

○瀿이손으로四人을죽이니飛血이滿面하고衣服이다붉엇다그功을드러내고저하야數日을세수안코옷도갈어입지안함으로보는者가드렵게녁엿다

○初에反正할議로定할제三大將이曰「某某는죽일만하다」함에姜渾의일흠도놉히나섯더니擧事日에柳洵을舊相이라하야불으니洵이달녀간즉때가三更이못되엿는데길에서辟除하는것을맛나니곳姜渾이都承旨로詣闕하는지라洵이일으되「오날매우일으니필연更點을잘못들음이라나가는대로令監이꼭따라오게그러치안으면말못되리라」하니渾이疑訝하야因해뒤를따럿다南小門洞口에이르러서멀니訓鍊院을바라보니人馬가쌕쌕하고燈燭이輝煌하거늘洵이말을멈추고일으되「오늘은나를따러잠

成宗이成憲을一遵하샤節用코愛民하심으로民은安樂하고物은阜盛하야世上이昇平에올으더니不意에嗣王이暴虐無道하야父王의後宮을따려죽이며翁主와王子를구양보내죽이고臺諫의말한者는竄하며버히고大臣을戮辱하며忠良을賊害하고父子兄弟를잡아다連坐함이秦法보다甚하며남의무덤을파서枯骨에禍가밋치매마듸마듸벼히는刑罰과碎骨하는大辟이이엇던刑罰이며남의妻妾을빼앗서淫慾을姿行하며남의집을헐어서園囿를넓피며 先王의陵寢은다狐兎의마당이되고先聖의祠宇는熊虎의무리로변하며徵斂이한이업서百姓이살지를못하니特히이것뿐아니라 宗室兄弟의妻妾을逼迫하야서로奸通케하고三年은通喪이어늘차마그制度를주리며父母의忌日도또한모다罷하니彝倫이已壞하고人道가滅한지라其他土木의役事와聲色의조타함과池臺와遊畋의질겨함과禽獸와花卉의보려함은이로다말할수업스니貫盈한罪는桀紂에넘은지라生民의한때苦生은아직말할게못되며만일大奸이神器(寶位)를엿보아一朝에遽然히일어나면易姓의禍도역시혹可畏로다　成廟ㅣ二十六年間에卿士를禮接하샤忠義를培養하신것은곡오늘을爲하심이라晉城大君은　成宗大王의親子이시오어질고서德이게시와中外가屬望하야謳歌의歸하는바라이에써某某等이晉城大君을推戴코저某月某日에義兵을擧하고諸道에移書하야約日하야京師로모힐터이오니在朝한公卿과百執事는맛당히속히推戴하야　宗室의危殆함을扶하라云云하니라

○丙寅九月初二日에主가長湍石壁에놀고저하야扈從한宰執을다만별배하나만따르게하니希顏이그날에城門을다더막고직히게하고晉邸를推戴하기로區畫이임의일웟더니主가맛침그가려던것을停止한지라將士의생각이奮發하매機密이임이더짐으로形勢가긋칠수가업서서이에初一日밤에將士를訓鍊院에모히게하니百官과軍民이갓치約會한者와소문만을들은者가다투어모히매골목과길이빡빡하엿다이에멧패로난호아邊修와崔漢洪은內城의東便을직히게하고沈亨과張珽은內城의西便을직히게할새兵卒이업서役夫를몰아써護衛케하고希顏이順汀과　元宗으로더부러바로光化門(一作은敦化門)압數百步에이르러말을세워陣을일우고(寶鑑에曰，夜三鼓에昌德宮洞口에陣을이루엇다)元宗이부채를휘둘너指揮하니容止가神仙갓더라다말호대「首議한이가반듯이朴令監이라」하더라

○初에希顏이가서右相，金壽童에게그事實을일으니壽童이曰「이는나라의큰일이라 내애초에始末을알지못하고 별안간한재

應하야낫다」하니라(陪溪記聞) 寧山은곳 中廟의庶兄이니 時譽가잇섯더니後에李顆의獄事에辭連되여서靖國功臣의害한배되엿다하니라按컨대李顆의獄事는 中宗二年에잇섯고寧山君인즉八年, 莫介의告變한朴永文, 辛允武等의獄事에나와귀양갓다가李弘幹의進啓를因하야放釋되니라)

○成希顏은 成廟朝께서八玉堂을뽑으셧는데가장恩寵을바든이라廢主가嗣位하매楊花道(一作望遠亭에遊하엿다함)거둥에따럿더니扈從한臣을식여賦詩케하거늘「聖心元不愛淸流」란글귀를지엇더니主가大怒하야써하되自己를조롱함이라하야드듸여吏曹叅判으로落職식혀집에잇섯다希顏이本來大畧이잇서主의亂政이날로심함을보고慨然히撥亂反正할뜻이잇스나돌아보건대갓치規劃할이가업서격정을도아줄이가업서하더니中樞朴元宗은月山大君의妻男으로膏粱에生長하나落拓하야써우지안코市井으로出入하다가武科에登하야淸顯을지내매魅傑하고早貴하야武士의推仰하는바되더니그만方向을變하야글을읽으매大義를通하고時俗을따라浮沉을안하는데또그姉氏가廢主에게被汚하야病이나서죽음을因하야마음이항상怏々함을알고希顏이뜻하되元宗이大事를囑托할만하나交分이업서하더니동리사람에辛允武가두집에다니되매우親近하거늘希顏이辛으로하여곰슬적衝動케하니 元宗이벌덕이러나면서「이는내가밤낫으로싸인생각이라」한지라希顏이어둔後에 元宗의집에가서각々痛哭하고平生의忠義를벼풀어맛당히나라를위하야죽을지라男兒의死生이命에잇스니엇지 宗社가危殆함이朝夕에달님을보고서돌보지안켓는가하고그만갓치議論을定하고數月을잇스나孤立하여이를수가업스매吏判, 柳順汀의聞望이잇슴으로不可不알니라고그만그뜻을가르쳣더니順汀은한참어름대다가이왕叅與하여들음으로강잉하야할뿐이러라드듸여允武와및軍器僉正, 朴永文과司僕僉正, 洪景舟等에게돌녀가러처각々同志를불느게하니糾合한바가거지반武夫가만어義理를規치안으나일을因하야功에就키를즐겨하야꾀안코도어울녀서곳々히뛰여나왓다

○元宗等이귀양간李顆가兵水使와守令으로더부러本道兵馬를거느리고올나온다는일을確實히듯고그만먼저發行하기를재촉하엿다

時에柳濱, 李顆, 金駿孫等이湖南에竄配되엿다가廢主의荒亂이日甚하야 社稷이장차危殆함을보고 中宗을推戴하자고京師에傳檄하엿스나이르지안어서反正하니라其檄書는畧曰「太祖ㅣ創業을艱難히하섯고 世宗이德敎로休明하섯고

○九月二十九日에傳敎하되「戊午史草事件에其黨이만히外方에分配하여其時에奸凶之徒가奸私하고用情하야죽을者ㅣ살게되고살者가도로혀죽엇스니此輩를두어무엇에쓰리오모다잡어오라」하고또傳敎하되「戊午의黨이才를自負하고交結하야朝事를非議하니亂臣과가트니모다加罪하라」하니라

○十月에南孝溫을追刑하야剖棺斬屍하고其子、忠世까지밋치니라

成廟辛卯年에上疏하야　昭陵을請復하엿더니至是에逆賊이라指目하니羅織(誣罔無罪)하야죽임으로甲子之禍가戊午보다甚하니라

○叅賛、洪貴達과應敎、權達手와朱溪君、深源과吏曹正郞李幼寧과正字、卞亨良과典翰、李守恭과司諫、郭宗蕃과獻納、朴漢柱와司諫、康伯珍과應敎、崔溥와弘文博士、成重淹과佐郞　李黿과金宏弼、申澄과直提學、沈順門과大司諫、姜詗과直提學、金千齡과副提學、鄭麟仁과正言、李胄와輔德、趙之瑞와承旨、鄭誠謹과縣監、鄭汝昌과正郞、成景溫과校理、朴誾과叅判、曹偉와監司、權柱와正郞、姜謙과承旨、洪湜과宦官、金處善을或은金宗直의門徒요、或은敢諫하엿하야다慘禍를당하고그已死한者는다僇(욕을뵈다는뜻)死하니라

○九月에前廢妃의徽號를議하던일을復論하야李荇을追繫하야栲掠하되거의죽게하고十二月에減死하야볼기치고咸安에屬한奴를삼기로論하니라

○唐陽君、洪常이咸平에竄하엿다가未幾에安城으로옴기고또巨濟로竄하고또濟州로옴겻더니靖國한後에召還하니라

○乙丑年秋八月에또匿名書의獄事로因하야李荇을잡아다뭇고丙寅年正月에巨濟로出配하고秋에또命하되収繫하고죽어느러지도록杖하라하야登程하다가때(反正)를맛나이에免하니라

丙寅靖國에推戴　中宗이라

廢主가郊中에獵할새　中宗이그때晉城大君이되샤扈從하섯더니獵罷에主가駿馬를타고　中宗께謂曰「내가興仁門으로들어갈터이니너는崇禮門으로돌아들어오되뒤지면맛당히軍律로써從事하리라」하니　中宗이大懼하시니寧山君、恮이密告曰「걱정마세요내말이御乘보다매우駿한대내가아니면制御할수업소」하고즉시微服으로말을잡고좃츠니그다라남이나는듯하야闕門에이른지조곰잇다가主가이어와서　中宗이드듸여得免하섯스니사람이일으되「寧山과그말은다　中宗을위하야때를

이업도다

○主가방장淫虐을肆할새웬사람이諺文으로其惡을써서街路에다부쳣거늘或이告하니主가그매被罪한者의親黨이한바라하야다竄配한사람을逮捕하야慘酷히栲問하고또中外에禁하야諺文을배우지못하게하니라

時에愼守英이寵幸하야用事할새匿名書에朝廷誹謗하엿다告하니負罪者ㅣ怏々怨望하야드듸여甲子之禍가잇섯나니라

○春에應教、權達手와李荇等을獄에나리니達手는就刑（죽엇다）하고荇은忠州로杖流하니라（容齋集이니「위尹氏의復位밋레詳하니라）

○四月에朴誾이東萊에竄配하고六月에京獄으로옴겨가두고栲掠이酷毒하다가맛참내就刑하엿고李荇이誾의事로다시杖하고遠配하니라

○嚴、鄭兩淑儀를殺할새內庭에서亂打하고곳그자최를업새며其子、安陽尹、恠과鳳安君、㦖을島配하엿다가곳죽이고因하여曰「恠㦖이임의其妻에已絕하엿스니他人에게嫁케하라」하니라

時에廢主가發怒하야嚴鄭두淑儀를따려죽인대　昭惠王后가방장牀席에病臥하섯다가벌덕일어안즈시며曰「이사람도또한父王의後宮이어늘엇지이러느냐」하시니主가머리로后의玉體에부드치니　后ㅣ曰「凶惡하다」하시고그만누으시고말삼안하시다。

○先是에任思洪과朴孝元等이朋奸코黨惡하거늘　成宗이그亂政할人인줄아시고물니처쓰지안으시니士洪의子、光載는睿宗의女를尙하고崇載는　成宗의女를尙하엿는데崇載가性이兇하고狡함이其父보다倍甚하야人의姬妾을빼앗어主에게바치니主가甚히寵愛하야자조그집에微行하니士洪이이에廢妃됨이嚴鄭兩貴人의讒訴로써賜死하시게이르럿다告하니主가그만두貴人을죽이고不道를肆行하더니至是에朝臣、百餘人을大殺하니搢紳淸流가得脫함이드물엇스니다士洪이挾私하야陰導함이러라

○我朝에서人才를培養함의盛함이　成廟만함이업섯는데다만任士洪의奸을알지못하사蔡壽等의論劄를아울너譴斥을加하야其奸을釀成하야써廢主의淫虐을도아서　宗社가하마危殆하엿스니딱하도다

○恭愼翁主（嚴氏의出）가韓景琛에게下嫁하얏다가早寡하얏더니至是에牙山에流할새神主를안고가며朝夕에반듯이哭奠하니라中宗二年에旌閭하다（與地勝覽）

進賀하니라

○子光이뜻이차고긔운이揚揚하야歸家하니自是로威가中外에行하매朝廷이보기를毒蛇처럼하야敢히其意를忤치못하며儒林이衰氣하야前進치도못하고正視치도못하니學舍가쓸々하야數月間에다시讀誦之聲이잇지안엇고父兄이相戒하야曰「學은足히科擧에應하면그만이니무엇만히하느뇨」하더라子光이方장스스로得計라하야다시 顧忌함이업스매嗜利코無耻한무리가趨附하야盈門하니識者가그윽히歎息하되「戊戌의獄은正類가邪類를攻하엿더니戊午의獄은邪黨이正類를陷하니二十年사이에一勝코一敗하는데治亂이따르엇다大抵 君子의用刑함에는늘寬緩에일코小人의報怨함에는반듯이殘滅하고야말으니戊戌年의君子로하야곰다其律을썻드면엇지今日之禍가잇스랴」하니라

○尹弼商과盧思愼과韓致亨等에게各々伴倘十人과奴婢十三口와丘史七名과田百結과表裏衣次와廐馬等物을賜하고子光以下에論賞이有差하고禁府都事等에게馬를賜하니라

○金宗直의罪律을追論할때臺諫이다만追奪하기로請하엿더니輕歇히하엿다하야다被罪하다佔倻齋文集은曺偉가撰次하고洪錫堅이全羅監司가될때에開刊하엿다偉는燕京가서未還하엿고錫堅은子光이伸救하야重典을得免하니咸陽人이宗直의祠宇를立코저하엿는데錫堅이써하되이는門徒의所爲요一鄕의公議가아니라하엿더니至是에子光이쓴어다써救하게되니라

甲子年의士禍

甲子年春에主가其母의非命을憤하야其時에叅論하고奉使하던臣을追罪하되다大逆으로論하야緣坐가八寸에이르니其時에賜藥承旨인李世佐의親族도또한被禍하니라

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魚世謙 沈澮、李波、金升卿、李世佐、權柱、李克均、成俊으로써二六奸이라하야廢母事에坐하야다極刑에致하다弼商과克均과世佐와權柱와成俊은被殺하고其餘는棺을剖하야斬屍하고뼈를부숴바람에날니고甚至於、江中에投屍하며其子弟는盡殺하고婦는다婢屬으로定하고婿도또遠竄하니緣坐되야應誅할것으로先亡한者는모다斬屍하라하고同姓緦親(緦親은三從)은決杖하야난호아竄配하며(記言에曰、致亨、弼商、克均、坡、俊、世佐는모다其家를夷三族하니라)집을헐어못을만들고立碑하야罪名을列書하니라

○玉堂諸臣의權達手와朴誾等도다몹시慘刑하엿스니前古에짝

되「當初에우리가알왼것은史草때문이어늘이제枝葉으로나가史事에關係업는것까지쌔더囚繫가날로늘면우리의本意가아님이아니요」하니子光이不悅하더라

○李穆이太學에잇서　上疏로尹弼商이奸鬼노릇을한다하고趙舜이正言이되여또한늘盧思愼을駁論하엿더니至是에弼商이穆으로써宗直의門에서受業하엿다고誣揑하야죽이고盧더러이르되「舜도또죽일만하다」하니盧가曰「이무슨말이오」하고종시듯지안더라

○밋定罪하는날思愼이홀노子光과갓지안하야성을내여꾸짓고각히제뜻대로알외니主가子光等의議를좃더라是日에낫이캄캄하고비가쏘다지며大風이東南으로부터일어나면서나무를뽑고盖瓦를날니니城中人民이모다업허지며썰더라

○七月二十七日에亂逆의伏誅로써　宗廟에告하니其文에畧曰엇지뜻하엿으리오姦臣이몰래不軌를품고古事를假托하야文字에퍼트리고羣凶이黨附하야　聖德을誣詆하엿스니亂逆不道가罪大惡極」이라하고그頒赦文에曰奸臣、金宗直이禍의心을包臟하고黨類를陰結하야凶謀를부리고저함이날이오랜지라項籍의義帝弑하던일을假托하야文字에나타내여　先王을詆毁하니滔天之惡과罪를容恕할수업스매大逆으로論斷하야棺을찍어屍를斬하고其門徒，金馹孫과權五福과權景裕는서로奸惡으로뭉처同聲으로相濟하야其文을稱美하되忠憤所激이라하고史草에적어垂後하야不朽코저하니其罪가宗直으로더부러가트니아울너凌遲하야죽이게하고馹孫이또李穆과許磐과姜謙等으로더부러先王의업는일을誣飾하야서로일느고史에썻스니李穆、許磐은處斬하고姜謙은杖一百하며家産을籍沒하고極邊에官奴를삼게하고表沿沫과洪瀚과鄭汝昌과茂豊副正、揔들은罪가亂言에犯하엿고姜景叙와李守恭과鄭希良과鄭承祖等은亂言을알고서告치안엇스니모도決杖一百하야三千里에流하고李宗準과崔溥와李黿과李胄와金宏弼과朴漢柱와任熙載와康伯珍과李繼孟과姜渾은다宗直의門徒로朋黨을結하야서로稱譽하며或은國政을譏議하며時事를흘쓰드니熙載는杖一百하야三千里에流하고李胄는杖一百하야極邊에付處하고其餘는모다杖八十하야遠方에付處하되流한人들은모다烽燧爐干之役으로定하고成重淹은杖八十하야付處하고李宜茂는杖八十하야徒年하고修史官이馹孫의史草를보고도즉시啓치안엇스니魚世謙과李克墩과柳洵과尹孝孫과金銓等은罷職하고洪貴達과趙益貞과許琛과安琛等은左遷하라人臣이無將하야不道之罪에旣伏하엿스니雷雨가作解하야맛당히惟新之恩을霈下하라云々」하니左議政、韓致亨等이

다長者를보내여써入關함이여또한足히그仁義를볼수잇도다羊처럼狠하고狠처럼貪하야맘대로冠軍(楚懷王將宋義)夷滅함이여엇지거두어斧에膏치안엇는고嗚呼라勢가大不然함이잇슴이여내가王께더욱두렵도다反噬(後悔)함에鹽醋됨이여과연天運이反戾하도다郴의山이巇々(돌마다뾰죽々々혼자나오다)하야써觸天함이여날이컴々하여어두려하도다郴의水는밤낫으로흐름이여물결이넘치고돌지안토다天長地久토록恨이어찌말것임이여魂이至今것오히려飄蕩하도다내마음이金石을꾀임이여王이忽然히夢想에臨하도다紫陽(朱子)의老筆을따름이여생각이不安定하야바라도다雲罍를들어써땅에降神함이여英靈의와서歆饗하기를바라노라云云」하엿스니그갈온祖龍은秦始皇이라宗直이始皇으로써 世祖께比함이요그갈온求하야王을어더써民望을좃친단것은宗直이義帝로써 魯山에比함이요그갈온羊처럼狠하고狠처럼貪한다함은 世祖를가르침이오맘대로冠軍을죽엿단것은金宗瑞죽임을가르침이오그갈온엇재서거두어써斧에膏치안엇는고한것은宗直이 魯山이엇재서 世祖를收치안엇는고함이요그갈온反噬함에醢醋되엿다함은宗直이 魯山이 世祖를不收하엿다가도로혀 世祖에게醢醋됨을가르침이요그갈온紫陽의老筆을따른다함은宗直이朱子로써自處하야此賦를지어써綱目의筆法을比擬함이어늘馹孫이그글을贊하되써忠憤을寓하엿다하니念컨대우리 世祖大王이國家의危疑할즈음을當하샤奸臣이亂을謀하야禍機가垂發하거늘逆徒誅除하샤宗社가危타가復安하야子孫이相繼하샤今日까지이렷스니功業이巍巍하샤德이百王에冠하섯거늘不意에宗直이其門徒로더부러 聖德을譏議하야馹孫으로하야곰史草에誣記케이르럿스니이엇지一朝一夕의까닭이랴不臣의心을陰蓄하고서 三朝를歷事하엿스니내지금생각컨대절로慘怛하노니그刑名을議論하야써알외라하니라

○子光이主의怒함을타서一網打盡할計策으로弼商等을눈짓하되「此人의惡은무릇臣子되는者의不共戴天之讎니맛당히그黨與를推究하야모조리업새인然後에야朝廷이淸明할수잇거니와이러치안흐면餘黨이復起하야禍亂이不久에생기리다」하니左右가嘿然하고思愼이손을흔들어말니되「武靈이엇지이말을하게되엿소홀노黨錮의일을듯지못하엿소禁網이날로甚하야士流로하야곰발디딜수업게되고서漢나라가따러亡하엿스니淸論은맛당히朝廷에잇슬게라淸論의亡함이國家의福이아닌데武靈이엇재말이글엇소」함으로子光이조곰움실하엿스나그러나獄辭의連逮된者를긔어히窮治하야말지안으려하거늘思愼이또말니

燃藜室記述卷之六(續前)

完山　李肯翊　編

燕山朝의文衡

○戊午七月十七日에傳旨하되金宗直은草茅賤士로　世祖朝에登第하고　成宗이經筵에擢置하사오래侍從之地에잇다가刑曹判書에이르매寵恩이朝廷을기우리고밋病退하매　成宗이그래도所在官(所居地守令)으로米穀을特賜하야써그餘年을맛치게하섯거늘이제그弟子、金馹孫의닥근바史草안에不道한말로써先王朝일을誣錄하고또그스승宗直의弔義帝文을載하엿스니其辭에曰　丁丑十月日에余가密城(密陽古號)으로서京山에가다가踏溪驛에서잣더니夢에神人이잇서七章之服(禮服이니九章七章、五章、三章의別이有함)을페고頎然(長大貌)히와서自稱하되「楚懷王、孫心인데西楚覇王(項羽)의죽인바되여郴江(今中國의湖南省、衡陽道、郴縣에잇슴)에빠젓다」하고因忽不見한지라余가깨여깜짝놀내면서말하되懷王은南楚사람이요나는東夷之人이라땅의相距가萬有餘里뿐아니라世의先後가또한千有餘年이되는데와서夢寐에보이니무슨兆朕이뇨또歷史에考據하여도投江한말이업는데아마羽가사람을식혀秘密히치고그屍體를물에던젓는가이알수업도다하고드듸여글을지어써吊하노니「오족하늘이物則을稟賦하야써사람에게줌이여누가그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五常(五倫)의놉흠을알지못하리요華豊이아니고夷嗇함이여엇재서녯만잇고지금은업는고본데나는夷人이오또千年뒤임이여楚의懷王을恭히吊하도다녯적祖龍(秦始皇을指함)이牙角을弄함이여四海의물결이크게贏血이되도다비록鱣과鮪와鰍와鯢인들엇지스스로保하겟슴이여網에漏코저하야밧부엇도다이六國의遺祚여沉淪하고播越하야겨우編氓에짝하도다梁(項梁)은南國의將種이여魚狐(陳勝吳廣이일어날적에魚腹에다勝이王이된다쓴비단쪽을너허다른이가잡된먹다가보게하고숩속에서불을키고여호소리를내며廣이王이된다하엿다)을이어起事하도다求하야王을어더써民望을좃침이여熊繹(楚의始封之祖)를不祀한것을存하엿도다乾符를쥐어써陽을面함이여天下가진실노芉氏(楚의氏姓)보다놉흔이업도

開라하니是以로學者ㅣ難承禀者ㅣ尙矣러라賢이獨刋定邪謬하고暫開幽奥하야恢恢遊刃하니東國後進은咸遵其訓하고中華學士도往往에得此하야爲眼目이러라景德王天寶十二年癸巳夏에大旱이라詔入內殿하야講金光經하야以祈甘霔하더니一日은齋次에展鉢良久로대而淨水ㅣ獻遲라監吏ㅣ詰之하니供者ㅣ曰宮井이枯涸하야汲遠故로遲爾니다賢이聞之하고曰何不早云고하더니及晝講時에捧爐默然하더니斯須에井水ㅣ湧出하야高七丈許하야與刹竿으로齊하니闔宮이驚駭하야因名其井曰金光井이라하다賢이甞自號靑丘沙門이러라　讃曰　遶佛南山에像逐旋하니　靑丘佛日이再中懸이로다　解敎宮井으로淸波湧하니　誰識金爐에一炷烟가　明年甲午夏에王이又請大德法海於皇龍寺하야講華嚴經하고駕幸行香하더니從容謂曰前夏에大賢法師ㅣ講金光經에井水ㅣ湧七丈하니此公의法道ㅣ如何오海曰特爲細事라何足稱乎잇가直使傾滄海하야襄東岳하고流京師라도亦非所難이니다王이未之信하고謂戲言爾러니至午講하야引爐沉寂하니須臾에內禁에忽有哭泣聲이라宮吏報曰東池ㅣ已漲하야漂流內殿五十餘間이라하니王이罔然自失이어늘海ㅣ笑謂之曰東海ㅣ欲傾하야水脉이先漲爾라하니王이不覺에興拜러니翌日에感恩寺ㅣ奏호대昨日午時에海水ㅣ漲溢하야至佛殿階前이라가哺時而退라하니王이益敬信之러라讃曰　法海波瀾이法界寬하니　四海盈縮이未爲難이로다　莫言百億須彌大하라　都在吾師의一指端이로다

（本文에限하야原文幷錄치안음）

三國遺事卷四 終

이曰簡在函中이어늘那得至此오하고檢之하니封題ㅣ依舊하고開視하니亡矣라深이深異之하야熏襲而藏之러니又行에如初라再廻하야告之하니深이曰佛意在子하니子其奉行이어다하고乃授簡子어늘地ㅣ頂戴歸山하니岳神이率一仙子하고迎至山椒하야引地坐於嵓上하고歸伏嵓下하야謹受正戒어늘地ㅣ曰今將擇地하야奉安聖簡이非吾輩의所能指定이라請與三君으로憑高擲簡하야以卜之하노라乃與神等으로陟峯巓하야向西擲之하니簡이乃風颺而飛라時에神이作歌曰　礙嵓遠退砥平兮　落葉飛散生明兮　覓得佛骨簡子兮　邀於淨處投誠兮　旣唱하고而得簡於林泉中하고即其地하야構堂安之하니即今桐華寺籤堂北에有小井이是也ㅣ라本朝睿王이嘗取迎聖簡하야致內瞻敬이라가忽失九者一簡하고以牙로代之하야送還本寺러니今則漸變하야同一色이라難卞新古하니其質은乃非牙非玉이라按占察經上卷에叙一百八十九簡之名호대一者는求上乘하야得不退오二者는所求果를現當證이오第三第四는求中下乘하야得不退오五者는求神通하야得成就오六者는修四梵하야得成就오七者는修世禪하야得成就오八者는所欲受에得妙戒오九者는所曾受에得戒具以此文證컨대知慈氏所言新得戒者는謂今生에始得戒也ㅣ오舊得戒者는謂過去에曾受하고今又增受也ㅣ오非謂修生本有之新舊也ㅣ라　오十者는求下乘未住信이오次는求中乘未住信이오如是乃至一百七十二는皆過現世中에或善或惡得失事也ㅣ오第一百七十三者는捨身已에入地獄已上은皆未來之果也ㅣ라이오一百七十四者는死已에作畜生이오如是乃至餓鬼、修羅、人、人王、天　天王、聞法、出家、値聖僧、生兜率、生淨土、尋見佛、住下乘、住中乘、住上乘、得解脫이니第一百八十九等이是也上言住下乘하야至上乘에得不退하고今言上乘에得解脫等하니以此爲別爾라ㅣ라皆三世善惡果報差別之相이니以此占看得이與心所行事로相當이면則爲感應이오否則爲不至心이니名爲虛謬라則此八、九、二簡은但從百八十九中而來者也ㅣ어늘而宋傳에但云百八籤子는何也오恐認彼百八煩惱之名하야而稱之오不揆尋經文爾로다又按本朝文士金寬毅의所撰王代宗錄二卷컨대云羅末에新羅大德釋冲이獻太祖以表律師의袈裟一領과戒簡百八十九枚라하니今與桐華寺所傳簡子로未詳同異로다　讚曰　生長金閨早晩籠하니　儉勲聰慧自天鍾을　滿庭積雪에偷神簡하야　來放桐華最上峯이로다

賢瑜伽　海華嚴

瑜伽祖大德大賢이住南山茸長寺하니寺에有慈氏石丈六이라賢이常旋繞하면像이亦隨賢轉面이러라賢은慧辯이精敏하고決擇이了然하니大抵相宗銓量은旨理幽深하야難爲剖析이라中國名士白居易ㅣ嘗窮之라가未能하고乃曰唯識幽難破요因明은劈不

有靑松이卽出하다가歲月이久遠而枯하고復生一樹라가後에更生一樹하니其根은一也ㅣ라至今雙樹ㅣ存焉이라凡有致敬者ㅣ松下에覓骨하야或得或不得이라予恐聖骨이堙滅하야丁巳九月에特詣松下하야拾骨盛筒하니有三合許라於大嵒上雙樹下에立石安骨焉하다云云此錄所載眞表事跡은與鉢淵石記로互有不同이라故로刪取瑩岑所記而載之하노니後賢은宜考之니라無極은記하노라

勝詮髑髏

釋勝詮은未詳其所自也ㅣ라嘗附舶指中國하야詣賢首國師講下하야領受玄言하고研微積慮하니慧鑑이超穎하고探賾索隱하야妙盡隅奧하고는思欲赴感有緣하니當還國里러라始에賢首ㅣ與義湘으로同學하야俱稟儼和尙慈訓이러니首ㅣ就於師說하야演述義科러니因法師還鄕하야寄示湘하고仍寓書云云하고別幅에云探玄記二十卷「兩卷未成」敎分記三卷 玄義章等雜義一卷、華嚴梵語一卷 起信疏兩卷、十二門疏一卷、法界無差別論疏一卷은並因勝詮法師ㅣ抄寫還鄕이라頃에新羅僧孝忠이遺金九分하고云是上人所寄라하니雖不得書나頂荷無盡이로라今附西國軍持澡灌一口하야用表微誠하니幸願檢領하라謹 宣하 노라

師ㅣ旣還에寄信于義湘하니湘乃目閱藏文에如耳聆嚴訓이라探討數旬하고而授門弟子하야廣演斯文하니語在湘傳하다按此圓融之敎誨ㅣ遍洽于靑丘者는寔師之功也ㅣ라厥後에有僧梵修ㅣ遠適彼國하야求得新譯後分華嚴經觀師義疏하야言還에流演하니時當貞元己卯라斯亦求法洪揚之流乎ㄴ뎌詮이乃於尙州領內開寧郡境에開創精廬하고以石髑髏로爲官屬하야開講華嚴하다新羅汝門可歸ㅣ頗聰明識道理하야有傳燈之續이라乃撰心源章하니其畧에云勝詮法師ㅣ領石徒衆하고論議講演하니今葛項寺ㅣ是也라其髑髏八十餘枚는至今爲綱司의所傳하야頗有靈異오其他事跡은具載碑文하니如大覺國師實錄中하니라

心地繼相

釋心地는辰韓第四十一主憲德大王金氏之子也ㅣ라生而孝悌하고天性이冲睿러니志學之年에落采從師하야拳懃于道하야寓止中岳(今公山이라)이라가適聞俗離山深公이傳表律師의佛骨簡子하야設果證法會하고決意披尋이러니旣至에後期로不許參例어늘乃席地扣庭하야隨衆禮懺하야經七日하니天이大雨雪호대所立地는方十尺許에雪飄不下하니衆이見其神異하고許引入堂하니地ㅣ撝謙稱恙하고退處房中하야向堂潛禮하니肘顙에俱血하야類表公之仙溪山也ㅣ러라地藏菩薩이日來問慰하더니洎席罷還山에途中에見二簡子ㅣ貼在衣褶間하고 持廻하야 告於深하니 深

曰九者요一은題八者라告師曰此二簡子者는是吾手指骨이니此로喩始本二覺이니라又九者는法爾오八者는新熏成佛種子니以此로當知果報니汝捨此身하고는受大國王身하고後에生於兜率하리라如是語已하고는兩聖이即隱하니時는壬寅四月二十七日也ㅣ라師ㅣ受教法已하고欲創金山寺하야下山而來하야至大淵津하니忽有龍王이出獻玉袈裟하고將八萬眷屬하야侍往金山藪하니四方이子來하야不日成之라復感慈氏ㅣ從兜率駕雲而下하야與師受戒法이어늘師ㅣ勸檀緣하야鑄成彌勒丈六像하고復畫下降受戒威儀之相於金堂南壁하다□於甲辰六月九日에鑄成하야丙午五月一日에安置金堂하니是歲는大曆元年也ㅣ러라師ㅣ出金山하야向俗離山이라가路逢駕牛乘車者하니其牛等이向師前하야跪膝而泣이라和尙은從何而來오師ㅣ曰我是金山藪眞表僧이니予曾入邊山不思議房하야於彌勒地藏兩聖前에親受戒法眞栍하고欲覓創寺鎭長修道之處故로來爾로라此牛等은外愚內明하야知我의受戒法하고爲重法故로跪膝而泣이니라其人이聞已하고乃曰畜生도尙有如是信心이온況我爲人하야豈無心乎아即以手執鎌하야自斷頭髮이어늘師ㅣ以悲心으로更爲祝髮受戒하고行至俗離山하야洞裏에見吉祥草所生處而識之하고遠向溟州海邊하야徐行次에有魚鼈黿鼉等類ㅣ出海向師前하야綴身如陸이라師ㅣ踏而入海하야唱念戒法하고還出하야行至高城郡하야入皆骨山하야始創鉢淵藪하고開占察法會하야住七年하니時에溟州界에年穀이不登하야人民이飢饉이라師ㅣ爲說戒法하야人人이奉持하고致敬之實하니俄於高城海邊에有無數魚類ㅣ自死而出하야人民이賣此爲食하야得免死하다師ㅣ出鉢淵하야復到不思議房이라가然後에往詣家邑하야謁父하며或到眞門大德房하야居住러라時에俗離山大德永深이與大德融宗佛陀等으로同詣律師所하야伸請曰我等이不遠千里하고來求戒法하니願授法門하소서師ㅣ默然不答이어늘三人者ㅣ乘桃樹上하야倒墮於地하야勇猛懺悔하니師乃傳教灌頂하고遂與袈裟及鉢과供養次第秘法一卷과占察善惡業報經二卷과一百八十九栍하며復與彌勒眞栍九者八者하고誡云九者는法爾오八者는新熏成佛種子라我已付囑汝等하니持此하고還歸俗離山하라山에有吉祥草生處하니於此에創立精舍하고依此教法하야廣渡人天하야流布後世하라永深等이奉教하고直往俗離하야尋吉祥草生處하야創寺하고名曰吉祥이라하고永深이於此에始設占察法會하다律師는與父로復到鉢淵하야同修道業而終孝之하고師ㅣ遷化時에登於寺東大岩上하야示滅커늘弟子等이不動眞體하고而供養이라가至于骸骨이散落하야於是에以土覆藏하야乃爲幽宮하니

有大沙門法經、彥悰等이對曰占察經은見有兩卷이나首題에菩提登이在外國譯文이라하니似近代所出이오亦有寫而傳者하니檢勘群錄이라도幷無正名譯人時處하며搭懺은與衆經으로復異하니不可依行이라하야늘因勅禁之하니라今試論之호리라靑州居士等에搭懺等事는如大儒ㅣ以詩書로發塚이니可謂畵虎不成에類狗者矣라佛所預防이正爲此爾니라若曰占察經이無譯人時處는爲可疑也ㅣ라是亦擔麻棄金也ㅣ로다何則고詳彼經文컨대乃悉檀이深密하야洗滌穢瑕하니激昻懶夫ㅣ莫如玆典이라故로亦名大乘懺이며又云出六根聚中이라하야開元貞元二釋敎錄中에編入正藏하니雖外乎性宗이나其相敎大乘에는殆亦優矣라豈與搭撲二懺으로同日而語哉아如舍利弗問經에佛告長者子邠若多羅曰汝可七日七夜를悔汝先罪하야皆使淸淨하라多羅ㅣ奉敎하고日夜懇惻하야至第五夕하니於其室中에兩種種物호대若巾若帊若拂箒若刀錐斧等이墮其目前이라多羅ㅣ歡喜하야問於佛한대佛言하사대是離塵之相이오割拂之物也라하시니據此컨대則與占察經에擲輪得相之事로奚以異哉아乃知表公이翹得懺簡하고聞法見佛이可謂不誣온況此經이若僞妄이면則慈氏ㅣ何以親授表師며又此經을如可禁인댄舍利問經을亦可禁乎아琮輩는可謂攫金不見人이니讀者는詳焉하라　讚曰　現身澆季激慵聾하니　靈岳仙溪에感應通을　莫謂翹懃傳搭懺하라　作橋東海에化魚龍을

關東楓岳鉢淵藪石記 (此記는乃寺主瑩岑所撰이니承安四年己未에立石이라)

眞表律師는全州碧骨郡都那山村大井里人也ㅣ라年至十二하야志求出家하니父ㅣ許之라師ㅣ往金山藪順濟法師處하야容染하니濟ㅣ授沙彌戒法하고傳敎供養次第秘法一卷、占察善惡業報經二卷하　曰汝ㅣ持此戒法하고於彌勒地藏兩像前에懇悔하야親受戒法하야流傳於世하라師ㅣ奉敎辭退하야遍歷名山하니年이巳二十七歲라於上元元年庚子에蒸二十斗米하야乃乾爲粮하고詣保安縣하야入邊山不思議房하야以五合米로爲一日費호대除一合米하야養鼠하다師ㅣ勤求戒法彌勒像前이나三年而未得授記라發憤하야捨身嵓下하니忽有靑衣童이手捧而置石上이라師ㅣ更發志願하야約三七日하고日夜勤修하며扣石懺悔하더니至三日하야手臂ㅣ折落하고至七日夜하야地藏菩薩이手搖金錫하며來爲加持하니手臂ㅣ如舊하고菩薩이遂與袈裟及鉢이어늘師ㅣ感其靈其靈應하고倍加精進하야滿三七日에卽得天眼하야見兜率天衆의來儀之相하니於是에地藏慈氏ㅣ現前하야慈氏ㅣ摩師頂曰善哉라大丈夫여求戒如是하야不惜身命하고懇求懺悔하난다地藏이授與戒本하고慈氏는復與二柱하니一은題

應世는唯示此爾어늘俚諺은多以荒唐之說로託焉하니可笑라

讃曰 淵默龍眠이豈等閑가 臨行一曲이沒多般을 苦兮生死가元非苦라 華藏浮休世界寬을

眞表傳簡

釋眞表는完山州(今全州牧이라) 萬頃縣人(或作豆乃山縣하며或作那山縣하니今萬頃이古名豆乃山縣也ㅣ라貫寧傳에□之鄕里云金山縣人이라하니以寺名及縣名으로混之也ㅣ라) 이라父는眞乃末이오 母는吉寶娘이니姓은井氏라年至十二歲에投金山寺崇濟法師講下하야落釆請業하니其師ㅣ嘗謂曰吾曾入唐하야受業於善道三藏하고然後에入五臺하야感文殊菩薩이現受五戒로라表ㅣ啓曰勤修幾何면得戒所잇가濟曰精至則不過一年이니라表ㅣ聞師之言하고遍遊名岳이라가止錫仙溪山不思議庵하야該鍊三業호대以亡身懺□□하야初以七宵로爲期하고五輪을撲石하야膝腕이俱碎하고雨血嵓崖호대若無聖應이면決意捐捨하고更期七日하야二七日終에見地藏菩薩하고現受淨戒하니即開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十五日辰時也ㅣ라時齡이二十餘三矣러라然이나志存慈氏할새故로不敢中止하고乃移靈山寺(一名은邊山이오又釋伽山이라)하야又懃勇如初하니果感彌力이 現授占察徑兩卷(此經은乃陳隋間에外國所譯이니非今始出也ㅣ라慈氏以經으로授之耳라)과幷證果簡子一百八十九介하고謂曰於中에第八簡子는喩新得妙戒오第九簡子는是我手指骨이오餘는皆沈檀木造라喻諸煩惱하니汝ㅣ以此로傳法於世하야作儕人津梁하라表ㅣ既受聖莂하고來住金山하야每歲에開壇하야恢張法施하니壇席精嚴이末季에未之有也ㅣ러니風化ㅣ既周에遊涉到阿瑟羅州하니島嶼間에魚鼈이成橋하야迎入水中하야講法受戒하니即天寶十一載壬辰二月望日也ㅣ러라或本에云元和六年은誤矣로다元和는在憲德王代(去聖德이幾七十年矣라) 니라景德王이聞之하고迎入宮闥하야受菩薩戒하고嚫粗七萬七千石하며椒庭列岳이皆受戒品하고施絹五百端과黃金五十兩이어늘皆容受之하야分施諸山하야廣興佛事하니라其骨石은今在鉢淵寺하니即爲海族演戒之地러라得法之領袖는曰永深、寶宗、信芳、體珍、珍海、眞善、釋忠等이皆爲山門祖하니深은則眞傳簡子하야住俗離山하야爲克家子하니作壇之法이與占察六輪으로稍異修하니如山中所傳本規하니라按唐僧傳에云開皇十三年에廣州에有僧이行懺法호대以皮로作帖子二枚하야書善惡兩字하야令人擲之하야得善者는吉이라하고又行自撲懺法하야以爲滅罪라하니而男女ㅣ合匝에妄承密行이라靑州ㅣ接響하고同行官司ㅣ檢察하야謂是妖妄이라하니彼云호대此搭懺法은依占察經하고撲懺法은依諸經中에五體投地를如大山崩이라하야늘時以奏聞하리니乃勅內史侍郎李元撰하야就大興寺하야 問諸大德하니時에

住者는其唯法師矣로다藏은進趣가無成하고周旋이寡況이나仰念玆典은愧荷先師라隨分受持하야不能捨離하고希憑此業하야用結來因하노라但以和尙章疏는義豊文簡하야致令後人으로多難趣入일새是以로錄和尙의微言妙旨하야勒成義記러니近因勝詮法師ㅣ抄寫還鄕하야傳之彼土하니請上人은詳檢藏否하야幸示箴誨하라伏願當當來世에捨身受身을相與同於盧舍那하야聽受如此無盡妙法하고修行如此無量普賢願行하며儻餘惡業이어든一朝顚墜하노니伏望上人은不遺宿昔하야在諸趣中에示以正道하고人信之次에時訪存沒하라不具하노라(文載大文類라)湘이乃令十刹로傳敎하니太伯山浮石寺、原州毘摩羅、伽倻之海印、毘瑟之玉泉金井之梵魚、南嶽華嚴寺等이是也ㅣ라又著法界圖書印、幷畧疏하야括盡一乘樞要하니千載龜鏡이라競所珍佩요餘無撰述하니嘗鼎에味一臠이足矣로다圖成總章元年戊辰하고是年에儼이亦歸寂하니如孔氏之絕筆於獲麟矣로다世傳에湘은乃金山寶蓋之幻有也ㅣ라하더라徒弟에悟眞、智通、表訓、眞定、眞藏、道融、良圖、相源、能仁、義寂等十大德이爲領首하니皆亞聖也ㅣ라各有傳하니라眞은下柯山鶻嵒寺하야每夜에伸臂하야點浮石室燈하고通은著錐洞記하니蓋承親訓이라故로辭多詣妙하고訓은曾住佛國寺하야常往來天宮이러라湘이住皇福寺時에與徒衆으로繞塔호대每步虛而上하고不以階升하니故로其塔이不設梯磴이라其徒ㅣ離階三尺하야履空而旋이러니湘이顧謂曰世人이見此면必以爲怪하리니不可以訓世라하니라餘見崔侯所撰本傳하니라

讚曰　披榛跨海冐烟塵하니　至相門開接瑞珍을　采采雜花歸故國하니　終南太伯에一般春이라

蛇福不言

京師萬善北里에有寡女ㅣ不夫而孕하야旣產에年至十二歲로대不語하고亦不起할새因號蛇童(下에或作蛇卜하고又巴、又伏等은皆言童也ㅣ라)이라一日에其母ㅣ死하니時에元曉ㅣ住高仙寺라曉ㅣ見之하고迎禮하니福이不答拜하고而曰君我昔日에馱經牸牛ㅣ今已亡矣라偕葬이如何오曉ㅣ曰諾다遂與到家하야令曉로布薩授戒어늘臨葬祝曰莫生兮其死也苦요莫死兮其生也苦라하니福이曰辭煩이라하고更之曰死生이苦兮로다하고二公이轝歸活里山東麓하야曉ㅣ曰葬智慧虎於智慧林中이不亦宜乎아福이乃作偈曰往昔釋迦牟尼佛이娑羅樹間에入涅槃이라于今亦有如彼者하야欲入華藏世界寬이라하고言訖에拔茅莖하니下有世界호대晃朗淸虛하고七寶欄楯과樓閣莊嚴이殆非人間世러라福이負尸共入하니其地ㅣ奄然而合이라曉는乃還하다後人이爲創寺於金剛山東南하야額曰道場寺라하고每年三月十四日에行占察會하야爲恒規하니福之

樞甕牖玃猴之輩로皆識佛陀之號하고咸作南無之稱하니曉之化ㅣ大矣哉ㄴ뎌其生緣之村名이佛地오寺名이初開요自稱元曉者는盖初輝佛日之意爾니元曉도亦是方言也ㅣ라當時人이皆以鄕言으로稱之하고始旦也ㅣ라曾住芬皇寺하야纂華嚴疏라가至第四十廻向品하야終乃絕筆하고又嘗因訟하야分軀於百松하니故로皆謂位階初地矣러라亦因海龍之誘하야承詔하고於路上에서撰三昧經疏ᄒᆞ대置筆硯於牛之兩角上하고因謂之角乘이라하니亦表本始二覺之微旨也ㅣ오大安法師ㅣ排來而粘紙하니亦知音唱和也ㅣ러라既入寂에聰이碎遺骸하야塑眞容하야安芬皇寺하고以表敬慕終天之志러니聰이時에傍禮하니像이忽廻顧하야至今猶顧矣러라曉의嘗所居穴寺傍에有聰家之墟云이라 讚曰

角乘을初開三昧軸하고 舞壺를終掛萬家風이로다 月明瑤石에春眠去하고 門掩芬皇에顧影空이로다

義湘傳敎

法師義湘의考는曰韓信이니金氏라年이二十九에依京師皇福寺하야落髮하고未幾에西圖觀化하야與元曉로道出遼東이라가邊戍ㅣ邏之하야爲諜者라하야囚閉者ㅣ累旬에僅免而還 事在崔候本傳과及曉師行狀等이라 이라가永徽初에會에唐使船이有西還者ㅣ라寓載入中國하야初止楊州하니州將劉至仁이請留衙內하고供養이豊厚러니尋往終南山至相寺하야謁智儼하니儼이前夕夢에一大樹ㅣ生海東하야枝葉이溥布하야來蔭神州하고上有鳳巢어늘登視之하니有一摩尼寶珠하야光明이屬遠이라覺而驚異하야洒掃而待러니湘이乃至라殊禮迎際하고從容謂曰吾昨者之夢은子來投我之兆라하고許爲入室하니雜花妙旨를剖析幽微라儼이喜逢郢質에克發新致하니可謂鉤深索隱에藍茜이沮本色이러라既而오本國丞相金欽純「一作仁問」良圖等이往囚於唐하고高宗이將大擧東征이라欽純等이密遣湘하야誘而先之하니以咸亨元年庚午로還國하야聞事於朝한대命神印大德明朗하야假設密壇法하야禳之하니國이乃免하다儀鳳元年에湘이歸太伯山하야奉朝旨하고創浮石寺하야敷敞大乘하니靈感이頗著러라終南門人賢首ㅣ撰搜玄疏하고送副本於湘處하며並奉書懃懇曰西京崇福寺僧法藏은致書於海東新羅華嚴法師侍者하노라一從分別로二十餘年이라傾望之誠이豈離心首아加以烟雲이萬里에海陸이千重이라恨此一身이不復再面하니抱懷戀戀을復何可言가故由夙世에同因하고今生同業하야得於此報하야俱沐大經ᄒᆞ대特蒙先師ㅣ授茲奧典이라仰承ᄒᆞ니上人은歸鄕之後에開演華嚴하야宣揚法界無븓緣起하야重重帝網과新新佛國에利益이弘廣이라하니喜躍이增深이로다是知如來滅後에光輝佛日하고再轉法輪하야令法久

에有鴨遊寺하니枕鴨이嘗於此에現異故로名之니라又有釋圓勝者ㅣ先藏西學이라가而同還桑梓하야 助弘律部云이라讚曰曾向淸凉하야夢破廻하니 七篇三聚가一時開로다 欲令緇素로衣慚愧하야 東國衣冠을上國裁로다

元曉不羈

聖師元曉의俗姓薛氏라祖는仍皮公이니亦云赤大公이라今亦大淵側에有仍皮公廟하고父는談㮈乃末이라初에祖生于押梁郡(今章山郡이라)南佛地村北栗谷裟羅樹下하다村名佛地는或作發智村(俚云佛等乙村이라)이라하고裟羅樹者는諺에云師之家ㅣ本住此谷西南이라母ㅣ旣娠而月滿에適過此谷栗樹下라가忽分產하야而倉皇不能歸家하고且以夫衣로掛樹하고而寢處其中하며因號樹曰裟羅樹라하다其樹之實이亦異於常하야至今稱裟羅栗이라古傳에昔有主寺者ㅣ給寺奴一人의一夕饌栗二枚하니奴ㅣ訟于官이라官吏ㅣ恠之하야取栗檢之하니一枚ㅣ盛一鉢이라故로因名栗谷이라하다師ㅣ旣出家에捨其宅하야爲寺하고名을初開라하며樹之旁에置寺하니曰裟羅라師之行狀에云是京師人이라하니從祖考也ㅣ러라唐僧傳에云本下湘州之人이라하니按麟德二年間에文武王이割上州下州之地하야置歃良州하니則下州는乃今之昌寧郡也ㅣ라押梁州는本下州之屬縣이오上州는則今尙州니亦作湘州也ㅣ라佛地村은今屬慈仁縣하니則乃押梁之所分開也ㅣ라師生의小名이誓幢이오第名은新幢(幢者는俗云毛也ㅣ라)이라初에母夢流星이入懷하고因而有娠이러니及將產에有五色雲이覆地하니眞平王三十九年이오大業十三年丁丑歲也ㅣ라生而穎異하야學不從師하니其遊方始末과弘通茂跡은具載唐傳與行狀하니不可具載오唯鄕傳所記ㅣ有一二段異事하니師嘗一日은風顚唱街云호대誰許沒柯斧오我斫支天柱호리라하니人皆未曉라時에太宗이聞之曰此師ㅣ殆欲得貴婦、產賢子之謂爾라國有大賢이면利莫大焉이라하고時에瑤石宮(今學院이是也ㅣ라)에有寡公主러니勅宮吏하야覓曉引入하니宮吏ㅣ奉勅하고將求之하니已自南山來하야過蚊川橋(沙川을俗稱年川이며又蚊川이오又橋名은楡橋也ㅣ라)라가遇之하야佯墮水中하야濕衣袴라吏ㅣ引師於宮하야褫衣曬晾하니因留宿焉하다公主ㅣ果有娠하야生薛聰하니聰이生而睿敏하야博通經史하니新羅十賢中一也ㅣ러라以方言으로通會華夷方俗物名하고訓解六經文學하니至今海東에業明經者ㅣ傳受不絕이러라曉ㅣ旣失戒生聰하고는己後에易俗服하고自號를小姓居士라하고偶得優人의舞弄大瓠하니其狀이瑰奇라因其形하야製爲道具하고以華嚴經에一切無㝵人이一道로出生死라하야命名無㝵라하고仍作歌하야流于世하니라嘗持此하고千村萬落에且歌且舞하며化詠而歸하야使桑

니七日七夜에天降甘澍하고雲霧晤靄하야覆所講堂하니四衆이咸服其異러라朝廷이議曰佛敎東漸이雖百千齡이나其於國持修奉에軌儀闕如也하니非夫綱理無以肅淸이라啓勅藏하야爲大國統하고凡僧尼의一切規猷를總委僧統主之（按北齊天寶中에國置十統하니有司卷宜甄異之라於是에宣帝ㅣ以法上法師로爲大統하고餘爲通統하며又梁陳之間에有國統、州統、國都、州都、傳都、僧正、都維乃等名하야揔屬昭玄曹하니曹는即領僧尼官名이라唐初에又有十大德之盛하니라新羅眞興王十一年庚午에以安藏法師로爲大書省一人하고又有小書省二人하며明年辛未에以高麗惠亮法師로爲國統하고亦云寺主라하며寶良法師置爲大都維那一人과及州統九人、郡統十八人等이러니至藏하야更置大國統一人하니蓋非常職也ㅣ라亦猶夫禮郎으로爲大角干하고金庾信으로爲太大角干이라後에至元聖大王元年히야又置僧官名하야攻法典하니以大舍一人史二人으로爲司棟하야僧中에有才行者衆之하고有故면即替하며無定年限하니故로今紫衣之徒ㅣ亦律師之別也ㅣ라鄕傳에云藏이入唐하니太宗이迎至式乾殿하야請講華嚴하니天降甘露할새開爲國師云者는妄矣라唐傳國史에皆無文하니라）하니藏이値斯嘉會에勇邀弘通하야令僧尼五部로各增奮學하야半月說戒하며冬春에摠試하야令知持犯케하고置員管하야維持之하며又遣巡使하야歷檢外寺하야誡勵僧失하고嚴飾經像으로爲恒式하니一代護法이於斯에盛矣라如夫子ㅣ自衛返魯하샤樂正雅頌이各得其宜하니當此之際하야國中之人의受戒奉佛이十室八九며祝髮請度ㅣ歲月增至라乃創通度寺하고築戒壇하야以度四來（戒壇事는已出上이）라하며又改營生緣里第元寧寺하고設落成會하야講雜花萬偈하니感五十二女ㅣ現身證聽할새使門人으로植樹를如其數하야以旌厥異하고因號知識樹라하다嘗以邦國服章이不同華夏라하야擧議於朝하니僉允曰臧이라乃以眞德王三年己酉로始服中朝衣冠하고明年庚戌에又奉正朔하야始行永徽號하고自後로每有朝覲에列在上蕃은藏之功也ㅣ러라暮年에謝辭京輦하고於江陵郡（今冥州也ㅣ라）에創水多寺하야居焉이러니復夢에異僧이狀北臺所見하고來告曰明日에見汝於大松汀호리라驚悸而起하야早行至松汀하니果感文殊ㅣ來格하야諮詢法要하고乃曰重期於太伯葛蟠地하노라遂隱不現（松汀은至今不生荊棘하며亦不棲鷹鸇類之云이라）이어늘藏이往太伯山尋之러니見巨蟒이蟠結樹下하고謂侍者曰此所謂葛蟠地라하고乃創石南院（今淨岩寺라）하야以候聖降이러니粵有老居士ㅣ方袍ㅣ襤褸하며荷葛簣하고盛死狗兒來하야謂侍者曰欲見慈藏來爾로라門者ㅣ曰自奉山帚로未見忤犯吾師諱者어늘汝何人斯완대爾狂言乎아居士ㅣ曰但告汝師하라遂入告하니藏이不之覺하고曰殆狂者耶아門人이出하야詬逐之하니居士ㅣ曰歸歟歸歟ㄴ뎌有我相者ㅣ焉得見我리오하고乃倒簣拂之하니狗變爲獅子寶座라乘坐放光而去하니藏이聞之하고方具威儀하고尋光而趨登南嶺하니已杳然不及이라遂殞門而卒할새茶毘하야安骨於石穴中하다凡藏之締構寺塔이十有餘所로대每一興造에必有異祥이라故로蒲塞供이塡市하야不日而成하니라藏之道具布襪과并大和龍의所獻木鴨枕과與釋尊田衣等은合在通度寺하고又巘陽縣（今彥陽이라）

寺에設落成會하야龍象이畢集호대唯師ㅣ不赴라朗이即焚香虔禱하니少選에公이至하니時方大雨로대衣袴不濕하고足不沾泥러라謂明朗曰辱召가懃懃할새故玆來矣로라하니靈迹이頗多러니及終에浮空告寂하니舍利ㅣ莫知其數러라甞見肇論하고曰是吾昔所撰也ㅣ라하니乃知僧肇之後有也ㅣ로다　讃曰　草原에縱獵이라가床頭臥하고　酒肆에狂歌라가井底眠을　隻履浮空何處去오　一雙珍重火中蓮이로다

慈藏定律

大德慈藏은金氏니本辰韓眞骨蘇判（三級爵名이라）茂林之子라其父ㅣ歷官淸要하나絶無後胤이라乃歸心三寶하야造于千部觀音하고希生一息하야祝曰若生男子하면捨作法海津梁호리이다母忽夢에星墜入懷하고因有娠이러니及誕에與釋尊으로同日이라名을善宗郎이라하다神志ㅣ澄睿하고文思ㅣ日贍이나而無染世趣러니早喪二親하고轉厭塵譁하야捐妻息하고捨田園하야爲元寧寺하고獨處幽險하야不避狼虎하고修枯骨觀하다가微或倦弊라乃作小室하야周障荆棘하고裸坐其中하야動輒針刺케하고頭懸在樑하야以祛昏暝하더니適에台輔有闕하야門閥이當議나累徵不赴하니王이乃勅曰不就어던斬之하라藏이聞之하고曰吾寧一日을持戒而死언　不願百年을破戒而生이라하니事聞에上이許令出家하다乃深隱岩叢하야粮粒을不恤하니時有異禽이含果來供하야就手而喰이러라俄夢에天人이來授五戒어늘方始出谷하니鄕邑士女ㅣ爭來受戒하더라藏이自嘆邊生하고西希大化하야以仁平三年丙申（即貞觀十年也ㅣ라）歲로受勅하야與門人僧實等十餘輩로西入唐하야謁淸凉山하니山에有曼殊大聖塑相호대彼國에相傳云帝釋天이將工來彫也ㅣ러라藏이於像前에禱祈冥感하더니夢에像이摩頂하며授梵偈어늘覺而未解러니及旦에有異釋云（已出皇龍塔篇하다）하고又曰雖學萬敎나未有過此文이라하고以袈裟舍利等으로付之而滅（藏公이初匿之한새故로唐僧傳에不載니라）이어늘藏이知已蒙聖莂하고乃下北臺하야抵大和池라가入京師하니太宗이勅使慰撫하고安置勝光別院하야寵賜ㅣ頗厚라藏이嫌其繁하야啓表入終南雲際寺之東崿하야架岩爲室하고居三年에人神이受戒하야靈應이日錯이러라辭煩不載하노라旣而오再入京하니又蒙勅慰하고賜絹二百疋하야用資衣費러라貞觀十七年癸卯에本國善德王이上表乞還하니詔許하고引入宮하야賜絹一領과雜綵五百端하니東宮이亦賜二百端하고又多禮貺이러라藏하以本朝에經像이未充이라하야乞齎藏經一部와泊諸幡幢花蓋와堪爲福利者는皆載之하다旣至에泊擧國이歡迎하고命住芬皇寺（唐傳에作王芬이라）하야給侍ㅣ稠渥이러라一夏에講至宮中하야講大乘論하고又於皇龍寺에演菩薩戒本하

拂衣而行이라公이大慙하야視其所食하니盤中에解蔵이不滅이어늘公이甚異之하야歸奏於朝러니眞平王이聞之하고遣使徵迎하니宿이示臥婦床而寢이라中使ㅣ陋焉하야返行七八里라가逢師於途하야問其所從來하니曰城中檀越에赴七日齋라가席罷而來矣로라中使ㅣ以其語로進於上이어늘又遣人하야撿檀越家하니其事亦實이러라未幾에宿이忽死어늘村人이轝葬於耳峴(一作口峴이라)東이러니有村人이自峴西來者하야逢宿於途中하야問其何往하니曰久居此地할새欲遊他方爾로라相揖而別하고行半許里라가躡雲而逝러라其人이至峴東하야見葬者ㅣ未散하고具說其由하야開塚視之하니唯芒鞋一隻而已라今安康縣之北에有寺名惠宿하니乃其所居이오亦有浮屠焉이러라

釋惠空은天眞公之家傭嫗之子ㅣ니小名은憂助(蓋方言也ㅣ라)라公이嘗患瘡하야濱於死하야而候慰ㅣ塡衢하니憂助ㅣ年이七歲라謂其母曰家有何事하야賓客之多也오母曰家公이發惡疾하야將死矣어늘爾何不知오助ㅣ曰吾能右之로라母ㅣ異其言하야告於公하니公이使喚來하야至에坐床下하야無一語러니須臾에瘡이潰라公이謂偶爾라하야不甚異之러니既壯에爲公養鷹하니甚愜公意라初에公之弟ㅣ有得官赴外者ㅣ請公之選鷹하야歸治所러니一夕에公이忽憶其鷹하야明晨에擬遣助取之러니助ㅣ已先知之하고俄頃에取鷹하야昧爽에獻之하니公이大驚悟하야方知昔日救瘡之事ㅣ皆叵測也하야謂曰僕이不知至聖之托吾家하고狂言非禮로汙辱之하니厥後를何雪가而後에乃今願爲導師하야導我也하노라遂下拜하다靈異既著에遂出家爲僧하야易名惠空이라하고常住一小寺하야每猖狂大醉면負簣歌舞於街巷할새號를負簣和尙이라하고所居寺를因名夫蓋寺라하니乃簣之鄉言也ㅣ라每入寺之井中하야數月不出이라因以師名으로名其井하고每出에有碧衣神童이先湧이라故로寺僧이以此爲候하며既出에衣裳이不濕이러라晩年에移止恒沙寺(今延日縣吳魚寺니諺에云恒沙人이出世故로名恒沙洞이라)러니時에元曉ㅣ撰諸經疏라가每就師質疑하며或相調戲하더니一日은二公이沿溪하야掇魚蝦而啖之하고放便於石上하고公이指之曰汝屎吾魚라할새故로因名吾魚寺라하니或人이以此로爲曉師之語라하니濫也ㅣ로다鄉俗이訛呼其溪曰芼矣川이러라瞿旵公이嘗遊山이라가見公이死僵於山路中하니其屍膖脹하야爛生蟲蛆어늘悲嘆悲之러니及迴轡入城에見公이大醉歌舞於市中하며又一日은將草索綯하고入靈廟寺하야圍結於金堂與左右經樓及南門廊廡하고告剛司호대此索은須三日後에取之하라剛司ㅣ異焉而從之러니果三日에善德王이駕幸入寺하니志鬼心火出하야燒其塔하고唯結索處ㅣ獲免이러라又神印祖師明朗의所創金剛

一布帒하면錫이自飛하야至檀越家하야振拂而鳴하면戶ㅣ知之하고納齋費하야帒滿則飛還할새故로名其所住하야曰錫杖寺라하니其神異莫測이皆類此러라旁通雜藝로神妙絶比하고又善筆札하니靈廟寺丈六三尊과天王像과幷塔之瓦와天王寺塔下八部神將과法林寺主佛三尊과左右金剛神等이皆所塑也ㅣ오書靈廟法林二寺額하고又嘗彫磚하야造一小塔하며幷造三千佛하야安其塔하고置於寺中하야致敬焉하니라其塑靈廟之丈六也에自入定하야以正受所對로爲揉式하니故로傾城士女ㅣ爭運泥土하니라風謠에云　來如來如來如　來如哀反多羅　哀反多矣徒良功德修叱如良來如　至今土人이舂𥕛役作에皆用之하니蓋始于此라像의初成之費는入穀이二萬三千七百碩(或云口金時祖라)이러라議曰師는可謂才全德充하야而以大方으로隱於末技者也ㅣ로다

讚曰齋罷에堂前錫杖閑하니靜裝爐鴨自焚檀이로다殘經을讀了코無餘事하니聊塑圓容하야合掌看이로다

歸竺諸師

廣函求法高僧傳에云釋阿離那(一作耶라)跋摩(一作口라)는新羅人也ㅣ라初希正教하야早入中華라가思觀聖蹤하야勇銳ㅣ彌增이라以貞觀年中으로離長安하야到五天하야住那蘭陀寺하야多閱律論하며抄寫貝筴이라가痛矣歸心이所期를不遂하고忽於寺中에無常하니齡이七十餘러라繼此하야有惠業、玄泰、求本、玄恪、惠輪玄遊하고復有二亡名法師等이皆忘身順法하고觀化中天이라가而或夭於中途하고或生存住彼寺者나竟未有能復雞貴與唐室者로대唯玄泰師ㅣ克返歸唐이나亦莫知所終하니라天竺人이呼海東云矩矩吒䃜說羅라하니矩矩吒는言雞也ㅣ오䃜說羅는言貴也ㅣ니彼土에相傳云호대其國이敬雞神而取尊할새故로戴翎羽而表飾也ㅣ라하니라　讚曰　天竺天遙萬疊山하니　可憐遊士ㅣ力登攀을　幾回月送孤帆去하나　未見雲隨一杖還이로다

二惠同塵

釋惠宿이沈光於好世郎徒러니郎이旣讓名黃卷에師亦隱居赤善村(今安康縣에有赤谷村이라)을二十餘年하다時에國仙瞿足公이嘗往其郊하야縱獵一日이러니宿이出於道左하야攬轡而請曰庸僧이亦願隨從하니可乎아公이許之하니於是에縱橫馳突하고裸袒相先이라公이旣悅이러니及休勞坐하야數炮烹相餉호대宿이亦與啖嚙하야略無忤色이라가旣而進於前曰今有美鮮於此하니益薦之何오公이曰善타宿이屛人하고割其股置盤以薦하니衣血이淋漓라公이愕然曰何至此耶아宿이曰始에吾謂公은仁人也ㅣ라能恕己通物也ㅣ라하야故로從之爾러니今이察公所好컨대唯殺戮之耽하야篤害彼自養而已라豈仁人君子之所爲리오非吾徒也ㅣ라하고遂

은年이八十九요餘輩는皆七十已上이오用成은六十已上이라(云云次는不准이라) 歷代已來로當郡寺院에鵲岬已下中小寺院이三韓亂亡間에大鵲岬, 小鵲岬, 所寶岬, 天門岬, 嘉西岬等五岬이皆亡壞할새五岬柱를合在大鵲岬이라하고祖師知識(上文에云寶壤이라) 이大國傳法來還이라가次西海中이러니龍이邀入宮中하야念經하고施金點袈裟一領하며兼施一子璃目하야爲侍奉而追之하고囑曰于時에三國이擾動하야未有歸依佛法之君主하니若與吾子로歸本國鵲岬하야創寺而居하면可以避賊이오抑亦不數年內에必有護法賢君이出定三國矣리라하고言訖에相別而來還하야及至玆洞하니忽有老僧이自稱圓光이라하고抱印櫃而出하야 授之而沒(按圓光이以陳末로入中國이라가開皇間에東還하야住嘉西岬이라가沒於皇隆하니計至淸泰之初하면無慮三百年矣어늘今에悲歎諸岬이皆廢而喜見壤來而將興하고故로告之爾라) 이라於是에壤師ㅣ將興廢寺하야而登北嶺望之하니庭有五層黃塔이어늘下來尋之則無跡이라再陟望之하니有群鵲이啄地라乃思海龍鵲岬之言하고尋掘之하니果有遺塼이無數라聚而蘊成之에塔成而無遺塼이라始知前代伽藍墟也ㅣ러라畢創寺而住焉하고因名鵲岬寺러니未幾에太祖ㅣ統一三國하고聞師ㅣ至此하야創院而居하고乃合五岬田束五百結하야納寺하고以淸泰四年丁酉로賜額曰雲門禪寺라하고以奉袈裟之靈蔭하니璃目이常在寺側小潭하야陰隲法化하더니忽一年에亢旱하야田蔬ㅣ焦槁라壤이勅璃目하야行雨하니一境이告足이러니天帝ㅣ將誅不職하니璃目이告急於師한대師ㅣ藏於床下러니俄有天使ㅣ到庭하야請出璃目이어늘師ㅣ指前梨木하니乃震之而上天하니梨木이摧萎라龍이撫之卽蘇(一云師ㅣ呪之而生이라) 러니其木이近年에倒地할새有人이作楗椎하야安置善法堂及食堂하고其椎柄에有銘하니라初에師ㅣ入唐廻하야先止于推火之奉聖寺러니適에太祖ㅣ東征하사至淸道境하니山賊이嘯聚于犬城(有山岑이臨水峭立하니今俗이惡其名하니改云大城이라) 하야驕傲不格이라太祖ㅣ至于山下하야問師以易制之術하니師ㅣ答曰夫犬之爲物이司夜而不司晝하고守前而忘其後하니宜以晝로擊其北이니다祖ㅣ從之하니果敗降이라太祖ㅣ乃嘉其神謀하야歲給近縣租五十碩하야以供香火하니是以로寺安二聖眞容하고因名奉聖寺러니後에遷至鵲岬而大創하니終焉하니라師之行狀은古傳에不載나諺에云與石崛備虛師(一作毗虛라)로爲昆弟니奉聖石崛雲門三寺ㅣ連峯櫛比하야交相往還爾라後人이改作新羅異傳에濫記鵲塔璃目之事于圓光傳中하고系犬城事於毗虛傳하니旣謬矣오又作海東僧傳者ㅣ從而潤文하야使寶壤으로無傳하야而疑誤後人하니誣忘이幾何오

良志使錫

釋良志는未詳祖考鄕邑이나唯現迹於善德王朝하니錫杖頭에掛

不足一樽이니是는擇物也ㅣ라此亦唯其所用이오不求多殺이니此是世俗之善戒也ㅣ니라貴山等이曰自今以後로奉以周旋하야不敢失墜호리이다後에二人이從軍事하야皆有奇功於國家하니라又建福三十年癸酉(即眞平王即位三十五年也ㅣ라)秋에隋使王世儀ㅣ至하야於皇龍寺에設百座道場하고請諸高德說經에光이最居上首하다議曰原宗이興法已來로津梁을始置나而未遑堂奧하니宜以歸戒滅懺之法으로開曉愚迷라故로光이於所住嘉栖岬에置占察寶하야以爲恒規러니時有檀越尼ㅣ納田於占察寶하니今東平郡之田一百結이是也ㅣ라古籍이猶存하니라光이性好虛靜하야言常含笑하고形無慍色이러라年臘이旣邁에乘輿入內하니當時群彥이德義攸屬은無敢出其右者ㅣ오文藻之贍은一隅所傾이라年이八十餘에卒於貞觀間하고浮圖는在三岐山金谷寺ㅣ(今安康之西南洞也니亦明活之西也)ㅣ라하니라唐傳에云告寂皇隆寺라하나未詳其地하니疑皇龍之訛也ㅣ라如芬皇을作王芬寺之例也ㅣ로다據如上唐鄕二傳之文컨대但姓氏之朴薛과出家之東西ㅣ如二人焉하니不敢詳定이라故로兩存之하노라然이나彼諸傳記에는皆無鵲岬, 璃目與雲門之事어늘而鄕人金陟明이謬以街巷之說로潤文하야作光師傳하고濫記雲門開山祖寶壤師之事하야合爲一傳이어늘後에撰海東僧傳者ㅣ承誤而錄之라故로時人이多惑之할새因辨於此호대不加減一字하고載二傳之文이詳矣로라陳隋之世에海東人이鮮有航海問道者하며設有라도猶未大振이러니及光之後하야는繼踵西學者ㅣ憧憧焉하니光이乃啓途矣로다讚曰航海初穿漢地雲하니幾人이來往挹淸芬고昔年蹤跡이靑山在하니金谷嘉栖를事可聞이로다

寶壤梨木

釋寶壤傳에는不載鄕井氏族이나謹按淸道郡司籍컨대載天福八年癸酉(太祖即位第二十六年也) 正月日에淸道郡界里審使順英, 大乃末水文等의柱貼公文호대雲門山禪院長生이南은阿尼岾이오東은嘉西峴이오(云云) 同藪三剛主人은寶壤和尙이요院主는玄會요長老는貞座玄兩이오上座는直歲信元禪師(右公文은淸道郡都田帳傳准이라)라하고又開運三年丙辰에雲門山禪院長生標塔公文一道에長生이十一이니阿尼岾과嘉西峴과畝峴과西에北買峴(一作面知村이라)과北에鴈足門等이라하고又庚寅年에晉陽府에貼五道按廉使ㅣ各道禪敎寺院始捌年月形止를審檢成籍時에差使員東京掌書記李僐의審檢記에載호대正豐六年辛巳(大金年號니本朝毅宗即位十六年也ㅣ라) 九月郡中古籍裨補記에准淸道郡前副戶長李則禎戶在古人消息及諺傳記에載호대致仕上戶長金亮辛과致仕戶長旻育과戶長同正尹應과前其人珍奇等이與時上戶長用成等으로言語호대時太守李思老와戶長亮辛

면何敢不聽이리오神이曰吾已具聞이어늘法師는何須補說이리오但可默然하고見我所爲하라遂辭而去러니夜半에有聲이如雷震이라明日에視之하니山이頹塡比丘所在蘭若이러라神이亦來曰師見如何오法師對曰見甚驚怖라神이曰我歲ㅣ幾於三千하야神術이最壯하니此是小事라何足爲驚이리오但復將來之事를無所不知오天下之事를無所不達이라今思法師ㅣ唯居此處하면雖有自利之行이나而無利他之功하야現在에不揚高名하고未來에不取聖果하리니盍採佛法於中國하야導群迷於東海오對曰學道中國이本是所願이나海陸이逈阻하야不能自通而已로다神이詳誘歸中國所行之計라法師ㅣ依其言하야歸中國하야留十一年에博通三藏하며兼學儒術하고眞平王二十二年庚申 三國史에云明年辛酉에來라 에師將理策東還할새乃隨中國朝聘使하야還國하다法師ㅣ欲謝神하야至前住三岐山寺러니夜中에神이亦來하야呼其名曰海陸途間에往還이如何오對曰蒙神鴻恩하야平安到訖이로라神이曰吾亦授戒於師하야仍結生生相濟之約호리라又請曰神之眞容을可得見耶아神이曰法師ㅣ若欲見我形이어든平旦에可望東天之際하라法師ㅣ明日에望之하니有大臂ㅣ貫雲하야接於天際러라其夜에神이亦來曰法師ㅣ見我臂耶아對曰見已로니甚奇絶異러라할새因此로俗號臂長山이라하다神이曰雖有此身이나不害無常之害라故로吾某月日에捨身某嶺하리니法師는來送長逝之魂하라待約日하야往看하니有一老狐ㅣ黑如染하고但吸吸無息이러니俄然而死러라法師ㅣ始自中國來에本朝君臣이敬重爲師하고常誦大乘經典하니此時는高麗, 百濟ㅣ常侵邊鄙하니王이甚患之하야欲請兵於隋 宜作唐이라 하야請法師하야作乞兵表러니皇帝ㅣ見하고以三十萬兵으로親征高麗하니自此로知法師ㅣ旁通儒術也ㅣ러라享年이八十四에入寂커늘葬明活城西라하고又三國史列傳에云賢士貴山者는沙梁部人也ㅣ라與同里箒項으로爲友라二人이相謂曰我等이期與士君子로遊하니不先正心持身이면恐不免招辱이라盍問道於賢者之側乎아時에圓光法師ㅣ入隋回하야寓止嘉瑟岬 或作加西又嘉栖하니皆方言也ㅣ라岬은俗古尸云니故或云古尸寺라하니猶言岬寺也ㅣ라今雲門寺東九千步許에有加西峴하니或云嘉瑟峴이오峴之北洞에有寺基하니是也ㅣ라 이라二人이詣門하야進告曰俗士ㅣ顓蒙하야無所知識하니願賜一言하사以爲終身之誡하소서光이曰佛敎에有菩薩戒하야其別이有十이나若等은爲人臣子하야恐不能堪이라今有世俗五戒하니一曰事君以忠이오二曰事親以孝요三曰交友有信이오四曰臨戰無退요五曰殺生有擇이니若等이行之無忽하라貴山等이曰他則既受命矣어니와所謂殺生有擇은特未曉也ㅣ로소이다光이曰六齋日과春夏月에不殺이니是는擇時也ㅣ오不殺使畜이니謂馬牛雞犬이오不殺細物이니謂肉

結을不形하며而箋表啓書와往還國命이並出自胸襟하니一隅ㅣ傾奉하야皆委以治方하고詢之道化하니事異錦衣하나情同觀國하야乘機敷訓에垂範于今하다年齒ㅣ既高에乘輿入內하야衣服藥食을并王手自營하고不許佐助하야用希專福하니其感敬이爲此類也ㅣ러라將終之前에王親執慰하니囑累遺法하고兼濟民斯로爲說하니徵祥이被于海曲이라以建福五十八年으로少覺不悉러니經于七日하야遺誡淸切하고端坐하야終于所住皇隆寺하니春秋는九十有九라即唐貞觀四年也(宜云十四年이라) 러라當終之時하야寺東北虛中에音樂이滿空하고異香充院하니道俗이悲慶하야知其靈感하고遂葬于郊外할새國給羽儀하야葬具ㅣ同於王禮러라後有俗人이兒胎死者하니彼土諺云호대當於有福人墓에埋之하면種胤이不絶이라할새乃私瘗於墳側이러니當日에震此胎兒하야擲于塋外하니由此로不壞敬者하야率崇奉焉이러라有弟子圓安하니神志機穎이라性希歷覽하고慕仰幽求하야遂北趣九都하고東觀不耐하며又西燕魏하고後展帝京하야備通方俗하고尋諸經論하야跨轢大綱하며洞淸纖旨하고는晩歸心學하야高軌光塵하야初住京寺하니以道로素有聞이라特進蕭瑀ㅣ奏請하야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하고四事供給을無替六時矣러라安이常叙光云호대本國王이染患하야醫治不損이라請光入宮하야別省에安置하고夜別二時에爲說深法하야受戒懺悔하니王이大信奉이러니一時는初夜에王이見光首하니金色이晃然하야有象日輪이隨時而至하니王后宮女ㅣ同共觀之라由是로重發勝心하고克留疾所하야不久에遂差하다光이於辰韓馬韓之間에盛通正法하고每歲再講하야匠成後學하고襯施之資는並充營寺하고惟餘衣盋而已러라(載達函이라)

又東京安逸戶長貞孝家에在古本殊異傳하니載圓光法師傳호대曰法師의俗姓은薛氏니王京人也라初爲僧하야學佛法하고年이三十歲에思靜居修道하야獨居三岐山이러니後四年에有一比丘ㅣ來하야所居不遠에別作蘭若하고居二年하니爲人이強猛하고好修器術이러라法師ㅣ夜에獨坐誦經하더니忽有神이呼其名하며善哉善哉라汝之修行이여凡修者는雖衆이나如法者는稀有로다今見隣有比丘ㅣ徑修器術호대而無得하고喧聲惱他靜念住處하며礙我行路하야每有去來에幾發惡心하니法師는爲我語告하야而使移遷하라若久住者ㅣ면恐我忽作業罪하노라明日에法師ㅣ往而告曰吾於昨夜에有聽神言하니比丘는可移別處하라不然이면應有餘殃이니라比丘ㅣ對曰至行者는爲魔의所眩하나니法師는何憂狐鬼之言乎아其夜에神이又來曰向我告事를比丘ㅣ有何答乎아法師ㅣ恐神嗔怒하야自對曰終未了說이니若强語者ㅣ

三國遺事卷第四

義解第五

圓光西學

唐續高僧傳第十三卷에載호대新羅皇隆寺釋圓光의俗姓은朴氏
니本住三韓하니卞韓辰韓馬韓이니光은卽辰韓人也ㅣ라家世海
東하야祖習이綿遠하고而神器恢廓하야愛染篇章하고校獵玄儒
하며討讎子史하니文華ㅣ騰翥於韓服이나博涉이猶愧於中原이
라遂割略親朋하고發憤溟渤하야年二十五에乘船造于金陵하니
有陳之世ㅣ號稱文國이라故로得諮考先疑하고詢猷了義하야初
聽庄嚴旻公弟子講하니素霑世典에謂理窮神이러니及聞釋宗에
反同腐芥라虛尋名敎ㅣ實懼生涯할새乃上啓陳主하야請歸道法
하니有勑許焉하다旣爰初落采에卽禀具戒하고遊歷講肆하야具
盡嘉謀하고領牒微言을不謝光景할새故로得成實涅槃하야蘊括
心府하니三藏釋論을編所披尋이오末又投吳之虎丘山하야念定
이相沿에無忘覺觀하니息心之衆이雲結林泉이나幷以綜涉四含
에功流入定하니明善은易擬나筒直難虧라深副夙心하야遂有終
焉之慮할새於卽頓絶人事하고盤遊聖迹하야攝想靑霄하고緬謝
終古하다時有信士ㅣ宅居山下러니請光出講이어늘固辭不許하
나苦事邀延이라遂從其志하야創通成論하고末講般若하니皆思
解ㅣ俊徹하야嘉聞이飛移라兼糅以絢彩하야織綜詞義하니聽者
ㅣ欣欣하야會其心府라從此로因循舊章하고開化成任하야每法
輪이一動에輒傾注江湖하니雖是異域이나通傳而沐道하야頓除
嫌郄이라故로名望이橫流하야播于嶺表하야披榛負橐而至者ㅣ
相接如鱗이러라會에隋后ㅣ御宇하야威加南國하니歷窮其數에
軍入楊都라遂被亂兵이將加刑戮이러니有大主將이望見寺塔이
火燒하고走赴救之하니了無火狀이오但見光이在塔前하야被縛
將殺이라旣恠其異하고卽解而放之하니斯臨危達感이如此也러
라光이學通吳越하고便欲觀化周秦하야開皇九年에來遊帝宇하
니値佛法이初會에攝論이肇興이라奉佩文言하고振績微緒하며
又馳慧解하야宣譽京埠하니勣業이旣成에道東을須繼라本國이
遠聞하고上啓頻請이어늘有勑하야厚加勞問하고放歸桑梓하니
光이往還累紀에老幼ㅣ相欣하고新羅王金氏ㅣ面申虔敬하야仰
若聖人이러라光이性在虛閑하고情多汎愛하며言常含笑하고慍

等三位前에立寶供養條諺傳에[illegible]欣伯欣二人이捨家爲寺할새因名曰伯嚴이라하고仍爲護法神이라 요金堂藥師前木鉢에月朔遞米供養等이라已下는不錄하노라

靈鷲寺

寺中古記에云新羅眞骨第二十一主神文王代、永淳二年癸未本文에云元年은誤라에宰相忠元公이萇山國即東萊野縣이니亦名萇山國이라溫井에沐浴하고還城次에到屈井驛桐旨野하야駐歇하더니忽見一人이放鷹而逐雉하니雉飛過金岳하야는杳無蹤跡이라聞鈴尋之하야到屈井北井邊하니鷹은坐樹上하고雉는在井中하고水는渾血色이오雉縣는開兩翅하야抱二雛焉하니鷹이亦如相惻隱하야而不敢攫也ㅣ러라公이見之하고惻然有感하야卜問此地하니云可立寺라할새歸京啓於王하야移其縣於他所하고創寺於其地하야名靈鷲寺라하다

有德寺

新羅太大角干崔有德이捨私第爲寺하고以有德으로名之러니遠孫三韓功臣崔彥撝ㅣ掛安眞影하고仍有碑云이라

五臺山文殊寺石塔記

庭畔石塔은盖新羅人의所立也ㅣ라制作이雖淳朴不巧나然이나甚有靈響하야不可勝記라中에一事를聞之컨대諸古老ㅣ云호대昔에連谷縣人이具舡沿海而漁하더니忽見一塔이隨逐舟楫하니凡水族이見其影者는皆逆散四走하니以故로漁人이一無所得이라不堪憤恚하야尋影而至하니盖此塔也ㅣ러라於是에共揮斤斫之而去하니今此塔이四隅皆缺者는以此也ㅣ라할새予ㅣ驚歎無已하노라然이나怪其置塔이稍東而不中하야於是에仰見一懸板하니云호대比丘處玄이曾住此院이라가輒移置庭心하니則二十餘年間은寂無靈應이러니及日者ㅣ求基抵此하야乃歎曰是中庭地는非安塔之所니胡不移東乎아하야늘於是에衆僧이乃悟하고復移舊處하니今所立者ㅣ是也ㅣ라余非好怪者나然이나見其佛之威神이其急於現迹利物이如此하고爲佛子者ㅣ詎可默而無言耶아時는正豊元年丙子十月　日에白雲子는記하노라하엿더라

三國遺事卷第三終

場僧衆이不得安心하야側觀入田하며稠足寺院이라如公山地藏寺는入田이二百結이오毗瑟山道仙寺는入田이二十結이오西京之四面山寺는各田一十結이로대例皆勿論有職無職하고須擇戒備才高者하야社中衆望으로連次住持焚修하야以爲恒規라하니弟子ㅣ聞風而悅하노라我此天龍寺도亦於社衆之中에擇選才德雙高하고兼爲棟樑하야差主人하야鎭長焚修하라具錄文字하야付在剛司하노니自當時主人으로爲始하야受留守官文通하야示道場諸衆하노니宜名知悉하라重熙九年六月日이라하고具銜을如前署러라按重熙는乃契丹興宗年號니本朝靖宗七年庚辰歲也ㅣ러라

鍪藏寺彌陀殿

京城之東北二十許里、暗谷村之北에有鍪藏寺하니第三十八元聖大王之考大阿干孝讓追封明德大王之爲叔父波珍飡追崇하야所捌也ㅣ라幽谷이逈絶하야類似削成하고所寄冥奧하야自生虛白하니乃息心樂道之靈境也ㅣ러라寺之上方에有彌陀古殿하니乃昭成(一作聖이라)大王之妃桂花王后ㅣ爲大王先逝하야中宮이乃充充焉皇皇焉하야哀戚之至에泣血棘心하야思所以幽贊明休하고光啓玄福者라가聞西方에有大聖하니曰彌陀라至誠歸仰하면則善救求迎이라하니是眞語者ㅣ라豈欺我哉시리오하샤乃捨六衣之盛服하시며罄九府之貯財하샤召彼名匠하야敬造彌陀像一軀하고幷造神像以安之하노라先是에寺有一老僧이忽夢眞人이坐於石塔東南岡上하야向西爲大衆說法하고意謂此地는必佛法所住也ㅣ라하야心秘之而不向人說하니嵒石이巉崪하고流澗이激迅하야匠者ㅣ不顧하고咸謂不臧이러니及乎辟地하야乃得平坦之地하니可容堂宇라宛似神基하니見者ㅣ莫不愕然稱善이러라近古來에는殿則壞圮하고而寺獨在러라諺傳에太宗統三已後에藏兵鍪於谷中할새因名之라하니라

伯嚴寺石塔舍利

開運三年丙午十月二十九日에康州界任道大監柱帖에云伯嚴禪寺는坐草八嶺하고(今草溪라)寺僧侶遊上座의年이三十九云이러라寺之經始則不知나但古傳에云前代新羅時에北宅廢基를捨置玆寺러니中間에久廢라가去戊寅年中에沙木谷陽孚和尙이改造하고住持라가丁丑에遷化하고乙酉年에曦陽山兢讓和尙이來住十年이라가又乙未年에却返曦陽하니時에有神卓和尙이自南原白嵒藪로來入當院하야如法住持하고又咸雍元年十一月에當院住持得奧微定大師釋秀立이定院中常規十條하고新竪五層石塔하야眞身佛舍利五十二粒을安邀하고以私財로立寶하야追年供養케하니條第一에는當寺에護法敬僧하는嚴欣伯欣兩明神과及近岳

三國遺事紀異卷第三

南月山 亦名甘山寺라

寺는京城東南二十許里에잇스니「金堂主彌勒尊像火光後記」에云、開元七年己未二月十五日에重阿喰金志誠이亡考仁章一吉干과亡妣觀肖里夫人을爲하야甘山寺一所와石彌勒一軀를建造호대愷元伊湌과弟、懇誠小舍와玄度師와姊、古巴里와前妻古老里와後妻阿好里와兼庶族及漢一吉喰과一幢薩喰과聰敏大舍와妹首肹買等으로同營玆善하야亡妣肖里夫人古人成之東海攸友邊散也古人成之以下는文未詳其意나但事古文而已로라下도同이라라하고「彌陀佛火光後記」에云重阿喰全志全이일즉이尙衣로奉御하고又執事侍郎으로年이六十七에致仕閑居하야國主大王과伊喰愷元과亡考仁章一吉干과亡妃와亡弟小舍梁誠과沙門玄度와亡妻古路里와亡妹古巴里를밧들며또妻阿好里等을爲하야捨甘山莊田하야伽藍을세우고石彌陀一軀를仍造하야奉爲亡考仁章一吉干古人成之東海攸友邊散也라하다 按帝系컨대金愷元은乃太宗春秋之弟太子愷元角干也ㅣ라乃文熙之所生也ㅣ오誠志全은乃仁章一吉干之子요東海攸友는恐法敏을葬東海也ㅣ라

天龍寺

東都南山之南에有一峯이屹起하니俗云高位山이오山之陽에有寺하니俚云高寺라하고或云天龍寺라「討論三韓集」에云鷄林土內에客水二條와逆水一條가잇스니其逆水客水二源이不鎭天災면則致天龍覆沒之災라하고俗傳에云逆水者는州之南馬等烏村南流川이是오又是水之源이致天龍寺하니中國來使樂鵬龜ㅣ來見云破此寺면則國亡이無日矣라하며又相傳云昔有檀越이有二女하니曰天女요龍女라二親이爲二女하야創寺하고因名之하니境地ㅣ異常하야助道之場이라羅季에殘破ㅣ久矣러니衆土寺大聖의所乳崔殷誠之子는承魯요魯ㅣ生肅하고肅이生侍中齊顔하니顔이乃重修起廢하고仍置釋迦萬日道場하니受朝旨와兼有信書願文이留于寺하고既卒에爲護伽藍神하야頗著靈異러라其信書畧에曰檀越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柱國崔齊顔은狀하노니東京高位山天龍寺ㅣ殘破有年이라弟子ㅣ特爲聖壽天長하며民國安泰之願으로殿堂廊閣과房舍厨庫를已來에興構畢具하고石造泥塑聖像數軀하고開置釋迦萬日道場하노이다既爲國修營이라官家ㅣ差定主人도亦可나然이나當遞換交代之時하야道

朴公達과詩酒로질기다가卒하니라(己卯錄)

朴紹

○羅州繙南縣人이라字는彥冑요高麗直臣尙衷의後니眞率하야거짓함이없고表裏가如一하야보난者가다玉人이라하며뜻을돗타이하야예를조와하고또文藻가잇어서別科에被薦되니몬저式年壯元에올나서禍를免하니라庚寅에司諫이되여同僚와金安老를내침을議論하야明日에啓하기로言約하엿더니權輗가大諫이되고蔡無擇이正言이되어仕罷한지라公이벗任捷을가서보고말하니捷이갈오대君의同席한者를다미들수잇느뇨하야公이愕然하니처음에蔡無擇이그의黨이임을혜아리지못함이라곳大諫의집에가서몬저正言을쫏침을꾀할새正言이權家에임의이른지라마음이줄곳한갈가터서翌日에敗함을보고陝川田里에도라가서卒하니아들應男、應福은다登科하야大憲이되고應順은國舅로潘城府院君을封하엿스며孫은東賢、東老와東善、東說、東望、東亮이오曾孫은垣、燁、炡、潢、瀞니登科하야만이宰相에이르니라(己卯錄)

朴光佑

○字는國耳요스사로號를昭堂이라하니글에能하야붓을잡으면서일우더니己卯禍가나던날에都中이무리를言約하야上劄伸寃하려하니公이붓을잡고조희를臨하매文詞가湧出하야十餘度를지은것이詞意가다懇惻하더라뒤에乙酉甲科에올나항상散官으로調用하더니乙巳의變에司諫으로杖下에죽으니라

朴亘卿

○典翰으로臺官을兼帶하고湖南場屋을가서檢査할새高臥南陽이란題目을내어서試士하더니조금잇다가서울노부터批草가와서亘卿이南陽府使가되니사람이말하되詩讖이라하다(叢話)

海東雜錄一 終

救함이더라吏曹判書安瑭이大臣의議論이朝廷에行하지못함을恒常憤히여겨啓하야갈오대朴祥、金淨이求言하시난下敎를밧드러정성을다하야말하엿삽거날이제一二人의말노도리혀嚴譴을더하시니이것은言路를막고士氣를沮喪하게하야萬世의譏弄함을씻치난것이니다하니李權이安瑭을反駁하야國家를그릇치게한다하매朝野之士가喪膽畏縮하야말을諱하는지라丙子에放還하고己卯에排斥함을입다

○沈貞이逍遙亭을짓고두루一時名作을求하야縣板할새公의詩에갈오대半山排案俎、秋壑閣樽盃。라하니貞이떼어버리다

○訥齋가일즉이갈오대南袞은小人之雄이라處事함을奸巧히하야人主가蠱惑하되스사로그쏫을께닷지못한다하더라(本錄)

○訥齋가詩文을짓되熟軟함을질겨하지아니하고陳言을버리기를힘쓰고홀노古作者를쌰러무리하매源流가混渾하고氣力이雄勁하더라(行迹)趙靜庵이湖南으로귀양가니朴訥齋가詩를주어갈오대分手院前曾把手、恠君黃閣落朱崖。朱崖黃閣莫分別、才到九原無等差。라하다(丙丁錄)趙靜庵을賜死하매訥齋가詩로울어갈오대不謂南臺舊紫衣、牛車草草故鄕歸。他年地下相逢處　莫說人間是與非。라하다(本集)

朴公達

○江陵人이라字는大觀이니薦科에올나벼살이佐郞에이르러罷하고江陵에世居하야三可亭朴遂良과酒朋이되어恒常雙蘭亭을품쇼忘形縱酒하야날노하니두집사이에물이잇서때로或漲溢하야건너지못하면각각崖上에서隔水對坐하야盞을들어서로勸하고興盡하면그치난지라遂良이詩를주어갈오대三五綱常於我何、一鄕專美在君多。世人一樣看雙老、逢直誰知賴依庥。라하고遂良이몬저卒하니公이祭文을지어哭하며갈오대宦海風波는黃兎之年(己卯)을만난지라君이임의脫屣하고내가또한家食하야朱陳古村에개가지즈며닭이울고三間內屋이한시내에南北으로잇더니하늘이엇지돕지아니하야네가죽으뇨雙間亭의달이萬古에길게밝다하고나히八十餘에卒하니尙震이關果을按察하다가일즉이그집을찻고사람에게말하야갈오대이사람은玉壺에秋水와갓다하더라(己卯錄)

朴遂良

○江陵人이오字는君擧니朴訥하야빗이남이업고孝行이甚히도타옵더니燕山朝에短喪하야法이嚴하거날遂良이母喪을當하야오히려衰服하고三年을廬墓하엿더니我　中廟께서旌閭함을命하시고遺逸노龍宮縣監을하이신대剖決함이흘느는물가텨서官庭에訟事가업더니己卯에罷歸하야스사로號를三可亭이라하고

億香에게坐罪하야羿歸治療하더니죽지아니함을엇고洛東江上에小亭을지어일홈하야갈오대松堂이라하더니뒤에慶尙兵使가되고얼마아니하야卒하니라

○處士趙廣輔가識見이高明하야佯狂으로자취를감추더니燕山朝에任士弘이用事하매處士가憤怒하야松堂더러좀놈을죽이지아니하나뇨나는맛당히너를죽이리라하니松堂이갈오대一賊을베혀國患을없새난것은진실노甘心하난것이라그러나뒤에史記의써갈오대盜賊하야죽이엿다하면엇지할것이뇨한대處士가웃더라

○松堂이卒하매李晦齋가輓章을지어올며갈오대天不喪斯文、東隅尙有人。淵源元有自、英邁又超倫。窮探極遐妙、高步入眞純。活人憑餌藥、醫國秘經綸。遲暮時逢泰、風雲道更屯。丹心天北極、素髮海東濱。愚陋蒙曾擊、乖離炙未親。忽聞仙路遠、長慟大論湮。秋晩西行路、三盃但沾巾。이라하다(野言)

○朴英이　上에압헤잇서서白馬를柳枝에매인것이잇는지라詩를지어올니니白馬寒嘶繫柳梢、將軍無事劒藏鞘。國恩未報身先老、夢踏關山雪未消。라하엿거날　上이特別히그白馬를주시다(本集)

朴誾

○高靈人이라字는仲說이요號는挹翠軒이니燕山朝登第하야弘文修撰이되고文章이世上에일홈나더니乙丑에言事하다가東萊로귀양가서被殺되니나히二十七歲라文集이잇서世間에行하다

○白岳山麓에白雲岩과萬里瀨가잇스니南止亭의집이라朴誾이일홈짓고詩를써갈오대主人有峯、𣡕吾家之薰爐。主人有磵石吾家之蒼溜。라하다(勝覽)

朴祥

○忠州人이니字는昌世요號는訥齋라燕山辛酉에登第하니天性이倜儻하야甚히氣節이잇고詩語가雄剛奇古하더니일즉이潭陽을직힐새金冲庵과聯名上疏하야愼氏復位함을請하다가罪를입고丙戌에重試하고羅州特使로監司의屈辱한바되어罷職하고田舍에도라와忿恚하야卒하니文集이잇써世間에行하다

○性이簡伉하야許可함이적고嫉惡하난마음이天性에나서이렴으로朝廷에容納하지못하니라乙亥二月에金淨과上疏하야愼氏의復位함을請하다가王獄에拿致하니大諫李荇과大憲權敏이邪論으로指目하고死罪로비겨究治함을힘써請하니일이거의不測한지라左議政鄭光弼이朝廷을거느리고救하야갈오대말이비록맛지못하엿스나罪를주어言路를막지못한다하니八月에刑杖一百을처서徒配할새告身(職牒)을모다빼서刑杖을贖함은大臣의

뜻은그러하지아니하나사람의거리씬배되여敢히別노뜻을上達치못하엿사오니罪當萬死로소이다한대 上이갈아사대뜻에그르면그때에곳陳達함이可하거날임의그러지못하고이제나의뜻이본대이갓지아니하다하니엇지올흐리요하시니世憙가汗出沾背하야欲死無地하더라

朴薰

○密陽人이니어려서부터여럿을좃차遊戲하지아니하고弄玩의諸具를손에 갓가히아니하야 사람이큰그릇으로 指目하더니九歲에아버니를일흐매發憤하야學問에힘써서義理를精히研究하고旁通諸史하야貫穿하지아니함이업더니甲子에司馬를맛치고戊寅에薦擧로義盈庫主簿를식히시매母夫人을爲하야고을을비니말하난者가臺閣이맛당하다하야監察이되엿다가持平으로옴기고薦科에올나掌令이되며檢詳司諫을지내고同副承旨를하엿더니禍가이러나매被囚되여처음에星州로귀양가서義州로옴긴지十三年에安岳으로量移하엿더니後三年에放歸田里하매母夫人이오히려在堂한지라母子가오래阻隔함을압흐게게역이여졋흘떠나지아니한지五年에耳目之藥과甘旨之奉을極盡히하고大故를當하매哀毁하야病을어더服中에卒하니淸州사람이書院을세워祭祀지내다(己卯錄)

朴英

○密陽人이라字는子實이오號는松堂이니少時에倜儻不羈하야武科를맛첫더니벼살을버리고물너와서折節讀書하야집히自得의妙함이잇더니戊寅에朝廷으로도라와서벼살이兵曹叅判에이르럿더니己卯禍가이러나매排斥하야外官이되고晩年에鄭新堂과서로조와하야甚히相長하난질거움이잇스며醫藥에精하야家僮으로恒常藥을캐어사람의病을救하고白鹿洞規註疏가잇서世間에行하다

○松堂이少時에武科를取하엿다가벼살을버리고故鄕에도라오니德容이粹盎하고後學을勸誨하매自得하난것으로몬저를삼어그著述한詩文이모다悟透한말이요더욱醫術에精하더니戊寅에承旨가되매權撥이啓하야갈오대朴英이醫術에精通하다하야御藥을監劑함을請하니公이굿게謝讓하니時議가둘을다아름다히역이니內醫提調는大典에承旨가兼한다하니都承旨의例兼이더라己卯에兵曹叅判으로庚辰에金海府使가되매百姓金億香이屈怨함을訟事할새公과慶州府尹柳仁淑이執政者를물니침을꾀하엿다誣告하야拿致酷訊할새公이因한바를알지못함으로여러번刑罰을밧어서碎봅하는대이른더위에비로소億香의告함을알고暴白하니赴任後에仁淑과億香의訟屈한일을보지못하고도리혀

○朴元宗이장차燕山을廢할새勇士李蓀으로愼守勤을방맹이로처서守勤이싸에써러지거날一奴가잇서그우를덥고몸으로방맹이를當하매蓀이아울너처서죽이니元宗이柳成二公과靖國함을쐐하야遐氓賤隷가公의姓名을일커러或朴爺朴爺하고부르더라(二樂亭集)

○豪貴한대에나서武藝로發身하야不學無術하고不拘名檢하더니大拜하매衆望을누르지못함을스사로헤아리고恒常折節謙恭하더라(陰崖雜記)元宗의사람됨이麁厲하야燕山을廢한功을記錄할쌔에瑣瑣한姻婭로다鐵券을밧고賂物의만코적음으로立功의高下를차례하야連車續狗하난譏弄이만히잇더라(同上)朴元宗이李蓀으로愼守勤等네사람을처죽일새피가뛰어낫에가득하고衣服이다붉거날그功을피뭇은것으로하려하야數日을낫씻지아니하니보난者가醜하게역이더라(同上)

○燕山이장차長湍石壁에서놀새朴元宗이成柳兩公과이날擧事함을言約하엿더니倉卒하야軍士가업난지라役夫를몰고곳光化門압헤나가서말을세우고陣을이룰새元宗이붓채를둘너指揮하매容止가鬼神갓더라(同上)

○元宗이不學無術하야麁厲한氣色이밧게보이여비록上의압헤잇서도指論함이한번그뜻을거슬니면形色에드러나서敢히스사로감추지못하더라(稗言)

○成希顏이장차燕山을廢할새朴公이큰일을할만한하다하야한가지하려하되交分이업난지라이웃에武人辛允武란者가잇서元宗과親密하야希顏이允武로말하게하니平城이뛰어이러나서갈오대이것은내가본대蓄積한배라하더니昌山이날이어두어平城의집에이르러각각痛哭하야갈오되男兒에死生이命의잇스니엇지宗社의위태함이朝夕에잇슴을보고救援하지안으리요하니라(野言)

朴漢柱

○密陽人이라字는天支니스사로號를迂拙子라하고일즉이佔畢齋門下에遊學하더니我　成廟朝에登第하야正郞獻納을지내고燕山戊午에碧潼으로귀양갓다가甲子에被殺되매　中廟께서卽位하사都承旨를命贈하시다

朴世熹

○商山人이라字는而晦니我　中廟甲戌에狀元하야벼살이承旨에이르렀더니己卯禍가나매靜庵과한가지獄에갓첫다가뒤에江界에귀양가서謫所에서卒하다

○丙子三月初八日에正言朴世熹가辭職하야갈오대臣이前에副修撰이되엿슬쌔에直提學金安老가兩是의말을내매當初에臣의

리요하고서로酬唱하야깃버함을故舊와가치하며다詩를지어簇子에써서주니이럼으로몸은海外에잇스나일홈이中國에들니다(三灘集)我　光廟朝때에琉球國에서使臣을보내니　上이別宮에서보실새朴元亨이儐이된지라使臣이左右에게일너갈오대朴某는眞所謂束帶하고朝廷에잇서賓客과말할者라하더라(同上)

○我　光廟末年에帝께서本國이李滿住를처서버힘으로內宦姜沃等을보내어詔勅하야褒奬하시니그때에朴元亨이遠接使가된지라　上이잔채를罷하시고更衣堂에나오시매드러가서일을알욀새　上이冠을쓰시지안흔지라드러감을더듸하니　上이바라보시고左右를急히命하사冠帶를가져오라하시고갈아사대나의汲黯이라하시다(誌序)朴元亨이明達諳練하야華使張寧이오매公이다擯이되어周旋交際에모다망당한지라張使가公에게말하야갈오대그대의才操로春秋때에낫스면叔向、子產에게(叔向은晋大夫、子產은鄭大夫)네리지아니하리라하더라(筆苑)

○朴政承元亨이子弟를가라치매法이잇서그아들安性이生日에獻壽하니公이밤이되도록술을마시고安性을불너詩를지어갈오대今夜燈前酒數巡、決年三十二青春。吾家舊物惟淸白、好把相傳無限人。이라하니비록杯酒之間이라도浮浪流蕩함이업고警責詔敎의뜻이잇더라(摭言)朴元亨이다섯번遠接使가되니天訓元年에陳鑑、高潤이요三年에陳嘉猷요四年에張寧、武忠이요八年에金湜、張城이요成化四年에姜玉、金黼이더라(行狀)

朴錫命

○順天人이니府院君天祥의孫이라文藝로낫타나서일즉이承旨가되엇더니黃喜를薦擧하야代身하니사람이사람을안다일컷더라我　太宗朝에佐命功臣에참네하야平陽府院君을封하고謚를文肅이라하다

○少時에我　太宗과이불을갓치덥고잘새錫命이꿈에黃龍이겻헤잇슴을보고깨어보니　上이라일노부터奇異히역이어서로벗하야더욱厚하게하더니即位하시매寵幸함이隆極하야近代人臣에比하리가업더라(叢話)承旨가되엿슬때에　太宗이갈아사대누가그대의喉舌之任을代身할고하시니錫命이갈오대朝臣에可한사람이업고오즉丞樞都事黃喜가可하니이다하야　上이쓰시고얼마아니하야代身으로承旨가되어서맛침내名相이되니世上에서朴이사람을안다하더라(同上)

朴元宗

○順天人이라字는伯胤이요平陵君仲善의아들이라武藝로낫타나서燕山이昏亂할때에成希顏、柳順汀과靖國함을꾀하야벼살이領議政에이르고謚를武烈이라하다

를둡이각각處所가잇고丹碧으로담을둘니매빗나되奢侈스럽지아니한지라매양時祀와忌日에公이반듯이深衣를입고그집에드러가齋戒하고공경하며정성스러이하야祭亨지내매다禮經을좃고또佳辰을만나면반듯이술을두고客을불너서詩를짓고노래하야鄕黨에집버함이洽足하고늣게禪學을조와하야그마음을淡泊하게하고事物노얽히게아니하니大抵그性禀이高明하야聲利를멀니하난者라中樞朴公堧이그堂을일홈하야갈오대雙淸이라하고詩를지으니安平大君이또좃차和答한지라내가듯고옷깃을염이며갈오대이럼으로雙淸之說이잇나뇨伯夷는聖의淸者라公이伯夷의風度를듯고興起하엿나뇨大抵바람은귀로듯고달은눈으로보나니사람이、다두物件의맑음을알되나의한마음을알지못하야저것을부러워하지아니하난者가잇스니엇지그아난者가엇지알지못하난者로더부러比하지아니함을알니오이제公의奉先之敬과接賓之興을보니그自樂之趣를알지라그러나壕上觀魚의樂을莊子(莊周)가고기의질겨함을알지못하고惠子(惠施)도또한알지못하엿스니내가엇지敢히그涯涘를엿보리요公의令胤主簿가繼祀할새내가末屬에잇슴으로鄙拙함을더러히역이지아니하고記錄하라함으로그말을듯고記錄하노라

朴弘信

○我　英廟初年에朴弘信이그兄彥忠을좃차對馬島를치다가不利하고도라오니　上이弘信에게일너갈아사대내가彥忠의勇猛함을앎이오랜지라너도武材가잇스니참伯仲이라하시고諸宰가다투어慰藉하야갈오대君의兄弟가完顏(金虜)의種이아니거날엇지그驍健絕人함이이가트뇨하더라(叢話)

○朴弘信傳에갈오대六月의軍師를이륵히어、溟의險함을건너서그空虛함을틈타서그老倪를잡으려하엿스니이것은兵法에더욱웃듬이라하다(傳跋)彥忠은短小하고勇悍하며弘信은豐大하고寬厚하며彥忠은술을입에갓가히아니하고弘信은잘마시어서사람말하되二反이라하더라(本集)우리의배는遲重하고盜賊의배는輕迅하야帆風이드날니면一瞬之間에千里를간다하다(弘信傳跋)

朴元亨

○竹山人이라字는之衢요號는晩節堂이니我　英廟朝에登第하야文藝로나타나고淸儉律身하며我　光廟朝에벼살이領議政에이르며오래文衡을지내고謚를文憲이라하다

○正統皇帝復位되매陳鑑、高潤이와서登極詔를頒布하니朴元亨이遠接使가된지라境上에서도로보낼새鑑이손을잡고눈물을흘려갈오대古人이千里에神交도잇거날하물며여러달相從함이

때에經筵官韓澍가啓하야갈오대 世祖께서朴彭年等에게마음은아름다히여이시나危疑之時에는罪를주지아니할수업난고로일즉이下敎하야갈아사대當代의亂臣이오後世의忠臣이라하시니後世에泯滅할까하사이微言을하시어서後世子孫을깨닷게하섯나이다하니라(幷東閣記)

○昌平縣縣令李公麟이公의딸에게장가드러八男을나흐니黿은文科佐郎이오鼉는生員으로無子하야黿의아들瀣을入后하니瀣의아들은慓胤이오慓胤의아들은大建이니進士요大建의아들時發은判書라剛中의집에梅, 竹, 蓮, 海棠네옷을읇허갈오대剛中吾執友, 嗜好異尋常。竹愛霜餘靜, 梅吟臘底香。水明搖淨植, □溺泛崇光。洒輝開中興, 黃庭一兩章이라하다(選)

○尹大提學淮를挽章지어갈오대孫桐祖栗繼箕裘, 華國文章第一流。楊子夢中成吐鳳, 庖丁眼底欠全牛。人間未畢抽金匱, 天上誰催記玉樓。悵悵九原難可作, 遺書應傍茂陵求라하다(同上)

○寒雲曉月圖에詩를써갈오대紛紛衆卉覺芳辰, 誰向窮陰風雪親。植物無知猶爾許, 西山獨有採薇人이라하다(同上)

○權秀才足下에게詩를주어갈오대箕裘傳世業, 才器冠羣英。剛壓塵凡陋, 偏憐山水淸。雪窓窮聖學, 風月養詩情。愛得山人號, 羞稱擧子名。雕蟲辭俗習, 吐鳳擅雄聲。學海波瀾濶, 詞鋒劒戟明。慚余拘鷄路, 美子展鵬程。拙句如燕山, 那得得報瓊이라하다(大東詩林)

雙淸堂記

○天地間에風月이가장東文選에나서人心의妙함이또한달음이업스니形氣에거리기고物欲에累가되여能히그몸을온전히한者가드믄지라大抵雲烟이四方으로合하고天地가陰翳하되淸風이씰어버리고明月이空中에當하매上下가洞澈하야纖毫도點綴함이업서그氣像이진실노形容하기어려우니오족사람의能히그마음을온전히함히累가업난者가足히當하야스사로질겨하난故로黃魯直(黃庭堅字)이일즉이것으로舂陵(周濂溪)에게比하고邵康節(邵雍)이또한淸夜吟이잇서知音하난者가적음을歎息한것이니大抵이제世上에또한이질거움을아나뇨市澤宋公愉는本來簪纓의舊族으로功名을깃버하지아니하고村野에退居함이이제三十餘年이라그고을은忠淸의懷德이오마을은白達이라祠堂을집東便에지어先世를밧들고밧두어이랑을두어祭需를밧치고祠堂東便에別노堂을세우니七間이라房을그가운대에하야겨울에맛당하게하고右便으로三間을여러그마루를넓히어여름에맛당하게하고左便으로三間을여러庖厨와沐浴하난대를만드니祭器

○乙亥에 光廟께서受禪하시매彭年이時事를마침내건지지못함을알고慶會樓의못에서죽으려하니三問이말려갈오대이제神器가옴기엇스나 上이오히려上王으로게시니우리가죽지아니하고나종에圖謀하다가일우지못하면죽어도늦지아니하니오날일은國家에利로옴이업나니라하거날彭年이올케역이어三問과가마니꾀하더니未久에忠淸監司가되고明年에드러와刑曹叅判이되어三問과三問의아버勝과武人兪應孚와文官河緯地、李塏、柳誠源、金礩과 上王의外三寸權自愼等으로 上王을復位하려꾀할새그때에天使가太平舘에서뭇난지라 光廟께서 上王과한자리에서使臣을請하야昌德宮에서잔채하실새彭年等이꾀하야갈오대이날에勝과應孚가別雲劒으로宴廳에서擧事하고城門을닷처羽翼을除하면 上王을復位함은손바닥을뒤집는것과가트리라하니應孚가갈오대 上과世子난내가當하리니남어지난君等이處置하라하야꾀를定하엿더니맛침그날에 上이雲劒을罷하야들어오지말나하시고 世子께서또한病患으로좃지못하시거날應孚가오히려드러가치려하니三問과彭年이말녀갈오대이제 世子께서本宮에게시고公의雲劒을쓰지아니함은이하눌이라만일擧事하야 世子께서景福宮으로부터動兵하시면成敗를몰을것이니다른날을기다려擧事함만갓지못하다한대應孚갈오대일은神速히하여야할것이니만일더되게하면일이漏洩될것이니 世子께서비록아니게서도그羽翼이여기잇스매 上王의號令을밧드러武臣들이가서 世子를除하라할것이라千載一時를일허버릴수없다하니彭年과三問이굿게可하지아니함을말하야갈오대萬全之計가아니라하고擧事함을긋치니金礩이일이이루지못할줄을알고妻父鄭昌孫에게가서꾀하야갈오대오날 世子께서隨駕하시지아니하고特別히雲劒을除하야彭年과三問이꾀를긋치니이것은하눌이라몬저告하야僥倖히삶을어듬만갓지못하다하고昌孫이礩과곳詣闕하야變을告하여갈오대臣은實노알지못하고礩이홀노참네하니礩의罪는맛당히萬番죽을것이라하거날 上이礩을特別히赦하시며昌孫의功을記錄하시고彭年等을잡아항복바들새 上이그才操를사랑하사가마니사람으로彭年에게말하야갈오대네가나에게도라오고처음에꾀한것을諱하면삶을어드리라하시니彭年이웃고對答하지아니하며 上을일으되반듯이進賜라하니(宗室에게進賜라함은方言이라)上이그입을치려하시며갈아사대네가나에게臣이라하엿스니이제비록臣이라아니하여도利할것이없스리라하신대對答하야갈오대彭年은 上王의臣下요忠淸監司로一年을잇어서進賜께啓目하되일즉이臣이라하지아니하엿나이다하엿더니我 仁廟朝

則하나가그소래、和하지못하거날㺚이보고갈오대먹금을다갈지아니하엿다하야곳갈어먹금을다하니소래가和하더라(寶鑑)

朴彭年

○平陽人이라字는仁叟니性이沉潛寡默하고文章이冲澹하며筆法은鍾王(鍾繇、王羲之)을思慕하야我　英廟朝에두번登第하고成三問等으로더부러한가지集賢殿에잇더니　光廟丙子에刑曹叅判이되어成三問、河緯地等과魯山을復位하려하다가그아우大年과아들憲이다죽다　公의天性이沉默하고文章이冲澹하야科臼에떠러지지아니하고恒常小學으로律身하더니맛침내큰禍를맛나고遺稿가傳하지못하다(本)

○我　英廟朝에文學之士의朴仁叟、成謹甫、柳太初、河仲章李伯高가튼이가모다一時에擅名하되儕輩들이다仁叟가集大成하엿다하더라(叢話)

○　魯山癸酉에金宗瑞가被誅되고府中에서잔채할새朴彭年이참예하야詩를지어갈오대廟堂深處動哀絲　萬事如今摠不知。柳綠東風吹細細、花明春日正遲々。先王大業抽金櫃、聖主鴻恩倒玉巵。不樂胡爲長不樂、賡歌醉飽太平時。라하니我　光廟께서이詩를사랑하사府中에색이여붓첫더니뒤에쎄어버리다(本傳)

○忠淸監司로狀啓하되臣字를쓰지아니하고祿을바다먹지안코庫에두엇더니일이敗하매　光廟께서詰問하야갈아사대네가臣으로일커러祿을먹고다시背反하려하니反覆人이라하신대彭年이갈오대내일즉이臣으로일커러祿을먹지안엇다하거날사람으로그啓目을보게하시니果然臣字가업난지라아우　年과아들憲이다죽고妻는官婢가되어終身守節하니라彭年이刑罰을當할새사람더러일너갈오대너의는날더러亂臣이라하지마라우리의죽음을癸亥之人과갓치안타하더라禁府郞金命中이사사로彭年에게말하야갈오대公은엇지君父에게不孝하야이禍가잇게하나뇨嘆息하야갈오대中心이不平하야그러하다하더라(本傳)

○彭年의裔孫忠이뒤에大邱에살며賤役하더니府使朴應川이落籍免役하게하고　宣廟初에벼살을식이시다(同上)

○朴先生彭年이詩를지어갈오대孰謂周公不以誠、寃無多少獻微爭。當年又未平斯憤、地下何顏更聖明이라하니我　光廟께서潛邸로輔幼攝政하실때에公이孺子에게不利함을말함이라사람이朴先生의詩가禍를速하게한根本이라하더라(雜記)我　世宗때에朴彭年이集賢學士로廣州에밧을삿더니그벗이責望하야갈오대祿이足히밧가는것을代身하겟거날밧은사서무엇하나뇨하매彭年이곳도로파니그때에士習을可히알것이더라(儒先錄)

더니도리혀諸臣아래에잇는지라怏怏不平하야사람에게일너갈오대李茂가비록定社之列에참네하엿으나功이人心에차지못하고또反覆함이헤아릴수없다하엿더니 太宗이드르시고恭靖(定宗)께알외어苞를竹州로귀양보내섯더니얼마아니되어부르시매憾情을두고作亂함을꾀하야懷安大君芳幹에게가서장긔두더니이날맛참비가오난지라苞갈오대古人이말하되冬雨는길을결단낸다하니저자에서交兵하면맛당히治道할것이라하고赤祲(星名)이보이거날또그집에나가告하야갈오대하늘에妖氣이잇으니맛당히삼가서處置할것이라하거날갈오대엇더케處置하리오하니苞갈오대軍士를맛지말고出入을삼가하며衣冠을整齊하고行止를重히함을前朝諸王의法과갓치하면이것이上策이라하매다시그다음을무르니苞갈오대蠻荆으로도망함을泰伯、仲雍(周古公亶父의아들)과갓지함이그다음이라하거날또그다음을무르니苞갈오대靖安君(太宗)은兵强衆附하거니와公의軍士는弱하야위태함이朝露와갓흐니처서버림만갓지못하다하니芳幹이밋고좃차서 太宗을請하야그의집에이르시면亂을지으려하엿더니 太宗이忽然히病患이나서못가시매苞는伏誅하고芳幹은亂後에謫所에서病드러죽으니라(雜記)

朴堧

○永同人이니我 太宗朝에登第하고律呂를精通하야 英廟께서雅樂을制定하실새堧이主章하고벼살이大提學에이르며孝行旌門이잇으니라我 英廟께서일즉이石磬을만드실새堧으로校正하게하시니堧이갈오대某律은一分이놉고某律은一分이낫다하고다시보니高律에査滓泥가잇난지라 英廟께서命하사滓泥一分을씻고또低律에査泥一分을다시붓치게하시니堧이啓하야갈오대이제는律이定하엿나이다하니사람이그神妙함을服從하더라(叢話)後에아들의緣故로鄕曲에罷歸할새匹馬一僮으로行裝이쓸쓸한지라親朋이江上에서餞送하매公이어려서붓터피리를잘부는지라피리를대어세번불고行하니듯난者가悽感하지안는이없더라(同上)

○蓮花回文體를지으며갈오대古人이璿璣回文體가잇스매別노五言四韻을지어蓮花之狀과가려서일홈을蓮花回文이라하니獨處甘遺逸、安身一小園。谷盤宜陋室、灣細近淸樽。翠竹栖明月、靑山冠白雲。學仙心切切、難事世紛紛(選)

○我 英廟께서秬黍를海州에서어드시니朴堧이밀노秬黍를만드러粒形을조금크게하야分을싸어管을이루고一粒으로一分을하며十粒을싸어一寸을하니法이黃鍾의長이九寸이라三分으로損益하야十二律을이루어偏磬을만들다(勝覽)新造한偏磬에夷

날이나오난것갓고자라서學을조아함은날이빗이난것갓고늙어서學을조아함은燭을잡아밝히난것갓흐니燭을잡고行하면어두운대行함과엇더하니잇가하엿나이다한대王이嘉納하다(麗史)

○일즉이使臣으로京師에갈새遼東鎭撫徐顯이紵布를貪索하거날宜中이行裝을열너보이고입은紵衣를버서주니顯이그의淸白함을歎服하고禮部에告하매天子께서引見하고待遇를特別히하다(勝覽)京師에朝會하고장차도라올새數日을行하매遼東에서崔瑩의擧兵함을듯난者가잡힐ᄭᅡ두려하야모다中路에서도망하거날宜中이單騎로遼東에이르되別노두려하난빗이없더라(列傳)

○녯사람이治世를위태히역이고明主를근심하나니大抵임군의明暗함이無常하고ᄯᅢ에理亂이相乘하야治世는위태하고편안하지못하여明主는근심할것이고밋지못할것이니라(貞齋集)三國이솟발갓치잇어각각一方을직히매날노치고ᄡᅡ움을일삼어形勢가蠻觸(달팽이)와갓더라(貞齋記)

○京師에朝會하고도라올새高皇帝께서咨文으로다섯ᄭᅡ지없수히역임을ᄭᅮ지지니歲貢한種馬가모다駑下하니이것은없수히역임의하나요말노禮物를삼엇거늘모다爛斑한雜色이라行商이라도ᄯᅩ한ᄡᅳ지아니하나니이것은없수히역임의둘이요或사람을보내어事勢를密覘하다가發露되니이것은없수히역임의셋이요水陸으로往來하야興販함을明白하게하면무슨일을이르지못하며무슨괴틀을엇지못하리요함은없수히역임의넷이요匹帛으로말을밧구매伐胡陪臣等이모다駑馬로밧구어갑스로比較하면이제三四匹의말갑이한駑馬와밧구어서맛침내ᄡᅳ지못하니이것은없수히역임의다섯이라하다(本史)朴子虛에資禀이端謹하고學問이精博하야一代搢紳에ᄲᅢ어남이되더라(字說)

朴安身

○尙州人이니後에安臣으로일홈을곳치고我　太宗朝에登第하야臺諫이되어言事로罪를입어죽음을當하매顏色이自若하고입으로一絕을읊어갈오대爾職不供甘受罪，恐君得殺諫臣名이라하고사금파리로ᄯᅡᆼ에ᄡᅥ서獄吏에게말하야갈오대맛당히이것으로우에드르시게하라그럿치아니하면내가厲鬼가되어너의무리를죽이리라하더니　太宗이드르시고赦하시다(詩話)

○日本으로使臣갓다가도라올제海賊을만난지라賊이舟中에드러오되胡床에안저움직이지아니하고從容히指揮하매賊이敢히갓가히못하야一行이온전하니라(勝覽)

朴苞

○戊寅에宗社를定한뒤에知中樞府事朴苞가스사로功이만타하

에이르리요하엿더니時宰가듯고大怒하야彈罷함을입엇더니그뒤에三陟·星州·晋州를지내고三奸이敗하매비로소朝廷에도라와서벼살이刑曹判書에이르러卒하니諡를恭簡이라하다

朴信

○雲峯人이라일즉이名譽가잇어서辛禑때에登第하고本 朝에드러와서吏曹判書修文殿大提學을지내고벼살이贊成事에이르며諡를忠肅이라하다일즉이 傳教를밧드러圃隱集序를지어밧치고아들從愚는我 太宗駙馬가되어雲城府院君을封하다

○公이일즉이關東을按廉하야江陵妓生紅粧을사랑하더니府尹趙石澗云仡이말하되紅粧이임의죽엇다하야朴信이슬퍼生覺함을抑制치못하난지라石澗이按廉使를請하야鏡浦에놀다가만히紅粧을식여粧束하고別노畫船을뚜미어官人에狀貌가處女갓튼者를뽑아紅粧과갓치타게하고彩額을달어그우에詩를써갈오대新羅聖代老安詳, 千載風流尙未忘, 聞道使華遊鏡浦, 蘭舟不忍載紅粧이라하고천천히浦口로드러가洲諸間에徘徊하게하고石澗이廉使에게말하야갈오대이따에古仙의遺跡이잇어서이제와지神仙이往來하야花朝月夕에사람이或보되바라보고갓가이못한다한대朴이갈오대山川은갓되風景이달따하고涕淚가눈에가득하야익히보니紅粧이라一座가大笑하고질김을다하야罷하다(詩話)그뒤에朴이詩를붓처갈오대少年持節按關東, 鏡浦淸遊入夢中。臺下蘭舟思又泛, 却嫌紅粧笑衰翁이라하다

朴葳

○密陽人이니麗季에金海府使가되어黃山江에서倭兵을破하고여러번옴겨知門下府事에이르니네번守令이되고세번南方을鎭定하매盜賊이숨고百姓이편안하야蔚然히聲績이잇고뒤에本朝이벼살하다

○才操는耿賈(耿弇과賈復)의짝에뛰어나고勇猛은關張(關羽張飛)의우에잇다(恭讓王敎書)麗季에倭의盜賊질함이盛하거날朴葳가智畧이잇음으로大將이되여百戰百勝하야盜賊이放恣하지못하매사람이이제이르도록智將이라일컷더라(地志)

朴宜中

○密陽人이라字는子虛요初名은實이요號는貞齋니恭愍王이南으로淸州에巡幸할때에壯元하야辛禑朝에벼살하여密直提學에이르고本 朝에서叅贊議政府事를시키시니天性이聰敏하고典雅精深하더라

○恭愍王이經筵에서일너갈오대내가나히임의늙은지라비록聖經을읽으나利益이없을가두려워하노라하거날朴宜中이師曠이晋平公에게諫한말을잇쓰러諫하야갈오대어려서學을조아함은

지못하면안이된다하지안엇나잇가國家에元氣가이로붓터斲喪하리이다하고뒤에벼살이監司에이르러卒하고孫、承吉이文科에올나判書가되고承勳은領相이되엇스며曾孫珙은修撰이되고璛은武科에올나벼살이統制使에이르다

尹壽

○字는靜叟요號는漆林이니四寸柳大憲雲과서로酬唱하며詩語가清新하고己卯後에睦玄軒、申龜峯과뜻이갓터相從하야말이己卯年에밋치면仰天傷心하더라아들希望과孫、淳、玄、瑊이모다文科에올으다

尹之彪

○善山海平縣人이니政丞碩에아들이라性이寬厚하야崖岸을세우지아니하고또蒙古語를通하며벼살이知門下省事에이르고謚를忠簡이라하다

尹子松

○나서穎異하고漸漸자라매글읽을줄알고큰뜻이잇거날祖父文度公淮가일즉이그이마를어루만지고갈오대此兒가栗洞諸父의風度가잇으니하놀이或우리門을이릭히시난가하더라

尹自任

○坡平人이니字는仲耕이요坡平君全孫의아들이라我 中廟癸酉에登第하야벼살이右承旨에이르고靜菴、冲菴과서로조와하더니己卯에北青으로귀양가서憤懣하야卒하니나히三十一이라

尹孝孫

○南原人이오字는有慶이니어렷을때에能히禮를알고또어버이에게孝하야孝孫으로일홈을지엇더니 魯山元年에登第하고中外를歷踐하야燕山朝에벼살이右叅贊에이르고謚를文孝라하다

尹欽

○永川人이니어려서붓터聰敏篤行하야我 中廟朝에生員進士로晩年에登第하고家度가甚히嚴하며縣吏의清白으로吏曹叅議를시기다 上이平居에左右에게무러갈아사대朝廷에亂政할臣民이잇나냐하시거날左右가能히對答하지못하고公이홀노對答하여갈오대고양이길느난집에는쥐가放恣히단니지못하나이다하니 上이그말을아름다히역이사賜名하시되兢이라하시다年老하야鄉閭에도라가鄉黨에사람의長短을말하고土主에是非하난것을禁하야글을지어붓치며사람이다恭敬하야思慕하더니나히八十七에卒하다

尹世豪

○字는士英이니癸亥에及第하야全羅監司가되여赴任할때에偶然히忠清監司申公濟와靜菴에일을말하야갈오대이엇지죽는데

나오고同時에皐比(先生座上)의안즌金樞府末　金司成泮鉉, 金泮長鉤, 갓흔이에게比하면經術은버금이나文章은爭衡치못한다하다(本集)

○일즉이黃澗을직힐새金公淑滋가徒步로가서周易을배워陰陽變化의數와原始要終의말을窮探하야일노붓터易學이크게밝으니라(彝事錄)尹提學이鄕役을볼새비록極務에잇서도물너가먹고往還하야반듯이관솔을取해서官廨秘密한곳에두고밤에읽을때에도옴을만들엇더라(名臣行迹)

尹弼商

○몸이甚히短小한지라帝가野人을치실새我國에徵兵하니我成廟께서尹弼商을命하사軍士를거나려싸움을돕께하야大捷하고도라오니　上이깃버하시고中朝에서또한詔勅을내려아름다옴을褒彰하다(勝覽)燕山朝가珍原縣으로귀양보내어죽이고親族子弟를모다絶島로귀양보내며尸體를덜밧게버리어一旬이지나도록거두지아니하니烏鳶이먹지안코이웃개가도라보지아니하더라(摭言)

○尹坡平弼商이젊엇슬때에京師의朝會할제점잘치난者를차저서命道의終始를무르니갈오대平生에壽位가놉되다만三林之下에서죽으리라하거날널니점치난者에게뭇되모다三林두字를알지못하더니廢朝의亂을만나珍原으로귀양가서邑內에묵을새一日은저녁때에이웃사람이엽헤사난農夫에게말하야갈오대明日은일즉이上林밧으로모히라하거날坡平이偶然히무러갈오대엇지하야上林이라하나뇨그사람이갈오대여기서五里를다가지아니하야地名으로上林, 中林, 下林, 이잇나니라한대坡平이비로소三林之下를生覺하고仰屋憮然하더니얼마안되어燕山이使臣을보내어죽이다(同上)

尹殷弼

○字는商老니燕山甲子에壯元하야일즉이大司諫이되엇다가일노갈니고己卯十一月十五日에禍가난지잇흔날에承旨를시기시니나와啓하야갈오대이제일은傷痛함을깨닷지못하겟사온지라臣이어제밤四更에듯고놀내여西門外에이르러드러가알외려하엿더니牌外에는드러오지말나命하신故로물너갓삽난대그때에持平이잇서드러가려하거날軍士가잡어내어옷을다찌진지라臣이보고눈물흘님을깨닷지못하엿삽고三司를다갈나하사갓을쓰고門밧에안젓삽더니엇지이런일이잇음을알엇으리잇가趙光祖等을만일中道라하면아니오나成就하오면엇지쉽게어들人物이리잇가一朝에反逆과갓치역이시니무슨일이잇나잇가大抵人臣의密計가奸邪하지아니하면아당함이니옛글에中書省을經由하

할議論을極盡히알외다 史高麗臺諫이다面啓하야쌔로得失을곳치더니恭讓쌔에이르러서面啓하난法을革破할새尹紹宗이罷하지말기를請하다

尹淮

○茂松人이니字는淸卿이오桐享의아들이라我 太宗二年에高科에쌉히고學問이該博하며더욱史記에익어서 太宗이항상醇儒라일커르시고벼살이大提學에이르며謚를文度라하고文集이잇어世間에行하다

○我 世宗이儒士로모든史記를난워주어읽히려하시거날淮가말슴하되經學이根本이오니史學을오로지다스림은올치아니하니이다 世宗이갈아사대經筵에서左傳과漢書에記錄된것을무르면모다對答하지못하니古事를博覽하야顧問함을갓춤이쏘한可하지아니하냐하시고諸臣을命하야모든史記를나눠읽히시다(寶鑑)어려서붓터聰明이絶倫하야한번보면문득記錄하고더욱史學에익어서일즉이資治通鑑을背誦하되한字도그릇치지아니하다(四佳亭集)

○性이술을조아하야집에잇어沉醉하더니我 世宗께서中使를보내어急히불느시거날左右가붓드러말에올느니宿醉가깨지못한지라밋 上監의압헤이르러醉한빗이없고글을草하라하시매붓을두룸이나난것갓타서다 睿志에合하니 上이갈아사대참天才라하시고時人이말하야갈오대文星과酒星이精氣를모도아한어진이가생겻다하더라일즉이잔채에모실새 太宗이압헤의지하시고갈아사대나의柱石이라하시다(筆苑)

○尹淮、南秀文이다文章에能하고性이술을조아하야항상마시기를過度히하거날我 英廟께서그才操를악기사술을마시되三爵에넘찌말나하시니이뒤로모드난대에二公이반듯이大椀으로마시어三爵이라하여도實노다른사람보다倍나마시난지라 英廟께서드르시고웃으시며갈아사대나의戒酒한것이도리여마시기를勸한것이되엿다하시다(同上)

尹祥

○醴泉人이라字는實夫요初名은哲이니號는別洞이라我 太祖二年에鄕吏로登第하야學問이精하며집고사람을가리치매게을니아니하야成均舘에長으로잇은지十六年에벼살이藝文提學에이르고故鄕에退老하매學者가구름가치모히니近代師儒의웃듬이라나히八十三歲에卒하다

○尹提學祥이學問이精深하야成均의長이되매諸生이다투어몬저배울새絲分縷析하고耳提面命하야날이맛도록수괴롭되괴로움을알지못하더라(粹言)尹提學이文章을하매모다六經中에서

童이라하고神駒行을지어주되飛黃騕子生有種, 作駒權奇志千里。라하다正言을시키매上疏를草하야倖臣金興慶을냇치고寵宦廣大를버히기를請하엿더니同舍에興慶의뜻을맛추난者가잇어일노彈劾하야上疏하지못하게하매公이詩를지어懷抱를써갈오대孤臣野服謁天門, 玉色溫溫授正言。이라하고未封社稷安危計, 大負君王眷拔恩。千載不欺皇上帝, 陳溫劉向二忠魂。이라하니漢書를考據하건대王鳳이陳陽으로從事를삼어凡事를다陽에게決定하더니劉向이본대陽을奇異히역이여벗하여조아하고陽에게일너갈오대이제外家가날노盛하니반듯이劉氏를위태하게할것이라우리가同姓으로厚恩을입고말하지아니하면누가맛당히말하리요하고上書하야極諫하엿다한지라公의뜻은大抵陽이鳳의信任이되엿스니만일向의말이鳳에게漏洩되면鳳이반듯이몬저向을버릴지라封事를엇지올니리오함이니이제同舍가그럿치아니함을집히歎息함이더라(同上)白淡庵文寶를挽章짓되卓爾知天著踐形이란글句가잇으니踐形은淡庵의著述한性理之論이라(同上)

○恭愍王이개가우난것을보고腹痛이나서그러하다하야藥으로救하니尹紹宗이詩를지어記錄하되庚子上在白岳寺, 上見病狗傷天衷。宣傳急呼大醫來, 出藥與狗中使催。微物且加不忍恩, 家法仁愛難名狀。이라하다(同上)

○尹紹宗이李崇仁의才高함을투긔하고또李穡이崇을稱贊하고自己을稱贊하지아니함을써려서여러가지로譏毁하다 史李存吾가辛旽을議論하다가長沙로귀양갈새尹紹宗이詩를지어送別하여갈오대復上離亭重回首, 秋高喬岳易生悲。라하니存吾의氣節이秋色喬岳과놉흠을다투어存吾를作別하고그갓흔것을對하야읊어함이더라(風雅)洪儒, 申崇謙, 裴玄慶, 卜智謙, 庾黔弼, 崔凝이太祖의創業함을도아모다太師벼살을주엇더니尹桐亭詩에攀龍附鳳六太師, 白日大名天地間。이라하다(同上)

○便佞이갓가히익힘은實노盛德의莨莠를害함이오賢士大夫에薰陶하난利益은德性의雨露를편하게하난것이라하다(尹紹宗疏)林廉의敗함은奸惡함이익지못함이라奸惡함이익으면사람이罪주지못하고하눌이禍를내리지못한다하다(同上)李仁任이當國하야私情을좃고公議를害하며貪墨함을貴히역이고淸白함을賤히역이며奸惡함을조아하고正直함을미워하니三韓之人이禮義廉恥가貧賤禍敗의檻穽이된다하야그가운대에빠질가두려워하엿다(尹紹宗書)

○我　太祖께서回軍하실새尹紹宗이軍前에나아가霍光傳을드리니　太祖께서趙仁沃에게읽으라하야드르시거날王氏에復立

生覺하야볼것이라(談寂記)感興詩八首가잇으니하나는梅花를對하야周易을읽는다하고三晝初成萬變存、箇中俯仰只乾坤。省來不覺梅花爛、只把濂翁太極論。이라하다(本集)

○公이燕山의負荷함을알고一日은御榻에올나床을만저보기를請하니臺諫의뭇되密啓함은무슨일이뇨하거날　成廟께서갈아사대나의好色함을경계하엿다하시고맛침내말슴하지아니하시다(丙丁錄)

○文丞相、忠義伯兩先生이肝膽을서로빗처一身을이저버리고人紀를세워千萬世에景仰함을말지아니하나니利가잇난대는古今에奔走하거날淸霜과白雪에松柏이蒼蒼한지라집한間을지어서장차바람을가리우게하니公靈이편안하면나의마음이편안하도다(題圃隱子碑閣)

○寧海府에泣嶺이잇어一에迎送하난싸히되니風俗에傳하되大小使星이만일이고개를지나면반듯이凶한일이잇어사람이모다避한다하거날孫七休는監司가되어곳嶺上에이르러서古木을싹고써갈오대汝揖華山呼萬歲、我將綸命慰群氓。箇中輕重誰能會白日昭然照兩情。이라하고일홈을고처破峴이라하다(勝覽)한農夫가잇서그아비가심우고그아들이기음을맬새죽정이를보고갈오대아비의심운것을참아버리지못한다하고가랏을보고갈오대아비의심운것을참아파내지못한다하면可하리잇가(闢佛疏)

孫昭

○慶州人이니字는日章이오叅議士晟의아들이라登第하야臨하난곳마다聲績이잇고我光　廟朝때에李施愛를좃차처서敵愾功에叅與하야鷄城君을封하고謚를襄敏이라하다

○孫昭가일즉이朴從善을좃차李施愛를칠새그兄旭이咸興에使命을밧들다가賊의害한배되매公이屍體를어들까하고欣然히行하더니軍中에잇어兄을積屍中에서求하야어더서도라와葬事지내다(墓誌)

孫仲暾

○慶州人이니字는泰發이오鷄城君昭의아들이라我　成廟朝에登第하야벼살이吏曹判書議政府叅贊에이르고性이淸儉하야臨하는곳에聲績이잇고謚를景節이라하다

尹紹宗

○茂松人이니字는憲叔이오號는桐亭이오栗亭의孫이라恭愍王朝에鬼科에올느고恭讓王때에禮曹判書를시겻더니일노錦州에放하고　本朝에드러와서修文館大提學이되고文集이잇어世間에行하다

○나히九歲에異質이잇어崔斯立이보고奇異히역이어갈오대神

實대로告하니그의友于하는정성이感動됨이이갓더라

○일즉이贊成이되어我　成廟께서술을두시고모든宰臣과잔채하실새술이半이되매公이啓하야갈오대親啓할일이잇다하니上이御榻에올늠을命하신대公이　啓하여갈오대이제女謁이너무盛하고言路가널지못하다하니侍宴하엿던宰相이모다놀나啓한일을무르려하거늘　上이갈아사대다른것이아니라내가諫함을듯지아니한일이라하시다

○일즉이承旨가되엿슬때에上官의性禀이어그러저일을議論함이합하지아니한지라公이그의所爲를미워하야자조서로다투니上이同僚와和하지못함으로다른벼살노옴기시다

○三休四休之說을取하야號를七休라하엿더니사람이말하되急流中에勇退하려하니이제聖主를만낫거늘엇지가려하나뇨하야號를七不休로고쳣더니일노벼살을갈니매憲長徐達城이詩로戲弄하여갈오대可休休日休方好、休不休時休亦羞。三四休幷七休客。休休今復更休休。라하다(詩格註)

○圃隱祀堂이永川싸에잇는대孫七休가일즉이이道를按察할새郡境을巡行하더니馬上에서醉하야圃隱村을조을고지나다가꿈에한老翁을보니스사로말하되圃隱이라하고또말하되잇난곳이문허저서風雨를가릴수없다하야付托하는빗이잇거늘七休가놀나異常하게여겨故老에게무러故址를엇고郡에말하야重修하게하며집이이루매親히奠드리고또글을지어堂壁에쓰다(謏寂記)

○일즉이江原監司가되엿슬때에크게가물어비를빌되効驗이없는지라公이갈오대만일誠心이하놀을感動하면하놀이반듯이應하리라하고齋戒하며스사로비를빌다가밤중에비소리를듯고집버이러나갈오대내가맛당히하놀에사례하리라하고朝服으로庭中에서서하놀에절을無數히하니雨勢가甚한지라官吏가雨傘을가지고뒤에밧치거날公이갈오대壓尊處에엇지雨傘을쓰리오하고命하야물니치니衣裳이다저즈니라(叢話)

○一日에宰樞와마시고말하다가새벽에이러나일너갈오대내가긔운이不平하니速히밥을가저오라하야밥먹기를마치고갈오대내가쉬려한다하고几를비겨눕거날집에사람이就寢함으로아럿더니오래되여보니숨이쓴허진지라遺命으로燒酒一大壺를靈石아래에무드라하야집사람이命과갓치하다(瑣錄)

○일즉이慶尙道를按察할새金烏山下吉先生의故居를지나다가글노奠드려갈오대祠를拜瞻하니儀形이彷彿하도다烏山洛水의어제가틈을生覺하니先生이어대잇나뇨蕉黃荔丹으로奠을드리니英靈의어둡지아니함을바라노라하니此老가文字를雕琢하는대뜻이없으되胸中에發함이스사로能히이가트니可히그風槪를

조아하지아니하야承旨된者가옷에반듯이香을품기거날公은홀노하지아니하다

○我 成廟께서昇遐하시매公이晝夜로號哭하야갈오대天日之表를엇지다시뵈오리요하고한달을먹지아니하더니一夕에發狂하야밤중에옷을벗고南山으로다라나더니일노부터病이甚하야歿하다

○일즉이賀正使가되엇슬때에西戎之釁이잇어道路가막히거날公이써날새일너갈오대人臣이受命한날에는집을써린다하고妻子를보지안코行하다

○일즉이嶺南을按廉할새길에서忠臣과孝子의旌門을만나면말에나려서절하더라

○일즉이 上의압에서忠恕之道를議論할새 上이忠恕詩를지으라命하사五章을지어올리니一은父子요二는君臣이요三은夫婦요四는兄弟요五는忠恕主敬의功을議論하엿는지라 上이갈아사대卿은매양忠恕二字로나에게勸하니나는매양忠恕二字로卿을待接한다하시다

○公의나히겨우十餘에母夫人이病이나서누어살구를먹으려하거날살구나무아래에이르러하눌을우르러절하고祈禱하듯하더니조금잇다살구가바람이없어도스사로써러지거늘주어다가드리니사람이奇異하게역이더라

○일즉이경계함을써갈오대임군을섬기매忠으로하고벼살에잇으매勤으로함은모다誠字에잇다하고또갈오대홀노안즈면마음을막고여럿이잇으면입을삼갈것이니마음은善惡을發하는것이오입은吉凶의關係되는것이니경계하야마음을알면天君이泰然하리라

○매양술을對하매반듯이淸風明月을일커러서일즉이醉하야조의에써갈오대明月明未明、淸風淸未淸。我心正未正、待得明月明。이라하다

○집에잇슬때에華靡하게하지아니하고客이이르면술을두매松芽와焦豆뿐이고厩中에는다만한匹말이잇더라

○매양밤중이면北斗에머리를조아갈오대임군을속이지아니하려盟誓하엿더니階資를君子에게주지아니하고아우와족하를주엇다하더라

○일즉이嶺南을觀察하고瓜滿(滿期)이되어東萊에이르러이튼날에장차餞送하는잔치를베풀새縣令이公의兄仁孝의訃音을듯고秘密히하야말하지아니하엿더니公이꿈에仁孝의아들이袒括함을보고밤중에이러나서꿈을말하고눈물을흘려갈오대늙은兄이반듯이죽엇슬이니明日은素饌을만들나한대縣令이놀나서事

우스며갈오대此老가衰耗하니足히比較할것이없다하고延請함을쓴다(瑣錄)

安堅

○小字는得守니性이聰敏精博하고古書를만히보아그要緊함을엇고諸家의長處를모듸어折衷하매山水가더욱그의잘하는것이라그의그린中闕內에잇는靑山白雲圖는참圖中絶寶더라(詩話)

○八駿馬는我 太祖께서征戰時에타시던것인대我 世宗朝께서護軍安堅을命하사그形狀을그리게하시고集賢殿에諸臣이그贊을지어後世에傳하게하다(雜記)一은橫雲鶻이니(女眞產이니走納氏紅賊을平할때에타시던것이니二箭을맛다)贊을갈오대雄姿應圖、骸骨超詳。掃盡妖氛、橫厲橫雲。이라하고二는游麟靑이니(咸興產이니剌兀를取하시고海州에싸우며雲峯에大捷하실때에타시던것이니三箭을맛고길는지三十一年에죽다)贊에갈오대偉此游麟瑞、我聖德積年三十。宣威南丑이라하고三은追風烏니(純黑烏니女直產이고一箭을맛다)贊에갈오대色潤玄雲、眼閃明星。一鞭騰驤、萬里縱橫。이라하고四는發電赭니(安邊產이니赤色이오白鼻白足이고長端之獵에타시던것)贊에갈오대逸倫之驥、應機如神。千軍陣開、一策電奔。이라하고五는龍騰紫니(端川產이니平倭時에타시던것이고一箭을마젓으며紫色、黑鬣、黑尾)贊에갈오대虬螭變化、風雲雜遝。凱旋孤竹、功存三捷。이라하고六은凝霜白이니(濟州產純白色이오烏嘴、烏服、烏腎 烏蹄오鴨綠回軍時에타신것)贊에갈오대神奇天與、光景練素。義旋一回、鴻業永樹。라하고七은獅子黃이니(江華產煤島、智異山平倭時에타시던것이니黃色、烏嘴)贊에갈오대三尺威舊、一怒而成、頭流山峙、黃獅有名。이라하고八은玄豹니(咸興產兎兒洞潛邸平倭時에타시던것이니黑色、豹腎)贊에갈오대玄豹矯迅、所向無潤。粤聘逸足、揚我武烈이라하다

孫舜孝

○平海人이라字는敬甫오號는勿齋니 魯山朝에登第하고性이跌蕩하야世事에簡畧하며스사로號를七休居士라하고文名이잇으며더욱經學에精하야항상一室을깨긋시쓸고歌器圖를거러서出入에삶히더니벼살이贊成事에이르고文集이잇어世間에行하다

○七休가항상子弟를경계하야갈오대우리집이草萊에서이러나舊業이傳함이없고오즉淸白을傳함이足하니라하다(行狀)일즉이벼살을罷하고終南山下에草堂을지을새雙池를파서蓮을심우고날노後生을가르히는것으로질거움삼다(同上)性이華靡함을

오또그罪를발니지아니하고죽임이올흐리이外璞이 上旨로强薄하니公이갈오대人命이至極히重하니죽으면다시살지못할지라急히刑罰함은무슨뜻이뇨맛당이有司에게붓처鞫問할것이라하니 太祖드르시고깨달어좃치시다(誌序)崔塋이權姦을죽이매進士安純의座主가또한連坐된지라뎔에서죽일새맛참비가와서積屍가漂流하거늘純이나히十八에一僮을다리고物色(畫像)으로求하야장사지내니아는者가그큰그릇임을服從하다(碑序)

安瓚

○醫術을알고더욱理學에精하야士類가벗으로역일새한男子가늣게나가다가忽然히두눈이부터서손으로문지르니漆노발는것가타서盲瞽가된지라瓚이갈오대눈은肝에붓첫으니肝이病이잇어眼閉하엿다하고肝病곳침을가락히매오래지안어서常時와갓치눈을뜨고또女子가잇어陰門이忽然히앎흐더니黃黑毛가섯겨牛馬의털갓흔것이물과갓치湧出하야晝夜로긋치지아니하거늘瓚이갈오대털은피에남아지라피에怪異한病이잇으니몬저피를다스릴것이라하야그사람이藥을먹엇더니오래지아니하야털이긋치고또婦人이잇어입으로吐하되舌端에서피가나오기를淋漓하야날을連하여긋치지아니함으로止血할藥을만히 쓰되 오히려긋치지아니하야엇지할바를몰나瓚에게무르니瓚이갈오대急히龍腦蘇合元을먹으라조금더듸면救치못하리니피는마음에붓친것이라피가더우면뜰나니이제이婦人이心慮를만히써서心氣가極히더우매피가쏘려湧出하야혀로나오니피가다하면마음이虛하야客邪가이러나면救하지못하나니다마음을다스려더운것을버리면피가긋치리라果然四丸을먹으매홀느난피가곳긋치거늘사람이그醫術이精하고아는것이머러서庸醫의밋칠것이아님을服從하야모다重히여겨問病診脉하는者가門巷에가득차서서루볼수없으매毁譽가사귀여이러나서同輩人이미워하기를仇讎갓치여기더니大司憲李沉이黨人을交結하엿다하야 拿致鞫問하고刑杖一百을처서귀양보낼새延曙驛에이르러죽으니사람이모다앗겨하더라

安止

○康津人이라號는皐隱이니我 太宗朝에두번科擧하고벼살이領中樞府事에이르며文名이잇고謚를文靖이라하다

○安止가集賢殿大提學이되니文士가趍附하되安平大君이홀노公에게이르지아니하고여러번書札노부르니大君의片紙를멀니서答狀함은올치안은지라맛당히謝謁한다하더니맛침내가지아니하다一日은모든文士가製述함이잇어 그高下를다투며質問하거날公이짐짓놉흔것은낫다하고나즌것은놉다한데모든文士가

修撰이되엿더니兄이時宰에게語觸함을듯고貞愍에게말하야貞愍이外鄕으로도라가서消沮하려하엿더니變이나매公이貞愍에게몬저告한것으로罪를免하엿으나또한緣坐로淸州에定屬하엿다가壬午에蒙放되이二十二年만에卒하다

安名世

○順興人이니我 中廟朝에登第하야弘文正字가되엿더니戊申年에李芑가일즉이史官으로잇슬때에柳灌等을褒揚하엿다하야逆黨으로죽이니사람이모다앗가워하더라

安應世

○竹山人이니字는子挺이오號는月窓이라南秋江과가장조아하니爲人이淸淡灑落하야詩에能하고더욱樂府를잘하며安貧喜分하야功名을求하지아니하고碁弈을깁버아니하며스사로號를烟波釣徒라하고또鷗鷺主人이라하며性이또嚴厲하야비록俗人을白眼으로待接하지아니하니사람에게許可함이적고司馬試를맛처二十六歲에일즉이歿하니사람이앎어하지안느니업더라(師友錄)安子挺이죽으매南秋江이會葬함을맛추고墓前에서큰잔에술을붓고詩를읇어갈오대揮淚强高歌, 酹汝一觥酒。라하다(本集)子挺의사람됨이淸淡灑落하되酒色을조아함은白王의틔라일즉갈오대義아닌財物을집어補助하고義아닌飮食을五臟에補助하면可히犯할수업다하더라

○子挺이不世之大才를품고文章과操行이잇으며天性이朴野하야紛華함을조아하지아니하고古人의古律歌詞中에서閒適하야可히볼만한것으로一百十四首를뽑아一部를만들고일홈하야갈아대湖山老伴이라하야江山에終老할뜻을두엇섯더라(冷話)秋江이꿈에子挺을보고詩를지어갈오대邯鄲一夢暮山前, 魂與魂逢是偶然。細雨半庭春寂々, 杏花無數落紅錢。이라하다(本集)

○子挺이詩를잘읇흐고꽃보기를조아하야일즉이갈오대죽어도또한꽃을보고詩를읇흐면恨이업다하더니子挺이죽으매秋江이詩로울어갈오대吟詩死亦得, 渠恨半消除。라하다(秋江集記)秋江이말하되나의벗安子珽이죽은뒤十年에高生, 淳이꿈에子挺을넒은덜에서만나子珽이뭇되伯恭이어데잇나뇨하니高가갈오대절에서工夫한다하매子珽이깁버하지안코一絕을지어高生에게주니文章富貴摠如雲, 何須勞苦讀書勤。但當得錢沽酒飮, 世間萬事不須云。이라한지라高가깨서記錄하야나에보내매내가그뜻을알지못하엿다가그後十年에깨다럿노라(冷話)

安純

○安純이司憲雜端이되엇난대 宮娥가罪를犯하거늘 上이大司憲趙璞을命하사죽이라하시니公이갈오대憲府는刑官이아니

重今을妾으로삼으니重今의쌀甘丁은家畜하기前에나은것이라性이狡黠하고不道之言을만히하매司藝公이그離間함을怒하야大杖으로싸려서白川外家로보내엿더니司藝가도라간後에甘丁이白川宋麟에게로의집가서아들祀連을나으니公의一家가祀連을親子와가치역이더니쌔에姦兇이執政하고國勢가日危한지라公의아들處謙이항상憤惋함을품어時事를말하매눈물이말을짜러쩌러지더니偶然히詩山正叔、權磌等과말하야갈오대沈貞、南袞이오로지威福을천단하야 上으로聾瞽하시게하니此事를물니처國勢를붓들고士林을保全하리라하매祀連이듯고公의夫人初喪때에吊客錄과發靷때에役軍簿를가지고올나가서告變하야辛巳之獄을만들다

○그後丙寅에公의손자玧이上書하야말하되一時緣坐한者가다거더叙用하심을입고오즉臣의祖父가伸雪되지못하오니진실노九原의寃痛함이되리이다하야 明廟께오서特別히憐愍히역이시고도로職牒을주시며萬曆三年乙亥에 宣廟께오서贈謚하야갈아사대貞愍이라하시다(東閣雜記)

安處謙

○順興人이오字는伯虛니貞愍公의長子라癸酉에進士하야權磌과가치鄭文忠을文廟에從祀함을請하고昭格署(祈禱하는곳)를革破하며釋奠에儀物을다시定하야鉶羹、大羹과陽燧、明水가各各制度에맛게하야이제이르도록遵行하고登第하야學諭가되엿더니母喪을만나서辛巳에服을마치매同里에사는詩山權磌等과말하야갈오대袞、貞이오로지威福을천단하니반듯이此輩를물니처國勢를붓들것이라하엿더니宋祀連이그의妻甥鄭鏛과告謀하야大臣과推官이얽어서大罪로몰다(雜記)

安處謹

○順興人이오字는靜夫니處謙의아우라資禀이安詳하야朋友와사귀어놀매오랠수록더욱恭敬하야世上이三珠(王勃三兄弟의稱號)白眉(馬良五兄弟가才名이잇어馬氏五良에白眉最良이란말이잇으니良의눈섭에白眉가잇슴)가諸兄보다낫다하더라薦科에올나弘文博士가되엿더니辛巳에杖殞하다

安處誠

○順興人이오字는久叔이니處謙의아우라天資가渾厚하야疾言遽色이없고然諾함을밋부게하더니젊어서諸友에게말하야갈오대三十後에監試하고四十後에東堂하리라하야決코赴擧치아니하더니戊寅年에이르러서는나히三十一歲라아버니가司馬試봄을命한대對答하야갈오대君子의一言이千年不改라하오니젊어서벗에게말함을이제곳칠수없다하고兄과薦科에갓치올나弘文

二十一歲我 成廟十三年에登第하니天性이簡直하야바른것을직히어흔들니지아니하야燕山時에오래諫院의官員을革罷하엿더니 中廟反正하시던날에公으로大司諫을삼우시매곱으러진것을彈劾하야바르게하고四館에都憲되매頹綱을振起하고銓曹에잇으매奮競하는弊習을곳치고孝行으로公薦한사람을行實을標題하야銓註하고또 啓하야갈오대明經行義하는선비는資級을좃츨것이아니오니擢用하심을次第로아니함을請하오며當時名望이잇는선비의趙光祖,金湜 朴薰가튼이는六品職을特別히除授하시고金安國,金淨,宋欽,潘碩枰은모다賢大夫라또한薦拔하심을請하고말을求하매言事之人을罪로다스리지못함을힘써알외니 上이法外의建白으로責하시고臺諫이나라를그릇치게하는것으로彈劾하되公은晏然不撓하야賢士를쎄히고激濁揚淸함으로自己의責任을삼어서乙亥後로부터는李相長坤과申文節鏻으로더부러서로이어典選하야 啓하매己卯年에明良이際會하야當時名賢이寵眷하심을입어거의大猷의盛함이잇더니새로나온諸賢이너무勇斷하야過激한것이업지아니한지라밋臺府에올느매鄭領相光弼과大體가기를힘써서鎭定하게하다

○公의아들處謙等三人이다薦科를마처서함께淸顯한벼살에잇으매公이盛滿함을경계하고時勢를삷혀물너가려하되能히못하더니己卯十一月十五日밤五更에府吏가와서말하되領相이 召命을바더詣闕하엿다하니公이놀나서詣闕하매首相鄭公이흘노賓廳에안젓거늘公이事由를무르니鄭公이눈물을흘니며머리를흔들고참아말을못하야다만器械가殿庭에버렷다하는지라公이鄭公과朝廷을모아議罪함을힘써請하니叅議以上을부르시거늘한가지 啓하야救하엿더니十二月에臺諫이淸流에게罪를더하려하야竄逐한三十餘人을彈劾할새公으로頭目을삼으니鄭相이極諫하야落職하는대곳첫더니辛巳秋에沈貞이가마니執義尹止衡을쐬여公의官爵을削奪하니라이해겨울에公의아 들處謙等의말이時宰에게抵觸됨을듯고놀나짜에업더저서곳上達하려하엿더니그言語가實事가업고士林의禍를일으킬가두려워서外鄕에率歸하야消沮하려하엿더니親信한者가칼을들고눈을부릅더기다릴것을엇지뜻하엿스리오公이平生의生産을도라보지아니하야己卯夏에夫人이猝地에卒하매엇지할수업어假貸하는대外지이르고性이또剛直하야오즉賢才를쎄히고邪議를힘썻물니처서忠良의誣枉된獄事를救하려하엿더니權奸이蓄憾하야獄事를만드러서二子가모다極刑을입고自己도또免치못하니痛哉痛哉라

○公의아버니司藝公敦厚가年老衰耗하야兄監司寬厚의(종)婢

剳하야더贈職함을請하니不許하시다(同上)

宋好智

○字는景愚니戊午에生員하고公薦으로叅奉을시겻더가義禁府都事로옴기고戊寅에여러번持平、正郞이되고薦科에올나獻納을지나고弘文舘校理로臺閣에出入하매風采가사람을움직이더니己卯禍가이러나削奪되어일이장차알수없거늘禍患으로그마음에두려히너기지아니하고人事를謝絶하야門을닷고스사로직혀窮하되뜻을일치안혼지八年에卒하고孫承禧曾孫璹、駉、駿騁玄孫時吉、行吉、獻吉、이모다登科하다

宋希奎

○宋僉樞希奎가어려서부터穎秀하야일즉이先進의집에學業을바들새一日은날이어두어人家에서자려하되밋치지못하더니忽然히숩풀속에서한老嫗가公의幼名을불너戲弄하듯하거늘갓가히가서보니顏面이커서울타리에가득하니참鬼恠라奮身하야압흐로장차歐打하려하니그形容이漸漸사러지는지라물너서서도라보니오즉顏面이울타리우에걸녓더라

宋世琳

○壺山宋先生世琳이일즉이鬼科에올랏더니忽然히柴毁之疾(喪人이말하는것)을어더서자취를숨기고나오지아니하야廢朝甲子禍를免하고스사로號하여갈오대醉隱이라하고村間戱話에잠꼘만한것을모아孟浪之說을만드러서일홈하여갈오대禦眠楯이라하다(本集)

安景泰

○興寧人이라字는遯甫요謹齋의아들이니辛禑二年에登第하고我　太祖를섬겨開國功臣이되어興寧府院君을封하고謚를良度라하다

○天資가簡重하고마음잡기를直諒하게하며行己함을삼가고공손히하며일을當하면자서히하야일즉이疾言遽色이없고또한趨勢하지아니하되또한달느게하야드러내지아니하더라(碑序)두번銓選함을當하되私謁하는것은쓰지아니하다(誌序)

安琛

○順興人이니字는可珍이라我　光廟朝에登第하야벼슬이判書에이르고아들處善處誠이모다登第하야일즉이죽으니라

○靈岩客舍東便에徘徊樓가잇서詩를써갈오대徘徊樓上月徘徊客子登臨亦快哉。玉兎幾年仙藥搗、素娥何處鏡奩開。搖波散百東坡水、對影成三太白盃。라하다(勝覽)

安塘

○順興人이니字는彥寶라天順辛巳에나서나히二十에司馬하고

歸하엿더니맛침내죽일새致命之夜에白氣가무지개갓하서하눌에쌔침을여러날하엿다(行狀)

○我 仁廟께서嗣位하사尹元衡으로工曹叅判을식히시니 慈殿에마음을慰勞하심이라大憲宋麟壽가달이넘도록論劾하야맛참내嘉善資를쌔스니或이너무심하다하야議論을停止하려하거늘不聽하니麟壽의妹夫成悌元이淸修好古하야麟壽가重히여겨그의말을좃지아니함이없는지라一日은한가지로잘새從容히堅執하지아니할뜻을말하야反覆重言하되자는체하고不應하니麟壽가平生에虛已受言하되이일에는固執함이이갓하서元衡이뜻을어드매李震과麟壽가모다害함을입엇다(同上)

○圭菴이착한것을질겨하고배움을조아하더니일즉이副使로京師에朝會할새中朝의사람이公을일커러一片氷玉이라하더니乙巳禍가이러나매浮薄한徒黨의領袖라하야官爵을削奪하고丁未에賜死하야죽을때에크게써갈오대皇天后土에實노이마음을表示한다하고從容히죽는데나가니라(稗官雜記)

○成希顏의舊第가終南山下에잇어洞壑이幽邃한지라圭菴이빌어居할새鄭林塘惟吉이가차즈니詩로사례하야갈오대玉人乘月訪幽居、柴戶推來樹影疎。山釀暫開千日酒、盤肴偶得八梢魚。枉詩不用傳驚俗、淸話方知勝讀書。明日送君山下路、小堂寥落似逃虛。라하야文人이만히酬和하야冊을이루다(雜話)

○圭菴이金慕齋와論議함이서로合하야知心忘年之交를삼엇더니慕齋가臨終에國事를말하며갈으대後日에일은자네가맛당히맛틀것이라하다(行迹)圭菴에誠孝가天性에나서일즉이居廬할새文公家禮를依據하엿더니白燕이와서깃드리는異常한일이잇는지라사람이孝感으로이른것이라하더라(同上)

○乙巳禍가나매公이劾論을當하야淸州村舍로도라가니退溪先生이詩를붓처갈오대圭菴昔在風塵中、瀟灑不作風塵客。今歸淸城學耕稼、淸城穀熟如姑射。肯將榮辱入靈臺、一簞一瓢師顏回。吾聞天下有至樂、非金非石非絲竹。同志之人與我違、獨抱塵編荒是非。이라하다丁未에後命(賜死)이잇서金吾郞이이르니公이꿀어안저 傳旨를듯고沐浴就死할새그아우麒壽에게글노永訣하여갈오대皇天后土여이마음을表示할지라一子를그내에게付託하니내가무슨근심이잇스리오하고그아들을경계하는글에갈오대나의被禍한것으로沮抑하지말고부지런히글읽으며酒色을경계하고喪事는儉薄함을좃처禮에어긔지말나붓우러움을가지고삶은붓우러움이없이죽는이만갓지못하다하니筆畫이飛動하야凜凜히生氣가잇으니그平日에所養함을可히볼것이니그때나히四十九歲라今 上初에復官함을命하시니玉堂이上

이라하야排斥함을當하야오래散地(散班)에잇다가晩年에雙溪洞에집을지어겨우一身을容納할만하게하고스사로號를雙松居士라하더니罷官後에楊州倉粟을糶(官家賣穀)하야사람이糶倉宰相이라일컷더라(碑序)

崔萬里

○海州人이니我 英廟朝에登第하야弘文館副提學이된지十餘年에일즉이글을올녀宦官이烏紗帽쓰는것이古制에合當치아니함을議論하야中朝에倒冠을依據함을請하니모든宦官이겻눈질하더라벼살이江原道觀察使에이르다

崔霖

○崔霖은才高하고性稟이술을질겨하야禮法之士가짤께역이더니밋赴試할새眼疾이나서글을쓰기가어려운지라歎息하야갈오대나의엇는것은僥倖이라이제재조가나보다놉흔者가한사람이아니니이런사람을굽히고반듯이어듬은나의바람이아니요눈이이갓흠은반듯이하늘이라하고赴試하지아니하다(太平通載)

宋希美

○我 英廟朝에慶源을직힐새侍妓가갈오대어제밤꿈에盜賊이忽然히이르러令公에머리를버혀갓다하더니조금잇다가盜賊이이른다報하거늘宋이꿈을끄려서門을닷고나오지아니하야僚佐가諫하되듯지아니하더니賊이人馬百餘를모라가니일이들니매 上이大怒하사拿致하야軍法으로議論하고맛침내죽이섯다(劇談)

宋千喜

○礪山人이라我 成廟朝에登第하니性이剛毅하고果斷함이잇더니일즉이慶尙監司가되엿을때에咸陽郡에女巫가잇어서能히사람의病을곳친다하야遠近이구름가치모려서다투어米布를주거늘千喜가杖殺하니一境이肅然하더라벼살이吏曹判書에이르다

宋欽

○宋欽之가我 成廟朝에登第하고淸要한벼살을歷敭하야贊成에이르니天性이淸廉豈弟하야居處에自奉함이寒士와갓허서位가宰相에이르되老母를爲하야外任을비러便養하고나히九十에卒하다

宋麟壽

○恩津人이라字는眉叟요號는圭庵이니正德辛巳에登科하야벼살이叅判에이르고朝廷에謇諤하야議論함이讜直하더니我 仁廟初에朝廷이浮俗을鎭靜함은公이아니면안된다하야大司憲을시키엿더니李尹等이쓰려서浮薄領袖로指目하야淸州舊墅로罷

○大洋中에잇으나舟中에먹을물이없어목마름이甚하야或乾味를씹고오좀을마시다

○大洋中에서一大島를어더서언덕에배를매고舟人들이나려서溪水를마시며밥을지으려하니주림이甚하야五臟이말너서만일猝地에배부르게먹으면반듯이죽을씨리粥을쑤어먹다

○滄波가비록한바다갓흐나水性과水色이곳마다달는지라海州에바다빗은深靑하더니四晝夜를지나매더욱희고或도로푸르다가, 도로희며또三晝夜에는赤色이고, 흐리며또一晝夜에는검은中에온전히흐려그빗이한결갓지아니하더라

○船中에一器甘水도없어行裝을搜索하야黃柑五十餘枚을어든지라사람에唇焦口爛한것을보고고루나누어먹여혀(舌)를축축이하야舟中一刻의목마름을救하다

○漂流하야寧波府桃渚所에이르니한官人이잇어衰笠을가리처갈오대이것이엇더한帽子뇨갈오대國俗에三年을廬墓하다가不幸히遠行하게되면敢히天日을仰見할수없으매泣血하는마음을굿게하야이深帽를씻나니라

○杭州에이르니杭은東南의一大都會라옷깃을連하야帳을이루고저자에金銀을싸으며사람마다錦繡을입고酒帘과歌樓가咫尺에相望하더라(同上)

崔脩

○呂江樓에쓴詩에갈오대甓寺鍾聲夜半鳴, 廣陵歸客夢初驚。이라하엿더니徐達城이一二文士와崔詩를읽고갈오내古今에張繼詩를貶論하되僧家에서半夜의鍾이없다하거날崔는엇지그의자취를밟엇나뇨一僧이잇어갈오대이제設齋하는절에는밤이맛도록小鍾을울니나니엇지夜半쑨이리요하더라(詩話)

崔淑生

○慶州人이라字는子眞이오號는忠齋니我 成廟朝에登第하야詩文에能하고四六文을더욱잘하며벼살이右賛成에이르더니己卯禍가이러나매官爵을削奪하다

○戊寅年間에大司憲이되여頹綱을振起하매朝市가肅然하야사람이犯禁함을붓그러히역이더라(己卯錄)大憲이되여城內에居住하는巫女를냇조차東西活人署에모듸게하고城內에僧尼의집과佛像을헐고僧尼로都下에接跡치못하게하며士大夫의집이制度에넘침을毁撤하엿더니十二月에削奪되며明年庚辰에卒하고아들彦弘이文科에올느다

崔命昌

○開城人이라字는汝愼이오号齋ㅆ內奉卿凝의後니燕山甲子에登第하야벼살이禮曹參判에이르다일즉이金安老를가리처小人

○寧波府에대이고蘇州에이르러姑蘇城아래에배를대이고달을씌어閶闔門外를지날새通波亭이잇스니舊名高麗亭이라宋元豊年間에지어서高麗使臣을待接하다

○大洋에잇는지第九日에海鷗가여럿이날너지내거날舟人이깃버하야갈오대일즉이드르니水鳥가낫에海上에날너밤에島渚에서잔다하더니이제이새를보니洲渚가반듯이멀지안흐리라하고十二日만에寧波府에대이다

○臺州에대이니옛적東甌之地라氣候가더워서비가만흐니實노炎荒瘴癘의地方이라正月에氣候가三四月과갓타서桃杏이滿開하고牟麥이싹이나며竹芽가盛하니別노一區의天地러라

○江南風俗이婦女가다門庭에나오지아니하고或朱樓에올나珠簾을것고觀望하며밧게行役과服役이업고冶容하기를조와하야男女가다鏡臺를가지고市店에는다簾標를세우다

○배가東昌府에이르니人家에서雕籠을걸고새한머리를기르니그形狀이비들기와갓고그부리는붉고길며그입살은조곰누르고꼽으라젓으며그꼬리는長이八九寸이요눈이누르고등이푸르며머리와가슴은水墨色이요그性禀이사람의뜻을알고그소래가淸和圓轉하야사람이말하면다應하는지라물어갈오대이새가能히말하니鸜鵒가아니뇨이것은瀧西에새라나는東海사람이니瀧西와海東이數萬餘里라이새와내가他鄕에손됨이갓고故鄕을生覺함이갓고形容憔悴함이갓트니이새를보매悲歎함이더하노라사람이對答하여갈오대이새는籠中에잇서맛참내他鄕에서죽거니와이제足下는조히貴國에도라가니엇지갓다하리요하더라

○永平府에이르니閭閻間이다道佛을崇尙하야儒業을하지안코장사하야農事하지안흐며衣服이短穿하야男女가갓고飮食이비리고더러우며尊卑가器皿을갓치하야胡風이잇스니恨할것이더라

○濟州가멀니大海中에잇스니水路로九百餘里라波濤가다른바다보다더욱兇暴하되貢船商船이끈이지아니하야漂沒沉溺함이열에五六이되여압헤죽지아니하면반듯이뒤에죽는故로男子가가장적더라

○浙江、福建以南에漕運(水路運物)하는것은或河水를뚤코或언덕을싸어서閘(水門)을두어漕를通하게하고黃河를淮水에대어白河로通하야크게修築을더하고물이말느면堰壩(방축)을두어막고물이놀때에는隄塘을두어막고물이얏트면閘을두어貯蓄하고물이急하면洪(개천)을두어거슬니고물이모드면嘴(부리)를두어나누게하야壩、閘、洪、嘴가그制度가갓지아니하나모다돌노싸어만들다

에두羊은쏘리가기러짜에썰니더라
○山海關에이르니關內十里에烟臺를두어烽燧를갓추고關後를지나五里사이에小墩를두고標를세워마을를記錄하다
○濟州에使臣으로갓다가도라올새그배가甚히크고실은物件이없음으로若干石塊를실어搖動하지못하게하엿더니大洋中에漂流하여잇을쌔에쓴으로돌에얼거서假碇을삼으니라(本錄)濟州의바다가빗이深靑하고水性이暴急하야비록바람이적어도波濤上에波濤를멍에하야激湲瀧瀾함이여기보다甚함이없으며黑山島西便도쏘한그러하다
○濟州가大海中에잇어波濤가凶暴하야사람이만히漂沒되는故로閭閻間에女子가男子보다三倍가되어서父母된者가女子를나으면반듯이나에게孝한다하고男子를나으면나에아들이안니요鰌(물소)鯢(고래)의먹을것이라하더라
○大洋中에漂入하엿을쌔에舟中의사람이다갈오대일즉드르니바다에龍이甚히가난하야行裝을줌을請한다하야物件으로빌새다투어衣服과錢粮等을바다에더지다
○大洋中에怒濤가山갓하서놉흠이靑天에솟음갓고아래로는深淵에드는듯하야다라나고쒸난소리가天地를쎗지며忽然이큰風雨를맛나하날을흔들고바다를두듸리어돗대가다깨지고船에도檣이高大함으로더욱기우러지고흔들니기쉬워서形勢가장차업칠지라舟人을命하야독기로찍어서沉沒할을免하고비가옷을적시엇슴으로집어말니다
○海中에물빗이或은靑白하고或은赤黑하야가난곳마다다르며흰빗이푸른빗이된뒤로난風力이비록굿세나波濤는甚히놉지아니하더라
○十二日만에한巨島에대이니二船이잇서이르난대사람이모다검은옷을입고竹葉笠과棕皮簑를둘넛스며써드난소리가漢語와갓트니여기는浙江寧府地方이라하날이개인날에漢挐山絕頂에올나서멀니西北을바라보면海外에白沙汀이잇는것갓다하더니이제보매白沙가아니고白海라大洋물결사이에物件이잇서그큰것을아지못하되물우에보이는것은긴집과갓고물을뿜어하날을쏘아서波濤가번듸쒸고물결이놉나난지라梢工이서로警戒하여갈오대저것은표적이니크면배를삼키고적으면배를엽친다하더라淮安府를지나매龜山이淮河에잇는대사람이말하되이山에神物이잇스니形狀은원숭이와갓고코가드러가고이마가놉흐며푸른몸에흰머리요目光이번개갓트니상말에傳하되大禹께서治水하실쌔에큰쇠으로이物件을얼거서여기두어淮水를편안히흘으게하야이제사람이이物件을그려서風濤의患을免한다하더라

게辭官退休함을말할뿐이라하엿더니죽이니라(己卯錄)

○猿亭이磊落不羈할새時俗이大袖를崇尙하야그制度가甚히廣濶한지라公이窄袖衣를만들어겨우팔둑이容納하니大抵世上에벼살할뜻이없어서사람보다다르게하야一世를구경하다(稗官雜記)世節이承旨가되엿을때에猿亭이시골에잇어時事에感慨하야外任을어드라勸하엿더니世節이그말을上告하야맛침내極典에두다(同上)

崔溥

○羅州人이라字는淵淵이오스사로號를錦南이라하며我　成廟朝에두번登第하니學問이該博하고英傑不羈하야弘文校理가되고濟州에使臣으로가다가漂流하야浙江寧波府定海縣에이르러살어서도라왓더니燕山戊午禍가이러나매따러서遠地로귀양보냇다가맛침내죽이며벼살이禮賓寺正에이르다

○漂海하야浙江地方에대이니사람이湖水언덕에잇어水車를運轉하야水田에댈새힘드림이적고물이만히올나와서가물때에農事에도옴이되난지라千戶溥榮에게말하야그制度를배우기願하니榮이大畧機形의法을말한대溥가갈오대내가본것은발노運轉하거날이것은엇지하야손으로運轉하나뇨榮이갈오대그것은반듯이蹈車라이制度와갓치便하지못하니한사람이면可히運轉할

것이라松木은개벼워서만들지못하니機械가上下는杉木을쓰고그腸骨은楡木을쓰고그板은樟木을쓰고그車腸은竹片을써서前後를맷고四柱는허리가크고中柱는적으며그車輪腹板의長短廣狹을갓치하되만일杉과楡를엇지못하면반듯이木理에구든것을써야된다하더라(漂海錄)江南便에사람이죽으면巨家大族은或廟와旌門을세우고常人은棺을쓰되뭇지아니하고물졋헤두어서城邊에白骨이무덕이를이루니라

○江北便는비록白髮이난사람이라도다耳環을드리우니라

○北京으로도라와서玉河館에서묵을새琉球國사람陳善이餠饌을가지고와서먹으라하거날그恩惠에感動하야곳粮米를더러주니善이손을저으며물니처갈오대我國王二十年前에나의아버니를貴國에보내서人人이크게사랑하야항상恩情을生覺하엿더니이제또公을만나니엇지多幸치아니하리요하니琉球國使臣正議大夫程鵬等이貢物을드릴것이잇어後館에서묵을새善은그에從者더라

○凌河驛에이르니凌河東岸六七里사이에白沙場이잇고沙窩를그가운대펏스며白沙가바람을따러날녀서鋪城에塡塞하야城이白沙에빠지지아니함이겨우一二尺이더라

○玉河館一夕에한사람이여러羊을모라門압흐로지내는대그中

일몬저스사로비결을지음은不可한지라崔上舍倬이卓犖하야무리로아니하고일즉이詩를지어갈오대春軒之後菊軒翁、壽到稀年兩頰紅。一事只應方寸愧・謾將樗櫟位三公。이라하더니或이무러갈오대무슨詩뇨갈오대七十享壽하고벼살이三公에이르면맛당히이글갓틀것이라하고元日에河壯元緯地를차저詩를지어갈오대今日訪君應有意、欲將詩句換龍頭。라하고사람에게말하여갈오대이것은他日에壯元될비결이라하더니倬이맛참내登第하지못하야一級도엇지못하고일즉죽으니詩를엇지몬저비결에뜻하리오(詩話)

崔壽城

○江陵人이라字는可鎭이오號는猿亭이니磊落不羈하야벼살에뜻이없고詩와거문고를잘하니참絕代奇才라沖庵이항상그詩를사랑하야일홈이썩지안흐리라하더니己卯禍가이러나매일즉이그叔父世節에게退休함을勸하니南袞이듯고怒하야鞫問하고죽이다)

○절머서붓터世上을도망하야멀니놀고詩와그림를잘하더니族人의構陷한배되여罪없이맛참내法에걸니다平日에李達亭輩를좃차놀새발(簾)로송장을거더서空谷에權厝하고밤에그것을직히거날猿亭이와서一絕을읇허갈오대玄室誰相問、淸猿獨可親。自從簾谷後、遙憶盖骸人。이라하니라(丙丁錄)

○나히十九歲에世上을도망하야멀니놀새두루일홈난山水를구경하고이르난곳에는술을쏘개어거문고를만들고탄뒤에버리고가서일즉이머물지아니하고詩를지으매飄逸하고또書畫를잘하난지라南袞이일즉이山水圖一幅으로沖庵을주어글쓰기를請하니公이沖庵에게갓다가맛참보고그우에써갈오대落日下西山、孤烟生遠樹。幅巾三四人、誰是輞川主。라하엿더니袞이보고含嫌하더라金老泉이孝直、元冲、大柔와모듸어말할새公이밧그로붓터이르러長立不拜하고老泉을불너　내게一杯酒를먹이라하야곳주니快하게마시고갈오대내가敗船에서거의빠질쌘하야마음이甚히두려운고로술을마서푸렷노라하고또한作別치안코가거날座中이恠異히역이니孝直이갈오대敗船이라함은우리를가리침이니諸君은알지못하엿을이라하더라公이일즉이그叔父世節에게말하여갈오대世事가이갓흐니벼살하야무엇하리요便하게湖山에두러누어餘年을保全함만갓지못하다하더니辛巳冬에世節이承旨가되여同僚에게일너갈오대壽城이나에게退休함을勸하야가려하되能히못한다하엿더니公을쏘리난者가袞에게말하야袞이祀連獄事에推官이되어公을아울너推鞫함을請하니供하야갈오대士林이不和하야朝廷에禍가날가두려워叔父에

○婁伯의아버니尙翥가나가서산양질하다가범에게害한배되니婁伯이갈오대父讎를不可不갑겟다하고即時독씌를메고범을쫏차압헤서꾸지저가로대나의아버니를먹엇으니나는맛당히너를먹으리라하니범이꼬리를흔들고엎드리거날急히찍고그배를갈너아버니의뼈를取하야그릇에담우고범의뼈는항아리에너허내가운대에뭇고무덤겻에집을짓고假寐하더니그의아버니가와서詩를읊허갈오대披榛到孝子廬、情多感淚無窮。負土日加塚上、知心明月淸風。生則養死則守、誰謂孝無終始。라하더니밋服을맛치매범에고기를먹으니라(行實)

崔山斗

○字는景仰이요스사로號를新齋라하고燕山甲子에生員하고癸酉에及第하니製述한綱目賦가사람의입에膾炙(써든다는말)하고代로光陽에사려서尹衢와柳成春으로齊名되어사람이湖南三傑이라일컷더니公이몬서登第하야玉堂에드러가고族親은다軍士로列鎭에잇난지라公이使臣으로鄕里에도라와서반듯이酒肴를만드러親히잇난營廨에나가서俯伏酬酢하고敢히榮貴함으로宗族을업수히역이지못하며舍人으로同福에귀양가서蘿葍山下에居할새尹衢에게詩를붓처갈오대江路尋春晩、思君步月時。年年山澗曲、隨分有生涯。라하고일즉이本縣司馬所에서잔채함을듯고몬저가매모든司馬는이르지아니한지라술을다마시고도라오니직힌者가罪를어들까두려워하거날公이柿葉을싸서詩를써갈오대桑椹靑紅柿葉肥、小園風物屬芳菲。欲知司馬樽中盡、請看先生醉後歸。라하다

崔漢公

○金山人이요字는台甫니天順己卯春에모든벗과한가지鄕試를볼새馬上에서忽然히裊裊한垂楊이말머리에드림을꾸고異常히역여서同行에게무르니벗이갈오대垂楊에貌樣은正히靑盖와갓흐니네꿈이甚히奇異한지라내가맛당히사리라崔先生이갈오대吉兆가定하엿으니엇지팔니요하더니鄕闈를이겨果然登第하다(鎖錄)

崔裕

○進士崔裕가桃源驛에서써갈오대避秦三四家、仍作桃源驛。自言延送勞、却勝長城役。이라하니風騷의諷諭하난뜻이잇어當時에警策이된다하더니裕가열번올니되登第하지못하고布衣로늙음을맛춘지라이제崔詩를보전대語意가괴로워和裕하야클氣像이업스니라(補閒)

崔倬

○大抵詩는或뜻이업시짓기도하고或새로비결이되기도하나만

才라하시다(筆苑)

崔德之

○全州人이니스사로號를存養堂이라하고我 太宗朝에登第하야여러번州郡을지내매다聲績이잇고 世宗朝때에벼살이集賢殿直提學에이르럿으며詩名이잇고 文廟末年에벼살을바리고靈岩에退老하니一時名士가다餞送할새成三問이詩를주어갈오대歸田非隱計、出處正如斯。漢主思疏廣、唐宗重戮孔。江山如有待、猿鳥亦相知 終始能全義、如公我所師 라하다(本錄) 益山을직힐새몸소儉約함을行하고일을處判함이詳明하더라(名臣錄)

崔敬止

○全州人이라字는和甫니我 光廟朝때에壯元에뽑히고才名과氣概가잇으며벼살이弘文舘副提學에이르니라狎鷗亭에쓴詩一絕이잇으니말이甚히警動되난지라갈오대三接慇懃寵渥優、有亭無計得來遊 胸中政有機心靜、宦海前頭可狎鷗。라하엿난대韓明澮가미워하야懸板하야붓치지아니하다(出明澮傳)

崔淑精

○陽川人이라字는國華요號는逍遙亭이니我 光廟朝에登第하고또重試에뽑히며英試에뽑히고벼살이副提學에이르며詩文이絕倫하야文集이世上에行하다

○又見一年春事歇、玉人猶唱滿庭芳。

○水國寒潮漁店暮、天涯斜日海門秋。

○深鎖洞門閒讀易、此時方覺寸心惺。(逍遙亭謾興)

崔致雲

○江陵人이라字는□□이니我 太宗朝에登第하야벼살이叅判에이르고일로京師에朝會하야允許하심을엇고詔勅을밧들고오매功을議論하야田結과奴婢를주시니固辭하야밧지아니하고天性이술을조아하야맛참내술로겨우四十이지나서卒하다

○天性이술을질겨하야我 英廟께오서근심하사일측이御札을네리사경계하시니公이御札을壁左右에붓치고出入할적에觀省하며或밧게나가轟飮하고집에도라오면夫人이壁을가리처보이니公이昏醉中에머리를床頭에대고頓首謝罪하더라(瑣錄)

崔應賢

○江陵人이라字는寶臣이요號는睡翁이니叅判致雲의아들이라我 光廟朝에登第하야벼살이刑曹叅判에이르니라일측이鷄林(慶州)에尹이되여詩를지어갈오대塵間榮辱幾番春、案牘堆邊白髮新。半夜慣成林下計、明朝又作未歸人。이라하니라

崔婁伯

逸，風亦可逐，箬沒寶藏，名高于嶽，이요일곱재난箭雲螭，狀侔靑螭，足籥碧雲，帷龍之傑，矯迅不群，이요여덜재난騰霧豹，玄霧依霏，赤豹騰陵，山岩麗龜，驪雄莫稱，이요아홉재난軼驚鴻，紫燕凌風，赭珠噴空，朝燕暮越，影軼驚鴻，이요열재난翼飛龍，雋絕飛黃，奇超赭白，滐河之絲，神龍是翼이요열한재난戴房麟 神維月銧，秀乃星鍾，振鬣天衢，冀北羣空 이요열두재난照夜驄 霜輝照夜，虹彩燭霄，翰如飛如所向無遼．러라崔寧城이일즉이사람에게말하되몬저退損함을보이고스사로表襮을두지아니하며 또崖岸을세우지아니하니라(墓誌)

○文章을하매古人의畛畦을밟지아니하고스사로機杼를내어雄豪하고富贍하더라(筆苑)金翰林係熙가벼살을버리고金海로歸養할새崔恒이詩로보내갈오대銀海幾寒金海望，靑雲難奪白雲思라하다(詩話)

○古人이말하되天下에對업난글子가업다하더니薛司藝緯가執政에게미움을當하야벼살을떼이매글을지어갈오대怒於甲者移於乙，用則行之舍則藏이라하고徐達城이頃者에春坊의잇을때에聯句를지을새갈오대治國其猶示諸掌이라하니崔文靖이對를채워갈오대存人者莫良於眸라하니진실노天下對업난글子가업도다(同上)녯적詩人이物件에付托하야景況을取하매말이精切한것이만흔지라崔文靜黑豆詩의갈오대白眼似嫌憎客意，漆身還有報仇心。이라하니文人烈士로黑豆에比하야일을쓴이奇特하더라(同上)

○文靖이平居에隆寒과盛暑라도날이맛도록冠을整제하고도모지게으른빗이업더라(同誌)聰明이絕世하고詞源이逸發하야크게儕輩의推服한배되니라(同上)權止齋가매양崔文靖의著述함을보고갈오대우리東方에文章의氣習이頹靡하거날能히發揚하야振起할者는반듯이이사람이라하더라(誌序)端午日에太虛亭에잇슬제小雨가뜰에뿌리난지라밥을내리고조을다가十六韻律詩를和作하야두아들을경계하야뎌에쓰게하다(本集)

○國朝에琉球國이와서鸚鵡를드리니崔恒이鸚鵡賀箋을올니다我 世祖께오서일즉이東方學者에語音이바르지못하고句讀가分明치못함을歎息하시니비록權近，鄭夢周에口訣이(吐)잇으나잘못됨이만흔지라老臣宿儒에게命하사四書五經을나누어주시어녜를考攷하고이제를證據하야口訣을叅定하며또文儒를모듸어달느고갓흠을講會할새 上이親히睿裁를더하시고崔恒이항상左右에잇어毫分縷析하야應對함이소리갓흐니 上이드르사시려하지아니하시고左右에게말슴하야갈아사대寧城은참天

○命을밧드러野人을칠새軍士를婆猪江에나오니맛침내크게비가와서人馬가飢困한지라公이仰天大號하여갈오대野人이우리生靈을殺害하거날이제하눌이저의罪잇음을容恕하시고우리의無辜함을困難하게하시니嗚呼라皇天은엇지우리를불상히역이지아니하시넛가하고말을맛치매옷깃을적시니조금잇다비가긋치거날諸將으로길을나누어나가게하야크게破하다(同上)

○어려서붓터英偉하야무리하지아니하고그의아버니襄莊公이일노北靑에귀양가니公의年齡이二十一이라벼살을버리고도라와서親히돌을저房을만들고나무하여불때며질겁게모시난틈에날마다고기잡고산양질하야甘旨를依賴하고밤에는門밧게서자며安否를뭇고終始를게을느게아니하다(同上)

○일즉이泰安郡을직힐새찻던활갑에粧餙한鐵이부서젓음으로工人이官鐵노기웟더니公이듯고곳工人을命하야기운鐵을도로풀때이라하니그의淸介함이이갓더라 절머서붓터軍旅中에오래잇어서寒暑를무릅섯슴으로勞傷한대이르러서痢疾노卒하다(同上)

○崔貞烈이나매母夫人이卒하고이웃楊水尺의집에서길느더니점점자라매膂力이絕人하야水尺을따러山中에서산양질하더니大虫(虎)이잇어猝地에숩흐로나오거날公이한살노죽이고와서水尺에게報하니가서보매큰범이더라(筆苑)

崔恒

○朔寧人이니字는貞父요號는大虛亭이라我 英廟朝때에壯元에뽑히고또重試에이기고靖難佐翼功에參與하야벼살이領議政에이르고四六文을잘하며文衡을지내서一時表箋이다그손에서낫스며諡를文靖이라하다

○崔恒이應製詩에갈오대大地窮炎蕩二精, 尺天雷皷但轟轟。이라함은二芳(太祖에아들芳蕃, 芳碩)의變을말하야一國에臣民이다河崙에陷害함을입어我 康獻이비록開土의功이게시나一方을멀니하야한갓憤鬱함을더하고上天이비록雲雷의大張함이잇으나다만片天의碌碌함을轟轟히하니누가能히動念하며누가질겨警畏하리요하다(雜錄)

○我世祖께서十二駿賛을지으라 命하시니崔恒이潛龍時에타섯든말노製進한대自 上으로써서群臣에게보이시고그림을그리라하시니첫재난靖世驃요둘재난流霞騮, 飛霞乍流, 汚血倘新, 于葦于釜, 命中孔神이요셋재난梨花驄, 輕雲點漢, 梨花散風, 鏑不虛鳴, 一策衡從이요넷재난玉英虬, 英英凌雲, 矯矯挐空, 日行千里, 時乘六龍이요다섯재난凌空鵠, 天駟之精雲鵠其姿, 王方逐鹿, 衆服其奇요, 여섯재난逐風駒 天與之

라오게하니右議政이오謚를貞烈이라하고廟庭에配享하다

○일즉이安州牧使 가되어 公務하난틈에 廳後隙地를 다스려외(瓜)를심우고親히김매서村民이公인줄알지못하고무러갈오대相公이이제어대게시뇨公이속여갈오대某所에게시다하고드러가서옷을곳처입고出廳하야判決하다(劇談)

○安州牧使로잇을때에村婦하나가울고갈오대범이妾夫를죽엿나이다갈오대내가너를爲하야원수갑흐리라하고범을쏘차서활노쏘아죽이고배를갈너그骨肉을取하야衣服에싸서棺槨을갓추어무드니村婦가感泣함을말지아니하더라(同上)

○我 太祖께서海州에幸行하사講武하실새潤德이扈駕하여좃친지라一日은 上이큰내를捷路로건느려하시거날潤德이 啓하야갈오대臣이請컨대몬저물의淺深을試驗하리이다하고말을타고곳물속에드러가서곱비를잇쓰러말목을우무리게하고거짓그몸을치우치게하니물이안장에밋치난지라곳도라와 啓하여갈오대물이깁허건늘수없사오니엇지이물을건느시리잇고길은捷路를取하지아니하고배는타지안다난말이잇나이다 上이嘉納하시고긋치시다(行狀)

○崔貞烈이出將入相하야地位가台司에이른지라일즉이居하난집南便에雙池를파고蓮을심우며또花木과嘉卉를그겻에심우고

號하여갈오대雙池라하고매양公退之暇에耆老를다리고그사이에술을두어談笑하야蕭然히山野의趣味가잇더라(同上)

○崔貞烈이婆猪江野人을칠새장차江을건너賊藪를곳씨르려하더니노루四隻이突然히營中으로드러오매軍士가쏘아죽이니사람이恠異하게역이거날公이갈오대내드르니武王이紂를치실때에軍師가孟津을건늘새白魚가王의배로드러오거날사람이갈오대白은商色이라이제王이배에드니商人이周나라로도라올徵兆라하엿으니노루는野獸라이제스사로오니實노野人이사로잡힐徵兆라하고軍士를내어그窟穴을뭇지르매形勢가대 를쪼 개난것갓하서大捷하고도라왓다(同上)

○일즉이安州를鎭定할새버들數萬株를고을南便에심우니可히고을터를감출만하고水災를막음이라公이도라온뒤에사람이그德을生覺하야버들을사랑하고鄕約을만드러서敢히그가지를썩난者가잇으면禁하야罰을주어鄕約이數世에이르도록갈니지아니하니사람이甘棠(周公의심운것)으로比하더라(同上)

○일즉이鏡城을鎭定할새胡人等이畏服하고서로경계해갈오대勇將이鎭에잇을때에는邊塞에갓가히못할씨라그가朝廷에도라간뒤에맛당히舊居를回復할것이라하고무리를거느리고멀니가니라(同上)

라能히當日에探歷하던일을말하야내가感涕함을오래하고詩한首로情을뵈노니楓岳久聞天下勝，洪君可惜後來賢。盪胸曾喜憑遊錄，隔世今嗟偶伴僧。只爲相從同學道，非緣長往獨求仙冷烟風雨曬江上；回首平生思惘然。（本錄）

○孝友之實에眷眷하고樂善之誠에懇々하며燁燁한才華의아름다움과孳孳한學問의밝음이라하다（退溪先生祭文）

洪裕孫

○南陽人이라字는餘慶이요號는篠叢이며또狂眞子라일커르니집이代로가난하고放達하야檢束치아니하더니일즉이佔畢齋를뵙고學業을바드니사람됨이文은漆園（莊周）과갓고詩는山谷（黃庭堅）을涉獵하고재조는孔明（諸葛亮）을쉬고行實은曼倩（東方朔）과갓호며雪岳嶺上에八分으로쓴絕句한首가잇으니生光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號馬韓。曾與永郞遊水府，又牽春酒滯人間。이라하야읽으매사람으로쇠글에뛰어나난生覺이잇으니洪餘慶이南秋江이嶺東에놀물을듯고미리이詩를지어서기다리니餘慶은또한物外士라（丙丁錄）性이放達하야檢束하지아니하고또집이世로淸貧하야겨우몸을가리우고或은不裙하고行하더라（師友錄）嗚呼라公의世上을버림은사람에姦詐함을미워함이아니뇨그러나죽음이삶보다나은것을아니비록萬世라도그崇尙하노라（梅月堂祭文）

洪瀚

○南陽人이라我 成廟朝에登第하야벼살이叅議에이르니性質이剛直하야許可함이적어서權貴에미워하난배되더니戊午禍가이러나매謀陷함을當하야귀양가다가道中에서죽으니我 中廟께오서吏曹叅判을命贈하시다

崔茂宣

○永州人이라性이通敏하고또華語를알어서家僮으로元人의焰焇하난法을私習하게하고火㷁을두어沈德符와倭를처서倭船三十餘艘를불질느고永城君을封하엿더니 本朝에드러와서벼살이叅贊門下府 에이르다

○崔茂宣이倭에陸梁을근심하야水戰과火攻할計策을生覺하고焰焇煎用하난法을求하야朝廷에알외어비로소火㷁을두다（火藥記）元나라焰焇匠人李亢과한가지이웃하야그쇠를무러서家僮數人으로私習하게하야試驗하고朝廷에알외어비로소火㷁都監을두다（麗史）

崔潤德

○通川人이라字는白修요襄莊公雲海의아들이니武藝로나와서世上에名將이되고我 英廟朝때에野人을치고軍士를온전히도

第三에잇난지라金大成弟子로따리여檢査하니供하야갈오대頃者에奸臣이天聽을가리우고君子金湜等을構陷한지라忠信하야속이지안난마음으로極盡히말하고죽으려한다하더니맛침내못되고金湜을차저奸臣을除去함을議論하려하다가臺諫이死律에둠을請하야臨刑에쓸으로매다가두번쓴어지니刑官을돌아보고갈오대君이王命을밧드러刑罰을監督하거날썩은쓴으로목을매여죽이려하나뇨하며顏色이變치아니하고죽다(己卯錄)

洪彥弼

○洪領相彥弼이몸가짐을儉素히하고紛華를조아하지아니하더니일즉이生日이되여子弟가歌管으로酒筵을베풀여하니公이갈오대地位가놉흔대잇어향상戒愼함을품엇거든엇지聲妓의질김을하리요하고服飾의奢侈스러운것도물니치며子婿가벼살이通顯하되매양뵈올때에는呵辟을모다물니치다

○洪益城彥弼의夫人는宋相軼에쌀이라益城과軼이다首相이되고아들暹이또한首相이되야夫人은享年이九耋이넘고暹은八十에持服終制하니夫人의壽福은녯적에도없난지라盧相守愼이暹의賜几杖宴에詩를지어하례하여갈오대三從不出相門闈、此事於今始有之라하고宣廟께서米豆를만히下賜하시다

○아들暹의號는忍齋니吏曹佐郎되엿을때에許沆、蔡無擇等이金安老와締結하야沆等이安老의아들金禧를銓郎으로薦擧하려심쓰니暹이좃지아니하고말이沆에게觸怒되어沆이얼거서獄事를만드러殿庭에서鞫問하고興陽에杖配하야金吾郎(禁府都事)이다리고公州錦江에이르니杖瘡이甚하고피가옷에무든지라보난사람이避할새그때에科擧가잇어南方선비가여럿이上京하다가津頭에서서로만난지라선비中에年齡이가장적은사람이여럿에게말하야갈오대내가드르니洪暹은士類거날罪없이따려귀양보내니반듯이小人이當國한지라우리가엇지이때에科擧를보리요하고서로챗죽을돌니니暹이수레에누어呻吟하다 가이말을듯고心神이洒然함을깨닷지못하야천천히그의姓名을물으니林亨秀라하더라(雜記)

洪仁佑

○字는應吉이요號는恥齋니일즉이關東에노라記錄함이잇어退溪先生이跋을지어주고恥齋가歿後十餘年에先生의그의遊山할때에同行하던僧人을만나서글을주어갈오대나의벗洪上舍(進士)應吉이道를求함을懇切히하더니不幸히喪事를當하야너무哀毀하야죽으니슬푼지라應吉이일즉의나에게金剛山의논것을記錄하야보히거날내가글을지어주어이제記憶할수없으나東으로오다가舡上에서偶然히一僧을만나니遊山할때에引導하던者

云長고靑山이在上하고灣漪在下라萬歲千秋에誰過斯野오指點徘徊에其必有悵然者矣리라(本錄)後에李荇이本道를按察하야墓下에巡過하다作文하야祭하니「八月初吉에日將西曛이라荇來奠盃하니直卿之墳이라日月幾何오梓木連雲이라靑山灣漪는正如君文이라一哭而退하니幽明之分이라」

洪允成

洪仁山允成이登第한지얼마안되여我　光廟를도와靖難하고富貴를三十餘年이누려聲勢가憚赫하다(叢話)允成의酒量이甚히크더니一日은我　光廟가群臣을內殿에잔치하야모서안졋더니上이傾海로그堂을이름하얏스니公이술을만히마시되困하지안흠을이름이라後에表로밧들고京師에갓더니翰林陳鑑이傾海堂三字를써서주니黃守身과金何의酒量이洪으로相敵하야終日痛飮호대하나도醉色이없으니我　光廟가傾海堂이란號로주고圖書를색이어주시니한선배가잇서마시기로조하하더니詩를지여投謁하얏스니傾海主人傾海客、主人傾海客何辭오하니一時가傳笑하더라(筆苑)洪仁山이　光廟에고임을어더賞賜를만히밧고兼하야蓄積하기를힘써輸運納第하는것이晝夜로쓴치지안코甲第를이룩하야못을臨하야堂을두고名儒와鉅士를모아찬치안는날이없으니饌品이豐腆하고絲竹이嘹亮하야낫과밤에쓴치지안코客이威嚴을두려하야量껏먹지안는이없어반듯이누어실려집으로돌아가니비록何曾의萬錢之食이라도能히지나지못할러라(粹言)我　光廟가宗瑞를죽이든저녁에먼저訓鍊主簿洪允成으로公事를記稟한다핑게하고가서엿보게하니宗瑞가內房에잇서벼개에눗고서妾이後에잇서允成을불러압흐로세우고가로되드른즉네가힘이잇다고하니내가强弓이잇스니試驗하야당기여보아라하거늘允成이잡아다녀다가二張을連하야쩍그니宗瑞ㅣ가로되樊噲만갓지못하다하다(雜記)

洪應

○南陽人이니字는應之요漢城尹深의아들이라我　文廟朝에壯元科에뽑히고文名이잇으며또글씨를잘쓰고風標가端雅하며몸가지기를法度가잇고翊戴佐理功臣에參與하야벼살이左議政에이르니사람이賢相으로일커르니라謚를忠貞이라하다

○許磐이처음에社稷參奉이되엿을때에左相洪應이提調로잇난지라달내여갈오대　世子난나라에儲君(다음임군)이라他日에萬民의仰賴할배거날이제宦官과居處하시니遊玩親狎할때가만흔지라請컨대이갓치마시도록하라하다(師友錄)

洪順福

○字는子綏니己卯年의禍나던날에儒生이上疏할새公의일홈이

明。 風高永郞湖、 月出安商汀。 孤鷁泊舟處、 此固云蓬瀛。
(本集)慶源에구양가서城南樓에올라詩를지엇스니去國一身投絕域、 高城五月上南樓。 乾坤納納存雙眼、 鷁俎喧喧失百憂。 賈生不用傷王傳、 子厚何須恨柳州。 底處江山非我有、 古今人世本來浮。 라하다(本集)江原監司가되여瓜滿이되여돌아오다가醴泉을지나다詩를지엇스니前村烟暝已藏雅、 客舍沉沉夜不譁 深樹月明啼杜宇、 廣庭春盡落梨花。 衰容對鏡年年換、 病眼看書字字斜。 夢裡溪山明日去、 門前流水是吾家。 (仝上)

洪彥忠

○義興缶溪縣人이요字는直卿이요號는寓菴이니文匡公의아들이라燕山朝에登第하야吏曹正郞이되고詩로世上에울리엇스며또氣節이잇더니甲子에禍를當하야遠地에구양가니스스로죽은것을期必하고自挽詩를지니文章이그아버지보담낫다고한다

○燕山이舊日言事之臣을追罪하야날로丹陛下에拷鞫하니사람이옷에피무든것을보고慨然히가르처가로되慘愕하도다하니直卿이가로되弘文舘물의드린바라하니대개舘中論列로罪를當함이요弘이紅字로音이갓고血色이붉은故로이름이라鞫問을마치고配所로돌아갈새종놈이門밧게서기두르니直卿이가로되平生의爲學한禍가이에이르느냐하고자못酸苦한빗이잇거늘僕이戲弄하야가로되만약당신으로智慧를긁어버리고學識을감추어悾悾然(無知貌)한한物件이되엿스면당신이또한하겟느냐直卿이撫然하야가로되무엇流離顚沛中에사람이或省記하는것도學이요客路ㅣ辛艱하고枵然垂槖이어늘사람이或繼給하는것도學이오海島에竄伏하야神魂이危悸하거늘文墨을除하면娛玩할것이없으니學의功이크도다나로하야금마음의善惡과입의是非때문으로猜忌가모이고뮈워함이몰려世上에禍를부르게된것도固是學이라또스스로得力함이저갓거늘그祟致釁積함을當하야괴로움을밧고毒을取함에는나의學問을돌아보고病으로알아큰험이몸에잇는것가티할뿐아니엿는지라만약나의顓蒙함을돌이키고나의知覺을쌔어頑然히거저먹고섭기만하얏스면惘然히九天上으로坑溷中에떠러짐가트리니비록百番顚沛를하나내가엇지敢히이것을하랴往往坑溷中에뛰어일어나九天上의榮祿을取하려하니擧世가다그러한지라九天上의危殆함이坑溷中의安且樂함이아니라그러나내엇지敢히나의危殆함으로저편안을박구랴돌이켜생각하면拱璧이몸에잇슴만가틀뿐아니로다한가지啞然히한번웃다(野言)眞寶로구양가서自挽을지으니大明天地에日光照國이라男子姓、 洪名忠字直이라半世迂拙에文字之攻이라在廿卅有二年而終이라卜居故縣茂林之鄉하니命何云短、 何何

塡가晉州牧使가되여그事實을자세히알고일즉이特進官이되여啓聞하니그門에旌表하니라이런일이잇슴이여忠義伯의後孫으로伯符에게싀집왓다가죽기로맹서하고두마음을두지안하婦道를온전히하니世界에매이지안흠이비록놉다하나맑은근원의흐름과바른거죽의그림자가엇지關係될바없으랴(粹言)

洪逸童

○南陽人이니字는日休요號는蔴川子라氣宇가卓犖하고詞賦를잘하며또잘마시다我 英廟朝에登第하야官이同中樞府事에이르다逸童의性이天眞에맛기여邊幅을닥지안코홀로옛거문고를어르만지며絃은잇스나譜가없더니일즉이가로되나의거문고는淵明의千載不傳하든旨趣로어덧스니淵明이나지안흐면알리없다하다(筆苑)일즉이 上前에서佛事를議論하니 光廟ㅣ그짓怒하야가로되맛당히이놈을죽여佛氏사례하리라하고左右를命하야칼을가저오되逸童의論辨이自若하거늘左右가칼로이마에대인지두번이나또한돌보지안코두려운빗이없으니 上이壯하게여겨가로되네가죽음을두려하느냐逸童曰맛당히죽게되면죽고맛당히살게되면살지니엇지敢히死生으로그마음을밧구리와하니 上이아름답게여기사貂裘一領을주시고써慰勞하시다(仝上)洪逸童이劇飮無何하다가醉한즉풀입흘뜨더笛부는소리를짓어悲壯震厲하다(仝上)一日은급히마시다가곳죽으니사람이그爛腹인가의심하다뜻이잇서베풀지못하고位가能히차지못하얏스니앗갑도다(仝上)八音體로본바다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字로詩一篇을지어徐剛中에게부치니金多令人貴、無詩令人俗。不頑固不害 柱香終見伐。絲染不須悲、岐多何必泣。竹看君子操、松變歲寒骨。匏飮信可樂 窩室聊自適。土床冬暖足華牖夏散髮。革帶任男頑、繿衣置妾惡。木草與同腐、一生何役役。選

洪貴達

○義興缶溪縣人이니字는兼善이요號는涵虛亭이요一日虛白亭이라我 光廟朝에登第하야官이左叅贊에이르렀더니燕山朝에罪를입어慶源에구양갓다가謫所에서죽으니라文章이雅健典古하야文衡을지나고謚는文匡이라한다

○江原監司가되엿슬때에「遊三日浦序」에이르되自古로神仙이죽지안하或變名도하고形象도밧구어다시千載의後에놀아도사람이알지못하나니永郎의무리는엇지今日에座中에잇지안흔줄알랴하야고詩에이르되昔聞三日浦、今上四仙亭。水拍白銀盤、山圍蒼玉屛。天空彩雲濕、石老秋光淸。仙人去已遠、古亭今無楹。當時遊戲處、雲外笙簫聲。千載復吾人、六字看猶

니額을주어가로되竹樹書院이라하고또書籍을주어推奬하다楊州牧使南彥經이또書院을道峯山下에세우고시골사람이또書院을龍仁墓下에세우다　宣廟께서即位한지二年에太學生洪仁憲等이上疏하야文廟에配享하기를請하고兩司와領相李浚慶이서로이어啓請하고玉堂이上劄하야大官과美諡을주기로請하니於是에領議政과諡文正을　命贈하고萬曆辛亥에文廟에從祀하다(己卯錄)趙夫子의居家와行己가古人에붓그럽지안코爲學이篤實하야危坐積熟하고衣冠을반듯이端正하게하야아츰으로저물때까지初昏으로三更까지兀然不動하고淸曉에일즉일어나서세수하고머리비서비록더운여름짜른밤이라도조금도變하지안흐니생각건대그學問이程子에不及함이또한멀지안되다만施設이되다가급히不幸한데이르니當時의일이야可히참아말하랴(洪恥齋日錄)

趙之瑞

○林川人이니字는伯符요號는知足亭이요我　成廟朝에登第하고또重試에壯元하다性이訐直하니燕山이東宮에잇슬때에侍講院輔德이되엿다가甲子에이르러被殺하다

○山陰에世居하얏고性이鯁直하야燕山이東宮에잇슬때에날로遊戲로일삼고學問에는全혀마음을두지안흐니之瑞가輔德이되여매양進講할때에冊을압헤던저가로되邸下가力學하지안흐면臣이맛당히啓達하리라하니燕山이甚히괴롭게여기고許文貞琛은弼善이되여서부드러운말로순하게하야從容이開悟하니燕山이甚히許諾하다一日은燕山이壁間에크게써가로되趙之瑞는큰小人이요許琛은큰聖人이라하니듯는者가趙를爲하야甚히危殆롭게알더니甲子禍가일어나기에미처燕山이몬저베히고그집을籍沒하고許琛은位가首相에이르다

○禍가일어나鄭誠謹으로同時에拿來를當하니之瑞가스스로未免함을헤아리고妻鄭氏로마시며永訣하야가로되나의이번길이반듯이돌아오지못하리니祖와父의神主에엇지할고鄭氏가울어가로되맛당히죽는것으로스스로保全하리라한다之瑞가죽으매그집을籍沒하니鄭氏는곳忠義伯夢周의曾孫이라其父ㅣ가로되집이이미敗하얏스니엇지本家로돌아와그옷을보지안는고하니鄭氏가拒絕하야가로되亡人이祖父의神主를부탁하거늘妾이許諾하얏스니엇지中間에저버리이요또亡人의妾이따로茅舍가잇스니可히가서의지하리라하고드듸어神主를안고그집으로가서朝夕에哭泣致祭하다가中使(內寺)가到境함을드르면곳神主를안고집뒤竹林에업드려三年을마추다反正한後에드듸어옛집을回復하고奉祀하기를常時와가티하니一邑이稱道하다時에李

은모다　先朝의미치못한바라他日에小人이만약紹述이란말을빌어마추면善類가危殆하리다近來魯山에祭하고昭陵을回復함은모다志士의行코저하나엇지못한것이더니　聖世에이르러建白하야行하고또愼氏를다시세우는議論으로金淨과朴祥이上疏에하는데外지이르렷스니亦是正論이어늘其時에議者가大罪에두고저하니此等事는모다小人의籍口요士林의禍根이라그交結往來하는것은修己、治人、事君、事親하는道를講論하는바이니自古로正直한이들이世上에盛行하면반듯이큰禍가잇서그後에짜르나니이제朋友의交遊講學하는것이엇지그사람이업스리요閭閻之間에서모다大禍가반듯이朝夕에생기리라하니대개前에懲戒한者가잡다하다(同上)

○일즉이晝講에丞旨朴世熹가아뢰되趙光祖가젊어서金宏弼을스승으로섬기고道學에潛心하니時人이毁謗하야或狂者라일컷고或禍胎라일컷고朋友가絶交外지하더니反正의처음에이르러비롯오그배운것으로後生을倡導하니臣의發開된것도모다이사람때문이라하다(同上)臺諫이靖國功臣의濫授者를請削하니廷議를命收하실새南袞이禮曹判書로그議論에避하고저하야拜陵獻官을求하야가다其後에公이入侍하얏다아뢰되近來崇品六卿이陵獻官이되니그사람이반듯이일은謀避함이라人臣이몸사랑하기를이가터하니남어지는足히볼것이없다하니袞이마츰入侍하얏다가붓그러워물러가다(同上)

○南袞과沈貞이淸流의容納하는바가되지못하고公은知遇를어더小民이稱善하니이를憑藉하야一網打盡코저하야洪景舟을시켜椒掖(椒는內殿掖은掖庭)人心이모다趙氏에게돌아간다는것으로　上志를흔들고또不經讖文으로禁苑쑛나무입사이에假作하야走肖爲王四字로써서이것으로恐動하고公으로罪魁라하니多幸히鄭相光弼의涕泣牽裾함을힘입어죽음雷霆의威가개엿고그下獄하기에미처首徒之人이宮城을環守하고館學之士가闕庭에號哭하니由是로上의疑惑이滋甚한지라供曰士가世上에나서밋는바者가君心짜름이라다른뜻이없다하다처음에死律로마련하더니이에綾城에杖配하고俄而謫所에賜死하니곳十二月二十日也요그때나이三十八이러라이날에白虹이날을둘러東西가各各二겹이요南北이各各한겹이요南北으로둘린밧게各各두줄기무지개가잇서뗘술가리된것이하늘에닷고또未申方에짜로한줄기무지개가잇스니길이丈餘라모다한時가지나업서지다明年에龍仁先塋에安葬하니이에遺志러라아들定은나이四歲요容은年이二歲니定은早卒하고容은벼슬하야文川郡守에이르다아들이없어從姪舜男으로繼後하다綾城사람이書院을지어써祭祀지나

姓名을무르니都事柳潝이迫促하는뜻이잇거늘公이歔欷嘆曰古人이詔書를안고傳舍에伏哭한者가잇스니엇재그러케다르냐하고또가로되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이라하고드듸어藥을먹고이불을덥고絶命되지안흐니드듸어목을매다(野言)

○先生이成化壬寅에나셧스니天分이甚異하고自小로慷慨하고큰뜻이잇스며博學力行하더니나이二十九에進士壯元을하고中廟乙亥에吏曹判書安瑭이아뢰되趙光祖가經術에밝고行義가잇서맛당히擢用할바이니만약資格에거리껴前例대로叅奉을시기면足히士林을勸勵할수없으니請컨대六品職을除授하소서하니　上이允許하사곳司紙를除授하다이해가을謁聖別試에乙科第一人에올랏더니正言을拜하매臺諫權畝手와李菪等의스스로言路막은실수를彈劾하고丁丑에修撰、校理　應敎로典翰을拜하니辭讓하야가로되小臣이學問에뜻이잇스나實한힘을쓰지못하얏스니僻邑을빌어治民한餘暇에學術에致意하야治民과治學을거의兩全하리니小臣은未成人이어늘一朝에不測한恩澤을입엇스니엇지그地位에冒居하리外하니不允하다戊寅正月에副提學에陞差하고五月에同副承旨로옴기니右承旨金淨이아뢰되趙光祖가經幄에잇서補益이弘多하니丞旨는喉舌의地位라진실로맛당히擇任할것이요또한入侍論難할지나其任을專主하게함만못하다居數日에副提學을還拜하야매양入對하면或날이늦도록까지이르니　上이모다虛心傾悚하시다(同上)

○會寧城底에速古乃가만히深處野人等으로甲山府界에들어와人畜을만히잡아가거늘南道兵使가密啓한지라　上이三公과該曹를命招하사議論케하시고먼저密旨를本道에일르사또兵甲器械를보내시고李之芳을命하사御衣와弓矢를特賜하시니即日拜辭하다　上이宣政殿餞宴에臨御하시니丞旨金正國이아뢰되副提學趙光祖가入對를請한다하거늘곳　允許하시다公이進曰이는正히盜賊狙譎의꾀와갓고또堂〻大朝로한公麼醜虜를爲하야盜賊의꾀를行하니臣이극히붓그러워한다하니　上이衆議를물리치시고보내기를罷하다公이三品之官으로能히片言으로上意를感動케하야朝廷大議를발리하니사람이모다側目하다(仝上)

○正德戊寅에臺諫이昭格署를업새자고請하고弘文舘이또한逐日論啓하나모다允許치안흐시니一日은스스로劄子를지어同僚에게일르되今日에允許를밧지못하면물러가지못하겟다하고日暮하매臺諫이모다물러가니玉堂이因하야論啓하되鷄鳴에이르도록그치지안흐니　上이不得已允許하시니丞旨等이책상에의지하야조을고모다실코괴로워여기다(同上)

○己卯五月에公이다시大司憲이되여아뢰되國家의修擧하는일

人이서울로와서告發하야곳拿考하고마츰내死刑(粹言)을당하고一人은가치매며告치안흔罪로罰밧고告한者는受賞하다已卯에趙靜庵諸公이구양을가니黃季沃이란者가잇서먼저救하는上疏를짓고또尹世貞과李來等으로連名上疏하야罪를請하니靜庵이마츰내이것으로禍를맛낫다대개黃의上疏진것이두가지로하야써그惡을부리니그奸譎한實狀을可히말하랴(稗官雜記)

○己卯秋에南袞이趙靜庵으로가티試圍에잇다가成守琮의試劵을보고靜庵이갈오되成이아니면그가튼文藻는能히짓지못한다하야이에叅榜을어덧더니禍後에靜庵에게허물은돌리되文理가닷지안커늘私意로試取하얏다하야榜目에見削하다(本錄)己卯十月에左相申用漑가죽다　上이禮를의지하야擧哀코저하시니大臣이議호대重難타하야果行치못하얏더니後에趙光祖가入對하다가알외되臣은드르니柳寬과柳廷顯의죽엄에　世宗의哭聲이밧게外지通하야至今에도듯는者가悚動하지안는이없나니前日下敎한뜻이甚히아름답거늘大臣이別殿에서可히할것이라하니그將順치못함이甚하다하다　世宗이柳廷顯의죽엄에禁川橋外에幄次로베풀고行하시다(雜記)

○己卯十月에大司憲趙光祖等이合司伏閤하야論호대丙寅反正時에無功하고濫錄된者가만흐니濫錄된者를削去하라고請하고副提學金絿等이合司上箚하고大臣六卿이또한아뢰니　上이不從하시와兩司가辭職하기에이르니　上이引見하시고重難한뜻으로말슴하거늘趙光祖가不可不從할뜻으로極諫하니　上이允許하사二三等의濫錄者와밋四等全數를抄削하얏더니밋光祖等이敗하매돌우削勳치안타(仝上)太學生朴謹等이上疏하되趙光祖의學術의바름을極히議論하고　先王이무리小人에게속은바되여서職牒을還給하야士子의趍向을발르게하자고請하니　仁廟ㅣ甚히嘉奬을더하고廷臣이또한말하는者가잇되愼重히하야敢히急히베풀지안흐니대개기대림이잇더니六月末에大漸(病劇)에미치니大臣에傳敎하시되光祖等의復職과賢良科回復하는일은내가先王時의일임으로從容히하려하얏더니이제내病이이가트니光祖等의職과밋賢良科를回復하라하시다(上仝)

○趙光祖가처음綾城으로구양갓다가바로賜死하얏스니故事에무릇宰相에게賜死하매御寶文字가잇지안코다만　王旨로밧들어施行하더니金吾郎(禁府都事)이竄所에이르러　王旨로말하니公이써하되國家의大臣待接함이이러틋草々함은不可하니그弊가將次奸人으로하야금미워하는者는擅斷하야죽이게되겟다고하야一言을上疏하야아뢰고저하다가마츰내못하고沐浴衣冠하고庭中에안저　上體의若何함을뭇고다음에三公六卿의

○省身克己로먼저를삼고持敬主靜으로힘쓰는것을하니沉潛刻厲하고精思力踐하다

○先生이大憲이되엿슬때에매양賜對를하면반다시義理를널허말슴하야縱橫出入하야한말을그틈에쉬우지못하니비록隆寒盛暑라도날이늦기까지그치지안하所言을允許하지안은일이업스니同侍者가괴롭게여겨모다슬혀하는빗이잇다(摭言)□□□□□□貢物이過多하야이까닭으로백성이날로困하니經費의쎄움을量宜裁減한然後에거의安民하리라하다(經筵陳說)古事를體認하야某事는배울만하다하고某事는不可學이라하야積累之功으로求하면비록한번에한장식講하나所得이또한만커니와不然하면비록한번에十張식講하나다만虛文이될뿐이라고하다

○父가子를알지못하면子가憂色을免치못하고君이臣을알지못하면臣이能히盡忠하지못하나니君臣父子가大槪한가지니라

○志大한사람은비록經綸잇는事業을짓지못하나大節을當하야그所守를일치안나니登山에譬하건대山上에이르기를期約한者는비록쑷지이르지못하나山腰까지는可히이를것이요만약山腰까지가기를期約하면山밋을써나지못하고반듯이그치리라하다

○人君이맛당히君子小人을分辨할지나그러나小人을分辨하기는至難하고君子分辨하기는쉬운것가트니먼저알기쉬운者로써信任하면비록小人이라도스스로放恣하지못하느니다

○利의根源이한번열리면그害가甚히크니선배된者가平時에持論하기로비록正直한것가티하나만약事故가잇스면手脚이忙亂하나니利源은이國家의病源이라압흐게쓴흔然後에可히그아름다음을길이保全하리라

○委質하야臣이되엿스면맛당히盡忠事君하야一身의禍患을不計할것이나그러나善人이恒常적고不善한者가恒常만흔故로禍患을計較하지아니치못하고만약일이잇스면驚疑畏縮하지안는이가업서抗顔極諫者가적으니라

○中人以下는爲善爲惡하는것이때의崇尙하는바를싸르나니우에잇는사람이그可히勸勵하는道를다하지안흐라士習의不正한것으로在下者에게만罪를돌려보내지못할것이니라

○廟朝에는宦寺가煽亂한것이아니라大臣이險詖하야上의뜻을엿보고그私慾을부려서　成廟初年의士林을기른것을一網打盡하야하나도남은者가업는이라仝上嘉靖壬午에하늘이가물더니康翎縣에三人이가티벼를매다가一人曰旱勢가如此하니반듯이凶年이들리라드른즉趙宰相光祖가淸簡하야各道州郡에請편지가쓴허지고이까닭으로村里에叫號하는아전이업더니이제구양갓다죽음을들엇스니天災는이것으로말미암음이라하거늘그一

하기로期約하고未得할것으로自畫하지안타

○先生이綾城에編管하얏더니(編管은竄謫)命至하기에미처서(命至는後命)沐浴冠帶하고顏色이不變하고從容就死하야족음도怨尤가없다그말에가로되愛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라하고또가로되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이라하다(仝上)先生이承命하야戒心箴을지어바치니「天理晦瞑、氣亦否屯。彝倫斁而、萬物不遂라하다(戒心箴)先生이經筵에서進啓호대「士大夫家가儉約으로自持하면子孫이長久하되敗하지안코遊宴으로스스로放恣하면傾家破產에이르기가쉬우니廟朝의엿헤士大夫가耽樂奢靡하야社稷이거의위태할번하얏스니이제有識者가또한習俗의옴긴바가되여儉約을가르켜蕭條하다하고遊宴으로큰氣像이라하니한말로나로를일음이이런것을이름」이라하다(儒先錄)先生이이르되外間에愛馬者도잇고愛花草者도잇고鵝와鴨을愛養하는者도잇스니만약外物에馳心하면반듯이빠지는데이르러마츰내入道할수없으니이것이이른바玩物喪志라고하시다

○젊어서金宏弼을섬기더니그자라기에미처서스스로깨닷고奮發하야一時之人이자못毀謗하는이가만하或禍胎라고일커르며朋友가다쫀코사귀지안되先生의立志가甚篤하야죽음도撓屈하지안코비로소그學으로後進을倡導하야感發한者가甚多하더라

○先生이著春賦自序에이르되春者는天의元이라四時가春으로부터비롯하고四端(仁義禮智之端)은仁으로부터發하나니春이없으면四時의차례가이르지못하고仁이없으면端이이르지못하나니天은慾心이없는지라春이行하야四時가이루고사람은慾心이잇서仁이喪하고端을채우지못하는故로마음이극히슬허워賦를짓는다하다(仝上)先生이일즉이天磨雪居山에올라조흔곳을맛나면緩步微吟하야蕭然히出塵할생각이잇다(碑序)급히써우면融澈할수가없고早終하면立言할수가없다하야가르킴을베풀어接引하매그材禀品藻로因하야그器識을取하다

○일즉이天磨山蓮社(寺)에부치여허우젭이가티안저攻苦食啖하기를중과가티하다

○己卯禍作에先生이諸公으로禁府에가치고先生이綾城으로구양가서扶墻北坐하야인군사모하는생각을펴다

○매양進講할날을當하면前夕에端坐熟讀하야 上의겨테잇는것가티하며새벽에이르러나가면肅然히對하야반듯이感動하기를바라더라

○先生이일즉이治道로開進하야性情善惡義利의分別로天、人、王、覇、淑慝、의난움에이르기까지傾倒羅列치안홈이없으니날이늣도록困함을잇더라

스로삼히다(濯纓集)海隅에난지一千載에尼叟를엇지못하도다(尼叟는孔子)癸未에生하고甲寅에死하니나이가三十有二에顔子의壽로다圭首의碣이여엇지能히너로써지안케하랴(仝上)

趙廣輔

○漢陽人이니識見이高明하고佯狂自晦하야숨고벼슬하지안타燕山朝에任士弘이가用事하니一日에憤하야朴松堂에게일르되너는武夫이니엇지하야此奴를斬殺하지안는고죽이지안흐면내가맛당히너를죽이리라松堂曰一賊을베이는것이진실로甘心하는바나後史에盜殺로쓰면엇지하랴하니廣輔가웃다

趙光祖

○漢陽人이니字는孝直이요號는靜庵이라나면서부터美質이잇서科擧文을배우지안코寒暄先生의學이淵源잇슴을듯고자조차저서爲學大方을어더듯다乙亥에孝廉으로薦擧하야司紙를拜하고是年秋에乙科에올라四年間에大司憲을超拜하니斯文을興起시기고君民을堯舜으로맨들기로己任을하얏더니神武門變이일어나기에館學諸生이守闕號哭하는者가千百이나되더니마츰綾城에구양갓다가賜死後에領議政을特贈하고謚를文正이라하다

○先生이小學을篤信하고近思錄을尊尙하야여러經傳에發揮하다(行狀)先生이母憂를맛나廬墓할새恒常墳塋을對하야안고僕哭의틈에돌아다니며삼히어冽寒暑雨라도廢止하지안코服을버스매오히려切切한슬음을가저이에墓所겨테草堂數間을짓고永慕하는곳을삼다또그겨테시내물을잇그러못을파고둑을싸서나물밧을하고蓮栢을심고恒常여긔에遊息하니대개平生雅賞하는곳이더라

○鸞이停하고鳳이峙한듯하며玉이潤하고金이精하야猗蘭播芬이皓月에揚輝하는것갓더라

○일즉이天磨龍門山에들어가서講習하는겨를에兀然히안저終日하고潛心하고上帝를對한듯하야堅苦刻厲함은사람이밋지못하다

○나간즉君臣이날로三接함이잇고물러간즉사람이손을이마에언고기두르니上下交欣에千載一時라이르리로다

○先生이안진즉危殆하게꿀어안저손을맛대여팔둑을잡으니입은옷의팔과무릅닷는곳이먼저해야지다

○一不幸하야登第하야急히顯達하고二不幸하야求退하나엇지못하고三不幸하야구양가든날에돌아가다

○每入對할때에반듯이齋心으로嚴肅하게생각하야神明을對한듯하야알면말하지안홈이업고말하면다하지안홈이업다

○날마다닭이울면세수하고머리빗고생각함이잇서반듯이自得

가튼것은내가孝直에게警戒하지안커니와무릇사람이天地속에살면高飛遠走도할수없고반듯이모름직이족음俗과가타야거의뭇사람의미워하는바를免하나니옛적에杜祁가일즉이門人을警戒하되맛당히韜晦할지니毁方瓦合(合其方者而使之圓也)하야圭角을들어내지말라不然이면일에無益하고다만取禍할지니이제때가杜의때와더욱멀고世路의險巇함이또萬倍나되니나의警戒한바가엇지所見이없스랴지난가을四館의議論이또한그一驗이다當其時하야一二君子가沮而抑之하얏스니그能히砭者의鋒에見屈함이없게느냐吾家勢가先祖로부터廉謹自守하야計가求足하지안터니兄이또일즉이죽고너의兄弟三人이모다業儒未成하고寡妹가偪側하니말하면寒心한지라내가甲子亂에써나와서家業이거의다하얏스니비록다시天日을보나자못家業을이르지못하더니이제는轉々僑寓하야萬里에잇서家事에뜻이없으니辛勤萬狀을다記錄할수없고벼슬이가난을爲함은아니로대有時乎가난을爲하기도하나니가난을爲한벼슬은엇지이제래야그때이랴家貧親老로요새는專業하지못하니다름이잇거던하물며前聖이爵祿之辭로白刃밟는데比하얏스니凡人의好事로조하하는者가엇지이것으로矯情하는나물을하지안흐랴이는내의근심하는바라然則是擧는조흔것이아니라이에근심할바이니오즉無咎無譽한것이그所謂保身하는道라昔에馬伏波가交趾에잇서셔글로그兄子를警戒하얏스니내가너의들로하야금令名은不失하고家業을이루고門戶를온전히하고저함은馬將軍과갓지안흠이아니라하얏스니그先見의밝음이이갓더라己卯에開城留守가되고官이判書에이르러죽으니나이七十七이라(己卯錄)居官하야반듯이먼저姊妹에게周給하야門黨의孤寡에비치니○○○如也러다그嘉善과資憲에陞擢함은모다淸白은褒彰함이러다

趙末生

○漢陽人이니建文辛卯科에壯元하야文衡을지나고官이領中樞府事에이르니謚를文剛이라하다

○兵判趙末生과右議政趙涓과府院君延嗣宗이사람의奴婢相訟함을밧고가만히힘을써서得決하니憲府가按覈하야實情을어더末生等을모다中道付處하다(雜記)

趙廣臨

○漢陽人이니字는興叔이오漢川府院君涓의玄孫이니母李氏가날을꿈쑤고나니라我　成廟末年에登第하다天性이醉靜하고學問에遊心하야一室圖書로家貧하야晏如하다承文院正字로早歿하니사람이앗갑게여기더라

○廣臨이恒常一室에危坐하야聖賢의訓辭를四壁에부치고써스

하나요冬裘夏葛하고朝饘夕粥하야항아리에남은糧食이업고광우리에남은옷이업어盜賊을두려하지안흠이둘이요十年遊宦에한치만치나가고자만치물러가서富貴를浮雲가티보고功名을흔신가티버려卿相을두려하지안흠이셋이라하다(閑話)三十餘年을流落하야이에學에힘을써서읽지안흔글이업스니能詩한다는소리가잇더라一日은匪懈堂이李白集으로주니손으로배를문지르고밧지안하가로되이배속에太白全集이잇다한다(劇談)

趙嵓

○橫城人이니我　英廟朝에登第하야官이藝文舘提學에이르다性이廉介하고淸節이比할데업더라

○일즉이陜川에원노릇을하더니銀魚를産하는지라夏月에비록腐敗하나妻子에不許하고일즉이子婿奴僕의往來하는者를모다私種을주다(名官)天性이廉謹하더니後에村庄에退老하니집이懸罄가트여絲毫도남에게干請함이업스니참篤信한君子러라(筆苑)집이至貧하야일즉이禮郎이되여避方賃居하야桂玉(柴糧)을이으지못하니同僚가白粒三斗로주거늘밧지안터니後於公座에자랑하니사람이或作이라譏弄하다(仝上)

趙元紀

○漢陽人이니字는理之라燕山朝에登第하다어려서戲弄을조하하지안코氣像이安重하고爲人이淸白하야비록宰相에居하나庖厨의儲蓄한바이鹽菜에不過하고饋遺가잇스나義에合하지안흐면반듯이靜讓하다官이吏曹判書에이르럿고謚를文節이라하다

○高麗摠管良琪의後요漢川府院君　　라年九歲에일즉이戲弄하니그아버지吏郞夷孫이보고그안해에게가만히말하되吾兒가이미無益之事를배우니장차엇지成立하리요하거늘公이듯고곳울며父母에게告하되내偶然히배운것이만약몸에害러우면엇지敢히父母의근심을씨치리요하고다시하지안키로盟誓하야平生에다시하지안터라淸白한節槪가잇서弊廬短堵에겨우風雨를가리여사람이보기에도견듸지못하거늘公은질겨하야실혀하지안타

○일즉이甥姪洪議政子美와趙大憲孝直에게편지를주어가로되美의投閑은男兒의일이요直의被薦함은참稀世한일이요진실로可賀할것이로대오즉叟之는無咎無譽하야足히스스로安保할지니비록榮과賀는업다고할지나그마음내無憂에이르는바라참可히길거운바요直의被薦은喜와憂가아울느나니薦은내게잇고用은하늘에잇스니사람은特히그在我者를다할싸름이라盛名의미테그實狀은合하기어려우니대개이미譽하는者가잇스면毁者가또조차상기나니이는古今의通患이라危言狂驕와害已敗身의戒

氣像이보이다일즉이百祥樓詩를지으니薩水湯湯漾碧虛, 隋兵百萬化爲魚。至今留得漁樵話, 未滿征夫一哂餘。라하니대개唐을譏弄한뜻이잇고造語가奇特하더라(詩話)雪梅는妓名이니樂詞를잘부르다趙浚이처음政丞이되매諸國老가西郊에잔치하야써慰勞하더니酒未半에命召赴闕할새諸老가한잔을가티들고雪梅로歌詞를부르게하니이에西園未罷看花會, 又被宣招宴上陽이란글구를불러서一座가嘉嘆하다後에河崙이가西鄙로巡察할새都門外에帳幕을베풀고簪纓이滿座하얏거늘雪梅가또勸君更進一盃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이란글구를부르니一座가稱嘆不已하다(上同)自幼로큰뜻이잇더니一日에母吳氏가新及第人의綴行呵喝함을보고嘆曰吾子가비록만흐나登第한者가없으니어대쓰려요하니浚이跪泣하고天誓를일커려가로되나의科學못한것은하늘에잇다하고그때부터勸學하야드듸어登第하다(列傳)浚이일즉이知製教로祈讓疏를지엇스니이르되正直忠信한사람을踈待하고諂佞讒邪한사람을친압한다하니知申事金濤ㅣ가로되正直忠信하고踈待바든者가누구며諂佞讒邪하고친합한者가누구인고하면어쩌케對答하리요하고곳浚으로하야금改撰케하다(仝上)平壤伯趙浚이卒하다我　太宗이聞訃하고慟哭하야素饌輟朝하고殯次에親臨하사吊慰하시다(寶鑑)

趙須

○字는亨父요號는松月堂이요또晩翠이라하다我　太宗朝에登第하야官이成均司藝에이르다羣書를넓히보되반듯이百遍을읽더니中間에家禍를맛나三十餘年이나禁錮하니我　英廟께서그才를앗갑게여기사늣게進用하시다臨卒에그文稿를불사르다

○趙須가詩에能한다는소리가잇더니一日은　英廟께서內豎로簇子를주시고그우에題詩하기로求하니須가붓을때어한번두르매詞旨가兼美한지라且吟且卷曰老子의書法이正히어린범의극는것과갓다하고곳돌려보내니그坦率함이이갓더라(劇談)群書에博極하되더옥詩學이깁더니我　英廟ㅣ集賢殿諸儒를命하사날마다徃復質問케하면應對가如響하니사람이그該博을心服하더라(筆苑)晩翠堂이안읽은글이없되더옥韓文에精하더니사람이受業하는者가잇스면公이書秩을주지안코合眼低頭하야입으로외이며가르키다(仝上)甞曰聰明이多讀만갓지못하니내가모든글에밧듯이百遍을읽은지라이까닭으로비록늙엇스나또한잇지안는다하다(同上)韓斯文閔이堂名을晩翠堂趙先生에게請하니先生이三畏라고이름하다韓이뭇되先生도또한三畏가잇습니까先生曰나는三不畏가잇스니돈이잇스면술을사고술이다하면醉하고醉하면길게눕고누면반코를골아霹靂을두려하지안흠이

薄之風을기름이없게하라하다

○辛禑에게上書하야써하되新羅末에밧치고르지못하고賦稅가重하야一頃의구실이○○○에이르니百姓이살수없는지라 太祖께서即位하시매什一之法을써서밧구실한짐에구실三升을내게하고드듸어民間三年租를노타

○食이民의하눌이되고穀은소로말미아마나나니禁殺都監을베푼것은써農事를重히여긴바라(仝上)浚이이루되職을糾正하고百官을삷힘이人主의耳目이되나니무릇祭祀朝會로錢穀出納에이르기까지모다監檢하니加資는얏고責任은重한지라(麗史)辛耦時에禾尺等이倭賊이라詐稱하고서로모이여盜賊질을하야公廨를불질르니浚이上書하되禾尺의무리가耕種을일삼지안코백성의벼를안저먹다가서로山谷에모이여無恒産하고無恒心하니其勢可畏라自今으로그生口를헤아리어曠地를주어平民으로마음을가티하고어기는者는罪주소서하다 (禾尺은一號楊水尺이니見上) 李仁任이죽으매國人이듯고모다깃버하야가로대사람이能히베히지못하니하늘이이에베엿다하다浚曰仁任은罪盈惡積하얏거늘다행히하늘이죽이엇스니請컨대官爵을싹거서써爲惡之人을懲戒하라하다(同上)李子松이죽음을當하매浚이上書하야써하되子松은廉謹守節하니죽은것이 그罪아니라國人이앳기나니請컨대諡를주시고厚하게그집을도으소서하다 (同上) 恭靖初에臺省이上疏하야私兵罷하기를請하니門下府事李居易가浚의말을듯고牌字記를곳드리지안하더니後에浚이被鞫하매魄喪魂迷하야一言을엇지못하고直視할따름이더라(同上)

上書하야써하되軍政이多門하면號令이不肅하는지라每一道에다만一節制를보내고남아지는罷去하소서하다(同上)司僕은乘轝之馬를맛튼것이니別로內乘을세우소서內竪의무리가그職을專擅하야그芻藁를거들때에萬端으로刼奪하야轉輸入城하니農牛가瘡仆하고畿縣을破殘하야毒이諸郡에흐르니自今으로畿內芻藁는計馬定數하야分月而供하고써民弊를除하소서(時務書)

壬申七月에我 太祖가即位하사即夕에趙浚을불러가로되卿이漢文帝가代邸에서들어올제밤에宋昌을拜하야衛將軍을삼아南北軍을鎭撫한뜻을아느냐하시고因하야都摠使銀印畫角形弓을주고五道를모다맷기다(寶鑑)國初에趙浚等이비로소濟生院을두어여러方文을裒集하고또東人經驗잇는者를모아이름하야가로되鄕藥諸生集이라하야中外에頒布하니陽村의跋選이잇다趙浚이일즉이上前에서乍泣乍哀하야밧그로遷善하는모양을보이고안으로寬罪할꾀를求하니이는僞悔러라 (金陽震論浚書) 浚이詩에뜻을두지안는것가트되詩를지으면橫放傑出하야大人의

○驛戶에指路하는役事가잇더니麗末에驛戶가凋廢하고州郡이대신그괴로움을바드니浚이上書하야써하되州郡에復業케하면먼저맛당히驛戶를불상이여겨야할지니請컨대每驛마다丞을두어監司로薦補케하기를守令例가티하야써蘇復케하자고하다

○國家가成造都監을두어一國材鐵의쓰는것을管理케하니一本을쓰는데열소를죽게하고一爐를붓는데十農을廢하는데이르더라

○써하되學校는風化之原이니經明行修之士를엇고저하야勤敏博學者로教授를삼고閑居儒業하는者로教導를삼아學者로하야금恒常四書와五經을읽게하고詞章은읽기로許諾치안흐며誘掖奬勵하야成効잇는者는不次擢用하다

○이제學者는彫篆之學(科擧文章之學)을하야다행히科第에마추어一身의榮華만取하고從仕한後에는다그業을버리여施措에어두우니自今으로各年及第四品以下를取하야庭中에서對策하는者는하야금製教를맛게하고不中者는左遷하다

○恭讓王께上書하야써하되近來에兵事로因하야學校가廢弛하야지니鄕愿으로儒名을假托한者와軍役을避한者는五六月間에童子를모아唐宋絕句를읽다가五十日이나지나이에罷하고夏課라이르나니비록經明行修之士가되고저하나그어드라

○敬之一字는帝王의聖人되는터요公之一字는帝王의治政하는根本이니라

○麗季其人之役은法이오랜지라弊가생기여各處에分隷하야役事하기를奴隷가티하야그괴로움을견듸지못하야逋亡하는데이르나니司督을主張하고闕布를물려서남에게쑤여오고갑지못하면곳州縣으로가서京中貸借라하고數倍나督徵하야州縣의凋弊함이이때문이라浚이上書하야革其弊하기를請하다

○古法에百官의謝牒을堂後官이수결두더니近來는詐僞가날로늘어上將軍以下는軍簿司가印치고奉翊(官名)以下는典理司가印치니이에詐冒를막음이러라

○司幕은곳엿젼尙舍요이제司設이라이제司設은工職이廢하고도그祿을먹고司幕은그일에부지런이하고도祿을먹지못하는지라그舊制고치기를請하니좃다

○吾東方의家廟之法이廢弛하얏스니自今으로朱子家禮를一切써서大夫以上은三世를祭하고六品以上은二世를祭하고七品以下로庶人에이르기까지그父母만祭하게하되淨室一間을골라各各龕室을하야神主를모시게하고追遠之風을이루게하다

○每一里에耆老有學者를골라社長을하고黨庠(黨庠은學校)의法을의지하야子弟를教導케하고子弟로때장란을못하게하야浮

하사隋文의一肉을번뜨소서하다(上同)寢園署禮文에祭에叅與하는者술을마시지안코냄새나는것을먹지안키를四日하는것을散齋라하고或本司에居하야齋明端坐하야그誠敬極盡히하기를三日이나함을致齋라이루더니이제는諸執事가散齋로부터致齋하는날外지이르기에各各그집에서婦人으로狎處하니甚히不敬한지라自今으로禮文을一遵하야어기는者는罪주소서하다上書上墳之禮는從風俗을許하야每年三令節을寒食으로定規하야追遠하는風俗을이루게하고어기는者는不孝로議論하기로請하다

○農時를當하야백성을모라旬月이나사냥하니農事가그때를일어百姓의먹을것이不足하니만약鷄豚을드물게取하면百姓에게煩擾하지안흐리니鷄豚기르는場所두곳을定하야하나는農廐署로主張하야써祭祀之用을밧들게하고하나는司宰寺로主張하야써賓客의반찬에이바지하도록하자고請하다

○國家가祖宗朝로부터衣冠禮樂을모다華制로좃더니元朝에니르러時王之制에눌니여華를變하고그戎을조츤故로上下가不變하고民志가不定하다고하다

○恭讓王에게上書하되軍士가倭로싸워서어든바倭物을모다京都에運輸하니이럼으로써軍士가解體하는지라自今으로破賊하는者는獻馘만하게하고軍士의어든바倭物은推鞫치말게하자고하다

○京畿八縣에徭役이甚煩하야百姓이살수가없되告할바이없는지라各道에官員을두고開城府로考績하야써黜陟을밝히고써그弊端을改革하기로請하다

○按廉使는級이야터서五六品으로시기니黜陟賞罰에嚴하지못하는지라兩府에廉明勤幹者를골라보내고臺諫으로薦擧하야都按廉黜陟大使를삼아田野가열리고戶口가더하고詞訟이簡畧하고賦役이고르고學校가일게하고州郡에巡察하야黜陟케하고號令이嚴하고器械가精하고兵卒을訓練하고屯田을닥고海寇가쉬게하야方鎭을巡臨하야賞罰케하고貼이나오기를기다려이에보내니元帥以下로모다郊迎케하고呈叅을좃케하니後에都觀察黜陟使라고改稱하다

○內外大小之官을除拜後에도곳上官赴任하지안하公司의稽後함을因하고奸吏가容慝하니滾이上疏하야드듸어그赴任日限을定하다

○凡、公使의利息늘리는것이다만一本에一利어늘比來의貨殖하는무리는一本之利가或十倍에이르러貸假하는무리가妻를팔고아들을팔되마츰내갑지못하는지라喪家失業하는데이르니自今으로一本一利를더取하지못하게써恒式을삼다

大東野乘卷之十九

海東雜錄 一

未 詳

李朝趙浚

○平壤人이오字는子明이오號는松堂이니版圖判書德裕의아들이라恭愍王末年에江原道를出按하다가旌善郡에이르러滌蕩東溟知有日 居民拭眼待澄清。이란글句를지으니識者가그大志잇슴을알더라我 太祖를도아開國功臣이되고벼슬이領議政에이르고謚를文忠이라하다

○麗末權勢家들이다투어聚斂하야백성이甚히괴롭게여기니扶老携幼하고江을건너西로가는지라自今으로抑買하는것을一切禁止하고法으로嚴治하야抑買之貨를가추고民間의未盡收者는맛당히制括하야官用에채우기를願하니(時務書)舊制에는王牌를諸倉庫宮司에나리여반듯이박어信寶를行하더니이제는內竪가홀로그이름을수결두니防奸하는것이아니라自今으로內用은都評議로바치게하고王牌를나리지못하게하다

○士大夫庶人으로忌日을當하야반듯이祭하게하고騎馬出行을不許하며對賓客을居喪禮가티하다

○元을섬긴以來로昇平이오래여文恬武嬉하고宿衛가사람이없어護軍等官을設置하야禁衛之任을대신하는데外지이르니祖宗入衛하는制度가모다虛設이되다

○國法에州郡에서해마다計口籍民하는故로朝廷의徵兵調役함이손바닥가르치기갓더니近來에이法이없어저守令이그고을의戶口를알지못하는지라徵調하는제음에鄕吏가속이어富壯은免하고貧弱은行하니貧弱之戶가그괴로움을견듸지못하야逃亡하고貧弱이逃亡한즉富壯한戶가대신그役事를바다그괴로움을견듸지못하야쏘한貧弱과가티逃亡하는지라鄕吏와百姓이流亡四散하야州郡이空虛하는것은이는戶籍하지안흔流禍라(上同)

九重에處한즉吾民의風雨가리지못함을생각하고八珍을잡수신즉吾民의糟糠에不足함을생각하고輕煖을입은즉蠶婦의赤立을생각하사大禹의惡衣를法밧고宴享에臨한즉農夫의餓莩를생각

를속임으로指目하야牛溪外지陷穽속으로미러넛코雄唱雌和하야攻斥하기를餘力도남기지아니하야알지못하는者는또한見聞의익어서그말을쏘치니또한可笑롭지아니하뇨大槪松江이크게李相山海의一邊人에게構陷한배되어上下를傾動하고是非를眩亂하게하니柳相이推官으로李潑의老母稚子를救하지아니하엿다는類가튼것을한갓非刺할뿐만아니라도리혀委官이갈닌松江에게로허물을돌녓으니牛溪가속임을當함은足히恠異할것이없노라또牛溪는有司當職之人이아니요松江의親友로書信을보내서救解함을勸하엿으니松江의啓辭가實노한가지商確하야만든것이라來示에牛溪의名望이甚히무거움으로可히救解할것이라하니上疏하지아니함으로글게역이느뇨牛溪가有司가아니고逆獄이엇던일이든그是非를밝게알더라도當職之人이아님으로結末되기前에엇지비러救하리요만일書信으로救解함을事實이없다하야松江의啓辭와갓다하니다시무슨말을하리요柳相이委官되엿슬때에李潑의老母稚子가엇지살녀고아니하엿스리요마는無罪한八十老婦를한말노救하지아니하야맛참내杖下에죽고未滿十歲兒子가嚴責之　敎가게서그목을잘너죽엿거늘金肅夫宇顒과鄭道可逑는이를허물치아니하고도리혀牛溪와松江에게허물을돌녀보내니엇지公論이리요中外人이山海쐬에빠저서께닷지못하니可히슬허할것이라또李潑과白惟讓이죽을때에山海와柳相이松江과한가지委官이되여能히救하지못하고이제罪를松江에게로모다보내니엇지편벽되지아니하리요

嶺南士子通文

○右文은홀노君子됨을붓그러워하는일이라守愚堂崔先生이洪千璟、梁千頃、千會、姜海、金克寬等의戕殺한배되어四賊이一時에죽고홀로千璟이免하야이제이르도록天壤之間에잇으니이것은明世에一欠이요士林에모다憤히역이는것이며晉州는先生의故鄕이라鄕中君子의가장痛恨히역임은生覺하건대生等아래에잇지아니할지라生等이드르니千璟이다른곳에首足이아님으로靦然이湖中으로붓터敢히晋州로와서晋使의손이되고晋人의供함을먹는다하니晋은어느싸이며璟은엇던사람이뇨사람의冒嫉함은古人도나라를갓치아니하거든이제先生을害한盜賊이先生시골에드러오매晋州君子가모라내치지아니하고一日二日하리요우리嶺南이辱되고貴晋州가붓그러운지라그主使의容接함으로내버려두나뇨晋使가盜賊의主人이됨은또한晋州人의責任이라晋使가鷄鳴狗吠를有意하야길으니엇지홀노鬼蜮에한갈갓타서한번버리기를앗기나뇨諸君子는士論으로들여서晋使의啓簇之擧(周禮秋官에잇으니때어버린다는말)함을幸甚일外하노라

안을지라그리하면이는正히改過함을不吝하는것이니또한所謂허물없음이貴한것이아니라허물을곳침이貴하다함이요그스승의허물을덥허줌이또한큰지라數百年後에是非를발닐때에公論이반듯이어질다할것이오愚도또한敢히그徒黨이우리에게怒함을웃지못할것이니大抵혜아리지못한대서난지라宋君이改過함을能히日月의變更됨과갓흘것이요或쐬가여기에나지아니하야스사로알지못하는것갓치하야그徒黨의攻斥함을맛기고已丑年手段과갓치하면또한그릇되고또그릇되지안흐리요그러나사람의말이宋君은賢者라하니그所爲가반듯이前에말과 가틀것이오後에말과갓지아니할것이나宋君이오히려鄭澈이가萬古의小人임을알지못하니愚는두려워하노니그識量이밋치지못함이잇는지라그맛침이엇더할것을推測할수없어宋君을爲하야걱정하노라太阿의걱구루함과萬善의거짓이라함을누가明甫게붓첫나뇨이난반듯이우리를謀陷하려함이고宋의怒함을도들쐬라진실노웃을것이어늘宋은사람의뜻을모르고잇쓰러自着하니엇지未妥하지안흐리오愚意는泛論者라孔子의말슴의祝鮀之佞이잇지아니하면宋朝의美가今世를免하기어려울것이니와筲輩를엇지足히세이리요하신뜻과갓흐니聖人의말슴이果然한사람을指斥하야發하섯으리오내가엇지敢히堂上人에比하리오마는말한것이天理의大公至正함은後世에반듯이分辨할者가잇으리니이제엇지반듯이喋喋히말하리오噫라鄭澈의姦邪함은여러사람을가리기어려울것이라萬古小人됨을免치못하겟거든權家先世의怨讎를權令公이敢히일홈부르지못하고松江이라일컬엇다함은무슨뜻이뇨士夫의疏章이壅蔽하야陳達치못하고마렷거니와엇지自止할理致가잇스리오처음에自己利害를計較하지아니하고이直言이잇섯스면맛침내무슨威勢를두려하고禍福에움직여서隳括함이잇서私曲하게世上을아당하엿나뇨이것이또한君子가사람을가라치는뜻이뇨或나를爲하야權令公에게사례 함 이 엇더하뇨權令公의이말이大抵나를사랑하는대에서나왓으니내가또한敢히한갈갓치멀니하야權令公을사랑하지안코直하게아니하야道로보이지안케하리요이럼으로縷縷히하노라

金長生答黃宗海書

○東人이牛溪가崔永慶을救하지아니한것으로허물을삼음은偏黨之私에不過하고情義가서로다하지못한緣故라하니松江이또한본대搆殺할뜻이없엇거날허물며牛溪리요當初에永慶이獄의가첫을때에松江이前後救解한啓辭가사람의耳目에잇거날挾憾下石之輩가上 의뜻이不快하심을이어永慶의죽음을도리혀松江의罪案을만들고歲月이오래되어文書가없어지매昭然한啓辭

老에게로돌니면沙老가엇지만드러속힐사람이되리오다만過聽할뿐이라나의말이맛치지못하면사람의過怒할것은勢所必至라이제내가尹을江上에차젓다는말은사람이반듯이此疏를愚가반듯이叅預햇슴을이른것이나愚의平生經行이사람에게흔들니지아니한故로敢히愚見을본바드니엇지尹丈에게傳達하엿스리오上疏를다시올니지아니하엿스면조흐며비록올니엇더라도다시檃括을더함이엇더하뇨이일을쉽게말하지못할것이니牛老（牛溪成渾）門人이다松江（松江은鄭澈의號）을시려하되홀노沙老가밋고그門人의兩宋갓흔이가또한沙老를篤信한故로이제이르도록紛紜하나그所見이또한그러한지라엇지可히집히議論하야그그름을攻斥하리요맛당히平談으로辨明할것이라이제上疏를보매장차사람의朋黨을議論하니이것이또한堂上人이되지못함이라엇더하뇨此等言語를敢히스사로다르게역이지못하니伏乞下諒하라

答權賛善諰抵他人小紙

○困齋（鄭介淸의號）의學問이발느고道에밝음은實노吾東의眞儒라不幸히己丑年에枉死하니그때에主獄之臣이罪를만들고鍛鍊한것과困齋의至寃極痛한일은말할것도업고그誣正歟　聖하야明時에累를밋치고國脉을斲削함은엇지寃痛함을견듸리요後世에道를爲하는사람이痛辨力伸하야國是를발느게하고國脉을護衛하며吾道를붓들것이어날沙翁과宋君이一種의邪論을편벽되히드러서能히精하게삶히지못하고그姦邪함을도으며그正大함을害하야餘力도남기지안코己丑年에姦臣所爲보다더함은이엇점이뇨一國에한사람도그是非를分辨하야　聖主께陳達함이업스니나갓흔老臣이나라의厚恩을밧어身計를爲하지아니하니참아含默하리요沙宋의一種人에말을그릇듯고스사로誣構함이아닌것은愚의처음料量한배나저의登對하야말함이도모지傳疑의뜻이업고곳스사로質言함을擔當하니말하는者의告君之言이또엇지可히私曲하게回護함을爲하고構誣함을直言치안나뇨처음에그誤聞함을말하매그徒黨된者가甚히怒하고이제그搆誣함을말하매그徒黨된者가또한甚히怒하니言事者가장차무엇이라말하리요敢히저의가誤聞하엿다말하지못하고또敢히저의가搆誣하엿다말하지못하면장차默默할것이뇨그러면困齋之誣를雪寃하지못함은오히려可하거니와그國是를발니고國脉을護衛하고吾道를붓드난義에엇지하나뇨저의와한가지忘君負國하고萬古에吾道之罪人이또한되지안으리요이것을愚는참아하지못하노라宋은實노君子니前에鑄錯함이誤聞한대에서나왓스면이제반듯이實狀과正直함과後悔함으로上疏함을인색히역이지

○七月十八日에儒生八十四人이羅州推善寺에모듸여비로소通文을發하고 八月十九日에 羅州雙溪寺에疏會를 設置하야 十七邑儒生三百餘人을會集하니二十五邑이出物하고上京儒生은十七人이라二十二日에大議事를베플고二十四日에拜疏發行하야九月十一日에入京하고十六日에詣 闕하야政院과往復하고十七日에政院에밧치다

同日政院啓辭

○都承旨趙泰采等이 啓하야갈아대即者에全羅道儒生吳鼎勳等이밧친上疏의措語함을보오니鄭介淸의書院을毁撤하지아니하심을請한것이라介淸의享祀가不當함은先輩定論이잇을뿐아니오며또 兩朝의成命하심이잇삽는대向時에阿好之輩가속여上達하야更建하기를請하는대와지이르러士林의憤惋함이진실노오랜지라頃者에儒臣의建請함을因하야곳毁함을 命하심은實노中外의公共한議論을좃치심이거늘이제鼎勳等이放恣히投疏하야介淸을伸救하고邪論을祖述하야先賢을誣毁하오니말과뜻이極히兇悖한지라만일朝廷이조금紀綱이잇으면이가튼鬼蜮之輩가엇지敢히縱恣無嚴함이여기이르리잇가臣等이보오매痛惋함을이기지못하와退却하기를相議하온즉多士의疏라일커러서累次밧치고退去함을질겨하지아니하오니이上疏를엇지하올는지敢히稟하나이다 傳曰捧入하지말나하시다

權賛善抵他人小紙戊戌夏

○上疏를올니지못하고벌서口舌에騰播됨이만흔지라上疏를만일올니면큰風波가반듯이이러나리니엇지하리오疏中에辭氣가宋明甫(宋浚吉의字)를오로지가리침가흐나太阿를(칼)를거구로잡고거짓착한체한다는말노明甫에게붓치면알지못하겟으나果然엇더할것이 뇨鄙生이서로조아함이절멋슬때로부터늙엇는지라사람을미워하야없는것을꾸임은그마음이아니니비록沙老(沙溪金長生)가搆虛할사람은아니로되聽聞이잘못되고過하면반듯이없음을엇지미드리요그런故로排節義作論을愚는말하기를반듯이寃痛하다하나저의는미드니大抵沙老의말을밋음이오沙老도또한사람의말을미더삷히지못함이라미워하되그아름다움을앎은天下의듬은일이거날이제그寃痛함을辨明하면다른것은足히議論할것이없으니만일沙老와明甫가構虛하엿다면百世에公論이반듯이그러하지안을것이오聖主도또한그러히역이지안을것이니一世之言을반듯이怒할것이없으면진실노足히議論할배없는지라나에게잇어말이適中치못하다하니엇지事理라하리요結末에宋이만들지아니하엿다는말은진실노조흐보는者가모다强作한말이요實心이아니라할것이며또안드럿다는것을沙

되明卞할수없는것갓치하오니噫라또한드렴소이다甲戌年間에道內一種之輩가乘時하야祠宇를毁撤하는議論을이르킬새그때에相臣朴世采가말하되그의著述한愚得錄을보니道理를집히앎이可히그學問의深造함을알것이라임의세운祠宇를이제다시毁撤하지아니함이올타한故로그議論이中止되어發하지못하고問答之說이비록文字의可據가없으나一道에傳播되어사람이다아난배라世采의師友朋儕가모다介清을攻斥하는사람이로되그말이이갓사오니公論所在에人心을속이기어려웁거늘晚成의挺身獨請하고뜻을放恣히하야欺　天하옴은可謂忌憚없음이甚하오이다晚成이金長生疏中의議論을잇스려祠宇를毁撤하는明文을만드오니臣等이敢히長生이介清을攻斥함은果然至公한대에서나서一毫도挾雜함이없음을알지못하겟사오나大抵介清의罪案을織成하야맛침내庭獄의慘酷한대이르게한者는委官鄭澈이라澈의아들이或長生의門에摳衣하고或長生의집에托婣하야鄭澈을曲庇해서殺士의일홈을벗게하는者가맛당히그極盡함을쓰지아니함이없어서介清의허물을차저建祠하는議論을沮戱하려함은진실노偏黨之意에서나왓사오며浚吉은長生의弟子요晚成은浚吉의餘派라서로傳述하야公議를力戰함이또엇지怪異하리잇고可惜하올것은　殿下의至極히밝으심으로처음에는多士의公議와大臣의建白함을因하사建祠함을　命하시고맛침에는晚成의一言으로다시어려워하지안으시고遽然히毁撤케하시니엇지　大聖人의好惡를밝히시고是非를발니시는道에크게損失됨이없으리잇가噫라世道가交喪하고人心이陷溺하야雲翻雨覆할제음에事理를도라보지아니하고일홈을自矜하는사이에快하게怨讐갑흐며公議를근심하지아니하고慘毒한誹謗이私嫌를반드시갑는것갓치하야反汗之擧가　聖德의累됨을生覺지아니하오니엇지크게寒心하지아니하리잇가臣等이一言을내매刀鉅가뒤에잇슴을진실노아오나일이斯文에關係되여말지못하겟삽기로一道의同志를모듸고千里에重繭됨을어려이역이지아니하야齊聲呼籲하와　宸嚴之下에冒瀆하오니伏乞　聖明은急히幷察의밝으심을넓이시압고祠宇毁撤하시는　命을도로거드사寃痛히죽음을펴게하시고多士의바람을慰勞하시면多幸함을이기지못하겟나이다또介清의學問高下와道德淺深은모다그의著述한愚得錄에잇사오니萬機之暇에　睿覽하오시면그造詣의깁흠과踐履의도타움이반드시　聖鑑之下에瞭然하겟삽는故로臣等이敢히一本을精印하와이것과한가지올니오니伏乞　聖明은그僭越함을容恕하시고시험하야살피소서臣等이憂憤激切함을이기지못하압고삼가죽음을무릅쓰고드르시게하나이다

르러서講問書尺을臣이다酬酢하엿나이다하고故叅議臣安邦俊은渾의門人이라著述한己丑錄에또한成渾이가汝立과相親한일을上疏하엿다하엿아오니兩臣과汝立은한번書信을通한대比할뿐이아니오나當時에罪를議論함이업고後世에貶抑함이없음은진실노사람을아는대偶然히失手함이오平生에足히瑕疵될것은없음이거늘介淸의一書往復은홀노罔赦의罪가되어씻지못할째리잇가噫라珥와渾잇어 서는 숨기여드 러내지 아니하고介淸에잇어서는黨逆으로斷定하오니可히公이라하리잇가私라하리잇가介淸의著述한愚得錄이文書를搜索하는대드러서 宣廟께서下敎하야갈아사대이것은古人의글을읽은者라하시고縣邸에붓치사그집에주게하시니果然介淸이黨逆의흔적이잇다하오면宣廟의日月之明으로엇지滅身之誅를더하지아니하고도리혀一言之褒를네리사그 著述한것을泯滅치 안케하섯으리잇가萬曆(明神宗年號)己亥年間에介淸의門人羅德峻等이陳疏訟寃하매宣廟께서下批하야갈아사대처음에逆賊으로指目하야鞫問하지안엇다하시니 聖祖의寃痛한事實을洞燭하심이較然할뿐이아니압거늘晩成의말이두번逆招에낫스나押來치못하고죽엇다함은진실노무엇을考據하엿나잇가介淸의復官之論이 多士의公言일뿐만아니오라往時에賢臣이모다한갈갓치말하엿사오니文忠公臣李恒福은鞫獄함에問事하엿고故相臣韓應寅은逆變을鉤發하야獄情을詳悉함이兩臣에지남이없아오니만일介淸이하나라도可히疑心남이잇으면진실노맛당히沐浴하고請討함을겨를치못하겟압거든무슨마음으로그寃痛을써스려하오며그官爵을回復하려하리잇가恒福의말에갈오대搢紳之間의한汝立의난것도大變이압겨든엇지두汝立이잇으리잇고만일이런理致가반듯이없으면이는逆謀에叅與하지아니함이니臣이獄事를鞫問할지음에所見이이갓삽나이다하고應寅의말에갈오대公論을發함이오래도록더욱激切하오니昭雪함을快히보이서輿望을對荅하심이正히今日에잇나이다하엿사오니兩臣의公言이斷案이되엿삽거늘百年後에意見이別노나서放恣히汚衊한일홈을더하야맛참내俎豆之享을毁撤함은무슨마음이니잇가戊午年에更建하는議論이實노文正公臣許穆이倡始하엿삽거늘晩成이敢히許積、尹鑴의欺誣함으로돌니오니可謂醜正하는대急해서罔上됨을째닷지못함이로소이다已巳年에相臣金德遠이다시祠宇세우기를請하되介淸의篤學之實과寃死之狀은사람의耳目의昭布될뿐아니라 聖上이또한下燭하신故로煩複히말슴하지아니하겟삽고다만建祠에맛당함을알외나이다하엿삽거늘晩成은말하 되別노明卞함이없다하고放恣히掩覆하야罪惡이貫盈하야明卞하려하

不낫낫이卞破하야 聖明의裁察하심을기다리겟나이다晩成이
故判書宋浚吉의丁酉啓辭속의말을잇쓰러서말하되介淸이故相
臣朴淳의敎育한배되엿더니淳이罷退하매다시淳을攻斥하는者
에게붓조찻다하니大抵介淸이遐鄕에生長하야天姿가뛰어나고
일즉이悟道하며淳과介淸이年齡이六歲의差가잇고德器가일운
뒤에맛낫사오니師生之分이업음을可히알것이라敎育之說은진
실노事理에갓갑지안삽고그交好함은終始도갈님이업아오니乙
酉年間에朴淳이介淸에게詩를주어갈오대乾坤納納水茫茫、臥
疾蹉蛇久繫航、一棹飄然他日意、欲隨漁父和滄浪 이 라 하 고
介淸이和答하여갈오대都兪千載已蒼茫、濟楫還爲浮海航、興
喪斯文天未測、不居何必倚鯨浪이라하니이는正히淳이罷官家
食한날이거날切嗟勉勵하는뜻이酬唱之間에나타나서可히속일
수업아오니淳을攻斥하는者에게붓첫다는말이果然밋븜이되리
잇가排節義一說에이르러서는더욱萬萬無倫하오니大抵節義는
可히崇尙할것이요排斥치못함은實노婦孺의아는것이압거늘엇
지介淸의高世之見으로排節義之說을倡始하엿스리잇가介淸의
지은것은東漢節義論이라一篇大旨가諸賢의心事를發明하엿삽
고그끗헤서로標榜함이獘習이되고嫉惡함이너무甚하야禍를
만든다해서東京의世道를慨歎하엿사오니作文之體가抑揚하는

法이잇슴은또한介淸의獨得之見으로創出한말이아니오니朱子
語類中에論語를解釋한一欵에도또한此等議論이잇삽거늘그때
委官鄭澈이반드시鍛鍊하고張大히하려하야節義上에排字를揷
入하고갈오대저의가節義를可히排斥할것이라하니반듯이節義
와相背되는일을조와할것이라하와不道之科에몰고大何之律노
비기니噫嘻라또한甚하오이다만일한번書信을通함이번대異事
가아니라하옴은汝立도搢紳中사람이라兇逆之狀이드러나지아
니하고居하는쌍이서로갓가우매簡牘으로서로뭇는것은진실
노常情이압거늘반듯이이것을잡어서賊臣에게붓조첫다는證
案을만들면그때의士大夫가黨逆之科에몃사람이나免하리잇
가噫라사람앎이쉽지못함은古人의歎息한배라漢代의賢臣이
或孔光之懷節에어둡고宋朝의名儒가賊檜의釀禍함을깨닷지
못함은前代를살피오면그類가不一한지라故贊成臣李珥와故
叅贊臣成渾가튼이를今日에朝臣이蓍龜(問卜하는靈物)와갓치
보되兩臣이汝立을推重하야서로薦擧하엿사오니珥가銓曹의長
官으로잇슬때에博學有才함으로 筵中에서大端히稱贊하야成
渾、鄭述、金宇顒과갓다하엿사오며汝立을버린뒤에成渾이引
咎하는글章을올녀갈오대臣이蒙昧하와사람을알지못하야邪
正을分卞못하온지라賊臣汝立이臣을坡州로차짐이三四次에이

가엽다하오니그러면 宣廟께오서엇지反排節義論을지으라하섯스리잇가奢晩의말이더욱無據하온지라俎豆之享은極히重大하야實노介淸의濫躋할것이아니오며 兩朝의成命하심이저러하고 殿下께오서또한處分하시엇거날엇지累建累撤함을혐의하야因循置之하리잇가湖中人士가만히憤欝하오니士林의公議를또한보올것이라道臣으로速히毁撤하심이엇더하리잇가

○上이갈아사대儒臣의陳達한것이진실노그러한지라擧行함이可하다하시다六月에祠宇를毁撤하다

壬午九月十七日茂長幼學吳鼎勳等上疏

○伏以，正人은百世의標準이압고士論은國家의元氣오니扶持하고培植함이엇지聖朝에맛당히汲汲할것이아니리잇가故儒臣鄭介淸이懷道抱德하고山林에遯跡하야蔚然히一世의宗仰함이되엇섯더니不幸히權奸에게미움을當하야禍餤에몸이빠지고積毁에굴펴士林에靄然傷痛함이百餘年이압더니 聖斷이赫然하시고公議가少伸하야特別히祠宇를세우고俎豆하게하시니그斯文의多幸하고 聖德의빗이남이엇지적다하리잇고마는頃者에筵臣李晩成이搆誣함을掇拾하야 聖聰을欺蔽하고已定한公論을疑亂케하야임의세운祠宇를毁撤하니聽聞이駭惑되지아니함이업고章甫가喪氣한지라臣等이비록草野에微賤하오나聖朝의棫樸之敎와菁莪之化（周文王을稱誦함이니詩傳에잇음）를입엇사오니是非의天性이泯滅치안코憂愛의精誠이스사로激動하온지라엇지危禍를두려압고結舌囚聲하야한번 公聽之下에알외지아니하리잇가嗚呼라介淸이學問의純正함과踐履의篤實함은臣等의僭學으로敢히그堂奥를엿볼수업사오나當時의獎詡한者는文節公臣柳希春，文忠公臣金誠一諸人이잇삽고그를薦擧한者는文忠公臣朴淳，右尹臣朴民獻等諸人이잇삽는대民獻의말에갈오대뜻을돗타이하야學問을힘쓰고집이甚히淸貧하되일즉이一步도妄行하고一毛도사람에게干與하지아니하며奉親함을至孝로하고날노道義를講磨하엿다하오니이는모다名臣碩輔와長德鉅人이진실노밝에알고確實히보지아니하엿아오면決코阿好之言으로한世上을속이지아니하엿음을알겟나이다밋變故를만나서世上에크게辱한배되매文忠公臣柳成龍，故相臣沈喜壽，文忠公臣李元翼，文忠公臣李恒福，故相臣韓應寅，文正公臣許穆等이先後伸卞하야그寃痛함을알외엿사오니設或介淸이一毫라도搆誣한者의말에갓갑다하오면諸臣의正直公平함으로私曲하게營救하엿스리잇가晩成의陳達하온말은冒嫉하는餘論과誣陷하는舊案을採摭함에不過한지라放恣히譸張하고公변되히欺罔하야首尾가橫決하고辭意의詖遁함은臣等이不得

난말노陳達하고右相申翊相이또한陳達함이잇어서鄭武瑞를機張에定配하엿더니丁丑三月에刑曹叅判申厚明의上疏를因하야放釋되다

壬午五月二十六日日記

○晝講入侍할때에侍講官李晩成이 啓하되臣이書院일에慨然한것이잇사와敢히仰達하나이다務安縣에鄭介淸의書院이잇사와毁撤되어改構함이再三에이르럿사오니그때에曲折은文書에모다실니여自 上으로또한洞燭되섯사오나일이오램으로다시갓추陳達하나이다옛적 仁廟때에先正臣金長生이介淸의享祀함이不當함을上疏하야 仁廟께오서書院毁撤함을 命하셧으나中間에서곳擧行하지아니하엿삽더니 孝廟朝때에이르러서丁酉年間에故相臣閔鼎重이侍講官으로入對하야介淸의書院을不可不速히毁撤할뜻을陳達하매 孝廟께서무르시되介淸은엇더한사람이뇨하시니贊善宋浚吉이對答하여갈오대介淸이務安官屬으로故名相朴淳의教育한배되어그집에托跡하엿삽더니朴淳이罷退한後에汝立에게붓조침으로亡師金長生이마음에痛歎히여기여一日은公會에서만나무 러갈오대 君이 朴相을아나뇨介淸이對答하되그집에書籍이만흔故로文字를考據하러往來하엿노라하니그心迹이이갓흔지라밋汝立獄事가이러나매介淸이逆招에나서그著述한排節義論을文書搜括하는中에서어덧삽더니 宣廟께오서보시고크게놀내사詞臣을命하야反排節義論을지어서中外에頒布하시고汝立에게준書札이또한發覺되엇삽난대그글속에當代에道보기를高明함은오즉尊兄一人이란말이잇어宣廟께서下教하야갈아사대所謂道는무슨道뇨무르시고一次刑訊하야北邊에귀양갓더니그뒤에또賊招에낫삽난대押來치못하고먼저죽은지라이갓흔사람이엇지俎豆之祀가合當하오리잇가 先師金長生이또한일즉이陳疏痛斥하야 先朝에서黜去하라命하섯삽거날그書院이이제까지잇사오니진실노切痛하오이다하니 孝廟下教하야갈아사대贊善이이갓치詳細히陳達하고贊善의스승이또한일즉이上疏하야 允許하심을어덧는지라仍置함이올치안으니 先朝의命하심을밝히리라하시고곳擧行後에馳啓하라道臣에게分付하시엿더니그뒤戊午年에尹鑴許積等이속이여上達하야그書院을改建하고庚申更化한後에監司任奎의狀啓를因하야大臣에게議論하야自 上으로兩朝의下教를依하사毁撤하라 命하시엿삽더니己巳年間에金德遠이湖儒가上疏한다일컷고다시重建함을請하되鄭介淸을卞明한말은別노업스나다만일즉이鄭澈의構誣한배되여禍網에얼키엇다난말노放恣히덥헛삽고李嗇晩에이르러난介淸이지은排節義論에排字

녀서後常宇晋과武瑞輩가敢히乘時投疏하고공교히辭說을만드러서우흐로 天聽을가리우고아래로百世를속이려하나잇가臣이此等無稽之說에呶呶히相卞하려아니하오나武瑞의疏意는逆黨을救護하고忠賢을構誣함에잇을뿐아니라그首尾를闔闢하고抑勒해말하야庚申之獄을澈이權輿하엿다하야隱然히己丑、庚申逆獄으로士禍와가치하고杜禍塞源으로말하오니그用意의兇險함과控語의陰慘함은不忍正視할것이잇사오니噫라變亂之狀이어느代에없으리잇고마는兇逆之狀은己丑年보다甚함이업사온지라그때逆賊의文書中에所謂天文과 君上을삶힌다는말은極히兇慘하압고또鄭緝諸賊의口招에指斥 君上하난말이만어서諸臣이참아案牘에쓰지못하야耳不敢聞과口不敢道로書啓하엿사오니진실노血氣가잇난者가누가그고기를먹고그가죽을쌀지아니하렷가武瑞等은홀노무슨마음으로도리혀逆黨을營救하고治獄한諸臣을仇視하야庚申之事를아울너誣獄이라하고이미죽은어진이를放恣히헐어서禍首로돌니오니誣悖의甚함이한갈갓치엇지여기이르나잇가庚申獄事는年歲가오래지아니하야文案이모다잇고 聖明의鑑臨하신바거날武瑞等이오히려또眩亂欺蔽할꾀를하옵거든己丑逆獄은일이百年前兵火씃에잇어서文案이다泯沒되매이제에이르러事實을變幻하고忠賢을誣辱함이또한엇지恠異하리잇가또 殿下께서澈의伸寃된때를엇더하다하오시며被誣한때로또엇더하다하시나잇가化理淸明한날에는반듯이伸雪함을엇고權奸이用事할지음에는문득詆毁함을더하옵나니鄭澈의屈伸는世道의汚隆을爲함이라이것이엇지是非를밝히고公論을定하난한大案이아니리잇가噫라伸雪之 恩이비록更張之初에네리섯사오나다만追復 傳旨에甚하다하사맛침내明白卞破하실뜻이없사오시니 聖明이群奸의巧誣한말노或洞燭을다하시지못하시난故로臣等이煩猥之誅를避치안삽고千里에裸足하와齊聲叫閽함은반듯이痛斥하야快雪하려함이라伏願 聖明은一道의士論을俯察하시고百世의公是를定하사나라로異議가없고선비로趍向함을알게하시며또武瑞의欺君誣賢한罪를다사리오시면斯文의幸甚이오며國家의幸甚일까하나이다

○答曰疏辭를삶히매故相臣鄭澈의慘被搆誣함은내가임의洞燭하는바요多士의陳章卞別한것은實노公議에서남이니집히嘉尙히역이며武瑞의賢相을醜詆한罪난可히발닐것이니맛당히攸司로稟處케하겟노라

일을該曹에네리시매乙亥秋에刑曹判書閔鎭長이大臣에게무르시어處斷하심을 啓請하니左相柳尙運이逆賊을護衛한다

變初로부터問事郎廳이되고辛卯年에承旨가되어鞫廳에連叅하야이獄事의首末을仔細히알어또한己丑記事가잇으니그一欵에갈오대辛卯年에내가承旨로往來하야鞫問을삶힐그때에委官은柳成龍이라李潑의老母는나히九十에갓가옵고그아들은겨우黃口를免하엿거날모다壓沙嚴鞫하야立斃치아니함이없어悲慘罔極한지라設令潑이實로逆謀에드럿더라도九十之母와年未滿之兒가連坐함이不當하거날委官이편안히여겨動念하지안코한말도없으니이것은또엇더하냐하엿은즉潑母가辛卯年에成龍의손에죽음이엇지밝지아니하리잇가臣等이또後常의잇손安州問答之說에또不滿一哂하압나니臣等이請컨대事理의밝은것을折破하오리이다所謂安州問答之說은先正臣金長生의記錄한것이오니말하되鄭澈이潑母의죽음을成龍에게責望햇다하엿거날이제後常이저의先祖日記를잇쇼러말하되成龍이永慶의일을들어鄭澈을責望하엿다하오니古人의말이聽言之道는반듯이그일노보면말하난者가敢히妄言치못한다하엿사오니이제彼此所引之事를보오면可히그망녕됨을알것이라大抵潑母의죽음은鄭澈이朝廷을써난뒤에잇는故로그새이에澈이成龍과相面한날이없고相責한때가없더니壬辰蒙放之後에成龍과安州　行朝에서서로만나서비로소潑母의죽은緣由를提起하야成龍을面責하되엇지하야救活치못해나냐한것은事固因然이오나永慶의獄事는庚寅年일이니成龍이澈과한가지相府에잇어날노相見치아니함이없고일을相責하지아니함이없거날設令澈이永慶을枉殺하엿다하면成龍이엇지하야同朝無事之時에서로責望치안코반듯이數年을기다린뒤에　行朝相遇之處에비로소그말을發하고비로소그緣由를무럿나잇가理치로미루면萬萬不近하압거날後常等이오히려또引重하여갈오대이것이臣의先祖手記라하오니噫라成龍이果然이記錄함이잇스면이는成龍이後世를欺誣할뿐아니라그마음을自欺함이고또그子孫을속여後常의하소가만히引據함이이잣지아함이없으니그情態는참으로可히슳혀할것이옵고足히怒할것이아니옵거든潑母의죽음이果然陽元、成龍之手에잇지아니하다면일즉己酉、甲子에澈의諸子宗溟、弘溟等이두번伸寃한疏中에다이일을分卞하야成龍陽元의主獄한實蹟을밝히고當時에叅鞫諸臣洪汝諄、李廷馣、金玏等을引證하엿사오니그때에成龍、陽元의子孫이다잇어서무슨緣故로한말을내서그先世의억울함을卞明하지아니하고庚申景瑞陳疏하던날에도또이일을밝혀삽거날그때에成龍、陽元의子孫의柳千之李宇鼎갓흔이가또엇지하야一言으로그先祖의戕殺無辜之罪를白脫시기지아니하고반듯이百年後에舊人이泯滅하고耳目이머러짐을기달

다가다시拿來함에澈이回　啓를倡始하되經幄間에한汝立이난
것도不幸이옵거든엇지두汝立이잇으리잇가하고浩이나중에就
訊하매澈이말하되浩은潑과惟讓과는달너서맛당히　啓請할것
이라하니領相李山海는이러나고右相柳成龍은對答지안커날澈
이홀노　啓請하야自上으로委官을갈니시니그때에曲折을可히
알겟사오며또李黃鍾이汝立獄事로士林의禍라하야그글이崔永
慶의文書中에서搜索되어이것으로被鞫하엿삽고또한澈이委官
갈닌뒤거날曹大中이諫院에서論　啓하야嚴囚加刑하니詩一絕
노省座鞫廳에밧치난대地下若從比干去。孤魂含笑不須悲란글
句가잇난지라이때에委官沈守慶이갈오대臨死之言을엇지足히
取信하리요하고上達치아니햇더니그후에判事臣崔滉이맛침내
筵中에陳達하야그妻妾子姪을모다拿來하니澈이次律을쓰기를
請하야겨우緣坐를免하엿삽고柳夢井은일즉이古阜원으로잇슬
때에穀物을내어逆賊을주어서齋舍를營構하엿다는일노被罪하
고柳宗智는平日에逆賊과相從하야여럿에게廢科事를倡論하다
가被罪하고尹起莘는諫院으로逆賊을交結하야一世를詿誤한다
하야削出하기를請하니　上이對答해갈아사대다만削出할뿐아
니라그情形按問을하라하시니此等諸人이비록逆謀에叅與치안
햇다하나被罪曲折은自作之孽이온전히업다할수업사오니澈이

엇지일즉이그새이에低仰하엿스리잇가마는武瑞는반듯이澈에
게歸罪하려하니엇지의혹되지안으리잇가李潑의老母稚子의죽
음은果然寃痛하온지라鄭澈이임의그전辛卯三月에被譏하야朝
廷을떠나고柳成龍、李陽元이實노그獄事를當함으로故柳景瑞
疏中에일즉이此事를잇쓰러澈의被誣之跡을卞明하엿삽거날武
瑞가成龍之孫後常과陽元之孫宇晉으로前後誣陷하야潑母의죽
음을澈에게歸咎하니그뜻은大抵반듯이潑母의죽음이辛卯年이
아니고庚寅年에잇다한뒤에可히澈에게歸咎하고成龍陽元의罪
를白脫하겟난故로後常等이敢히그祖先의拜相한月日을鋪張하
고潑母의致死한年代를變幻하야眩亂之計를하오니臣等이請컨
대潑母의致死한年月이他人이記錄함이잇사오니事實을밝히考
據하야그망녕됨을折破하겟나이다臣等이窃見하오니그때에叅
鞫承旨李廷馣日記에갈오대내가辛卯閏三月에다시承旨가되여
刑房으로逆黨鞫問하난대連해참예하야마음으로그寃痛함을알
엇스되左右가서로보고한말도못하엿으니慘酷하다하고또廷馣
謚狀中에갈오대辛卯年에公이刑房承旨로李潑、白惟讓等의一
家가모다被鞫되어사람이逆賊이라말하거날公이委官李陽元에
게말하야갈오대이것은逆賊이아니라逆黨이라하니그任意直行
이이갓다하오니實노廷馣日記와相符하오며또承旨黃赫이己丑

뎌려일너갈오대한번拿來함도甚하거든再鞫함을請하니後世에
서엇더타하리오하고憲長尹斗壽에게移書責之하니斗壽는自己
가내지안음으로對答하야澈이私自歎惜하고小劄를만들어서命
이네리심을기다려救하려하엿더니未幾에永慶이獄中에서病死
하매獄事가씃난故로小劄를올니지못하엿스니澈의前後救解之
疏가이갓치明白하거날武瑞等이도리혀搆殺하엿다하니또한欺
罔치안으리잇가鄭介淸은逆賊과遊山하엿다난말이遠近에傳播
되어全羅監司洪汝諄이羅州一鄕에探問한대柳澄、辛彭年이다
的實함으로回報하엿더니未幾에臺諫이介淸이逆賊과 親厚하
고排節義論을지엇다하야論　啓拿鞫하니介淸이供하야갈오대
臣이校正郞때에비로소逆賊과公座하야十餘日을講校하엿삽고
다른親密之事는없엇다하니自　上으로介淸이汝立에게보낸書
札을내리시니德義를일즉欽慕하야傾膓함을품엇다하고道봄을
高明함이當世에오즉尊兄一人이라하엿난지라　傳敎하야갈아
사대所謂道는무슨道냐校正時한번보고相通함이없섯다하니또
엇지하야欺罔하나냐또此人이일즉排節義論을지엇으니반듯이
節義와相背되난일을조아할지라幷爲嚴問하라하시고詞臣을
命하사逐條攻卞하야鄕校에펴서士習을바르게하라 하 사 介淸
이일노一次受刑하고그뒤에賊僧性熙의密記에나서口招에介淸
과同座叅見하엿다하야介淸이도로拿　命을입엇더니맛침配所
에서죽어일이씃나지못하니介淸의被罪首末이自有次第하압고
또排節義의말이처음에多士之疏에나고다시臺臣之　啓에낫거
날武瑞는반듯이排節義之排字를澈이勒加한것이라하오니어대
서證據함이잇나잇가그말의誣罔함이이럿틋尤甚하압고鄭彦信
은逆賊의族親으로書簡을通하지안엇다하야或儒疏와臺啓中에
나고或文書搜括할때에드러나서　上이嚴敎를내리시고이어賜
死함을　命하사諸臣이震懼하야서로보고말이업거날澈이홀노
陳　啓하되我朝二百年來에逆賊을除하고는한大臣 도 죽이지
안엇다하야再　啓에이르러맛침내減死함을어더彦信一家가澈
이再生之恩이잇다하야아들을보내서뭇고또衣服을謫所에까지
보냇삽거날彦信生前에는澈의德이잇다하고彦信死後에는澈을
원망하오니德을도리혀원망함은무슨일이니잇고眞所謂怨으로
德을갑흠이니이다白惟讓의죽음은그文書中에犯上不道之語가
만은緣由이고또彦智가讓의죽음이誣罔하다하야이럼으로彦智
以下를　命鞫하사일이장차不測한지라澈이進啓하야書札間事
로刑戮을遽加하심은　聖世의美事가아니오이다하야除刑遠竄
함을　命하시엇더니그뒤에惟讓이宣弘福口招에다시 나 서 杖
下에죽고李潑、浩의죽음은네범賊招에남이니當初에竄配하엿

聖祖의嘉奬하신바요孝友之行과淸白之操는諸賢의推許하신배라論思之任에잇어서는啓沃함이만코藩臬之任에잇어서는惠澤이百姓에게洽足하엿으며台鼎으로쎌쌔밋처서는竭誠殉國하압더니壬辰亂에謫所로붓터赴難하야體察의 命을밧고散亡한것을收集하며瘡痍를撫摩하야南北을控制함을爲하야興復之策을贊成하압더니밋行朝에復命하매章牘이剴切하고卿 命天朝하매일을짜러疲勞함을다하야中興之猷와忠勞之績이太常에記錄하고聽聞에傳播되어 列聖의嘉尙하심과國人의仰慕함이엇더하니잇고마는오즉剛直之性이能히사람의허물을容納하지아니하난故로怨毒이叢身하고讒鋒이蝟集하야己丑獄事를澈이鍛鍊하야이루엇다하야이제醜正之輩가이를잡어말함이오랠수록甚하야鄭武瑞의疏에이르러서極盡하야그崔永慶、鄭介淸、鄭彦信、李潑諸人의일을議論하되모다澈의搆殺한배라하니噫라사람의搆虛揑無함이엇지여기이르러잇가大抵己丑獄事가故相臣李恒福의己丑記事와故叅判臣安邦俊의己丑錄中에前後가갓추실녀明白할뿐아니압거날景瑞之疏에잇스러證據하야毫分鏤析함을遺漏함이없으니이제그疏本이政院에記錄되여臣等이다시疊床之說을아니하겟삽고다만그大概를드러서鄭武瑞의欺罔함을밝히겟나이다盖崔永慶이當初에逆徒李光秀가鄭八龍、吉三峯으로大將을삼엇다는口招가잇서서朴延齡等이吉三峯이아니라崔三峯이란口招가잇다하고또飛語가喧傳하야定한바를攷據할수없으매全羅監司洪汝諄이濟原察訪을因하야드른바를攷據하고馳 啓하야崔永慶이三峯이라하니拿 命이비로소네린지라澈이回 啓하야갈오대崔永慶이三峯으로號하엿다는與否는兩南監司로覈實하야 啓한뒤에짜러盤問하겟나이다하고永慶이임의就獄하니澈이또楊 前에서永慶의孝友之名이잇슴을알외어반듯이逆謀에참네치안음을말슴한대 宣廟께오서溫顏酬酢하여갈아사대내가그兄弟間에書札을보니孝友가果然잇는것갓다하시고밋置對하매永慶이逆賊과一書도通치안엇다하되汝立과永慶의書札이저의집文書中에서난지라自 上으로그誣罔함을의심하시니永慶이갈오대老昏하야이것이잇음을삶히지못하엿으나臣은答書를아니하엿다하거날澈이또 啓하여갈오대逆魁文書中에저의答書가없으면그誣罔치아니함을알니이다하니 上이또四韻詩한首를네려갈아사대永慶의篋中에이글이잇엇다하신대澈이 啓하여갈오대甲申年間에都下에傳播되엿으나뉘손에서나옴은알지못하압고臣이또한드럿삽난내決코永慶의지은것은아니라하야永慶이일노 恩釋하심을입엇더니그뒤에臺諫이議論하고다시鞫問하심을請한대澈이驚駭하야沈喜壽

○伏以일의是非는或한때에眩惑되나사람의邪正은百世에가리기어려우니일의是非를議論할진대맛당히사람의是非를卞明할것이오사람의邪正을卞明하려면맛당히그實蹟을삷혀서考定할것이오니臣等이窃伏惟故相臣文淸公鄭澈의前後被誣함이한둘에그치지아니하되오즉그事蹟은國人의한가지아난바요　聖明의鑑臨하신배라그런故로한번賊臣仁弘이齮齕하던날卞明하옵고두번己亥反正하신뒤에卞明하옵고세번尹善道가醜正하던때에卞明하엿삽더니　殿下께서嗣服하오신처음에湖南人楊夢擧等이邪論을掇拾하야그誣辱함이甚하엿삽거날多幸히　聖明께오서奸狀을俯燭하시고　嚴批痛斥하사　仁祖朝때議定된일을孝顯兩朝때에엇지卞明하지안엇나냐하오신　傳敎가게서서其間曲折이不得不卞明할이잇슴으로湖南儒生柳景瑞等三百餘人과澈의玄孫鄭澍等이서로이어　殿下께陳卞하와　殿下께오서寵批을주시고廟堂에네리사　啓하라하오서鄭澈被誣를卞明하온것이四度에이르러다시餘蘊이업삽거날己巳之後에羅州鄭武瑞가放恣히投疏하야敢히追削함을請하매殿下께오서이제다시議論하사또한太甚하다하오시니그때에李玄逸, 許穎李日井等이柔차欺罔하야　宣廟朝治逆之獄을다實다음이업다하고또　仁祖朝許伸之事를다올치안타하야맛침내追奪之禍가澈에게밋사오니噫嘻라亦甚하도소이다百世가비록머나是非를속일수업삽거날逆魁에게通書하고　君上을指斥하는惟讓자혼者를百餘年後에그官爵을追復하고國家를爲하야逆賊을치고竭忠盡公하난鄭澈자혼者는그官爵을六十年後에도로削奪하오니自古奸邪의椽正之禍가何代에없으리오마는曩日之酷가튼것은업삽더니何幸今日에　天日重明하사　坤聖이復位하시고羣枉이畢伸하니鄭澈의復官之命이宸衷의斷定하사群下의請을기다리지안으시오니澈의寃枉함은　聖明이임의洞燭하신지라臣等이진실노敢히다시贅陳하야天聽을드럽히지안케사오나이일是非의싸홈은이제또百餘年이된지라一屈一伸함이世道의汚隆이매엿사오니만일根本을다하야根源에다다르지아니하면장차忠賢의寃枉함과群奸의誣辱함을卞明치못할것이라臣等이請컨대澈의平日言行과前後被誣함을議論하야歸正하려하나이다澈의天性이忠情正直하고師友之益을더하엿사오니어려서受學함은宏儒碩士인故學士金麟厚, 奇大升이옵고자라서交遊함은正學直節인先正臣李珥, 成渾와朴淳이온대自少로學問에심써늙도록말지아니하야心經近思錄諸書에이르러서는用力함이最多하고비록顚沛流離之際에잇더라도大學一部는注解를幷하야朝夕誦之하엿사오니이것은可히平生實地를보겟사오며靑松之喩와大節之褒는

簡公臣成渾로조아하야平生出處가大畧서로갓사오며論思之任에잇어서啓沃함이만코藩臬之任에잇어서惠澤이百姓에게洽足하엿더니壬辰亂을當해서는謫所로붓터行在에赴難하야體府之命을밧고마음을다하야收集하고瘡痍를撫摩하야南北을控制하고興復之策을贊成하야極盡함을다하엿삽더니밋 行朝에復命할새上疏하야中興之猷를議論하고萬里에 命을밧드러遼東과碣石에달니더니朝廷에도라온지未幾에죽엇사오니그一生의忠勞한功績은太常에記錄되여 列聖의嘉奬하심과國人의仰慕함을어덧삽거날다만平生에一邊의투긔한배된故로매양己丑獄事로操持하난欛柄을삼어서追奪之典이泉壤之下에여러번밋쳐사오니臣窃痛之하오며邦俊은成渾의門人이라天恣가篤實하고學問이專精하야講磨思辨하고持守涵養함은그造詣의집흠과踐履의實다움이後生末學의議論할것이아니압고그平生出處로말合하오면國家에大亂이잇을때에臣子之義를다하엿사오니壬辰之變에故縣監朴光前을좃차義旅를이르키고體府幕下에가서機務를論難하야功勞가만엇삽고丁卯之亂에同志를모으고體府幕에가서그起畫함을 啓聞하야採用되엇삽고丙子之亂에또義兵을이르혀장차 行朝에다다를새湖西之界의이르러南漢의解圍됨을듯고굿쳐사오니그殉國之節이이갓사오며光海의昏亂할때를當하야仕官의뜻을끈코 仁祖改玉하심에미처서비로소徵辟하심을應하엿사오니그出處之正이이가트오며그邱樊에문을닷고城市에자취를끈어서義理를探賾하고後進을가르키매늙어도더욱篤實하야죽은뒤에마렷사오니그篤信好學함이또이갓흔지라 仁孝兩廟朝께오서寵厚하심이甚히놉흐시어恩召하심이서로이엇고밋죽으매哀榮이備至하엿사오니엇지斯文에矜式이요聖世의逸民이아니오리잇가士林의追慕함이깁고一方의詢謀가다갓터서立祠腏享하야高山景仰之義를붓치고多士藏修之所를맨드럿삽더니十年이되엿삽거날向來의冒嫉之輩가아래로邪說을倡始하며우으로 聖聽을속이어맛침내祠宇를毁撤하고官爵을削奪하오니이것은臣等이猥越之誅를피치안코 九重震嚴之下에齊聲仰籲하옵난배라 殿下께오서兩臣의前後被誣之寃을살피시고 故贈叅判安邦俊을또한故相臣鄭澈의復官爵하신恩例에依하시와毁撤한祠宇를重建하라 命하사한편으로是非를定하시고한편으로邪正을分辨하오시면斯文의幸甚이압고國家의幸甚일까하노이다

○答曰疏辭를살피매多士의齊籲함은實노公議에서나옴이라엇지施行하지안으리오

甲戌十月光州進士朴碖等上疏

압거날邦俊이後常輩에게誣詆함을압어서祠宇를撤毁하고官爵을削奪하난대이르럿사오니엇지寃痛함이甚치안으리잇가그때에司諫成璀과正言朴澄等이또邦俊의平日朋友間에往復한書尺文字로邦俊을誣詆하여갈오대麗朝忠臣吉再를莽大夫楊雄으로比하고我朝에五賢을眞儒가아니라하야譏刺攻斥하고거진말을베풀고잇옴을避하니그奸情慝態와誣辭僞說을足히呶呶多辨할것이업사오나臣이또한엇지 聖明之世에敢히泯默하오리잇가大抵그問答書에갈오대治隱의出處를後生이輕議하지못할것이나宰相에게 啓한것을峻論함은楊雄之徒라하고歇看者는纂忠之類라하니만일愛惜하는者가잇다하면治隱의지은것이아니고後人의지은것이라함이可하다하고또갈오대곳楊雄이라함은크게不可하되徒之一字는또한足히容恕함이니孟子갈아사대能히楊,墨을막음을말하난者는聖人之徒라하시니그러면楊,墨을막난者가다聖人이겟나뇨말노뜻을害치아니함이可하니我朝數百年間에일홈으로선비라하난者가相繼而出하야그出處大節은議論치안코오즉讀經著書하난것으로學問이라하고高談大論을節義라하야그弊가맛침내小廉曲謹하난대이르러同流合汚하난者가잇어서公卿을力折하고 君父를威凌함이잇다하고또갈오대晦齋가學問으로自處하나權奸에게핍박되여여러번推官으로權撥의直言을흐려 啓치아니하야徐師,羅有廸이仗馬(木馬)를警戒하고撥이홀노抗疏하엿다는말이잇으며郭司諫이訊問함을當하야晦齋를보고갈오대吾輩가엇지復古의손에죽을줄알엇으리오하엿오니이두가지일에도是非가自見되며退溪가너무崇奬하야靜庵行狀을지을때에는公이라稱하고晦齋行狀에는先生이라稱하엿스니退溪之意를알수업으며南溟이節義로自許하나一寡婦一孤嗣가一寸 君父之分이업다난말은너무不恭하야自古節義之士가君臣間에그말이容納됨이업거날栗谷이너무推許하니栗谷의뜻을알수업다하엿사오니治隱은高麗注書吉再의號요晦齋는先正臣李彦迪의號요復古는그의字오며退溪는先正臣李滉의號요靜庵은先正臣趙光祖의號요南溟은處士曹植의號요栗谷은先正臣李珥의號라이제安邦俊의問答한文字로보오면成龍等이忠臣吉再를莽大夫楊雄에게比하엿다함과我朝忠賢을眞儒가아니라고譏刺하엿다하옴은捃摭하야譸張치안함이없으며索瘢하야罪를만들지아니함이없으니宵人(小人)의乘時醜正함이한갈가치엇지甚하오잇가臣等이兩臣의被誣한일을먼저畧辨하엿사오니兩臣의平生行跡을大畧알외리이다文淸公臣鄭澈의天性이忠直하고疎通峻潔하며師友之益과學問之力을더하야일즉이文正公臣金麟厚를좃차受業하고또先正臣李珥와文

됨이甚하오이다己丑獄事에被罪된諸人는或은逆魁와締結하엿다하고或은姓名이逆招에낫다하고或은相通한書札이逆家에서搜索되엿다하야그被罪함이無非自取로대그중에潑母尹氏의죽은것은果然寃枉한지라이것은鄭澈이참소를맛나朝廷에서나간뒤일이오鄭澈을대신하야委官된者는柳成龍、李陽元이온지라當時에澈의本末이國人耳目에昭著한故로　宣朝甲午에金宇顒等이逆獄을만들새追削之論을倡始하야構虛揑無함이이르지아니한대없으되오히려潑母의죽음을澈의罪로만들지못햇사오니前後治獄한것은年代가잇사와한사람의손으로가리지못할것이오며光海己酉에賊臣仁弘之徒가朝論을擅執하고是非를眩亂케하며無根之說을내서潑母의죽은것을鄭澈에게歸咎한故로澈의아달宗溟等이上章陳辨하오니그一欵에갈오대李潑의老母弱子가죽음은사람이다稱寃하난것이온대臣의아비난그때委官이갈닌지오래고柳成龍、李陽元이서로이어대신하야敢히말을못하고죽난대이르니그때大司諫洪汝諄、執義金玏、刑房承旨李廷馣이同參하야여럿이다보고記憶하압거날어제이것을臣의아비에게로옴기오니其他에誣衊之狀이모다이와갓흠을알겟사오며만일潑母의죽음이鄭澈이委官되엿을때일이라하오면成龍、陽元等의子孫이잇사오니엇지그억울함을分辨치안코이제이르러서는일이잇슨지百年이라舊老가이미죽고耳目이이미먼뒤에成龍、陽元等의後孫이비로소乘時投疏하야敢히그先祖의拜相한月日을鋪張하고潑母의致死한年代를變幻하야眩亂虛實할計策을하나잇가大概그뜻은반듯이潑母의죽음이辛卯年에잇지안코庚寅年에잇다하야澈에게미루고그先祖의罪狀을白脫식히려함으로말함을이갓치하압난대潑母가辛卯年間에죽음은밝은證左됨이잇사오니故月川君李廷馣의手記中에갈오대내가辛卯二月에承旨로올마서刑房으로逆黨을鞫問할때에참네하엿엇난대婦人稚子가모다杖下에죽으매마음에는그寃痛함을아나左右가相視하고敢히말을못하엿으니慘酷하다하엿고또故承旨臣黃赫이己丑變初로붓터問事郞廳이되엿고辛卯年에承旨가되여鞫廳에連參하야이獄事의首末을자서히안다하엿고또己丑記事가잇으니그一欵에갈오대辛卯年에내가承旨로往來하야鞫問함을삷힐새그때委官은柳成龍이라李潑의老母는나히九十에갓갑고그아들은겨우黃口를免하엿거날모다壓沙하여鞫問하다가無辜히致斃되니悲慘罔極한일이라設令潑이實노逆謀를아럿다하더라도그의老母와幼兒가반듯이連坐가아니되겟거날委官이動念치안코一言도없엇다하니이것이實노潑母가辛卯年間에죽은明證이라安邦俊己丑錄中에그때委官柳成龍이란것이곳이것이

邪正을分辨할야면맛당히그事實을詳考하야評論할것이온대世道의變遷됨이無窮하고人心의好惡가無常하야邪人이正人을가르처간사하다함이歷世以來로거의다그러함은是非의眩惑됨이어날多幸히이제　天日이重明하시고羣枉이畢伸하야含生之類가모다歡欣皷舞하야感極流涕하난대이르오니一夫라도向隅함이잇사오리잇가그러하오나斯文의幽遠함이師友淵源에잇사오면엇지敢히　聖明께暴白치안으리잇가臣等이일즉이듯사오니故　贈叅判臣安邦俊의平生言行이그耳目에보고듯난바에彰明較著할뿐만아니압거날向日에兇徒가　天聽을欺蔽하고放恣히誣衊하되오히려伸白지못함은진실노臣等의罪라故相臣宋時烈이書院세운일노凶徒가上疏하고그師友源派가또한承接한者가잇삽거날臣等이엇지一言을仰達치안코泯默하리잇고마는安邦俊의被誣됨을伸白하오랴면반다시故相臣鄭澈의被誣됨을먼저伸白한뒤에거의暴明될것이오니臣等은生覺하건대澈의前後被誣됨을賊臣仁弘이上章之日에一辨하엿삽고癸丑反正하오신뒤에再辨하엿삽고尹善道倡邪之日에三辨하엿삽더니밋　殿下嗣服하신처음에淳昌人楊夢擧等이放恣히投疏誣詆하매多幸히聖明이奸狀을洞燭하오서誣告함을痛斥하섯사오나일이久遠하야　仁祖朝쌔議定之事를　孝顯兩朝쌔에엇지하야分辨치안엇나냐하오신　下教가게서서그被誣한曲折을不得不分辨할것이잇음으로本道儒生柳景瑞等二百餘人과鄭澈의玄孫澍等이서로이어陳疏辨誣하엿삽더니　殿下께오서寵批를주시고廟堂에네리사論定하야　啓하오니鄭澈의被誣를分辨함이네번재라無復餘蘊이압더니己巳之後에羅州人鄭武瑞等이時論에附托하고夢擧의緒餘를掇拾하야投疏醜正하엿사오며또故相臣柳成龍의後孫後常과故相臣李陽元의後孫宇晉이서로이어投疏하엿삽난대備局回　啓를因하야邦俊의祠宇가毁撤되고諫院의啓辭로邦俊의官職이追奪되엿사오니噫嘻라또한甚하오이다이제붓터서는日月之明이曲照치아니함이업어澈의官爵을곳追復하라　命하셧사오나邦俊에게는復官復享하라신　命이홀노闕하시오니兩臣의被誣함이한일을因함이거날이제　恩典이다르심은　聖明이오히려後常等의矯誣之說을洞燭지못하심이라臣等이그쌔備局回　啓를보오니邦俊이鄕曲鄙陋之人으로한갓黨惡의마음을품엇다하엿사오니이것으로邦俊의罪案을만든것이라大抵邦俊의著述한己丑錄中에갈오대李潑의八十老母가壓膝하야죽으니慘酷之狀과寃痛之情은古今天下에듯지못한바거날委官柳成龍이恬然坐視하고救하지아니햇다는緣故라이제醜正之輩가이것을말하야成龍에게歸罪하엿다하고詆毁하오니그틀니고망녕

하사一道多士의마음을快하게하오시면不勝萬幸이로소이다臣等이모다湖南의章甫로兇議가日熾하고正論이맥힘을보매區區한憂憤之忱을이기지못하와百舍에重繭하압고齊聲籲 闇하오니伏惟 聖明은그僭濫함을容恕하시압고採納하시압소서臣等이惶悚屛營함을이기지못하압고삼가昧死以 聞하나이다

○答曰多士의疏辭를살피매拔本塞源이라함은말이極히明快한지라내아름다이여여맛당이該曹로禀處케하고追削官爵事는歲久骨朽하니이제다시議論함은너무甚하니라

同月二十六日引對時에吏曹叅判李玄逸이 啓하야追削함을請하고玉堂李日井, 許頴이어알위어서蒙允하다

辛未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記

○吏曹叅判李玄逸이 啓하야갈오대故相臣鄭澈이사람됨이奸毒하야忠賢을誣殺한罪는國人이다아는바요輿情이다憤히여이난배어늘이제湖南儒生等이千里따 闇하야削官爵함을請하매自 上으로歲久骨朽之後에追削함은너무甚하다하신 傳敎가게시오니寬大하오신至意오나臣愚는以爲澈의奸狀은 宣廟의痛斥하오신배요 聖明의洞燭하오신배라그官爵을追奪함이斷定코아니하지못할것이오니臣은生覺하압건대예로부터奸臣이나라를그르게한者난죽은后라도追奪官爵됨이한둘이아니오며또春秋는天子之事라綱目은春秋를繼續하야著述함이어날奸臣의일에그官爵을쓰지아니함은此所謂奸諛한者를죽은뒤에베이난것이라自 上으로그請함을特別히좃츠시오면可히神人의憤함을풀고士林의바람을慰勞할것이오니臣의生覺에는不可不允從하오실것이라하나이다檢討官許頴이 啓하야갈오대公論은반듯이百年後에定하읍나니澈의奸狀은 聖明이번대洞屬하오신배라이것은實노一國의共公之論이오니엇지어려워하오서允從치아니하시나잇가侍講官李日井이 啓하야갈오대澈의奸狀은章布의疏와儒臣의말에다알외엿사오니臣이敢히다시알외지못하오며 聖上이歲月의久遠함으로어려히역이심은너무寬大하심이니이것은一時의輿論이아니옵고千載萬世의公論이오니快히 允從하오시면實노懲討하난公議오이다 上이갈아사대 宣廟께서일즉이毒澈의 敎가게시고나도또한그奸狀을아나特別이歲久한故로持難함이잇더니이제儒臣의啓와玉堂의말이이가트니그公議의至嚴함을可히알씨라鄭澈의官爵을追奪함이可하다하시다

南平生員洪最一等疏 (今上二十年甲戌六月日)

○伏以, 是非는한때에眩惑하되邪正의事實은맛침내가리지못하난故로일의是非를議論할진대맛당히邪正을分辨할것이오며

甚이압고斯文의幸甚이오이다臣等이景瑞疏에더욱駭惋한것이잇아오니鄭介淸일의平生行己함을드려서巧詞醜詆함을餘力도씻치지아니하엿사오니대체介淸의天資가純粹하고踐履가篤實하야진실로古人에게붓그럼이없어서그學術의精深함과操履의修飭함은本道儒生羅績吳相玉之疏에다알와여씻침이없아오며尹善道가先正臣李滉의버금이라하엿삽고許穆이遺事를著述하야出處大節과寃死曲折을盛히稱道하엿삽거든이제是非가크게定하고正邪가난워서己奪之官爵을回復하엿삽고已毁之祠宇를세웟사오니저鬼恠輩의搆揑한말을엇지足히分辨하리잇가마는그中에不得不辨斥할것이잇사오니景瑞上疏에갈오대介淸과朴淳이義는師生이고恩惠는父子와갓더니淳이失勢하매介淸이時人에게붓첫다하엿사오니噫라介淸이淳의집에書籍이만타함을듯고가서글보기를求하매淳이마음에착하게역여客의禮로待接하엿사오며淳은癸未生이오介淸은己丑生이라그새가겨우五六歲오며介淸의學問이일즉成就하엿사오니엇지淳을스승을삼엇겟사오며淳이失勢하엿슬때에도介淸이오히려詩句를往復하야조와함이衰하지안엇사오니또한엇지淳을쑨을일이잇사오리잇가其他模索詬罵함은이로말할수없아오니臣等이此輩로呶呶치아니하려하노이다噫라景瑞疏中에縷縷한數千餘言이모다安邦俊의日記에서나왓삽난대邦俊은澈의黨이라澈의자취를가리려하야私私로日錄을著述하야虛無함을쑤며서事實이純全히업고弘溟의上疏를祖述하야더욱增飾하매그記錄한것이偏私하고誣罔한말이아님이없사온지라景瑞輩가이것으로左契(음쪽과갓흠)를삼으오니엇지않으지안으리잇가噫라邦俊의사람됨을臣等이可히말삼하올지라平生에恠異한行實이너무情에갓갑지아니하고高談大言이傍若無人하며일즉이節義잇난이를眞儒라하고學問은細行이라하야鄭夢周의學力이權近만못하다하고吉再를가르켜楊雄之徒라하며我東名賢을헐뜨더서五賢의盛함으로도오히려排斥하고故判書李植의史記닥는때에片紙하야조곰도顧憚함이없아오니이것을보면그사람의記錄함이모다徵據되지못함을可히알겟나이다嗚呼라邦俊의縱恣無忌憚함이이갓고그日錄에誣罔함이이갓거날彼輩는오히려그말만을질겨하야그私를전지고서로遵奉하며公傳하야사람의드름을眩亂케하고사람의마음을惑되게해서맛침내그사람을俎豆之列에밧들어先正臣鄭逑의祠堂에配享하오니斯文을더럽힘이무엇이이버덤크리잇가噫噫亦痛이로소이다嗚呼라그사람을排斥하지아니하면邪說을진정할수없압고邪說을진정치아니하면선비의趨向을바르게할수없아오니　聖明은本道에命하오서邦俊의祠堂을撤去케

을지어갈오대或이澈의復官爵함을請하거날 上이公에게무르신대公이對答하여갈오대澈을或은君子라하고或은小人이라하압난대己丑之獄을澈이實노主掌하야寃枉하게만이죽어서사람이至今까지僉어하와臣이일즉이大司憲으로此人을議論하엿나이다하엿사오니元翼의마음을여기서可히알겟삽거날景瑞는元翼이도伸雪함을請하엿다하오니이누子를속임이니잇고하놀을속임이니이다其他에繆盭之言과誣飾之辭는이로세일수없아오며梁千頃과姜涀말이窮盡하야服從함을誣服하엿다하야先正臣許穆、尹鑴、尹善道等이모다그醜詆함에橫被되엿사오니저의가無嚴하오나엇지敢히改恣함이여기이르나잇가噫라우리國家가仁厚하야立國한지數百年에일즉이一人도妄殺치안엇거날澈이睚眦之怨을품고搢紳之變을多幸히여여 天聰을欺蔽하고誣獄을鍛鍊하야芟夷하고誅戮하야自己에所欲을放恣히하야씻친毒과나머지불쏫이至今까지말지아니하오니澈의털을쌔내드래도足히澈의罪를贖하지못할것임으로 宣廟께서下敎하야갈아사대鄭澈에일은말하기더럽다하시고또갈아사대한사람의손으로天下에눈을가리기어렵다하시니大哉라 王言이시며一哉라 王心이시여이말슴이足히百世의斷案이라하겟삽거날다만澈이一邊人의領袖가되여朝議에分岐됨을타서澈이闢土地하고立門戶하야그基業을돗랍게한故로一邊人이感戴함을 君父보다더하야 君父를저바릴지라도澈은저바리지못하야百餘年來로死力을내고公議를물니처서싸우기를쏫치지안엇삽난대朝家에서넘우寬恕하야深究하지아니하고生前에죽임을더하지안코死後에奪爵이自若하오니爲善者를무엇으로勸하오며爲惡者를무엇으로懲戒하겟나잇가이럼으로胄、勳、師命이가만이自奪하야갈오대善類를可히죽일것이고誣獄을可히이러할것이고 聖聰을可히眩惑케할것이고 私怨을可히怨讎갑흘것이라하야서로遵途襲轍하야庚壬獄事를일으키어兇謀秘圖와深文峻法이한갈갓치澈에게서나오니엇지압흐지아니하올잇가噫라풀을버히매반듯이뿌리를버힐것이압고禍를除함매반듯이근본을除할것이오니이제澈을죽이시지안코胄를죽이시오니胄도또한寃痛한것이오며이제澈을죽이시지안코勳을죽이시오니勳도또한寃痛하올것이라臣은두려하노니若此不已하오면奸侫하난者가두려울것이업삽고覬覦하난者가써림이업어서胄、勳之輩가장차接迹하고이러나오리니可히두렵지안으리잇가伏乞 聖明은一道之論을俯採하오시고多士之請을曲察하사快히乾斷하심을베푸사澈에官爵을짝으시오며旣往에奸詼함을버히시고將來에禍亂을막으시오서國家를爲하야집히生覺하시오면 宗祀에幸

햇다하니그러하뇨내갈오대公에心迹을알지못하나形迹으로보면그런듯한故로果然이말을하엿노라한대澈이怒하야盞을던지고이러나서數步를行하다가도로안지니내傍人과相顧一笑하엿다하오니이것으로보면安州之會에成龍이澈을大端책망하엿삽거날景瑞等은도로혀成龍이涕泣引咎하엿다하오니眞所謂賊反荷杖이로소이다庚寅年에李陽元이贊成으로內省에잇을때에澈이거짓憂色이잇어갈오대獄事가오래도록맛치지못하니國事를장차엇지하리요하거날陽元이갈오대이어렵지아니하니나갓튼者를죽여서類를씻침이업으면公이걱정이업으리라한대澈이艴然히갈오대公은엇지하야이런말을내나뇨하니이것으로보오면澈이그獄事를主掌함을陽元이排斥하엿사오니그러면景瑞輩에誣言이엇지較然치아니하니잇고曹大中의慷慨淸高함과柳夢井의耿介剛直함과李黃鍾의嫉惡剛腸함과自惟讓, 鄭彥智, 尹起莘, 柳宗智等은다一時에名流로서澈에게얽힌배되어騈首就死하엿거날景瑞가敢히다當日에 睿斷하심이요澈의한배난아니라하오니噫라澈를救하난대急하야 君父에게殺士之名을들으시게하오니그澈을爲함은厚하나홀노속임이 君父에게밋침은生覺하지못하엿나잇가國家에變이公言倡說하야顧忌함이업사오니噫嘻라쏘한너모甚하오이다이것으로보오면庚申獄事를此輩는장차오로지 聖上께서하심이요肯에한배아니라할것이오며壬戌獄事를此輩는장차오로지 聖上께서하심이요勳에한배아니라하오리니엇지痛心치아니리잇가嗚呼라己丑之事를엇지참아말삼하오리잇가澈이委官으로홀노獄事鞫問함을맛더서揚臂皷舌하고陰謀締計하야爪牙널니베플고鷹犬을가만이쐬여서或臺諫으로密告할새몸소그方策을가리히고或草野之士로變을告할새그上疏를草해주며或疑似之迹을타서쑤미고或孟浪之事를얼그며或느지러질가두려우면密 啓하야周納하고或새난것을두려우면蜚語를만드오니大概그맛망함을알위여獄事를이룸은周興, 來俊臣(唐武后時獄官)의苛刻함으로도더할수없어삽더니밋 聖心이覺悟하시고公議가大伸하야前後에悔恨之敎가丁寧惻怛하야넓음이日星과갓사오며先正臣李元翼, 金宇顒等이實노追削之論을主掌하엿거날景瑞等은말하되追削之論을仁弘이가냇다하야仁弘이誅死하고澈이되오니嗚呼라이것은兒童의말과다름이없으니진실노한번웃을만하오이다 仁廟改玉(反正)之初에山藪之量이넓히사含垢蕩穢함을一時權貴의말을좃치시매攀附諸臣이만이澈을놉히난사람이라澈의아들弘溟等이權貴를夤緣하고奔走囑托하야復官爵을할새그때에領議政李元翼이맛침내快諾을하지안은故로先正臣許穆이元翼의行狀

七月二十七日에配所에病死하엿삽난대庚寅五月에再拿先死하엿다함은또엇지그虛妄하니잇고其他無稽之言을捌做함이不一而足하오니臣等이多辨치안켓사오며그鄭彥信의죽음을議論하여갈오대 上이嚴敎를네리시고이어 賜死之命이게시매諸臣이震懼하거날澈이홀노記를草하야極諫해서彥信에집에서澈이再生之德이잇다고말하엿다하오니말의誣罔함이엇지여기이르도록極盡하니잇고澈이처음에梁洞을시겨投跡하야만들고이어密 啓를지어서宮門을다든뒤에틈을타서올니엿으니 그啓에갈오대崔鄭이實노腹心이되엿다하니崔는永慶을가리처말함이라먼저投疏하게하고또스사로密 啓하야庭鞫하심을請하엿거날手草極諫하엿다함이果然이갓삽나잇가彥信의아들이그아비澈노하야죽어서痛入骨髓하야그집子孫이只今世讎를삼엇으니澈이진실노再生之德이잇으면그집子孫이엇지일즉이澈를원망하야仇讎를보기를이갓치하리잇고이또한不成說話오며그李潑李洁에죽음을議論하야갈오대澈이回 啓를倡作하되엇지두汝立이잇으리잇고하야救解하엿다가專輒之 敎를네리시는데이르러서洁을訊問할새澈이停刑함을請하는것이맛당하다한대領相李山海는이러나고右相柳成龍은對答이업엇다하 엿으며潑의母尹氏와稚子의죽은것을議論하여갈오대辛卯五月에壓膝之刑에죽엇난대是年閏三月에澈이朝廷을써나고李陽元、柳成龍이實노이獄事를當하엿다하고또갈오대澈이成龍과安州에서맛나서澈이갈오대李潑의老母弱子를公은엇지救하지못하엿나뇨成龍이울면서갈오대엇지할수업섯노라하엿다하오니隱然히潑洁의禍를成龍等三人에게委任하고澈을自脫식히오니吁亦痛矣로소이다潑의죽음은己丑十二月十八日이압고洁의죽음은同月二十九日이온대成龍의大拜는庚寅五月二十九日이온즉成龍不答之說이어대서考據하엿나잇가尹氏는庚寅正月十四日에被囚되여本年五月十三日에죽엇사온즉五月十三日은確實히成龍이右相되기前이압거든陽元의拜相함이辛卯年가을이오니只今景瑞가陽元成龍이이獄事를當하엿다함은또웃더케말함이니잇가日月에相違됨이이갓치昭然하오니景瑞도여기는말하기어려우리이다尹氏의致死之日를辛卯五月노變하오니그말에虛套를더욱보겟사오니이것으로보오면李山海起出之說은또辨析함을기다리지아니하야그속임을알겟사오니景瑞等이한갓澈을救함만알고저의肝肺가드러남은알지못하오니眞所謂巧하려다도리혀拙함이니이다臣等이成龍에手筆한日記를보오니거기말함은壬辰秋에내가安州에잇을때에澈이體察使로나를百祥樓에서보고酒半에날더러일너갈오대들으니公이내가永慶을構殺하엿다고

王께累를옴기고或賢相에게허물을보내서搆虛揑無함이甚하지
안음이업섯사오니痛憤함을엇지견듸리잇고噫라澈의姤賢嫉能
하고搆獄逞憾之狀은　聖鑑의洞燭되시고公議의드러낫스며夢
擧上疏에또한毫析毛加하야이제그疏本이政院日記에실녓사오
니臣等이다사疊床之語를하야瀆擾之誅를입을것이업삽고景瑞
의上疏는造意가極巧하고遣辭가絕悖하야臣等이不得不條列하
야그誣罔한形迹을暴露하고澈의罪를請하나이다崔永慶과鄭介
清은모다山林에高蹈之士로士林의尊敬한배되엿으되澈을太過
히미워하고澈을넘우覈實하야맛참내澈의손에죽엇압거날景
瑞等이永景의죽움을말하여갈오대永慶이被逮하엿을때에澈이
榻前에서永慶의孝友之名을알외고반듯이逆謀에참녜치안엇다
하고그四韻詩를　上은반듯이저의지은것이라극히兇慘하다하
시니澈이푸러갈오대決코永慶의지은것이아니라하더니再次에
被逮하야죽으매　上이備忘記를네리사權貴와交通하야아우로
원을식엿다는것으로罪狀을잡으시매澈이私自歎惜하고小劄를
지어救하려하엿다하오니果然히景瑞의말과갗흐면永慶之死에
澈은力救하엿으나　宣廟께서實노죽이심이니噫噫라이무슨말
이니잇가　宣廟께서일즉이　下教하사갈아사대鄭澈이나에게
永慶의孝友를稱讚함은生覺하되記憶되지안코尹海平이그至孝

를말햇다하시고또갈아사대永慶이毒物에게害를당함은確實한
지라내가命하야노앗더니맛참내免함을엇지못하고獄中에서죽
엇다하섯스며또갈아사대永慶이억울히죽음은天下의至寃한일
이오鄭澈의邪毒은萬古之奸凶이라하사其他　聖教가丁寧할뿐
만아니옵거든또梁千頃、姜涀의自服之招가밝어서가리지못하
겟거날景瑞等이도리혀　宣廟께歸咎하오니이를참으면누가참
씨못하리잇고그鄭介清의죽음을議論하여갈오대介清이逆賊과
游山하엿다는말이遠近에傳播함은柳澄이的實하다하엿고被逮
되여納供할새　上이此人이일즉排節義를著述하고節義와相背
되난일을조아한다하니幷爲嚴問하라하섯다하엿으며또갈오대
庚寅五月에賊僧性熙의口招에나서두번째拿來하라　命하섯난
대맛참配所에서죽은故로일이맛치지못하엿다하니噫라사람의
駕虛鑿空함이엇지여기이르나잇가介清의禍는오로지汝立에집
觀基의말노되엿고觀基의말은또柳澄의誣告를因하엿사온즉游
山하엿다함은무엇을證據하야냇나잇가排節義之排字는澈이增
加하야가만히時人之耳目에傳播하엿더니밋介清을鞫問할새澈
이啓하야갈오대觀基之事는一向稱寃하오니排節義事로刑罰을
더함을請하나이다하엿나니이로보오면이것이果然　上에分付
오니잇가介清이被逮하기는庚寅五月이옵고到配는六月이오며

하야나의儒化를펼지어다

辛未十一月二十二日幼學鄭武瑞等疏

○伏以，禍를물니치매근원을막고흐름을引導함만갓지못하며罪를치매큰것으로붓터저근것의밋침만갓지못하오니그근원을ᄭᅳᆫ치안코오즉흐르는것을다스리면禍가沉熄되지안코그큰것을窮究치안코저근것을急히하면罪를懲戒할수업나니目今 聖明이在上하시고治理鼎新하야賢畯이나오고奸佞이黜伏하며幽枉함을펴고懲討를行하시압거날義理가더욱어둡고邪說이더욱이러나서民志가굿지못하고士子의趨向이定치못하야譬喩하오면더운물을드날녀도ᄭᅳᆯ름이긋치지안코나무를두되불이더욱이러나오니 殿下게서엇지하야그러함을아시나잇가이것은禍를물니치매그근원을막지아니함이요罪를치매그큰것을치지아니함이니豺狼을죽이지안코狐狸를무르매엇지더욱放恣치안으리잇고그러면무엇을근원이라하며무엇을큰것이라하리잇가故相臣鄭澈이가이것이오니嗚呼라 殿下께서庚申之禍를賊冑의緣故라하시나잇가成立하기는賊冑요始作하기는澈이오며壬戌之獄을賊勳의緣故라하시나잇가이은것은賊勳이요始作한것은澈이오니어진이를害하고선비를죽인것은澈이ᄭᅮ며서賊冑가쓰고文字로獄事를만든것은澈이꾀를내매賊勳이이어서己丑年에한번갑고庚申年에두번갑고壬戌年에세번갑펴서 殿下之國으로空虛하게하야거의亡케한것은모다澈의한배라噫噫라澈之惡을엇지말슴하오리잇가刀鉅로詩書를삼고斬伐노事業을삼으며안으로는忌克冒嫉之心을품고밧그로는詐僞邪佞之行을ᄭᅮ며서先王을厚誣하야地位와際遇를過蒙하엿스되오즉陰狼之性과輕躁之態가名流에게容納되지못함으로憾情과怨恨을쌔에색엿다가맛참汝立의變을만나서因緣하야網打할꾀를써서一時의鴻儒碩輔와長德鉅人이그그물에얽히고그毒에찔니지아니한이업스되더욱湖南이甚한故로湖南人이이제外지含怨茹痛하 고疚心疾首하오며지난丁巳年에本道儒生楊夢擧等이一道의共公之論으로瀝血封章하고千里에叫 閽하야澈의削官爵함을請하매그말이明白痛切하거날 聖上이넘우寬德하시고朝廷이遠圖의어두어서夢擧에上疏를施行하지못하엿사오니엇지歎息함을이기오며앗가움을이기리잇가庚申年에이르러서는權奸이用事하고擧朝卿相이모다護法之徒라胄，勳，師命이또澈의遺術을이으며澈의餘謀를드날녀서鼎鑊과罻羅를베푸러一國之士를기다릴새本道儒生柳景瑞等이喉氣를이으며願指를바더서鬼蜮之輩를거나리고이러나서 天日之下에放恣히投疏하야하눌도속일수잇고사람도속일수잇다해서闔闢譸張하고畧無顧忌하야或 先

그芟刈함을베풀어서巨慝을놉히고大禍를만드니슬푸다저崑山에玉石이俱火하야너갓치酷毒함이업고너갓치어짐이업스매자취를만지고懷抱를일으키어三歎一涕하엿나니네가美質이잇서能히스사로스승을엇고네가篤志가잇서나즌데서놉흔대로오르매德行이순전하고學問이발녀서蹈繩하고鳴玉하야몸을신칙하며성품을두어서孤往猛進하야大湖以南에一介眞儒가된지라세번불느매한번이러나서廣文이흘노冷落하고(廣文은唐鄭虔)晩歲에檄을밧듬은(奉檄은漢毛義의일이니원을다니는말)明聖이사랑하심이라禮로나오고道로감춰서俯仰하매붓구럼이업고表裏가交養하거늘쥐가엇지아금니가나며새가엇지뿔이잇으리오狼毒하게黃壚에모듸고(黃壚는黃泉이니介淸이死後에罪를議論하엿다는말)獄에가두매公冶의(公冶長)縲絏과孟博의(范滂)桁楊이라누가敢히갓가히하리오겻눈질하고맘을傷하엿슬뿐이라넷적에尼父께서도또한陽貨를굽혀보섯거날寒暄一札이내게잇서무슨드렴힘이잇으리오嗟嗟黨人이禍먹기를주림갓치해서萋로하고斐로하야짜어내매機틀을머물지안엇으며節과義는너의懷抱거날嗟嗟黨人이네가排斥햇다하고爵과祿은네가마음이업거늘嗟嗟黨人이네가求햇다하니저자에엇지범(저자범은市虎三傳)이잇으리오曾母(曾子母夫人)가또한投杼하엿으며먼窮北은肅愼의곳이라安世(宋劉安世)가嶺外로가고叔子(程伊川)께서涪州로가섯난지라吾道의그름을너는원망치안코千里에玦(귀양간다는말)을썻고中途에掩藁(藁葬)하매小人은多幸히역이고君子는슬허햇으니不能한것은사람이오有定한것은하늘이라公論의밝음이百年을기다리지안어서天鑑이孔昭하고鬼面이붓그럼이잇으니奸毒함이千古에斷案된지라저것을譬喩하면營營한파리라나의밝은구실을더럽혓으니비록더럽다하나갈면더욱희고저것을譬喩하면쪄러진무지개라나의太陽을가리엿스니비록가렷다하나물니치면더욱빗이나는지라湖中之士가誦義함을말지아니하야너의故里에祠堂을지엇더니嗟嗟黨人이世로그발꿈치이어서前唱後和하야한套로엄습하고毁撤해서편안히역여恠異히알지아니하니한번도甚하거든엇지두번이나이르릿다고누가너를伸白햇나뇨正直한선비뇨누가너를讒訴햇나뇨원망하고노해하든類라이제相臣이네가遺稿가잇어서그造詣가깁고그微奥함을밝혓다하니내가그말을듯고길히슬허함이더욱懇切하야寤寐에相像하매英态를怳然보는것갓흔지라一翻一覆이네에게는浮雲갓흐나興替함이實노斯文에關係되어有司에게命하야前儀를들고新扁을주매舊楣가빗이나는지라저章縫(선비)를慰勞하고文雅를振動케하노니너는顧享

○右議政金德遠 啓에湖儒가鄭介淸書院重建事로疏陳함을該曹로稟處케하라신 命이게시오니該曹가맛당히覆 啓할것이오나臣이區區한所懷가잇사와敢히仰達하노이다介淸이寒微한데이러나서蔚然히名儒가되매그人品之超詣와學術之純正은그의著述한愚得錄을보오시면可히아실지라不幸히己丑之獄에一篇著文한緣故로鄭澈의構誣한바되여禍網에걸너서湖中士論이이제까지그죽음을寃痛히역이고그學術을稱誦함이衰하지안엇더니죽은뒤에도오히려一番人의冒嫉한바되여多士가세웟던俎豆之所(書院)를毁撤하오니世道의寒心됨이쏘한엇더하니잇가

此事의彼此爭辨함이오랜지라是의非所在는 聖明이洞燭하실것이오니이제縷縷히申白할것이업삽고湖中士論이憤欝함이오랫다가이제이르러서먼저疏請하오니公論所在를可히알겟사오며이제自 上으로該曹의覆啓를기다리지않으시고 允許하심을特賜하오서多士의願함을맛처주시면實노崇儒重道하시난政化에빗이나오리이다

○大司成柳命賢이갈오대介淸은氣節만可尙할뿐아니라學問之工이쏘한超詣한故로遺風餘韻이蔚然히後學의法이되매立祠侑食함이公議에서나왓삽거날時烈之徒가毁撤하야湖中士論이憤欝함이오랫다가이제陳疏之擧가잇사오니許多章甫의千里에서封章하는뜻은可尙하온지라自 上으로該曹의覆 啓를기다리지안으시고 允許하심을特賜하오시면斯文을興起하난데聖德이더욱빗이날것이외다頃年에臣이湖藩에서待罪하올때에(忠淸監司時)이書院을刱建하야道內士子와終始同事하와顚末을아는故로敢히仰達하나이다

○右副承旨李蓍晩이갈오대介淸、觀基의말이처음에는虛罔한데로돌녀삽다가按獄하는者가介淸이排節義論을著述하엿다하오니凡儒라도반듯이排節義로題目을아니하겟삽거든介淸의지은節義論은實노程朱의말슴을根源하엿고번대排斥함은업삽거늘義字上에排字를增加하야介淸의罪案을맨드럿나이다

○上이갈아사대大臣과諸臣에建白함이이갓흐니그書院을復設함이可하다하시니禮曹에서 啓하야갈오대大臣과筵臣이陳達한故로故儒臣鄭介淸의書院을復設함을 命하오시니額號는前에啓下하오신紫山書院으로하옵고敎書는藝文館으로措辭撰出함이엇더하나잇가 傳曰允이라하시다

紫山書院重建 賜祭文 兼知製 敎沈撥製進

○維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三月庚戌朔十八日丁卯에

國 王은臣禮曹正郎趙世恬를보내서卒儒臣鄭介淸의靈에게諭祭하노니 穆廟、黃牛之歲에(宣祖二十三年己丑)嗟嗟黨人이

習이歲月이갈수록더욱甚하야一節이加一節하야鄕曲에無知之輩도또한各々付托함이잇어서서로排軋하야가트면極口贊之하야僭濫함을알지못하고다르면恣意斥之하야容納함이업스니그稱贊하고排斥하느것이各々根源이잇난지라公議를다시어대서차지리잇고等臣이己丑後에介淸을毁斥하난者를보오니다만毒澈輩數人이잇슬뿐이압고介淸을擧世가欽慕하야祠堂을建設할때에章甫가同聲하고遠近이輻輳하야조곰도異議가업섯더니數十年後에世道가變하야勢利所在에사람이다좃차서蘭芝가쑥답지안코芝蕙가爲茅하야父與祖가세운것을子孫이도리혀우물에넛코돌을던지니엇지可惜치안흐리잇가嗚呼라우리國家三百年동안에儒化로다시리난根本을삼으시매 聖祖의建基하심을神孫이이으사終始가선비에게잇지안음이업난故로休明之極과人物之盛이周나라와千古에짝할만하엿더니不幸히近來에道久生獘하야釣名하난者는儒術에托跡하고忌克하난者는經傳을憑藉하야或은그奸毒之心을잡고或은그凶險之態를다하야 君父께서선비로待接하사優奬하난禮를더하시고同黨은스승으로보아서利誘하난길을삼어和之唱之하야그무리千百이라그른것을아난者도敢히그이러버림을바로잡지못하고그속임을當한者는敢히그말을펴지못하며한번坑穽에들면나오지못하는지라

殿下께서向來之人을反顧하시면또한瞿然히놀나시고惕然히두려우시리니이제急務는그儒字中에眞假를分解함만가틈이업사오니참되고能히펴지못하면儒化가回復될날이업삽고거짓것이오히려行하면小人을懲戢할期約이업사올지라介淸이生前에禍를當하고身後에속임을보는것이엇지介淸에게損이되리잇고그芳聞休聲이길히人口에傳播되엿아오니立言命辭함이可히天地에길히머물너千百世에傳하면엇지見知之時가업사오리잇가다만生覺하압건대今日에見知치못하오면진실노今日羞恥오니엇지한갓羞恥만되리잇가그儒化를심고邪說을抑制하난대크게이러버림이잇사올지라맛침更張之時를當하오니엇지敦復之擧가업사오리잇가伏乞 殿下는特別히보시와顚末을調査하오서介淸의祠堂을다시세우시고依前賜額하사士林의바람을慰勞하오서奸巧之徒로다시計巧를맛치지못하게하소서만일不可히역이시면이는臣等이또한欺罔 天聽함을免치못하오리니그罪진실노萬死難貰하올지자請컨대闕門之外에서斧鉞之誅에나가도뉘우침이업스리이다臣等은屛營戰慄함을이기지못하압고삼가죽기를무릅쓰고드르시게하나이다

○答曰省疏具悉이라疏辭는맛당히該曹로稟處케하리라

己巳四月十三日日記

端相輩時에나오지안엇다가비로소庚申師命景瑞輩때에나오니噫라사람의用力함이이갓치巧하니잇가그맘이巧하면그일이拙하나니畢竟에手脚이未免盡露하니엇지압푸지안으리잇고介淸이진실노邦俊의私記와갓다면이는一悖逆亂人이라當時에名儒亘卿인朴淳, 金誠一等이무슨緣故로推奬하고薦引하엿사오며四方多士가무슨緣故로負笈爭趍하엿사오며 宣祖大王이무슨緣故로稱道하시고嘉尙히여기셧사오며및寃死之後에先正臣柳成龍大臣韓應寅等이무슨緣故로慷慨伸辨함을말지안엇나잇가介淸이羅州大谷洞에世居하엿다가羅州曲江村으로移居하니朴淳의집과相距가十里間이라淳이介淸에게所聞所見所知를엇지邦俊에게仔細히드럿슬것이온대親愛하고許與함을이가티하엿사오며安重默은 宣廟時名士라그立心行己함을正直히하엿사오니만일介淸이以僧還俗하고重默一家之婢에게장가드러서服役하엿아오면重默이반듯이邦俊보다먼저듯고보고알니니俛首屈膝하야敬慕尊仰하고스승으로섬겨親父兄갓치함을질겨하엿사올잇가淳, 重默의듯지못함을邦俊이듯고淳, 重默의보지못함을邦俊이보고淳重默의모름을邦俊이아럿다하니臣等은實노邦俊이果然何狀人임을모르겟나이다邦俊이일즉著書할새我朝五賢을貶論하여갈오대五賢에다만一賢이잇다하고吉再로失節鄙夫에比하엿사오니五賢은大賢이오吉再도또한大賢이라道德을成就함이저러틋卓卓하고또嫌隙이업거날다만偏狹之心을품고敢히醜詆之言을하옵거던介淸의門人은莫大한私怨이잇사오니狼藉히陷害함은事勢固然이압고恠異히녁일것이업사오며宣祖大王께서介淸이老父가잇어京職을못한다하야吏曹에 命하사隣近邑守令을除授하라하시니이럼으로介淸이谷城원이되엿삽고備忘記所敎는臣子가속일수업거날邦俊이敢히吏判에게求得하엿다하나잇가一隅를들면三隅가알수잇스니다른말은不攻自破될것이오며毒澈이當日에쏘미지못함을이제도리혀쏘미오니엇지한世上을업수이역이고 君父를거만히하나잇가臣等이窃伏思惟하옵건대己丑年에介淸을속임이다만些少한두어條件임으로介淸이오히려介淸됨을이러버리지안엇삽고戊戌年에난介淸의平生身世가半脫半存하야介淸이비로소온전히介淸됨을엇지못하엿삽난대庚申年에이르러서그前後出處行藏을專然幻脫하야別사람을만드러잇는것은그姓名뿐이라臣等은이뒤몃해에또엇던사람이될난지알지못하겟나이다嗚呼라예로붓터正人君子가一時에속임을當하지아니하엿으리잇고오즉그오랜뒤에사람이다투지아니하고公議가始立하난故로모든是非가天日之下에逃亡함이업거날이제는그러치안어서不幸히朋黨之

말이可謂先見之明이잇나이다介淸이만일疑心남이잇으면澈이반듯이捃摭傳會하야쐬침업시鍛鍊하엿삽겟지마는介淸이다행히澈과한쌔인故로澈이敢히속이지못하엿고不幸히潑吉, 端相師命, 景瑞와쌔가달너서그말이이갓치極盡하야일이이미지나서證據할수업다하고放恣히醜辱하야忌憚함이업스니이것은저의常態라무엇을恠異하알니잇고또저의가介淸이한번汝立에게通書하엿다하야罪案을삼으니噫라저의尊慕함은珥, 渾만한이업스되珥, 渾이汝立과最初로交遊하야推重嘉奬하야淸班에薦進하엿더니汝立이敗하매渾이亞銓(吏曹叅判)으로承 召하야辭職疏를올녀갈오대臣이어두어사람을알지못하고邪正을分辨치못하야賊臣汝立이臣을坡州로三四番차저서講問書札을臣이모다酬酢하엿삽는대이제돗사오니臣僚에서한번通書하야안者잇다하니臣은도리혀甚하외다하엿으니以此觀之하면過從의交誼와文字의稱道함이渾이介淸에네리지안커날저의는恠異하게여기지안코홀노介淸이한번通書한것으로罪目을삼우니그護黨伐異함이이갓치甚하니잇가世代가멀고古蹟을無憑하야奸巧之說이轉加百層하야景瑞之徒에이르러서는別樣人物事迹을맨드러서介淸의布叙를해갈오대沈義謙, 農舍를직혓다하고妻를버리고僧이되엿다하고風水로周流諸處하엿다하고安門婢子에게婚姻하야戶下에居하엿다하고谷城원을吏判에게求하엿다하고松廣寺僧惠照와同事하엿다하야이런것이한두가지가아니오니嗚呼라말의彷彿疑似한것이或證據해말함이잇거날景瑞의所謂는不近不似하야元來에響像의考據할것이업스니臣等이여기이르러서는仰天太息하야말할것을알지못하겟나이다그러나師命과景瑞의말이元來故叅議臣安邦俊私記에서낫으니邦俊私記의根因은臣等이可히말삼할지라邦俊은安重敦의아들이오重敦은安珽의족하라珽이無子하야처음에重敦을養子하엿더니重敦이乖悖之行이잇는故로珽이破養하고從姪重默으로대신하매邦俊이그아비의破養함을붓그러이여겨서重默에게移怒하야仇讐갓치미워하더니이제그兩家子孫이因成怨隙하야一家의義가업슴은一道之人이아는배라重默이일즉介淸에게受學하야儕流의推重함이되엿거날邦俊이말하되重默이世上에推重됨은介淸에게붓친緣故니만일介淸이士林에罪를어드면重默은不攻自廢라하야사사로一記를著述할새己丑錄을取하야그일을실어野史公論갓치하며그중에介淸의업난일을맨들기를우에말과갓치하엿삽난대그말을輕率히내노면耳目에가리기어렵고도리혀害가잇을가하야子孫에게分付하되篋笥에深藏하야累世를기달녀傳播하라하매이럼으로己丑毒澈時에나오지안코또戊戌潑吉,

을拿問하매맛침내그事實이업슨즉介淸이지은節義論上에排字를勒加하야罪目을맨드러서極北에내처죽게하니節義論은程、朱、張의緖餘를推論하야流俗의弊端을救하려한것이니이제그글의昭然함이日星가튼지라介淸을罪주면程、朱、張諸賢도또한免하기어렵지안삽나이外孝宗末年에宋浚吉、李端相等이다시構誣하는게교를써서그祠堂을毁撤하엿사오니이것은毒澈과前後에一轍이라그말한것이無據無理하야己丑年에比하면더욱甚함이잇사오니그말에갈오대務安官屬이라한것은介淸이鄕吏子孫됨을일늠이라因해鄕吏를官屬이라해서官奴가逃隱한것갓치하야그罪案을맨드럿사오니비록聖明이在上하시나엇지쉬웁게覺悟하시리잇고또갈오대故相臣朴淳이敎育하엿거늘朴淳을攻斥하는者에게附托하엿다한것은介淸이번대朴淳에게推奬을바덧음으로攻斥之說을勒加하야背師한것갓치해서그罪를맨드럿사오니噫라淳은癸未生이요介淸은己丑生이라그새이가六年동안인대淳은일즉이科擧하야廟堂에歷敭淸顯하고介淸은鄕曲의微踪으로山野에서篤志力行하다가그이름이크게떨처서처음에羅州敎授가되엿스니朴淳의出處와다른지라相愛한다면可하거니와가리키고길넛다함은萬不近似하옵거든介淸이平生에紛競趨走하는사람이아니라名鄕에잇어서도附托한일이업스매朴淳을攻斥하는者에게附托하엿겟나잇가淳이勢를일코退居하매介淸과相好함이더욱깁허서일즉詩를주어갈오대乾坤納納水茫茫。臥疾蹉跎久繫航。一棹飄然他日意。欲隨漁父和滄浪이라하엿사오니介淸이淳에게혐의업슴을여기可히알것이라浚吉、端相輩는어듸서이런말을드럿나잇가그말의갈오대逆招에두번낫으나押來치못하엿다함은더욱極히無據하온지라足히掛口할것이업사오며當初에介淸을拿來하기는다만柳澱、洪千璟數人이澈의꾀임을입어私嫌을맨드러서汝立과觀基를爲함을因할따름이온대澈이論 啓해갈오대觀基의일은一向稱寃하야鄭汝陵과한가지憑閱하려한다하엿스나事實이아니온듯하오니大抵澈이構誣함이일우지못함을알고自己의꾀가綻露될가두려워서救解之辭를맨드러장차다른罪를더하려함이라逆招之說을澈의毒함으로도當日에勒加하엿거든端相、浚吉이能히百年後에創做하엿나잇가故叅議臣尹善道의上疏에갈오대介淸이當初에被禍한것은다만節義論까닭이오逆招의난일은업거날端相이두번逆招에낫다하야이럼으로世變이無窮하고人心이더욱險하니三出四出之說이엇지반듯이업스리 라하리잇가하 엿더니 庚申年에申景瑞가剏疏하던날剏賊師命이果然介淸이 逆名 에 세犯하엿다하오니構虛揑無함이無所不至하야더욱드러나니善道의

것으로밋처서天地를網羅하야발둘곳이업슴으로집에서鉗口括舌하고잇서서다만偷活하는것을다행히여겻삽더니天心이감동해깨다르시고日光이빗을도릿켜서轉移하는새이에邪正이判斷되고모든兇狡의물건이手脚을드러내지아님이업스니東土數千里에누가感泣하고改觀되지안으리잇고臣等이바야흐로눈섭을펴고긔운을吐하야조금中心을펴노니生覺하옵건대　九重之內에서睿斷하심이銳敏하시고廟堂之上에서公議가相繼하매臣等이진실노樽俎를건너서더럽히게함이맛당치안사오나　殿下께오서舘儒上疏를因하야李珥、成渾을出享하는일에許諾하심을臣이뵈오니진실노大聖人의抑陰扶陽하야文治를밝히고儒化를심는盛意라臣等이洪猷를仰贊하야張大하지안으리잇고嗚呼라道內에故儒臣鄭介淸의學行才德과밋被誣한일은己丑以前에名臣碩輔가交薦한배잇사옵고　宣祖大王께서稱美하신教가잇사오며己丑以後에三司薦紳之臣이서로이어論辨한배잇사옵고草莽之臣이서로이어伸白한者잇아오며乙卯、丙辰間에이르러서는또臣等의封章과諸臣의奏達함이잇사온지라이제疊床架屋할것이업스나그중에學道한淵源을갓추알외고被禍한顚末을자세시른것은故叅議臣尹善道의말이오니善道가　孝廟께上疏하야갈오대介淸은可謂吾東의眞儒라李滉에버금이된다하엿삽난대善道의見識이高明함과節操正大함으로決코조아하는者에게아당치안을것이오며先正臣許穆이平生에介淸의道德을慕仰하고介淸의寃枉함을痛恨히여겨只今領議政權大運과合辭論辨하매　殿下께서快히公論을좃치사祠堂을짓게하고　賜額하시니殿下의崇儒重道하시는뜻이광장하셧거날不幸히庚申年間에小人이用事하고邪說이復行하니道臣任奎는압혜唱導하고奸黨柳景瑞는뒤에應聲하야　天聰을欺罔하고士林에게嫁禍함이이르지안흔배없어서세운祠堂을毁撤하고俎豆에밧듬을廢하는데이르럿사오니噫噫甚矣라珥渾을넘치지못할것을넘치려하고介淸을排斥지못할것을排斥하야하나는한울에올느고하나는못에잠기려하오니이무슨心術이니잇고君子、小人은氷炭이相反됨과갓치彼가伸하면此가屈하고彼가長하면此가消하나니君子는得志함이적고小人은得逞함이만어서斯道에坎軻嶮巇함이예로붓터그러하되밋는것은公議를他日에기다려서眞迹을身後에드러내거날介淸의일은엇지갈수록더욱誣罔하야識者가掩涕하고收議치안나잇가臣等이請컨대萬一을大畧알외노니伏乞　殿下는睿察하심을더하소서介淸이毒한澈에게見嫉됨이오랜지라澈이汝立의變을因하야介淸을모함하려하되그말업슴을혐의해서本道로逆黨을發告케하니師命、致祥과한手段이라밋介淸

야죽은儒賢을醜辱하야일이該曹에내리매牴牾한배잇거날穆이속여告하야成就하며不逞之徒를모듸고한逋逃의窟穴을지어서맛참내詬罵作亂하야干戈로從事하는者잇서黌舍學宮에壞亂이甚하온지라大抵어진이가나매임군을놉히고百姓을편안하게하며죽으매오히려世上을아름답게하고風俗에法되게하며어질지못한이가나매世上을惑되게하고百姓을속이며죽으매또한能히나라를病드리고風俗을문허트리나니그미옵지안나잇가嗚呼라世道의汚隆됨이陰陽, 寒暑와갓터서이것이盛하면저것이衰하고이것이興하면저것이廢함은理致의써셧한것이라이제賊鑴가敗하고浚吉을復官하고善道의贈爵賜謚를一幷거드시니善惡의分別이크게밝은지라介淸의僭越한祠堂을엇지흘노두리잇가嗚呼라君子와君子는異世라도道가갓고小人과小人은또한異世라도한套오니浚吉과澈은道가갓고鑴와介淸은한套라自然히影響이相反되는것은善惡의性禀이다른배라그런즉積, 斂儒, 相玉輩가或은介淸門生의子孫과或은澈, 浩交遊의後裔로士類에忝與하되趨向이다르고鑴의뜻을이어서時好에投合하니介淸의祠堂을回復하고相玉의官爵을請함이恠常치안사온지라伏乞 聖明은有司之臣에게命하사鄭介淸의僭越猥濫한祠堂을毁撤케하시고또楊夢擧와吳相玉等의欺 君罔上하고侮賢陷人한罪를다스리시면斯文幸甚이오며 國家幸甚이로소이다

○答曰省疏具悉이라所陳한辭意는맛당히廟堂으로禀處하게하리라

其年禮曹回啓時判書呂聖齊

○云云任奎狀啓辭緣를首擧하옵고閔鼎重과宋浚吉의請毁啓辭를次及하엿삽난대이로보오면 祖宗兩聖의處分이前後에한法이라聖訓의丁寧하심이金石갓흘뿐만아니옵거날羅積輩가尹鑴의風旨를이어서介淸의祠堂세우기를請하니그때大臣이鑴積의欺罔한말을曲循하고 筵中에알외어맛참내復設하는대이르고마렷음으로헛것을다시세운것이共公한士論이아니어서憤欝함이오래도록더욱激烈하오니決斷코俎豆之列에두지못할것이라務安縣介淸書院은곳毁撤하는것이事理에合當하오나 賜額書院임으로臣曹에서擅便치못하겟사오니定奪을大臣에게議論함이엇더하니잇고依 允하시다

己巳四月十一日儒學羅斗夏等疏

○伏以, 臣等은蓬蒿間에한螻蟻라猥濫히聖化에沐浴하야經史를大畧涉獵하야腦中에涇渭를分辨함과平生에나라를격정하는정성은곳自家의長物이라十年동안에朝野의氣像이傷心慘目하고感慨憤激한일이아님이업스되勢焰이멀니쓰실느고積威가

엿더니및介淸이淳을背叛하야人言이藉藉하거날長生이오려히疑信을定치못하더니갓치祭官되어長生이眞僞를探知하려하야介淸에게무러갈오대오래思庵을좃차서恩義가極重하니얼마나배웟나뇨介淸이갈오대그젭에書冊이만음으로往來하야借覽하엿노라하매長生이비로소無狀함을아니思庵은朴淳의號라이것으로論之하면介淸의行己不善함을볼게아니니잇가臣等이己丑錄을보오니介淸이일즉한文字를지어서東漢節義와晋宋淸談의弊를議論하엿삽는대그措語가節義를排斥하난대갓가운故로一道多士가譏議攻擊하엿더니丁岩壽等이上疏하야介淸이節義를排斥하엿다하엿삽난대臣等이介淸의지은文字를보오니그起頭는唐虞三代의作人을잇스럿다하고이어갈오대後世에서숭상함은百家衆技니申、韓、黃老、節義、淸談이라人心의간사함과世道의드러움이날노더욱甚하다하여反覆해보오니語不成하고理不安한지라生覺하건대介淸이汝立을주는書中에道보기를高明함은當世에오즉尊兄一人이라하엿사오니또한可히우슬배요足히미울것이업스니大抵道는무슨道니잇가一世에사람이卑下하더라도엇지遽然히斷定하야반듯이汝立의아래에居한다하올잇가설혹汝立이어질더라도맛당히이갓치放恣하 고 이 갓치諂하지못할것이니汝立만알지못할뿐아니라一世의사람도알지못할것이요一世만알지못할뿐아니라또온전히알지못할것은道거날介淸에行己不善함과學術不正함이이갓고오히려俎豆로祭祀를지냄은僭濫함이 甚한 故로 先正臣金長生이먼저알외고故判書臣宋浚吉이뒤에請하야맛침내毁撤하야나라에異議가업고、선비가定論이잇더니오즉尹善道가元來에陰邪之性과文墨之技로介淸을贊揚하야李滉에게비기고長生을譏侮하며浚吉을詆斥하야이럼으로 孝宗大王께서처음에는龍潛(大君時)쩍에師傅로眷待하섯다가마침내先賢을冒嫉함으로버려서물니치섯더니先王朝때에善道가國家에儀禮異同을憑藉하고敢히 士 林 에 게嫁禍할凶計를냇다가心迹이들어나매公議가憤히여겨四夷에쫒차서나라를갓치아니햇더니許穆、尹鑴가함께濟要의不才함으로敢히儒者의虛名을도적질하니번래善道와志同意合하야異論을지여내서간사한말을써들다가公議에버린배되어朝籍에通치못하매집히원망과감정을품고가만이틈을엿보며凶逆의近宗을通하고陰賊의巨奸을붓조치더니不幸히弓劍을遽然히버리시매(임군이昇遐하섯다는말)嗣聖이幼冲하신지라乘時해나가서放恣히濁亂케하야善道의남은쎄를다行하야淸類를모라抗弃에光녯코同氣相救하며同聲相應하니積과相玉의무리 가 鑴 穆 의風旨를이어서介淸의祠堂세우기를請하야 一時에宗尙함을迎合하

勞하는대故延平府院君李貴는홀노가지안코갈오대長者를모함하고살기를圖謀한사람은쏜을것이라엇지慰勞하리오하엿사오니이것은千頃이誣服함에밝은증험이거날도리혀千頃을證據삼으니所謂罪를增加하매엇지말업슴을걱정하리요란글句가이것인가하나이다壬辰亂에밋처서 宣廟께서山海의奸讒을깨다르시고다시澈을忠孝大節노許諸하시며復興의責任을맛기섯더니功을씃내지못하고죽으매그뒤에또仁弘의참소를입어官爵을追奪하는대까지이르럿더니 仁祖反正때에仁弘이罪에죽고群賢이滿朝하야다시先正臣金長生을잇끄러서알외엿사오며澈의諸子의訟寃하는글을大臣에게네리사議論하시니그때에大臣李元翼이번대澈과趍向함이다르나天理를속일수업난지라公論이널버서또한伸雪하기를請하야이뒤로是非가크게定하고사람이다른말이업더니 殿下即位하실처음에賊臣鏻、積輩가뜻을엇고放恣하야오로지誣上行私하는術을행할새夢擧等이迎合하는꾀로爵賞을要求하매그方法이업서澈을奇貨로삼고山海와仁弘의計策을祖述하야奸巧한중에더욱奸巧하야敢히上疏를바처可히日月을가리고 聖明을속인다하니縱橫宣動하기는모다鏻、積의肝肺에서나왓삽거날다행이 聖明이俯燭하사그말을듸리지안으시고오즉鏻、積輩가저에게부침을집버하야마침내 王爵을도적하야賞주니夢擧의무리가歆羨艷慕하야서로발꿈치를들고려바닥을놀녀서이어할生覺함이無窮하더니이제다행이賊臣이伏法하고邦政이更新하야澈이前에伸雪됨이다시伸雪됨에일이업고오즉저夢擧等의欺君陷人한罪를엇지免하리잇가臣等이介淸獄事의本末을前에大畧알외왓사오나다시그의行己學術의一二著現한것을알외서相玉等의誣罔한罪를밝히겟나이다介淸이代로羅州鄕吏가되엿더니그아비免하고務安으로移居하야沈義謙의農舍를직혀서살다가寶城郡北金錫男의慕山齋舍로옴긴지數年에자조奇大升을보고스승으로섬기려하니大升이갈오대네가文理가通하엿으니他人에게배워무엇하리오하고듸리지아니한대介淸이辭退하거날坐客이大升에게무러갈오대公은엇재막기를甚히하나뇨大升이갈오대君이그容貌를보지못하엿나뇨決斷코親近히못할者라하니介淸이慚憤함을이기지못하고곳上京하야沈義謙、洪仁慶을因하야朴淳을보니淳이親子弟갓치사랑한지幾十餘年甲申에齋郞으로薦하니介淸이淳에게師生의義가잇고恩惠는父子와갓더니淳의失勢한뒤에介淸이時人에게叛附하고그자취를감추려하야때로淳에집에가서그親切함을表示하니痛憤히여기지안는사람이업난지라金長生이介淸과모르나그스승朴淳을좃차勤苦讀書함으로향상한번보기를원하

을指斥하는말이만어서推鞫諸臣이차마案牘에쓰지못하고다만
耳不忍聞口不敢道의句語로書　啓하엿사오니누가그고기를먹
고그가죽을쌀라하지안으리잇가이로부터　上이平日에汝立을
崇奬하든者를結斷코容貸치아니하시니저諸人이逆謀에叅與치
안햇다하나또한作孽이업다고는못할것이오니當初에自　上으
로傳敎하야갈아사대大明律에奸臣籍沒하는條件이잇난대潑等
의叅逆한罪는奸臣보다더하다하시고財産을籍沒하엿더니潑과
洁이죽은뒤에潑等이여러번賊招에나서同叅함이틀림업는故로
上이潑의母尹氏와諸子를拿鞫하라　命하시엿더니尹氏가辛
卯五月에맛침내壓沙하는刑罰에죽고澈은이해閏三月에참소를
만나朝廷을떠나고李陽元, 柳成龍等이委官이되여實노이獄事
를당하니澈의참녜치아니함을알겟사오며그뒤壬辰亂에澈이江
界謫所에서귀양을풀니고朝廷에드러와서十月에三道體察使가
되어柳成龍과安州에서만나서獄事를말할새澈이갈오대李潑의
老母弱子를公은엇지救하지못하뇨成龍이울며갈오대내엇지힘
을다하지안엇스리오마는形便이엇절수업섯노라公이그때에獄
事를擔當하야曲折을다알되이갓치말하니他人이야더말할게잇
으리요澈이갈오대그러하다曹大中도내가또한極力周旋하엿
으나되지못하고不得已하야次律을請하엿다하니柳成龍이그때

일을잘아는故로澈을排斥하지못하고自己의허물노말하엿사오
며癸巳年에羅德潤回　啓에李山海가平日에李珥를推尊하고澈
을多病君子라하엿다햇삽난대澈이매양李山海를嘲弄하매山海
가집히미워하야澈을참소하니　宣廟께서當日에澈을罪주심이
實노참소한効力이라一時에澈을미워하는者가때를타서攻擊함
을甚히할새大司諫洪汝諄의말이鄭澈이가가만이梁千頃兄弟와
姜涀等을꾀어吉三峯말을做出하야죽인것이라하니正言朴東說
이갈오대鄭澈이永慶을救援함은前後에文籍이日星과갓치밝다
하거날汝諄이갈오대겻흐로는救解하는체하고가만이모함한
다하니東說이嫌疑를避하야물너가는지라於是에千頃, 涀等이
鞫問을당하야任禮臣等十餘人을잇쓰러傳聞에所從來를暴白하
려하엿더니推官이뭇지안코自服하기를爲하야酷刑을더하니千
頃이매를못이겨서죽음을부르짓고昏迷할적에千頃의妻從兄奇
孝曾이時宰의뜻을바더서千頃을꾀여갈오대殺人하는律이맛당
히首頭와從者를分別할것이니네가만일鄭某를首頭로삼으면죽
음을免하리라한대千頃이誣服하야果然減死되엿는대澈이江界
로귀양가고姜涀은죽기를당하야上疏를지을새誣服臣等姜涀이
라稱하고衣帶에매어죽은뒤에自明하려하엿으며千頃이澈을
首頭로말하야誣服하고獄에서나옴에交游하는者가만이가서慰

하야涕泣하엿다는말이遠近에傳播되어監司洪汝諄이本郡鄕所色吏에게探問하매扶安妓生과作別할때에울엇다하거날諫院이逆賊을爲하야울엇다하야論　啓하려하니正言黃愼이말하되이것은事理에닷지안는다하야議論이긋첫더니黃愼이갈닌뒤에다른臺諫이論　啓하야大中을拿囚하니大中이詩一絶을밧치니地下若從比干去。此時含笑不須悲란句語가잇는지라이때에沈守慶이澈을代身하야委官이되엿는대判府事崔滉이陳達하려하거날守慶이가로대臨死亂言함을엇지미드리오하고밧치지안엇더니大中은因해杖下에죽고그뒤에滉이맛침내알외니　上이震怒하사그子婿와弟姪를모다拿來하야逆律노다스리라特別히　命하시니守慶이이로因하야갈니매澈이次律을쓰기를請하야子婿弟姪이겨우免하엿사오니이것은故參議臣安邦俊의記事에잇는것이라可히澈이德이잇고원망이업슴을알것이오며柳夢井이일즉이古阜원으로잇슬때에汝立에게穀食을주어서집을짓게한일노罪를당하고柳宗智는平日에汝立과相從하야廢科하는言論을내갈오대亡해가는나라에赴擧하면무엇하느냐하는等일노罪를당하엿더니尹起莘이말하되諫院이逆賊과交結하고世上을그르게한다하야刪出하기를請하니　上이갈아사대逆賊과連絡하야극히親密하니刪出할뿐만아니라맛당히按問하야처치하라하시니이모든일이다저에게잇서서當日에　睿斷하신배요實노澈의한것이아니거날夢擧等은반듯이澈에게罪를보내니그말이欺罔한것을보겟나이다　宣廟末年丁未間에儒生韓浩가上疏하야己丑獄事를伸救하매　聖批에갈아사대此輩가平日에逆魁를놉혀서로奬許하야맛침내소리개나는形勢를도와서그連絡한일은書札이잇고그간에或言官의彈論에나고或同黨의招辭에나서法에잇서不得不무를것이니逆賊과同謀함을指目함이아니라同黨의招辭에낫스매다른獄에잇더라도推問을아니할수업스니이것은潑、浩等의일이라또이제다記錄치못하나한가지를드러말하면道보기를高明함은當世에오즉尊兄이라하엿으니所謂道는무슨道뇨다른것도可히推測할것이라설혹訊問을過하게햇더라도足히後戒가된다하옵시니이一批에도그때의일을알겟삽거든이제夢擧等이敢히　聖心이뉘웃치사澈의그릇됨을크게깨다르섯다해서隱然히　聖祖께옵서이獄事에참뉘웃치심갓치하야그　聖心을臆勒하고　天聽을熒惑함이이러틋극진하오니果然그때에　聖祖께옵서이獄에寃慟함을참追悔하섯다면엇지　聖批를이러케하섯사오리잇가嗚呼라變亂이어느世上에업스리잇고마는兇賊의일이此賊보다甚함이업사오니그때逆賊文書中所謂祭天文에　君上께對한말이極〻兇慘하고또鄭緝諸賊招辭에　君上

來하라신命이잇섯으나벌서配所에서죽은故로일이맛침歸正되지못하엿삽난대大槩介淸의被罪本末이각각次第가잇삽거날羅積은이를風說이라하고또排節義說이처음은모든선비의上疏에나고다음은臺諫의 啓에낫거날夢擧는澈이가節義上에排字를添加하야 傳敎中에이사람이節義를排斥하니반듯이節義에背叛되는일을조아하리라는말삼까지게서서 天聽이澈에게熒惑되섯다하엿사오니誣罔함이엇지여기이르나잇가鄭彥信의禍는實노當初에鞫廳에서망녕되이告한者와逆賊族親의親厚한者가書問도통치안는다고속이는것은맛당히죽일것이라하야或은儒疏와臺啓에나고或은文書에서搜索하야 上이嚴敎를네리시고이어서죽이라는 命이게시니諸臣이震懼하야서로도라보고말이업거날澈이홀노上疏하야극진히諫하되我朝二百年에叛逆을제하고는한大臣도죽이지아니하야仁厚之風이趙宋과다름이업는지라이제맛당히遵行할것이니이다하고再 啓力請하야맛침내減死하고귀양을옴기니이럼으로彥信의一家가澈이再生之德이잇다하야아들協을보내서勞問稱謝하며衣服을澈의謫所까지붓쳣삽고白惟讓의죽은것은逆賊書札속에犯上不道之言이만코입으로옴기지못할말이잇서서그一欵은自 上으로흐리섯으나鞫廳에서알고또彥信의供辭가欺罔함이만어서 天怒가더옥震疊하시와彥信以下를鞫問하라 命하시니澈이從容히進 啓하되書札間일노刑戮을더하는것은 聖世의美事가아니니이다한대 上이怒하심을좀거드시고除刑遠竄하라命하섯더니그뒤에다시宣弘福의口招에나서拿來하야杖下에죽엇삽고李潑과李洁의죽은것은네번逆賊口招에난緣由니當初에귀양갓다가다시拿來하야惟讓等과갓치嚴鞫하라 命하서서鞫廳에서 啓함을澈이始作하되經幄에서한汝立이난것도不幸하옵거든엇지두汝立이잇사오릿가臣等의區區한뜻은潑이 逆謀에참네하엿다고못하겟나이다하니自 上으로專輒之敎를네리사潑과惟讓의아들振民이함게杖下에죽고洁은뒤를이어鞫問할새때에領相李山海와右相柳成龍이한가지推鞫하는데참네한지라澈이말하되洁은潑惟讓과는다르니만일連日刑罰하면반듯이죽을께라 啓請하야刑罰을停止함이맛당하다하니山海는이러나고成龍은對答이업거날澈이엇절수업서홀노 啓請한대 上이震怒하사委官을갈니게하시니澈의힘이용납되지못함을알것이오며李黃鍾이汝立의獄事를士林의禍라하야그片紙를崔永慶文書에서들어나서鞫問하다가杖下에죽은것은또한澈이委官갈닌뒤의일이어날이제夢擧等이潑．洁族黨을속혀죽이엇다하옵고其他誣罔之狀이모다이런것이오며曹大中이全羅都事로잇슬때에逆賊을爲

年間에都下의流傳하엿스되實노뉘숌써는모르옵고臣이또한일즉이들엇삽는대決코永慶의지은것은아니외다하야永慶이　恩釋되엿압는대夢擧等이臺諫으로다시永慶을鞫問한것은다澈의指嗾에서나왓다하오니이는不成說話라大抵永慶이釋放되던날上下備忘記에갈오대永慶이自稱處士라하고權貴와連通하야目不知書하는아우로臨民之官을圖得하야朝報를求하야보매如恐不及하니處士도이갓치하는가天網이恢恢하나진실노도망키어렵다하셧사오니永慶의아우餘慶이諺簡으로朝廷是非를議論하다가그兄文書속에서搜索된故로이런嚴　敎가게서서臺諫이再鞫하기를請하야一　啓에許諾하시니澈이듯고놀내서沈喜壽에게일너갈오대한번도永慶을拿來함이無據한일이어날再鞫함을請하니後世에서此輩를엇더타할것이뇨하고또憲長(大司憲)尹斗壽에게片紙하야不當之論으로책망하니斗壽는自己의쇠아님으로對答한대澈이사사로歎息하고小劄를쑤미고鞫問의　命을기다려서救援하려하엿더니未幾에永慶이병들어죽고獄事는맛이나서劄子는올니지못하엿아오며澈의前後救解한上疏가故叅議安邦後의己丑錄과故相臣李恒福의己丑記事에자서히실녀삽거날夢擧等이도리혀모함해죽엿다하오니또한誣罔함이甚하지안나잇가汝立이伏誅한뒤에鄭介淸이逆賊과遊山하엿다는말이遠近에傳播되매그때에全羅監司洪汝諄이그眞僞를羅州一鄕에探問하니本州座首柳澄과鄕校堂長辛彭年等이다的實한것으로回報하엿더니未幾에臺諫이介淸의逆賊으로더부러親厚한것과排節義著論의두일노　啓하야拿鞫하니介淸이갈오대臣이前에校正郞이됏슬때에비로소逆賊과公座하야十餘日을講校하엿으나다른親密한일은업나이다하니自　上으로介淸이逆賊에게보낸書札을네려시니일즉이德義를欽慕하야傾腸함을生覺하엿다는말이잇고또갈오대道보기를高明함은當世에오즉尊兄一人이라하엿삽난대因해傳敎하여갈아사대所謂道는무슨道뇨校正時에한번보고절대로相通치안엇다는말은欺罔하는데갓갑지아니하냐또이사람이일즉이排節義論을지엇스니반듯이節義에背叛되는일을조아할지라아울너嚴問하라하시고또詞臣을命하사說를지어서逐條攻辨하야鄕校에펴서士習을바로잡게하시니介淸이이로因하야刑罰을밧고北道로귀양보냇더니그뒤庚寅五月에賊僧性熙의文書속에密記한것이잇거날　上이무르시되이密記를어대서어덧느냐하시니性熙갈오대某年에汝立의집에가서謄草하야두엇섯나이다　上이또무르시되그때에汝立이혼자잇더냐하시니性熙갈오대座中에두손잇으나하나는姓名을이젓압고하나는前谷城縣監鄭介淸이러이다하거날介淸을다시拿

은 仁祖朝때에復官爵한것을도로쏘그려하오니大抵兇邪의餘論을祖述함은誣罔하난간사한말이라그를贊揚하는者는罪累之人이만코그를排斥하는者는모다忠賢之士오니一道에모든선비가憤히여겨서여러번올나와알외여明辨打破하야一道의士論을定하려하오나時勢를顧念하야輕率히하기어려워하엿삽더니하날이도으사罪人을잡고 聖心을깨다르사밝은날이빗처서간사한무리를물니치고착한이를놉혀서政化가날로새롭고人心이悅服하오니이는正히臣等의말을다하야是非를밝히고邪正을分辨할때라이에敢히齋沐肅敬하고顚末을알외노니伏惟垂察하소서夢擧等의復官爵하기를請한것은 聖明이좃지안흐셧사오니辨論치안켓삽고또한不得不條陳할일은廢한書院을다시세우려는것이온대 聖明이施行하섯사오니이제맛당히말씀을다하야歸正하려하나이다臣等은듯사오니故相臣鄭澈이어려서受學함은宏儒碩士인故學士金麟厚ˎ奇大升이옵고자라서交遊함은正學直節인先正臣李珥ˎ成渾와朴淳이온대靑松之喩와大節之褒는 聖明의奬勵하심이오孝友之行과淸白之操는諸賢의推許함이온대오즉天性이剛直하야사람의허물을容貸치아니함으로원망과참소가盛하야己丑獄事도澈이成立하엿다하오니臣等이夢擧等의兇疏를一一히分辨하겟나이다崔永慶의被逮함은實노當初에李元秀ˎ鄭八龍吉三峯이大將을삼엇다는口招가잇삽고또는朴延齡이吉三峯이아니라崔三峯이란口招가잇삽고또는面瘦髯長語喘이란것과鄭大成은吾崔司畜容貌와흡사하다말이잇서全羅監司洪汝諄이濟源察訪의傳하는飛語를因하고들은바를依據하야啓(狀啓)를올이니崔永慶을三峯으로지목하야拿命을네리신대澈이委官이되여回 啓하야갈오대三峯으로稱號한與否는兩南監司로覈實한뒤에盤問하겟나이다하엿더니永慶이獄에갓치매澈이또永慶의孝友之名이잇어서逆謀에叅與할리없음을극진히알외니 宣廟께서溫顔酬酌하야갈아사대그兄弟間書札을보니果然孝友가잇는것갓다하시고밋置對함에永慶의말이逆賊과通信이업다하나逆賊이永慶에게頭流山으로約會한글쌀이저의집文書中에서나타난지라自 上으로그片紙를네리시며갈아사대엇재欺罔하느냐하시니永慶이갈오대老昏하야이것이잇음을살피지못햇스나臣은答狀은아니하엿나이다하니澈이啓하야갈오대老人이容或忘之라逆賊文書中에答狀이없으면그欺罔치안음을알니이다한대 上이또四韻詩一首를네리시며갈아사대永慶篋中에이詩가잇으니반듯이저의지은배라極히兇慘하니먼저窮問하라하시거늘永慶이對答할바를알지못하고다만갈오대臣이번대詩를모르나이다하니澈이갈오대이詩가甲申

하塞北에슯으다우리원통한넉(魂)이여거울은본대私가업고우되는終日하지아니하니手錄을보시고歎惜하사古書를읽는것갓다하시니君子와小人이분별된지라公論이決定됨이百年을기다리지안나니 聖朝게서即位하시매원통함을특별이먼저밝히사말슴을頒佈하시니地下에빗이나는지라士林이思慕하고父老가歎息하야모다놉혀祭祀지내기를議論하야거의神靈을편안케하야永久히廢치안케하엿더니熙豊餘論(宋神宗時黨論)이다시乘時하야祠堂을毁撤하는請이엇지그리甚한고背師하는꾸지람과奴隷로여긴다는말이모다속혀眩惑되지아니함이업서 서伸寃하는上疏가上徹되지못함을액기더니나라是非가定하매士論이더욱激烈하야章甫(士林)가連해알외고相臣이변명하거늘公論을좃차重建함을命하니庭壇이依舊하고榱楹이一新한지라院號를내려祭祀지내게하노니멀니儀形을생각하매同時에나지못함을恨하고九原(地下)에이르키기어려우니나의懷抱가슯은지라工夫함이處所잇고報答함을긋치지마러서이제로붓터世世히歆享할지어다

庚申月日全羅道觀察使任奎 啓草大畧

○全州, 羅州, 高敞, 茂長, 靈光, 云云道內風俗이여기이른것은鄭介淸書院을刱設한緣由오며尹鑴가院長이되어 (院長則實閔相國熙) 湖南에여러선비를脅制하려하는데선비로일컷는者는介淸의心行을익히듯지안는이없으나누가尹鑴의兇悖함을알니잇가書院보기를不正한祠堂갓치하야모다避하고나도遵奉치하니함으로鑴가道內에數三趨附之輩를잇그러서그氣勢를빙자하고利로꾀어作黨하오니그卵育한것은大槪大北餘蘖과品校子枝라介淸書院이도리혀逋逃의窟穴이되엿다하나이다生覺하건대그類가만타하오나모다脅從한것이라魁首를잡으면數三에不過하오리니만일數三主張之人을다스리고許多脅從한무리를寬貸하고鎭靖식혀서自新할길을여러주면다스림이簡約하고일을可히定하겟삽난대全州에는宋尙周, 宋尙魯, 李猶龍, 羅州에는羅緯全萬琛을아즉귀양보내시고介淸의書院을毁撤하오면수구럽지안코可히일이없으리이다

是年秋進士柳景瑞等疏

○伏以, 天下의일이是非를밝히는대甚히어려움이업고또한邪正을分辨하는대쉬움이업나니일의是非는或한째에眩亂하나사람의邪正은百年을지나기어려우니말한사람이바르면그일의오름을判斷할것이오말한사람이간사하면그일의그름을判斷할것이니臣等이全羅道儒生羅積, 安敏孺, 吳相玉, 楊夢擧等의上疏를보옵건대或은 孝廟朝때에廢한書院을다시세우려하고或

한成命을因하온것이온즉光榮의懸板을더하심이마지아니하실바이올시다書에曰善을褒彰하고惡을물리치는것을風聲을세이라하엿사오니伏願　聖明은勸奬의盛典을넓히시고한道의公議를조치사急히　許諾하사文敎를빗나게하시면엇지特히臣等의光榮뿐이겟숩닛가實로斯文의다행이올시다

○答曰上疏를보고다알앗노라말한바일은맛당히該曹로하야금稟하야處理하게하리라하시다

其年十一月初五日回　啓（때에判書睦來善叅判尹深叅議睦昌明이러라）

○禮曹에서알외이는目錄이라　부처連한全羅道幼學徐國賓等上疏의하온것은이上疏를보온즉鄭介淸의學術과行檢이世上의推許한바이러니두번이나얼거늣는慘毒을當하엿삽더니다행히풀어주신뒤에이미　恩命을因하야祠宇를다시세워章甫(士)의矜式(法바들)할곳을하엿사온즉特히　賜額(院名)을하시와多士의바람에맛게하심이當然할듯하오나自下에서敢히擅便치못할지라　上裁하심이엇더하올는지요　啓하시되特히賜額하라하시다

紫山書院　賜額祭文　兼知製　敎丁昌燾製進維康熙十八年歲次己未四月乙丑朔初三日丁卯에

○國王은臣禮曹佐郎崔紀를보내여務安縣儒臣鄭介淸의靈에게諭祭하노니前에우리　宣廟께서文을놉혀다스림을이릐키사得人함이盛하야여러선비가아름답거날오즉靈이모든데쌔내서南方에出生하매稟質이純粹하며才智가超異하고義理에潛心하야能히스사로스승을엇고부지런히講究하야古人과갓기를바라며見識이通하고踐履가도타우며邱園을질겨기리맹세하야그樂을他人에게알니지아니하니幽蘭이谷에잇음갓고美玉이櫝에잇음가튼지라鄕飮禮를行하매牧守(牧使郡守)가聳服하야우에글을올려邑中子弟들을가릐키니인도한지歲餘에州里를어질게하고聞達할마음이없어서자취를山에감추매名卿이부르고旌招(인군이부르시는말) 가여러번잇으니마침崇圯한時勢를當하야髀를어루만지고生覺하시니(撫髀는漢文帝가廉頗·李牧에게한말) 그재조가可히城을직힐만한지라글을올려大本을말슴하니綸音(인군말슴)을내려사칭찬하시고늙음을불상히여기사便히잇기를許하시엿더니逆臣이亂을이르켜서禍가朝臣에게밋치니漢法의嚴함과楚獄의원통함이만어서(漢景帝時楚王英獄事)節義는議論이도리혀모해함을만나니觀基에참소도또한仇敵에게서나오매모래가구슬을드럽힘갓고말의공교함이비단을짜냄갓흔지라讒人이할량업스니이至痛함을누가드러내리오茫茫

泰運을이를것이요君子의바야흐로나가는것이可히通한대이를것이요政化와治敎가可히次第로다살리여지리이다嗚呼라湖南이不幸하야이런厄會가잇고奸臣과賊臣이한때에다모이여남어지雪恥를못다풀어人情이오히려답々하더니다행히아름답고밝은世上을만나不可不한번펴랴하는故로臣等이千里에서발을싸매고敢히危殆한정성을베풀으오니아모리글은陋하고말삼은짤러能히그萬의하나를드러내지못하나그말인즉實로 宗社에補益이잇사오니或시 殿下께서蒭蕘의말（蒭蕘는쏠군이니古語蒭蕘의말이라도聖人이가리신다도말）을바리지아니하사曲盡히商量을더하사行하시면將次길게天下와後世까지말삼이잇슬것이올시다臣等이激切하고惶悚함을부리압지못하야삼가죽기를잇고들리나이다（先朝에서이미定하하야신것이라하사允하시고再疏에또不充하시다）

戊午冬에幼學徐國賓等의上疏

○伏以、天理는어대를가도恢復되지아니함이업고是非는百年이라야이에定하는지라故로儒臣鄭介淸이우리 宣祖大王의文을右하시든때를當하야菁莪（詩傳번성함을말한것）樂育（孟子에得天下英材以敎育之一樂이라한것）의敎化를입어草莽（鄕村）에서일어나서學을다사리고道에힘서見識이뛰여나고行檢이돗타우니 宣廟께서그일홈을아시고時宰（時相）가어짐을薦하야民俗은그德에感服하고士林은질기여依歸하니이것이特히한때의豪傑이아니라또한百世에模範될스승이더니可惜하오이다眞과僞、邪와正이形勢가서로容納지못하야처음에는鄭澈의無根之說로얼거휘뿌리고나종에는宋凌吉이이미풀린뒤에집히誣告하니한번펴이고한번굽힘이君子와小人의幸과不幸이잇더니今日에이르러서 聖上이우에게시와萬物이다보고天理가이미恢復되야是非를크게定하사快히푸시는 恩典을주시고이어祠堂을세우라신 命을나리시니보고듯는바에뛰놀고집버하야庠序（國學）間에서뽑내지아니하게습잇가記에曰一人을賞하야天下를勸한다함이진실로그러하오이다지나간乙卯春에本道幼學羅積等이먼저伸雪의上疏를바칠적에 贈判書臣尹善道의分辨을베푼上疏를아울러바치옵고그다음해丙辰에本道生員臣吳相玉이이어또上疏하야誣陷바든始末을極히論辨하고平生行事도또한자서히말하엿사온즉 聖明께서이미洞燭하신것이라臣等이엇지다시煩擧히하올잇가마는생각하온즉 國朝에서선배를尊崇하시고道를重히여기사大盖賢士의祠이면의례히懸板을即祠名）주시슨 恩命을입은것이라더구나鄭介淸은敎를붓들고學을唱說하야道가斯文에關係되오며다시祠宇를세임이또

또엇지하야가라사대永慶의枉死한것은天下의至寃이요鄭澈의邪毒은萬古의奸兇이라하셧게슴잇가鼎湖의弓劒은（黃帝가鼎湖에서龍을타시고한올로가시며弓劒만遺在하신것이니帝王의崩逝를鼎湖弓劒이라함）年代가아모리멀엇스나人間日月의綸綸이（玉言）어제가트니奸僞의말이不攻自破하엿스며더구나梁千頃、姜涀等이이에永慶을얼근것과잡히여와서물을때에다澈의꾀임이라自服하고죽엇스니열눈의본바니그可히갈이렷가宗溟이여긔에이르러말을할수가업슨즉이에敢히自服하엿다指目하니또한그말의遁辭를可히볼것이요그말에또하되鄭彥信이獄에잇슬때에澈이힘써救援한것을彥信이죽은뒤에그아들이時論에흔들린바가되여 澈을攻擊하기를餘力이업시하엿다하니噫라世上天下에엇지친이본아비살린사람을아비를誣陷한仇讐라가리칠사람이잇겟슴잇가그말의주착업슴은足히責할것도업삽고또李潑의老母、穉子의죽을때는澈이마츰委官을갈니인지가이미오래고柳成龍、李陽元이서로이어대신하엿더하야罪를넘기랴하나噫라澈의도로委官된것은庚寅二月이요潑의母가죽은것은五月十三日이요成龍의右相한것은同月二十九日이나오히려委官이못된것이日記에分明히잇는바요國人의다아는바어늘오히려敢히誣罔하기를이러케하는지라다른것의暗昧한일과섯투른말가튼것은더욱足히取信할것도업슴이分明한지라그말이아모리공교하나그자취가더욱드러나지금萬若다시상고하면밝에可히洞燭하실것이라臣等이曲盡히할것이업스되人心이憤激하고感發되여能히마지못하는것이올시다 宣廟批答에잇스되그是非는公論이自在하니한사람의손으로天下의눈을가리기어렵다하신것이百年이재못되야玉石에서로석기여奸毒의한몸에罪名을못더하니九原의아래에서제가반다시甘言하고一世의속음을우슬터이오니可히切痛치아니함닛가이러한것을그저두면君子가무엇을밋고두려하지아니하며小人이무엇을두려하야敢히못하올잇가臣等은말하되꼭鄭澈을罪준뒤라야쓰러진紀綱을可히떨칠것이요通한泰運이可히열릴이다噫라惡을한者는몸의살고죽음이업고때의古今이업시다可히討滅하고罪줄것이라엇지可히일이이미지내간것이라하야議論치아니하올릿가이것이먼대로는唐나라에서李林甫의棺을쪼개고近代로는 宣廟께서南袞、沈貞、李芑、鄭順朋의벼슬을싹그셧스니다죽은뒤일이라엇지햇수의오래인것을무르올잇가예전을상고함에이미前證이잇고지금으로叅攷하면輿情에맛사오니업대어비옵건대殿下께서急히斷定하오서速히나라律에두사鄭澈의벼슬을追奪하오서小人의警戒를삼으시면陽道가바야흐로생기인것이可히

前에듯지못한바라日月이在上하시고鬼神이四方에서臨하시니澈이아모리至極히공교하나엇지敢히오래眩惑시기리잇고二年이채못되야몸이귀양가는禍를입고또二年이못되야追奪官職의罰이잇섯스니惡이싸이고禍가넘침이이에常事라진실로足히말할것도업거니와다만 聖心이뉘우치사이에이르어풀어發하사크게澈에게그릇된바를보시고늘澈을毒澈、奸澈이라하시며그아들을가리처毒種이라하사叙用치말라하시고澈의내칠대에갈아사대大臣을내치는대朝堂에榜示함은罪狀을國人耳目에밝에보이고後世를警戒함이라지금鄭澈罷職에는옛일을依하야朝堂에榜示하라하시고그귀양갈때에는가라사대鄭澈이性稟란것이狡猾하고奸毒하다하시고임의配所에이르러서는雜人을交通하야무슨罪狀을지을는지알수업스니嚴하게가두는것이可하다永慶의죽은것을痛惜하사曰永慶이毒物의害한바가된것이分明하도다내가放釋하라는것인대마츰내免치못하고獄中에서죽은것을自死하엿다하니天地의새이에그寃枉이極하도다이럼으로『내가잇슬때에그寃을풀어서 百年뒤에라도 도라가보되慚色이업고자』하노라하시고又曰鄭澈의일은論議하면입이드러올가두려우니置之함이可하도다永慶의죽은것을내가當하니맛당히나라를亡하리로다하시고이러한類가한둘이아니오니 聖祖의痛恨하시고憤欝하신것이말삼에나오신것이엇더하옵닛가이것으로『澈의罪가天地에차고萬世를깨치도록可히免치못함을알것이올시다』澈이죽은뒤에도餘術이업서지지아니함을뜻하엿겟습잇가처음인즉澈의子宗溟이그짓말上疏를投進(나와)하야그아비를풀어달라되專혀眞迹은업시하고無根之說數千言을搬說하고나종에는澈에게右하는者가따러和合하야口實을삼어남이듯기에眩惑하게하드니 仁廟改玉하시는날을미처追後로復官爵하는것이잇게되니이것은即 位하신처음包容을힘쓰심에不過하야蕩滌하오서一時의權道를좃츠실뿐이오니진실로臣等의敢히議論할바가아니오나다만宗溟의自伸한바인즉千가지로奸詐를꿈이며말이極히憑據업사오니이것으로사람을속이자면무슨말이업겟습잇가말하기를澈이 榻前에서永慶이孝友의일홈이잇다고만히말하엿다하야永慶을구하는證據를삼으니그런즉 宣祖께서엇지하야가라사대鄭澈이내압헤서永慶의孝友를일커른것은내가생각하나記憶이업고다만尹海平이그至孝를말하야이것은들엇노라하오섯사오며말하되永慶이鞫廳에잇슬때에澈이實노아지못하얏다하야처음아지못하는것갓치속이며대엿스니그런즉 宣祖께서엇지하야가라사대永慶이山林處士로奸臣의憾情이때를타얻거너어마침내獄에서죽엇다하섯사오며

써挽留하라하시엿고儒生丁岩壽가上疏를하매　傳曰逆賊의變을타敢히얼거놀計策를부리니이것은반다시꼭奸人의꾀임을드름이分明히疑心이업다하시고趙憲과梁山璹가上疏를하매　傳曰이것들이上疏하야朝臣을다排斥하되홀로右相以下數人만贊成하니스사로直言한다하고도로혀그情狀을들어내니可히우숩다하셧스니當時右相은鄭澈이아니온잇가일로보면　宣朝의鄭澈을의심하시미오래되澈이오히려틈을타고입을놀리여스사로顧忌하지안코널리爪牙를두며만이그물을펴고감안이鷹犬을꾀이여오락가락狼藉히하야方法을스사로布置하고儒疏를或손소초자버주고사람이눈만흘기고선배의名稱이잇는자이면얼거대지아니함이업고반다시죽을땅에두니臣崔永慶가튼것은山林이놉흔자취로一時의推許한바이더니전에澈을索性小人이라하고또제가다만好宦을한줄만알고建明은잇지아니하다하엿더니澈이含憤하야얼거대일바를생각하고처음에는中樞府에서嶺南의有名한선배가逆賊에黨이된者가잇다고倡說하야永慶의怨家에게誣告를要求하고나종에는飛語를造作하야崔三峯이라倡說하야洪千璟、梁千頃、姜涀等을시기여　上疏하야獄을일으키고上이寃枉을삷이사放釋하라命하심에밋처서는臺諫에게부탁하야다시再鞫을請하야마츰내시드러죽게하엿스니이일의始末이　宣朝傳旨中에자세히잇삽고臣等의縷縷(긴말)를빌어아실것이아니오며鄭介淸가튼이는學問이嚴하고敬하야一時의所重이되엿더니전에澈이本情을꿈이고行檢을그짓하니正人이아니라하고또그때사람이鄭澈의放浪을다투어본을볼가근심하야節義淸談說을著作하되朱子의끼친뜻을바다발으고자하엿더니澈이含憤하고집어너을생각을하나평계를엇지못하더니이에介淸의지은바節義論우에다排字를억지로더하야罪目을삼어마츰내極邊에귀양가죽엇는대이일의始末은다先正臣柳成龍의啓辭와尹善道의上疏에잇는지라臣等의짓거림을빌어아실바가아니요이外에도또曹大中의慷慨하고淸高한것이賊臣을爲하야눈물을흘리엿다誣陷을當하고柳夢井의信信하고剛直한것을穀物을賊에게주엇다誣陷하고李潑、李洁의孝友하고淸名이잇는것을逆賊과親히안다誣陷하고李黃鍾의惡을미워하는剛腸者를또潑洁의族黨이라하엿스며白惟讓三父子에이르러는둥우리가업치며알까지깨여짐을못免하고李潑의八十된老母와七歲의幼兒가또한눌너죽이고다못질렷스며其他、鄭彥信、鄭彥智等가튼것과우으로名卿부터아래로草野까지毒을입은者가大概몃十人이라이에澈의兇謀를殘忍하게行함이이르지아니할바가업섯스니예전부터奸慝한것이어느代에업겟습잇가마는澈의한바는實로

과賢邪의進退하는機關이實로否運이들고通運들미페이고막히는機關이라이러무로陰道가익이여小人이盛하면否運과『막』히는것이되고陽道가익이여君子가盛하면泰運과通하는것이라이것은天과人의必然한理致라아모리그러나한번사러지고한번기는것이理致가서로하는것이잇고或나가고或물러섭이幾微가定한形容이업서陽道가方將생기랴다가막힘이잇스면陽이또한그泰運을保全치못하고君子가方張나가랴다가나가지못하면其通함을保全키어려운지라이것이冬至夏至에날이閉하고關(열리는) 하는形象이周易에드러난바이요人君의不可不삼가할바이라엽대여보건대今日에　聖明이우에게시고賢良이아래에잇서天理의이미어둡든것이비로소밝어지고人情의오래굽힌것이비로소펴임을어드니이것이正히陽道가방장생기고君子가방장나오는期會라一國臣民이머리를들고變하기를바라는지가오래되짓발퍼인지四年에整頓되지못하야是非가다分釋이못되고措處가다合當치못하야國事의衰索함이날로甚하니　聖心이아모리九重에서부지런하시나큰德澤이茅屋에나리지못하와生靈으로하야금크게바라는바를일으오니이것이엇지까닭이업시그러하셋습잇가『臣等이두렵건대　殿下의陽을붓드시고陰을썩는道가다하지못한바가잇는듯하오이다』이때에萬若크게떨치지아니하면通하고泰하는盛함이어대를말맴어可히이르올잇가通함이一周면나종에막힐것이요泰運이一周면나종에否運이되는지라그形勢가可히두렵운지라　殿下께서무엇을꾀리사오히려떨치지못하시나잇가이른바떨친다는것은다른道理가업고다만奸慝을排斥하고罪를밝히며正氣를培養할뿐이라臣等이請컨대一得의愚를獻計하와떨치는方法을하올이다臣等이은근히듯사오니故相臣鄭澈이本質이端正치못하고性稟이本是陰險하고薄하야詐說을꾸미고그짓을부리여　宣祖의恩遇를過히입어能함을꾀리는性稟이　가리기어렵고猜忌하는害를부리려하더니마츰己丑賊臣鄭汝立의變을當하야賢流를一網打盡하는慘毒을하엿스니當時景像은한붓으로可히記錄지못할지라臣等이大畧한두가지만베풀리이다變을처음고함을當하야澈이곳密劄를올리여逆賊을잡을일을措處하엿슨즉澈의마음이이때에는忠誠된듯하더니조금잇다臺閣을꾀이여大臣을逆賊과交厚하다論劾하고儒生을꾀이여朝臣을逆賊과交密하다論難하니이에澈의얼거대는조짐이시작하는지라이러무로自　上으로左相李山海에게傳敎하시되言官이交結한사람을論正함은진실노올으나다만近來氣像을보니波及할조짐이잇는듯하니甚히내의조와하지안는바라萬若미치지못할사람에게미치면엇지穩當타하리요卿은可히힘

里의먼대서발을싸매이고두번재　天聽에煩하되그칠줄을아지못하는바이라업대여비압노니　殿下깨서特히밝으심을나리시며힘써斷定을더하사急히祠宇의다시세움을許諾하시며前日가치遷就를마시면賢邪가이에分辨되고是非가이에分別되야君子가잇고일어나며小人이膽이쩌러저서길게邦國의끗이업는慶事가될이니엇지참草野賤臣의다행만되겟습잇가어리석은정성이북바친바로무릅쓰고범함이이에이르오니마음이쩌러저待罪함에至極함을부리압지못하와삼가죽기를『잇』고　들리나이다

○答曰上䟽를보고다아랏노니浚吉이別로어진이를妬忌하고能한이를미워하는마음이생기여神靈을爲하는땅이자지러저香火를엇지못하게하니사람의慨嘆함이이때문이라모든大臣에게무른뒤에斟酌하야斷定할擧措라네헤들은물러가學業을닥으라하시다

丁巳五月二十二日日記

○右議政許穆의알외인바에湖南士論의자못抑欝한일을臣이不得不仰達하노이다鄭介淸이學問이純正하고士林의模範이될만하야　宣祖께서特히六品職을시키시고經書뜻校正할때에부르사京師(京城)에이르럿더니鄭介淸이일즉이鄭澈을小人의情態라하고澈은鄭介淸을名分만重히여긔는사람이라하니말하는바가이러하야갑히怒하혓더니己丑獄事가끗이난뒤에감안이所親멧들을꾀이여鄭介淸이逆賊과交密한것을鞫廳에싸젓다하야잡어뭇기를請하야刑罰을밧고멀리귀양가죽엇스며그지은바愚得錄、隨手記十餘卷을罪人文書搜索으로鞫廳에이르니　宣祖께서보시고曰이것이옛사람의글을읽은者로다하시고그글을官邸(官廳)에부처그집에도로주라하시엿더니지금愚得錄만은世上에傳하오며뒤에湖南多士가또上䟽하야呼寃하니即時復官爵하라　命하시니士林이爲하야祠堂을서워서祭祀하고尊奉하더니向日宋浚吉이鄭澈을繼承하는사람으로　天聽을欺罔하야書院을헐엇더니向日에湖南多士가또上䟽하야다시세이기를請하야該曹에　啓下하오신것을該曹가大臣에게議論하야回　啓하라신것을首相이病이잇서아즉定하지못하엿드니臣이向日에首相을보고이말에미치온즉또한다시세이는것이맛당하다하는故로敢히알외나이다

○左議政權大運이曰이것이士林의가튼議論이라엇지異議가잇겟습잇가다만首相의病으로미처收議치못하야入　啓하나이다

○上曰鄭介淸의書院을다시세이는것이可하다하시다

丁巳春에生員楊夢擧等의上䟽

○伏以、臣等이은근히생각하오니陰陽의사라지고기려지는것

시는命을입사와官爵을이미恢復하고祠宇를세우셧슨즉이른바無忘의병(허망한병)이업시저절로나은것이라神人의憤이조금풀리고多士의바람에맛삽더니『엇지斯文이不幸하고吾道가艱難하게되야毒澈이이미죽고浚吉이자최를이어그妬賢하는마음을부림이멀리百年전까지밋처억지로얼거대고업는걸로誣陷함이己丑보다甚할줄리야알엇게습잇가』祠宇를헐고位牌를불질러마음을忌憚업시放恣하니噫라橫逆의몸을古人도못免하엿거든엇지介淸에게損益이잇사올릿가마는다만賢邪의자리가밧귀고是非가들러되니암아 宗社의福이아닐듯하오니조금知識이잇스면뉘寒心치안켓슴닛가지금 殿下께서先世의뜻을法바더遵行하사能히邪類를내치시며어진것이잇스면뽑빼여쓰시고寃枉을푸지아니하심이업스시온즉介淸의伸雪함이正히그때를當하엿사온대時日을延拖(遲滯)하야오래人望을저바리심은臣等이은근히그까닭이어대잇슴을깨닷지못하겟나이다宋浚吉의猜忌하고미워함은國人이다아는바요介淸의學行은神明께可히質正하겟사온즉祠宇를다시세움이持疑할바가업슬듯하오이다前의介淸을죽인것이 宣廟中年에得罪한것을 仁廟께서因하야特히寃을푸섯고뒤에介淸을얼근것이 先廟末年에得罪한것이오며 殿下께서因하야다시伸寃하시면뜻을이으고일을밧자옴이前後의한틀이요天時와人爲가可히서로順하다이를것이을시다더구나우리國家에前에柳成龍의學識가튼것이업고뒤에尹善道에剛直가튼이가업스되다介淸에게懇切하야그寃이플이지못할가두려하오니 殿下께서臣等으로取할것이업다하시나홀로兩臣의忠心·赤誠을생각지못하시나잇가前에該曹에서回啓할때에 殿下께特히 羅積等의元䟽와다름이잇슴을삷히셧슨즉臣等이은근히생각하건대 殿下께서이미介淸의어진것을아시며또한이미介淸의寃枉을아시온것이온대特히朝家의多事하심을因하야아즉미처處決치못하신것이오나臣等어리석은소견에는또한한가지가잇사오니 廟堂의經綸이엇든것이일함이아니겟슴잇가마는이一欵은實로賢邪를分辨하고是非를分別함에關係가잇사오니맛당히萬機의먼저할바요可히하로라도조금느질것이아니올시다嗚呼라白日이한울에뜨매독갑이가자취를감추나니이動息에(百擧動)德化를입지아니함이업슨즉正히千年의한때로되九原의아래에묵은寃抑이오히려깁고千里에박게衆望이더욱읍을우으로두오니一國臣民이뉘가天地의큰대로섭섭함이잇지아니하오릿가臣等가튼것은德에저지은시골에사러서보고드름의익숙함이遠外와다른지라답답한懷抱가오래일수록더욱뭉치는지라『이것이農務의失時함을생각지안코千

리고肝이또개지는듯한바이올시다噫라　殿下의明哲하심으로또한반다시여긔에惻隱하사臣等의한두말로格動되실것은아니오나區區한뜻을能히마지못하오니伏願　殿下는明鑑을나리사德音을풀어發하사다시該曹에命하사速히　稟하야處理하라하시고特히雨露의　恩을나리사延就(遲滯)하는근심이업게하시면公論이일로부터大行하고人心이일로부터可히定할지니士林이甚히다행하고國家가甚히다행하오리다

○答曰上疏를보아알엇스며辭說은전에該曹에令하야稟處할일노下批하엿스니너히들은煩擧치말나하시다(禮曹判書張善徵이大臣에게議論한것으로回啓하다)

丙辰四月生員吳相玉의上疏

○伏以、臣等이愚賤을헤아리지아니하고전에上疏를올리여故儒臣鄭介淸의伸寃할일로請하와特히　恩旨를입어드듸여大臣으로收議하시엿스니日月이在上하시오니다시무슨疑懼가잇사오릿가매양　成命의速下하심을기다리옵고사당을세일期限이잇스리라하야열흘을넘어은근이듯사와도푸려주심이오히려遲滯되오니輿情이답답하고士氣가傷하나이다因하야엽대려생각하오니人君의道는賢邪의分辨을崇尙하는것보다더한것이업고나라둔이의急務는맛당히是非의分別를먼저할것이라是非의分別되고아니됨이治亂의매인바이라엇지可히조금이나忽할것이온잇가臣等이區區한정성을익이지못하야敢히煩瀆한罪를무릅쓰고두번재　冕旒之下에부르지즈나이다엽대려비압노니　殿下는조금살피심을나리소서嗚呼라介淸이學問과道德의선배라天資가純全하고剛하며工夫가至精하고집퍼서行檢의篤實함이古人에붓그러울것이업스며格致의功力이前修보다(예전聞人)光이잇서卿宰의交薦을여러번입엇스니그推許의重함을可히볼것이요자주　宣祖의特恩을밧자와스니知遇의隆盛을可히알지라當時函丈에서빗나게成就한사람이만엇슨즉敎育의德化를可히볼것이라지금外지閭巷에서孝友하고篤敬함을傳하야오니可히끼친德澤의오래감을볼지니尹善道의이른바李滉의다음이라는말이曲盡한것이올시다臣等이말할것도업시大盖鄭澈의얼거버임으로邊地에귀양가서죽께한것이라罪名의虛實은前疏에갓추알외엿사오며鬼蜮의兇하고狡滑함이말하기가慘酷하오이다이럼으로　宣廟中年에또한痛恨하사邪毒의얼거대임을憤히역이시고淸流의빗걸림을애석하사或傳敎에嘆息을發하시며或朝堂에揭示하시며或儒疏에　嚴批하섯사오니介淸의當時의罪를입음이足히그어진것을볼것이오니엇지한때의불어대는말로永永眞儒의험절을만들잇가　仁廟께서改玉하신뒤에即時푸려주

이것이實노國學의큰不幸이라엇지今日의두렵게생각할바가아
니온잇가臣等이업게여보전대全羅道儒生羅積等이故儒臣縣監
鄭介淸의至寃極痛한일로千里에서와 九重(闕門九重)을두다
리니非但士論이共發할바가아니라아마또한 聖代의한盛事올
시다흰날이우에잇스사어두운대도비치지아니하심이업스니곳
該曹로急히 稟處하라 命하시면그九泉의寃을푸심과一代의
典禮를새롭게하심이실로尋常에지내칠뿐이아니라可히遲滯할
것이아니어날지금열흘이지내되오히려回 啓가아니되야多士
가답답하고國人이憤慨하니該曹의뜻을錄이實로깨닷지못하겟
나이다嗚呼라自古로賢人의 無辜로 橫死함이 한둘이아 니로되
누가介淸의寃抑갓치毒手에빠진이가잇습잇가介淸이篤學하고
力行하야聞達을求하지아니하더니 宣廟께서 恩旨를여러번나
리심으로 暫時赴任하엿다가 곳도라와 奉養하더니 不幸히奸兇
이틈을타억지로얽어대고감안히 그黨의無賴한것들을꾀이여排
節義三字를지여내며無實한일에拷問을當하고配所에서寃死하
니이것이다故叅議臣尹善道와儒生羅積等의前後上䟽에다잇는
것을 殿下의밝히아시는바라臣이거듭하지아니하고아즉그大
畧을들어말삼하오리다萬曆乙未에本道門生이伏 闕하야上䟽
하야그寃枉을極言한즉 聖祖ㅣ下批하시되너의들의議論이至
極하도다맛당히議論하야處理하리라하시고癸卯年에臣의曾祖
直長臣重默이또한門生으로늘極天의痛을품다가몸을돌보지아
니하고追後로그寃을呼訴하며介淸의行事한始末를가추어鄭澈
의一網打盡한奸計를曲盡히베푸니 聖祖께서집히그뜻을可矜
히여긔사該曹에命하신것을그때에미처施行치만못한것이라그
追復(追後復官)하신 恩命과寃枉한形狀이 聖祖께서이미默
運之中(감안히게신中)에서追後로생각하시고感嘆하신것을
仁廟때에미처옛을곳치시고새것을圖謀(即反正)하실새寃枉을
洞燭하사그官爵을도로주시며 그祠字를세이리라하신 것인즉
大盖宣廟의싀치신뜻을바드심이니 先聖後聖이그規模가갓더
니엇지人心이罔極하고邪說이다시行하야故判書臣宋浚吉이己
丑의엽는말로誣謟하야丁酉에허는禍를얽어郡守李世翊이그뜻
을이어그位牌를살으고그材木으로馬廐를지음이逆賊의瀦澤한
것비슷함이잇섯사오니이것이前史의잇지아니한바요人心의참
아하지못할바로소이다嗚呼라예전에는善을하야스사로多福을
求하더니지금은善을하면足히取禍에맛도소이다介淸의節行과
標致(人物)로살어寃을펴이지못하고죽어도오히려辱을쏫처
길게간魂魄이엇지캄캄한대서눈물을마시지아니하며血氣잇는
이면昭代에抱寃안할이업사오니이것이臣等의날과밤에피를흘

시기사 大君을敎誨케하시니 禁闥(闕門)에出入하야 恩禮가도타우시더니 孝廟때의甘盤(殷、武丁幼時師)의舊義로承旨의榮華로운벼슬에擢用하시고그辭職疏의 批答에曰가라침이업스면엇지알리요義가이보다큼이업도다처음沖年에 (어릴때) 섬기여功이홀로크다하시니그榮光이엇더하엿겟습닛가己亥에禮를議論하든날에善道가나히이미늙고벼슬이散班에잇스나(實務아니하는것)오히려典禮를그릇됨과宗統의紊亂함을憤히하야禮經을根據로數千言의上疏를올리니萬若그때政院에서陰險하고속이엿다는말로먼저 聖聽을기리지아니하엿스면都愼徵의上疏를기다릴것이업시今日에이르러邪議가빗생기지못하엿슬것이올시다저한편사람들이庶子라는말이크게그릇됨을모ㅣ름이아니로되專혀黨論을일삼어心術이이미문어저차라리 國家의大禮를그릇칠지인정쏙時烈을허물업는짱에돌리고저하야三司가함께일어나고舘學(成均·四學)이이으며政院、禁府가서로勢力를도아善道를攻擊하기를餘力도업시하고귀양이不足하야按律(賜死)外지請하니臣等이아지못게라禮로써임금을引導함이可히엇더한律을當하올잇가噫라 先王의仁恕가아니시더면善道가엇지惡에黨하는者의업시하는바를免하엿겟슴잇가三水風霜에七年을荐棘 (가시로집을싸는것이니귀양의重한것) 하고南으로海邊에옴기여또三年을지내고늣게雨露의優渥하심을입어살어桑梓(故鄕)의村에도라와매양典禮의발으지못함을痛恨하고한말도그困窮을歎息지아니하니이것이實노臣等의듯고본바인즉그忠誠이또엇더하온잇가이것으로보면善道가決코그조와하는데만부처 君父를속일사람은아니올시다介淸의罪가잇고업슴과祠宇의復設하고아니함이엇지더욱크게드러난것이아니온잇가업대여 聖明께비압노니急히풀어주심을노으사泉壤의뭉침을푸시고다시 德音을나리사祠宇의다시세임을許諾하시면非但士林의다행뿐이아니라實노儒敎를崇尙하고道를重하게하는新 化의關係가될이이다臣等이僭越 (주저너머) 함이이에미치오니惶悚하고罪의기다림이至極함을익이지못하와삼가죽음을잇고 들리나이다

○答曰上疏를보고다알엇스며上疏辭說은該曹에稟을시기여處理하리라하시다

是年四月初十日幼學安敏孺·漢孺、慶會、善儒等의上疏

○伏以、楚獄에汎濫이마흐니三年을비가아니오고燕臣이抱冤하니五月에飛霜하니凡人의無辜한것도足히和氣를感傷할것이어든더구나學術이高明하고德業이넙고넓어斯文으로責任을하야世上의놉흔선비로되 公論이밝지 못하고 士氣가기우러지니

섯고뒤에攻擊한일도엽는것은非但一道人士가다알뿐이아니라介淸의私稿를상고하여도또한그러치아니한것을아실것이올시다己丑獄의일홈이逆招에나지아니한것은한번己丑錄을보시면可히아실것이요浚吉의이른바두번재逆招에나와미처잡아오기前에죽엇다는것은참바람잡는말이요이른바排節義論은介淸이平日에節義論을著作하니그뜻이朱子定論에서지내치지아니한것이어늘丁岩壽의凶疏中에節義二字우에다가排字를더한것을鄭澈이질기여取하야알외이고또이미節義를排斥한즉쏙節義와相反된일을조와하리라는말로 天聰을眩惑하시게하고因하야刑罰로못자고請하엿스니지금浚吉의마음은곳當日澈의마음이라介淸의일홈이果然逆招에낫스면澈이무슨까닭으로이것을놋코岩壽의한排字로刑訊하는資料를삼엇겟슴닛가이것은浚吉의말을分辨을기다릴것이엽시그誣罔함을알것이라故叅議臣尹善道가또한여긔에憤하야그毁祠하든날에介淸의學問、工夫、出處履歷과禍입은曲折로數千言의上疏를가추얼거 闕下에投進(公車에던지면 君前에나가는故로上疏밧침을投進이라함)하야 聖主의집히살히심을바라더니政院의막은바가되여마츰내上達치못하압드니지금사람은이미죽고그上疏는오히려잇사오니臣等이매양한번읽으면爲하야옷깃을염이고尊慕함이淺深이엽스며言意가다름이엽사오나文章으로는高下가自別하야臣等이아모리極力하야지어내여도筆力의縱橫往復함과글뜻의明暢하고懇切한것은쏙善道의上疏에不及할지라이러무로敢히善道의疏本을가저冊에精하게쓰압고臣等인즉다만上疏를베푸오며曲折은위와가트오니或시萬機의餘暇에이한권冊을펴보시면己丑의鄭澈의鍛鍊(부러댄것)과丁酉의浚吉의誣罔함이 聖鑑에逃亡치못할것이요祠宇復建하심은可히貞觀(唐太宗年號)때에쓰러진碑를도루세입과갓치아름다울지라엇지斯文의한大幸이아니오릿가噫라善道가미처 殿下를섬기지못하엿스나 殿下께셔善道를아심은可히집다일으지아니할수업사오니듯고보는바에누가欽仰치아니하올잇가그少年때를 殿下께써或미처못드르신것이잇스니臣等이請컨대그한두가지를베풀니다예전昏朝때에(光海朝)賊臣爾瞻이廢母의論을倡說하니우으로君寵을사고아레로一世를制禦하니懦弱한者가서로쓸려드러가고剛한者는括束ㅣ(쌔여드러가)될가서로경계하야勢줄이한울에다어敢히엇지하지못하되홀로善道가彝倫이쓴어짐을痛憤하야몸을쌔여上疏하야爾瞻을죽이자請하고北塞로귀양가艱苦를가추격그나직힌바가確然하야마츰내굽히지아니하엿스니그氣節이엇더함닛가 仁祖大王께서이러함을아시고부르사師傳를

念慮라미리말하는바이올시다 殿下께서臣의말을쓰시면甚히다행하거니와아모리臣의말을쓰지아니하오서도臣의말이오히려宇宙間公論이되여거의吾道의萬一에補益이잇슬것이라臣이그윽히古人의이른바臣이차라리말하고죽을지언정참아말을아니하야 陛下를저바리지아니하겟다는데부치나이다臣이惶悚하고썰념을익이지못하야삼가죽기를잇고 들리나이다

乙卯四月初一日幼學羅積等의上疏今上元年

○伏以、聖人이지으심이잇스사萬物이다보고뭇寃枉이다풀리매寃氣가다사러지되다만이한介의이미죽은學者가至寃을三十五年뒤에풀리고풀닌지三十五年에또曖昧한惡名을입고俎豆之所(書院)까지헐리여辱된쌍이되엿스니噫라사람의말함이엇지이극한대까지이르럿나잇가九原이어두어榮과辱을엇지알리요마는士論이憤欝하야오래도록더욱激하니不得不千里에서발을싸고九重에부르지즈오니已晩한罪는臣等의맛당히바들바이요聖德의聰明하심은實로우리 殿下께잇사오니엽대여願하건대먼저臣等의말을 許諸하시고다음에臣等罪를다시리소서예전 宣廟朝때에湖南의선배鄭介淸이라는자가잇서힘써배호고옛것을조와하야行檢이眞實하고聲名이드날리니卿宰가連하야薦擧하야여러번忝下(七品以下曰忝下)의職을주되나오지아니하니丙戌年에 宣廟께서典牲主簿로陞次시기시고因하야 下教하시되鄭介淸이老親이잇서멀리써나供職할수업다하니隣近邑守令을줌이可하다하시고介淸에게因하야谷城縣監을주시니在官한지八月만에解官하고도라오니그나가기는어렵고물러나기는쉬운風度가또한古人에게못지아니하엿고己丑逆獄때에委官鄭澈이때를타憾情을부리여뜻대로얼거대고無辜를잡어늠이楚獄의지내칠뿐이아니요介淸인즉元來一毫도干涉이업는일을兇人丁岩壽가澈의風力을바라고介淸이전에排節義說을지엇다倡說하야澈의뜻을마치고차차불려내서마츰내刑罰을하번밧고北邊에귀양가죽엇드니癸亥에 反正하신뒤에快히풀으심을입고追後로復官職하시니多士가이러나介淸의살든務安縣에祠宇를세워서 仁祖의聖德을드러내이며多士의景仰함을부치압드니丁酉年에故判書臣宋浚吉이『介淸이가故相臣朴淳의教育한바가되엿더니뒤에朴淳을攻擊하는者에게돌라부텃다는것과일홈이己丑逆獄에낫다는것과前에排節義論을지엇다는것으로 榻前에알외여』그祠宇를헐자請하야本邑이그位牌를불지르며그祭器를께트리며그材木과개와를거더 마구간을짓는것이逆賊의瀦澤(逆賊의집을헐고못을파는것)비슷하오니噫嘻라또한너머甚하오이다介淸이朴淳에게처음師生의分이엽

배호는바와行하는바가百分이나着實하야決코밧게서꾸미여悅人만힘쓰고 風俗에 妄托하고 名譽만求하야世上을속이고일홈을도적하는 者가아니요참 濂溪(宋儒周敦頤)의이른바귀에드려보내고마음에둔것이싸여德行이되고行하면事業이된다는것이요明道의이른바鄕人으로可히聖人의道에이른다는것이라可히吾東의眞儒오李滉에다음갈것이라그이른바愚得錄은아마世上에刊行하엿슨즉足히風化(風俗敎化)에有助하야선배버릇에有益함이他人이浮虛한글과華藻의詞가한갓剞劂(印刷)만허비하는것에比할바아니올시다그러나世代가이미오래고門生이다업서저서여긔有意하는者가업는지라지금 聖朝가文學에右하시고學을이르키사선비버릇를발으고자할때를當하엿사오니一縣의 命하사색이여頒布하시면그朝家의光과士林의幸이되여千秋의빗남이되는것은可히議論할것도업고뒤의知言하는君子가반다시 百世토록 서로늣기미 잇서그 聖經、賢傳을發輝하게함이또한작지아니한지라그런즉이글을엇지참아 明時에사러지게하올잇가진실로맛당히 聖明의생각을굴리실바이올시다그러나已丑逆獄때에故相鄭彦信이잡히엿슬적에그아달鄭慄이그아비至寃을切痛하야夭死하니그때그집의家禍가甚히慘酷하야엇지사람에게挽章(哀詩)을求할뜻이잇스며사람도또한敢히挽章을못하더니故相臣李恒福이慄과알어서問事郞으로그寃痛을자세히아는지라爲하야한篇을지어壙中에두게하엿드니그뒤鄭慄의아달世規等이이미자라서鄭慄을遷葬할때에壙中에서그挽章을어드니其詞에署曰『有口豈復言、有淚不敢哭。撫枕畏人窺、呑聲潛飮泣。誰持快剪刀、痛割吾心曲。』이라하엿드니그뒤李顯英(鳴谷)이江原監司가되고李命俊이江陵府使로白沙集을江陵에색이엿스니白沙는即李恒福의別號라그集이世上에印行한지이미오래거늘鄭澈의아달弘溟이이挽詞를보고쏘리엿스며또白沙集을晋州에서박이엿스니 晋州板은이詩를削去하고追後한조각글을쏫헤느어恒福의지은바가튼것이잇스나具眼者(눈뜬사람)가다文體가不同하야半以上은恒福의文體가트나半以下는全혀갓지아니하고上下의말뜻이또한동안뜸이만흐니推測한즉 아마이 篇이 鄭澈의 奸狀을드러내인故로恒福의子弟가敢히내지못하야 이러무로江陵本에들지못한것을弘溟이공교히꾸미고더느혀그文集쏫에느은것인가합니다그러나그全혀이篇을곳치지아니하고半以上은鄭澈에게害로은것이잇스니아마이러치아니하면사람이밋지아니할가함인듯하오며지금鄭澈을두돈하는무리가介淸의글을刊行하면이러한弊가잇슬가두려우니萬若介淸의書를刊行하라許諾하신즉이것도不可不

嗚呼라臣이은근히보오니지금사람의介淸에게기우는者가꼭介淸의어진것을아는것이아니요진실노介淸의寃만痛惜함이니大蓋鄭澈의邪毒을미워하는데서나온것이요사람의介淸을억는者가꼭介淸의어진것과介淸의寃痛도알것업시입으로이말을하는것은大蓋汲々히鄭澈을善士죽이엿다는데서벗기고자함이라그러면사람이남의賢否와일의是非를誤論하는바가도모지能히참그사람의賢否와그일의是非를아지못하는데서말매음이니진실노能히참알면아모리係戀하는마음이잇더래도엇지참아欺天하고欺君에自陷하야千古에陰邪한小人되기를甘心하올잇가다만天運이衰하고世道의끗이다아敎化가陵夷(짓발피고)하고風俗이頹敗함을因하야사람이天理와民彝(本然性)에貿々한까닭이니曾子의일은바아모리그事情의哀矜함을어드나깃버하지말나는것이라엇지홀로一二事뿐이리요萬事가다이러하고萬事가다이러하면나라가나라꼴이아니되는것은智者를기다리지아니하고도알것이올시다이러무로明道先生이朝廷에말하여曰天下를다시림은風俗을발으고賢才를어듬으로根本을삼으라한것은正學의道를講明함에縷々히(曲盡)미침이니조타이말이여臣이두렵건대當今나라를하는道理가이것보다압서는것이 업슬듯하오니伏願 聖明은實로생각을여기에머무르시고매양여긔에留念하오서眷眷勤念하실急先務올시다臣이少時에大槪、爲善하는사람의極히寃枉한것만드럿슬뿐이더니그뒤에柳成龍이己丑의寃枉을풀어달나請하는 啓辭에曰鄭介淸이平生에學術과行檢으로自處하엿다하니비로소그사람의出衆함을알엇스나오히려그자세함을아지못하옵드니뒤에介淸의지은바愚得錄를자세히본뒤에비롯오介淸의學問이實地를밥고淵源이純粹（純全精密）하야他人보다뛰여나는지라噫라孔子曰말이잇는者가꼭덕이잇는것이아니라하시니진실노그말노그사람을알수는업스나그러나蘇洵(宋人)이曰한말이道에거의되기가어렵다하고韓愈(唐人)曰荀(卿)과揚(雄)은가리되精치못하고말하되 자서치못하다하니이러무로聖人의말을보면可히聖人을알고賢人의말을보면可히賢人을알고眞學者의말을보면眞學者를可히알고僞學者의말을보면僞學者를可히알것이라介淸이참精力으로오래行하고體驗을아니하엿스면그말이엇지粹然(精密)하게한결가치발은데서나와거의周易의이른바말을닥거그정성을세운다는데갓가우니可히집어내여흠을議論하지못할것이라臣이이것으로介淸의學問이먼데行하기를갓가운데서부터하고놉흔데오르기를야진데서부터하며詳說하야簡約한데로돌리고下에서學하야上을通하고自得으로집픈데이르며體를밝히여用에맛게하고

院에먼저하는것은大盖그뜻이잇는바가잇슴이오또書院의세이고히는것은맛당히그사람의道德이足하고不足한것만評論할것이어늘何必괴롭게平生의업는바罪案을차짐넛가더구나介清가튼者는官位가얏고黨의두돈할이가업스니그書院을허는대반다시말과힘을虛費할것이업는것을己丑의업는바許多한罪狀으로誣陷까지하는것이 엇지까닭이 업시 그리하엿겟슴잇가 그뜻이大盖꼭鄭澈의한善士죽이엿다는일홈을벗기고자함이라臣이두렵건대이미介清을해친뒤에將次崔永慶에게미칠가하나이다宗溟의緖論을주서서이無形하고無據한말이一邊人中 에 잇서우으로밝게펴잇는鬼神을誣陷하고아래로그嚴한指와視 (中庸十手所指와十目所視니其嚴乎) 를眩亂케하니黨論의國是를害롭게하고國脈을害롭게함이이러한것이잇슴니다宋浚吉은一邊人中의名望이重하야一時의推尊하는바가되는데臣의介清을議論함이浚吉과다름이잇스니사람이或臣을爲하야두려하면서臣을警戒하는者도잇스나臣의뜻은생각하되임금이말을내고스사로올타하되卿大夫가그그른것을발으지못하는것이子思의깁히警戒한바이라君臣의사이에도이러하거든더구나그아래올잇가그말이或國是에合當치아니함이잇스면臣이엇지참아 浚吉의잇슴만알고國家잇슴을아지못하야敢히 黈纊(晃)의아래에明辨치아니하올잇가더구나浚吉의말한바가엇지그억지로만든것이겟슴잇가반다시남에게드른것이니사람이浚吉을그릇침이요浚吉이國是를그릇침이로소이다子路는過失을듯기를깃버하고孔子는진실노過失이잇스면사람이꼭아는것을自幸하섯스며大舜은몸을놋코사람을조처사람으로더부러善을하섯스니假令宋浚吉이果然君子로臣의말이올은것을깨다름이반다시子路의喜聞過、孔子의自幸、大舜의捨己從人與人爲善가트면엇지털끗만치나臣의말에憾情이잇겟슴잇가果然能히이길로善으로곳치기를앗기지아니하면臣도또한浚吉에게무슨嫌疑를하야마침내物과我(나와남이니即同志가되겟다는뜻)의마음이잇스며다른날에或서로보더래도可히그처음싼것으로갈리인것을歎息하고그마참내無間히同歸함을깃거할것이오나臣이두려하는것은浚吉이곳침을꺼리지아니할는지알지못하야浚吉을바릴가하나이다臣이介清의至寃을민망함이아니라實노國是의크게紊亂함을痛惜하며國家를爲하야깁히두려하고 殿下를爲하야至誠이잇사와全혀忌諱를이저바리고말의헤아릴줄을아지못하노이다伏願聖明은작은대비치지아니하심이업스사 德音을풀어나리사介清의泉壤의뭉친것을풀으사萬古士林의公論을快하 게하시와國是를발으시며國命을길게하시면 宗社에다 행이 크올이다

連하야일어나고臺閣의議論이때로峻嚴하며이러할뿐이아니라宣廟의聖心이쯧外다르시고깨다르신뒤에곳鄭澈의官職을削奪하라命하사江界에安置(귀양)하고每양鄭澈을奸澈、毒澈이라하시며그子孫을毒種이라하시고吏曹에　嚴敎하사望에도놋치말나하셧스니아모리孝子와慈孫이나敢히呼寃치못하더니昏朝(光海朝)에일으러澈의아들宗溟等이그아비를雪寃하여달나請한上疏에는그아비가알외여介淸을얼거는말은全혀업시하고이에갈오대　宣廟께서命하사排節義의說을아올너問目中에너으사刑으로推問하라하셧다하고崔永慶의일에도또한그아비가救하고자하나엇지못한뜻을말하야드듸여그무리로하야금다이러한말을하엿스니그뜻은大盖殺士하엿다는일홈은　君上에게돌려보내여서그아비를殺士한罪에벗기고자하니그計가慘毒하도소이다李端相의上疏에도또한鄭澈이알외여介淸을얼거는말이업고다만말하되　宣廟께서　下敎曰排節義一欵을問目에너느으라하오서刑訊으로一次한뒤에北邊에귀양보내여죽엇다하니李端相의上疏辭說은大盖宗溟을이어한말이니端相의義가宗溟과다르나그말이이러한것은엇지함이며또金長生이늘鄭澈을君子라하고宋浚吉이介淸을얼거늣는데그말이그스승을만이證據대이는것은重하게鄭澈을爲하는짱을삼고자함이요鄭澈을爲하는짱을삼고자하는바는그스승의말을올케되고자함이온대그欺罔됨이곳밝게드러낫스니반다시萬世의公論이잇겟슨즉그스승을爲한바가마참내그스승을害롭게한것이아니오닛가李端相의介淸을얼거는말이다浚吉과안과밖이되여그말이浚吉에게比하야더욱더하고더욱重한바는無非、浚吉을위한바이로대萬世公論에浚吉이더욱흠절이되는것은깨닷지못함이니또한생각지못한것이甚하오이다介淸이九原에썩은쎄된지가지금이미七十年이라지금사람이누가嫌疑하며누가怨望하올잇가아모리얼그나利할바가업고아모리풀어주나害로울바가업스되얽이를已丑보다倍나하는것이그뜻이어대잇나뇨하면大盖介淸을自取한禍라하야鄭澈의殺士한일홈을벗기고자함이라그러나追後로介淸의罪名을얼거대이는것이마참내可히되지안을바이잇스니後世에또한엇지能히分辨치못하겟나잇가제가또한이것을料量하는故로마참내殺士한일홈은　君上에게돌녀보내고자하니또한매우痛憤할것이아니온잇가書院의有無로는그損益이다만士林에잇고그사람에게잇지아니하니介淸을스승으로놉히는者가또한엇지書院의有無로介淸의輕重을삼어그잇슴을榮光으로알고그업슴을不滿히아올잇가우리나라의介淸만못한이로도書院을한것을이로記錄할수가업사온대그하는바가汲汲하면介淸의書

다른말이업고다만그때의鞫問한것과疏劄뿐이니엇더사람에게서나온것은아지못하나必是德을崇尙하고善을조와하는사람의記臣한바이라이두卷을보면그때寃枉한曲折을分辨치아니하여도分明하오이다臣이은근히이세가지冊을올니고저하나惶恐하야敢히煩讀지못하나이다嗚呼라己丑年間에黨論이한참盛하얏는즉 仁廟初年에사람이徵戒함을품고彼此를打破하고公道를널니베푸러서介淸이어더雪寃하고復官하엿더니今日에이르러서誣陷바듬이또己丑의倍나되니黨論이또盛한것이아니온잇가그런즉介淸의幸과不幸이다만公道의行하고不行하는대말매엇스니公道의行하고아니行하는것이엇지홀노介淸으로關係되올잇가또한 聖明의근심하실바이요忠臣의맛당히두려울바이올시다嗚呼라己丑按獄을鄭澈이主張하야國家의不幸한大變을自己의憾情풀機會를삼어朝廷의가득한善類를뭇질너죽이기를거진다하고또草野의自己에게異議한사람에게까지波及하야嶺南의崔永慶과湖南의鄭介淸이다免하지못하엿고그뒤永慶인즉伸寃하고 贈職하엿스니永慶과介淸이一般이어늘永慶은먼저풀니고介淸은풀리지못한것은엇지함이뇨永慶은逆賊에게黨이되엿다는誣告로罪를입고介淸은排節義說의誣告로罪를입어罪名이經重이잇는故로하나는急히되고하나는늑어진것이진실노그럴바이다그때嶺南사람은經幄에드나들면서君心을풀니게하는사람이만흐나고湖南은이것이업스니이것도同時에伸寃을못어든바이라嗚呼라永慶은物外(世上밧)에놉히발붐으로世上의重한바가되고介淸은學術과行誼함으로世上의推許한바가되엿스며또두사람이다汝立과이미交分이업고逆招에나지아니한것을澈이兩人을쐭죽이랴는것은엇지함이뇨永慶은늘鄭澈은性稟이怪常한小人이라하고또安敏學이永慶에게鄭澈을稱譽하되이사람이國家에마음을다함을可히볼이로다하니永慶이對答하되내가오래城中에잇서다만제가조흔벼슬한것만듯고建明한바가잇다는것을듯지못하엿노라하니鄭澈이그말을듯고집히含寃한것이요또사람 介淸에게澈의爲人을물으며그淸白함을기리는者가잇거늘介淸이對答하되先儒가말이잇되사람이몸을淸白하게가지는듯하나문득官爵을밧는데는아모리君과父를弑하는것이라도敢히한다하고戊子年間에澈이光州에잇고介淸이谷城縣監으로觀親하랴來往할적에한번도訪問하지아니하며門을지내도드러가지아니하니澈이憾情을품음이더욱심하엿스니이것이두사람에게빌미가되여공교한譎計로얼거느어한가지로죽이고자함이라그러나선배를죽이엿다는일홈은萬古의大惡이요公論은마침내可히사러지게못하는것이라두道士林의上疏가해를

되엿다하야罪를입은것이아니오니그러면黨逆의一欵은當初에按獄할때에이미풀린것이오니그뒤에다시풀것이업는것이요癸亥의풀린바는排節義의誣告가아니오잇가이미排節義의誣告를푸섯거늘지금다시排節義로誣告함은엇더한理致온잇가　宣廟께서罪하신바는實노排節義一事이온대端相의다만그逆黨의叅預하지하니한것을풀으섯다는말을보면　宣廟께서逆黨이라하야罪주신것을癸亥에비로소풀리엇다고일으는것가튼지라이것은　宣廟께서即時逆의黨하엿다는誣告를푸심을가리는것이요先王의푸신바는實狀排節義의誣告를푸신것이어늘端相이일으되다만그逆黨에叅預치아니한것을푸신것이라한즉이것은先王의排節義의告誣를分明히푸신것을가림이니그러면端相이흘노마츰내介淸만誣陷코자함이아니라또한端相이　宣廟　仁廟와우리　聖上을誣罔함이로소이다柳成龍이알외인中에曰鄭介淸은湖南人中에더욱名稱이잇스며平生의學術과行檢으로自處하더니한篇의偶然한著論으로하야滅身外지이르렷다한것은端相의上疏에全혀이말이업고己丑寃枉만풀어달나請하엿는대介淸도또한그中에들엇다하니이것도또한그無心히發한것이아닌것을알것이올시다아모리無識한下品의사람이라도枉死하엿스면可히풀것이요介淸이萬若平生의學術・行檢으로自處한實狀이업섯스면成龍이이말을오직하지아니할뿐이아니라大盖구타여하지아니할것이올시다또成龍이또한말하되偶然히한篇의著論으로하야滅身外지하엿다한즉成龍의말이介淸의滅身한것이排節義說에나온것이요逆의黨한데서나오지아니함을이름이昭然함이다端相이일으되癸亥反正한뒤에비로소풀리엿다하니일은바풀이엿다는것은다만그逆黨의叅預하지아니한것을푸심이라하고又曰柳成龍의알외인것의한말은이것이逆黨이라議論하는것이寃枉한것을풀고자하는뜻에不過하다하니다根據가업는바요그誣告와欺罔됨이더욱드러남이다孟子曰그詩를외이며그글을읽고그사람을아지못함이可하냐하시니大盖그사람의지은바를보면그사람의學術・道德의高下・淺深眞僞를可히알것이올시다介淸의지은바글에隨手記九卷・愚得錄三卷이잇사온데介淸이처음잡히일때에禁吾郞(禁府節事)이거두어禁中에드려가니그뒤에　宣廟께서보옵시고갈아사대이사람은古人書를일근사람이라하시고本縣의나리사本家에還給하라하신것을本縣이誤傳하야隨手記는일코愚得錄은지금外지保存하엿사오니이一書를보서도介淸의爲人을아실것이요또世上에己丑錄두권이잇스니그한卷인즉崔永慶의行狀墓碣과誣陷입고伸寃한일이요그한권인즉介淸의誣陷입은일이라두글에

明치못할바가잇는故로全文을上疏옷헤謄寫하야올리며아울너그獄에가치엇슬때供招를謄寫하엿사오니엽대여　생각을머무사구버살피시기를비나이다 李端相上疏에曰　宣祖大王께서또 下敎하시여 曰介淸의論이 듯고보는대 駭然하니能히글하는知製敎(官名)로文字를지어서一一히풀어八道鄕校에펴노아板에삭이여壁에부처서선배의버릇을바르게하라하시고그뒤故相臣柳成龍이알외여己丑의寃枉을푸시기를請할때에介淸이또한그中에들엇섯고癸亥　反正하신뒤에비로소풀임을어덧다하고又曰柳成龍이알외인中에한말은이것이『逆黨으로議論하는것이寃枉하다는것을풀고자함에不過한뜻이라』하니噫라己丑에獄을按問할때에鄭澈이알외여曰排節義一說이後進을眩惑하게하야그옷의弊가洪水、猛獸보다甚하니刑罰로부터本情을엇자하고또알외여曰排節義의論이一世의人心을惑亂시기여그邪說됨이可히말할수업는것이잇사오며제가이미節義를排斥한다하면반다시節義와相反된일을조와하리니節義와相反되는일이엇더한일이오닛가하엿스니그말이極히공교하야사람이그至極히險함을깨닷지못할지라大臣의말이이가트오니아모리　聖王이在上하시나엇지어더急히곳깨다르시리요宜乎、詞臣으로하야금排節義를反駁하난論을짓게하섯슬것이올시다그런즉介淸이議論한바는實狀이갓지아니하고天理에合하며程朱를이엇슨즉엇지可히正論으로邪說을삼으올잇가예전奸黨이碑를하야僞學을禁한것이(宋事)人主에서나왓슴닛가小人에게서나왓슴닛가奸黨碑에든이가將次奸黨이되오릿가僞學禁에든사람이將次僞學禁이됩닛가그런즉介淸은홀노一時의小人이主張하야眩惑시기고글을지어傳播한까닭으로萬古에엇던分卞도못하고엇던發明도못하오릿가己丑의誣告로죽은것이한갓이일이온즉癸亥의伸雪함이이일을풀어준것이아니오닛가伸雪한지이미三十六年뒤에다시이말을함이決코無心히나온말이아니올시다 端相의上疏에曰일은바풀어주엇다하는것은다만그逆黨에叅預하지아니한것이라하니이것이또無理한말이올시다介淸이獄에잇슬때에供招한후에自　上으로傳曰議啓하라하시니委官鄭澈이알외여曰더보앗다 는일은一向稱寃하고鄭汝陵과一處에서面質까지하랴하니實情이아닌듯하오며전에排節義一說을지어後進을眩惑하게하엿스니그옷의弊가洪水　猛獸보다甚한지라刑罰로鞫問하야本情을엇자한故로　殿刑(殿庭에서刑罰)一次하니傳曰禁府로하야금律대로하라하시니禁府에서渭原으로귀양을定한것을委官이다시알외여慶源極邊으로改定하엿슨즉그때介淸의罪가排節義의一說을因함에不過하고本시逆賊에게黨이

옛일을슬것이업시아직近來일노말삼하자면逆賊沈哭遠, 金自點이當朝하엿슬때에누가편지를通하야뭇지아니하엿겟슴닛가다逆賊과連絡하엿다하야다죽이리잇가그러치아니하면介淸의한번通書한것이엇지可히지금와서집히罪가되올잇가李爾瞻의小人됨은그크게得志함을기다릴것업시사람이다아는것이요더구나그父子가西路에往來할때에그專權하고誤國함이이미여러해요그心跡의드러남과罪狀의顯著함이이미狼藉하거늘端相의아비明漢이詩를주어曰『文星今與德星俱, 千里湖山興不孤。想得關西新樂譜, 一時爭唱鳳將雛。』라하엿스니德星, 文星, 鳳이새길을가젓다는것은大蓋爾瞻父子를가라처함이니臣이오래鄕曲에잇서서이詩를자세히듯지못하엿더니臣이工曹叅議를네번上疏하야갈리지못할때에또다섯번재上疏하야갈리고자하얏드니端相의兄弟가臣의上疏中에應當이詩가잇슴이라誤聞하고이를갈고손에침을배터臣의上疏를못하게하랴하야或臺諫이促發하엿다이른것이大蓋이까닭이라端相의兄弟가憤怒할적에到處에煩擧히말하야臣을謀陷함이이르지아니할바가업는故로사람이或이詩를듯지못하엿던者라도아니드른이가업서그자세함이臣의귀에까지드러왓사오니이것이일은바春雉自鳴이라可히우습삽나이다이詩가一世의肝脾에드러서四方의齒頰을움지기여國乘에(史)까지드나드러알지아니한사람이업게까지됨을엇지홀노端相이듯지아니하엿겟슴닛가사람이或이것으로明漢의罪案삼는이가잇스되臣은當然치아니하다함니다大蓋當時朝廷의잇는臣下가다能히爾瞻과서로끈치못하엿스니엇지홀노이것으로明漢을허물하올잇가그러나端相에잇서서는『엇지이것으로저것을아러서내몸을미루린남을용서하지아니함닛가』엇지하야介淸의寃을이미풀인뒤에介淸이汝立의逆謀가드러나기前에書辭中偶然히한것을또집어내여介淸의罪案을삼나잇가그밝지못하고厚하지못함을보리로소이다臣의이論이實로크고公변된대서나오고端相에게도益이잇고害가업사오며萬번말하야萬번當하게하는것이한沉默만갓지못한지라처음에입에내이고자아니하엿드니이러한議論은『應當 大聖人이包容(싸고容納)하시는큰度量에有助할것이라』일이天下의法이될만하고後世에傳할만한데關係된것인故로敢히區々한小嫌을避하지아니하나이다嗚呼라介淸이무슨罪뇨畢竟刑罰바듬과멀니귀양감을免치못한것은오직排節義說까닭이라古今天下에글을著作하는사람이엇지排節義라題目할사람이잇슴니가이것은足히만히分辨할것도업사오나臣이두리는것은공교한말이이미眩亂하야아모리日月의밝으심이라도萬若그全文을보지아니하시면오히려能히分

를보내여차지라하니一州儒生九十餘人이一齊히모이여逆賊과干連된사람이全혀업다고報告하엿드니그뒤에鄕所數人과校生六七人이私嫌으로介淸을죽이랴꾀하고虛無한것으로얼거대여公論모양으로報告하되鄭介淸이그門生趙鳳瑞와가치汝立의집터를보와주러갓다하니이것으로因하야京獄에잡히여供招의大畧에曰羅州鄕所와鄕校有司堂長等을鞫問하야十分言根出處를집히覈實하야달나한즉自上으로傳敎하시되議論하야알외라하시니委官鄭澈이알외여曰더보는일은一向稱寃하고鄭汝陵과一處에서面質싸지하랴하니實情이아니인듯하오며전에排節義一說을지어後進을眩惑하게하엿스니그끗의害가洪水와猛獸보다甚하니請컨대刑罰로鞫問하야本情을엇고자하노이다하고殿庭에서刑罰을一次한후 傳曰律대로하라하시니禁府에서渭原에귀양을定하니委官이다시알외여慶源極邊으로改定하야六月에阿山堡謫所에이르러서七月에病으로죽엇스니그젼과그뒤에逆招에나온일이업는것을지금와서일은바逆招에두번재나왓다는것은무엇으로證據하나잇가그러면務安官奴、朴淳師生、山寺會議、再出逆招 이네條件이다己丑에업는바이어늘지금에지여내야介淸의罪案을삼고자함이니臣의일은바 誣陷바듬이己丑보다倍나된다함이虛語가아니올시다逆賊汝立이羊의바탕에범의가죽으로學問이라假托하고明辨과博學하는체하며性命을高談하고道義를講論하니一世의賢士大夫가다속임을當하엿스니介淸인즉처음校正廳에서낫을알고그뒤에同官의情分으로偶然히편지하야한번通問한것이人事上常規요두어구절尊稱은書辭中例談이어늘엇지이것으로사람늣는陷穽이될줄이야料量하겟슴잇가當時委官鄭澈이알외여曰이書札을보오니鄭介淸이逆賊과交厚하고連絡하엿다는것이正히虛言이 아 니 오 며말하기를德義를前부터欽慕하야마음이기울도록품으미잇다하고道의高明을본이가오직尊兄뿐이라하니極히駭然하 고 놀 납 다하엿스니이것이진실노풀무질하야내이는深文이요宋浚吉의登對와李端相의上疏中에도또한이말이잇는것이鄭澈과前後한틀이니仲晦이이미오래인뒤에다시이것으로罪案을삼으면또한더욱已甚하지아니함잇가噫라옛적에王安石(宋相)이벼슬이叅政싸지되엿스나司馬光이오히려그小人됨을아지못하고侯君集이(唐將)畢竟叛逆이되엿는대魏徵(唐相)이일즉이그사람을薦擧하엿스니司馬光다려王安石의黨이라일으며魏徵다려侯君集의黨이라일으릿가介淸의편지한것이萬若汝立의兇謀가드러난뒤에잇스면그罪가진실로可히測量할수업거니와實노汝立의兇謀가드러나기前에잇섯스니엇지罪가잇다하오릿가구타여멀니

恩한뒤에上疏하야道德을발키고大本을세울말삼을베푸니 宣祖께서備忘記에하시되이上疏를보고至論을어더드르니참아름답도다前日에도또한上疏하니前後에眷々하는忠이더욱아름다우니내가아모리不敏하나맛당히마음것생각할터이요鄭介淸은可히陞次할것이나前에드르니老親이잇서供職을못한다하니갓가운고을원을주라하시고因하야谷城縣監을除授하시니强仍하야赴任하엿드니老父가집에잇서奉養을오래못하는지라여들달만에갈니여오니大蓋그拙함을직히고고요함을조와하야그名流를차서저尋訪하며往還을하지아니함을이것을미 러可히알것이요逆賊鄭汝立이아모리한道에잇스나相距가三日길이며志氣도갓지아니하고出處도자취가달너처음서로볼길이업드니校正廳에서從仕할때에마침汝立으로公座에서갓치校正한것이겨우十餘日만에곳林下로도라갓스니엇지親厚하고交密한뜻이잇겟슴니가그뒤絶對로相從한일이업섯스며李端相의上疏에曰介淸이자주汝立과山寺에서會議하니汝立이曰古今에다만伊尹이聖의任(負擔)한者라누구를섬기면님금이아니며누구를부리면百姓이아니랴한말이十分活動되야後生의가장法바들것이라하니介淸이曰선비가맛당히仁義로中正하야마음에박 히 일 것 이요節義는한편에쎠러저서東漢末年에亡國함이이것이라하엿다하니噫라汝立과자주山寺에서會議하며누구를섬기면임금이아니랴하엿다는일이잇슨즉情迹이殊常하고可히疑心나실것이요實노이일이잇다면同鄕의洪千璟과隣邑의丁岩壽가아지못할理萬無하고羅州로부터열거報告할때와委官으로더부러열거대일적에엇지한말도여긔미치지아니하엿스며또節義가한편에쎠러젓다는말을實노汝立과商量하엿스면이것도또한介淸을誣陷하는奇貨라丁岩壽等上疏中에介淸의지은바東漢節義 晉宋淸談우에다그젓排字를더하야전에排節義說을지어後生을惑하게하엿다할때와委官鄭澈이알외여曰介淸이排節義論을지 어 一世의人心을眩亂하니그邪說됨이말할수업는것이잇는지라제가이미節義를排斥하면반다시節義와相反된일을조와하리니節義와相反한일은무슨일이온잇가하엿슨즉반다시죽이고자하는때에도『엇지하야한말도汝立과山寺에서會議하며節義는한편에쎠러젓다는말을아니하엿슴닛가』그때萬般으로誣陷하나지여내지못하든말을李端相輩가지금 七十年뒤에어 대를조차 듯고이런말을하엿슴잇가그마음을따러지여내인것이分明하오며宋浚吉이登對할때말하되鄭介淸이두번재逆招에낫다하니鄭介淸이처음잡히어온것이逆招에서나온것이아니요汝立의逆獄때에全羅監司가逆黨의쌔저새인사람을摘發(搜索)할일노羅州에文書

學）하는곳을하고하로는德峻等이鄕飮酒禮를行할새介淸을밧들어尊賓을삼으니柳夢鼎이듯고가보고그禮節의盛함을아름다이여긔여서歎息하되古禮의行함을今日에야보도다엇지장한일이아니리요이고을은人才의府庫라한갓詞章만힘쓰니先生을기다리여可히士風을變化시키리라하고드듸여 上疏하야드르시게하야介淸을維州訓導를삼으니介淸이두세번辭避하나許諸지아니하야不得已하야억지로赴任하고古人師弟子의禮를嚴히하고가라치기를小學과呂氏鄕約，聖經，賢傳으로부터性理大全心經，近思錄까지하며사이사이家禮，儀禮，禮記等모든글은諄々히敎導하야行한지歲餘에孝悌와禮義의風俗이날노鄕黨에서자라고一時文人，才士의한갓文詞로自高하는者가둘러안저嘲弄하며校生洪千璟이라는者가文翰을自矜하고한번도入校치아니하니介淸이牧使에게告하고楚罰(종아리치는罰)을施行하야드듸여憤을먹음으나介淸이介意치아니하니얼마아니하야柳夢鼎이갈리여가거늘介淸이또한辭職하고집으로가니安東金誠一이夢鼎을代身하야牧使가되여서禮로介淸을請하야그責任을마추기를請하니介淸이구지辭讓하야이르지아니하니이일의始末이介淸家乘(家史)의자세히잇스니朴淳이敎授로薦擧하엿다는말이또한誣告요그러나介淸과朴淳의交道가終始에衰하지아니하고그義理上問答과吟咏間酬唱이다介淸私稿에잇슨즉지금의일은바朴淳을背反하고朴淳을攻斥하는데부텻다는것도또한誣告요또介淸이朴淳과親切하기가이러하니金長生이帳을들고물을때에師生與否를뭇지아니하엿슨즉師生與否는진실로分辨함이當치아니하고應當朴淳과交道가特厚하엿다는말은하엿슬터인데엇지다만갈오대文字를상고코자往來하엿다는뿐이겟슴니까그이른바問答하엿다는말에그자세함은업시하고그大畧만드러내여介淸의罪를만들고자함이온닛가또한말을傳하는데그자서한것은이저바리고그大畧만記憶한것이온잇가이 것도또한可히알수업는것이오나이미師生이아온즉아모리文字를借觀하랴往來하엿다한들무엇이事理에害하오리잇가介淸이家世가貧寒하고自少로窮한대子더서山林에서一室을自守하며學問에專心하야딴하고交遊를일삼지아니하야一時名卿이薦하고부름이한번이아니로대介淸이潛心하고숨어서聞達을求하지아니하더니萬曆丁丑에 宣祖께서그일홈을드르시고北部叅奉을주시고庚申에延恩殿叅奉을주시고甲申에司饔叅奉을주시고乙酉에昭格署叅奉을주시니다謝 恩만하고即時도라갓더니是歲에또校正郎廳을주시니十餘日을從仕하고丙戌에또童蒙敎官을주시니謝 恩만하고即時도라갓스며丁亥에典牲主簿를주시니

기여曰鄭介淸이朴淳에게師生의分이잇고朴淳이罷退한후에돌이여朴淳을攻斥하는者에게부텃다하고又曰金長生이公會에서鄭介淸과相語하되朴政丞을아는야한즉介淸이대답하되그집에冊이만타는말을듯고往來하며상고하엿노라한것을이것으로스승을背反하는罪案을삼으나介淸이朴淳에게本시師生이아닌것이顯著히證據가잇서疑심업스며明白하거늘그背師하엿다는罪를더하고자하니억지로師生이되엿다는말이分明하고또한欺罔에同歸함을못免하엿스며李端相의上疏에曰朴淳이그篤志하고向學함을아름다이여긔여羅州敎授로薦하고드듸여 朴淳 의門下사람이되여介淸이朴淳의敎育한바가된것을온世上이다아는바라하고그아래에又曰背師하고反覆하엿다하니端相의말을자세히보면그뜻이大盖羅州敎授로薦擧하엿다는말로因하야朴淳의門下사람이라한것이니朴淳의門下사람이라는말로因하야朴淳에게敎育을바덧다하면그덧부치기와苟且한것이可히文字間에서집어낼것이라그반다시背師하엿다는것으로罪를삼고자하야공교히이말을지여내는것이斷定코可히알것이요四學（古時京內에成均館外에東、西、南、中、四學이잇스니지금으로말하면大學分室과類似）儒生上疏에介淸이本시羅州鄕吏의子孫으로讀書를甚勤하고能히文理를通하는지라故相臣朴淳이그才華를사랑하야집에다맥이여두고厚待를하고儒家의글로勸하야부지런이가라 치미十年 까지이르니일로부터 文詞가날노進步되야 모양이 平日보 다확실히 달러젓다하니端相의말을浚吉의말에 比하면 보태인것이 만코 四學儒生의上疏는보태인것이端相의말에倍나되니그뜻대로말을지여내야조금도顧忌함이업는것을可히알것이니예전일은바罪를더하고자하면무슨말이업스랴하는것이正히이것을일음이요더구나門生으로그스승을背反함은士者의큰罪案이라介淸이實노朴淳의門生으로마츰내朴淳을背反하엿스면己丑年의얼거댈때에엇지이것으로 罪案을더만들지아니하고지금이야쓸어내일잇가그말의誣罔함이이것이·또한明證이요다만介淸이朴淳과同鄕이라朴淳이介淸의學行을仔細히알고더부러조와하더니　宣廟께서일직이兵亂에조짐을근심하사하로는　榻前에서일으시되萬若倭亂이잇스면누가可히元帥될만한고朴淳이大臣으로잇서對答하되臣의愚見으로鄭介淸이可히八道都元帥됨즉하오이다臣이그爲人을보니學行뿐이아니라그人物과才智가그보다나은者가드물듯하다하고이말이朴淳의日記中에잇다하오니그러면介淸의羅州敎授가朴淳의薦擧한바가아니요壬午年間에柳夢鼎이羅州원이되엿더니그때介淸의門生羅德峻德潤等이書齋를大安洞에짓고藏修（藏書修

은이에嶺南鐵城사람이라介淸七代祖夢松이麗末에令令同正으로羅州에귀양가니그때에귀양간者가반다시官家에使役하니지금일은바鄕吏가이것이라그뒤에免役하고務安에살어서代로顯官이업스니寒微하다이르면可하거니와官屬이라는것은또한寃痛치아니함닛가官屬은卽官奴의稱號요官奴는賤한下隷라우리나라鄕吏의子孫이爲卿　爲相하고代로冠冕의드날린者가可히이로헤일수가업고奴와吏의等級이진실노天과淵이며더구나書院의세이는與否는다만그사람의賢否를議論할것이요반다시그사람의世系를議論할것이아닌것을上年에筵臣宋浚吉이引對할때에먼저鄭介淸을務安官屬이라말하니이말이한갓誣罔할뿐이아니라君子의辭氣가아니오며實노務安官屬이라하면이것은隱慝하는자이라그罪가크고己丑에獄를얼글때에委官鄭澈、同福蹴儒丁岩壽、羅州士人洪千璟이업는것을잇다하고妻蔞成錦(말을비단짜내듯하고)하고百般으로얼거낼때에억지로이것을드러한罪案을더하지아니하엿스며엇지하야年久한뒤지금이야이런말이잇사온잇가그말이참되지안코實노얼거대는데서나온것을알기어렵지아니하고더구나李端相은진실노浚吉과가장親密하야하나가둘이요둘이하나인터이라그介淸를억 고 자 한計劃을반다시講究하며定한지가오래일터인대李端相의上蹤는鄭

介淸이羅州鄕吏의孫子라하니二人의말이엇지이러케不同함닛가이兩人이참眞的히아는定見이업고한갓虛로얽고誣로늣는것만일삼는것이分明히알것이요또한李端相이처음浚吉노더부러同謀한定論이온대뒤에子孫이呼寃하고士林이公論한다는것을늣고또한可히억지로눌너업서지게할수업고　聖上이깨다르사긁게아실가하야實言을하지못하야浚吉과異同됨을깨닷지못하고마침내浚吉을관것이온잇가故相臣朴淳은癸未生으로三十一歲癸丑年에庭試壯元이요甲子에直提學으로承旨에陞次하고乙丑에大司憲戊辰에禮判이되고壬申에入相하고介淸은己丑生이니朴淳이介淸에서나히六歲밧게더함이不過한즉介淸이肩隨할年齒라(曲禮、五年而長則肩隨之、謂差後也)엇지師生을定하야受學할理가닛습잇가아모리受學코자하나朴淳이나히三十이못되야엇지사람을가르칠理가잇슴닛가그三十後에는늘名宦으로서울에잇고介淸은시골에잇섯스니介淸이아모리朴淳에게배호고자하나그可히어들것이온잇가介淸私稿、愚得錄中朴淳에게한편지두어篇이잇스니그題目에或云與思菴書라하고或云上思菴書라하며편지머리辭說은만이後生某라하며或다만某라고稱하고門生이라일컷지아니하엿스니이것으로根據하면門生되지안흠이分明하거늘宋浚吉이登對할때에金長生의말을옴

疏를올니지아니하야言路를가리고막은것의그른것만말하엿드니遽然히께로일어나呶々(짓거리)하오니지금다시자세히말하오면그紛擾됨이前日에十倍나되여곳臣을죽이고야말냐할것이요또한殿下께서도臣으로써支離하다하실뜻하오나臣의愚意로는鄭介淸의일이國是에關係되는것이작지아니하야不可不分明히分辨할것이라하오며臣이그것은말하지아니면그우리 殿下를저바리는罪가오히려저것들의係戀하는바가잇서놀니는말노공巧히꾸미여대여 聖聽을欺罔하는것보다甚할지라이러무로臣이敢히煩瀆한罪를避하지아니하고敢히前日의말을쓰러내여가지를난우고곳마다解釋하야條件을짜러攻擊하고說破하고자하오니그말이말마다有理하고마듸마듸證據가잇사오니잠간日月의밝으심을돌니시면彼此의眞僞、 曲直을엇지알기어려우리잇고그러나昔人이박휘싸는것으로至道를比喩하고말먹이는것으로養民을比喩하엿스니 殿下께서能히이것으로覺悟하사하나로세모를아시면齊威王이 阿와 即墨을다사 리매 群臣이悚懼하야 敢히詐說을꾸미지못하야 國中이大治한것을이르기어렵지아 니함니다 (通鑑、 齊威王때 阿땅원이 不治한것을左右가善治하엿다하고 即墨땅원이 善治하는것을左右가不治하엿다하니 威王이實狀을 알고阿땅원은죽이고 卽墨땅원은 賞를주니群臣이놀내여敢히飾詐치못한것) 殿下께서能히여긔에覺悟하사하나흐로百에 난우시면周文王이怒하야 이에그軍士를整齊히하고 써가는군사를막어서 周의福을도탑게하고한번성을내여天下를평안히하고 백성이마침내周나라를主人삼은것을또한可히밋칠지라그러면臣의이말이홀노鄭介淸을爲하야發함이아닌것이또한分明함이다噫라介淸이小人에게미움을바더蜮沙를(見上)酷毒히입어己丑獄에橫死하엿다가다행히雪寃함을어든지가이미三十六年에이르압드니지금와서얼거誣陷함이己丑에서倍나됨은엇지함니요介淸이 列聖(祖宗)의培養하신데薰陶(化育)하고 列聖의淸化(至治之化)에싸지와草莽에서떼내여나서篤學하고力學하야識見이通透하고業을닥거世上의推許한바가되엿스니한갓士林의師宗뿐아니요名卿이薦하고 聖主가부르심이한번이아니온즉決코凡人은아니라凡人의無辜한것도惡名을빗입으면또한足히한늘을움지기는故로賤臣이가슴을두다리니六月에飛霜하고庶人의女子가한울을부르지즈매三年을감으럿스니더구나至行이몸에잇고吾道를所重하는사람이重泉의寃枉이겨우풀니인것을後世의誣陷함이더욱酷毒한즉이것이明時의當然한바이온잇가當然치아니한것이온잇가똑明辨할바이온잇가똑明辨치아니할바온잇가臣이듯사오니介淸은本貫

은근히보오니 殿下께서治道를求하심이날노懇切하시나要領이오히려紊亂하고 睿智는한늘에놉흐신바이나天道의剛함이不足하시며威와福을우에서지으시지못하시고政權이다아래에잇사오니前史의일은바太阿 (楚之寶劒이니後爲秦始皇所佩하야爲天子劒) 를것구로잡고 (칼자루를남을주어서君權을남에게때기여다는말) 虛器만끠러안엇다는것에 (名號만가젓다는말) 不幸히갓갑사오니臣이은근히뼈가놀납고마음이차서그所以然을아지못하나이다大蓋頑鈍하고無恥하며患得하고患失하는것은聖人의일은바鄙夫요陽이萬善이되고陰으로一己만利하랴함은聖人의일은바紫(紅黑間色이니即不正)요일은바아당이라方今世上에行하는者가大概이러한類가만사오나 殿下께서는홀노우에孤立하사어리둥절하사밧글보심이업스니國事가여긔에이른것이도모지이러한까닭이라臣이진실로 殿下를爲하야길게한심쉬임이不足하야痛哭고저함이로소이다곳은것을멀어굽은것에노으면能히굽은者로곳게한다하고子夏曰舜이天下를두고衆에서골너서皐陶를드니不仁한者가머러지고湯이天下를두고衆에서골너서伊尹을드니不仁한者가멀어젓다하고孟子曰堯가舜을엇지못함으로몸의근심을삼고舜은禹 陶를엇지못함으로몸의근심을삼엇다하니지금우리 殿下의근심하시는바는무슨일이온대근심이여긔에밋지아니하시나잇가萬若이것으로근심을삼지아니하시면臣은두렵건대나라가나라꼴이아니되리이다代로어진이가써러지지아니한다함은예전부터나려오는格言이라이것이 殿下께서求하시기를정성으로아니하십과살피기를精하게아니하심이요엇지人材가써러지는世上이잇겟삽잇가嗚呼라旣往의賢邪는分辨하기쉬웁고目前의賢邪는分辨하기어려운것이라旣往의賢邪를能히分辨치못하면目前의賢邪를엇지어더分辨하오며旣往의是非는알기쉬웁고目前의是非는알기어려운것이라旣往의是非를能히알지못하면目前의是非를엇지알니잇고엇지함인고하면旣往은내가진실로係戀할것이업고제亦이미다드러난것이며目前은내가진실로係戀하는바요제亦다드러나지못한것이라옛사람은旣性의賢邪是非를꼭分辨코자하는것은그뜻이大蓋目前의賢邪是非를꼭分辨코자함이라賢邪를分辨치못하면是非가顚倒하리니엇지나라를다스리겟삽닛가이런까닭으로國是라는것은國家의元氣라元氣가實하면살고元氣가敗하면업서지나니自古로國是를발리어서하늘에永命을비는根本을삼는것이國家를둔者의急先務가되는것이진실노그들뿐이아니오이다然則國是를可히홀하게할것이온잇가向者鄭介淸의일은臣이자세히말함이아니요『다만政院에서그子孫의上

인즉人臣이일으되그말이아모리過하나能히이러한말을容納하여야善言이이에이를지니不可不容納하고바더서쓰지말나고하고홀노人臣의過失에는全혀이런일을쓰지아니하니唐太宗의이른바卿等이맛당히直言을容納하라는뜻이어대잇나뇨하는바라이것은다름이아니라人主의過失을말하면제절노沽名하는데도라가니한갓有益한것만볼것이요人臣의過失을말하면그有益함은보지못하고한갓그害만보나니누가질기여말하리요이것이朝廷의큰근심이로대일직이한사람도생각이여긔에미처말하는者가업는것은이것이알지못하야말을못하는것이아니라實노敢히말못하는데서나오는까닭이라엇지크게두려울것이아니냐尹善道의말이아모리足히볼것은업스나그主意인즉全혀政院을攻擊한말을『진실노 容納하야바더 自處하기를 人主의過失말하는者로뒤에言路를여는것가치함이可하지아니한냐』이것을依據하야말하면尹善道의말이또한全혀依據가업는것이아니요設使依據가업더라도朝廷의큰奸慝이잇스면누가질기여나와말하리요지금말하는者가질기여言路를넓히지아니한다말을하니내가바야흐로근심하야自反(돌녀)코자생각하더니도리여이러한일이잇스니두렵건대遠外에서듯고보는이가이를因하야 아 울너人主의過失을말하는것까지아니하면그근심이너머甚할지라特히이것을말하야言路를通하게引導하고朝廷의잇는臣下가不美한쌍에도라감을免할가하노니힘쓰고힘슬지어다하시다

是年六月日前叅議尹善道의國是을議論한上疏

(疏가政院에드러가ㄴ도로出給한것)

○伏以、臣이歸路가바야흐로넉々한데疾病이바야흐로急한中暑熱이바야흐로酷毒하야千里에跋涉할計劃이업서오히려旅舘에滯留하오니여러가지로마음이茫然하야萬念이찬재갓사오나愛君하고憂國하는마음은오히려衷情에耿耿한바가잇서마침내能히마지못하는것은더욱臣이自少로愚妄하야여러번놀라운機會를犯하고老衰할수록더욱甚하야 그름을깨닷지못하오니이것이옛사람의일은바九死라도오히려後悔하지못하는것이요또한일은바天性의잇는바이라區々히품은바를 天陛之下에大綱알외오니伏願 聖明은사람으로써말을廢하지마시고 생각을머무사굽어살피소서臣이은근히생각하오니方今무더울時節에旱乾이날노甚하니이것이무슨景像이온잇가氣候가때를일음이엇지이러하게까지일으엇나잇고지금아모리비를어드나秋節이이미닥치고옴기지못한모와이미病든씩이다시餘望이업는지라大命이갓가워田野가遑遑할것을말을아니하여도可히생각할것이오나그러나臣의큰근심되는것은여긔에잇지아니하오이다臣이

이기지못하겟나이다即尹善道가上疏로本院을餘地업시排斥하니그말의長短是非는臣等이진실로爭卞코자아니하고또한 聖聽之下에煩擧하고자아니하오나이미誣訴를입엇사온즉그上疏를可히留待하지못할것이라明日아침에모든同僚가다모인뒤에곳알외이랴하오며臣等이또敢히晏然이잇지못하압고介淸의孫子國憲의上疏라는것은向日에果然와서바쳣사온대廳中의뜻이이것은朝家에서이미定한일이라하야밧치지아니한것이요그간에다른뜻이잇지아니하오나臣等이敢히제가올타못하야惶悚하야待罪하나이다

○傳에曰本院이紛擾한것이엇지尹善道의일이냐스사로돌려생각함을질기지아니하니甚히駭然하도다待罪치말라하시다

○또알외여曰尹善道가前後의上疏로本院올거듭排斥하고本院도또한알외인것이두번재라지금이臣等이待罪하는말삼에妄영되이紛擾를分卞하는말삼은大盖이것을가라침이라어두은밤분망한때라말삼하는것이分明치못하야嚴旨가잇게되오니無非臣等이昏妄하야不察한罪라이미이러한 下敎를밧자오니敢히一刻이라도晏然히잇슬수가업사오며이深夜를當하야또煩瀆히하오니더옥惶悚함을못이기겟사와待罪하나이다 傳에曰待罪치말나하시다

○應敎、李端相이 上疏한大概는尹善道前後에上疏한辭說이政院을威脅하며 聖聽을眩亂하는形狀이진실노한번우슴직도못하오며그中介淸의일은不可不明白할것이라敢히품은바를알외이나이다

○答曰鄭介淸의일은그날드른것이甚히자서하니엇지다른뜻이잇스리요제가스사로알지못함이로다알지못한말을엇지足히顧計하랴하시다

○戊戌四月初九日備忘記에曰噫라近世의선배가能히人主의過失은말하나能히人臣의過失을말하지못함은엇지함이뇨人主의威嚴은아모리雷霆보다甚하나마침내쓱 恩惠로푸시고쓰기를無間히하고人臣의怒는或뭇猜忌와여럿의미음으로서로排斥、攻擊을마지아니하는싸닭이라이미말하는者에게雷霆을더하는것이이미聖主의일이아니고人臣이或免하지못하면上下가다실수라엇지國家의不幸이아니리요내의過失은내가맛당히힘쓰려니와近者에參議尹善道가政院의失數를말한것이過失은過失이어니와또한업는말을일거대인일은아니요또한政院의물결을흐려自取함이니엇지深怒하기를이러케심하뇨일으되自己의일노因하야怒를過히내엿다는말은올커니와일으되政院을威脅하고聖聽을眩亂시기엿닷는것은엇지可한냐人主의過失을말하는者

臣의祖의지은바愚得錄은臣의祖의學問의엇더함을聖鑑之下에逃避하기어려운지라臣等이그주제넘품을잇고繕寫하야들이오니或시萬機(人君이一日에總萬機)의餘暇에때로한번　睿覽하시면或臣의祖의爲人과朽骨의寃痛이거의조금드러날이니天日이비치심을입어今日의寃을어더플면臣等이아모리萬번誅戮을입어도實노甘心할바이라臣等이가슴을문지르고痛哭하며한울에부르지저마음이써러짐을익이지못하야삼가죽기를잇고　들리나이다

是年四月初六日前叅議尹善道의上疏

○伏以、臣이듯사오니向日에鄭介淸의孫子兩人이그할아비의抑寃을풀고저하야千里에서발을싸매고上疏를품고우르러呼訴하다가政院의물니침을바더마침내上達하지못하엿다는것을그뒤에臣이마참사람을因하야그上疏草를어더보오니그말이차례가잇고쌔가잇서그이른바하늘에닷고짱이쯧업는寃痛이속일수업스며쏘그말에잇스되故相臣柳成龍이已丑寃枉을풀어달나알외는말에曰鄭介淸이湖南人中에더욱名稱이잇고平生에學術과行義로自處하엿다는것은臣이젼에柳成龍의文集을못보고臣이사람에게듯사오니柳成龍文集의이러한말이잇기를이　上疏와갓더라하니이말이헛되지아니한것을可히알것이올시다臣이듯사오니柳成龍은　宣祖때賢相이라그學問과事業이무리에서쌔여나니엇지前日의金長生지금의宋浚吉에서못하리잇가더구나柳成龍과鄭介淸은한때사람이요金長生은조금그때보다뒤에난사람인즉介淸의일에들은바와아는바가詳과畧이씩不同할것이요쏘金長生의드른바말이實로크게공변되고至極히바른사람이온잇가或偏黨을달게하는것이온잇가이것이쏘可히알수업는일이오며介淸이　聖祖의世上에士林의推許한바가되며名卿의嘉奬한바가되고　聖祖의禮遇하심을바덧드니그뒤에아모리不幸하야汚衊(드러워저)하엿스나도로푸렷삽드니지금와서誣陷바듬이已丑에서倍나되온즉그子孫의稱寃함이當然하고쏘한아마士林의公論이잇서至今에不平하고青史(正史)에評論함이千秋에可惜할바가잇슬듯하니이것이이에朝廷에서分明히調査하시고分卞을삼가서儒行을勸하며風敎를바로잡는것이實노朝廷에關係요그子孫에게關係될일은아니오며더구나子孫이먼저呼訴함은예젼에도이러한法이이섯고近來에도이러한例가잇는것인즉政院에서맛당히알외여서　聖上의進退하심과朝廷의處置에맛길뿐이어늘그물니치는바는엇지함이니잇고그可히때를따러左右한다일으올잇가한것을　都承旨趙啓遠等이알외여曰近來尹善道의일노本院이一場紛擾하오니惶悚함이至極함을

가節義우에다排字를더하는것은아모리至極히어리석은者라도可히하지아니할것이어든더구나臣의祖가學問으로自處하면서이러한無理한學說을하올잇가그寃痛이넷이요逆賊汝立이라는者가羊의質에다虎의가죽을쓰고儒術을假托하니一世의賢士丈夫가다그에게속임을당하엿거든더구나다른이올잇가臣의祖가아모리한道에사럿스나전에알지못하더니校正郎廳이되여서비로소그낫을보고十日을넘지 아 니 하 게서로校正할뿐이엿스니무슨情分이잇서겟습닛가한번通問하는것은人事의平常한例요數句의尊稱은書辭中常談이어늘엇지이것으로몸이 빠 지 는陷穽이될줄이야料量하여겟습잇가그뒤에廷臣의暴白과儒生의上疏로이미寃을푸시고官을復한것이온대지금또이것으로빌미가되니또한너머심하지아니함잇가그寃痛함이다섯이요臣의祖가庚寅四月에잡히여五月에귀양가고六月에죽어삽고그때獄事가이미쏫이낫사온대아지못게라또무슨賊招로하야밋처잡어오지못하엿다하니또한무슨말이온잇가그寃痛함이여섯이라이러한일은臣의祖의原情과儒生의雪寃上疏에그辭說이다잇서歷々히可히상고할것이라엇지臣의말노辨明을기다리오며엇지남의말노誣陷하올잇가故相臣柳成龍이己丑寃抑의푸시기를알외여曰鄭介淸은湖南人中에더욱名稱이잇고平生에學術과行檢으로自處하엿다하엿사온즉臣의祖의學術과行檢으로士類에게重하게보임을또한可히알것이올시다嗚呼라書院은한사람의始作한바가아니요多士의지은바인즉그構成하고허러바리는것이진실노臣等의알배가아니오나그러나一朝에그祠宇를업시하고그位版을사르며籩、籃(竹器)罍、爵(병과盞)을陋地에던저바리고位田守奴는官家로드려가는것이逆賊의瀦宅(집을못만든는것)籍沒하는것과비슷하야路人이라도오히려참아볼수업거든더구나臣等의子孫된것들의마음이올잇가慘酷한禍가己丑의寃보다더할줄이야뜻하엿게습잇가찰아리땅을뚤코드러가고시푸옵나이다噫라一國書院의公論의맛지아니한것이엇지업겟습닛가마는이미成立된뒤에는猝地에허는것이어려울듯하거늘이것은大臣에게議論도아니하며士林에게뭇지도아니하며그學問의深淺과그爲人의賢否를상고하지아니하고猝地에이擧措가잇슴이私讐갑는것가트오니이것이엇지홀노臣等의寃痛이온잇가또한아마他日의口實(말거리)이될가하나이다噫라臣等의어리석음으로臣의祖의抱寃을呼訴하는것이齟齬(맛지아니한것)한줄을아오나생각하고밋는바는天地의無私하심과日月의高明하심이라敢히쏫업는切痛을베푸오니伏願　聖明은구버살피소서孟子曰『그詩를외이며그書를읽고그사람을알지못함이可하냐』하엿스니

免하고務安에살엇사오나先世에顯官이업사오니일으되寒微하다면可하거니와일으되官屬이라하면寃痛치아니함잇가官屬이라는것은官奴의부르난것이니官奴로서本縣에살엇스면今番推尋하고整理할때에百年을떼젓든것이라도다提起(차저내)하엿스나엇지홀노臣祖에게밋치지아니하엿삽나잇가그寃痛함이하나이요故相臣朴淳은羅州사람이라臣의祖에힘써배홈을알고道義로서로稱許하야조금도畦町(畦는東에서西로가는밧고랑,町은南에서北으로가는밧고랑이니即相反)이업드니閫帥의(監司·兵使水使)薦이臣의祖로먼저하엿스며朴淳이退歸할意思가잇거늘臣의祖가편지하야머물기를勸하엿스며그老退한뒤에도義理上問答과吟咏間酬唱(詩을지여보내는것을酬라하고詩로回答을唱이라함)이다臣의祖私稿中에잇사오니臣의祖를아는이는朴淳가튼이업고朴淳을아는이는臣의祖가튼이업사와終始가無間함은사람이다아는바이어늘돌나부터攻擊하엿다는것은엇더한일을指目하야말한것이며設或書冊을비러보왓다는말이잇서더라도이것이엇지攻擊한者온잇가朴淳은一時의賢相이라아모리다른사람이되엿더라도오히려敢히攻擊하지못하겟거든더구나臣의祖가늘알어주든것을밧고恩惠를바든者이온잇가생각컨대　宣祖大王　下敎에曰鄭介淸이老父가잇다하니갓가운때守令을주라하시니李山海가銓長(吏判)이되엿슬때곳谷城縣監을시기엿더니朴淳과山海가異色이라(黨論이不同)臣의祖가山海의쓴바가됨으로이말을지어내인것이아닌가하오며前後에다른背反한일은업삽고다만書冊을비러다보왓다는것으로臣의祖의罪案을삼으니寃痛함이둘이요臣의祖가처음逆招에나온것이아니요羅州鄕所品官等몃사람이監司의行關(訓令)을因하야逆賊과相親한者를搜索하고探問하야報告하라한故로各人이헛말로얼거대되臣의祖가儒生趙鳳瑞와汝立의집터를보러갓다하야이것으로잡혀鞫問하야元情(供招)한뒤에誣陷이分明하니自　上으로議論하야處理하라하신것을委官이回　啓하되터를보앗다는일을一向稱寃하고鄭汝陵과一處에서面質까지하랴하니實狀이업는듯하오며전에排節義一說까지著作하야後進을眩亂하게하야그끗의弊害가洪水,猛獸보다甚하니刑罰로鞫問하기를請하야마침내刑罰을한차례까지밧고慶源에定配한것이온데賊招에나왓다는것은아지못게라엇더한文書에서나왓나잇가그寃痛함이셋이요臣의祖가지은바는即東漢節義,晋宋淸談所向不同說이온데同福사는生員丁若壽의上疏에그우에억지로排字를더하야臣의祖의罪案을삼어서刑을밧고귀양가서죽은것을일은바文書中에서搜索하엿다는것은쏘한무슨말이온잇

이미許諾하신것이라하니지금드른즉놀나온말이라可히거저둘
수업스며 先朝의 命하심을다시발키여即時擧行할일로刑曹
에달려알외라分咐하시다

戊戌年鄭國憲敬憲等의上疏 (疏가政院에드러가니도로出
給한것)

○伏以, 臣等이天地의다을寃痛을품고天日아래에暴白을못하
야이短疏를품고千里에발을싸매여敢히斧鉞의베이심을무릅쓰
고우러러 天地, 父母의압헤부르지즈오니臣等의罪는萬死로
贖하기어렵사오며업대여생각하오니臣의曾祖父谷城縣監鄭介
淸이 宣祖大王께서培養하야주심을입사와뜻을닥거讀書하며
마음을沈着히하야道를講하야일흠이 九重에들니와여러번召
命을입삽고벼슬이縣監까지이르럿스며世上의聞人(多聞博識
한사람)이되엿스니엇지홀노臣의祖의榮光뿐이겟슴잇가實노
國家에선배를尊崇하고道를重하게여기시는뜻이至極하온지라
臣祖가 天恩을感激하야갑흘길이업서배움을발켜서이世上을
救援코자함이이에그本心이라그때本道사람이닷토아서로淸談
을하야風俗을傷하니臣의祖가여긔에慨然하야마침朱子語類에
子謂顏淵章을보다가東漢節義晋宋淸談의所向不同之說을著
作하니大槪그뜻은朱子의議論을바더한것이요自己의말은아니
어늘크게時輩의미워하는바가되야쏙죽이랴하나탈틈이업더니
不幸히己丑逆獄이道內에서일어나니이것으로얼거죽일計策을
하나말을만들수가업서이글을排節義라불너서마참내寃死를하
엿사오니그寃痛함이엇지끗이잇겟습잇가다행히 仁祖大王께
서改玉(反正)하신처음에天日이다시밝으심을힘입어어두은데
도비치시지아니하심이업스사풀어주시는 恩典이臣祖의이미
썩은뼤에미치시니이것은臣等이홀노沒齒(죽도록)토록感泣하
야머리를베이고結草하야갑고자할뿐이아니라그天地의氣運을
和하게하고神人의마음을感動하는것이엇더하엿겟슴잇가뜻아
니한지금에筵臣의말이登對한데서나되一則曰介淸이본시務安
官屬이라하고一則曰朴淳의教育한바가되엿다가朴淳이罷職하
고물너간뒤에朴淳을攻擊한者에게돌나부텃다하고一則曰汝立
獄이일때에賊招에낫다하고一則曰排節義論을지엇다가文書搜
索할때에들넛다하고一則曰介淸이汝立에게편지하되道의高明
을본것이오직尊兄뿐이라하고一則曰또賊招에난것을밋처잡어
오지하못고이미먼저죽엇다하니臣等이請컨대一一히條目을가
저알외리이다臣의祖는本貫이嶺南鐵城(固城)사람이라先祖夢
松이麗末에令同正(官名)으로羅州에귀양되니그때 귀양 가는
者이면쏙官廳에서使役을하나니지금일은바鄉吏라그뒤에役을

大東野乘　己丑錄續

未詳

丁酉九月二十七日日記孝宗八年

○晝講할때侍講官閔鼎重이알외인바에前日臣等이筵中에서先正臣金長生의上疏를쓰러郭詩、仝彭齡을排斥한말삼이잇삽드니그뒤에자세히드른즉仝彭齡이아니요이에鄭介清이요彭齡은그때儒疏에나든것이오니臣等의살피지못한失數라惶悚함을익이지못하겟사오며介清、彭齡은合當히다시議論하야내칠擧措가잇슬것이올시다　上曰、介清、郭詩、彭齡等은엇더한사람이뇨贊善宋浚吉이曰介清은本시務安官屬으로(官奴)故相臣朴淳의敎育한바가되엿드니朴淳이罷職하고물너간뒤　에　도　리　여朴淳을排斥하고攻擊하는者에게부텃스며일은바朴淳을攻斥한者는곳汝立의무리라亡師金長生이마음에늘痛憤히여긔더니하로는公會에(衆人取會)간즉마침帳을隔한依幕에안지엿거늘長生이帳을들고介清에게뭇되그대가朴政丞을아느냐한즉對答하되그집에書冊이만타함으로文字를詳考코자往來하엿노라하니그心迹이이러하압고밋汝立의獄이일매介清이逆招에나왓사오며介清이전에排節義論을지은것이文書들출때에나오니　宣祖大王께서보압시고놀내이사詞臣에게　命하사排節義論을反駁하는글을짓게하사四方에頒布하섯사오며또介清이汝立에게편지하되當代의道의高明을본者는오직尊兄뿐이라하엿스니　宣祖大王께서下敎하시되일은바道는무슨道뇨可히무러볼것이라하사한번刑罪로訊問하고北邊으로귀양갓더니그뒤또逆招에나서밋처잡아오기전에죽은것이오니이러한사람이엇지可히俎豆의禮에(書院을하여노코生食으로祭祀하는것)當하올잇가일이甚히痛駭하오며또郭詩는나히二十餘歲에科擧하고시골에가서燒酒를만히마시고官衙大門에서죽엇스니엇지흠절의큰것이아니온잇가전에臣의先師金長生이上疏를올리여排斥하니先王께서即時내치라命하시엿고郭詩는近來에宋國澤이沃川郡守때에朝命을조차내치고介清의書院은오히려務安縣에잇사와지금外지헐고내치지아니하엿사오니可히痛憤을익이올잇가　上曰贊善이이러하게자세히알고贊善의스승도전에　先朝에上疏하야

잇지아니하겟슴잇가李潑等諸人이罪를입엇슬때에籍沒까지이르게한일은또한너머過重한것이라臣도또한이것으로 聖明씌알외이랴하엿스나미처못한것이오니禁府로查出하야稟하야處理하게하는것이맛당하오니다만 處分에잇나이다

○領中樞府事鄭昌衍은病으로收議를못하압고大臣의議論이이러하오니 上裁하오서施行하오심이엇더하올지요

○傳曰議論에依하야施行하라하시다

○五月二十八日에鄭澈이復官되고翌年乙丑二月에鄭介淸과李潑、李洁、柳夢井、曹大中이다復官되다

己丑錄下 終

하라이일이다 先朝에잇는것이라可히容議치못하겟스나일이이미씃이發하얏스니널리議論하고衆人이公論하야뒤말이업게하는것이無妨하니아울너禁府郞廳으로하야금大臣에게問議하야알외라하시다

大臣收議(大臣의議論거두은것)

○領議政李元翼의議는前日筵中에서自 上으로鄭澈의일노써臣에게 下問하시는故로臣이辛卯年에憲長으로잇슬때論啓하는曲折을仰達(알외)할뿐이압고今日에이르어서伸理할議論을막는뜻이아니오며그때罪를입은白惟讓等諸人을臣等이向日에여러차례議論을드리여푸시기를請하엿삽든일이오니禁府로하야금諸人의일홈을査出하야稟하야處理하게함이맛당하올뜻하오니다만上裁에잇나이다

○左相尹昉의議는鄭澈의伸寃하고復官할일노臣이上年에登對(經筵에서알외는것)하올때에이미다알외인것이라지금다시덧부치기로할것이업삽고大槪조와하고미워하는것은아모리一時에잇섯스나議論은늘뒤날에풀리나니일이萬若할바이면엇지可히 先朝에잇는일이라하야하지못하올잇가成渾의罪입은것도또한 先朝에잇사오나反正하시든처음에곳快히플어 주사士林의바람은크게慰安하신진라澈의心跡도오직 聖鑑으로 洞燭하실뿐이오며그때罪입은者들의빗걸린者가잇슬것가튼면有司로하야금査考하야稟하야處理하게함이맛당할뜻하오니다만上裁에잇나이다

○右相申欽의議는鄭澈의姓名이世上의숨은지가지금三十年이라 聖明이臨御하야寃을풀지아니하심이업삽드니그아들의呼訴한바를臣도가추드른것이오實노두돈하는거짓말이아니올시다特히澈의姓稟이剛하야禍를바더서미워하는이가만어서때의當事한者로矛盾되여得罪함이여긔까지이르럿삽고逆變이朝官에서나니書札로서로얼키여또조차禍에이르니李潑等이처음에는澈의말삼으로귀양에쫏첫다가다시宣弘福의招辭에나서두번재拿鞫을입엇슨즉그나종일은澈도또한엇지할수업시된것이오며崔永慶의일은臣도前에故相臣李恒福에게듯사오니實노宗溟輩의알외인바와갓사오니 聖明之下에엇지敢이한말이나欺罔하올잇가다만數十年間에朝官이갈니여서澈로陷穽을삼어新進小生이澈의面目을아지못하는者라도조금이라도한말이澈에게미치면문득某黨이라하야排斥하야쓸니여서抑塞(적고막는것)을當한者가엇지홀노澈한사람뿐이겟습닛가이것이臣의전부터世道를爲하야慨歎하든바이올시다지금萬若蕩滌하시고伸理하사官爵을다시주심을許하시면엇지가치和合하는治道에關係가

能히終始를保全치못하온것은이것이讒言한者의效果가아님이업는지라臣等이마음이울리고가슴을두다리는바이나呼訴할바가업는바이올시다臣等이은근히보오니方今 聖明이在上하시고群賢이朝廷에가득하야나라의朋黨과나라의誣諂이거의다플어젓사오나홀노臣의집이代로길게覆盆의恨（太陽이아모리고로비치되그릇어퍼노은아래는못빗친단말）을품으오니이것이無非先臣이子息이잇스나不肖（변々치못）하야能히誠力을싸코信用을바더 天心을感回하지못하야마침내하늘에다을寃痛을一向무더두고도臣等은오히려몸에 榮寵을입고 闕門에出入하오니踧踖（발이오구러지는것）하고부끄러워進退가兩難하와잇슬때에구석을向하야답々한것이窮한사람이依支할바가업는것가터살어서는世上에서낫을들수가업고죽어서는地下에서아비를볼수가업사오니臣等의蹤跡이甚히切迫하고그情境이진실노可히불상하도소이다臣等이은근히생각하오니君臣、父子는情義가間隔업고성김을한결가치하는것은天地間에逃避하지못할本義라지금아비의寃抑을呼訴코자헛말과공교한말노 聖明을欺罔함은臣等이아모리無狀하나또한그不敢함을아나이다「或시 聖明이天地、父母가트사이至情을불상히여긔시와事由를자세히商量하사 聖心을決斷하사特히 恩命을나라사罪名을씨서주심을입으면죽음을살리시고뼈에살을부처주심이足히比할것이아니요몸이업서지고가루가된대도진실노恨이업겟스며그말한바가或시털끗만치라도實地의지내침이잇슬것가트면斧鉞의죽이심도實노甘心할바이어든더구나敢히榮名貪하야다른대를조차僇笑가되야（辱과우슴바탈）士大夫줄에참예하여清明한朝廷에흠이되게하올잇가伏願 聖明은어엿비여긔시고구버살피소서臣等이한울을부르지즈며마음이쎠러짐이至極함을못익이여삼가죽음을잇고 들리나이다

○答曰上疏을보고다알앗스나疏中의베픈바는일이 先朝에잇는지라輕率히議論하기어려운듯하나그러나뒤에從當、商量하야處理하리라하시다

○傳曰鄭澈의일은輕率히議論하기어려운듯하나다만澈의살앗슬때에이미귀양가는極律을입엇다가國變이잇슴을因하야플어서다시大臣줄에두엇드니그죽은뒤에또이일노官爵을追後로때슴이너머甚한듯하고지금그아달宗溟等의베픈바上疏를보니或容恕할길이不無한지라大臣으로하야금公議를조차處置하라하고또澈이이미治獄을過當히함으로罪를입는데까지이르럿스니雷霆之下에반드시빗결넌寃을품고어더때이지못한者가잇슬지라또한大臣으로하야금公議를조차査出（調査하야내서）하게

言을바더그릇됨을因襲하야굴너서로갈리고誣告함이다시忌彈이업고마참내사람을늣는陷穽을삼음이지금三十餘年이라그由來를캐보면一朝、一夕의까닭이아니올시다嗚呼라臣父가 明宣兩朝를섬긔여特히知遇하심을입어風雲과魚水의깃거움이一時에比하기가드무드니한갓特別히곳은性禀으로남과合한者가적어일을만나면敢히말하야忌諱를避치아니하더니不幸히中年에士論이둘노되여東西가갈녀선뒤로臣父가더욱衆人의攻擊을입어能히朝廷에安過치못하더니己丑逆變에밋처서臣父가一邊사람의미워하는바가되야顯著히形跡의嫌疑가잇스니按獄할적에萬若每人을救釋하지아니하면畢竟怨毒이쏙한몸에모일이라하야이러무로臣父가이리저리辭避하고처음부터擔當하지아니하고자하더니臣父의벗成渾이坡州에잇서臣父를勸하야일이키여曰變이朝官에서나니將來에버더감을免하게하라萬若다른사람을시기여이獄을主治하게하면能히公心으로嫌疑에處하지못할것이分明한지라國事가甚히重하니엇지뒤念慮를顧計하리요편지를往復하야商量하고나와治獄하라신 命에應하고伸理하기를周旋하야평々하도록둘너노흔바가만사오니 前後證左(據)가明白함이이러하오이다옛사람이말하되말을듯는方法은반다시그일로써보면말하는者가敢히妄言을못한다하니지금에諸人의罪입은首末과臣父의處理한曲折을試驗하야가저叅考商量하야천々히研究하면남의말이足히미더울것이업고臣父의重한誣告의바듬을足히볼것이올시다大盖臣父가媒孽(버저내인것)을寃痛히當하야世上의禍首가되고뭇誹謗의모인바가되니사람이말하기를쇠리는것은엇지그러한바가업시그러하랏가大盖老奸이當朝함으로機會를타憾情을부리려우으로白日을가리고아래로一世를籠絡하야一網打盡할計策을삼으미辛卯의禍에이르러慘酷하엿삽드니다행히 先王의聖明하심을입어曲盡히너그럽게容恕를더하사臣父로鼎、鑊(烹刑、斬刑)을어더免하게하시니生成하신 恩德이昊天罔極(한울도씃이업다는말)하압드니壬辰亂에미처서는 大駕가西로行하시고臣父가먼저赦하시는 命을입고 聖旨에하시되卿이本是忠孝大節이잇슴을아는지라可히平壤으로오라하시엿스니君父께알어주심을바듬이可히至極하다이르리로소이다臣父가蒼黃히눈물을흘니고 行在(君之所住曰行在)로쏘차이르니萬死한남어지에오히려素行을穩全히하야또한能히世上을따러그럭저럭하지못하야다시狼狽를取하야入地한뒤까지라도毁謗하는글이箱子에넘고巧言으로反覆하야官爵을死後에쌔슨것이지금 까지回復지못하야 先王이平日에褒奬하시고아름다이여긔시든恩寵을

에曰道의高明을본것이當世에다만尊兄一人뿐이라하엿스니先王이 下敎하시되이른바道는무슨道며또此人이平日에排節義論을지엇스니쏙節義와相反될일을조와할지라正히嚴問할것이라하시고또詞官(代述官)에게命하사介淸의著述한말을篇々이攻駁하야諸鄕校에頒布하야선배버릇을발으게하라하신것이요柳夢井은전에古阜守로穀粟을내여賊에게주어齋舍를經營하게함으로言官이論劾하야鞫問하라 命하시와刑罰을밧고曹大中은鞫問바들적에그지은바한絕句를三省이안지인데바치엿스니하엿스되地下若從比干去, 此時含笑不含悲라하엿스니委官沈守慶이보고알외지아니하니判府事崔滉이그詩의뜻이怨上에갓갑다하야 筵中에알외니自 上으로그詩를보시고特히그妻子를다拿來하라命하시고守慶도이로因하야갈리엿스니이런類로罪입은것이다曲折이잇고臣父의알바가아니인것이거늘賊徒金佑成輩가써를타煽動하야안팟그로連絡하야一生에臣父을얼거늣는것으로發身하는路程을삼어無根之說을지여내는것이그極함이업사오니이것은國人이다아는바이며 聖明의洞燭하시는바요전丁丑年間에儒生韓浩가上疏하야己丑獄事를伸救하니先王의聖批가嚴峻하사그情狀을써그시엿스니 그 大畧에曰이것들의平日에逆魁를推尊하야서로嘉奬하야마침내도람방자한形勢를助成하는대이르러서그連絡한形狀의書札이다잇고그間에或言官의彈劾에서나며或同黨의招辭에서나니法의不得不무를것이요叛逆에게同謀하엿다이름이아니며大凡사람이이미同黨招辭에나면아모리다른獄事에잇더래도推問을아니함이라이것은潑·浩等이라도지금다記憶은못하나그하나를드노니或曰道의高明을본것이當世에다만尊兄뿐이라하엿스니일은바道는엇더한道뇨다른것을可히미루어볼지라設使그訊問이아모리過하엿다하여도足히後戒가되엿다하셧사오니오직이한 批答이그때事蹟을볼것이요처음에臣父의所爲에나오지아니함이分明하오이다噫라變亂의나는것이어느代에업겟슴잇가마는兇逆의形狀이此賊보다심함이업사오며鄭緝가튼諸賊의招辭는推鞫하든諸臣이敢히文書에쓰지못하고다만귀로참아듯지못할것이며입으로敢히일으지못할것이라알외엿스니진실노血氣가잇는者이면한가지로討滅할義가잇스며노와죽게할理는업슨즉그交遊하고親厚한사람이아모리逆謀에참네는아니하엿다하나또한可히自作한孽이업다일을잇가臣父쏙審理하든처음에다救釋하기를밋지못할가하야終始에評論을드린자취가分明히文籍에잇서밝에可히갈일수업든것이兵火뒤에推案文書가잇지아니하고舊人이다업고살어저서지금까지이르더니新進後生들이訛

千頃이獄에잇슬적에그交遊하든바가날마다獄門밧게이르러뭇드니그誣服하고出獄하엿슬때에사람이다가서慰向하되지금延平府院君臣李貴가홀노가지아니하여曰長者(즘잔은어른)를誣陷하고苟且히사는것을圖謀한사람이라可히춘을지니엇지慰問하리요하엿스니이것은李貴의자세히아는바요鄭彥信兄弟가다親鞫을當할적에臣의父가極力하야彥智를救하고老妄으로잘못對答하엿다하야刑杖을免하고귀양에만그치엿사오며彥信이가두번째廷鞫에나올적에自　上으로前後에欺罔하엿다하사　賜死하시는命이이미나리시니그때李山海는首相이요臣의父는左相이요柳成龍은右相이되고鞫廳諸臣이天威에놀내여서로도라보며回啓할辭說에잠잠고잇스면서다臣의父에미르오니臣의父가卽時啓辭를草하니辭意가懇切하고惻隱하야말하되我朝에二百年來에한大臣을죽인일이업사와仁厚한德이趙氏宋나라의風度와다르지아니하다하야再啓까지하야마참내彥信을死地에서벗겨노어減하야주심을입어귀양으로되니當時에彥信의온집안이臣父가再生한恩이잇다하야그아들鄭協을臣父의謫所（귀양간곳）까지보내여慰問하고稱謝하더니彥信이죽은뒤에時論의흔들닌바가되여臣父를餘地업시攻擊하야마참내惡으로怨을갑푸오니엇지痛憤을익이올잇가李潑、李洁、白惟讓은平日에逆魁와或婚姻을하고或交厚하야往來한書札이逆家에서만이나오고惟讓의편지에우를犯하고不道한말이잇서일이將次不測하게되니臣父가말하되書札間일로急遽히刑戮을더하는것이아마聖代의美事가아닌가하야從容히알외여처음면道에귀양보내엿드니發程한지數日뒤에潑、洁、惟讓等이다시宣弘福의招辭에나서두번재拿鞫을입어마참죽기까지일으고그뒤　先王께서逆賊律로斷定하라命하시니臣父鞫廳에잇다가議啓（議論하야알외는것）하기를始作하니一欵에曰經幄間（갓가운朝臣中）에한汝立의남도이미不幸하거든엇지두汝立이잇겟슴잇가專爲하야문득　下敎하시는데이르러는臣父의能히힘으로容納치못할을또可히알것이요李潑의老母와穉子의죽음을사람이다稱寃하는것가튼것은그때臣父가마참委官을갈닌지가이미오래이고柳成龍、李陽元이相繼하야代身되여敢히發言하야그죽음을救하지못하엿스며그때大司諫洪汝諄、執義金玏、刑房承旨李廷馣이가치그자리에참예하엿던것을人이다보고記憶하는바어늘지금에或이獄事를臣父에게넨기오니이한끗을드러足히그다른것은알지라誣陷하는것이다이런類요鄭介淸은平生의著作한바文字에節義가남의나라를亡한다는말이잇슴으로臺官이論劾하야罷職을請하고마참逆家文書中에介淸이賊魁에게부친편지

記하야秘藏하야두고살엇슬때子弟에게도叅看을許치아니하드니그죽은뒤에야그글이비로소나와手跡이分明하니오히려可히다시按檢할지라지금아모리臣等의말을足히미드실바아니라하시나홀노恒福이臣의집에私意할바가업슴을생각지아니하심닛가臣父죽은뒤에金宇顒이憲長이되여비로소永慶의일노臣父의職名을깍자論劾하니하엿스되거죽으로救解하는체하나속으로는實狀모러느엇다하니아모리極力으로攻擊하는者도臣父에게救解아니하엿다는말은못하오니大盖거죽이라는것은可히보고속이라는것은本情이드러나지아니하는것이니그可히볼자취는가리고드러나지아니한本情을逆探하야依據가업는罪名으로얼거대니이것이뱃속으로莫須有（宋秦檜가岳飛를莫須有로誣殺하니即알수업다는것）라하엿다고사람을罪주는手段이라論劾하는者가또湖南儒生梁千頃等이自服지아니한것으로臣父의罪案을삼으니이것은더욱크게또近理치아니하니變이생길처음에三峯의말이即時遠近에퍼젓슨즉처음千頃에게나온것이아니요再鞫하자는議論이이미啓辭中에發하야逆賊이永慶을問訪하야留宿하엿다는말이잇스니自　上으로言根을무르신즉諫院이慶尙都事許昕에게드렷다對答하고許昕는監司金睟에게드렷다하고金睟는密陽敎授康景禧에게드렷다하고景禧는晋州判官洪廷瑞에게드렷다하고廷瑞는全州品官鄭弘祚에게드렷다하야굴너서로鞫問까지이르렷슨즉그말의發한바를조차可히알것이요그뒤千頃이鞫問을입어任禮臣等十餘人을얼어스사로卞明하고推官도置之하고뭇지아니하엿드니千頃이拷問을못익이여죽겟다고부르지즈며昏亂할제사람이時宰（때宰相）의뜻을바더꾀이며脅迫하되大凡殺人한律이맛당히首와從의分揀이잇슬지라네가萬若鄭澈을끄러首犯이되엿다하면可히免死할것이라하니千頃이드듸여誣服（그짓自服）하야果然減死하야귀양감을어덧다가마침내決杖하는아래에서죽엇스니死生이관도할제는사람의難處한바라엇지可히命을놋코變치안함으로千頃에게바라올잇가지금萬若一時招辭를꼭可信할것이라하야一切로法을조차按檢하면그때逆賊招辭의끈바朝官들의同謀하고內應하엿다는者가심히만사오니엇지다眞實노可하依據할것이라하야斷定하겟슴잇가世上의臣의父를攻擊하는者가이것으로입에憑藉를삼으니또한寃抑치아니함닛가姜涀은千頃과가치誣服하고臨死에손수短疏를草하야일컷되誣服臣姜涀이라하고그衣帶에매이고죽은뒤에發明할計策을삼고자하엿스나獄官이마침애알외지아니하고南中人士가지금까지불상히여긔니臣等이엇지敢히虛誕함을꾸미여스사로罔上한罪에빠지올잇가臣이듯사오니

誚이濟源察訪趙應麟의傳한바飛語를因하야崔永慶이三峯이라하는것을달니여알외니잡으라하신 命이비로소나리시니臣父가即時回 啓하되永慶이三峯이라別號한與否를兩南監司에게覈實하야알외게하압소서請하고그런뒤에싸러무르니永慶이이미獄에나온지라臣父가또 榻前에서永慶이本是孝友의名譽가잇고嶺南士論이또한推許하는者가만하니반다시逆謀를알엇슬理가업다고길게벼푸오니 先王께서即時和한神色으로酬酢하시되내가그兄弟間書札을보니果然그럴듯하도다하시더니對答함을밋처서永慶이스사로逆賊과一書도通한일이업다하더니逆賊이永慶으로더부러한편지한장이저의집文書에서나오니自上으로그欺罔함을疑心하사天網이恢恢하다는 下敎까지나리시고또그文書中에四韻詩가잇스니自 上으로그詩뜻이凶慘하다하사먼저推問코자하시니永慶이對答할바를알지못하고다만臣이本是詩를能히못하오니아마臣의벗李魯의쓴바인듯하다하니臣父가因하야啓하되이詩가甲申間의都下에傳하고實狀누구손에서나온지아지못한것이요臣도또한전에드른바라決코永慶의지은바가아니라하야永慶이이를因하야 恩釋을어덧스니臣父가果然남의말가치實노은근히中傷할計較가잇섯스면엇지한싸닭으로經筵에서懇切히救解하는것이저러하며이에永慶의能히對答지못하는것도左右로發明함이여긔에이르러잇고그뒤再鞫하자는議論이諫院에서낫스되臣父는實狀듯고아지못하엿다가朝報를보고即時憲長尹斗壽에게편지하야무른즉自己에게나온것이아니라對答하더니그뒤正言臣具宬이홀노이말을내인것이라臣父가私私로히스사로歎惜하고小答를써서늘囊中에늣코刑推하라 命이나리시면將次알외여救하랴함이라그大畧에하엿시되永慶이아모리逆賊을아럿스나親密하 게交通까지아니하엿슨즉可히疑心할것이업스니그러면더부러親密한者도꼭逆謀를알는지모르거든더구나親密치아니한것이온잇가지금永慶의아우가杖下에서이미죽엇슨즉또永慶을刑訊하면한번에살려가萬無하오니凡民의無辜한것도오히려可히枉殺치못하겟거든더구나士大夫오릿가은근히생각하온즉飛語로獄을일이키는것이本是盛世의아름다운일이아니요罪名이드러나지안흔것을急據히刑戮을더하면다만 聖上께일이지내인뒤에後悔만씨칠뿐이아니라將次後日의無窮한弊가열릴가하나이다하엿고그때故相臣李恒福과洪履祥等이다問事郞으로實狀을다보고알더니얼마아니하야永慶이病으로죽고獄事가끗이나서이劄文을올니지못하고지금그草稿가오히려잇사오니可히속이지못할것이요臣等이은근히듯사온즉李恒福이獄事始末을가추알어자세히筆

지내오며俯仰(天地)이惶悚하고부끄러워몸둘땅이업삽드니지금인즉變亂이이미定하고뭇일이다시始作되야말을容納하시는길이날노더욱널너서大小臣僚가진실노품은바가잇스면　天陛의아래에다드르시게아니함이업는지라臣等이엇지참아首尾를우구리고한번드러알외지아니하야　先臣으로하야금참아泉下에서눈을못감게하올잇가因하야생각하온즉臣父寃枉한形狀을筵臣(侍從臣)이아모리알외고　聖明께서아모리洞燭하섯사오나그間曲折이한때의한말노可히가추어다할것이아니라敢히煩擧함을避치아니하고左右에펴오니伏願　聖明은가리여살피소서臣父의罪를입은것은다름이아니라己丑獄事로말함에不過하니當時의議論한者가처음에는崔永慶을얼거죽이인것으로罪를삼드니그뒤로는날노싼말이생기여점점增益하야李潑、李洁、白惟讓의죽은것까지다臣父가憾情을품고얼거느은까닭이라하고다른것의連累로죽은것들도다臣父에게寃을돌니오니그일이이미지나간것이誣謟을分卞할依據가업고끄러合하야편드러모으는것이이르지아니함이업사오니臣等이不得不實地를들어分卞을베푸르리이다當時搢紳에서난逆變二百年이에이러한變이잇지아니한것이요臣父가이때에前贊成으로畿甸에退居하엿다가變을듯고놀나워서　闕下에달녀와뭇자오니　聖敎가叮嚀하사忠節이라許與하시고얼마아니되여政丞으로擢用하시고因하야委官으로治獄하라命하시는지라逆家의文書를어더보오니臣父의일홈을말함이만흔지라臣父가即時形跡이嫌疑적음으로辭避하고免하기를請하오나　允許하심을못어더억지로일을보나이것으로더욱惶悚하야大凡鞫問에關係된것이면一一히『다』　聖旨에稟하야施行하고일직이中間에서自意로擅斷함이업삽고或지내처議論을드리면푸러다사리는것이만엇섯스니엇지敢히其間에輕重하는바가말하는者의이른바와갓겟습닛가當初에逆徒에李光秀라는것이잇서供招하되鄭八龍과吉三峯이大將이되엿다고하고또朴栈、朴延齡等招辭에하되吉三峯이아니요崔三峯이라하며三峯이智異山下에살어서逆賊과山길을열고往來하고三峯이늘汝立의우에안젓더라하며三峯의容貌와體格을무른즉말하되얼골이파리하고수염이검고도길이가배까지이르더라하니이에飛語가써드러내되指目할바가업드니　先王께서三省에　下敎하시되三峯이라는것이꼭그사람이잇슬것이어늘能히物色(짐작)지못하니邊涘가名號를變幻하야安岳에서는崇福이라부르고全州에서는邊涘요東萊에서는白日昇이라하엿스니만일邊涘를白日昇이라고만하면차저잡을길이업는지라三峯의일이무엇이이것과다를이요하시엿고얼마잇다全羅監司洪汝

엿다하시겟슴닛가이外에다른事端이잇는것을小生이듯지못한것이잇슴닛가업대여바라노니閤下는밝게가라치소서萬若愚昧한罪가可히끈을지경은아니라오히려可히가라처進化할만하거든懇切히願하오니容恕만하심으로惠澤을삼지마시고곳게발려주심으로仁德을삼으사大義를끄러責望하시고古訓으로밝게깨지저서다시悖亂地境에빠지지아니하게하시면閤下가사람을德으로사랑하시는아름다움으로곳前輩가後生을激厲(嚴하게教訓)시기는法을어들지라엇지故人의자식을두돈만하야그飢寒이나불상히여긔고飮食으로救急하야禽獸와가치기르기만하는것으로同日比較하야말할바온잇가萬若 果然小生이참亡父로벗을저바리게하야스사로빠저나랴한者라하시면이것은더큰罪가업는것이요名敎의容納지못할것이라또한願하노니閤下는그罪를聲討하야끈으시여門墻에接跡을못하고마참내人世에自立을못하게하시와부끄러워죽게하시면또한世道(世上道德)에補益이될는지모를지라업대여바라오니閤下는다시姑息으로일삼지마시고두번생각하시와이두가지에서갈이사本情대로罪를定하시ㅣ고分明하게決定하사저바리고 숨메인사람으로하야금또한威嚴을두려하고德을우르러他日의낫을곳치고스사로새롭게하는餘地가되게하시면지금부터죽는날까지다閤下가鍛鍊하고成就하야주심이라伏惟閤下는可矜히여기사進退하시면甚히多幸일가하나이다

甲子夏에鄭宗溟、弘溟等의上疏

○伏以、先臣澈寃痛을먹음고땅에드러간지가여러十年이요臣等이다不肖한자식으로몸이 廢하고 일홈이辱되야敢히平人에싸이지 못하고 아모리 情事를베푸러 서한번푸심을바라오나禍가싸이여이미굿고빈말이所用이업서자취를감추고숨을못수어門을닷고죽기만기다리며或百年뒤에나愛와情이사러저公論이定할가하엿삽더니다행히 聖明이即位하심을당하야 恩澤이두루펴저서臣의兄弟가튼것들도거두어쓰심을입사와田里(鄉村)에서이러나衣冠之列에참네함을엇사오니이미夢寐에도料量치못한것이요妄녕되신 恩德이거듭더하시고榮光의官職이싸러이르오니福이過하야災殃이될가하는것은議論할겨를도업고다만亡父의일홈이오히려丹書(罪籍)에실리여遷延하고긔다리오나씨슬것이期限이업사오며父子之間에榮과辱이아주다르오니例를조차避嫌하는말삼이足히 天聽을感動케못하온즉맛당히肝을드러내고피를뿌리여本情을다吐하야先臣의心跡을밝키랴하나 國家에緣故가만하야晝夜로근심하심을因하야敢히私事로 天聽을煩擧히못하고恨을품고감안히잇서歲月만

이아니요임금께告하는말에敢히털씃만치라도숨기미업다는것이그말이여긔에긋처슨즉松江의過失이작다이를것이요士論과松江을가히생각할지라더구나이申疏에歸重한말이松江을讚美한것이작게아니하엿슨즉(松江이栗谷과先人의重하게여기미되엿다는것과栗谷이松江을쓰고자하야朝廷에몸의進退로다투엇다는것과先人이그쏙能히直으로怨를갑흘주를미더서崔獄의救하기를請하엿다하고또하되松江이士禍를爲하야極力하야救援하고자하고潮李를爲하야눈물을흘니며어질다일커른數欸의일뿐이라한것)松江의才質과또어짐이사람에게뛰여남이甚히지내침을可히볼것이요松江이決코君子됨이여긔와서더욱疑心이업슨즉이것이잠긴德과감추인광채를드러나겟하야씃업는讒訴에서松江을온전히벗기는것이라그러면이上疏가일으되松江의雪寃을兼하엿다하여도可하거늘더구나벗을저바리고저만싸지랴하엿다일을잇가이것은아마或申疏의首末을집히상고못하고傳說이實地를일은것을閤下가밋처살피지못하심이라그러치아느면閤下의넓은雅量과옛을조와하심으로倘說에(저말에)달게醉하사돌이여긔에맛지아니함이잇슬것이오닛가先人이말삼하시되죽은이가도로살드래도산이가붓그럽지아니하여야한다하엿스니가령松江이九原에서다시오시더라도小生이或面目을내노치못하는데일으지아니할것이요松江도아마빙그레우스시며狂惑을어엿비여긔지아니실는지모르겟나이다閤下는엇더타하시나잇가小生이아모리愚昧하오나또한松江이父友의어진이로情이깁고義가重하기가갓가운親戚과다름이없는것을아는故로매양松江의毁謗當함을들으면마음이놀납고가슴이뭉클하야極力하야發明아니함이업는것은大盖先人이松江에게世俗에것으로만親한벗이아니라松江이小人이되면벗을端正한사람을取하지못한責任을先人이當할것이요이뿐이아니라小生이松江에게欽仰하고(恭敬)心服하는터이라心事에올치아니한일을다만붓으로쓰지만아니할뿐이아니라입에도내지아니하고입에만내지아니할뿐이아니라마음에생기지도아니하니늘스사로이르되吾輩中의松江의마음을아는者가나가튼이가업다하며諸君의後進이각금松江을議論할제小生의말노因하야松江의마음을아는이가만코今日의일도栢悅, 蕙歎(古語松茂하면栢悅하고蘭焚하면蕙歎이라하니即同志同情이라는것)이라는理致가흘노다름이업고一網한天地에아모리서로救하든못하오나엇지스사로고약한말을만드러서돌이여치는者를도으리잇가小生이이上疏의前後曲折을지금숨긴것업시다말삼하엿사오니아지못게라閤下가이것으로참亡父로하야금벗을저바리게하고싸저나랴고만하

자할뿐이라가량申君이찰아리君父를저바릴지언정敢히私黨을저바리지못하야松江의작은허물을두돈하야스사로위를소기는大罪에빠지인즉엇지先人이平日의申君에게期待하시는뜻이며將次엇지스사로公議에容納하랴가예전에郭汾陽(名子儀니勳功이唐에第一)집에서私私로屠殺하는禁法을犯하니金吾將軍裴諝가알외인대사람이諝에게이른者가잇서曰홀로郭令公의地位를아니보느냐하니諝曰郭公의勳과德이一世를더푸나天子가年少하고또새로即位하엿슨즉羣下가만이붓는者가잇슬가疑心하실지라내가짐즛그小過를자내여郭公의定히두려울것이업슴을밝히미요이것이郭公의地盤을爲함이라綱目에그일을썻스니大蓋그임금을속이지아니하고郭令公의地盤을잘爲함을아름다이여기미요한일에兩美가가추운것이라只今이申疏가처음에는아모리松江의작은過失을자내엿스나마참내君子의盛節로許與하엿스니損하는바는작고益한바는큰지라松江을裴諝라일너도可하거늘지금도로저바렷다하니또한異常치아니함넛가大蓋이러케稱定(저울질)하야말을세인뒤라야바야흐로公議에合當하고松江도또한君子되기에害로울것이업슬것이요傳(古書)에曰將次取하랴면역아직먼저주라하엿스니愚意는지금의松江을놉피고자하면松江의小過를들어公議에부처서그評論을取하야君子가되도록하니만갓지못하니작은것으로큰것을밧구는것이요松江도또한利되지아니할것이업슬이니儕輩(年輩又는同志)議論도可히爛漫히하야갓치도라가泯然(다할)히자취가업게하는것이일은바그無事한것을行하는것이니可히智者의道라한갓松江의尊崇할것만알고한번評論의말을드르면우ㅣ이러나攻擊하는者와는利害가判異한지라이것이小生의終始를申君에게力爭코자아니하는바이올시다小生이변변치못하야아모리敢히繼述(先事을繼承)로自處하지못하나敢히그몸을便하랴고曲學으로世上에阿諂하야黨은가트나行世는달니하야一世의毀謗을避하고자하며先人을저바리는대甘心하랴아니하노이다小生이先人을저바리지아니함으로松江을저바리지아니하는바이올시다大蓋先人의平日의議論은即松江의公議하는바이요듯기를질기든것이오이다嗚呼라羹墻(父兄과先師를追慕하는것)이눈에잇스되깨우처주시는말삼을듯지못하고쏫말삼과남어지議論이날노멀고달노잇서今日의兩家子弟가或能히두아바지의뜻을通하야알들못하야不學함이담에얼굴대는것가듬을免하지못하고公議에도補益이업시한갓一場紛擾를이러키니엇지切痛함을이긔올잇가지금申疏中에議論한바松江의未盡한것은實노一時의公議요賢者에責望을집게하는말이요敢히先人의平日議論을怠慢함

가지금洞內으른을評論하되아모으른이立朝의未盡한것은趙靜庵갓고治獄의未盡한것은于定國갓고몸가지는대의未盡한것은柳從龍가트니이것이이으른의病이라하야그子弟와門生이모다怒하고꾸지즈면사람이將次그사람다려엇더하다하여識者의恠常히여긔고嘲笑거리가되지아니하겟습잇가大槪사람이堯舜이아닐지니엇지每事를다잘할잇가이제松江이다잘하지못하엿다고君子가아니라함도不可하고松江이君子라『한』일도評論할것이업다함도또한그르니엣사람말에君子의過失은힌땅에거문점갓고小人의착함은거문땅의흰점갓다하니이것이참잘比喩한것이올시다지금이申䟽의松江過失을議論한바는이론흰땅에거문점이라公議가잇는바에는자식이아비의조흔것을지내치게못하고臣下가임금의잘못한것을整理하지못하는故諡號를評議하는禮도잇스며直史(곳은史官)의써놋는것도잇나니그런일이或잇다하나더구나우리임금의말삼이온잇가나는드르매法을爲하야미음을바든이가잇다하드니이제는法을爲하야過失을밧고자아니하니또한그르지아니함닛가지금사람의옛사람을밋지못하는것은그병통이어대잇습잇가아마이러케두루가리여주고힘서막는버릇이조금도不過한곳까지가서그러함이아니온잇가옛적에徂徠石守道는宋나라의큰선배라朝廷에서夏竦을쫏고杜　苑(希文)富(弼)韓(琦)諸公을씀을듯고慶曆聖德詩를지어讚頌하니希文이듯고놀내여서恠鬼라指目하고그뒤에또可히諫官되지못할것으로排斥하고朱子가南軒(張栻)東萊(呂祖謙)두先生과道義로사귀엿스되呂夷簡의失數와滎公(呂希哲)의家庭之學이不正한것을公論하고또魏公(韓琦)이子弟의그릇한바로行狀을지을제直草를못함을恨하엿스니저徂徠、張、呂、諸賢과그子弟門生이이것으로서로失수하엿다말함은듯지못하얏나니엇지그러하냐하면진실노天下의公議를可히한사람의私情으로원망할수업는까닭이라이것이宋朝諸賢이벗은하되黨은아니하는德이요善을좃고義에心服하는風度가漢唐의지내처거의三代(夏殷周)의미칠번한것이라宋、元祐中(宋朝年號)에諸賢이各々朋黨이잇서서로誹謗하되二程(顥頤)邵雍張(載)外에는다만司馬公(光)范純夫(純仁)呂微仲等數人이黨에세이지아니하엿스니今日朋黨의論이宋에서다름이업고黨을세고자아니함이또한先人의뜻이라지금이申君의上䟽가스사로黨을세지아니하고公議를저바리지아니한다하야아모리先人을主張삼어寃枉을呼訴함이나松江의心跡이또한一世에드러나게하여스니아모리거스른비눌을우에서잡고時論을거스르드래도근심하지아니하고다만先人의뜻을조차임금섬기는義만다하고

하되그미워하는바가쏙小人인것은알지못하고松江의議論을뒤집으며悖妄한말을깃거하야곳세게自得하야公議를웃고慢侮한者가쏘한그사람이不無한지라이런論議에松江이아모리그그름을排斥하엿스나쏘한能히大言으로써거바리지못하엿스며쏘松江이按獄하엿슬적에能히前轍이란聖敎를두려함이업지못하야째로或情을캘때에引法力爭치못함이잇는故로先人이일직이松江에게일으되公이一朝에일을臨함애도리혀沈公에서못할줄이야엇지아럿스리요비로소人의抱負를可히輕率히議論치못할것을알엇노라하시니大盖이때에沈相公守慶이松江의代身으로委官되엿슬적에能히論執하야剛直하게쏫덱이업는故로先人이장하게아시고넌짓이松江을警戒하심이라이數事로보면申의말이쏘한全혀依據가업다할수업사오며오히려말함이너머重한것이만흔데는여러번刪削하라請한즉申君이그中에서或全句도업시하고或한두字도밧구엇스되쏘한能히小生의마음대로올니는上疏가아니오니엇지能히申君으로一一히내말만柔게함이父兄이子弟에게抑制하듯이하올잇가그둘재는閣下가말하시되亡父로벗을저바리게하더라도스사로빠저나랴고만하엿다하시니閣下가반다시申의上疏가단지先人의毁謗을풀기爲하야松江을小人의地境으로늣코不顧하는줄노아시나잇가疏中에이러한말이업섯고上疏辭說中에도小生이穩當치아니한것이라하야고치기를請한것이前에말삼한數欵에不過할뿐안이라申君이아모리다柔지는못하엿스나그잇는바를고치지못한것은쏘한先人의平日말삼에서크게틀리인것을보지못하겟스니萬若이것으로申의上疏가將次先人으로벗을저바리게하고自脫코자하엿다일으면愚意는敢히그말을아지못하겟나이다벗을저바리엇다고하는것은아마그隱匿을자내이여奸邪라는指目을입히인뒤라야바야흐로저바리엿다일을지라지금이申疏의辭說은그松江을議論함애그議論의未盡한것은다만衆所共知한酒色의失과能히浮薄을鎭定치못하야治獄할제人心을눌으지못하엿다는數欵뿐이라엇지일직이隱匿한일이잇서奸邪하다일으미잇슴잇가대체門下가浮薄한것은趙靜庵(光祖)의能히禁치못한것이요治獄의눌으지못함은于定國(漢人獄官)의能히免하지못한바이라酒色一辭로말하면申疏에도쏘한만흔말이업고다만酒色의失이잇다는한句節뿐이오며酒色이라는것은예전賢人과豪傑도드문드문히累가되여近世의柳從龍(雲)의어짐으로도이病에連坐되여年少한浮薄輩의排斥한바가되엇스나뒤에公論이이것으로不足히알지아니하고그때浮薄한것들이지금싸지恠鬼가일을그릇첫다는수지람을밧덧스니찰아리이이것으로저것을밧구럿

도로오는길에先人을訪問하고눈물을흘니며말삼하되景涵(潑의字 이果然무던하데내가보니그죽기를臨하되荒亂하지아니하고또招辭를알외임이激切하야君臣의大義를아는것가트니어질지아니하고야能히이갓겟느냐하니이때小生이마침座席엽헤서親히드른것이올시다) 이것으로先人이반다시直으로怨을갑흠을밋는故로편지하야崔의獄事를救하엿다한것이니이것이果然先人이崔獄으로因하야絶交에뜻이잇다는것이온잇가酒色이라고한일은大凡사람의酒色이아모리全然히無過하다고는이를수업스나진실노그사람이可히取할것이잇슨즉마참내한눈의백태가좀씌엿다고 全體의 아름다음을 가릴수업는것이 어든더구나松江의忠, 淸, 孝, 友로 善을질 기며義를 조와하야 一時淸流의心服하든바가튼것이올잇가申君이아모리無狀하나반다시無理한말을쑤미여대는데는 이르지아니 할터인데 先人이 쓴으랴는뜻이잇는것가치말한것은大槪申君의上疏가前番에는松江이政丞되엿슬때에浮薄한무리가門廷에出入하되能히鎭定치못하엿다는것과그委官이되여서治獄할제人心을鎭壓하지못한것이잇서저것들로하야 금입에憑藉함이잇게햇다함이요後番에는는말하되松江이實노能히怨讎를잇고怨을풀어朝官의禍를救하고자함으로先人이편지를보내여崔獄을救하여달나請하신것이이러한것이라하엿스니이것이申君의上疏의大意라어리석은생각에는이르되이上疏를前篇만보면申君이 江을만히흘뜻는者이라하리니이것은지내친말이오後篇만보면申君이힘것松江을두둔한者이라하리니또한아니라다만自己본바를直說하야松江의毁言을이르게한까닭과先人의松江을深信하는것을말함이요松江의一得一失을말하매自然그새이에얼키고錯亂됨이라그러나그主意를캐보면先人이松江을벗한것이마음이實노어질게여긔엿다는것을發明코자함에不過하고奸黨이라는것은아니라아모리그러나일은바門下의浮薄之徒라는것과治獄할제人心을鎭壓지못하엿다는말들은小生도또한곳치기를請하온즉申君의말에曰己卯, 靜庵門下가可히君子之徒라이를지로대當時의識者가或浮薄하다는조롱이잇섯스니더구나松江의門下라고浮薄之徒가그새이에씌지아니하엿겟스며逆獄이일어낫슬적에前後의拷問밧고죽은者가엇지다一一히寃抑이업스리요松江이獄을마터다시릴적에或能히獄辭를굿게알외지못하엿스니一夫의啣寃한것을누가그責任을당할것이냐人心의鎭壓지못한것이엇지全혀업다이르랴하니小生이因하야생각하온즉松江의門下에梁千頃가튼것은진실노責할것도업고그善士라稱號하는者도或一邊에써러짐을免하지못하야스사로惡을미워하기를怨讎가치한다

아모리先人께에無心한酬酢에서나온것이나지금萬若그대로글에다쓰고조곰도말句絕을分明하게아니한즉아지못하는者로보면先人이松江에게交情이果然조금減함이업지안하고特히쏜치만아니한것이라할는지모르오니만일그러타면일노本뜻을그릇처先人의마음이가리여지고드러나지아니하리니이것은閣下만不可히여기실뿐이아니라小生의뜻도그리하온故로削去하기를구지請하고申君도또한그러이여겨서이에곳치되成某가酒色이큰가닭될것이업다고對答하엿다하니말뜻이前보다는좀나으나全然히削去하야다투는까닭이되지안하게하니마는못한故로다시이러케하여달나고다투다되지못한것은鄭弘溟의마침눈으로본것이라小生이아모리無狀하나敢히欺罔치아니하나이다그러면閣下의何事라일은것은무슨일을가르치신것이온잇가崔永慶獄의一事라하면申의上疏에云하되松江이逆變처음에여러번先人에게편지하야집히獄事의쯧이퍼저반다시朝官의禍가될가근심되니(先人이 召命에오지아니하엿슬때松江이先人에게편지하되兄이不可不와야할것이세가지가잇스니三年을少輩가積憤한쯧이라議論이한번불쏜하면내힘이將次挽回하지못하리니이것이첫재요衍僧과鄭約等四人의입에서將次許多한朝官의連累됨이向日의鄭緝의말한것가치나게되면兩鄭(疑鄭彥智兄弟)以下가다머리를숙이고죽는대나가리니내힘이甚히孤單하야 天聽을돌리기가어려우니이것이둘재요내가病이크게나서數日內將次드러누리니이뒤는이일을마텨此輩들의죽엄을救할사람이업스니이것이셋재라이런때에도一向뒤로서고한번도드러와謝恩하지아니함이可하냐하고先人이두번재召命을밧고入京한뒤에하로는松江이편지로先人을불너曰李諫官의말을試驗하야드르니極히念慮가되는지라萬若朝夕間에發論만하면아모리뒤를잘수습하랴하나되지아니할것이라實로말하는자의議論이가트면죽어도앗갑지아니하거니와萬若그러치안하면엇지無窮한恨이아니리요이런議論이잇섯것마는吾輩가全然히아지못하엿스니極히恨歎되는지라幸혀諫官의議論때에잘일너주는것이엇더하냐한것이라이른바李諫은오래된일이라지금에누구인지알수업스나李君立廷이司諫때인듯하오며先人의말삼을因하야崔公을救解할때인것은分明히알수업스나書意를懇切히생각하온즉大概사람을救하는일이라當時書札의이러한것이만이잇스나兵火뒤에다업서지고다만이두편지만잇나이다) 協力하야救하여주기를要求하노라하고澈李(潑)의將次죽을때에松江이救解하는말이잇섯고先人을對하야눈물을흘니며그어짐을稱道한것外지잇스니 (澈李가잡히엿슬때松江이闕庭鞫廳에叅與하엿다가

마閤下가足히말할것이업서말삼을아니하신것인지쏘한오히려어리석은者를救하고건저주심에有意하사사람에게말을굴려보내사둣고고치게하신것인지여러달을생각하되엇더한뜻인지알지못해愚昧한者가마츰내마음에未安함이잇서敢히스스로鄙陋함을숨기지못하고愚衷을아뢰고저하야敢히肝膽을左右（即閤下）에드러내노아閤下의마참내가라치심을바라나이다小生이春月에보이든날에閤下가말삼하시되『들은즉申某가近來寃을呼訴하는上疏가잇고그中에松江의過失을말하엿다하니나는크게울치아니하다하노니엇지그리되엿는요』하시와대답하기를小生도쏘한말리려그말을빼바리려고여러번請하엿스되申公이或좃고或좃지아니하여曰나도不得已한것이라 君父의말삼이밋치신것을實地로알외지아니하면엇지臣子의임군섬기는道理며쏘엇지 君父에게取信하리요더구나여긔일은바過失이라는것은大段한것이아니요一篇主意의歸重한것은松江의心事를分明히알지라무엇이不可할것이잇는냐하니그말이이러하고閤下가다시말삼하시되上疏中松江의酒色을議論하는데는牛溪가큰싸닭이업슴으로쓴치아니하엿다말을하엿다는것은크게당치아니하다하시니小生이對答하되小生의뜻도쏘한그러하와여러번고치라고請하되좃지아니하니엇지하리요하온즉閤下가마참내말삼하시되大盖이上疏가元來그른즉내뜻에는아직못하게하는것이심히조타하시와小生이對答하고물너나왓사오니그날問答이大畧이럴뿐이요이외에다른말이업는듯하오나알지못하거니와그때閤下가別노가르침이잇스신것을미련하야깨닷지못한것이온잇가大盖지금趙生의傳한바閤下의말과는크게다르오니엇지그때閤下가쓰으사말을내지아니하시고스스로깨닷게하신것을小生이能히即時解釋지못한것이온잇가不敏한罪를避할바가엽드니지금비로소命하심을드른지라敢히그말을쓰내여大人先生의門下에발여주심을求하지아니하올잇가閤下의말삼이그하나는牛溪가이미이일로絶交한것이아니어늘지금에엇지하야문득이上疏가잇느냐하시니閤下는반다시말하시되申의上疏에松江이可히絶交할일이잇서先人이絶交하시랴든마음이잇는것가치아섯나잇가申의上疏에本是이말이업섯스니萬若그러면傳者가망녕이요다만故舊가큰싸닭이업는故로쓴치아니하엿다는것은（申의上疏에曰鄭某가甲申年間에酒色의失數가잇거늘臣이成某에게말하되鄭丈이晩節의累됨이여긔에미치오니先生의交情이엇지前日과가트올잇가하온즉成某가故舊가큰싸닭이업슴으로絶交하지아니하노라한것을그뒤에申君이故舊無大故라不絶이라는七字를쌔바리고酒色이非大故라는五字로代入한것）

는者가그뜻을못페며三司가입을담으러한말도업사오니누가能히論劾하고建白(말을세워알외는것)하야　恩澤을크게나리게하올잇가더구나한올에다을寃痛은아즉풀지안하고權奸의아들은먼저叙用하야다만顯達한地位에서지아니할가두려하니엇지是非를萬古에定하며來世에懲戒를보일잇가더욱그寃痛을이기지못하겟나이다嗚呼라無辜로죽음이뉘가至寃치아니하겟슴잇가마는逆名쓰써는이에서더寃痛한것이업나니湯火(水火)가서로달일때에는能히그情狀을卞明하지못하나雷雨가이미긋치인뒤에도그　恩典을어려워하시면엇지天下의寃抑을慰安하며一國의輿望을合當하게하올잇가伏惟　殿下는天地가치至極히仁厚하시고生民에게父母시라匹夫，匹婦의或그곳을일케하심이업스시되五臣의至寃한것은國論의이미定한것이언마는곳快히좃치사푸지아니하시니臣等의疑惑되는것이더욱甚하오이다今日에　下敎가잇스심을보오니　命하야己丑年推鞠의始末을記錄하라命하시고野史를収集하라　命하시니이것이　殿下께서逆獄의일을생각하사實跡을상고하야處理코자하심이라感謝하고多幸한씃헤바라는마음이간절하오이다五臣의죽은外닭은이미머무러두신上疏에베푸온지라이미　洞燭하실듯하온故로지금에다시알외이지아니하오니伏願　殿下는快히公論을조츠사急히푸시는　恩典을나리사中外의바람을慰安시기시면크게生成하오신德이幽와明에미치오리니그治道의關係됨이엇지작다하올잇가臣等이激切하고惶悚함을이기지못하야상가죽음을잇고　들니나이다

상고할진대天啓(明熹宗年號)乙丑二月에비로소先生의官爵을도로주시니大盖　仁祖께서改玉(反正)하신처음에비로소快히푸심을어듬이러라

海平府院君께올니는편지戊申成文濬渾의子牛漢成

○前月中에妻兄의아들趙生이平山으로부터文濬을溪上에차지니趙生인즉松江(鄭澈)의孫女婿라小生을爲하야閣下의말삼을일으니그대강은써하되小生이方장申應渠와合謀하고上疏를올리여極地에松江을잡어느허먼저誹謗밧는것을免할計較를하고자하엿다하니大盖이것은그妻父佐郎君편지中의말이요趙生이小生을爲하야傳誦하기를이러케하노니小生이드름애놀납고失措하야老爺(敬稱)門下에罪를어듬이이러케크고오래된줄이야뜻하지못하엿사오며또怪常한것은閣下가平日의小生에게特待하신것이至極히隆盛하신것이政히分數에지내치거늘故人之子가몸이不義의빠지고붓그러움이先人(亡父)에게밋치되일즉이말삼을分明히說破하야가라치고욕지람을共間에아니하시니아

갈리자아니할수업사오며本道臣曺大中、李潑、李浩、鄭介清、柳夢井이或學問이醇正하고或忠孝가出天하고或行함이剛直하야氷炭이不同함으로權奸에게미움을바든것이一朝一夕이아니드니그逆獄이이러날때或가만히逆黨을달내여쇠러대게하고或잇지아니한것으로指目하야맛참내死地에늣코老母와稚子까지다刑禍를입게하니그일을말하랴하면사람으로氣운이쏫처짐니다鞫獄이겨우씃나 天心이별안간돌니사權奸의情跡과誣告當한寃狀을明白케안하심이업서먼저崔永慶의寃을푸시고이여鄭彥信의벼슬를도로주시니一國臣民이다 聖恩의如天하심을우러르오니이가든때誣陷當한사람도次第로푸시기를날을꼽아기다리더니不豫(편지아니하신것)하신지가해가넘어마참내大喪을맛나니臣民의痛迫함이엇지씃이잇겟슴잇가그전臨御하섯슬때에帷幄(館閣)儒臣과草野公言이풀어주실일노여러번 嚴旒(王冠)아래에알외온즉 溫諭(和言)가叮嚀하실뿐만아니라그사람들이逆謀에叅與하엿다한것이아니라하시는 下教까지잇스섯슨즉五臣의無辜한것을 先王이본시아시는바이요풀어주실意思가應當생각中에은근히定하신것이라 殿下께서嗣服하신처음에韋布의上疏가한두번이아니요大臣의議論하야알외이것이또한간절하나三年을姑待하라신 下教가밝이가日星가트

신지라사람이다눈을씻고기다리더니三年뒤에미처三司의合啓가한두번이아니온즉一國公論을이것으로可히알지라 聖教가잇스시되내가李潑等籍沒을還給하며介清等의官爵을還給코자하노니大臣에게議論하야알외라하신것을大臣의議論이一切로稱寃하야實狀대로알외엿스되分明하신 恩命이업스시니臣等이은근히疑惑하노이다前年가을에生員臣姜會覽等이夢井大中의一體로寃死한사람이論啓한中잇지아니한것과또潑、浩、介清等을爲하야事由를가저上疏하야알외인지가해가지내되오히려 允下(許諾)를아니하시니公論의抑欝이더욱 집 퓨 압 나이다噫라그寃을모르시엿스면모르거니와이미알으섯슨즉무엇이疑心되고무엇이어려워서遲滯하시며덥허두시와오히려풀어주시는 恩命을앗기시나잇가三年을姑待하라신 下教가分明히國人의耳目에잇고官爵을도로주고자하시는 恩命이또한遠近의듯고보는대에퍼젓사온지라大臣의議論을오래머무루시고儒生의上疏를나리지아니하시니 聖明의뜻이어대잇슴을아지못하겟나이다 聖明이在上하시고國論이이미定한것을遲疑하심이여기에이르사快히푸시는 말삼이나리지아니하시니輿情의답답함을엇지이로말하오릿가近來、朝廷이조용치못하고公論이行하지아니하야權奸을救援하는者가或만코公論을主張하

와人心을慰悅시기시며後學의本보기를하시면엇지甚히多幸치아니하오릿가尹毅中은潑、浩과舅甥이된까닭으로또한削奪官職을當하엿사오니엇지寃抑이甚치아니하겟슴잇가이미潑浩의寃을푸럿슨즉더구나潑、浩의族屬에게야엇지하야復爵의命을앗기심닛가噫라本道는權臣의살든땅이라뿌리의박힘이이미단단하고流波가퍼저私意가가리고公論이끈처枉死한사람에게조곰도惻隱한생각이업고오히려五臣의寃이　聖明之下에풀님이잇슬가하야澈의子、宗溟이敢히欺罔의上疏를올니여虛僞의말을꾸미어아비의寃枉을呼訴한다假托하고實로伸寃의일을헤치고자하니人心의끗업슴이엇지하야여기까지이름닛가이런뒤로邪說이紛々하야近日에더욱甚하고士氣를붓들며公論을主張하는者를百計로처서無根의말을지어내여將次不測의땅에늣코자하더니다행히한줄기公論을힘입어吹沙(解見上)하는毒을어더免하니이러케마지아니하면己丑의빗걸닌禍가將次今日에다시볼지라寒心하지아니함닛가伏願　殿下는크게　恩澤을나리사어려워여기지마시고李潑等官爵을도로주시며鄭介淸의어질믈追崇하시고또命하사柳夢井、曺大中以下를다풀어주는　恩典을입게하시면國是가이미定하고公論이크게行하야　이미죽은臣下가寃魂의울음이永쉬고오히려남은선비가誣陷바더죽는것이업슬것이올시다臣等이激切하고惶悚함을이기지못하야삼가죽음을잇고　드리나이다

丁巳年間에生員羅元吉等의上疏

○伏以、臣等이멀리草野에업대여여러번地位의當하지아니한말을베푸오니極히주제넘음을일어斧鉞의죽이심을기다리오나다만생각하전대公論이한번定하면오래막기가어렵고　綸音이이미나리셧스면中間에굿치심이可치아니하니臣等의不得不天閽(闕門)에다시부르지즈는것이홀노五臣의寃만爲함이아니라은근히　殿下의公明하신政事가嗣服하신처음에快히行하지아니할가하오니伏惟　聖慈는굽어살피소서嗚呼라己丑逆變은千古의업는바요無辜로빗걸닌것은天下의至極한寃抑이라一時의烈火에함게탄것이얼마인지알수업스되臣等의홀노本道五臣의죽음을稱寃하고呼訴하는것은耳目의미친바로分明히그實狀을아는것이라　聖明之下에뭉친寃氣의풀으시기를바라는것이올시다當初에按獄하는臣下가憾情을품고얼거대여推鞫하는聽으로怨을푸는陷穽을삼어감안히偏黨을꾀이여難明한形跡을모와가지고　天聽을眩亂하고因하야罪案을만드럿스니萬若　先王의明聖이아니시면거의나라를비일번하엿스니可히痛憤을이기올잇가이것은朝野의집히아는것이라마음이傷하고『이』가

스나逆賊과親厚한罪는엇지어더免하리요하시니臣等이亦曰發等이이미先見之明이업고果然親厚한情分이잇섯슨즉그죽음이實로當然하나그러나交遊를삼가하지안은罪로마참내그몸을업시하고老母, 稺子가다刑禍를입엇스니人間의極痛이古今의드믄바라이것으로比較하면足히罪를贖할만하지아니함닛가臣等의前後로稱寃하는바는다만逆賊이아닌事情을드러내지못하야玉石의탐을한데입어禁府의罪籍이오히려잇고九泉寃抑이풀리지못한것이라敢히풀어줍시사하는上疏 三淸(仙宮)의면데알외는것이한두번이아니라 先王이이미그逆賊이아닌것을알으시고 聖明이ᄯᅩ그無辜를可矜히여기사朝臣의奏請을아름다이여긔시고急히써서주시는 綸音을나리시니큰恩德이이미足하고惠澤이넘처흐르니보고듯는바에누가ᄯᅱ놀지아니하겟슴잇가마는臣等이조곰섭섭한것은籍沒은아모리주섯스나官爵은復치못하엿슨즉풀어주시는 恩典이다하지못한듯하오이다엇지한ᄭᅡ닭으로그寃을아지못하시엿스면모르거니와이미아섯슨즉무슨의심이잇서舊爵의還復을許諾지아니하심니ᄭᅡ爵名의더함으로도로예전稱號가잇서야雷雨의德澤이今日의 恩典에洽足하고사러지지아니한靈魂이應當ᄯᅱ놀미잇고 聖上의德이거의幽明의際에(鬼神과사람사이)ᄯᅥ지리이다더구나赦하야주는法은輕함을좃는것이聖人의政事에公明을克盡하는것이라엇지籍沒을도로주고벼슬을주지아니할理致가잇슴닛가이미도로주실意向이잇스시나미처行하지못하신것이온잇가鄭介淸은林下의한善士라平生에힘써배호아所得이만코行檢이篤實하야志操가구드며몸가지기를敬으로하고사람가라침이次例가잇스니이것은聖世의큰선비요多士의指南針이라儒林이不幸하야寃을품고죽으니얼거논사람을털을헤여죽이지못함이恨이올시다圖書가寂寞하고遺音을이어갈이업서小子와後生이德을상고하고業을물을곳이업서海外窮僻한나라가鄒魯(孔孟所居)의風俗으로變하지못하니엇지恨의甚함이아니오니ᄭᅡ이제復官의 命을밧잡고快히푸시는 恩德을입사오니 感幸하온ᄭᅳᆺ헤 눈물이흐름을ᄭᅢ닷지못하나이다介淸의無辜한것이이미저러하고介淸의學問이ᄯᅩ이러하니엇지可히그寃만풀으시고追崇(贈職)의 恩典은베풀지아니하심닛가崔永慶은一體로寃死한사람으로이미 贈官하고賜祭하시는榮光을입으며子孫을調用하시는 恩典ᄭᅡ지잇스섯스니 先王의빗결닌것을可矜히여긔시고賢者를 褒賞하시는마음이 尋常萬々에 지내치신것이라 介淸의죽음이永慶과寃痛함이갓고介淸의學問이永慶에게讓步할것이업슨즉 先王이永慶을처리하시는法으로今日에介淸을褒奬하시는것을하시

議가조차發하지못하니實노世上의드문盛典이요時代의至德이라엇지다만혜여지지아니한魂이重泉에서感泣할뿐이아니리잇고擧國사람이維新의化에ᄯᅱ놀지아니할이업스니엇지天地와神人의福이아니오닛가다만次第로푸러주시는命이同死한寃抑에나리지아니하시고贈官하고復職하시는 恩典이이미써근쌔에나리지아니하시니草野의바람이天地의큼에섭섭한感이업고자하야地位의지내치는罪를避하지아니하고다시迫切한말삼을알외오니伏惟 殿下는나려살피소서嗚呼라本道五臣의寃死함은天下의至痛이라明見의智가업슴이恨이되고아모리妄交한罪는잇스나그本心을캐면엇지一毫나疑心할것이잇슴잇가權臣이자루를잡고 天聽을속이고가리며 嚴威를憑藉하고묵은憤을부려마참내曖昧한事情이 天日아래에드러나지못하고或一門이同死하야老幼가남지아니하며或刑罰밧고귀양가고或杖下에죽엇스니그죽엄이한가지요그寃痛이갓거늘아울너푸러주시는恩典을입고가치優渥하신 德澤에빠지되李潑、李洁、鄭介清等은이미籍沒을還給하시고官爵을도로주시는 命이잇섯스나홀노柳夢井、曹大中은오히려 赦하야주시는命을못입엇사오니恩惠를미리푸시는擧措가하로가急하니臣等이請컨대먼저夢井大中의寃抑을말하고뒤에潑、洁、介清의일을말하고자하노이다夢井은直人이라逆賊과暫時의面分은잇섯스나相厚한것은絕對로업고다만한장書信往復뿐이라前에鄭仁弘과더부러言官이되엿슬쌔澈의沈義謙과同事한罪를論劾한것이여러차례라權奸에게미움을바든것이깁고또중하드니逆賊이일어남을當하야自 上으로自家에定配하라命하신것을澈이拿鞫하자强請하고刑이罰한번잇슨후에自 上으로또停刑하라命하심을澈이또가만히啓請하야一日에再鞫하야죽이고말엇스니夢井의奸臣의손에죽은것이現著히드러난것이요大中은굿세인사람이라逆賊과본시아지못하고本道都事가되엿슬쌔마참서로볼뿐이요大中이澈과한道에살엇스나서로본일이絕對로업드니大中의及第(科)하엿슬쌔澈이보라하니大中이마참내질겨가지아니하엿스니澈의忿을품음이하로가아니라逆變처음에權奸의黨이流言을造作하되大中이逆賊을爲하야눈물을흘리엿다하야權奸으로부터얼거죽이엿스니人心의慘毒함이이러한것이잇슴이라또한句의詩로마참내剖棺하고斬屍한禍가잇섯스니그일을말하고자하면사람이氣運이써러집니다噫라二臣의無事한것이이러하게明白하고奸黨에게얼킴을當함이此極까지되엿사오니한울의다을寃痛이엇지끗이잇겟슴잇가李潑、李洁의寃痛가튼것도말하기慘酷함니다 聖批에하시되潑等이아모리미처그逆謀는알지못하엿

國家에서罪를하지아니하시드래도붓그럽고뉘우처죽는대이름이진실노甘心할바이라그러나엇지一毫나그凶과不測한마음을미리보왓슬잇가湖南선비가耳目이比較的갓가워서그얼키고얼근形狀을아름이眞的하고자서한지라忿하고미워서稱寃함이他人에倍가더한지라더위를무릅쓰며발을싸매이고千里에서 上疏를올니는것은엇지求하는바가잇서무덤속에잇는썩은뼤에阿諂코자하는것이온잇가崔永慶은一體로寃死한사람으로 恩典으로푸시는것만입을뿐이아니라 贈職하고賜祭하시며그子孫을쓰셧슨즉實로世上의큰盛典이요李黃鍾의일홈이잠기고자취가微賤한것까지 厚恩을입엇스니聖人의好生하신德을집히心服할바이라진실노그寃痛함을살피셧슨즉이미죽엇다고바려둘것이아니요망영된생각에는同仁하시는恩德이彼此가無間할듯하오나有司(마튼官人)가이런寃枉한形狀을上請한者가업는지라이에이런區々한計策으로天地의큰것에도사람의섭々한바가업고자함이라이災殃을만나고 恩典을베푸시는날에더욱맛당히變通함이잇스시리라하고當時의寃枉한形狀을 天鑑이이미餘地업시 洞燭하신것인즉 恩惠를미르시고풀어주시는擧措를맛당히 聖心으로斷定하실지라臣等이엇지敢히其間에議論을드리올잇가업대여 上裁로施行하심을기다리나이다

○答曰依允이라하시다

四月에南平에서疏會하고五月二十四日에入京하고六月初四日에政院에바치고그날에 啓字를찍어禁府에나리고十四日에回 啓하고十五日에 依允하시다

○상고하건대이해가을에시골儒生이通文을發하고彼此가同心하고協力하야비로소先生의祠宇를輪岩에세우니大盖依允의批答을이미어든故로草野의公論이어더行하얏스나朝廷이크게어지러워서오히려그職帖을도로주지아니함으로아래 두上疏가잇는것이다

丙辰秋生員姜鳳覽等의上疏

○伏以、己丑兇逆이朝官에서나오니참千古에업는變이라쌔를타士林에게嫁禍하고放恣히讐와隙으로私心을行하야異己한者로一網打盡하고無辜를죽이는것이또한前世의업는바라이러무로公論의發함이百年을기다리지아니하고쌔에삭이는寃痛이오렐수록더욱집사와여러번피를쑤리는上疏를올니여푸러주시는恩典을바라옴이 先朝쌔부터 殿下쌔까지마지아니함이라殿下께서聖度(度量)가如天하시고밝음이日月을並하사집흔寃抑의形狀을洞燭하시고特히曠蕩의 恩典을나리시니三十餘年무치엿든寃枉이一朝에快히풀니고國是도일로因하야定하고邪

삼을하오니伏願 殿下는다시생각을더하소서嗚呼라潑、浩의忠孝와介淸의學問과夢井의守身을淸謹히함과大中의議論을구차히가지々아니함을前後上疏에다알외압고 聖鑑으로도또한이미 洞燭하오신것이라嗚呼라潑、浩이죽음으로忠孝의風이업서지고介淸이죽음으로學問의士가쏫처서이뒤로는아비가그자식을警戒하고兄이그아우를가라치되正論과力學이禍를取하고몸을害하는根本이된다하니이가튼人心과士習(버릇)을維持하기만바라오니또한어렵지아니함닛가이것으로말하면臣等이이것을爲함이요다른것을爲함이아니오며 殿下를爲함이요國家를爲함이니伏願 殿下는다시三思를더하소서臣等이듯사오니上年冬十月에自 上으로左相臣鄭仁弘을引見하시고白惟讓等의伸寃할일을무르셧다하오니 聖上의무르심이이미淳復(淳厚하고자서한것)하시고左相의對答이또한숨기인바가업서익히商量하야處理한다하신 下敎가이어叮嚀히나시니臣等이感泣하고서로賀禮하야曰 聖敎가여긔까지이르시니풀리기를可히보리라하야머리를들고발을들어긔다리나겨울이다하고여름이오도록歲月이박귀되雷聲이도로막히고大德이풀리지아니하야千里湖山에바라는눈이突然히차서뗘런雲天에 綸音(王言)이어느때나리실는지百拜하고세번부르지즈오며敢히血誠을베푸르오니伏願 殿下는다시愚衷(어리석은中情)을可矜히여긔사特히 恩言을나리사五臣의寃을푸시면 國家가甚히다행하고多士가다행하겟나이다

○禁府、回啓에曰天下의獄이逆賊다스리는것보다더嚴한것이업는故로넘치고寃痛하기가쉬운것이니그간에或推鞫하는臣下가憾情을품고怨을부리는일이잇슨즉한번陷穽에들면曲直을勿論하고문득그禍를버서나지못한것이더욱罔極합니다그때를마처弊를발으잡는著作한것에다前에업든指目을더하야洪水와猛獸에까지比하고或自 上으로定配(귀양)하라신 命이나리신것을拿鞫하자强請하야一日에두번刑罰하는것이하나뿐이아이니사람의誣陷바든것이그惡함이語言의작은過失의比할것이아니라天、地、神、人의容納하지못할바이라그일홈이업서지고집이헐린것으로족히그寃을말할수업는지라아모리죽어黃泉에서시드럿더래도그바람으로붙고비로뿜어땅에서쑤구리고한울에呼訴하는것이理致의씩잇슬바이라當初에逆賊이朝官에서나서僞行과僞言으로足히世上을노기고일홈을盜賊하얏슨즉그일홈을듯고問答하는사이에그稱道하고推奬하는것이人情의常事요同道와同榜으로그親分이가볍지아니한것을엇지絕交하올잇가知人하는데어둡고過히親厚한것과推奬까지더한것은아모리

二日의寃을품는鬼神되는것을하로이틀이二十年까지오래엿슨즉地下의눈이長夜의감지못하는것이라臣等이窮僻히한구석에잇서敢히五臣의寃을알외지안코아직介淸을먼저하는것은臣等이가치一郡에살어보고듯는것이比較的갓가워그얽고얼킴을밧는形狀을아는것이자서하고분명하야忿하고미워稱寃함이他人의멧倍라피를흘리여말삼을알외는것이實노不忍한마음에서나오나이다伏念컨대 崔永慶이 一體로 寃死한사람으로 먼저푸시는 恩典을입고아달에게벼슬까지주시고홀노五臣만지금것푸심을입지못하온즉天地의好生하시는仁德에可히이진것이잇다할것이요일은바오히려유감이잇다는바이올시다臣等이업대여願하노니 聖慈는이三年뒤更化하는날을當하섯사오니特히크게나리시는 恩典을發하사黃泉의寃枉을씨스시면一時朝野의바라는것만慰安하실뿐이아니라그士氣를밝키게하고國家萬世의基業을누림이이것으로말맴어서無疆되지아니할는지모르와臣等이激切하고惶悚함을익이지못하야삼가죽기를잇고들리나이다

丙辰月日柳光烈等의上疏

○伏以、한울이우리를주심이四端을주섯스니惻隱이나가仁이되고羞惡가나가義가되니仁한故로能히愛人하야남의설음을설게알고義한고로能히남을미워하야남의惡을미워하나니엇지사람뿐이리요萬物에도이러하니生物을만나밟지아니하는것은麟의仁한바요惡人을보고쏙밥는것은豸(神羊)가義한바이라臣等이아모리微賤하오나또한四端의本性을바더愛、惡의情을가추은것이라엇지麟의仁과豸의義를본바더能히불상함을스려하고惡을미워하는情이업겟슴잇가臣等이생각하오니己丑逆賊의變이朝官에서나니이것은天下萬古의잇지아니한變이요權奸이獄을主張하야불리고 얼거대여 一時名流로하야곰連累안된이업는것은이로그姓名을記錄할수업고아직洛下(京)士大夫로말하면鄭彥信、鄭彥智、白惟讓、尹起莘이그러한자요嶺南으로말하면崔永慶、柳宗智와湖南으로말하면李潑 李洁、鄭介淸柳夢井、曺大中이그러한자ㅣ라그남어지金馮等의奸人에미움을바더죽은者는이로말할수업시國人이다아는바이라臣等이敢히一一히알외지못하나이다嗚呼라臣等이이寃枉한形狀과權奸의얼거논形跡을 先朝丙申冬부터 殿下의今日까지連하야부르지즘을마지아니하는것이地下의朽骨을爲함이아니요또한鄕黨(시골)의名譽를要求함도아니요다만一時의公論을定하고오래뭉친寃枉을풀고이미기우러지는士氣를붓들어서 一國의輿望을위로코자하는故로煩瀆한嫌疑를避치아니하고敢히여러말

檢束하는節操밧게버서진다하고又曰衰世의所向은聖賢、中和의道가아니라하야이세가지로結論을하엿슨즉介淸의말이節義를排斥함이아니라節義의根本을培養하는것이라學者가진실로明德과中和의道를아러視、聽、言、動의理致를어긔지아니하면立節코자아니하여도그節義는可히뺏지못하리라하니實노옛聖賢의人性을드러내노은明訣이요後學의標榜이될것이라이것을가저假節義의世上을그룻치는弊를救援한것이어늘奸人이그心術의드러남을極히미워하야틈을타집어느흠이니吉三峯이라는말을지어서崔永慶을얼고또排節義三字를지어介淸을집어느으니箇々히殺人手段이밝게十目에잇거늘이能히世上에드러나지아니하니이것이臣等의밤낫으로마음이傷하야참아잇지못하는것이올시다그아우大淸이兄의非命을切痛하야行年七十에고기를아니먹고素食한지가十四年에말너自盡하니臨終에그아들에게遺言하야祭祀에고기를쓰지말고兄의伸寃하는날을기다리라하엿스니보고듯는바에누가목이메지아니하리잇가이寃狀을가저士論이獄事나든처음부터뭉치여己丑年부터여러번上疏를올니인것이두세번이아니요젼己亥年에臣羅德峻等이上疏하니 聖批에말삼하시되介淸을처음부터逆賊이라指目하야鞫問한것이아니라하섯사온즉그얼거논寃를 先王이이미 洞燭하신것이요癸卯年에臣安重默이또이것으로獨疏한것을禁府로回啓하라하시니禁府가알외되安重默上疏한辭說은이러이러하오니다만 上裁하시와施行하압소서(已見本疏下)하엿슨즉 先王이이미그寃枉을아신것이요밋처푸시지만못하신것이라이러무로 殿下가即位하시든처음에前義禁府都事臣羅德潤이이寃枉을가저또介淸을爲하야獨疏하니 聖批에하시되上疏를보니足히忠懇을보리로다介淸의寃狀은나도이미그大概를드럿스나그러나일이 先朝에잇서敢히輕議하지못하리라大臣과商量하야處理하리라하시고因하야 傳敎하시되大臣에議論하야알외라하시니大臣이다極히寃枉함을일컷고 恩命으로쓰서주시라入 啓하니 批答하시되介淸의收議한公事는大臣의뜻이合當하나일이 先朝에잇슨즉三年을기다리라하시고또己酉年에臣金佑成이一道、五臣의얼거논首末을가저알외고介淸은다만排節義三字로罪案을만드럿스니그寃枉함이밝기가불보는것갓고 聖鑑이또한이미거침업시 洞燭하신것이요三司가累日을合啓까지하엿슨즉草野의公論과朝廷의是非가하나로만足할것이아니라國是가이미定하고다시疑心날것이업슨즉엇지可히敢히더하지못할일홈을하로라도無辜한善士에게더하올잇가 一日을풀지아니하면一日의寃을품는鬼神이되고二日을풀지아니하면

이것들에게주시니毒種을쓰지말나신 先王의聖敎가잇스시거늘 天聰을欺罔하고敢히薦望하니엇지聰明을가리는臣下가다시 聖明之下에날줄이야뜻하엿겟슴잇가噫라奸人의얼거넛는禍가이르지아니한곳이없음과五臣의寃痛함을全國이아는바어늘다가치酷禍의얼키여九泉에서寃을품엇스되일홈이잠기고事跡이작어天聽에通하지못한것이끗이업사오니말하다이것을생각하오면답々하오이다嗚呼라이미그寃을알엇스면무삼疑心됨이잇스며무삼어려운바가잇서지금外지遲滯하사오히려플어주시는 恩典을앳기시나잇가是非를定하고邪正을分卞함이今日의先務라寃枉을푸는것이하로가急한지라이것이臣等의죽음을무릅쓰고連하야上疏하야煩擧히함을꺼리지아니하더니多幸히求言하시는 下敎가마츰이때에나시오니臣等이엇지敢히참아크게부르지저 殿下의虛心하고바라시는盛意(장하신뜻)를저바릴잇가臣等이激切하고惶悚하옴을익이지못하야상가죽기를잇고ㅣ들리나이다

辛亥務安儒生羅德元等의上疏

○伏以、己丑逆獄의變이朝廷에서나서그連累가寃枉에미처冥々한중의긔운이매친것이한둘이아니로대한道에서다가치드려나게아는것으로여러번上疏를올니여寃痛을풀어주시라請한者가五臣이오며아직一邑의親히講學하든者로말하면本縣의살든臣鄭介淸이自少로힘써배호고옛것을조와하며行檢이篤實하고敬으로몸을가지며사람가르침이次序가잇게하며聞達을求하지안코志操가堅確하야古人의붓그럼이업스며逆賊과아모리한道에잇섯스나知面함이업드니지나간乙酉年에校正廳에서처음보고그뒤同官인情分으로泛然히書札한것이엇지可히이것으로逆黨이라하릿가그때按獄하든臣下가오래自己와異議하든憾情을품고틈이업서부리지못하더니이때에罪에놋코저하되핑게가업슴을恨하야이에介淸의지은바東漢節義、晋、宋、淸談의崇尙하는바가不同하다는말우에다排節義三字를自意로더하고이것으로모라느어北方에귀양가죽엇스니또한寃痛하지아니함넛가大盖그지은바가著書의有意한것이아니요늘本道의一種선비의버릇이拘束를미워하고放蕩을질겨하야禮法을허수아비로알어義理의平安함을닥지아니하고意氣의뽐내는것만배우되그런것인줄을아지못하는故로이一說을著作하야은근히節義를假托하고一世를그릇치는弊을막금이요더구나이말의採用함은介淸에게나기는하엿스나그文字의本論는다朱子와張子의이미成說한것을繼承한것이니그著作한말에曰다聖人의明德하고新民의學을아지못한것이라하고又曰視、聽 言、動의理을硏究하지안코

에부르지즘은진실로臣等이한道에살어밝히無辜함을아는지라至寃을萬一이라도풀림을바라는것이라潑，浩의孝友와介淸의學問과『篤行이夢井가튼것』과『剛直함이大中의特立하고돌이키지안하는것가튼것이』一時에有名하엿슨즉奸人의含沙하고그림자를엿보와一網打盡코자함이엇더하엿겟슴잇가한번按獄함으로묵은憾情을부리고자하야우흐로 天聰을가리고아래로偏黨을쐬이여百端으로얼거대여쏙죽이고야말고老母와穉子가한울에무삼罪를지엇슴잇가한울은헤아릴수업고理致는나종外지엽서지지아니하야 先王이聖明하시고公論이어 더通하야奸狀과寃狀을洞燭아니하심이업서賊澈毒澈이라하심이밝게聖敎에나고먼저處士(崔永慶)의寃을푸시고또相臣(鄭彥信)의官을도로주셧스니가튼五臣의寃抑이當初에彼此가다를것 업는故로 聖批에그사람들이逆謀의참예하엿다는것이아니라하셧스니鄭澈의奸慝을아시는것도 先王만가튼이가업고五臣의寃枉을아시는것도 先王만가튼이가업사온즉一國民이누가感泣을하야次第로 恩典을바라지아니하엿게슴이가 皇天이이百姓을불상히여기지아니하사遽然(별안간)히大喪을만나니臣民의痛迫함이엇지씃이잇겟슴잇가지금우리 殿下께서크게前烈(先代功烈)을이으사能히옛법을이으시니毒澈의奸邪한것도 殿下가모르심이아니요五臣의寃痛한것도 殿下가또한모르심이아니로대三年을姑待하라신것이 殿下의말삼이아니며籍沒을還給코자하노라하신것이 殿下의말삼이아니온잇가三司가論列한것이한두번이안이요大臣의獻議한지가一年이지내되 兪音(許諾)이나릴듯하되아니나리시고雷雨가發할듯하되發하지아니하시니九泉의싸인寃氣가더욱매치고一國의公論이더욱답々하니人心만날로아래에서써날뿐이아니라天意도또한우에서怒할듯하오이다一婦가含寃하여도오히려감음을부르거든五臣의寃을품음이엇지感動되지아니하리요可怕할變可驚할災殃이連하야나서거의虛日이업사오니臣等이진실로五臣의深寃과至痛으로뭉처그런줄아오니이것이엇지 殿下의淸明하신德의缺点이아니오릿가嗚呼라天意의感回함이伸寃함에잇고人心을慰悅하시는것도伸寃에잇사오니伏願 殿下는特히可矜히여기소서嗚呼라公論이밝은뒤에國是를可히定하며國是를定한뒤에人心을可히定할것이어늘지금에巨奸의餘黨이오히려國廷에잇고舊兇의씨친孽이鄕曲에서더욱방자하야邪議가지내처人心을眩惑시기니是非가격구로되고邪正이섯기엿스니지금의公論이可히밝다하며國是가可히定하엿다하릿가五臣의寃을오히려풀지안하고權奸의자식을먼저쓰사牧民하는重任(郡守)을

업삽고或사람을因하야대강한두가지는드렷스나또한자서치못
하며大槪李潑等의交遊를삼가지못함은진실노잇사오나이것으
로謀逆의極禍外지미처老母、稚子가머리를숙이여죽는대나잣
스니또한慘酷치아니함닛가自初로지금外지二十餘年에人心이
寃痛안할이업드니公論이지금에야처음發하니이것이正히至寃
을써서줄때라罪案를써서바리고籍沒한것을도로주는것이엇지
多幸치아니함닛가白惟讓의書札中말은臣이專혀듯지못한것이
요或말하되他人의書辭를惟讓의한것으로잘못가라침이라하니
果然그러타면不可不살피여處理할것이오니다만 上裁에잇나
이다하고 淸平府院君韓應寅의議는己丑年治獄하든일의씃을
臣이承旨로或鞫廳에叅與하엿스나지금와서病昏하야專혀記憶
치못하는故로李潑等의일을能히一一陳達치못하오나大槪公論
의發한는것이오래도록더욱激切하니快히써서주심을보이사輿
望을慰答하심이正히今日에잇사오며白惟讓의書札往復한것가
튼것은또한자세이알수업사오나그때所聞이또한 上敎와가트
오니다만 上裁에잇나이다 右相沈喜壽의議는 備忘記로下
敎하심을뵈오니委曲이中道에마저其間容恕하기가어려울듯하
나다만李潑兄弟가逆謀에참예치아니하엿다하시니平日에가장
親厚한것으로書札往復한것과推尊하며稱讚한것뿐인즉知人의
暗昧함과交遊를不愼한罪에죽음이足하거늘甚하게老母와穉子
가또한刑禍外지입게된것은前古에도업는律이라二十年뒤에다
만籍沒만주는것으로九泉의寃抑이풀리지못할가하오며臣이己
丑獄事때에臺諫에잇서三省(解見上)의자리에만참예하고 闕
庭의推鞫하는자리에는참예치못한故로逆賊의집文書가온것은
다만道路傳說로만듯고지금云々한바兇慘하고悖逆한말은李震
吉의書札中에잇는듯하고惟讓의말이아닌듯하오나年久한일이
라실노자세히알수업사오니다만 上裁에잇나이다

○答曰知道라領相의오기를기다려다收議하야處理할것이고또
鄭介淸의그때籍沒하고아니한것은상고하야알외라하시다

○그때逆變이마참나고因하야大亂이잇서다시알외지못하니라

辛亥年幼學羅德顯等의上疏

○伏以、臣等이나서昭代를맛나 聖化에입사오니한말도可히
治道를補益함이업사오나天地의큼으로도오히려섭々한바가잇
사온즉엇지敢히자리에지내침으로嫌疑하야마츰내 聖明의아
래에默然히잇스올잇가嗚呼라枉死의빗결니는것이어느때업겟
슴잇가마는至極한寃痛을먹음고己丑의連累한사람가튼것이업
사온지라一時의寃枉이얼마인지모르오나臣等이홀로李潑、李
浩、鄭介淸、柳夢井、曹大中等寃의死한것으로매양 天閽(闕門)

하야一體로施行하게하시압소서

○答曰아모리그逆謀는알지못하엿스나逆魁를집히시귀여稱讚하고쓰려대여得志하게한것이엇지無罪하다하리요그러나公論이이러하니맛당히議論하야處理하리라하시다

○禮曹가啓曰己丑에罪死한사람鄭介淸、白惟讓、李潑、李洁等의復官爵할것과籍沒을도로줄일노大臣에게議論하오니大臣의議論이이러하기로敢히告하나이다

○完平府院君李元翼의議는己丑年間에臣이外方에잇서사람을因하야보고드른일이요지금病昏하야또한이진것이라白惟讓의편지辭說은專혀알수엽사오며大槩、李潑等이交遊로삼가지아니한罪로謀逆의極禍外지이르러서人心의寃痛하고불상히여긔는것이오래두록더욱깁흐오니지금와서快히公論을조차至寃을쓰서주시는것이실로　嗣服의처음에人心을慰悅시기시는한큰擧措오니다만　上裁에잇나이다하고

○左相李恒福의議는逆賊을알기어렵지아니하니謀逆하면逆臣이되고謀逆지아니하면平人이될뿐이니이러무로子家의子가平子에게가장친하나平陰의難에一朝에문득원수가되고（左傳鄭公孫子家가平子와四寸이나子家의子가不軌를謀하니平子가平陰에서大義로討伐한것）王導는敦의아우나南皇까닭으로（晉王

敦이叛稱南皇하니餘解는見上）大義滅親하엿스니古今天下의이가튼것이엇지限이잇슴잇가나라를向하면純臣이되고나라를背叛하면逆臣이되나니龍과蛇의判斷이다만暫間동안向과背에잇는지라엇지親함과不親한것으로말하리요潑等이平日에逆臣을쓰러내여顯官의오르게하엿스니그逆賊을버일때連累로죽음이事勢라그러하나朝家에서律을議論하자면맛당히本情의有無를무를것이요事勢로만핑계삼어죽게두는것은不當하니臣이오히려當時鞫廳에議論하야알외인말을記憶하오니一欵에잇스되朝官에서한汝立이이미큰變이어든엇지두汝立이잇스리요만일반다시이러한理致가업다하면이것은逆謀의不與한것이니逆謀의不與하엿슨즉凡臣과다를것이잇슴닛가다만그自處하는것은머리를쌍에대고죽기를비는것이可함이다臣이鞫獄에서보는바가이러하야일즉이同官에게말하압고　先王이引對하시는날에도또한이러케알외엿삽고向日　經筵에서또前說을베푸럿삽고惟讓의편지의말한바는臣이昏矇하야能히記憶지못하오니大槩는　上의所敎와가튼故로臣이일즉이말하되惟讓의逆名은可히씨스시려니와官爵은可히도로주지못할것이라하오니다만　上裁에잇나이다하고領府事李德馨의議는己丑年間에臣이罷職하고閒暇히집에잇서庭鞫하신一事를朝報에나지안하야들을길이

잇슬것가트면臣等이將次沐浴하고討伐하기를請하기에겨를치못하겟거든엇지敢히辭說을꾸며대여刑罰남어지에썩은새를두돈하야스스로不測의罪에빠지올잇가이것은實로國人의가튼말이요臣等의홀노말하는바가아니오니請컨대三思을더하사特히한許諾을주사李潑, 李浩, 白惟讓, 鄭介淸等의罪案을蕩滌하사그官爵을도로주시고이外에寃枉한사람을또한廟堂으로하야곰다査考하라命하오서一體로施行하라하시압소서

○答曰可히輕率히議論치못할뜻을일으기를이미다하엿스니不允하노라하시다

○四月二十四日로부터五月十八日까지合啓가한모양이라五月初一日에

○答曰좃기어려운일이라번거하고들넬것이아니라하시니

○合啓하되己丑諸臣의寃死한것을풀어주실일노여러번 天聽을드렵히되 許諾하심을못입으오니臣等이蹴踖하야서로도라보와알외일바를아지못하나이다當初에逆賊이朝官에서나고奸臣이鞠問을마터百端으로얼거대서一時士夫를쏙죽는쌍에눗코야말랴하야李潑, 李浩, 白惟讓, 鄭介淸가튼것들을다만書札과交厚한外닭으로逆黨의律로罪를주어陰刑을이미부리고財產을籍沒하야老母와稚子가머리를수기고죽는대나가니그얼거는것의慘酷한것과寃痛의極한것을可히數十年後에도보는듯한지라至極한寃抑은不可不풀것이요公論은때가잇서定하는故로自前으로大臣의의논을드린것과韋布의上疏한것이한두번이아니온즉人心의속이기어려움과公論의至極히嚴한것이이러하오이다지금에臣等이피를뿌리고肝을내노아 闕門에부르지즌지가數十日이로대誠意가不足하야 天聽이더욱머시고매양 先朝에서일즉이處置안하신것이라 下敎하시니臣等이은근히疑惑하오이다우리 宣祖大王께서至極히仁厚한십이한울이덥허주십가트시고 聖明이널리밝히사湖儒上疏에對答하시되潑等이與知하엿다이름이아니라하시엿슨즉潑等의無罪한것을 先王이이미다아시와按獄한臣下를물니치사奸毒이라指目하시엿슨즉潑等의誣陷입은것을 先王이또한이미알으신것이라一體로誣陷입은사람의崔永慶, 鄭彦信가튼이를다贈職하고復官하시엿슨즉次第로쓰서주시는 恩典이將次潑等에게미칠것이나特히果斷치만못하신것이라 聖明이繼述하시는날不可不 先王의미처못行하신마음을行하사黃泉의無窮한寃을쓰서주실것이오니請컨대三思하사急히한許諾을나리사李潑, 李浩, 白惟讓鄭介淸等의罪案을蕩滌하시고籍沒한것을도로주시며그官爵을復授하시고이外의寃死한사람을또한廟堂으로하야곰다査考

한것도이數臣과一體로禍를입엇스되다이미贈職하고復官하시기를어려워아니하섯슨즉 先王의뜻을終始로可히볼것이요홀로이數臣에게는미처施行만못하신것이라上年春에三司가一國의公論을가저여러번伸寃하자請하엿사오나 聖批에待時하라 下敎하시니 聖意의잇스신바를업대여感謝하야다 先王의미처못行하신뜻을 殿下의손으로쑥行하시리라하더니지금에祔廟가이미좃이나고푸러주시는恩澤이四方에흘으오나黃泉의寃을품은臣下가널리蕩滌하시는 恩典을못입으오니이것이公論의오래도록더욱답々한바이올시다叛逆은天下의大惡이라사람사람이벼일것이라或潑等의일이疑心날것이잇서罪가그實에當할것가트면臣等이將次沐浴하고討伐하기를請하기에겨을치못하겟거든엇지敢히辭說을꾸며대여刑罰남어지썩은뼈를두돈하랴고스사로不測의罪에빠지올잇가請컨대三思를더하사急히한許諾을더하사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을罪案에서蕩滌하사復官하시며籍沒한것을도로주시고이外에寃枉한사람을또한廟堂으로하야곰다詳考하야一體로施行하라하시압소서

○答曰이미알은것이니不 允하노라하시다

同月二十九日

○合啓하되臣等이己丑에寃死한諸臣의伸雪할일로여러번 天聽에드럽히되許諾을못입사오니臣等이踧踖하고서로도라보와알월바를아지못하나이다當初에逆賊이朝官에서나서朝廷에잇는臣下뉘더부러交遊하며書札往復을아니하엿겟습잇가마는그때鞫問마튼臣下가때를타誣陷하고百端으로얼거대여一網打盡할計較를하여 先王의不殺하시는至極한 恩德으로아모리赦하고자하시나可히엇지못하시니엇지寃痛치아니하며寃痛치아니함잇가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가튼것이그寃死한中에表々한것이라 先王께서이미그寃을洞察하시고湖儒上疏에批答하시되潑等이逆謀에與知하엿다일름이아니라하시 고鞫問마튼臣下를또한奸毒이라指目하사귀양보내시고崔永慶、鄭彦信等에게다贈職하고復官하시기를어려워하지아니하섯슨즉先王의뜻을終始可히볼것이요홀노이數臣에써쓰주시는恩典은미처施行치만못하신것이라上年春에三司가論列하니 聖批가待時하라 下敎하시니臣等이 聖意에잇슨바를업대여感謝하야모다 先王의미처못하신뜻을쑥 殿下의손으로行하시라하엿삽드니지금 祔廟가좃이나고큰恩澤이넘처흘느되黃泉에서寃을품은臣下가홀노널니蕩滌하시는 恩典을못입으오니이것이公論의더욱답답하고굿칠줄을모르는것이올시다叛逆은天下의大惡이라사람사람이可히벼일것이라潑等의일이疑心날것이

同月二十七日

○合啓하되臣等이己丑諸臣의枉死한寃을우르러 天聽을드럽힌인것이한두번아니오나 許諸하시는말삼을입씨못하오니臣等의疑惑이滋甚하오이다逆賊이朝官에서나서當時朝廷의잇는臣下가뉘더부러交際와書札往復이업스리요마는按獄하는臣下가가만히묵은憾情을플고그凶惡한생각을부리여때를타녹이여대임이이르지아니함이업서쓱極刑의눗코야말어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가튼것들이다一時의交遊한罪로奇禍에빗걸니여몸에慘刑을입고老母와弱子가머리를숙여죽는데 나가고다른寃死한사람이또甚히만흔지라지今二十餘年뒤라도듯는이가傷痛아니할이업스며말하는이가코가시지아니할이가업섯스니天地의사이에이獄事가치慘酷한것이잇슴잇가 先王쎄서湖儒上疏 批答에逆謀의참네하얏다이름이아니라 下敎하시고按獄하든兇臣을奸毒하다排斥하시며귀양보내시고崔永慶、鄭彥信等을復官하시며贈職하섯슨즉 先王의뜻을可히알것이요이數臣의伸寃은밋처施行치만못하신것이라 先王의未及하신뜻을조차이미썩은뼈의寃痛한것을크게 供恩을나리심이 殿下께잇지아니함잇다 殿下께서이미待時하라하섯스니지금祔廟가맛이나고큰恩澤이흘너퍼지니寃枉을蕩滌하심이이때가그때라公論이오래뭉처지금와서더욱激한지라請컨대어려워여긔지마시고急히한 許諸을나리사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을復官하시며그籍沒한것을도로주시고그外의寃死한사람을또한廟堂에令하사다詳考하야一體로施行하게하시옵소서

○答曰煩擧히議論하지말나하시다

同月二十八日

○合啓하되臣等이己丑에寃死한일을가저우르러 天聽에드럽힘이이미屢月을지내되 許諸하심을못엇고돌이여 嚴한批答을나리시니臣等이踧踖(敬謹貌)하야서로도라보며알외일바를아지못하나이다當初에逆賊이朝官에서나서朝廷에잇는臣下가그平日에더부러 遊하고書札往復한것이엇지限이잇게슴잇가마는그때鞫問을마터한臣下가때를타誣陷하야百般으로얼거대여一網打盡할計較를삼어 先王의不殺하시는至極한仁德으로아모리赦코자하시나엇지못하섯사오니엇지寃痛치아니하오며엇지寃痛치아니함잇가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가튼것들은그寃死한중에表々한(드러난)사람이라 先王이이미그寃을洞燭하시고湖儒上疏에批答하시되그逆謀에叅與하야알엇다고니름이아니라하섯스니그러면當初에極한律에둔것이果然 先王의本意에서나온것이온잇가崔永慶의빗걸닌것과鄭彥信의無罪

사오나 先王의가치보시는仁德으로엇지그사이에彼와此가잇겟슴잇가이것은 先王의겨를치못하신 恩典에不過한것이라先王의뜻을조차크게 洪恩을나리심이 殿下씌잇지아니합잇가上年봄에三司가交章(上疏을連한것)하야그寃을쓰서달나請하되 聖批(答)에때를긔다리라 下敎하심이진실노 聖慮가今日을기다리신줄을아옵더니지금에 祔廟가이미맛나고 惠澤이四方에흐르니黃泉의寃死한때가蕩滌하시는 恩典을입는것이지금이그때라請케대李潑 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을그罪를蕩滌하시며그官爵을도로주시며그籍沒한것을도로주시고이外의寃枉한사람을廟堂으로하야금다調査하고詳考함을더하야다가치施行하게하옵소서

○答曰좃길어려운뜻을이미일넛노니不 允하노라하시다

同月二十六日

○合啓하되臣等이己丑諸臣의枉死한寃抑을우르러 天聽씌욕되게하옵고快히쓰서주심을볼가하엿드니自 上으로어렵게여기사日字가지내오니臣等이은근히疑惑하노이다逆賊이朝官에나고獄을마튼臣下가가만히묵은憾情을품고속의잇는생각을부리려때를타서얼거대는것이이르지안할바가업서쓱極刑에두고야마니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이한때交遊하든罪로奇禍에빗걸리여몸에淫刑(重刑)을입고老母、弱子가머리를숙이고죽는쌍에나갓스니天地의사이에엇지이數臣가튼慘酷한寃痛이잇겟슴잇가지금것二十餘年前에말하는者가코가시며寃抑을불상히여긔지아니할이가업삽고 先王씌서도쏘한逆謀를안다이름이아니라 下敎하셧스니國人의가튼말을可히볼것이며 先王의뜻이이미定하신것이라崔永慶、鄭彦信等이가치그禍를입엇스되 先朝께서贈職과復官하여주시기를어려히안이여긔섯스며按獄한臣下를물니처귀양보내셧스니此數臣의伸寃은멋처施行치못하심이라 先王의未及하신뜻을遵行하야이미白骨된것에게洪恩을크게더하시는것이 殿下씌잇지아니합잇가上年봄에三司가合啓하며上疏를連하야그寃을푸시라請하엿삽드니聖批가待時하라하신지라臣等이진실노 聖意가잇는데가잇스심을아온지라지금에 祔廟가이미맛이나고大恩이넘처흐르오니數臣의寃을蕩滌하심이이때가그때라때는可히다시遲滯할것이아니요公論도쏘한不可不도라볼것이니請컨대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等을그官爵을돌오주시며그籍沒한것을도로주시고이外에寃枉한사람을쏘한廟堂에命하사다시査考를더하옵서一體로施行하게하시압소서

○答曰이미이른것이라不 允하노라하시다

同月十九日의玉堂劄子

○伏以、李潑等의逆獄에枉死한것은우리 大王이洞燭하시고公卿大夫가다민망히여기고街巷間愚夫、愚婦가불상하고寃痛히여기지아니할이가업스니이것은實로一國의公論이라公論이라는것은天道라天道는일즉이하로라도업서지지아니하나니公論을어긔면이것은한울을어김이라한울을可히어긔올잇가更化한後로大小가눈을쓰서다至公한理致로오래답답한것을펴고자바랍는데다만이枉死한사람이오히려罪案에잇서잠긴魂이펴들못하고서린긔운이和氣를상하니이것이엇지今日의天道를몸밧고人心을順하게하는뜻이온잇가向日에兩司에게對答하신 下敎를업대여보오니 先王씌서이미定하신일이라輕議하기어렵다하시나일의맛당히고칠것은아모리 先朝때잇는것이나오히려可히고치겟거든더구나이 李潑等의죽은일이본시先王의뜻이아니요 先王이이미洞燭하신바라지금의伸寃하는것은實로 先王의마음을몸바듬이니 先王의마음을몸밧는것이天道를몸바듬이요人心을順히함이라匹婦가無辜하여도三年의災殃이잇거든더구나이모든사람의寃痛은天地에通하는것이匹婦의比할것이아니온잇가天怒를돌이키고輿情의바람을慰安하는것이하로가急하오니伏願 殿下는한命을決斷하야나리사九原의寃을허러지게하시며一國의바람을慰答하시면多幸이甚하올지라左右를取하소서

四月二十五日

○合啓하되臣等이己丑諸臣의寃死한形狀을우러러 天聽에드렵히여쓰서주시는 恩典을나리시기를바라옵더니도리여能히洞釋을못하게다 下敎하시니臣等이은근히惑하노이다逆賊이朝官에서나서當時朝廷에잇는臣下가뉘더부러交遊하며往來하며書札을아니하엿겟습잇가마는다만按獄하는이가一時士類에게感情을품고때를타毒을부리고녹이고얼거대여반다시極刑에늣코야마러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淸가튼것들을萬若交情이두터웟다는律로다스렷스면진실노甘心할바이나奇禍를無端히더하야몸을죽임을當하는데이름은엇지抑寃하고痛切치아니함잇가더구나一門이다죽고財産을다籍沒하엿슨즉天地間에엇지이가튼數臣의慘痛이잇겟습잇가 先王도또한그寃痛을洞燭하사湖儒上疏에 批答하시되李潑、李洁等이그逆謀를참예하여아럿다는것이아니라하신것이實노今日公論의나는것이올시다이미그逆謀를몰낫다하시면엇지쓰서주시지아니할理致가잇게습잇가이러무로崔永慶、鄭彥信가튼諸人은가치禍를입엇스되 先王씌서 贈職하고復官하시기를마츰내어려워안하셧

鄭介淸을罪案에서蕩滌(씨서)하사주시며籍沒(解見上)한것을돌려보내시며此外에寃死한사람을廟堂(朝廷)으로하야금다調査하고詳考하사一體로施行하게하옵소서

○答曰凡事가때를기다려行함만갓지못하니내뜻을다일럿스니後日을姑待함이可하니라하시다

己酉年부터三司의議論이비로소發하되매양三年안이라敢히輕率이議論할것이아니라對答하신故로알욈을停止하고庚戌二月에　祔太廟하신後에三司가다시發하야庚戌二月에兩司가連啓하고十七日에玉堂이劄子하고十九日에玉堂이또劄子하고四月二十五日에三司가合啓하야李·白 鄭의復爵하기를請하고二十六日에또合啓하고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에合啓하고五月十八日外지連하야合啓하다

庚戌二月十七日에玉堂劄子

○伏以, 公論이라는것은天理에백히여人心에發하는것이라아모리奸兇의무리가能히一時에行하지못하게하나能히後日에도行하지못하게는못하나니己丑逆變을當하야李潑等의無辜하다일음은이것이一國의公論이라年前에　先朝때잇서湖南儒生이그寃枉을풀어달나請한者가잇것늘　先王이下敎하시되李潑等이그逆謀에참예하고아럿다하심이아니라하시니大哉라이말삼이시여實로今日公論의根本이라그때에叅與치아니하고逆黨에죽엇스니自古로深寃과極痛이엇지이가튼것이잇슴닛가그때얼거댄形狀을　先王이이미다洞燭하사崔永慶가튼여러사람이풀어주신　恩典을넉넉히입엇삽고또李潑等에게도이러한　聖敎가잇스셧슨즉씨써주는　恩典이可히　天心에定하셧다할지라지금　睿明(聖明)이이어照臨하사풀어주시는恩澤이四方에흐르사萬物이입지아니할것이업서寃枉이잇스면반다시풀리되흘노이枉死한사람이天地間에寃痛을풀어잠긴魂이펴지를못하엿슨즉씨서줄擧措가하로라도急한지라三司의議論이 느 진 것 이싹함이다　先王씌서이미許諸하신뜻을遵行하야今日輿情의답답함을慰勞하시면一則繼述하시는孝요一則널니쓰서주시는仁德이라지금兩司의알외는것에毎양三年안이라輕히議論할것이아니라　下敎하시니臣等은써 하 되 지 금쓰서주시는것이　先王의마음을몸밧는바요　先王의政을고치는바가아니라그반다시三年을기다리라는것은아마今日의繼述하는義가아닐가하나이다伏願　殿下는넓히公論을조치사人心을快케하시고左右를取하소

○答曰劄子辭說을보앗스나다만　先王의處置가잇지아니하신것이라輕率히議論하기가어려울듯하노라하시다

게無辜에죽고曹大中은詩를지은까닭으로酷慘함이戮屍外지미쳣스니그寃痛함이엇지極하지아니함닛가더구나介淸은山林處士라經을窮究하고禮를말하야홀노自守하고著作한말은實狀有爲하야發한것이어늘悲하다는指目을無故히더하야因하야罪案을成立하니얾어댐을입엇다함이또한맛당치아니함닛가人心은속이기어려왼온나라가다寃痛히여긔고한道의사람이밝게形狀을알어天明에브르지즘이한두번이아니오니是非公論을엇지百年을기다려定하올잇가　大行大王（升遐하시고謚號을올니기전에尊稱하는것）이臨御하옵셧슬때에　榻前의알외인가者한둘이아니요上疏하야노으시기를請한者가또한만흐나　先王聖敎에一則曰그사람들을逆謀에同參하엿다는것이아니라하시고一則曰訊問한것이아모리過하나足히後戒가되리라하시니그것이逆謀의同參하지안흔것인즉　先王께서이미洞燭하신것이라지금아모리快釋하나後人의耳目에다가엇지이것들을기다려서逆에게黨된것을可히懲戒하랏가天下의罪가叛逆보다더큰것이업스나이미同參한것이아니면그寃痛이極하고天下의寃痛이誣陷當한것보다더甚한것이업스나이미얼거넘을當하면그寃痛이極한지라一時誣陷을입고寃痛히죽은者는崔永慶이그하나이라　先王의서親히써서주시고그爵을주시며그자식을벼실을주시고　賜祭하사慰安外지하시니이것은먼저快히풀어주시는길을여신것인즉그外의놋치아니한者는大槩，遲滯하야將來를警戒하시는微意（은근한뜻）라雷霆이날이맛도록怒하심이업는것인즉　先王이好生하시는仁德으로엇지最終外지막으실理가잇슴닛가지금우리　聖上이밝금을繼續하사嗣服（繼承하야即位한것）의처음에草木과昆虫이다더퍼주시는새恩命을입삽는데홀노이五臣이窮泉의아래에서寃을품은지가二十年이라영기인魂이　聖上에게　恩命을바람이한울에德바람가치하야엇지笑이잇스리잇고次々로여러푸시는것이다만　聖心에잇사온지라臣等이所見이좁아敢히擅便치못하오니大臣에게議論하야決定하심이엇더하올지요　判付（處判）하시기를後日을기다리라下敎하시다

己酉合啓

○己丑逆獄이朝官에서나고按獄한臣下가때를타서얼거느어一時의名類가다禍網에빠저無罪한것들이머리를숙이고죽는데나아가當時의寃을품음이慘酷하야참아말할수업고지금우리　聖上이써은쎄에큰　恩典을나리심이實로繼述（이어가는것）하시는것이라엇지可히三年無改하는데比하올잇가（孔子曰三年을無改於父之道라야可謂孝矣라한것）請컨대李潑、李浩、白惟讓

이뵈다시이에달리지안인지모르와國家의元氣도또한싸러삭을가하나이다大槪叛逆은天下의大惡이라天理의容納치못하는바요人心의한가지憤한바라의제빗걸넌사람이만일疑心이나는것을억지로두돈하야　天聽을欺罔하며天理를거스리고人心을어긔는罪가甚한지라참아　殿下를저바리고重泉의썩는뼈를두돈하올잇가當今　國家가다시되고至極한德化가惟新하야正히人和를保全하고士氣를부잡을때라엇지匹夫　匹婦로하야곰九泉에서含寃하야뭉치고펴들못하야萬世토록無窮한至痛이되게하나잇가朝廷의잇는臣下가五臣의寃痛을모르는것이 아 니로대입을봉하고말을아니하니臣等이은근히切痛하오니伏願　聖明은公論의激動된바를구버살피사뭇죽은것의無辜한것을可矜히여긔사特히　恩命을나리사그寃痛을푸러주시면天理가밝어지고公論이비로소行하면遠近에서듯고보는이가뉘　聖上의藻鑑이한올갓다아니하올잇가己丑부터두세번上疏에오히려한번도許諾을못입사와今日의다시부르지즘이진실로猥濫하오나人君은臣子의父母시라엇지자식된것이父母가그말을밧지아니한다고그情을다하지안니하올잇가이것은臣等이두번이나번거히하되굿칠줄을모르는바오니伏願　聖明은구버보소서

戊申月日前義禁府都事羅德潤의獨疏

○伏以云云하고君德과時事累千言을의논하고下款에先生을伸寃하여달나는것은乙未上疏와갓고詳畧이조금다르니

○答曰上疏를보니足히忠懇을보겟스니퍽아름답도다鄭介淸의寃枉은나도또한일즉이그大槪는드럿스나그러나일이　先朝에잇는지라敢히輕率히議論치못할지라맛당히大臣에게確實히商量하라하야處理하리라하시고因하야　傳敎曰이것을大臣에게議論하야알외라하시다

戊申에生員姜鳳覽의上疏原本은傳치못하고

○義禁府回　啓에曰賊臣鄭汝立이凶함을품고그짓을꿈이여집히一世를소기여當時士大夫가大小를無論하고조금一面의分이잇는者면通書하야問答안할이업섯스며鄭介淸等五人이한가지一道에잇서或더부러相厚함과或편지를因하야酬酢함이사람의常情이라鄭賊이寡婦를刧奸한뒤로士夫가疑訝아니할이업서絕對로相問치아니한것이여러해인지라賊의勢를엇지一毫나參與하며알理致가잇슴잇가變날처음에逆賊과交遊하엿단말이아모리말하는者의입에서낫스나許多한書札中에叛逆의일이엇지半字와한劃의疑心날것이잇겟슴잇가일을말하야按問하는臣下가한번도그寃枉한形狀을밝게　알외지아니하야李潑의한집이噍類(씨)도잇지안코鄭介淸，柳夢井은重刑을하고귀양을밧귀함

大中은한都事로公廳에서衆目의보는중에敢히公然히을엇겟습닛가또죽기를臨하야한句의詩는不過自己의深寃을말하야그無辜한것을發明한것이어늘무슨원망을하엿다고입살을놀녀참소하야죽도록마지아니하니또한甚하지아니할잇가李潑、李洁은臣等도또한그망영된交際가可히罪될만한것을아오나그私情을캐면實로可矜하노이다當初에逆賊과同年의交分이잇고그아비仲虎가全州府尹때에逆賊의집이그城下에잇스니覲親할적에往來하며서로차저因하야厚交를매젓스니이것인즉萬死無惜하오나만일逆賊과同謀하엿다하면天地의사이에한큰寃抑한일이라臣等이듯자오니君親은一體요忠孝는一致한지라潑洁의孝友한것이남에게들린지가오래라집에잇서平日에家廟의叅謁함을朝夕으로廢치안코父母가病이잇스면옷쯘을플지아니하엿스며兄弟四人이한가지한집에살되남의間言이업섯스며그아비죽든날에밋처永訣치못하여몸이맛도록切痛하다하야偏母를奉養하되번가러入仕하니그忠孝를온全코자함인즉엇지그어버이를사랑하며임금을바릴者가잇겟습잇가더구나여러代를榮職이顯達하야 恩寵이極히盛하시고紅牌로屛風을만드러 聖恩을자랑하며子孫을勸勉하니그平日의感恩하는뜻이이가텃슨즉그敢히逆賊으로더부러共謀하엿겟습닛가다만意識에先見이不足하야交際할제사람을가리지아니하야몸을잡치고어버이를업시하야一家가類도업게되엿스니또한寃痛치아니함닛가臣은아마潑、洁의罪가妄交한데잇고逆賊에게黨된데에잇지아니할듯하오이다臣等이한道에서나고한道에서자라비록한말과한行한것이라도진실노耳目에밋지안홈이업삽드니지금이極惡의일홈이돌이여臣等이보고드른밧게지내오니甚한것이奸人의얼거대는禍올시다噫라逆賊과한때된것도오히려不幸하거든더구나가치벼실한것이며가치벼실한것도오히려不幸하거든더부러한道의산것입닛가이것이五臣의不幸이甚한것이올시다當初에逆賊이일즉이虛名을도적하야世上을소기고사람을소기며公卿、儒士가識面을뒤질가두려하지안할이업섯스니엇지王莽의謙恭함으로羿浞(有窮后羿는夏의叛臣이요寒浞은또羿의叛臣)의奸兇을은근히품은줄이야알엇겟습잇가噫라사람을알기의어려움이古今의通한근심이라한때의서로안것으로다黨이라하고한道의산것으로그마음을다의심하면自古로亂逆의變에엇지온全한사람이잇겟습잇가만일그때本情을가저判斷하면사귀는데不明함에不過한것이요곳逆黨이라는것은議論할바가아니올시다嗚呼라一人이寃을품어도足히災殃을부르겟거든더구나이한울에닷고땅에솟이업는寃恨입닛가天災와地變의連하야생기는것

게함이可히至極하다일을것이로대그남어지寃死한사람에　恩典을못입고黃泉에서恨을품은자가한둘이아니오며上年에鄭彥信의職牒을도로주시니一國臣民이뉘感泣하지아니하오며사람사람이다한때빗결렷스나또한일로조차아마　恩典을입으리라 하야 귀를기우리고 긔다리지안홀 이업스되 湖南四五臣에게는오히려이　恩命이쏜치시니噫라빗걸린罪案은다름이업스나雪寃의恩典은갓지안사오니臣等이天地의큰대라도섭섭함이업지못함이다臣이듯사오니사람을보는이가반다시먼저그平日의行하는바와집에서하는것과나라에베푼바를보나니臣等이먼저이四五臣의平日에行하든것과當日에誣陷바든까닭을알외리이다鄭介清은寒微한집에서나서聞達을구하지안코平生事業이다만學問에잇서몸가지기를前賢을法밧고사람가라침을忠孝를먼저하야그몸세움의구듬과일處理의篤實한것이옛사람에求하여도可히쉽게엇지못할너니不幸히逆賊과서로봄이偶然히校正廳에잇삽고한번편지한것도또한同僚의情分뿐이더니엇지하야逆賊에게黨이되엿스며엇지하야交分이간절하다하야마츰내몸을北方에던저寃恨하고죽게하엿는지요다만節義의한글이도리여平生의罪目이되엿스니그著作한것은다름이아니라偶然히朱子語類에東漢、晉、宋선비벌웃의不同함을因하야일홈하여曰東漢節義晉宋清談不同說이라하야門人、小子를儆戒한것이어늘그害코자하는자가도리여節義論우에다또排字를더하야　天聽을欺罔하엿스니저讒訴한사람도또한慘毒함이라그아우大淸이兄의非命을切痛하야몸이맛도록素食하다가서름으로죽기까지이르럿사오니그一家의寃枉한情境을可히생각할것이올시다柳夢井은처음鄉薦에들고또館薦에들어집에잇스나朝廷에잇스나한마음으로忠孝하며벼슬에臨하고백성을다사림에아름다운成績이잇섯스며風憲之地에잇슬제는用事하는奸臣을排斥하야버리여그一時黨論이지금까지傳說되니이것으로미움을바더마침내惡에黨이되엿다일홈을지여杖下에죽게하엿사오니噫라書信을서로通함이아모리或잇스나이것은同年의常禮요반다시相厚한交情이아니어늘이것으로말을만드러逆黨이라指目하니또한寃痛치아니함넛가그죽은뒤翌年에흰대초나무數十줄기가뚤에나서지금까지오히려잇사오니사람이다感應한까닭이라하니더욱可히슬푸도소이다曹大中은志氣가剛直하고論議가慷慨하야奸人에게미움을바더이것이禍에免치못한것이라賊을爲하야우럿다는것은無根의邪說에서나온것을마츰내罪目을만드럿사오니더욱可히慘酷하다일으리이다大賊의잡혀죽든 날 에 아모리叅謀한者라도오히려形跡이或드러날가두려워하거든더구나

니匹夫의含冤한것이國家成敗의數에말하지아니할듯하되上疏를올려일을의논하는臣下가다른말은하지안코黨錮와濟王의冤恨에汲汲(急急)한것은엇지匹夫의含冤한것이足히天地의和氣가感傷되고直道가行치아니하고公論이막히면天理와人心이다삭어나라가따라亡한다하야그러한것이아니오녓가지금이數臣의집흔冤과至極히아픈것이黨錮와濟王의冤枉보다들하지아니한것인즉外夷의틈을탐과風과水가災殃됨이이까닭으로된것이아닌가하오며今日 聖上이內政을닥그시고外敵을물니치는씨와天은공경하고災殃을뉘기는方法이冤鬱을快히푸시는일가튼것이업슬가하오니伏願 聖明은구버살피소서向日에 殿下씌서밝게日月가치비치시고天地의仁을나리사前에귀양가고禁錮한것들을다赦하게하시고崔永慶에게는中夜에눈물이난다하신下敎까지잇스시와特히밝게푸시니一國臣民이感激안할이업스되오직이數臣은오히려 恩典을못입사오니이것이人心이더욱답답하고公論이더욱격열한것이올시다嗚呼라이數臣은湖南사람이요臣等도湖南사람이라數臣의罪를國人이다冤枉한것을알되耳目에밋친바는臣等보다더切實한이가업는지라臣等이이미그冤枉을알면서 聖明아래에살오지아니하면臣等의罪가또한클지라이것이臣等이이말을求하시는날을當하야時事의艱難함과民生의困함과國計、兵力의可히念慮되고可히근심할것을天陛아래陳達치안코特히伸冤의일로萬死를무릅스고부르지저그칠줄을모로오니伏惟 聖明은留意하옵소서臣等이激切하고惶悚하옴을익이지못하야삼가죽기를잇고 드리나이다

丁未正月二十一日梁克遴等의上疏

○伏以 살어지지안는것은天理요막기어려운것은公論이라是非가或一時에眩亂하나公論이반드시後日에발거지며公論이行치못하고冤枉이펴지못하면天理가살어지고人心이막히나니그러면公論이북바친바에오래抑鬱한冤枉이펴서朝野의바람을慰安하시면엇지維新의治化하는한큰關係가아니올잇가臣等이엽대여보온즉己丑逆賊의變이 聖明아래에낫사오니神과人의憤함이오래두룩더욱깁흠이다그獄事를처음鞫問할제自 上으로여러번德音을나라사玉石이俱焚할가念慮하시거늘當時에按獄하든臣下가 聖意를몸밧지아니하고틈을타공巧히一網打盡할計교가생겨春秋에討賊하는법을핑게하야私私로히報怨할쌍을삼으니그한울을소기ㅣ고사람을害한罪가容赦하기어렵드니다행히 聖心의高明하심을힘입어별과해가치어두운데비치사用事하든臣下를물니치시고特히崔永慶의冤을푸시며連하야竄逐當한것들을노으시니그天意를奉答하고人心을慰勞하야깃겁

에免하처못한것이라逆賊을爲하야울엇다는말은얼거늣는邪說에난것이어늘因하야罪目을삼고獄中한句의詩는죽음을臨하야荒亂할제나온것을工巧하게辭說을맨드러서다시그罪를더하니엇지寃痛치아니함닛가李潑、李洁은逆賊을妄녕되이사귀엿스니대개潑洁이逆賊과사는데가멀어서처음에는交情이엽드니그아비仲虎가全州府尹이되엿슬때에潑、洁이때로覲親을하더니逆賊의집이城밋헤잇는지라더부러往來하며相從하야情分이懇切한데까지이르니그妄영되이交友한罪는萬死라도固當하오나逆賊과兇謀와秘計까지한것은엇지潑洁의意思에나밋칠바리요또逆賊이僥幸으로登科하야盜名하는대急하야弊帛을잡고李珥成渾의門에뵈입을求하야出世할방을삼으니일노부터珥、渾이서로薦拔하야逆賊의일홈이淸宦에까지어더오르니潑、洁이사귀기前에逆賊의虛譽가이미놉픈지라그러면逆賊에게속은者가엇지홀노潑、洁뿐이겟슴닛가臣等이가치한道에살어본시孝友가天性에나며집에잇서義를行함이古人에게붓그럽지안코祖先以來로十三代를連하아登科하고九代를淸宦을하니그紅牌(古例登科하면厚紅紙에다科第幾人이라써주니이것을紅牌라브르는것)로屛風을만들고每양祭祀날이면반다시中堂에베풀고子弟를勸勉하되祖先을辱되게하지말라함을드럿사오니『그』대로

國恩을입고충성으로갑기를생각함이分明하고또아비죽든때에潑、洁이다仕宦에잇서永訣치못함으로한울에닷는至痛이라하야喪을지내인뒤에어미을밧드러써나지안코兄弟三人이번갈너入仕하니또한그孝友에한端緖라다만사람을아러보는데어두어逆賊에게속아마참내忠孝의뜻을드러내지못하고머리를숙여죽는대나가니진실로可히슬푸도소이다尹毅中은 先朝舊臣으로 王室에勤勞한지가오래되다만潑、洁과舅甥의親(외삼촌과甥姪)이라또한削奪官職이되여오히려復官의 恩典이闕하엿스니그寃痛함이또한엇더하올잇가嗚呼라反逆은天下의大惡이라大惡으로더부러한때한朝廷됨이진실로不幸의심한것이어늘또大惡의일홈을가저無辜한몸에더하야마츰내어더免하지못하엿슨즉살어賊臣이되고죽어逆鬼가되여한울에닷고땅에달寃恨이슬푸게重泉에서가리고막히니뭉처厲氣가되고엉겨災殃이되여어질게덥푸시고아래를민망히여기는한울이無辜에못죽음을불상히여긔사빠른威嚴의大端하심이아니오닛가嗚呼라예전東漢末年에盜賊이벌쎄가치이러나서 王室의危殆함이한털로千斤을끄는것갓거늘識者가黨錮의禁을풀어恢復의策을하라하고宋室이興치못하야元兵이江을건너 宗社의亡함이朝夕에迫頭하거늘君子가濟王의寃푸는것을討賊하는要旨를삼으

다행히여긔지아니할이가업섯스니엇지그禍心을품어둔것이이렬줄이야알엇겟슴잇가當時에士類가억개를결어가치벼슬한이가속은바가되엿겟스니아모리한때에일홈을알고낫을아럿더래도엇지可히다逆黨이라하올잇가奸人이틈을타밧그로討逆한다하고實狀報寃할쌍을만드러서얼거대고모라넛는것이일으지아니할바가업서그平日에憾情이잇는者면모라逆黨에느어죽이고야마니쌈쌈한中에서寃痛을먹음고氣운이엉기인것이한둘뿐이아니오나臣等이請컨대한道가다寃枉하다는者로말하면鄭介淸이힘써배호고옛것을조와하야眞實한것을밟고行하야몸을공경으로가지고사람가라치기를次序가잇고聞達(들니고達하게되는것) 을求하지안하며志操가堅確하야逆賊과아모리한道에사나일직이交遊하지안코비로소校正廳에서보앗드니그뒤에同官까닭으로汎然히편지한것인즉엇지이것으로逆賊이라이르릿가그罪를成立하자면무슨말이업서이에그著作한바節義說우에다排字를그젓더느어이것으로얽어느어北方으로귀양가죽엿스니또한寃痛치아니함닛가그처음지은것이著書하는대有意하야한것이아니라늘一種의선비들이拘束하는것을미워하고放蕩을질겨禮法을허수아비로아른것을근심하야 偶然히 語類를 읽다 가朱張이東漢節義가한번變하야晉宋淸談의弊가되엿다는議論을보고因하야이뜻을더늘여말을세워門人小子를儆戒하야한때의風習을(流行하는벌옷)救하고자한것이어늘엇지이것으로罪案을삼으릿가더구나사람몰기를더문이업시함이전부터잇스나程、朱의道德을가르처邪論이라하야僞學이라排斥하니『오직人君이밝게살피사奸人의그릇한바가되지안함에잇나이다介淸의아우大淸이兄이非命에죽음을스러하야나히七十이나고기를안먹고素食만하야十四年만에말너죽고그아들에게遺言하야祭祀에고기를쓰지말고兄의伸寃하는날을기다리라하니보고듯는이가누가목이미지아니하엿겟슴닛가柳夢井은天禀이純全하고和하야처음館薦에들매(弘文館에서薦하는것)사람이그行實을心服하엿스며入朝함애苟且히合하는態度가업고백성을臨함애맑고삼가는實政이잇섯스며한번風憲(憲府)之地에잇슴애문득奸孽의마음을써것스며逆賊과한道에살어或書信往來는잇섯스나實로往來하며厚情으로사괴인것은업는것을逆賊과厚情이잇다하야杖下에서죽게하엿스니또한慘酷합니다翌年辛卯에흰대초나무十餘줄기가그講堂압헤나서지금까지오히려잇사오니사람이感應하야된바라하니또한슬푸지아니함닛가曺大中은집에잇서友愛가天性에서나고마음을씀이淸苦하야論議가悲壯하야늘惡을미워하는마음을품어奸黨에게미옴을바드니이것이禍

말이賤한대서낫다고公論을廢하지마르소서

丙午十月日別坐吳益昌에上疏

○伏以、討賊보다더嚴한것이업스되반다시그本情을캐는것은春秋의法이요治獄보다重한것이업스되반다시無辜한者를놋는것은聖王의法이라討賊하되그情을아니캐면惡을하는者가僥幸이로免하는길이잇고治獄하되無辜한者를놋치아니하면善을하는이가빗걸니는寃痛이잇나니僥幸으로免하면惡을조차奸邪가열려여天討가廢하여지고빗걸리면和氣가傷하고災殃을불너人心이헤여지나니이러무로예전帝王이반다시여긔에삼가하야마음을비게하고긔운을平하게가젓고本情만엇기를힘쓰고발게分下하고말게풀어서반다시罪에맛게하는지라이러무로本情을캐는法이반다시赦치못할罪에行하고불상히여기는恩典이반다시노을無辜에게廢하지아니하야可히人心을感和시기고天意를돌려서惡을懲戒하고善을勸奬하는方法을들어다스림을삼으면나라를保全하는道를어드리이다己丑逆獄의變이朝官에서나니天地에容納치못할바요神人의한가지憤한바라天日이우에게시고玉石이區分이되야罪가赦하지못할者는다그罪를當하엿스며幸으로免한者가絶對로업섯더니 雷霆의威嚴이개이시고天道가한번돌되반다시노아줄無辜가寃痛을씻지못하엿스니빗걸린者가오히려잇슴이라大臣이 經席(임금에工夫하시는자리)에서말을내여노왓스나 天語의溫和하심을입고儒生이疏를올려闕門에부르지즈되許諾하시는 德音이오히려막히니物情의답답함과公論의막히는것이엇더하온잇가下誠이미덥지아니하야이러함닛가 上疑가풀리지아니하야그러함잇가臣等이이리저리 생각하여도 실로그까닭을알수업나이다嗚呼라다가튼사람이나善을하면사람이사랑하고惡을하면사람이미워하는것은天理의공변된것이요다가치죽는것이나罪가잇스면사람이快히여기고罪가업스면사람이불상히여긔는것은人心의바름이라지금빗걸닌사람이진실로털끗만치라도疑心날것이잇스면남의臣子된이가홀로이런무리에게天理의公변됨과人心의바름을일허서요리조리心力을다하야黃泉에잇는썩은뼈를두돈하오릿가예전부터叛逆하는臣下가만히衰亂한世상에나는것이라或太阿를겨구로가짐을因하고(太阿는皇鉞이니即權力이臣下에잇다는말)或無賴輩를모음으로因하나다一朝一夕에까닭이아니어늘堂堂한聖明의朝廷에敢히넘겨다보는逆謀를한者는이逆賊가치甚한者가업는지라그逆賊이名譽잇슬처음에學問을비려博學과明辨을하는체하야性命之學을高談하며道義를講論하야一世를속이여우으로公卿부터아래로韋布之士까지한번봄을

면五月에飛霜하오니寃氣가災殃을이르는徵驗을可히속일수업는것이라嗚呼라사람이누가죽지아니하겟슴잇가마는죽는것이非命으로죽는것보다더불상한것이업고죽는것이누가불상치아니하겟슴이가마는寃痛한것이誣陷을입음보다더甚한것이업사오니그惡名을빗업고地下에서含寃한것이엇지己丑年枉死한사람의일가틈이잇겟슴잇가鄭介淸、李潑、李浩、柳夢井、曹大中은다臣等의同道사람이라或節義로作論하엿다誣陷을밧고或逆賊과서로厚情이잇다하야罪를바닷고或逆賊과通信하엿다하야罪를밧고或逆賊을爲하야울엇다고罪를밧어스며形容업는指目은입이잇스나말하기어려워마참내惡名을지고寃을품엇사오니생각컨대지금반작거리는孤魂이아마깜々한중에서痛哭할듯하오이다一時에寃死한것은이미前後上疏에다하엿사오니엇지敢히다시天聽을드렵히릿가噫라奸臣의形跡이이미드러나고公論의激發됨이이미오래엿스되지금것　聖上의疑심이오히려다풀려지못하시사九原의아래에서廣蕩(일의푸러주시는)와　恩典을못입사오니寃氣가뭉처집히압픈것이오래일수록더욱집히和氣가感傷될것이엇지리치가업다하리잇고臣等이窮村에서　聖上이災殃을當하심으로부터더욱憂懼하시는마음을더하사祈禱하시는情誠을더하시는것을듯고그한울을格動하시는道가至極하다일을지로대말느고타는酷毒한禍가날노더極한것은은근히上天의쑤지람하심이잇는바가잇서그러한듯하오어다臣等에뜻은今日의災殃을消滅하고자하면먼저雪寃의　恩典을나리사해를묵은幽寃이地下에서어더풀어지게하심만갓지못하니그러면公論이비로소行하고人心이可히和合하리이다人心어이미和하면天地의긔운도또한和하리니엇지젼에업는凶年이能히百姓을病드리고　聖慮를수고롭게하심이잇스리잇고嗚呼라五臣의죽음은다奸人의얼근데서생기고奸人의惡함은또한　聖明의洞燭하시는바라臣等이업대여　聖教에말삼하시되澈의罪惡을議論하면입이드러올가하노라하시고또奸澈이라하시고또毒澈이라하시니澈의奸毒을아는것은　聖明에서더한이가업스되奸毒에게誣陷當한자는홀로赦를못입엇스니이것이公論이더욱激하고物情에더욱답답함이넘우極한것이올시다臣等이上疏를連하야올려寃痛을부르지즈나오래도록　兪音(許諾하시난말삼)이막히오니臣等의微誠이能히　天聽을感動하지못함이온잇가또한죽은이의寃痛한形狀이다드러나지아니하야어려하온잇가臣等이千里에서발을싸매고能히　闕下에서一齊히부르지즈지못하고敢히十三人의叫　閽(闕門에부르지눗것)을비기며아울너數百人의危懇(위태한것이懇切한것)을上達하오니伏願　殿下는

푸러分卞함이甚히자서하온것은可히師生間呼冤이라하야置之할것이아니오며介淸이아모리逆賊과한道에잇서도本시親하지못하고泛然히서로알어偶然히或通信한것은獄이처음날제사람이다傳說한것이오며다만한等閒(예사)한文字까닭으로罪案을맨드러내서마참내버서나지못하엿스니介淸이가門을닷고謹愼하여스면반다시誣陷입을까닭이업서슬것을마음에激動된바가잇서이文字를지엿다가마참내禍밧는장본이되엿스니果然自取한것이나先儒의成說을바더著述한것이요別樣自己의意見이업든것을일으되論을지어排節義하엿다는것이너머심한듯하오며逆賊이안으로凶謀를품고밧그로儒生이라稱名하고論議를主張하야집히一世를소기여사람이逆賊의逆賊인것을알지못하니輩行(年相若)이尊兄이라한것이 大段한 일이아니옵고홀로介淸이죽을땅에죽지못하야黃泉에서恨을품은지가十四年까지오래될뿐이아니라稱冤함이崔永慶과서로다름이업사오니지금更化(維新)하는날에 特히써서주지는 恩典을보이심이可하다아니할수업사오나自下로擅便(제마음대로)함이어렵사오니 上裁하오서施行하게함이엇더하올지요

○答曰可히施行치못하리라門人의말이라事體가傷할가두려노라하시다

別坐崔弘宇等의上疏

○伏以, 臣等은湖南사람아라遐方에업대여知識이업삽고다만聖上의無病하심과斯民의살곳어듬만願하더니不幸히 玉候가편치못하시니臣民의痛迫하옴이오래간절하옵고天氣가감으려서써쌕림을失時하야農事가졸지에상하야嘆息하는소리가中外에퍼지니한울에災殃을나리심이예전에업는바라公私로생각하온즉참혹한것이참아말할수업사오며臣等이古史를상고하오매春正月에不雨하엿다쓴것도잇고夏四月에不雨하엿다쓴것도잇스나千里가赤地되여田地에사람이업슴이今日가치酷毒한것은업섯스니 九重에서晝夜로근심하심이오족極하시겟슴잇가六責(湯이大旱을當하야여섯가지로自責한것)이이미至極하시나膏澤(雨露之澤)이오히려막히니蒼々하신한울이엇지그리邈然이甚하심잇가方今 聖明이우에계시고어진輔弼이아래에잇서한번난리를지내인뒤로더욱保治할道에부지런하니그한울을恭敬하고民事에부지런한바가古聖이붓그럽지안커늘天災時變이衰世와가트니臣等이간절히疑惑하나이다臣等이듯사오니災殃은空然히생기는일이업고반다시까닭이잇다하니今日의變은아모리政事의欠節이잇는까닭이아니나엇지泛然한天數에만미루잇가噫라一婦가含冤하면三年을감을고匹夫가한울을부르지즈

曰名節의稱이衰世에서낫스니예전儒者는學問이本是넉넉하야그쓰는것이때를따라드러나立節을求하지아니하여도可히뺏지못하드니衰世의道가熹微한데일으러그能히拔然自立한者면다名節이라하니士君子가道學에일으지못하야또한이것을自負하니吁라적은일이라하얏니스이두어가지餘論을가저東漢節義와晉宋淸談의崇尙하는바가갓지아니한弊를드러낸것이니萬若집히그뜻을궁구하면한글字와한마대말이라도先儒의뜻을根本삼지아니한것이업스니排의한字가奸人의손에난것을可히알것이올시다噫라讒人이꿋이업서誣陷하야말을만들어몸이寃獄에서죽고四方에榜示(지금廣告와비슷한것)하니血氣가잇스면뉘憤하야팔을뽑내지아니하리요지금十餘年뒤까지朝廷에서한말로萬世의是非를定하는것이絶無하오니이것이人心의더욱답々함과公論의더욱激切한바이올시다介淸이忠孝로自任하고오직君臣大義만알고堯舜君民의마음으로平生배운바를삼어세번上疏를올릴쩍에다 聖上을道學으로나오시게하는뜻이言義밧게勤實하고懇切하니그때 聖批에曰至論을어더드르니아름답도다前日에도이러한上疏를하엿스니前後에忠誠의眷々(至極)함이더욱아름답도다내가아모리不敏하나맛당히體念(마음것생각)하리라하섯스니介淸의學이발홈을大槩可히생각할지라엇지고기그물에기럭이가걸리여도리혀한울에다을罪를어듬이此極에이를줄이야알엇스리잇고向日에한울이 聖心을여르사綸音이(下言)푸러나리사그때에罪에빗걸린사람을다赦하여주사或朝官에 顯揚한이도잇고 永慶은特別히써서주사 그아달을벼슬까지시기시고또 贈職까지하시니피를먹음엇든것들이다깃분마음을뽑내지아니할이업스되다만이介淸이寃枉을펴지못하니그아우大淸은義를行하고節을직히는선비라時年이七十이로대兄의非命으로죽음을압펴하야고기를멀니하고素食만하야形容이다르고때만남어얼마아니하야죽겟스니그友愛와至情을누가悲慘치아니하겟슴잇가죽은者는할수업거니와大淸도또한말너죽게될지라東海의한寃婦가三年의감음을이르키엿스니介淸의十四年寃氣가天地의至和한것을傷할가하오니伏願 殿下는特히好生의德을더하사快히雨露의 恩을베푸시면엇지士林의多幸뿐이리요또한國家의多幸이로소이다

三月十七日에入 啓하야八日을두엇다禁府로나리시니堂上尹根命이 啓辭를막고자하니許筬이이것으로相持하다가다辭職하야갈닌뒤에沈喜壽와宋言愼이새로禁府堂上이되여四月初八日에回 啓(대답하여알윈것)하다

禁府回 啓에曰安重默의上疏한辭說에鄭介淸의寃抑한形狀을

못할뿐이라엇지조와하는대부처서稱道까지한것이온잇가吳天祐는逆賊의門人이요谷城사람이라逆賊의形勢를자세알고放恣하고忌憚이업드니介淸이谷城守가되엿슬때에그罪를다시리고자하야嚴하게가두어因하야죽게한것은一道와一鄕이몰을이가업사오니果然逆賊과交分이두터우면엇지그門人의罪를다시려죽게까지함이잇게슴니가이것이그至極히압푸고至極히寃痛한것이올시다　聖批에又曰今世에엇든집푼學問으로著述이世上에行하리요더구나節義를可히排斥할것이냐하시니이것은더욱마음에戚々히함이잇서不得不爲하야喋々(말을分明하게하는것)합니다介淸의著述한말은글을지어世上에行함이아니라다만은근히節義를假托하고一世를속이는弊단을끽금이오더구나이말의얽어著作함이아모리介淸의손에서낫으나그文字의議論을세인것이참朱子、張子의己定한議論을조침이니그말에잇스되다明德과新民의學을몰은다하고又曰視、聽、言、動、에理를硏究하지안코스사로단속하는凡節에버서난다하고又曰衰世의崇尙하는바가聖賢、中和의道가아니라하니이三句로結論하면介淸의節義를排斥하는것이아니라實로節義의根本을붓도듬이라學者가진실로能히明德과中和의道를다하야視、聽、言、動、의理에어긔여짐이업스면立節을심쓰지아니하나그節을可히쌧지못할것이니이것이實로예전聖賢이사람의性稟을드러내노케한明訣이요後學의標와的(貫達)이맛당히될것이라이것을가저假節義가一世를그릇치는弊端을救한것이어늘奸澈이그心術이드러남을미워하야틈을타誣陷을만드러서이미吉三峯이라는말을만드러永慶을얼거대고또排節義三字를만드러서介淸을誣陷하니낫낫치殺人手段이밝게十目에보인것을지금것世上에서씻지를못하니이것이臣이밤낫으로마음이상하야잇지못하는것이올시다嗚呼라卞和의璞玉이세번다리를베인뒤에사람이어더알어스니(史記楚人卞和가큰玉돌속에寶玉이잇다하야王의獻上하엿더니玉을돌이라하야欺君으로左股를베이고後王때그리하야右股를베이니또後王때는玉을안고울거늘누가무르니이것이寶玉이거늘돌이라하니賢人을凡人으로아는것가터서우노라하니王이試驗하야쪼아보니果然美玉이라이것이中國의傳國璽가된것)玉의石中에잇는것을사람이알기쉽지안한것이라지금介淸의말이語類中三十四卷子謂顏淵章에잇스니갈오대當時節義하든사람이문득一世를傲視하고朝廷을드럽게아는意思가잇다하고又曰後漢名節이末年에이르러貴己하고賤人하는弊가잇다하고又曰晋宋人物이아모리淸高를崇尙하나낫낫치官職을요구하야한편으로는權을부리고財物을納入한다하고南軒張氏

나이다介清은山林에자최를감추고篤信하고好學하야鄭澈과가치近境에살드니所向이퍽달너澈이밧그로清名을稱托하나안으로實狀은兇淫하야詼諧와放曠(弄談과몸을놋는것)으로一世를그릇치니마음으로은근히근심하더니朱子의글을읽다가所論이暗合하니그뜻을選擇하여대강한글을지어서弟子를보이고題目을東漢、晉、宋所向不同說이라하니澈이이글을보고念을먹음엇고또누가澈의爲人을뭇고그清白함을贊揚하니答曰先儒가말하되몸을清苦하게갓는것이문득官爵을사랑하는것이니비록아비와임금을弑하는일이라도敢히하리라하엿다하고또戊子年間에澈이오래光州에잇스되介清이谷城縣監으로覲親하러往來할적에한번도무른일이업고過門不入까지하니憾情을품음이더욱甚하나틈이업서못하더니逆賊의變에미처문득얼거늘計巧를내여감안히그徒黨을꾀여이말을가지고排節義三字를맘대로부처이것으로獄事를삼어刑을밧고귀양가서塞外(北方)에寃死하니이것이澈과怨이얼킨首末이라本道門生等이乙未年에이寃狀을가저와서 九重에부르지즈니 聖批에曰爾等의말이至極하니議論하야處置하리라하셧스며己亥年에또上疏하니 聖批에曰介清이逆賊에게보내인편지에엇지그리阿諂하고贊揚하얏스랴오직尊兄뿐이라한것이잇다하시고 又曰처음에逆賊으로指目하야鞫問한것이아니라하시니臣이感激하고목매침을이기지못하나이다萬若天日이밝게臨하시고神明이느러섯는대萬若黃泉의孤魂이알음이잇스면應當그罪를집히밧고어두운가운대에서後悔하고感泣하리이다그러나介清이逆賊과本是아지못하더니乙酉年에가치校正郎廳이되여처음그낫을보고介清이親病으로먼저도라오니그相從한것이겨우十餘日이요그뒤에同官되엿든까닭으로편지로무른것이두차례온대尊兄이라한것은大凡편지辭說이親密하면말이만흐나공경하는뜻이업고情分이踈忽하면辭說이공손하고稱道하는말이잇는것은古今의通行한例라무엇으로證明할것인고하면陸子靜은禪學이라萬古聖門의罪人이요陳亮은王道와霸道의學問이석기여可取할것이업스되朱子가처음書信을通할적에極히尊敬을더하야老兄이라稱道까지하고孟子가宋牼에게先生이라하셧고예전에만그러한것이아니라지今文武官人들이서로年兄이니僚兄이니하고士夫가士類를서로稱許하면尊兄이라일커르니이것이一世의交際하는通規라더구나王莽의거짓恭遜을八萬人이그德業을贊頌하고陸棠의거짓恭敬을楊龜山(名은時니程子高弟)이밋고사위를삼엇스며逆賊이詩書를囊橐하야온世上이속음을當하야헛名譽가놉흐니介清의속고稱道한것이實로泛然히사괴인까닭에편지辭說의실수를삼이지

나하리요可히放還하고職牒을도로주라하시다

○善山儒生金彙上疏　批答에曰내가너의엇더한사람임을모르며또이上疏가네손으로한것인지알수업노라崔永慶의枉死함은天下의至寃이요鄭澈의邪毒은千古의奸雄이라成渾은澈의腹心이되니澈의마음은곳渾의마음이라둘이나하나이라天地와鬼神이밝게버려섯스니털이마르지아니한兒孩라도또한알지라아모리子貢(孔子이弟子中最善、辯者)에게말을빌고楊雄(西漢大文章)에게글을배호고儀秦이(蘇秦、張儀니周末戰國때第一雄辯)혀를놀니고賁育(孟賁、夏育이니周末春秋때第一勇士)이勇猛을내나逃亡치못할지라渾의殺人한것을말하는이가한둘이아니니엇지까닭이업겟느냐閭巷(洞里)에微賤한사람이라도敢히뜻밧게殺人하엿다는일홈을못더하거늘지금多士가永慶의일노허물을成渾에게돌니니쓸쓸한체하며自取한것이아니냐네가敢히鄭仁弘을가라처排斥하야얼거늘計劃을하니仁弘의爲人은鳥獸와草木이다그일홈을아는것이라네가澈黨이永慶을얽어넛는手段을부리고저하는것이아니냐渾은終南(山林)에서發跡하야일직徵士(나라에서부르신處士)로自處하더니마참내處士를죽인隱惡이잇스니이것은朝廷、上下、萬古의可히씻지못할汚衊(피에드러운것)이라엇지하면銀河를快히기우려여이羞辱을씨스리요부지럽시스스로痛嘆할뿐이라또네가成渾의爲人을아느냐渾의奸賊에게黨이되여그늘지고恠常한形狀은아직勿論하고君父가敵을對하고창을베이든때를當하야君前에서팔을봅내며讐賊에게乞和하기를大言하니이뜻이어대잇는지모르겟고나는面責하야물니치고忿함을못이기여詩를壁上에쓰되一死吾寧忍、求和不願聞。如何倡邪說、敗義惑三軍」고하니저것、저것이여네가내詩를아느냐이것이渾의罪案이라嗟呼라예전徵士는漢鼎을一絲로붓들더니(諸葛亮의말)지금徵士는國勢를一髮에서짝으니異常하도다이것이참徵士냐또네가네아비의말을아니한것을말하니네아비의말아니한것을네가엇지알니요네아비의가는바東西南北에네가따르기를그림자가몸따르듯하얏느냐너는두둔하고分辨하지말지어다」

癸卯月日前直長安重默의獨疏

○伏以臣이듯사오니백셩이세가지에서생기니섬기기를한결가치한다하오니臣의師、鄭介淸이逆獄에서寃死한지가十餘年에公論이뭉치고페지못하고是非가바루잡울데가업서士林이痛惜아니할이업스니엇지昭代의한大寃이아니온잇가師生의義가重한지라敢히맛참내　聖明之上에감안히잇슬수업서將次이피가나오는정성을우러러　淵聽(널리들으시는)에드러피고자하

이아니요 殿下를爲함이며寃枉한이를爲함이아니요 社稷을爲함이니 殿下는特別히草野의말을採用하사雨露의德澤을나리시고오래도록답답한人心과땅에잇는썩은뼈로하야곰快하게靑天白日을보게하시면실상斯道를붓들고國脈을길게하는큰機關이니伏惟 殿下는留意하시고採用하소서臣等이惶悚하야썰림을익이지못하야삼가죽음을잇고들이나이다

⊙答曰鄭介淸의그聖賢되고안되는것은알수업스나다만逆賊에게보내인편지를보니阿諂하고極히贊揚하야曰道외高明을본이가當世에다만尊兄뿐이라하니그일은바道는엇던道며이러한것을일으되서로알지못한다하는것은내가밋지아니하노니이른바自作한孼이라王法에뭌當然히무를바며처음에逆賊이라指目하야鞫問한것이아니요排節義의論가튼것은우리나라사람이무슨집흔學問이잇서著述外지하야世上에行하리요아모리이일이아니나足히웃게거든더구나節義를可히排斥할것이냐다만不當作뿐이아니라또한著作할것이아니니大槪是非는朝廷公論에나올것이라爾等의뜻이아모리勤實하나이러케煩擧할것이아니니라하시다

幼學韓浩上疏에回 啓한公事

○判府事上疏中에我國人性禀의奸詐한것이天下에드러나서聖旨外지잇스시고近來人心이不測하야間々이일홈을비러대신한는者가잇스니極히寒心한지라逆獄은그사람들이逆謀에참예하얏다는것이아니라이것들이平日에逆魁를推尊하야서로推奬하고許與하야마츰내鴟張(도량방진)의形勢를助成하야그連絡한形狀이書簡에다잇고其間에或言官의論劾에나며或同黨의招辭에나서法으로不得不무를것이요叛逆에同謀하엿다 이름이아닌것을到今하야이르켜말하는것이공교롭지아니하냐사람이그黨의招辭에나면아모리다른獄事라도推問을아니하랴이것은潑洁等이니至今이루다記憶할수업고그한가지만들더라도或曰道의高明한것을본이는當世에다만尊兄뿐이라하니일은바道라는것은엇든道뇨다른것을可히미러볼지라設使그때에訊問이모라過하엿다하나足히後戒가되리라하시다

○忠州儒生李德亨、伸枉上疏 批答에曰賊臣鄭澈이國權을盜弄하고널니私黨을세움을當하야朝廷을威脅하니凶한불길이한울에다서威福과生殺이다그손에잇서사람이敢히한말도내지못하거늘洪汝諄이그몸을不顧하고同僚를거느려伏闕하고上疏를올니여그罪을直斥하야多幸히奸凶이罪에伏하니이뒤로부터汝諄이澈黨에怨讐가되여얼거늣키를여러번하더니數年前에一時紛擾로因하야削奪官職하고門外黜送外지일으니엇지寃痛치아

에外堂叔柳希春을조차배후더니希春이介淸이가修養한功이집
흐니後生의師表에宜當하다하야臣等을勸하야急히가從學하라
하니臣等이드듸여몸을바리여函丈（古禮師生間座席이그中間
이函과杖를놀만하게한것을後世에函丈이라면師席으로認함）
之間에從事한지가거의二十餘年이라그외우고말하는것은不過
小學論孟六經의글이요그講하고밝키는것은다만仁義、禮樂、
天理、人欲의分卞뿐이요그趣味를상고하오면無非、臣下된이
는忠하고子息된이는孝라는것뿐이니엇지敢히그조와하는대부
처己往죽은先生을두둔코자하야 聖聽을欺罔하오리外생각
하온즉師生의義는秉彜가한을에박혀참아存亡으로그마음을두
가지로못하나니망녕되이師儒가坐黨함은斯文의盛衰와治道
의汚隆에關係된다하야乙未年봄에臣等이敢히千里에서발을싸
고와서 九重에寃을呼訴하엿드니自 上으로踈賤의말을구버
採用하사至論이라하사 下敎가叮嚀하시니血氣잇는者가感動
하야飮泣아니할이업더니當時大臣의回 啓의말이糢糊하고分
明치못하야 聖上의善을조와하시고惡을미워하시는뜻을朝野
에分明히못펴놋케하니그뒤朝堂의議論과臺閣의言論이血誠을
내여擔當하야期於코國是를定하자는것을듯지못하 니人心의
더욱답々함과士論의더욱激切한것이正히여긔잇는지라嗚呼라
十年에반다시恢復하는거슨天道요살아졋다가다시興이는것은
公論이라向日에다행히한울이 聖心을여사輿情을洞燭하사그
一時에誣陷을입고竄謫한者를다赦를입히시고枉死한者를씨스
사놉흔벼실노褒贈하심이이미永慶에게더하엿사오나홀로介淸
이오히려 恩典을버서나니엇지다만梧丘의눈이（눈이쌈앗케
긔다린다는말）九原에서못감을뿐이릿가또羣情이답답하고士
氣가사러저天地의仁이여긔에섭섭함이업지아니할가두리나이
다臣等이古牒을詳考하오니董卓의禍가方張하엿슬쌔에識者가
黨錮의禁을푸는것으로先事를삼고（東漢末에宦者가士夫을
禁錮한것）伯顔（元將）의亂이처음일쌔應麟이濟王의後嗣세움
을請하니（宋史元兵이入冠하니畢應麟이먼저濟王을伸寃하면
民心이悅服하야可以禦敵이라한것）一二君子의含怨한것이敵
을臨하고壘를對한것보다急하지안할듯하나古人의여긔에汲汲
한것은한사람의마음이千萬人의미음이아니며人心의向背는天
命의吉凶이라實狀크게可畏한것이잇서그러한것이라다維新한
날을當하야臨敵、對壘하는쌔와다르나恨을먹음고쌔를더푼魂
이黨錮와濟王의寃보다甚함이잇스니今日의急務는寃枉을풀고
人心을慰勞하고天心을밧는대잇지아니함넛가이것은臣等의
피를흘니며마지아니하는데까지懇切한바이오니죽은者를爲함

한洪千璟、林檜가튼것들을꾀여介淸의지은바말에맘대로排字를더하야排節義하엿다指目하야儒生公議라일컷고上疏하야엮어느어一時名流가다그上疏에드러가니一網가운대打盡當할번하엿더니다행히 聖上의情狀을洞燭하심을힘입어이에疏頭十餘人을잡아將次엮어誣告한罪를다사리랴하시거저澈이臺諫을꾀여阻戲하고도로혀介淸의지은바節義說로嚴刑을請하야마츰내絶域에서죽으니天地間에寃痛함이이보다더함이잇스릿가嗚呼라한울이蒼々하나말이업고죽은者가또한九原(重泉)에서어더發明치못하니請컨대죽은者를代身하야그著作한바 글의뜻을解釋하오리이다其書의首에曰東漢節義를功名에比較하면그高尙함이頑迷함을激動시기고懦弱함을이르킬것이요晋宋淸談을謀利에比하면그氣槪가足히人情을바르고物情을누를것이라하니그참節義를흘뜨듬이아니요다만末流의弊만救한것이分明하고又曰、그所始를캐보면다明德과新民의學을아지못한것이라하니節義라는것은곳明德中한일이요明德이라는것은節義의뿌리라設使사람이다明德을알면患亂을臨하고死生에잇서義가잇슴만알고利가잇슴을몰으며君이잇슴만알고몸이잇슴을아지못하야節義를期必치아니하여도節義의高尙함이곳日月과光明을다투리라하고又曰人倫밧게獨善하고단속하는凡節에버서남은衰世에崇尙하는바요 聖賢 中和의道가아니라하니中和二字는萬善이모다足한지라오직堯、舜、孔、孟、이라야可히當할것이니萬若子息이子息의道理를다하고臣下가臣下의道理를다하야三綱、五倫이各々그當然함을엇지아니함이업서일마다中道에마저야中和라이를지니이것이엇지節義를노은말이오릿가두어條件을가저그뜻을궁구하면그著作한말이이에程朱의餘論을根本삼어節義의根本을붓도다서後世의浮虛하야실상이업는弊를救한것이至極히집고또간절하거늘도로혀奸賊의射影할材料가되야四方의榜示하야一世의耳目을眩亂까지하게하니엇지寃痛치안니합니가嗚呼라古今天下에아모리士林의禍가잇스나엇지今日가치慘毒함이잇습닛가介淸이白首窮道에林下에자취를감추어本是逆賊과相接함이업더니癸未年에四書、校正하는郞廳으로公座에가치안저처음그낫을알고곳親病으로먼저왓스니그안것이甚히日淺하나同官까닭으로편지로무른것이겨우一二次니이것은虛懷에속은까닭에不過한것이라이것은一時士大夫가삷히지못하든公罪요그아우大淸은일즉이學에從事하야孝友가篤實하더니兄의無辜함을寃痛하고또伸雪을바라悲哀하고喪服을입은지가十年이나되는지라보고듯는바에뉘소리를상키여寃痛하여하지아니할이가잇슴잇가臣等이十五六歲때

니라王莽의欺世하든巧謀를가지고陸棠의僞善의일홈을빌어一國士類가그일홈을알지못할이업섯스니空然히好善을품엇든사람이더욱소근바가된지라엇지窮凶과大惡이이러케極한줄이야알엇스리요貫盈 (한울에닷고짱에찬것) 의罪가忽然히千萬意思밧게나나니一時에속은人士가마음이놀내고쌔가압푸지아니할이가업서自己의不明한罪를뉘우치나自　上으로구석까지밝히시며鑑定을바로하사　睿念이恒常玉石의俱焚에미칠가하시고삼가하야분별하심이要囚에크게가릴가懇切하시니엇지　淸明하신아래에寃을먹고痛을품으릿가나는다만奸臣鄭澈이사나운性質로慘毒한마음을품어戲謔인체하나안으로는猜忌하야淸議에容納지못하는바라늘怏怏之心이잇서가만히그틈을보아쐭報復할짱을하랴하더니스사로多幸히今日에내뜻을이루리라하야몸이按問하는官員이되매이에一網打盡할計策을만들어平日에족음눈만흘긴者면가만히浮薄한것들을꾀여上疏에나지아니하면臺論이發하니萬若　聖明이한울갓지아니하섯더면一世의忠賢이남은이가업슬번하엿스니當日의일이可히寒心치아니하릿가그一時의寃枉을품고死地에나간者가얼마인지알수업거니와臣等의사는一道內의가장寃痛한者로말하면鄭介淸은工夫가篤實하고德이이루엇스며行檢이놉하程朱의學을一從하야斯道를열어밝힘으로自己責任을삼는지라늘湖南에一種선비의버릇이奸澈의물이드러專혀驕虛만힘쓰고義理를좃지안하며或節義라自稱하나專然히名敎에어둡고或淸談을본쓰나實로利祿을貪하니그歸決点을보면다世敎에害가되는故로介淸이매양이것이一世를그릇치는害가되고後學의弊가될가하더니朱子語類를익다가或이伊川의말을쌀어晋宋淸談이東漢節義를因하야한번變하야이러케되엿다하니朱子曰、東漢이節義를崇尙할째도저러한意思가잇스니當時의節義하는사람이문득一世를下視하고朝廷을汚濁하게아는뜻이잇는지라저意思가문득自高하고天下를下視하는마음이잇서얼마아니하야淸談으로드러갓다하고又曰節義之士가그地位에合當한말을아니하엿스니足히禍를이루리라하고又曰後漢名節의末年에이르러서貴己하고賤人하는弊가잇스니이것을오래도록마지아니하면그弊가浮虛하야老莊으로드러간다하고又曰晋宋人物이아모리淸高를崇尙하는체하나箇々히官職을要求하야한쪽으로는淸談을하는체하나한쪽으로招權、納貨한다하니이朱子의말을因하야晋宋淸談의害를發明하야湖南선비의버릇의弊를救한것이어늘奸賊이그平生心術이君子正見의드러남을미워하야감안히죽이고자하는마음을두엇스나탈틈이업더니逆變이나매奸賊의本道에行檢업고悖妄

니하면엇지 恩命의돌니심을엣기사억지로가려주시나잇가日月이밝으나雲霧가가리면或때로어두우나本體는恒常잇는故로다시밝고公論이바르나是非가眩亂하면或때로廢하나그直道는업서지지안는故로마츰내다시바르어지나니이것은必然한理致라이러무로예전부터지금 까지옛사람의寃痛을議論하는이가죽는날에잇지안코恒常죽은뒤에나오는것은是非하는것을바라고公論만取함이니伏願 殿下는마음을和平히하사疑心을바리시고事跡을자서히窮究하사천천히삶히소서 殿下께서이미澈을귀양보내시고그黨을罪주시니六臣의寃痛과奸澈의罪惡을살피심이이미자서하신지라반다시煩擧할것이업거니와臣의말하고자한것도또오래되엿스니 國家가兵禍를바더 聖慮의朝夕으로근심하시는것과 廟算(朝廷計策)의夙夜로게으르지아니하는것이다만討賊뿐이요다른데겨를이업는故로그럭저럭참고내지아니하엿더니지금은兇賊이물러가고國本이차차定하니이것이正히志士의可히말할때라오직伸寃하는一事가가장禍를돌리는根本이되는外닭에미치고주제넘음을헤아리지안코상가죽기를무릅쓰고들리나이다

己亥八月初二日前別坐羅德峻等의上疏

伏以古之帝王이험함을救濟하고否運의기우릴때를당하야天意가이미돌엇다일으지말고더욱奉答의정성을생각하며人心이이미便安함을일으지말고다시慰安의道를다하야百姓이所懷가잇스면반다시通하도록하나니그런뒤에알에에막히는事情이업서寃痛이풀닐만할것이잇스면爲하야씨슬지라그런뒤에우리는感傷하는근심이업나니그런즉不可不通할것은寃鬱의事情이요不可不삼가할것은天과人의제음이라지금우리 國家가否運이다시通하고急한寇賊이물러 서邊警이조곰눅고 春闈(東宮)에서祥瑞를(男)誕生하사 宗社의慶事가때치오니今日의天意가可히돌본다일을것이요國家의誣告當한것이快히分卞되야臣民이서로깃거하고瘡痍가처음가라안저士卒이억개를쉬니今日의人心이可히아직편안하다이를지라天意가돌고人心이편안하나殿下의근심하시는생각 이한결가치 惻隱이 여기사 百姓의隱情을불상히여기사날로免役하는令을나리시고天災를두리사더욱修省하는道를부지런이하시니此이政히成湯의百姓으로더부러更始하는큰마음이시라宜當一民과一物이라도그德澤을입지아니함이업스나홀노逆亂에빗걸녀重泉의寃을품은者가오히려이런때밝게씻지못하니엇지天人의할바와 聖明의맛당히惻隱하게생각하실바가아니오릿가嗚呼라頃年에 國運이不幸하야逆賊의變이朝官에서나나니汝立이처음放火하고劫人하는强盜가아

시誣陷한事實을삶히사불상히여김을나리소서李黃鍾은崔永慶에게한편지에澈을奸賊이라한故로澈이怒하야죽엿스니澈에게는罪가잇거니와 殿下께야무슨關係가잇슴잇가伏願 殿下는불상히삶힘을나리소서嗚呼라六臣의本情을檢定하여보면일이헛되고罪가事實이아니오니 殿下의聖明으로삶히기어려웁지아니한것이라저奸澈이또한엇지六臣으로참逆黨을삼엇겟슴잇가본시六臣과並立을容納지못하는까닭이라恨을먹음고憤을품은것이집흔故로變이잇슴을듯고틈탐을利롭게알어是非를분간아니하며淸議를不顧하야다만私憤만快케함으로다행히여긔여밧그로徒黨을뫼이며안으로臺諫에게부탁하야章奏를(上疏)서로올려一網打盡하니그때에말하고자할이가업섯스리요아는사람이或말이잇스면문득逆黨이라指目하야죽이고야마는故로士林이두려워서입을封하고혀를가두니 殿下께서아모리알고저하시나엇지드르시리잇가自古로黨禍가代마다업지안되죽이는者는恒常小人이되고죽은者는恒常君子가되니澈과六臣이누가바르며누가奸邪함이밝기가氷炭가타卞說을기다릴것이업시分明하게알것이라옛적에一婦가含冤함에三年을감으럿거든더구나이黨人은死者가寃을품고生者가財産을押收當하야老妻와弱子가서로保全치못하야流離하야곳을일어서설움을한울에부르지즈니冤痛과慘酷한것이和氣를感傷하야禍亂을이름이足히恠異할것이업는지라嗚呼라澈의罪惡이진실로죽일것이나國家가蒼黃하야正刑을겨를치못하야지금까지地下에머리가부터잇는것이神人의한가지로답답한바요多士의한가지로憤한바라伏願 殿下는밝음으로살피시고剛함으로斷定하사 恩을돌려釋罪하시고冤鬱을널리펴시고棺을쪼개고奸臣을베이사常刑을드러내뵈이시면일이그順序가되고物이그本理가잇서紀綱이힘입어整頓되고士氣가힘입어떨처서맛당한道가充滿하고陽德이펴저和暢하면人心이和順하고한울이休明으로應하야陰邪가自退하고禍根이빨리가서國勢가튼튼하고人心이편안하리니伏願 殿下는다시살피소서人君된이는맛당히國人의마음으로마음을삼고그마음을私意로아니하며國人의耳目으로耳目을삼고그耳目을私意로아니하여야能히萬物의뜻을通하고萬物의情을다하나니六臣의冤痛과奸澈의罪惡은이미國人의마음과耳目에드러낫사오니 殿下가엇지可히 殿下의마음과耳目을私로하사萬物의뜻을否定하며萬物의情을바리릿가또한 殿下의마음에도六臣으로참逆賊이라하시고奸澈을참君子라하시나잇가殿下가萬若六臣으로참逆賊이라하시고奸澈로참君子라하시면臣이斧鉞의베이심을當하야 殿下께謝罪하려니와그러치아

이五臣은다寵地에안진世臣으로名流라일커러서淸宦에참예하야　恩命과寵幸이비길데업섯스니何心과何顔으로이런일을참아하리요可히構陷만미들것이아니라그事實을알어볼것이요그事實을알어보면또事實이업사오니伏願　殿下는깁히必無한理致를洞燭하시고다시構陷한事實을삶히사불상히여김을나리소서曹大中의울고素食하엿다는말은더욱無理가甚하니엇지한外닭인고逆賊의變이　聖明의世上에나니血氣잇는者면마음이압흐고뼈에삭이지아니할이업서그고기를먹고자하거든더구나君祿을먹고君衣를입고君臣의大義를아는者가엇지울고素食할理잇슴잇가設使通謀하엿더래도더욱現然히울어夷滅(遲遲)의罪를自取하지아니하랴니이러저리생각하여도그러치아니함이分明하오며또알기쉬운것이잇사오니大中이逆賊죽든날에金汝岉、崔慶雲、金公春들과말하되國家의變이잇스니臣子가宴樂함이可치아니하다罪人을이미잡엇슨즉또한慶賀가不可無라하엿스니술을베풀어慶賀하야酒食으로終日하고逆賊을爲하야울고素食하지안한것은十目의본바이어늘그下獄을當하든날에이일로證據하니金汝岉도반다시무릅이라하야　闕下에서待命을三日이나한지라奸臣이갈리여마참내뭇지아니하니이　것이大中의寃骨이오히려地下에서눈을감지못하는것이올시다嗚呼라

그몸이已死한뒤에도오히려不足히여긔여詩中에忘發한말을가저私事를쫏고曲解하야　上을不道로원망하엿다고쓰러내서禍가死後外지미치고家財를沒入(押收)하니저讒人도넘우甚합니다예전에朱雲이란간을떼그매龍逢比干과놀겟다말하고(漢朱雲이諫成帝라가不聽하니引檻折之한것)鄒陽이發明할제二子를쓰럿스니모다그眞實함을말함이라엇지이것을미러저긔에미치럿가더구나丹心一片이라는말을首句에發하고　主上이聖하시다는二字를兒과永訣하는私札에特書하엿스니원망치아니함이또한分明하오며大中은臣의叔父라私라이를지나公論이이미낫스니엇지私로公을廢하오릿가伏願　殿下는깁히必無한理致를　洞燭하시고다음誣陷한事를삶히사불상히여기심을나리소서鄭介淸의節義說은이에先儒말을바더한말이어늘澈의徒黨이한排字를더하야排節義하엿다일러逆賊으로얽어느니이런貝錦(誣構)을한者가퍽공교하도소이다더구나터를보와주엇다는말은證據할바가업스니設使通謀하엿더래도엇지터를보앗슬理가잇슴잇가아모리愚夫·愚婦라도不信할것이分明함이라이러무로　殿下가죽이고자아니하사刑을다시더하지아니하시니奸澈이刑罰로죽이지못함을憤히여긔여마츰내귀양가죽게하니嗚呼라참甚함니다伏願　殿下는깁히必無할理致를　洞燭하시고다

아직다하지못하고天意가다돌지못하고人心이다깃부지못함이니伏惟 殿下는應天順人하시고民物을撫育하신지三十餘年이나족음도失德이업스사上下에罪가업스시니 殿下로생각하시면엇지한울이돌지안코人心이깃부지아니한것이잇게슴잇가마는반다시그러한까닭이잇스니저번에己丑에逆獄의變이朝官에서나서緣坐로죽엄에빠진者가얼마인지모르겟스되雷霆之下에暴白치못하야寃痛이쌔여氣가일우어우흐로天意를傷하고아래로人和를어긔니天意가돌지못하고人心이깁부지못한것이이것으로兆朕된듯하온지라臣은듯사오니雷霆의치는바에꺽기지아니함이업고萬斤의눌리는바에부서지지아니함이업거든더구나人主의威嚴은雷霆과萬斤에힘뿐이겟슴잇가詩傳에서루빠진다일컷고書傳에함게타는것을儆戒한것이이런까닭이라그러하오나 聖明이在上하사물건이거울에비치매곱고추함이自別되는것갓사오니抱寃含痛할者가업슬듯하나奸臣鄭澈이때를타權柄을竊取하야슬그어니時明을쌧고言論을막어눈만흘긴怨讎라도다얼거느허一時名類를거진다업새이니嗚呼痛矣로다다행히 殿下의無辜에밋칠가念慮하심을입사와일이그치기전에澈을竄하시며黨에게罪주시고 特히崔永慶의寃을푸시니神人의快感이極하나이런類가또만커늘十年抱寃이오히려펴지못하니臣이은근히切痛하노이다죽은者가한둘이아니라이루혜일수업고耳目의미친바로아뢰오리다李潑、李洁、柳夢井을逆賊과通謀하엿다指目하야다杖下에죽고曹大中은逆賊을爲하야울고素食하엿다하야杖下에죽고나종에는怨上不道하얏다하야沒財加罪하고鄭介清은或排節義하엿다指目하며或逆賊을爲하야觀基하엿다하야刑罰바든殘骸를北方에귀양보냇다가因하야죽엇스니이五臣은다無理한일에빠젓거든더구나李黃鍾은逆賊과關係가업스되奸澈의미워한바가되여無名에죽엇스니더욱痛悶한바이올시다嗚呼라運數는늘通함이업고때는或否運도드나니君子의道가살어지고小人의道가길어權奸이난리를煽動하야크게黨獄을이르키며賢人을죽이고나라를病들려黨類를引用하야禍를비저내고난리를불너큰變을이르켜서마츰내醜한무리로틈을타毒을부리게하니澈의罪惡을쓰자면다할수업는지라嗚呼라李潑、李洁、柳夢井은이르되逆賊과안다는것은可하거니와이르되逆賊과通謀하엿다는것은그욱히過하다하노니엇지한까닭인고하면逆賊이逆謀가생기기前에世上을소기여盜名하야자취가國士와가트니士林이趨仰하야알고자아니할者가업거든더구나列位同朝한者가뉘ㅣ熟面目이아니오릿가萬若이것으로다逆黨이라하면臣은擧朝之士가남어지가업슬듯하온지라더구나

宗이奉天에서回駕하엿스니天意를돌리고人心을맺는것이討賊과恢復하는대에큰關係됨이信然하오이다嗚呼라臣等이壬辰의變을己丑寃獄의부른바라하야반다시어수선한때에伸寃코저함이아니라 殿下씌옵서臨御하신지가三十年이나되오나조곰도失德과天道에어그러짐이업스시거늘今日에莫大한變을當하시오니이것이엇지 殿下의까닭이리요實狀奸臣이賢人을害롭게하고나라를病들려서和氣를感傷케한까닭이라이러무로臣等이靖難할策은天意를感回하고天意를感回하는것은寃枉을昭雪하는대로돌려서 殿下를爲하야여러말하는것이올시다臣等이또寇賊이이르게함은人心이헤여진까닭이라하야行陣間에親臨하시기를請하는것은어찌君父를危殆한땅에가시게하고자하리잇고만일 親幸하오서軍士를慰撫하지아니하시면民心을도두어내지못하야兇鋒이再擧하야물이개미둑을헤치듯하면我國의形勢가다시可爲치못할지라臣等의賊刃에血肉됨은可惜할것이업스나主上은어대로가시며 宗社는어대를依支하시리잇고故로臣等이討賊할要法은人心을固結하는대잇고人心을固結함에는御駕가 親臨하심을바라와 殿下를爲하야여러말삼하오니伏願殿下는留 意하옵소서臣等이草野의狂生으로敢히萬死를무릅스고 九重에부르짓는것은진실로國家興亡의機關이라은근히愛君憂國의誠을이기지못하야狂僭을잇고肝肺를헤치오니伏唯 殿下는特히 明察을나리사조곰採納하시면非但臣等의다행이아니라또한 宗社의福이로소이다

戊戌年正字曹守弘의獨疏

伏以天地之間은一陰과一陽뿐이라陽이恒常陰을이기면理致가바르게되는지라이러무로하늘이順道로하고나라가恒常平安하거니와或氣化가어그러저陰이盛하고陽이衰하면하늘에는災變이나고나라에는小人이나오나니小人이나와君子를殺害하면和氣가傷하고紀綱이어지러워政事가잘못되고百姓이 원 망 하 고 夷狄의禍가조차일어서나라가危殆하리니人君이道로돌이킴을생각하사天地와陰陽의理를順히하시고君子와小人의分卞을밝케하시며奸邪를꺽고正道를부뜨사恩과威를베푸시고寃과屈을펴사中道에맛게하면天意가돌고人心이깃버禍亂이늑어지리이다지금우리國家가亂이治가極함을因하고兵禍를酷毒히바다生命이魚肉이되고 宗廟社稷이터만남앗스니夷狄의禍가古今에드물더니多幸히 聖謨의넓으심을힘입어亂을헤침이期會가잇고凶賊이거처大勢가차차쉬니可히天人이돌고깃부며禍亂이늑엇다할지나그래도國勢가단단치못하고人心이편치 못 하 야 亂이定하엿다할수업고疑와懼가더욱깁흐니이것은반드시禍根이

음이드렷스니이것은匹夫와匹婦의寃痛이足히和氣를感傷하야災殃을이르킴이이갓거든더구나지금은賢人君子의無罪히죽은者가얼마인지모른즉그寃痛함이엇지東海의一婦와燕獄의一孤臣뿐이겟슴잇가衆寃이積鬱하야하늘에다으니天氣가感傷하고和氣가厲氣로變하야妖孽의災殃이連하야생기여士氣가날로消鑠하고國脉이날로허터저서壬辰之變을일우어二百年 宗社로一朝에蒙塵하게하고億萬蒼生의肝과腦를땅에발르게하야兵燹禍結한것이 五年토록 오래가니이 른바大獄뒤에 꼭大兵이잇다는것이엇지미덥지아니함니外多幸히聖明을힘입어 깁히 厲階의까닭을아시고昭雪하시는 命을풀어나리사永慶의受誣한일로中夜에 泣下라하신旨意外지게시와 特別히 그寃을푸시고崇秩(高官)로褒贈하시며그남은竄逐과廢錮한것들도 다恩命을입으니이것은天地神人의福이요國家를恢復할긔틀이라그러나海醜가오히려境上에駐屯하고國運이오히려今日外지否運이든것은實狀餘寃을다伸雪치못하야天意가돌지아니함이라我國之事를생각컨대人心이허터지고兵力이말넛스니저런대敵을制禦하자면다른劃策이업고밋고바랄바는오직天意뿐이라진실로天意의돌봄을어드면아모리莫强한敵이나우리에게엇지 하 오릿가그러면天意를感回하기로맛당히그極함을쓰지아니치못할것이요感回하는긔틀은伸寃一事에잇슬뿐이라伏願 殿下는日月의明을넓히사어두운대아니비치심이업스시고天地의仁을나리사萬物에업는곳이업게하시며四人의 寃枉을 깁히살피시고 急히우뢰가튼 德音을나리사우으로天意를報答하시고아래로輿情의바람을위로하사重泉의사람으로다투어結草의誠을품게하시면多士의氣가더욱仗義할뜻을힘쓰리니人情이이미快하고天意가바로돌어蕞爾(조고마한)의賊을足히근심될것이업스리이다李潑、李洁은逆賊과妄交한罪는萬死無赦할것이오나逆賊의凶謀異志外지는아마알는지모르오니臣等이同道에살어익히潑洁의一生孝友가天地에뛰여나서居家의行檢이古人에게無愧할지니忠臣을반듯이孝子之門에서求할것이라孝하고忠誠치아니한者가업나이다다만識見이昏暗한것으로因하야逆賊의소긴바를免치못하엿스니그罪는可히罪주려니와그私情인즉可히容恕할것이니澈이潑洁과平日의水火로지내든것은 殿下도이미아시는바라伏願 殿下는아울러불상히살피소서엇지하면人心을固結하리잇고嗚呼라天意가감동함이잇스면반다시사람에게應하고人心이감동함이잇스면반드시하늘에通하나니天意의應한바는곳人心의感動되는것이라이런外닭으로至誠은 神明 을感動하얏스며大禹가頑慢한有苗를보고哀痛한詔書가잇스며唐德

는마음이잇드니澈의含沙(暗中害人)한것이하로이틀이아니요柳夢井은性稟이깨긋하고行實에孝友가두텨워入朝하매苟且히合하는태도가업고百姓을臨하매淸謹의事實이잇서한번風憲에(憲府)잇스매문득奸邪의싹을쩍그니澈의切齒한것이어떠하얏겟슴니까李黃鍾은天稟이篤實하고識見이高尙하야好善함에一心을쓰고惡을미워하기를怨讎가치하더니처음奸澈과葱竹의交(幼時友)러니中年에이르러그奸恠한形狀을보고斷然히끈코한번도相接지아니하고崔永慶과深交를매지니澈이平日에쏘려서죽이고저하는者가永慶이거늘黃鍾이澈을바리고永慶을사괴니澈의含憤함이맛당한것이요曹大中은爲人이慷慨하고立志가淸苦하야權門에끌리지안코매양拒奸하는言論이激切하야一道에孤立함애衆口가미워하더니및湖南에佐幕(都事)하매澈家가在近하나또한經過한일이업고그斥言하고숨기지아니한것이다澈의미워한것이라저의노염을맛남이恠異할것이업는것이올시다噫라氷과炭이同器치못하고邪와正이兩立치못하는까닭에小人의道가길면君子의道가사라지나니直道難容하는君子로射影肆毒하는小人을맛나면雉經의禍(雉經은結項而殺)를엇지道가消滅하는날에免하오릿가이러무로小人의君子를謀殺함은或無根의說을造作하고或不測의말을얽어서반듯이空國하고야말지니그게교가慘毒하도소이다嗚呼라介淸節義의說은先儒己定한言論이요後學의浮虛한버릇을禁하는것이어늘澈이그黨類를꾀여그所著한말에다마음대로排字를더늣코일흠을排節義라하야마츰내朔北(北道)밧게竄死케하고夢井은逆賊과아모리同道나親厚切近치안코또交遊와往來의好가업거늘澈이平日의異己하는憾情으로今日報怨의꾀를부리여逆賊과交厚하다指目하야마츰내杖下에죽고黃鍾이永慶에게하는편지에澈을老奸이라하고恠鬼라한것은다만老奸의恠鬼한形狀을보와書辭에發한것이라前에知名과見面치아니한것들이賊招에나지아니하니그心術이君子의正見에드러남을쏘려다만한조각편지로慘酷한刑罰을重加하야죽게하엿스나그事情을暴白할데가업고大中은逆賊과同朝한것이아니요아모리識面은하엿스나본시交厚한터가아니니반듯이免死할마음이업거든더구나逆賊의죽은것을엇지人人所見處에서슬어하엿스리잇가澈의徒黨이澈의뜻을바더無形의말을지여내여或逆賊을爲하야울엇다하며或逆賊을爲하야素食을하엿다하야無辜로淫刑에죽게하니慘矣라小人의仁賢을얼거죽임이여긔에極하도소이다嗚呼라古今天下에아모리士林의禍가잇스나엇지今日처럼寃痛함이잇스릿가옛적에賤臣이마음을傷하매六月에飛霜하고庶民의女가하늘에부르지즈매三年을감

意를感回하엿다일으며城에올나눈물을흘니되누가죽자고하는뜻을奮發하엿스며싸움을當하야물결헤여지듯하되다투어棄甲(逃赤)할마음을품으니可히人心을固結하엿다이르릿가天意를돌리지못하면아모리百萬之衆이잇더래도오히려平亂치못하겟거든더구나우리나라는본래百萬之衆이업슴이릿가人心이未結하면아모리勝利할形勢가잇스나成功하기어렵거든더구나우리나라는勝利할形勢가업는것이오릿가그러면지금計劃은天意를돌리고人心을사는것보담더急한것이업슬뿐이니엇지하면天意를돌니릿가嗚呼라우에푸른것은하늘이요아래에「알잇알잇」한것은사람이라한울과사람이高卑가判異하야보고드름이미치지못하니關係되지못할것가트나一理의서로感動됨이家人、父子가트니사람의긔운이和平하면하늘도和平으로應하고사람의氣運이乖常하면하늘도쏙乖常으로應하는것이라大凡國家에災孽의나림이一夫의含寃으로되지안는것이업는지라天人의相感하는理致를엇지혓것이라하릿가그젼己丑에逆賊汝立이王莽欺世하는재조를쒸고陸棠假善의名으로소기여一國士類가다속은바가되여或知名한이도잇고或본者도잇스나그마음의不測한것을알지못하엿더니그하늘에다은罪가靑天白日아래에逃亡치못하야凶謀와大惡이一朝에드러나니一時의속은人士들이마음이놀납고쌔가아푸지아니하리업서大賊이사람에게惡을소기는것을憤히여기고自己의不明한罪를뉘우치니그所謂知名見面하엿다는이엇지다逆賊의黨이라하오릿가聖明이在上하야鑑定、銓衡하 심이自正하신지라 聖意가늘玉石俱焚을念慮하시고삼가고삼히심이속이고가릴가念慮하시니엇지 聖明之下에含寃이잇스리오마는다만奸臣鄭澈이사우나운性質로毒한마음을품어밧그로는弄談인체하나안으로는猜忌하야淸議의容納치못한바가된지라快々하고憤々하는마음이잇서가만히틈을보아한번쏙報復할쌍에肆毒코자하더니및逆賊이朝官에서남을듯고수日에제뜻의이름을다행히여겨서몸이按問하는責任이되매一網打盡할計劃을이루고公法으로私讎갑는陰穽을만들고 王獄으로無辜를誣陷하는深坑을삼어서平日의조금눈만흘긴者면다적어두엇다가有罪無罪에九重의 聰明만갈이어살리고죽이기를一已의恩怨으로하니 萬若聖鑑이日月갓지안엇더면一世의忠賢이반듯이하나도업슬번하엿스니可히寒心치아니하리오嗚呼라抱寃하고죽은者가얼마인지모르나臣等의살든한道의가장寃痛한者로말하면鄭介淸은工夫가眞實하고立脚이堅確하야不倦하고不厭하야義理를여러밝히니斯文에큰造詣가잇는지라눈으로奸澈의一世를그르치는形狀을보고恒常巷伯의惡을미워하

것이아니라쏙이러함으로罪籍中에산者는거의다 恩命을입엇스되홀로已死한사람에崔永慶、鄭介淸、柳夢井、李黃鍾가튼것들이一時의雪寃을못어덧삽더니永慶은特別히 上命이나고臺諫이繼論하야이미雪寃하고또 贈職을더하시니듯고보는바에누가感激치아니하오릿가마는介淸、夢井、黃鍾의類는아모리人品은高下가잇고被罪는先後가잇사오나그寃枉함은一般이요介淸은湖南사람中에더욱名稱이잇서平生에學術과行檢으로自負하더니偶然한一篇著作으로因하야滅身外지이르니羅德潤輩가千里에서발을싸매고와서 闕門을두다려呼寃할만한바이올시다大兵、大獄은漢唐의亡國한바이라이러무로大獄뒤에는쏙大兵이잇슴은理致의그럴바라지금人心이旣往을懲戒하고國運이將來에一新하야匹夫와匹婦라도重泉에서寃을품고雪寃을못어드면그늘지고뭉친氣運이足히上天의和氣를犯하야國家刑政의累됨이적을것이아니라臣等의뜻은介淸、夢井、黃鍾等을特別히儒生上疏대로다伸雪을許諾하시고이外에미처擧名하야上疏못한것도만사오니壬辰 下敎대로法에連坐當할者外에는다放釋할뜻으로義禁府로자서히記錄하야그連坐輕重을조차一體로 容恕하고放釋하라하야解網의 恩惠를베푸사널리窮泉(地下)과覆盆의아래外지입히시면그維新하는政事에所補가不少하을지라惶悚하오나敢히알외나이다

答曰뒤에맛당히面議하리라하시다

丙申十二月에義禁府都事羅德明等의疏

○伏以國家의興衰는사람에게잇고人心의向背는하늘에應하니하늘이사랑하시고돌보서야足히나라를保定하고人心이허려질근심이업고사람이쏙歸心한뒤에可히天命을새로이어갈것이요天意는順을돕는理致가잇는지라이러무로天意만돌니면能히大難을平定하는것이라禍를돌려福이되게하는機關이여기잇삽고人心만어드면可히長上을爲하야죽을것이며敵國을制禦하고羞恥를雪할計策이여긔에잇사오니그러면難을定하는方法이天意를感回하는것보다먼저할것이업고敵國을制禦하는道理는人心을굿게맷는것보다더緊切한것이 업 는 것이라 人心을固結하는것과天意를感回하는것이쏙人主의一心에잇나이다臣等이이두말로今日에여러번하는것은우리國家에하늘이큰禍를나리시고島夷(日本)가틈을타드러와三都(京城、開城、平壤)가陷落되고 七廟(國王은七代奉祀)가틔끌을무릅쓰셧드니多幸히聖智로平難하심을입사와寇賊이退去함을보오매中興의慶과維新의化를거의볼너니하늘이難을시려하지안하사鯨鯢를갈기지못하고兇謀가더욱放恣하야亂이아즉定치못하엿슨즉可히天

道밝히기를日月가치하사陰氣를廓淸하야犯치못하게하야奸魁의罪를暴揚하시고그寃枉한사람을昭雪하사　宗廟社稷에告하시고中外에頒布하야一國으로더부러更始(革新)하시면젼의뭇奸邪한것과잡것들이장차神化를바더變하기를겨를치못하거든엇지우리의근심이되오릿가易에曰聖人은道에 오래 사天下가化成하고 君子는正經으로돌리나니經이 正하면 庶民이 일어나고庶民이일어나면奸慝이업서진다하오니　聖明은留意하옵소서

答曰너이들의言論이至當한지라議論하야處理하리라하시다

西厓柳成龍　啓辭

○備邊司（國政과軍事의機密을마튼官廳）ㅣ啓曰近日에臺諫과外方儒生이連하야上疏하야己丑逆獄의連累寃枉과濫刑된일을말하고寒朗의楚獄議論한일을끌어朝廷의不言을責하오니臣等이붓그러워謝過하기에겨를치못할지라무슨낫으로다시議論이잇스리요　國運이不幸하야逆獄의變이朝官에서나니그獄事가처음날때自　上으로波及할念慮를하사玉石俱焚으로儆戒하사德音이여러번나리시니萬若그때에當事하야按獄하는臣下가聖意의至極함을널리미더자세히뭇고分明히分辨하야그虛實、輕重의本情을알어一毫私意로그間에錯亂치아니하엿스면元惡大罪와法에맛당히緣坐될者外에는그남어지로아모리平時에交遊하엿더라도逆謀를아지못한者와한두번보고한두번書信往來한者와發覺하야告變에들고風聞에난者는다맛당히次第로풀어本情과罪줌이相當하게될것이니이러케하엿스면人情이크게心服하고寃枉이펴질지라이것이天討요또王法이라할것이어늘當時에는그러치안흔것이잇스니實狀近年以來에朝廷이分裂하야形色을이리저리하는데서난지라所謂一邊의사람(即西人)이이것으로收監하고連坐하는計策을한지라故로그時好에投合하고風力만미더얽어上疏하는者가　公車（古制에闕門에公車를내노면誰某나上疏를다집어너코公車令이임금께밧치는것이니即上疏하엿단말）의아래에連續하니우흐로士大夫와아래로韋布之士外지手足만움지겨도指目에들고조금말만하여도두돈한罪에빠지니이러무로三年大獄에寃痛과苦楚가萬狀이로대한사람도이事情으로　天陛아래에말한者가업스니이런즉群臣이　나라를저바린罪가다고르고한사람에게만專責함은可치못합니다그事變처음에自　上으로人言을不待하시고　綸音(下敎)을發하사逆賊과法으로連坐當할者를除한外에는다放釋할門을주시니天恩이크게나리시매幽寃이모다풀리는지라그人心을慰安하고하늘에永命을비사中興萬歲의根本을세우신것이實로偶然한

려臺諫에게부탁하야公論을비러막어서　殿下의惡을미워하시는뜻을當日에行치못하게하니사람이本心이잇스면뉘여긔에痛憤치아니하리와臣等이一道에잇스니耳目의視聽으로만도枉死에빗걸린者가여긔와지밋치오니當日朝廷에서猜忌를뭉처怨讐와틈이되엿스면어찌毒手의害바든者가업스릿가街巷公論이傷忿안는이가업서奸魁의고기를먹고자하나　主上께서만洞燭치못하신것이오니嗟呼라朝臣이　主上을섬기는것이至誠이라니르지못하리로소이다예전에楚王英이謀亂할제天下名士를감안히적어다가일이發覺되여鞫問을바듬애禍가限量이업는지라侍御使(官名이니我朝執義와類似)寒朗이죽음으로다투어千餘人을出獄케하니그遺風과餘烈이지금와지사람의耳目에잇사온지라엇지하야永慶과介淸이山林의高士로士類의領袖가되엿섯스나한사람도敢히爲하야　殿下씌한입을벌린者가업고奸賊의聲勢를두려워敢히말을못하니可히朝廷에鯁直(곳세고곳은)한臣下가잇다이로릿가그러하오나天理는分明하야오래도록드러나지안함이업는지라奸險한것들이틈을타沮戲하야一時의奸術을부렷스나萬世의鈇鉞은逃避키어려워우리　殿下씌서奸賊의情狀을洞燭하시고　特히善類의寃枉을불상히여기사永慶의誣陷當한一事로中夜에泣下하섯다는　聖旨와지나리시니이것이天地神人의福이라斯道를붓들고國脉을길게하는計策이士氣를振作하는데서더한것이업고士氣를振作하는機關은正名보다急한것이업나니孔子曰名이正치못하면말이不順하고말이不順하면일이不成하고일이不成하면禮와樂이不興하고禮와樂이不興하면刑罰이맛지못하고刑罰이맛지못하면百姓이措手足할바가업다하시니方今恢復할初頭에먼저定名을일삼으시며國是를定하사人心을慰安하시면維新의政을次第로可히들것이올시다嗚呼라國是가未定하면人心이흔들리기쉽고正名을다못하면善政일우기가어려우니萬若奸宄(도적)의囊橐을掃蕩하고國家의元氣를붓들지아니하면君子가미들바업서그忠誠을다하지못할것이요小人이窺視한바가잇서그惡을繼續할지라엇지대단히두렵지아니하리와전부터人君이願治하는마음이업는것은아니나或好惡가偏僻에흘리고或私嫌에속아한번姦邪에빠지면魑魅魍魎이百端으로工巧히쑤려저것과더부러同化할지니저긔에同化하면여긔에變하고조와하는것이저긔잇스면미워하는것이여긔잇고저긔에黨이되면여긔를怨讐로알지라이러하면나라를파리하게함이哲、徽、寧、理、(皆宋君)의所爲와가틀지니經史의잇는것이此類가퍽만은지라伏願　殿下는옛적失道로지금의前鑑을삼으사執志를金石가치하사終始토록굿치지아니하시고

弊를업시하고자하나宦寺가채잡을때竇武가謀誅하되輕重과先後의차례를自失하야마츰내士類가업서지고나라도따러亡하엿스며또何進이董卓을잇그러서亡國할逆賊을馴致하며竇武의一門三候가衆志의不平을이르키고荀爽은奸臣의專命하는朝廷에托跡하고荀彧은唐衡의女婿가되며曹操의臣이된것가튼것이모다行義하고守節하는實을알지못하야그런지라萬若節義에能하야實로所得이잇스면그出處와時措가이러케乖常치아니할것이라이러무로朱子의말은漢儒가義理之學으로外學을삼엇다하고南軒張氏(栻)도그學이未盡한것을嘆息한지라噫라 我東이僻陋하고선비가見聞이좁아사람은엽고學은쓴처道術이分裂하고邪慝이함께일어나他歧(異道)의人心을害할것이만흔지라湖南一道의風習은職分을닥지안코생각이本位에지내처· 늘人物을批評하며朝政을誹謗함으로士子의標準을삼어사람이나를아지못하면죽이고자하고嫌隙이조금만잇스면반드시誣陷하니澈이저것들의酋長이되야機變의공교함을가지고義理의餘習을은근히부처망녕되이淸談의그릇됨을본뗘사람의心術을破壞하며남의知見을그릇처마츰내詐術과妖怪를부려陷溺하고馳驟하야一世의耳目을惑亂케하며逆賊을按問할때에奸黨을連絡하고邪說을鼓動하야틈을타誣陷하고心情을放恣히行하야賢人을害하고나라를그릇침이無所不至하니이것이儒林의大蜮이요國家의巨奸이라罪가하늘에닷사오니王法의必誅할바이라崔永慶은山林高義의名을가젓스니참 聖世의逸民이어늘南方의虛誕한것들이澈의指揮를들어三峯이라는말을지어내여永慶을構陷한形狀이十目所視에밝게잇거늘虱가치用事한頭目에부친것이오히려首領을保全하니엇지天理에容納할바리잇고그三峯이라는말이一國에퍼진後로倭奴의衝突할때에大小臣民이다別로한낫神人이군사를거나리고와서四方에分出하면막을者가업스리라일렷스니그감안히訛言을造作한것이人心을惑亂시기여 亡國 하 는禍를맨드름이이것들의作俑(倡端不善)이라柳夢井、 李黃鑑가튼이는다淸謹한선배로本道에잇서일직이澈의心腸을알고반다시强偏(억지와편벽)으로誤國하리라斷言하다가또한奸黨의誣陷을입은者라夢井이寃死한이듬해에白棗數十莖이그講禮하든뜰에나니사람이精誠의感動으로이러하다하며介淸의아우大淸이그兄의非命橫死를痛憤하고그寃枉을雪恥하기를바라喪服으로悲號하며敢히食肉치아니한지가지금六年이나되는지라行路의사람이듯고傷心아니하는이엽사오니그寃痛을엇지이로測量하오릿가 上으로萬里밧글明見하시고恠鬼의모양을 삷 히 사丁岩壽等疏頭十人을拿鞫하라 特命하신것을奸臣이농간을부

하야집히 聖聽을속이여洪水猛獸에比하는데까지이르고四方에榜示하야逆黨의일홈을더하오니古今天下에이런寃痛한일이잇슴이外그말에먼저東漢節義를말하되功名만아는사람에比하면그高尙함이오히려頑迷를激動하고懦弱함을이르킬것이라하고晋宋淸談은謀利에比하면그氣槪가또한人情을바르고物情을鎭定할것이라하고又曰、明德、新民의學을알지못한다하고又曰聖賢、中和의道에得罪한것이라하니明德、中和는진실로節義의所自出이요介淸의自勉한바라남을勸勉함도이러하니介淸의말이排節義가아니요節義의根本을培養하되그節義라名稱하고넘우過激하야일을그릇치고남의國家에禍가되게함을미워한것이라그러나그말이自己에創作이아니요實狀朱子의뜻을繼承한것이며朱子의議論은語類中、三十四卷、論語解、子謂顔淵章에잇스니其曰東漢의節義를崇尙할때저러한意思가잇스니當時節義의사람이一世를傲視하고朝廷을汚濁하게아는意思가잇는지라그意思가天下를下視하는마음이되여얼마아니하야淸談에流入한것이라하고又曰、節義의士가그位에當치아니한말을한것이足히取禍한것이라하고又曰、後漢名節이末年에는貴己賤人의弊가잇섯스니이가려마지안흐면其弊가浮虛하야老莊에流入한다하고晋宋人物評論에이르러는又曰아모리淸高한체하나箇々히官職을要求하니한편으로는淸高한체하나한편으로는招權、納貨한다고한지라이朱子의말을因하야漢晋의弊를發明하야奸鬼의情狀을的破한것이니節義는人心의固有이나私意가間을치면利欲에가리여그一身만爲하야義理에어두어君父를바리는것이라이러무로聖賢의設敎하신것이오직사람으로그明德을밝히여格物、致知로알며誠意、正心으로닥게함이니이러하면義理가밝고利害에不惑하야君父를重히여기고一身을不顧하야死生患難을當하야도伏節、死義하는擧措가저절로될것이니단지義理의名만알고義理의實을不務하면아모리朝夕으로말하나利害와死生에臨하야서는是非가眩亂하야慾을理로알고措處에暗昧하며失을得이라하야威武에屈하고富貴에淫하야自謀에집고君父를輕히여김이잇슴을免치못할지라黨錮諸賢이그大義는마음에박히여死生에本心을不變함은可尙하거니와聖賢의學을不事하고義理의源에不明하야단지朝廷을흘뜻고人物을評判하야濁流를우박주고淸流를讚揚함으로一等事業을삼고自以爲聖賢의學도이럼에不過하다하나그仁에處하고義를行하는實에는通透치못한바가잇는지라이러무로君臣의義를바르고자하나梁冀가質帝를弑하엿슬때에李固가政丞으로罪를聲討하고分明히죽이지못할뿐아니라돌이어그節制를바드며隱忍하엿고寵臣의

하야死地에보내기를생각하니 聖明이中天의날갓지안으셧더면一世의忠賢이다叛逆重罪에싸질번하엿스니그計策이참慘毒함이라今日의黨禍를歷代에徵驗하야보면危機敗證과是非邪正의分이百世의公論이自有하오니씩 殿下의分辨하시고審擇하시기에잇는지라在野臣의敢히알바ㅣ아니어니와鄭介淸가튼것은本來朝臣도아니요한林下에서숨어工夫하든선배라爲人이性稟이醇篤하고行檢이精確하야道學을밝히여一世大儒가된지라는橫渠의以禮敎人하든것을遵守하야九容工夫를더욱嚴密히하니篤行力行하는人士가아니면알고조와함이적을지라이러무로世上의放肆를질기고단속을미워하는者가조롱하고排斥하야疾之如仇하니澈은曲謹小廉으로虛譽는잇스나禮法밧게自放하고勢利場에奔走하더니得意한뒤에酒色에耽淫하야그連黨하고結友한者가다行檢과廉恥가업는무리라스스로醇儒와隱士의議論의排斥함을알고敢히節義淸談의流라自托하야刑器와法度로模型을삼어浮華만자랑하고本實이업서지며通達한이를貴하게여기고行檢잇는이를賤히여기는대이르니그知識，才辯，謀爲氣槩가足히드날리고張皇할지라後生의浮誕하고경망하야士類로안치는者가縱橫하고合闢하는辯論으로서로煽動하야그말을주장하고도모지禮義가엇든것인지모르며詼諧와放曠으로檢防밧게노흐니그天理를害하며人心을亂하며道術을妨하고風俗을敗하게하는것이이에이르러極한지라介淸의學은恒常程朱로主張삼어奸臣의誤世하는形狀을目擊하고後學의弊가될가하야先儒의論을敷衍하야一說을著作하야節義의流弊를救하니그말에聖門의從事를未知하야義理의安路를좃지안코張皇한義氣가북바처서人國을亡하야주는대까지이르럿다는것은實狀鄭澈의節義淸談을假托하는弊를가르침이요그말에天下를下視하고一世를흘겨보와禮義의規矩에버서나며性命之正을대단히안알어天下사람으로다自是非人하는마음이잇게되여마츰내群奸이일어나神器까지노려보게되는것은實狀朱子東漢節義一欵의說에依하야鄭澈의欺世誤國할形狀에切中한것이요그말의『富貴를不要하고貧賤을能忘하야한편으로는淸高한듯하나한편으로는招權納貨를못免하야一世의본뜨는이가서로驕虛浮誕하야恢復의策을振作치못한다는』것은또한朱子의議論을依하야鄭澈이自誤하고誤人하는形狀을드러냄이니그러면著作한바節義一說은先儒已定之論을憑據한것이나그뜻은專혀澈의誣世하야取寵하고名敎(儒敎)를어지럽게함을攻擊한것이라이러무로老奸이그平生心術을남이들추어君子正見에드러남을미워하고一世人에게그本情을숨길수업는지라덥허둘꾀를하고자하야射影의꾀가생기니이에著作한글우에다排字를自意로더늣코排節義라指目

大東野乘

己丑錄下(續前)

黃赫

乙未春에進士羅德潤上疏

○伏以士林에禍를쉬치고國脈을斬絕하게와지한것이己丑變보다甚한것이업는지라國破家凶한조짐이아마여긔에서생긴것가트니血氣잇는이야누구나憤하야팔을뽑내여奸賊의通天한罪를聲討코자아니하리잇고傷弓를지나고餘喘이부터잇서입을封하고허를무러鬱々한마음을펴지못한지여러해러니다행히한울이聖心을돌리사두루살히여是非를分卞하시고抑寃을씨스사忿鬱한心情을펴주지니이것이志士, 仁人의盡言할때라臣等이大綱을들어　天聽에알외리이다己丑逆賊의變이朝官에서일어나니汝立은본시放火하든劫賊이아니요欺天, 罔人하는奸物이라當時에博學多聞으로士類에推許한바가되여李珥輩도最初에交遊하야嘉奬하고推重하니淸班에薦用한것도실상珥의은힘이라癸未에分黨이甚함으로부터李珥가失勢하니汝立이비로소改頭換面하고東에부트니東人은先見의智가업고一時의虛名만미더排斥을못하니이것은擇交만못한罪라王莽의僞恭을當時에八萬人이頌德하고陸棠의挾詐를先儒가信之不疑하야女婿를삼엇스니知人하기어려움은古人의通患이라萬若本情를캐서罪를分定하자면交遊하고推奬한이가首罪를바들것이요其餘는末減할罪에合當하리니朝廷을和合하야義理를講明하기를程子의熙豐黨을(宋之分黨의一)並用함과가치하야用人을彼此로進退하지말고다만忠邪로取捨하며交際도其人의賢否만分別하고一己好惡에苟苟하지아니하면公聽하고並觀되야角立의端이업슬지니그變을맛나슬때에各自引責할것이어늘欺世의實狀을極陳하야士林에禍及하게한것이君子의責任이라鄭澈은暗毒한性質로誣陷할꾀를내서不逞之徒를모와그形勢를떠고陷穽를만드러無辜를집어느며公法으로私讐를갑하睚眦之怨을必報하고밧그로浮薄之徒를시기여一道의士論을비러　天聽을惑케하고안으로는奸細輩를쐬여臺諫의聲勢를憑籍하야不測으로얽거대여日夜로挾攻

朝鮮野史全集第五卷原文目次 終

朝鮮野史全集 第五卷 目次

(原文目次)

大東野乘

三國遺事

燃藜室記述

朝鮮野史全集第五卷譯文目次 終

朝鮮野史全集 第五卷 目次

〜〜〜(譯文目次)〜〜〜

大東野乘

癸酉社編輯部 編纂

朝鮮野史全集

卷五

合名會社 癸酉社出版部 發行